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五九冊目次

萬曆疏鈔五十卷(二)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

—

萬曆疏鈔五十卷(二)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

萬曆疏鈔卷十八

發奸類

懇乞聖明節收輔臣權勢疏

劉臺浙江詞源縣御史

臣以一介草茅蒙先帝聖恩備員刑部主事荷蒙皇上聖恩選改今職命按全遼代任以來竭臣之愚知無不為揔臣之謬言無不盡頃者平虜之捷臣以地近沙場情出周章其所奏報徒知紆臣陛下宵旰之憂而事體實未諳練其所條陳徒知切邊民朝夕疏鈔

發奸

之急而措置頓覺失序但節查按臣例不居功亦例無職幸陛下實故敢循襲舊案倉卒馳奏過蒙陛下天覆地載不惟不責備臣且諭功行賞大小輕重多出臣奏內事理全鎮官軍感激陛下厚恩人人勇氣百倍臣待罪地方榮踰百朋每臨餐撫枕冀圖報稱媿少寡聞學中之涵養愚昧不知所出近行各司道等官議復舊遠陽城以利千萬世之藩籬講求通山東運以疏千萬人之命脉彼是此非尚無定畫靜言思之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朝廷朝廷者四方

之極也祖宗之法制又朝廷之極也善治天下者

法祖宗之法而已祖宗之法其圖畫也深其更

歷也久其服習而遵行之也可不愆而不忘君人者

舍此無以致太平臣人者舍此無以佐君德今陛下

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

大小臣工之爵祿祖宗之爵祿也百千萬年

聖子神孫大小臣工亦惟遵守祖宗之法制以計

矣祖宗百千萬年之天下而已臣敢不避斧鉞披

瀝肝膽冒昧請死申明祖宗以來之制於陛下

發奸

前伏望陛下鑒前慮後大奮乾剛節收閣臣權勢

以治安萬世焉臣聞進言者皆曰望陛下以堯舜

禹湯文武之德而不問責輔臣以皋夔伊傅之業何

者陛下有納諫之聖輔臣無容言之實陛下有

萬物一體之心輔臣無天下一家之慮也夫輔臣之

據高位握大柄威福顯指勢傾中外未嘗一人敢異

言其作威作福亦未嘗一人敢明言其作威作福及

其威福敗露理勢反極當此之時有大奸雄意而收

代之職一二希名寵竊祿位之人偶中而逐斥焉然

後其親戚其里閭其遊仕省郡其門生屬吏與前希寵竊祿之人抵掌相慶若更天然每一條陳則曰前者之過也每一題覆則曰前者之過也才露者壯頌壯頌者其惡易見機深者入骨入骨者其罪難察難察者歷年多易見者歷年少少者二三年多者十餘年十餘年者壞祖宗十餘年之制二三年者壞祖宗二三年之制彼其視天下大事若奕然忠臣義士每每扼腕嘆息卒未能起而救焉者 祖宗之法不申明於後世也臣謹按太祖高皇帝鑒前代

疏鈔

發奸

三

之失周萬世之慮不設丞相事緣部院當時勢不軌攝而職易稱 成祖文皇帝始置內閣恭預機密大事當時擬議於內者官階未峻則無專擅之萌幹理於外者職掌素定則無總攬之弊二百年來其間遵守 祖宗之法者固多而擅作威福之權者亦有彼其作威作福也猶恐人之議其後也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當何者以 祖宗之法在也自內閣大學士張居正專政以來每每自道必曰吾相天正何事不可作止何人不可進退大小臣工內外遠近

非畏其威則懷其德夫其進退人也威福人也宰相之實也而曰吾相天下焉非宰相之名乎 祖宗之法應如是否耶臣嘗私憂過計本朝萬世後禍必深於置丞相蓋不置丞相君權不移下無其名而亦無其實至盛事也今攬權若此居其實不避其名又若此寧不兩失之哉古者丞相一有差失諫官爭之猶曰與丞相府爭也今者輔臣一有差失無問大小咸舉而歸之天子如是而諫官爭之耶輔臣必曰是與天子爭也人臣而與天子爭其罪若何哉居正自大

疏鈔

發奸

四

學士高拱逐去後擅威福者三四年矣每聞諫官微言婉辭稍侵及之必曰吾奉天子守 祖宗法若等安得爲是在直耶夫居正不知 祖宗之法臣不敢言也居正而知 祖宗法也臣請以 祖宗之法正之 祖宗朝進退大臣俱得如禮先帝臨崩居正假托疾病斥逐大學士高拱不許停留旦夕夫拱誠作威作福人也有宰相之實也臣任主事時欲疏劾之凡三焚稿恐冒出位然其人露才壯頌臣不直之久矣但宋臣朱熹劾蔡特旨批逐則曰進退大臣

亦當如禮居正安然爲之可乎雖然此猶可言也往者王大臣獄輿誣連高拱夫拱擅則有矣逆未聞也公議籍籍不平密爲書令拱切勿驚死恐已負殺大臣名夫逐之誣之宰相威也已而私書安之宰相福也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王天子禮也成國公朱希忠雖云清謹實乏奇功三尺童子皆知其不當王也居正重違祖制許以贈王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補郎中陳有言一爭而逼去京師雖然有如聚訟夫孔子重子繁纓

疏鈔

發奸

五

下聞有未入閣而被論指者也緣翰林館臣不當事任易養聲望以不當事之人而猶多可論指則當事又可知矣以易養聲望之地而猶不協輿情則據利器以威福人時又可知矣四維之始去何如也謀人聞也繼起再去何如也不堪教習庶吉士也事語具給事中張楚城等奏內臣不必贊也臣聞宋臣有言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急薦賢也四維起時聞有言於居正者曰此人不可引贊密勿居正曰何以知不可乎曰外論不喜者甚衆則當其時居正未嘗不知矣知之而顧用之無亦以四維有機權多藉庇恐作威作福人彼其親老且暮突有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若四維者臣言不驗猶可言也臣言而驗焉謂天下何吏部尚書張瀚坐仕三十四年臣不聞一善狀但聞在陝受左布政使李敏德銀一千五百兩酒器一摺敏德遣家人李明同承差送瀚納之許以首列全省保薦敏德緣係王親日希內召及見無保本名氣恨身死但率其幼子手書張瀚者三至陝士大夫共相傳笑其他取

疏鈔

發奸

六

常例索保舉謝禮等事猶醜言之及其驟驟太宰倪
僥唯唯若傳吏然今日有一缺則乘輜至朝房請命
居正然後具本上之居正所指授上請者非楚人親
戚知識則親識中之援引非仕楚受恩私故則恩故
中之羽翼彼其楚產楚仕也豈皆賢人君子哉抑豈
無一二賢人君子哉而居正一一置之要地每美缺
一出傍人指曰某某已而傍人又指曰或某某已而
卽如所指夫所指而正人君子也則用之當矣所指
非正人君子也如天下事何臣恐雖正人君子用之

疎鈔

發奸

七

驟焉所累滋多矣而爲瀚者日取四方卑職小官通
行賄賂如給事中王希元所奏內云云至部屬方面
以上僅能先一知名走信耳堂官如此屬官又可知
矣吏部如此他部又可知矣在居正則好所受教在
瀚則徒擁虛名去冬曾私帖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趙錦不許科道議論冢宰則居正之鈴束在朝科
道又可知矣臣嘗反覆嘉靖以前冢宰名數僅僅抵
嘉靖以來至今名數以輔臣之權重也何也得數數
更易也嘉靖以前九卿功名多顯盛嘉靖以來九卿

功名多減損以九卿之權重也何也懼數數更易也
臣竊聞 祖宗朝間有旨下不便民間利害各部猶
警責閣臣不從容稟擬今詔旨一下果嚴耶居正曰
我費多少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畏
居正甚於畏 陛下矣果溫耶居正則曰我費多少
力方如此由是人不敢不先謝之是人懷居正甚於
懷 陛下矣畏威懷德非國之福古之具臣如李昉
輩薦人猶惟恐人知避威福也未聞引爲自利之圖
托爲身後之計如居正之薦四維與瀚爲也 祖宗

疎鈔

發奸

八

之法果如是乎 祖宗朝閣臣優游密勿待從論思
一悉大小事體臺省從臣各出所見條陳之部院覆
奏行之各省撫按官奉勸合行之未聞閣臣有舉劾
也居正條陳章奏考成有曰各省撫按凡考成章奏
每二季該部各造冊二本一本送內閣一本送科撫
按延遲該部舉之該部隱蔽該科舉之該科隱蔽閣
臣舉之夫部院分理邦事舉而劾之其職也科臣封
駁奏疏舉而劾之其職也閣臣例無印信銜列翰林
翰林之職止備顧問不侵政事 祖宗制也居正創

爲是說不過欲制勝科臣總聽已令耳夫巡按回道考察非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以選之既精任之既專諸臣自知顧惜名義不至狼狽大甚且都察院於各御史有統無屬不欲重爲推挫之鈴制之也近日御史俞一貫不聽指授調用南京凡在外巡按御史垂首喪氣莫敢展布所畏者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昭之以陞遷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冒鋒刃舍爵祿而盡死言事哉夫文彥博執政容唐介之直言司馬光當國聽魏瓘之廷爭古之賢臣類多如是

疏敘

九

往年趙參魯以諫還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生鋼也今傳應楨則謫戍矣又以傳應楨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楨矣夫輔臣所贊助者賞罰也所不敢明言自居者亦賞罰也陛下每用省臺諸臣居正曰我用之公受謁謝不少遽讓欲歸私德而籍眾口也今降罷責治臺省諸臣居正獨不曰我降罷責治之也何也避私怨而畏公議也輔臣而歸恩避怨誰其建之祖宗之法應如是耶至若爲固寵計獻白燕白蓮致詔旨切責傳笑天下爲擇奸田宅計指

授該府道誣逾王以重罪今武岡王又議罪矣分巡施爲臣爲祖宗不宥示譴而絕嗣隕世矣居正可爲之乎爲子弟連中鄉試而許御史舒輿以京堂布政使施堯臣以巡撫今年嫡子又起覲心矣爲這大廈發銀十萬節遣錦衣千戶校尉等監修違禁宮室日斃江陵民人等膏血今江陵之膏血盡矣爲黃州生儒役匿名帖數若干第中式不公假縣官事窮治治盡今其舉人生員欲訴冤擊登聞鼓上告矣編修李維禎稍不慎言談及其家富貴狀即外斥矣且

疏敘

發辦

十

風聞居正之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裏而在邊鄙臣每憐之遼東各官尚未得實然入閣未幾而富冠全楚果何以政之耶宮室喪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以供之耶不能不聽而疑疑而信矣然遠近臣工皆聞且信之而不敢明目張膽指摘其罪過者積威之劫也臣聞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英明聰察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生勞心疑忌於上文臣側足畏罪於下當此之時諫人主難言大臣易寬仁溫

蘇軾

發奸

十一

恭之至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上受主知下備衆志建言者方及上而罪言者已先集當此之時諫人主易言太臣難而爲大臣者每每一聞人言則藉人主之寵激人主之怒或曰誹謗或曰奸黨或曰怨望或罪一人以畏揚乎衆或連衆人以陰杜乎後夫人主之優容而保全之也本以存大體也本以俟改圖也而太臣不知改圖不惜大體嗷嗷焉求勝不已於是有一種無稽惡徒起而附會之言者之禍益烈大臣之惡誦滋而天邦國家之事日去矣臣觀今日之事實太類此陛下即位以來諫勸學則勸學諫親政則親政諫日講讀則日講讀陛下彰從諫之美諫臣輸建言之忠雖祖宗納諫盛事亦不是過臣故曰諫於主易也但言諫輔臣則禍在不測余慈學友覆四條隱言張居正之輔政操切傳應禎憤發三款俱此汪安石之輔政不職此固天下所共知也天下所共知猶可言也至其中則有負性剛果持身正大不從其指授不出其門下舉不當其意劾不

蘇軾

發奸

十一

出其私則乘機構會以他事中之遷之遷而遇考察也則又以考察錮之古者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而反罪亦已甚矣今則又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嗚呼人臣而至於以他事獲罪身與名俱沒矣身與名俱沒匪惟中士不肯爲雖上智之士亦閉口卷舌奉身求退矣以天下之大而使上智之士奉身求退惟聽彼一二輔臣隨所欲爲焉豈天下之利哉臣故曰言太臣難也夫諫人主之易如彼言太臣之難如此古人亦計之熟矣臣甘犯其所難而觸其所忌豈人情哉無亦謂祖宗之法度不可不申明萬世之儆迨不可不防杜一人之爵位死生不足惜天下後世之公議是非所當正往者無可諫之理將來有當慎之圖使居正能慕文彥博司馬光之爲人而改絃易轍則必思太祖成祖之家法而去實避名一時之權勢必不敢擅也萬世之名議必不敢犯也進用人才必不敢私出己意也引見吏部必不敢一一指示也朱氏之貨實可不必貪也內閣之簿籍可不必置也史官任其書善書惡可不必

改正也子第任其得之不得可不必私通也不必色
厲而內在也不必植黨以背公也 陛下中興之治
可立而致居正晚年之業可改而圖臣職言職服多
服亦得免隱忍尸素之愆矣 故曰進言者固當望
陛下爲堯舜禹湯之君亦當責輔臣爲臯夔伊傅之
臣也伏望 陛下俯鑒 愚仰體 祖訓曲加裁抑
萬世幸甚 臣初舉進士居正主考會試 臣中第七 臣
廷試居正同文讀卷官 臣中二甲第四 臣列部屬官
三年居正薦 臣改選今職自常人觀之居正之恩於

疏劄 發好

主

臣亦云厚矣然仰惟 陛下天覆地載大父母也父
母生之成之小天地也忠 陛下卽所以孝父母而
區區舉薦私恩不與焉古之人有舉人自罰者舉者
不以爲異事而所舉之人亦不爲薄恩何者主恩有
所當重私恩有所不顧也 臣前謂輔臣未去位之先
欲起而代之者往往嗾一二門生故吏出力以排之
排之而去則此一二二人者驟至顯榮起而代之者結
爲死生進退天下不知猶毅此一二人之剛直幸則
爲鄉應龍曹大桀不幸則爲張齊魯康 臣竊鄙之謹

以孤立愚忠惟知 陛下之恩所當報塞 祖宗之
制所當申明萬世之防所當預謹雖父母垂老無依
惟思致身盡瘁無負此職無忝此生他尚何恤伏乞
陛下鑒 臣之愚鑒 臣之忠採而行之 臣死且不朽若
居正主考 臣屬門生以早犯尊罪所當治亦望 陛
下行 臣之言節其權勢以謝 祖宗明示中外仍罷
斥 臣以謝居正 臣亦死且不朽倘中外臣等不明
祖制不諒 臣心謂 陛下妙齡天縱無用直言以煩
聖慮不思 陛下今日之堯舜也有君如此得一二

疏劄 發好

主

賢臣以佐下風黃虞之治朝夕見矣 臣可無言耶謂
居正罪惡未盈不宜早發恐至無忌不思彼果無忌
耶國典公議固自在果有忌耶及今改國猶得令終
臣可無言耶謂臣承乏遠徼自有事事可不必言耶
臣自冬徂春積侵寒氣誤用庸醫心神怔忡髮鬢寥
落一旦暴死隱填溝壑未及一言豈忍瞑目 臣可以
無言耶用是情出迫切詞冒忌諱惶恐怖慄不勝俟
命之至

追論黨惡權奸欺君誤國乞正國法彰天討疏

楊四知 陝西通志監察御史

聞自古大奸大權欲擅作威福謀爲不道者其計有三一則交結左右巧爲譽言以固人主之寵眷使信任而不疑二則箝制言官銷弱士氣以塞人主之耳目使下情而不達三則尊禮謀主內外協力揚己躬之善橋人主之非使天下人心背君而向己三者之勢成小則竊弄威福大則陰移國祚漢之莽操用是道也臣自萬曆二年進京荷蒙 皇上拔擢職授

發奸

五

行人熟聞朝廷有腹心之大患社稷之元惡三人曰馮保也徐爵也故大師張居正也三人同心一體挾天子以令羣臣權傾中外包藏禍心臣竊憂之卽欲出位劾奏以死報國誠以一死不足恤恐天下後世謂我 皇上救直臣成朝廷過舉臣死不瞑目耳今年蒙 聖恩擢居御史亟欲論列而居正已死臣又謂保爵二人必能洗心革面以蓋厥罪不意其恬不知悟近被御史江東之李植參論我 皇上英斷拳

問徐爵斥逐馮保都中臣民舉首加額惟忤父頌白

今日方知有天子矣然三奸之罪惡滔天臣猶未盡言臣謹昧死爲 皇上陳之臣伏見 皇上沖齡

嗣位垂拱聽政至音宣明天下臣庶皆稱頌有成王之資堯舜之聖也當是時內托馮保以保護 聖躬外任居正以贊襄朝政二人荷蒙厚恩古今罕聞正宜矢心報國以道事君致明主于二帝之隆也奈何二人陰相交結更相慶幸以爲主少國危正可罔上行私知逃軍徐爵素有機智尊爲詠主生死相依徐爵盡則私匿馮保直房屏去左右附耳低語夜則潛

發奸

六

投張居正置之座稱爲樵野先生促膝計議每至夜分都入相語以爲今日之徐爵居正之子房也今日之馮保居正之趙高也而爲爵者又揚揚誇示曰皇上歲將無度章奏漫然不理朝廷政令惟張公與我耳使天下人心皆歸張氏其意欲何爲哉是以十年之間天下但知有馮保居正而不知有 皇上皆徐爵之謀也卽其罪惡滔天雖鑿南山之竹猶不盡書臣姑舉其大者而數之臣見居正豎牌朝房各官饋送參奏是自示其清也及其在任守制馮保傳奉

聖旨張先生清惠是皇上知其清也夫居正之好
貪窮古未有且無論其江陵所充積但據其身死回
籍驛車三十輛搬運一月填滿京衢糧船八十艘綿
延百里阻塞運道玉盤盈數百隻奇巧者諸子狀元
爭碎而不惜銀火盆三百架厚大者家人尤七益銷
而不顧皇上大婚慶典買取珍珠戶部尚書殷正
茂先以大者饋送居正而後以小者進呈是明珠之
貴宮禁所不得用也正茂又織天鵝段極爲精巧二
送馮保三送居正是雲錦之美天子所不得服也十

後計

十二

於通海縣同下程內送進即時答副啓一通云永昌
事將借重公矣民間噴噴言之後進東巡畢卽牌仰
甘士元查盤永昌一時人皆笑曰甘公失之按院償
之永昌矣如雲南縣知縣楊廷諫賂金一百兩卽特
荐調繁崑明縣以後凡各府州縣送金銀俱送揭延
詠收貯轉送其各處不過投一文書耳如牌仰指彈
王磐石送青銅箸五把王磐石以金箸五把進嘉其
有能帶爲隨用官知牌仰臨安府知府金節備庫各
五十隻象牙五百觔西陽布五十五疋金知府一向去

疏

卷八

六

報因陳淳告賄撤文卷事又因推官任愆查盤臨安
府與指揮楊本芳等十餘人那移錢糧一節呈報於
鄧都卽批云視庫藏如私家玩法紀知弁髦無如該
府之甚者也仰李同知查實速報金知府卽以犀角
三十隻象牙三百斤而陽布三十疋仍加折各色金
三十兩解送昆明縣楊廷諫收貯令吏施騰蛟以文
書投覽知牌仰鶴慶府知府桑楠初造真正黃銅盆
一面桑知府以金盆進鄧卽云此盆樣雖俊但小些
可造飯盆十個補之後桑知府果以十金盆送進如
特賜拔擢其誰欺乎人有帖張氏門聯曰一正當朝
亂國政三修登第實堪羞都人至今誦之是壞國家
之科名居正欺君之罪四也至親莫如父子先正謂
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未有不孝子親而能忠于君者
也居正自登第歷官三十餘年未聞歸省及其父死
百官密語曰張公必不去臣猶未信後果蒙皇上
眷留而居正當寢苦枕塊之時每日于靈几前稟百
二三閣臣獨不能乎是時諸臣上疏勸其丁憂者無
非欲移孝爲忠也致欲聖慈奉旨廷杖西內官呵

令行杖者曰張師傳叫着實打是何說也百官憤激
修撰沈懋學習孔教等草三十餘疏欲伏闕廷爭
居正知之次日皇上頒諭羣臣午門前宣讀當時
黃風蔽天百官俯伏拭淚哽咽私相告語曰不意
祖宗二百年天下皇上不世出明主今爲權臣欺
蔽如此臣等惟有効梅福掛冠而走耳遂氣上千玄
宮示徵等星亘天都中洵洵人心惶懼居正遂假星
變考察以箝制縉紳沈懋學王錫爵逼令養病習孔
教張位考察去官矯誣上天以箝天下之口居正欺
君之罪五也發舒 十九
茲等驛通名爲節省矣乃其歸葬沿途
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旅館郵亭
金碧輝煌笙簫金鼓山嶽震動父老望之而嘆息曰
世宗皇帝南幸未見有此居正階分之罪六也錦衣
總旗麗清素稱巧佞也尤七薦爲居正宅三年陞
東廠管刑千戶錦衣衛千戶馮斯考察革職矣尤七
薦于居正起用東司房掌刑二人受尤七頤指氣使
凡有駐軫之嫌卽訪拏拷打逼求重賄傳曰尤爺釋
放都中聞而冤之居正縱容惡僕殃民之罪七也居

正每退朝美人鍾鼓高會羅列自觀金塢玉山意
甚厭之乃訪問古器天下爭相買求以投所好河洛
之間三代帝王陵墓掘發殆盡居正家商葵周鼎秦
鏡漢尊不知其幾也是不惟流毒海內且使上古帝
王枯骨蒙禍矣居正窮奢之罪八也諫官者朝廷之
耳目也凡政令之得失人品之邪正皆所當言國家
二百年來雖有大奸大惡畏懼而不敢逞者特有此
耳以嚴嵩之賊害忠良當時臺諫猶敢言之自居正
擅權專意伺察臺諫九其章疏少干時政輕則補外
重則中傷以是人心恐懼士氣銷喪掩蔽聰明上下
間隔而彼得以肆行無忌矣居正蔽主之罪九也昔
魏相佐漢凡風俗淳惡四方水旱必以疏聞蓋欲人
主知所儆戒游心化理也居正當軸行申韓之令襲
商鞅之法天下嗷嗷民不堪命天心示儆災變頻仍
而居正方宴然自處陰使中官僞書天下太平于石
上欲皇上信其治安不復儆畏而權獨歸己是卽
指鹿之心也今年自二月至六月不雨居正死之日
其霖霖然都中語曰張公死而天放赦可以驗人心

矣自是諸省災傷報無虛日果太平乎否耶若正問
上之罪十也江陵儒生扼腕不平偶語學舍居正大
怒沙汰天下儒生折毀古蹟書院將孔子肖象繩縛
車載投之江河使天下有秦始皇坑儒之誑欲行私
憤禍延先聖若正兇殘之罪十一也臣考官職上柱
國乃文職正一品人臣位號至此而極國初雖設此
官亦不輕授蓋上之一字人臣所宜避者即徐達爲
開國元勳第一亦止得爲左柱國累朝以來曠而不
置縱有特恩臣下無不力辭蓋因父老相傳我大

發奸

三十一

祖未獲宸極之前曾有此位號故也昔唐太宗居藩
邸時曾爲尚書令唐世臣子無敢爲尚書令者至代
宗廟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是職子儀固辭不受載
之唐史明鑑可徵國朝文臣生前亦未有爲三公
者居正使徐爵通馮保蒙蔽皇上公受上柱國進
位太師昨遇皇嗣誕生加恩大臣居正使非天祚
其魄又何加焉必進伯爵再肩軍功覬覦九錫此百
官曉然共知含恨入骨而不敢言也居正僭逆之罪
十二也古之大臣病篤必有遺表勸人主親賢遠奸

以永終譽言不及私臣風聞居正有疾自知罪大
極恐死後敗露又令尤七送密疏于馮保轉奏皇
上皆國家大事大畧指正人爲邪人以弊政爲善政
報復私讐陰樹奸黨有無臣不可知卽果有之是既
欺皇上于生前又欲誤國事于身後臨死又聽徐
爵首薦食婪無狀之潘晟則其前所具疏決非正大
可知居正誤國之罪十三也居正樞回諸郎載其珍
寶沿路騷動舟至高郵湖阻塞民船風浪大作覆民
船數百艘溺死萬餘人哭聲震天浮尸滿湖人皆曰

發奸

三十二

居正之餘殃是諸子縱肆之罪十四也居正死馮保
祭文有曰生死相依是十年間巧譽居正于皇上
前者馮保也而徐爵又揚言曰皇上尊禮居正如
聖人夫我皇上尊禮大臣聖帝之美事也但天下
皆知其奸而陛下特稱其聖是損陛下之明也
昔嚴嵩滅沒之後好事者編爲金牌記雜劇以播其
惡今居正方死說書者唱傳銀印記所言妬害忠良
招權納賄陛下試一召而聽之知臣言之有徵今
歲各省試錄策中皆言崇寬大除苛政實指居正也

陛下試一取而覽之知_臣言之有據_臣擢列言官_臣亦受知居正者何爲不存忠厚摘發其奸臣日夜痛心切齒深恨其陰謀潛襲欺君蠹國生死不二以陛下堯舜之資而天下之人謂爲居正所欺罔_臣之所不忍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尤七等問明正典刑嗣修等職其衣冠居正輩其上柱國太師之僭號誅奸臣于既死昭鑒戒于將來暴彰罪惡懸之都門以謝天下仍將_臣加斧鉞之誅肆諸墓下以謝居正_臣亦其心焉_臣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奏奸

二十三

奸險大臣蔑視公論乞賜罷斥以正人心疏
臣惟朝廷之所以制馭天下者在威福臣子誰得而竊之世道之所以維係者在公論人臣誰得而違之竊威福者是謂無將至于深謀默運假此以竊言官之口此尤奸慝之尤也違公論者是謂不道至于睥睨肆行蔑此而恣胸臆之私此尤邪佞之魁也人臣有一于此即不可復容于堯舜之世乃若兼茲二者則今兵部尚書張學顏是也_臣敢爲 皇上陳之夫學顏結納故相張居正潛通貨賄欺隱鑽刺以至九列此俱昭灼在人耳目矣乃今于南京工科給事中馮景隆一事其人品心術盡皆畢露所關于竊威福蔑公論非歎小也_臣皇上可不重庶其狀而亟罷之乎夫事成梁功在遠左人所共知也馮景隆事屬風聞而言不中窳諸臣亦未以爲是也 皇上上下之兵部蓋已明見萬里矣乃學顏與周詠先後撫遼事同一體共圖欺隱微蒙叙錄周詠既已被斥學顏寧得追誅其設心以爲不借事以中言者則不足以杜將

會乾亨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十月

來之口不張皇遷將之功則不足以激主上之怒而重言官之罰故其鋪叙成梁之功險局備張臣等讀之不待其詞之畢而知其奸之無所逃也及陛下已罪景隆矣學顏又欲掩蓋已過捏詞裝飾陳情俯有等亦不待其疏之上而知其必有巧爲市恩之計也夫學顏以成梁之戰功昭著則景隆爲當罪矣景隆既當罪則聽陛下處分亦非本丘所當與矣是非功罪必有一定未聞方以其人爲可罪而又以與人爲可宥也且諸言官之疏方上旨猶未下聖德淵深學顏何由知陛下之不允所奏而遽行陳賈乎今日誦成梁之功則以景隆爲可罪明日掩奸邪之謀又以景隆爲當宥方竊陛下之威揚已而制人又竊陛下之恩厯非而文過此其詭秘巨測蔑棄公論倒置國是甚矣不惟情狀曖昧以在廷諸臣爲可欺且展轉狂悖豈以陛下爲可欺乎夫成梁之戰功雖可錄但借成梁之功以重言官之罪其謀則可恨也景隆之不審雖可罪但借景隆之罪以杜將來之口其奸則可畏也世未有禁言官之口舌

發奸

二十五

聖

而不蔽而聖主之聰明亦未有偏國家之耳目而不壞朝廷之心腹者大臣心術若此是寧可一日立于朝端哉且今邊防廢弛北虜款貢不可恃而比來烽火日急此非忠純不二心之臣不足以肩茲重任若學顏雖有機警敏捷之才不過用之于鋪張粉飾以誑人親聽施之于逢迎要結以固己名位寧有一毫掩忠悃而爲國家用哉此其不可庸本兵之寄明甚矣且考其爲人其貪黷狼籍語事要津瑣屑鄙猥之事姑弗具論但以結交權奸張居正言之於知傾陷創業者王宗載也阿奉助成者周詠于應昌也然此三人皆居正以意授之乃其發縱指示授居正以意者則張學顏也當劉臺被執之後正學顏撫遼之日學顏欲深結居正歡心則捏成賊私開具劉臺揭帖送至京師居正得之不雪重壁而又以遼東撫臣之言可憑而據也故其深謀秘計轉相授受王宗載得之以示謝耀謝耀得之以爲具疏張本而劉臺之罪成矣此亦豈能塗全遠之耳目哉今王宗載等俱已正法而學顏猶然縮大司馬之綬尚得以縱私罔

發奸

二十六

聖

上竊威福而蔑公論臣不知其解也又自入戶部以來傾心權奸極先意承志之巧彌縫固結工望風希旨之術催徵之檄日下諸道如霆迅火蕪清丈之令督令叅罰如下石然膏有司奔命未遑齎庶捶楚不堪閭閻蕭條白骨偏于原野元氣耗敝國脉虧損此皆居正挾慘刻以誤陛下而學顏又挾慘刻以誤居正也然臣于學顏之操存舉措其關係今日人心者及覆思之尤有深慮敢復爲一皇上陳之夫自世廟末年由食鹽而反之清潔世道一升降也今日由權奸而反之湯平世道又一升降也升降之際所係甚重而小人乘機變幻運量其間隄防尤難蓋貪黷之與清潔若寒暑素然其形易見反之無難也而當時意見稍偏任用稍過反之未幾時事復改識者未嘗無遺憾矣乃在今日則又異是數年以來當事者以權術機智馭下而下之人亦各逞權術機智以中乎其上脂滑已熟巧偽橫生能爲貪黷而亦能示清潔能附權奸而亦能違湯平其爲貪黷也甚秘而清潔則彰灼可徵其附權奸也甚隱而所違湯平

則暴者無遺若今張學顏其最者也今朝廷之上方修湯平正直之業而力反權術機智之習人心已知有反正之漸若奸邪之輩不斥而尚使之視顏在列竊恐伏發隱智潛藏蘊蓄所以待時待事而發者豈可患也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陛下何惜一張學顏之去而使爲太平之玷哉且令人心爲其濡染竟不獲反湯平之盛哉此臣所以反覆徘徊而不能嘿嘿也臣以下走孤踪方自違方按權叨任繩糾之列豈不知學顏奸心鉅力能危人而中之以禍但臣自東髮受學顏蒙陛下陶養作成其于此際裁之驗矣倘陛下以臣言爲然而力施行臣之大願也不以臣言爲然而且中學顏之險臣亦無所畏也義激于中冒瀆天聽臣不勝願越待命之至

奸臣黨權臣陷言官乞彰國法以快公論

孫權先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再曆十一年九月

臣于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接到邸報見巡按遼東監察御史洪聲遠勘過原任遼東巡按御史今贈光祿寺少卿劉臺賊私盜屬虛誣一無指實臣仰見皇上明如日月無冤不白斷若雷震無奸不究則原任江西巡撫王宗載遼東巡按于應昌誣殺劉臺之罪有不能逃焉者矣臣細訪之致劉臺之死者王宗載他勘劉臺之賊者于應昌也所以使劉臺有賊可勘而因緣以致死者今兵部尚書張學顏也當劉臺巡按遼東之日學顏時為巡撫其殺降夷以冒軍功掩殘破以報捷勝罪狀惡跡不止一端日夜惴惴焉惟恐按臣知之捕發其私故使人伺臺之動靜者非一日矣及劉臺具疏欲劾大學士張居正門下偶因姓之相同誤為勅學顏而報之知學顏乃茫然自失以為臺之疏真劾已矣急拜臺以求免比臺直氣所奮遽叱之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臺所論者大學士張居正也安能與你辯是非哉學顏因臺面叱也為狐

發奸

三十九

發奸

三十一

者也學顏乃發縱指示者也當以學顏為首而王于二臣次之皇上納御史江東之之言赫然震怒既於王于二臣革職聽勘行且罪之矣乃學顏猶袖手旁觀視顏千八座之列不知退避臣恐劉臺之死不瞑目于地下即王于二臣亦不甘心以服罪矣臣未出都門時即聞其事比因吳父既去本兵無人故舍默有待及抵揚州九南北過往官員會臣者咸曰劉臺之死宗載應昌特為之下手耳學顏乃禍本也反置之不問何以服人心而昭公道也臣益知學顏之罪為公議所不容矣況今海內正人振起朝端其間履歷邊方諸練兵務者不可謂無人也又何惜于學顏一奸謔為哉恭照兵部尚書張學顏狐媚存心狼毒用事兼汗風憲豈思法紀之嚴誣陷言官不念耳目之重列其罪狀無異驪堯之行置之典刑宜服崇山之放若學顏者誠不可一日居于弄舜之朝者也況其結交邊將為義弟義兄殺降冒功以蔭官蔭子致使兵連禍結數年不解遼東軍士恨不得食學顏之肉而飲其血也今營入本兵未及數月即將議庭

狸深恨而銜之迨後入爲戶部尚書遂撫拾劉臺之事捏有于無加多干少誣賊一萬餘兩揭之居正以買居正之歡一以釋難脫之忿此人人所知也比居正方欲甘心于臺以銷天下之口得此遂爲奇貨故行之遠東爲應昌所劾者劾此賊也行之江西爲宗載所問者問此賊也臺遂百口無辯坐此死矣是殺劉臺者雖曰王于二臣使王于二臣殺劉臺者臣不敢曰他人而曰居正使王于二臣殺劉臺者雖曰居正使居正借職以殺劉臺者臣不敢曰他人而曰

殺奸

三十一

學顏何使學顏不憾于臺而有此揭則居正雖欲甘心于臺無所憑據王于二臣亦何所劾而何所問哉臺至今存焉與吳中行等諸臣復蒙聖恩于今日未可知也今臺之死不可生矣臺之賊勒之虛矣學顏可置之不問已耶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臣謂學顏之罷不可後於王于二臣學顏之罪亦不減於王于二臣也昔漢高帝誅滅項羽之功謂韓彭遂死走兇者也蕭何發縱指示者也故以蕭何爲首而韓彭次之今論殺劉臺之罪謂王于二臣逐死走兇

李如松李如柏連陞掛印虎踞邊方臣謂李成梁既曰功臣宜稍裁抑以示保全乃使父子俱握重兵可乎彼學顏者但知納賄行私固不復爲國家深長慮也近日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炯因阿附權臣叅御史趙應元止于罷官已耳荷蒙聖恩復行起用其官如故其人固在也炯猶爲公論所不容仰承聖斷罷歸原籍矣學顏裝誣劉臺戍之窮遣置之死地使正義之魂含冤九泉其狠心狠毒黨權害入視炯之罪不啻百倍乃反居官如故此人心所以扼腕不平也特以學顏盤結固密故人重言之耳伏乞聖明大彰乾斷將張學顏亟行罷斥以爲人臣黨權行私誣陷言官之戒庶法紀正而奸邪不致漏網公道明而輿論大爲稱快矣臣愚聞訪既真不敢隱默惟聖明垂察焉

殺奸

三十一

大臣朋奸黨逆誣上欺君乞獨斷以昭臣鑒

李植 江西道監察御史

惟天無私而福善禍淫惟君奉無私而賞善罰惡故春秋之義誅死者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豈春秋立法之過哉意蓋深遠也故輔臣張居正挾權閹之重柄親上於沖齡殘害忠良荼毒海內諸臣所已言者居正不敢復贊如進昌邑王之傳爲放太甲之言是以伊霍自處也而獻受符之鏡迎傳命之鼎託飛龍之夢假甘露之祥是以篡逆占人也而諸子魏科取之若寄四方珍獻歸之若流矣遼王之淫縱罪止一身脩其小嫌而誣以謀反且并親王墳地奪之以竊王氣九廟之靈有所不安矣朱希忠之爵祿位已浮功受其重賄而與之王封且謂肅皇帝稱其功同靖難撰文歸美皇祖之旨亦可假捏矣至若奉情以曠天常變法以干國憲以廷杖鑄鉗忠諫以禁錮名賢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蓋得罪于天地祖宗矣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即斬棺斷屍尚有餘罪順帝之皇莊據述紀之奏正抄沒之典天與祖宗

廢皇上之製布威靈而雷霆之非過舉也夫何刑部尚書潘季馴肯爲私党深銜卯翼之恩今藉恤舊甘爲驕大之吠推唇鼓舌大肆謗言不曰居正之產宜抄也而曰皇上好貨貪財不曰居正之罪宜誅也而曰皇上損德傷體夫四凶必誅唐虞之治也何傷於體諸枉必措堯舜之仁也何損于德富有四海玉食萬方皇上爲公之度又何利其貨財況因還王之寃而始發念宗藩之枉所當伸亦何嘗有一毫私也而季馴顧以私窺之私謗之是誠何心哉夫居正之獄既成豈可立還疏復上居正諸子思預知必有今日潛穴京師以求庇護探聽已久誅書甚詳其重貲厚富埋匿他所者廿之六七其奇珍輕齎銀獻要路者廿之四三重之所存僅千百之言耳奉差諸臣懼無以塞皇上之命少加推問理或有之至謂銅移鐵夾斷肢解體拷斃數命斃死十八恐諸臣未必若是之慘而誣實未之聞也季馴又倡言惑衆公然疏援且誣科臣代爲陳乞恣其胸臆而奎皇上之聰明造謠爲言而悚皇上之心志蓋私黨

可議卽公論可達也非這可悅卽上蒼可欺也是居正氣力雖亡猶存 皇上神聖雖尊無權 臣之心不平久矣今觀李江張誠所奏益死者僅張敬修張可祿二人而已餘皆無恙李馴何所見敢爲無根之說以誑 皇上哉及 皇上降旨責問大臣之義惟有席業認罪又復支吾展辯謗罪差且曰今張誠等以爲並無此事則無之矣憤恨不平之氣卽以之復同儕猶且難堪矧君父乎況承差撫按所差也撫按未至品級數人彼敢以無影之事誣見差之官萬一始今日李馴指名曰湖廣參差李加等所傳撫按呼而究之彼將何詞以應以理推之未可盡信方承差齎奏來京投文都察院等亦嘗問及楚事初未聞有餓死十人之言何李馴獨有此聞也由此以觀李馴不惟誑 皇上於前又且欺 皇上於今日矣臣查得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又一款凡大小官員奏事言語不一轉換支吾面欺者斬書於闕廷典至昭也李馴始而背公護黨以無爲有疏執大焉旣而舍已推人轉換支吾欺誑甚焉若李

馴者以二典律之尚可緩兩觀之誅四凶之寘哉臣又聞李馴疏上之日閣中之擬票方入刑部之咨文已行蓋明旨未下而公役先馳矣幸 皇上俞允閣票部文僅不肯旨儻其謀卽時上聞 皇上發閣另行票擬臣不知奉差諸臣將遵先至之部文耶抑遵後至之明旨耶何李馴敢干欺肆如此 臣竊爲季馴寒心焉不特此也馮邦寧打死人命有死無赦之重犯也奉旨提問業已拘人到部會 聖躬違和季馴遂擅行釋放及 聖躬萬安始復拘回本部諸臣無不駭愕其無君又有如此徐爵張大受游七見監候決之重囚也縱令棋酒幃帳歡呼獄之別室主事饒伸少加防制季馴輒大怒致伸不能安其位其後事聞於外又善言誘伸以泯其迹其縱奸又有如此蓋季馴爲人本無行匹夫漏網遺奸大得罪於鄉評久不齒於公論父以訪察充軍兄以人命擬死父子兄弟濟惡不才庸紳惡之奚啻惡臭祇以巧媚居正游歷今官往河工告成疏推居正以人功而以狗功自北邪邪無此之態自昔已然卽素行如此又何怪乎

今日誅上欺君哉若不速行斥逐臣恐以下訕上以臣議君相率成風莫知底止矣再照朝廷罰惡之典削籍為輕抄沒為重如罪小而當存其官則不宜行抄沒之法若罪大而既沒其產豈復有存官之理居正負國欺君抄沒為宜止則太師而餘官如故是明無罪矣無罪而抄沒之他日必以掩功議皇上則居正之罪得以有辭皇上之心終於不白此季馴貪財好貨損德傷體之謗所由興而臣為皇上不平也故臣謂今日處居正者不在抄沒而在明正其罪蓋必先正罪而後抄沒之舉有名若徒曰抄沒而已天下後世謂皇上之法何謂皇上之心何臣受皇上特達之知觀茲欺弊臣心不甘坐視天下後世之將有議也臣心不忍敢昧死并陳其得罪私臣而受其魚肉臣非所計也伏乞皇上大奮乾剛將季馴速行罷斥以為黨逆欺君之戒仍乞勅下法司查照嚴嵩事例張居正削籍定罪以正朝廷之法至其家之抄沒暨各黨之招扳追之如數亦不足為國家之損况久遷餽法之財諸臣即工於撙括亦不

能復聚徒增慙怨耳更望皇上賜矜釋以昭法外之仁而解臣下之謗庶幾仁義並運寬猛得宜皇上雷霆之威人豈不待以過議而雨露之恩亦出自臣是矣臣意欲臣性皇上留神
滿司寇為江陰諸郵亦不省見而尤誡之臣招
諫大抵是呵勿法例眾人擬之病

疏

發奸

夫

大臣互黨誤國欺君致遠慮乞賜罷斥疏

萬國欽 山西巡撫 奏御史

臣接邸報屢見總督梅友松撫臣趙可懷巡按崔景

榮張夫德所奏過事已夕憂惶惜躬無地蓋添室之

女尙知憂國重義之士一飯不忘況臣蒙聖恩拔

置西臺卽捐頂棄踵無以言報謹昧死以聞惟陛

下裁察竊惟曩時俺酋悔禍內附邀茲市賞臣是時

權以爲有宋金縢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王崇古等

雅話恐後自俺酋通路西番駕言迎佛臣是時權以

爲有宋西夏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侯東萊等唯諾

恐後自稽會建寺請額意圖住牧臣是時懼以爲有

宋金人淪盟之漸也而當事諸臣若邵光先等唯諾

恐後此豈智不足哉蓋全軀保妻子之念重而不能

爲國遠謀徒旦夕幸免取效目前故釀禍至今不可

收拾耳然猶幸其發之早也昔見錯策北國曰則固

反不削亦反削則變疾而禍小不削則變遲而禍大

今點虜之勢何以異此乃縱寇養禍不爲征剿之計

果何以故也昔有宋當金人橫恣之時張韓劉岳

力勤王收復中原膺之友掌而秦檜力主和議竟貽

宋室亡徵召罪千古至今忠憤之士猶欲褫其皮而

食其肉不意明明天朝復面如僧者得側其間以重

懼宋禍耶夫大學士申時行所謂股肱之臣也受

皇上之眷顧不爲不厚受皇上之付託不爲不重

日者西事嚴急正主憂臣辱之時必期滅此而後朝

食以慰皇上西顧之懷可也至前月召對上問

酋後犯則奏之爲搶番無意而犯不知臨軍府果

諸地所抑漢地乎及皇上折之以番人也是朕之

赤野番人地所都是謂祖宗開拓的封疆其奸難掩

矣土功責督撫則委爲武臣之信地文臣無與不

知我朝經畧西事如劉天和余子俊等果來臣亦抑

武臣乎及皇上折之以番人臣如杜預諸勇將

都能將兵立功其奸難掩矣主意選謀勇將才曾輕

取陣者則委之爲火有不知遠左廣解何處不戰果

尙有乎抑盡無乎及皇上折之以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其奸難掩矣土稱效有乃皇考聖斷則乘機

主臣欺人知臣對面真臣年保全生靈何止百

萬不知去歲西寧之敗肅州之虜果保全乎抑未保全乎及皇上折之以款貢不可久恃若專務媚虜使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其奸難掩矣是皇上之意在戰公論亦在戰而時行之意獨不在於戰皇上之意在絕和公論亦在絕和而時行之意獨不在於絕和彼非不知和之害也非不知戰之不可已也自款貢以來巧宦之縉紳與庸駕之介冑皆以邊方爲捷徑既無戰爭之險又有異數之恩陞轉賞賚陪於內地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時待歲以十數萬計無事之時則爲之援引失事之時則代其蔽護試舉臣所知者如王國勳送銀三千兩則轉大同總兵董一元送銀五千兩則又轉大同總兵米萬春激變軍士送銀三千兩則調通州林鶴白衣納級送銀五千兩又代其造宅則陞坐營羅秀一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擢以錦衣美秩張鳳來亦富室也送銀萬兩則投爲門客包領工部錢糧史繼書受張懋修之奇頓事情發露則送以大宅一所至今居住許守謙轉陞兵部則送銀三千兩復賄吳時來相屬其索書者

與家人攘打於石駟馬街至如太僕寺寺丞吳之相其內親也則連屋而居交通賄賂吏部假官假印事發送銀五千兩與之輕罪後說事者分錢不平其婦人伸冤朝房時行報顏而令之去邊臣邊將多與吳之相往來宋九其家人也則出入禁地日伺皇上起居傳言外廷以彰皇上之過而都城內外廣厦深堂倡優羣聚終日酣歌肆然無忌邊臣邊將多出宋九之門若李迎恩送銀四千兩謀陞掛印則旬日之前也鄧子龍送銀三千兩謀爭功賞則旬日之前也數十年來與邊方皆恩交視邊方皆外府使和議不成則怯者退勇者進敗者罰勝者賞功罪較然何從而獲厚賂乎又何從而酬其厚賂乎語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怕死何憂天下不太平臣以爲武臣之怕死由文臣之愛錢致之也夫以時行欺誤國家受害已不淺矣而又呼朋引類盤據中外兵部尚書王一鶚亦時行之私人也虜酋入犯已經數月未見何處請兵何處請餉惟覆疏極贊梅友松反覆周詳長慮却顧事勢至此謂之長慮可乎謂之却顧可乎

曰納款原非和議主款原非失策彼韓言和而言款
夫和安可諱乎主款者至殘城堡入內地矣而謂之
非失策可乎且張學顏之險鄙狼籍孰不知之然與
一鶚爲姻親援爲總督茲何時也而復爲私情計乎
若非時行爲之主張必不敢朋奸至此也總督梅友
松亦時行之故知也虜酋入犯傷殘已極未見作何
堵截作何驅逐乃前疏稱虜王叩頭謝恩西王矣及
至圍臨洮圍鞏昌吳謝恩西去乎後疏盛稱戰功矣
其景城古之全軍盡覆則戰功安在在乎且虜酋入犯

原發奸

四十三

西鎮而又以果虜貢市爲解此何時也而復爲推托
計乎若非時行爲之主張亦不敢朋奸至此也樞臣
李廷儀延賊入關未聞一報至今代爲悔罪之說稱
其愧首悔罪大而牛馬微而布帛估銀共二十八兩
夫虜酋數萬之衆大舉入寇殺殲大將數員軍民萬
餘生畜財物不計其數而僅以小物爲贖復欲照舊
市賞如圍法何如神人共憤何廷儀之心死罪過於
天矣非時行爲之內主安敢爲此言乎陛下謂將
計用之不盡難開張無能爲以時行在事安所得圖

張也陛下謂督撫受朝廷委託平日所幹何事以
時行乎日貪玩安望督撫之得人也我陛下念邊
備廢弛軍伍錢糧缺乏以時行弁髦國事安望軍伍
錢糧之充實也再據督撫疏稱國部科臣指授謀策
方畧不知是何謀策是何方畧若有所授是國部科
臣之誤陛下也如無所授是督撫之誤陛下也
國部科臣之言彼將無以自解矣再據時行對稱堅
壁清野爲萬全之策不知壁能堅否野能清否劉承
嗣全軍覆沒是衝壁而入也臨董掠搶一空是殺人

原發奸

四十四

盈野也堅壁清野之言彼將何以自解矣夫宰相者
受機密之重寄操軍國之大權即將才兵食費盡當
先而至有急勅曰無將無兵無食譬之臨渴而掘井
渴未易解矣已病而求艾病未易瘳矣其十餘年處
心積慮果朋之何所乎是時行者無一事不欺君而
於邊事尤欺之甚無一事不誤國而於邊事尤誤之
甚所宜亟罷者也抑臣猶有獻焉昔吳請成於越勾
踐欲許之范蠡不可而竟以滅吳成霸楚求和於漢
高帝欲許之張敖不可而竟以滅楚稱帝今督撫圖

爲苟且之計皆以獻寬悔罪爲諱適中奉臣倖先者之言誓不與此賊俱生也豈可計出越漢下耶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正此之謂矣伏乞皇上無忘臥薪之志無懷處堂之安特簡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朝夕計議征剿以振國威以保境土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分中時

發奸

四十五

申飭輔臣戒欺罔倡忠直疏

劉應秋南京國子監司業

萬曆十八年十月

臣連閔邇報達虜內犯我師屢敗關陝危急西北震恐陛下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屬者特命經畧尚書行邊一切簡將募兵攻守之策臺省諸臣言之已具臣本儒臣不宜越俎而談軍旅又惟兵難遠度何敢以國事爲嘗顧臣自有知以來習聞事君勿欺之訓際此君憂臣辱之時亦竊有大馬報主之誠是敢披肝陳悃布其所鬱憤而不能解者臣頃見報七月二十六日皇上御門視事畢召輔臣申時行等面諮邊事臣不勝竦躍欣幸以爲皇上英明聖武比德世皇而輔臣時行不務德誠謀國專事蒙蔽律以勿欺之義臣心甚有所不滿也夫虜賊大舉深入內地旣犯洮岷又迫臨鞏關隴之間千里騷然覆軍殺將喪敗無算天下人心切齒含憤恨不卽滅此而後朝食而時行巧爲飾說猶曰槍番猶曰聲言內犯豈其洮河以內盡爲番地乎其必畏疆場折如嘉靖庚戌故事而後稱爲內犯乎

會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而欲以欺陛下也此而可欺孰不可欺臣之所未解也邊臣之養寇已久其釀禍已深于昔日猶爲未形之變在今日則爲切膚之憂時行身爲元輔久操太阿不能察奸銷萌既無逃于已事之誤矣陛下赫然震怒欲從吏議實失事者于法壯國威而勵士氣此一時也特行不務待正又從而曲庇之平廢祖宗之憲而寒義勇之心萬一虜勢巨測後患莫支必有執掌蔽誤國之說以攻時行時行將何辭以謝人言恐亦非時行之福也豈其謂于權利而識不及此耶臣之所未解也宰相者天子所與託腹心而共理者也旋軫以前瞻聽有所不及魏屢之上智處有所未周所以通壅蔽而開忠諫亦惟二三輔臣是望輔臣而先爲隱蔽也其何責于庶僚卽如近日虜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邊警至而樞臣不以上者彼其習見廟堂之上喜聞捷而諱言敗內外相蒙恬不爲怪欺匿之端自輔臣始況時行固顯導之也腹心之謂何忍于負陛下乎如此也臣之所未解也今天下國勢雖未太弱而

人心委靡極矣陵夷之漸兆形已見陛下勞心焦思規恢長策輔臣亦宜開誠絕鄙擇賢自輔以作天下豪傑之氣而時行引用私交惡人異已固已拒賢者于千里之外聞有以藥言進者又或口善而心譏親合而中疑陽是其言而陰疎其身至其爲國家謀乃不過徂媚虐之下策習彌縫之故智天威不奮人心解體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役虜有知益且輕中國無人厝火積薪又重加之猶謂處堂爲無陽平臣之所未解也人心邪正卽爲士風士風高下關乎氣運說者謂嘉隆至冷生風蓋三變矣臣變于嚴嵩之黷賄而士化爲貪再變于居正之專擅而士競于險至于冷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憤帥多出門干矣陽避導擅之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矣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憎愛之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卽如時行昨所奏對舉朝誰不心知其謬而莫敢一言以燭其失此非牽于寵倖之私愛則必怵于擠陷之積威也臣恐人心之日靡靡而天下亂也臣之所深憂也夫時行溫溫雅度人所易與材功而

能有不能臣亦不敢過求顧獨以爲不欺一念中人
皆可以自盡 陛下試問時行退思躬省倘亦有不
安于心否乎有如翻然悔悟易慮改弦絕欺謾之陰
私逐壅蔽之羣黨洗心奉公銳意振刷即才力容有
未逮天下豪傑必有傾心而樂爲助者如其不能亦
宜明不可則止之義舉賢者以自代利歸宗社身有
餘寵無徒依違觀望釀大患而誤國家夫輔王錫爵
陛下固望其竭忠贊襄勉留數四錫爵亦似以忠直
自命臣意其感激殊過當濟時艱必有過于時行者
錫爵而廊然公聽盡去私昵有所以副人望也則可
第如今日以前故事則時行固亦辦之矣何以錫爵
爲也臣狂愚不識忌諱一言有當乞 陛下切責輔
臣以勿欺而許其改圖自贖庶幾人心服而士風正
法紀肅而威令行內尊外寧社稷之福也臣之願也
其以臣之言爲謬妄爲誹謗而顯斥生死之臣亦何
恨惟 聖心加察焉

疏

奏

四十九

權奸植黨壅蔽欺君乞賜罷斥以清政本疏

李

瑄

福建按察司僉事
萬曆十九年七月

臣伏讀祖訓內一款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通壅
蔽而達下情也今後大小官員併百工技藝之人應
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其言當理即付所司
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奸論又伏讀憲綱
內一款曰凡風憲任綱紀之重爲耳目之司內外官
員但有不法等事在內從監察御史在外從按
察司從公糾舉臣常謂二者言雖異而意相發也
祖宗之意蓋恐朝廷之上或有大奸大惡壅蔽欺君
而上不聞故令大小官員直言而百工技藝猶得以
言之在內御史直言而在外按察司猶得以言之庶
皇上之耳目得以兼聽竝觀而臣下之事恣不致吞
舟漏網耳先臣吳廷舉胡世寧俱按察司官得以發
劉瑾宸豪之罪則今日之權奸如大學士申時行者
原其心可謂壅蔽之甚跡其行可謂不公不法之尤
臣不避斧鉞之誅而冒死言之可乎壽宮 皇上龍
體萬年之所藏聖子神孫統業之所基也先是部臣

江東之李植言之猶曰形勝之不佳玄宮之有石而
已以故舉朝臣工和附時行攻之使去萬曆十七年
十月內臣稱官在京適廣東歲貢今選鹽城縣儒學
訓導龐尚鴻親見玄宮有水已具疏投之通政司矣
申時行聞之恐疏入 皇上震怒密令通政司寢其
疏而延龐尚鴻于私宅禮之上賓以紇其口此龐尚
鴻親對臣言其疏尚在通政司可檢而查者夫人子
有擔石之儲爲父母擇地猶恐有水蟻之患況時行
受命皇上恩寵獨冠百僚適以有水之地爲 皇上
萬年之計且令通政司阻滯龐尚鴻之疏不得奏聞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其欺蔽之罪一 皇長子
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萬曆十四年春因科臣姜應麟
之言已奉有明旨也時行輒號於人曰 皇上意欲
易儲非力爭之無以定國以故大小臣工信時行之
言而請立之疏相繼不止蓋大小臣工固忠於 皇
上之心而不知爲時行所賣也時行之心何心哉蓋
以 皇長子之立出自 皇上則已不見功出自時
行等之所請則他日必有以擁立之功歸之時行者

夫大臣嘗則稱君聽則歸已時行奉有明旨儼然若
故紙不足信必欲欺皇上張子之立出於已之奏請而
後已使皇上之心不白於天下而時行之恩蔭
可冀於後日是可爲也就不可爲也此其欺蔽之罪
二萬曆十八年正月元旦一皇上特賜召見大小臣
工莫不以爲輔臣時行當有嘉謀喜畎入告於我后
也迺因推于仁之疏詔皇上諭其過直遂請劾論以
禁言官一皇上必以時行之請爲雒于仁之疏故也
不知是時臣補官在京部臣趙南星科臣王繼光萬
曆十九年
有勅等次章指摘科場併論吳時來黨惡之奸時行
等方根越南星等指發子壻私中之弊而吳時來又
時行之所德者以故請劾論以禁止之蓋欲使皇上
受拒諫之名而在已免指摘之實也查之我朝假劾
論以禁言官九三二劉瑾一張居正一今日之事是
已此其欺蔽之罪三九大小臣工章奏朝上夕下所
以防壅蔽達下情也臣聞司業劉應秋御史章守誠
主事蔡時鼎俱先後開列時行罪狀以聞迺竟留中
不訂疏中折言臣固不知其何如但言而是也則當

與天下共逐時行以正誤國之罪言而非也則當與天下共逐劉應秋等以正妄言之罪未有兩可而俱存者且內外臣工嘗有言皇上內操者有言

皇上織造者有言皇上喜怒或偏者疏少留中時行屢具揭以為請今言及時行遞交通左右阻格而不行是使皇上受留滯之名而在已得免過惡之禍也昔張居正擅權專恣諸臣彈章尙不敢留一於中而今時行之所為益又甚已此其欺蔽之罪四御史李用申論時行于申用嘉冒籍之罪皇上以為

應金

發奸

五

三

與自南而北者不同不知冒籍不獨時行之子已也其壻李世榮吳人也亦縱冒涿州衛指揮李鶴之籍改名李鴻實緣納監明為自南而北李鶴今且實緣轉守備矣戊子順天之鄉試也李鴻之卷流瑯為之分閱語考官進士汪讓曰此申相公壻李鴻之卷環同府人不便於中強汪讓為之代取汪讓不得已而取之遂中順天鄉試是縱子壻之冒籍其罪既浮于史鈞縱子壻之私中其罪又甚于翟鸞翟鸞既蒙顯爵史鈞亦已落職而申時行獨何顏以安其位乎

此其欺蔽之罪五家人來九原以報獻入者頗知詩文善通賄賂時行恃為牙爪託之腹心縱容出入禁地察皇上之動靜交結士夫受中外之貨賄且納京衛經歷未嘗一日歷俸而父母實緣竟得雙封夫封典皇上所以待賢能課功績也宋九以廝養賤隸濫廁冠裳之列已為過分況一日之俸未歷而父母得受封典是城狐社鼠之權既過於嚴嵩之鶴山而勢納賄之弊又甚於居正之九七九七既正典刑鶴山亦已遣戍而宋九獨何恃以定其罪乎此其欺蔽之罪六邵光先原張居正之私人也巡按湖廣

疏

發奸

三

首建廢遼府之議以致遼藩廢絕而不祀此其罪不容誅者時行受數十萬金之餽起光先於家中而授之以總制之權令其得借路楷酋致火真盤據於兩川之中昨歲臨洮之事幾敗而不可為臣為御史時嘗有邊疏已言甘肅遼東十年之後將大壞而不可支者蓋亦預見及此耳人知敗壞邊事為邵光先而不知禍本實時行也此其欺蔽之罪七遼東孤懸將受禍不設臨洮萬曆十七年九月內屬夷長昂陷

犯李成梁選鋒沒於陣者八百人其子李如松亦幾不免此舉朝之所知也李成梁犖金數萬納之時行竟匿不聞且以奏捷議賞矣恐今日之遼東必爲後日之臨洮人知隱匿敗劬爲李成梁而不知主計實時行也此其欺蔽之罪八宋繼尙書中之清正者也而何以告病張養蒙都給事中之忠鯁者也而何以外陞蓋巡撫秦耀時行之素相交結者而宋總議罷主事高桂時行之最所仇恨者而宋總議用以故假詹事府諠官之誤而時行特疏救正倡爲驚愕之

罪狀

發奸

五

說使宋繼不得以安其位必令鬱鬱死而後已然後可以遂其爭奪之私若果心在救正也則當時楊巍之任吏部假官假吏動至數千何不三疏以救正之手是陰擠宋繼而實爲蔡耀報怨也徐學詩原任工部郎中管理工程賦私何止數萬時行爲之內親知張養蒙欲言託相知者爲之求解張養蒙不從抗疏直數其罪徐泰時遂奉旨回籍聽勅時行心甚銜之無由報復特臣告假別不作缺歲例俟俸應科臣張

此葉上圖配補

外補而後已若告假果當作缺則張養蒙未陞之先何不申明此例乎是陰黜張養蒙而實爲徐時泰復仇也擅皇上之威以行一己之胸臆此其欺蔽之罪九胡維新奉旨方聽勅也而何以遽起用李時芳等奉旨方提問也而何以遽免劾蓋聞胡維新昔年任雲南時進表入京奉珠寶金帛以爲時行愧不止數千時行心甚德之以故胡維新經撫按之論奉有明旨時行亦視如弁髦而不之顧也沐昌祚恐李時

疏狀

發奸

五

等劾問得眞罪恐不測以故兼載金珠寶玉以進時行不止數萬時行遂乘輅會之稱亂置李時芳等之罪於不問臣恐沐昌祚之雄心自此起已以故李時芳等雖經撫按之論奉有明旨時行視若罔聞而不之重也變朝廷之法令以遂一己之貪黷此其欺蔽之罪十至於舉枉錯直黜爵貴官受張嗣修之厚賂而令蔡御史爲之求釋結馮保之舊知而令通政司爲之代奏其罪有未可以權髮數者又不能一一論也夫時行首膺皇上之榮獨受特達之知即

此葉上圖配補

一題原其心無一念而不欺君蔽上跡其行無一事而非不公不法且讀時行之疏有曰將宮吉典也則以危言中臣科場大器也則以私意窺臣遠鎮重計也則以和議損臣取受大節也則以賊贓汚臣何其敢於妄言而欺一世之無人哉臣叨風憲耻居吳廷舉胡世寧之後恐蹈附會奸人之罪敢達祖訓忤憲綱而不爲皇上一直言之乎臣謂乙酉以前時行猶在押之鼠尚飲縮而不取爲乙酉以後時行猶負隅之虎迺暴戾而不可犯所以然者何哉以大

疏欽

發舒

王二

學士王錫爵爲之黨也王錫爵不附居正雅負時名皇上因人言屢荐起自家食臣意錫爵不知當何如以報皇上也迺感時行援引之私情過於皇上起用之特眷入其黨輟爲破敵摧鋒之謀是心果何心哉臣請數其事而責之壽宮之事江東之李植已常有言若非錫爵攻之於先則舉朝之臣未必附和而皇上之轉移未可知也今龐尚鴻親見玄宮有水欲置皇上萬年於何地乎此忽國家之大計

此策上圖配補

矣女爲妨蟻所汚遂致糾他錫爵欲爲掩飾之計作臺陽子傳以箴鼓人心且建祠奉祀自稱曰奉道弟子古來無臣父之君今則有師女之相敗俗傷風綱常倒置是素父子之倫矣吳中行等莫逆之友也平居冀其推轂交好不絕今談其往來之書猶然成帙一行入相輒出八不平疏以排之錫爵未起時每嫻笑時行所爲及有拜相之命遂相依附曲意以事之何情狀之反覆如此也居正私中諸子錫爵曾爲唾罵今身爲宰執子中解元入言稍及輒憤怒跳叫必

疏欽

發舒

王二

廷杖之而後已甚至怨父母呼天地普鬼神恨不得食育者之內不知其子王衡之卷黃洪憲親授之鄒德泳鄒德泳爭之不可得而中之欲蓋藉彰肺腑洞見何心事之變幻如此也公一揚行賄求用假託建言然豈無因而至前故錫爵論之是矣而其心則非也蓋錫爵與時行每爲建言者發其罪狀攻擊無地欲陰排之而不可得今公一揚行賄建言以之聞於皇上使皇上疑之曰建言之人類非正人如此皇上疑其人而不行其言則錫爵與時行雖指鹿爲

圖而人莫敢言其相者賜爲發奸之狀陰爲一網之
圖何計術之狡詐如此也是錫爵者名爲皇上股
肱心膂之臣實則時行子弟奴僕之役臣不意錫爵
素負意氣過一旦敗壞至此竊深痛之惜之夫惟錫
爵之敢於恣睢不逞是以時行之敢於肆行無忌一
剛一柔同惡相濟一暴一險兩奸共成以林甫之奸
而又遇以安石之詐則凡欺君罔上何恐而不爲亦
何人而敢犯其鋒哉故居正欺皇上於沖齡之日
罪固不可原錫爵時行欺皇上於攬權之時罪尤
疏劾 發奸 五十九
不可赦且明知壽宮有水每遇皇上臨幸潛令管
工員役以炭火烘之數日而後已皇上立於玄宮
之中以爲煖氣薰蒸而不知實人氣薰蒸也此與不
謂之包藏禍心者何以異哉臣非不知言出而不測
之禍隨但君臣之義等於天地報德之私莫如盡言
而壽宮一事尤不忍置皇上萬年於有水之地倘
臣言得蒙皇上鑒察不至爲權奸所蔽是臣之死
猶榮於生伏乞皇上檢通政司龐尚鴻之疏親賜
旨未幾諭旨行易爵之章待其自辨如果一存虛

妄甘受欺誣之誣如果言不謬乞皇上大奮乾
剛亟將申時行王錫爵罷斥以正其欺蔽之奸申用
嘉王衡李鴻除名以正其詐冒之罪庶政本爲之一
清而治安可以常保矣

疏劾

發奸

本

皇儲即位尚虛輔臣奸計可憾疏

黃正賓 武英殿中書
萬曆十九年八月

今日國家之事無如冊立 皇太子一事往者 聖明下詔長幼之序已定大小諸臣謂拭目可觀盛典無用此紛紛之議爲也迺于本月二十二日接邸報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儀物爲請竊謂大臣未言而小臣言之明君有心而賢相贊之何其美也復于本日見工部尚書會同亨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等運章累請大都罪小臣之躁戾 皇上之信何其公疎 發奸

也顧諸臣之請有奏本而無揭帖惟閣臣之請有公奏而更有密揭以閣臣出入帷幄得與聞國家機密故耳然覩申時行所進揭帖與所奏本大是矛盾反覆詳參不勝駭異請誅其心正言無諱閣臣奏議必次序書名我 國家設立政府以來未有此甲而彼乙者更時行之揭曰中書官抄送揭帖猶列臣名于首不勝踴躍此何心也國家事無巨細悉資政府之議而極重于元輔六部九卿之事猶竊攬其威福萬一奏而兩面不參請教未有不以怒相加者如史

六十一

疏抄

發奸

六十二

尚書宋綬開劉文淵故事可知也況以冊立盛典建議有年時行不致廢耳目謂未嘗聞且見之將誰欺乎乃時行之揭曰臣抱病以來不復與閣政事近日稟擬茫無所知此何心也往歲 明旨已定朝野欣欣諸司百執事唯有翹首樂觀盛典 陛下試問時行 聖壽未祝之前有誰小臣妄窺 聖意煩言欲奏者乎更時行之揭曰每見諸司但有言及輟諭止之此何心也計曰冊立一事舉朝紛紛臣以一人獨持其衡蓋明知之而明止之也顯以能止之功邀我 皇上也自來股肱耳目比于四隣同心一德事乃有濟有如昨者奏請冊立之事閣中平時有不議者必無人心而後可乃時行之揭曰臣在閣時同官未嘗言及 亦以爲未可此何心也計曰今日之奏兩輔臣冒昧犯上不以咨臣若咨臣臣必力止之如諭止諸司者蓋明止之而明罪之也惟知排擠兩輔臣而不計其言之醜狀一至如此也夫聖心已定明旨昭然請候冊立元輔既已抱病責在兩輔臣即而前日一先臣竊議兩輔臣不能免于後時之愆乃

時行之揭曰轉隨小臣之後冒濫聖聽等語果如時行之爲計時行老于政府則自今以後將終無奏請之日乎其計之詐而辱閣臣欺皇上蔑大計極矣時行至此尚得有人心乎往時諸臣論時行者以賊弘圖一身一家之計而壞其生平猶可解也臣所論時行者以國本親宗社生靈之計而固其官爵不可遏也皇上聰明睿智獨奈何爲時行所蔽意以祖宗數百年之命脉而消磨于時行奸詭之謀乎皇上有心于宗社國家則知時行者不容一日而不疏也

發科

室

去以微相臣之邪者也

陽臣私揭欺君蓄心回測懇乞燭斷罷斥陳
于本月二十三日日本科見內閣所下久病大學士
申時行密揭辨明閣臣奏章不宜列名辭甚悉至於
近事漫無可否但云社稷至計載自宸衷毋惑譽言
奉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建儲之事已有旨了
卿可安心調理即出養養以解朕望思至意欽此未
幾科吏白時行遣人取回原揭甚驚駭執留未許
及吏言時行欲觀御札即時齎還臣受事不久未諳
故事狐疑許之終不自安乃至渝曰稽留科臣造門
索之斥拒弗授臣始倉皇無據甚悔其執之爲是
而許之之爲非也夫神物潛淵則珠貝不採巨獸伏
山則林木不伐誠懼之也況紫禁深密青瑣嚴嚴
陛下不以臣不肖承乏茲任而任奸人肆其覲覲綸
音漏於微垣臣甚耻之臣奉職無狀罪譴何辭除
席業待罪外照得時行少登巍科驟歷台輔庵至九
載寵遇非常制科蔭典延及子孫其受國家之恩隆
未量也不足以喻也時行焦心腐骨思圖報稱况不

羅大紘
題科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九月

能得其真一況懷二心犯無將庸臣賤吏顧忌不暇者而時行甘心焉此不可解也時行生平罪狀以臣觀聞有不忍言者矣有不忍言者矣又有不忍言者矣臣獨以彼密奏觀焉則志非納約意在藏奸支遁其辭以賣友隱秘其語以誤君時行身雖在告而殿閣之籍未除也凡翰林改除之奏時行職名儼然首列彼固未嘗以爲弗是也何獨建儲一牘深避如此且入臣事君同功則讓同過則分縱陛下赫然震怒加閣臣以不測之威時行尤當匍匐而起免冠負

陳參

發奸

五

鎖爲三臣請罪況陛下未嘗震怒無不測之威有轉圜之意而時行數語反以阻塞唐聽別異寅恭苟自獻其乞憐之術而寔以遏主上悔悟之萌此臣之所大恨也假令閣臣得請將行慶典而恩澤加焉時行抑辨之乎抑不辨乎而時行又曲爲之說以解於人曰恐止見已之名有妨罔立是陛下有腹心之托而時行懷僞讐之疑彼既疑陛下矣孰不可忍也誠如所云衆人耳目亦自昭然若別白黑何必欲置爲過迷之術哉此誠不可解也是徒飾說以

將全係保妻子之臣而陛下不可欺天下鬼神與九廟之靈不可欺也時行私心惟以奔建聖儲爲天下臣庶之願而妄意陛下牽係欲遲故陽附和乎羣臣請立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別取乎內交之計使請之而得則其陽之說行而明居勞於羽翼請之而不得則其陰之說行而暗功於僥倖蓋時行之窺陛下甚微而所以取之者甚巧也其操此術愚弄一世久矣是惡浮於匈奴而倭寇不足毒也傳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時行之無禮甚

陳參

發奸

六

矣至大不教矣陛下倘復寬而不誅將見高廟神靈遺屬鬼奪時行之魄燦裂於冥市使與窮苛穢机盧祀秦檜之流雜其骨而和其血封以穢土爲奸臣京觀耳誠使聖德弘深過於優容亦宜罷去不當復令在位請竟其說本朝輔臣之專且久者有三人宣正間無如楊士奇然當士奇在位其子楊稷得罪爲法受戮嘉靖間無如嚴嵩其子世蕃誅斬於市近日無如張居正居正死其子敬修迫辱自縊天

且懷過當之寵至優渥也居正之自任至無所讓也然皆不免於難何則勢盈者忌機深者危能薄而寵祿浮者傾時行權寵方比三臣然計功度德不能百一於士奇而富倍於嚴嵩過深於居正有識之士皆爲寒心而時行猶貪陛下之寵戀少師之尊僥不必然之幸恐其禍不益於三相不止也臣聞輔相以精家闕理陰陽進賢才安百姓填撫四夷爲職今水旱頻仍虜倭交動天災屢警人心幾挫相職安在哉且聽房冢之無說則正人屈而邪人伸徇蘓鄭之險

疏錄

發奸

六十五

辭則功臣寃而貪臣猶用楊文舉以賑荒而縱肆病民用鄭洛以營邊而柔佞養寇此亦可明輔相之不道矣然且乞哀萬狀計留百端亦大亡耻矣使時行復出不知其廊廟俯仰何以爲顏縉紳談語何以爲辭服緋係玉何以爲容甘悅素餐何以爲心夫一奏牘耳尚且掩護隱避安望其南畫倭北策虜而贊隆平之治哉夫投揭則誤國匿旨則欺君論其勢則過盈課其能則無功誤國宜罷欺君宜罷過盈宜罷無功亦宜罷狀惟陛下察時行之多端罪臣職之失

守將與時行一併罷斥以嚴重紀綱之地然後慎選三事憂勞四方以圖萬世之安臣紘本志惟願論思軒虞獻納姬孔而遭遇如此臣甚恨之然忘身以徇法亦臣之所不辭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疏錄

發奸

六十八

韓昌黎傳記威權纔始回逐異已疏

安希范南京吏部主事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竊惟古今治亂之關進賢退不肖兩端而已伏觀近年以來正直老成之臣不安于位敢言秉正之士削跡于朝諛邪諂媚之徒接踵于國私憂過計不忍以一身利害得失之故不一效忠于皇上者夫趙南星孟化鯉銓臣之秉公持正非若劉希孟謝廷采諸人依阿納賂輿論稱賢者舉次第屏斥天下共惜而疑之趙用賢悔婚一事雖出于絕惡之過然其人品之正天下皆知其賢止以吳鎮堅子一疏一請而歸使楊應宿鄭材得覩意指交疏攻擊天下又共惜而疑之至如孫繼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顏之孤介廉方雖才品不同皆部院諸臣中所稱爲正人君子者繼與世達先後去國顏不堪小人罵詈累疏乞休天下又共惜而疑之夫天下共惜者諸臣之賢而不能竟其用也天下共疑者疑閣臣之妬使不得竟其用也近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賢之去各被陰邪之謀正直和平竊以爲此皇上之

六十九

疏

疏

發奸

主

忠臣亦輔臣之譏發可冀皇上審威面從誘聞目革面而同心及見應宿辨疏奎面喪心黨邪害正虛詞橫詆盛氣盈懷借忌諱之名以激皇上之怒爲一網之計以結閣臣之心激狗孽孤無復人理泰之公論無不切齒竊謂國是所重寬而蒙明旨着部科勘問臣尤竊計或者皇上欲以舉朝公論明正應宿之罪使奸狀昭著明白以服人心以杜其黨耳續接邸報見部院復疏雖不能不疑攀龍不斥應宿而議處之間人情殊未痛快伏讀明旨則應宿僅從薄制天下天下之事孰大于進賢退不肖者今賢者以其異已而必欲斥之不肖者以其媚已而必曲宥之塞眾正之途開奉枉之路誤國不忠無大于此者閣臣之自文必曰諸臣處分皆出明旨無論閣臣以票旨爲職不能欺天下之共知即出宸斷獨裁閣臣受腹心之托獨不能效回天之力乎以爲出自聖裁則閣臣之忠果出皇上之忠也臣已之竊建補衆之忠果出

于票擬則挾票旨之權陰快私忿而歸過君父不忠之尤者也雖或降斥之後陰爲申救欲以愚天下之耳目而不知肺肝之露昭昭暗闇誰可欺乎皇上威福之權爲閣臣假借一至于此臣恐將來奸黨盤結正士屏跡國家之禍不可勝言虎豹九閭誰復肯爲皇上明言利害顯斥奸回乎臣目擊心憂不勝痛哭流涕明旨又謂目今時事艱難民生困苦建言者何不講求理財足兵等項實政乃專闕是非夫大學論平天下之道惓惓辨別于有咎媚嫉之臣以爲

東學

卷八

七二

子孫黎民利殆之本而理財之末深著用小人之禍至于苗害竝立雖有善者無如之何豈不以天下之禍成于小人之得志起于正士之遠跡而正士之遠跡由于大臣之媚嫉深切著明千古龜鑑是非不明舉錯失當小人朋興用以理財則借口于不加賦之說而剝民脂膏用以足兵則僥倖于不可必之功而塗民肝腦釀禍積害必至于不可收拾豈有是非不明而可用人豈有用人不當而可足食足兵者乎臣

以爲此是非明而後邪不特害正大臣無所容其私

而小人不得行其媚然後擇廉員之士以理財則苞苴不入于權門而國賦自充民生不困擇廉勇之將以治兵則賄賂不交于政府而軍餉不尅民力自強臣以爲理財足兵一係于閣臣一念公私之間豈必青苗變法熙河奏績哉再照吳弘濟一疏辨別君子小人洞悉肺腑明于蒼素乃不蒙採納反遭斥逐總之觸閣臣之忿倖成皇上之過舉耳夫攀龍弘濟相繼得罪臣言一出其罪豈出二臣之下但臣之所惜不爲二臣直恐忠直蒙辜天下之君子相率而退

疏錄

卷八

七三

讒邪輕縱天下之小人相率而進夫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也哉臣之所以冒罪而願效愚忠者以此伏乞皇上將楊應宿劄籍并斥鄭林以爲小人媚寵之戒攀龍弘濟復其原職以獎忠賢并乞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心無植私黨無以直言而逆耳無以媚已而悅心秉公效忠斥邪扶正則聖德光于日月久安長治可翹首跂足而待矣

丞相奸臣以圖太平疏

樂元聲

工部郎中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

臣嘗觀自古宗廟社稷之奠安全賴於聖主當機之一怒而敵國外患之侮亂起于奸臣臨陣而議和如吳之伯嚭宋之秦檜真爲千古敗亡炯鑑豈料我朝二百年來復有賣國奸臣昏迷不覺如石星其人者陛下何不赫然震怒乃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也臣不勝痛哭流涕爲陛下言臣不病狂且焦死與石星等耳石星擔當關白封事疏欽

奏奸

十三

專一欺罔聖藏聖聰胎禍社稷故不忍陛下聰明聖智甘爲賣國奸臣終悞而輕易其宗廟社稷之慮故敢畧祖述其欺罔顛末如關白初亂禍始朝鮮征兵請餉百無一濟辱國損威禍有百端初遣祖承訓全軍覆沒一辱也再遣李如松碧蹄橫潰二辱也三壞于宋應昌密謀受和三辱也此三辱者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陛下何不赫然震怒乃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惟是三辱不羞遂生四耻小西飛過關不于耻一石星卑詞厚贈耻二沈

惟敬主盟赴納耶三李宗城衛夜逃死耻四此四耻者又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陛下何不赫然震怒乃尚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豈惟四耻兼有五恨石星用心腹劉有海購買蟒衣金幣賁送關白者無算市買通知一可恨用亡命沈惟敬挑選戰馬三百餘匹賁送關白渡海不返二可恨用密謀楊方亨捏寫軍情至與撫按揭報互有異同欺蔽顯然三可恨撤劉綎甲兵自失我軍節制四可恨諸龍光死南兵殺王保復用五可恨此五恨者石星遺中國之大羞也陛下何不赫然震怒尚可與此人共謀

奏奸

十四

宗廟社稷安危耶惟是五恨不戒且有五難五難者何卽近日李宗城所揭報要求七事聞其五未聞其二者也彼倭奴且以金幣要我我不能飽大羊無厭之欲一難彼倭奴且以割地朝鮮要我我不能收援而失以與狄則唇亡齒寒之憂我必不能免二難彼倭奴且以貢要我我必不許彼借不許貢爲兵端三難彼倭奴且以市要我我必不許彼將借不許市爲兵端四難彼倭奴且以和親要我我必不許彼將

惜不許和爲兵端五難此五難者又石星道中國之大羞也 陛下又何不赫然震怒尙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惟是五難不備必有五危有如倭奴長驅朝鮮朝鮮自度不支且暮稱降則藩離危有如倭奴逞兵鴨綠窺伺遼左攻我無備則屏翰危有如倭奴廣捲直沽漂泊天津震動畿內則肘腋危有如倭奴東寇登萊阨塞要害伺我糧道則咽喉危有如倭奴鳥舉城下所向螫毒束手失策則社稷危此五危也卽誅戮石星無益且無及矣 陛下何不赫然震怒尙可與此大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長安傳聞更多駭異謂關白用通事閩人婁國安携釜二萬真珠二囊珊瑚十七枝賫送石星石星亦以金幣厚相酬餽而沈惟敬則併大明一統志賫送關白且惟敬誘帶長安歌童舞女數十輩隨行用媚關白撻撻之議者滿長安豈絕無影響 祖宗朝有通倭奸臣胡惟庸 陛下朝有通倭奸臣石星 祖訓凜然殷鑒不遠卽今舉朝臣工太痛恨靡不欲斷石星之首懸惟敬之頭而石星防朝進一言以請封已建

言官及奉有明旨矣又暮進一言以請封又乞免遣言官貌 朝廷若見戲玩臺省子掌股乃知石星本意原不欲科臣往勘識破倭奴變亂虛實惟恐言官以真實情形報 陛下而乃欺爲反覆播弄之詞明知而明欺 陛下之不察石星奸而愚甚矣卽陛下着九卿科道會議戰守 明旨亦公然欺罔敢干停閣支吾轉換僥倖爭旦夕之命貽社稷不拔之憂堂堂天朝豈遂乏猛將謀臣爲 陛下效死力制關白生致 陛下乃遷疑于奄奄腐鼠之石星也然則石星者雷霆之所必擊鬼神之所必祟義士之所共逐 聖主之所不臣也 陛下又何不赫然震怒尙可與此人共謀宗廟社稷安危耶今日計惟有哀乞 陛下痛念社稷赫然震怒亟削奸臣早罷封事急議戰守其戰守機宜帝上既屬空談目前又無應敵 陛下宜卽出嚴旨急調劉綎捷卒數千疾起遼左屯兵鴨綠仍宜遣風力臺省一員如梅國禎監軍寧夏事例以防欺敵相機進止觀變動靜如倭奴久犯朝鮮則疑當提應敵之兵併將力

遼陽有尾聲援方為有制豈可因祖承訓浪戰遂為
鑿戒如倭奴未離巢穴則劉綎當與問罪之師號召
朝鮮聲罪致討原非無名又豈可止諉罪于統綽之
李宗城舍垢忍耻而畧不知報也而又急補庶幹有
識之將如蕭如薰安置畿輔以備緩急至于近日督
撫孫鑣議調南兵數千仍恐積怨之衆未必致死而
殺軍故將豈能卒復則王保者尤宜早為更置以防
意外倒戈不測之虞且恐南兵解體誰復應 陛下
募出百死一生之力以掃此猖獗之寇使倭奴不敢
就鈔

奸

二十七

規遼陽左足乎臣焦心勞思莫知所措痛哭流涕京
告 陛下一字快 主何煩多詞三疏不行惟有泣
血萬一 陛下再不亟行臣言乞 勅下九卿科道
一併會議仍乞勅問九卿科道因何停閣 明旨至
今不行會議臣忠憤迫切毫無嫌怨顧避隻語若欺
甘誅戮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國事紛紜權奸煽弄乞折邪萌以遏亂源疏

劉元珍補南京兵部郎中

聞國家所以常治而無亂者良由正氣伸而邪類
絀也朝廷磨礪一世所能伸正而絀邪者則以端揆
大臣無樹私交無作好惡無或朦上而指下彰善癉
惡一切聽之公評而佐天子持衡焉明示奸邪不可
幾幸使人務節誼而重廉耻于是乎君子道長而泰
道隆矣不意今日乃有偏置私人朦上指下如盲輔
沈一貫其人者又不意有奸險異常頑鈍無耻如刑

疏

奸

二十八

科給事中錢夢皋其人者臣請直為 皇上陳之夫
夢皋之為人臣無暇毛舉厥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
求容顯露乞憐之狀掛祭典而乘機建議議巧為逃孽
之端擅募一官壘斷如市邑大為士林所不齒矣迨
至兩家留用濫被殊恩因且盡惑 聖衷猜疑部院
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臣省被察諸臣聚留中矣百
年希覲之異數矣見于一朝 國家代守之典章肩
越於今日玉石無分朝野駭聽眾口誼騰僉謂夢皋
之無益謀臣則將異日重獲免死之門從此開也

可慮也夫以夢畢其人進禮退義姑不可求脫其一點羞惡之心未盡泯滅亦宜知履轍之難持驚彈射而歛迹胡乃猖狂自恣無人臣禮肅乞休而即圖報復竟難忍於須臾屢建議而轉作風波動駕言千楚事含沙反射似公濟私愈逞愈多蔓衍何極道路側目僉謂夢畢之黨機鋒巨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本之地不私一人則奸惡無壅於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元輔沈一貫實爲戎首矣一貫自秉政以來曾不聞佐輔 皇上政

疏

卷八

三十九

生靈於塗炭者何事又不聞仰承德意起忠良於橫厄者何人輿論業已薄之至年來嫉視善類比臆僉人乖謬尤甚即如近考察一事 皇上豈有愛於夢畢而故驅之又豈有私於臺者諸臣而獨寬之乃一貫首典樞機漫無度語敢正繁言嘖嘖僉謂此舉原非出 皇上本心蓋由一貫曲庇私人爲術甚巧內則假公以睽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 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竊 皇上之德以固其交頓令百年

臣民爲快而引皇上顧獨任其咎一貫生平機

機畢露於此夫以輔弼之臣不能導 皇上驅逐奉

邪廓清仕路而反以身爲叢奸聚惡之囹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與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爲 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一貫徒欲自快而不知一時豪傑之士漸將解體天下萬世具有清評即百喙胡以解之夫一貫之敢於欺罔如此敢犯清議而不顧如此況有爲之鷹犬如夢畢其人者將何施而不可近見夢畢諸疏無不橫恣胸臆以黨名人不思隱樹私交牢營三窟者爲黨否則何黨子炎酸競趨戈矛相借者

疏

卷八

八十

爲黨否則何黨乎雖治惡化破甕求完者故不能無黨否則安用黨乎夢畢身自爲黨而反以誣異已者稍有建白即以朋黨目之察其邪心必至于翼贊一貫得擊朝紳引用匪類使君子蒙刺膚之條小人固憑社起安然後顛倒縱橫無不如意欲使倖則無所不僥倖欲傾危則無所不傾危賢人逐而 主勢孤錮蔽深而上下隔私門熾而大柄移從古小人亂天下幸由斯路蓋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而後

夢畢謀者危乎危乎堅冰之漸惡得不凜凜於今

日歲伏望 皇上戒諭首輔一貫微金匱之藩籬除
門牆之荆棘休休樂善協恭和衷使部院諸臣各展
布其四體而密勿斟酌務廣集平衆思勿復聽儉邪
嫉弄陳蒙無窮自貽後悔至於臺省諸臣之被察者
既經指摘就列何顏錢夢臯久于清議近見乖張尤
資笑柄況待補待選諸臣百倍夢臯者濟濟朝廷何
顧一夢臯顧必欲拂天下之公心爲此姑息之舉刻
印銷印 聖心無我不過一轉移間而萬代瞻仰在
此舉矣臣雖南曹下吏感激 聖恩每圖得報勉效
疏鈔臣 八十一

涓埃近者目擊時事所關治亂安危之窾會良非細
故敢稽公論特矢愚忠以獻幸 皇上自爲社稷計
少留意焉

奸佞首揆大肆欺罔誤君誤國疏

龐時雍

兵部武庫司主事
萬曆二十三年七月

臣少負忠義長懷獻納近竊祿郎署觀天道察人事
每中夜夙興危坐靜思報稱最大者無如爲朝廷除
奸佞安社稷當今奸佞孰有如大學士沈一貫者劉
元珍雖言未詳朱吾弼雖又言止及察事一件日望
台省諸臣昌言而卒重發致一貫不肯心折斥爲謫
言臣不忍當斯世有君無臣不得不昧死一言臣念
皇上御宇以來首定國本兩進權相削平東倭西嘯

疏鈔

奸

八十二

南播諸大難斥高淮之要求而折其邪萌制陳增之
死命而剪其黨羽李三才屢進忠讜雖未顯蒙加納
而實陰用其言終見眷留九死之馮應京等一朝解
懸俾獲披雲霧而覩天日仁明英武臣下莫能贊一
籌奈 皇上能爲堯舜恨一貫不爲臯夔流毒蒼赤
貽禍國家如溺如焚即濡首足焦毛髮以往猶恐拯
救無及而一貫且袖手以觀談笑而道漠然不加欣
戚於其心臣於是義不與佞臣共戴天思叩 九閭
而請尚方矣自我 皇上止靜攝大內天聽日高說者

成謂一貫爲之中梗。猶未信目一貫辨論劉元珍
朱吾弼之疏一出奸佞肝膽始大敗露。皇上特未
之深察耳。當元珍吾弼之奏論一貫也。事關盛衰有
無真偽。皇上自有洞鑑何必辨及蒼蒼。皇章再
四上不勝其左支右吾捉襟見肘之狀。欲僞辨以謝
人言。愈有不可解者。臣不敢摘隱亦不敢附響謹按
一貫先後所自陳者直指其欺罔之實。皇上試垂
聽焉。一貫首疏謂皇上每有格外舉動使已先受
無端猜疑。臣一讀不勝愕然。聞辨言亂政法古無
殊錄臣一讀不勝愕然 公三

懲則格之不可屑越甚著如一貫出格之言是明謂
皇上悖成憲而亂舊章矣夫一貫位居保傅保者保
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一貫既稱皇上舉動每出
格外則一貫數年來保且傳者安在也弗思補象帝
有後言不敬之大且曰無端猜疑皇上實使受之
君臣一體之義抑又蕩然無餘矣欺罔一皇上如
天地無私覆載日月無私照臨何常更設一心以待
部院及被察科臣錢夢阜但偶誤中伺者之術耳乃
謂一貫辨說不明信臣察者之公私又不明信特留

者之當否第則曰皇上本心再則曰皇上本
心致令無心夫之者有心成之述一已之謗掩
聖主之明至無上矣欺罔一善歸君過歸已大義也一
貫佐理無狀人言嘖嘖乃諉之皇上曰明示以釋
疑謗夫皇上儼然至尊豈爲臣下分疑謗有幸蒙
皇上藏垢納污忻然舍已而降之溫綸臣子不難怙
寵以微惠君父不難諛抑以包容叩之即應提於影
響貫千古奇過第恐一應術中將匿形跡樹疑端操
蓄金而關天下之口國家事去矣既暗竊君權以愚

天下復顯擅君權以亂天下欺罔三察事至筆一貫
自謂兵部尚書肅大亨與吏部侍郎楊時喬兩臬以
請夫大臣引君當道者也時喬請尚書之言是則宜
專臬尚書往攝其言非則宜尚臬時喬管理豈不明
白正大何既屬之此又屬之彼藏偏重之意於筆鋒
抑揚之間試皇上從違以搖惑聖聽及有差池則
又曰某係皇上之所允用某係皇上之所不用
而與已無與也輔弼之道顧如是乎假令事機更有
與否此者如是疑之欺欺大禮大獄之何否狡詭而

開宗社之安危天下萬世之是非一貫亦將兩累以
談其責於皇上耶欺罔四當察疏之未下先傳宣
後勅諭大哉皇言人人頌揚不置第先傳未聞有沒
忿結黨豎權立威等語追勅諭而始及之也一貫謂
所傳之語未嘗潤色一字又謂隨奉有聖諭切責
不知切責之語果盡如先傳聖意否惟其言而莫
之違非也實潤色而諱之亦非也潤色而故增之於
聖意之外尤非之非也乃猶云寂無所聞從部院抄
來始知又云至今不知聖意所指夫聖諭一頒頃

疏鈔

今五

刻喧傳百官萬民無人不不知一貫猶如壘贖一聖意
所指愚夫皆審一貫今猶不審則將焉用彼相爲實
出不知是爲木偶知爲不知是爲說謊使人亂義一
貫之謂矣欺罔五一貫謂祭事係部院職掌未嘗參
一語又謂於錢夢皇亦常議出之於外未嘗必留之
於此臣不知一貫何所嘗與議者爲何人夢皇果賢
者又何故議外出欲留之而但未嘗必也又不知當
其議時亦曾有部院諸臣在否也恐去留之義必不
足與古人值矣賈之未察一語之說不決判謬導欺

臣六錢夢皇自謂以論楚事得罪備之以爲名然當
日處夢皇以年例者非尸部尚書趙世卿署吏部時
事耶當日出議卑言楚王非假者非即趙世卿耶夢
皇論楚事既與世卿意合宜爲之左袒而何反處之
耶又何當日人言紛紛謂世卿以處夢皇遂奪吏部
之印也是夢皇得罪公論與楚事原無干涉一貫不
爲皇上明言乃謬謂擬稟未嘗註定降留巧爲射
覆之計以待于皇上及今事露喋喋曰御筆曰特
旨以自遮蓋而歸咎君父不思孰甚焉欺罔七方壬

疏鈔

今六

寅春礦稅已罷而旋復則罷者正皇上本心而復
者非本心也當斯時一貫肯如梁儲之死不草詔計
聖意無弗轉圜者乃立視瘡痍再蹈湯火至今未已
誰不欲食一貫之內反快然獨歸咎皇上曰凡
有血氣無不爲皇上惜之曾不思作皇上之股
肱心膂者何人而皇上之泄泄誰成之也欺罔八
大可異者方今無政不壞無一可緩乃其中又自有
緩急如郊廟朝講紫闈皇躬礦稅速係紫闈人命尤
爲緩急在急者一貫修省一疏前論急務不及郊廟

朝謂未重起廢獨緩礦稅遠係是謂天地 祖宗爲
可玩恭已問道爲可忽生靈塗炭爲可輕一貫一言
九鼎 皇上所改容著祭之者今從史若此乃知一
貫緘口數年豈不引手非不得言不敢言非不能言
不肯言也欺罔九夫一貫日以 皇上之社稷僥倖
玩弄掌股間街談巷議無不唾指而一貫方燕雀處
堂不謂未必在今日則謂未必當吾身知公議不容
復圖一言塞責塗人耳目宰相啓沃有主不覺而人
不知者何故放彼小臣白簡從事暴彰君失明知前
疏鈔

卷八

八七

有顯誤姑以待變而不爲戎首明知後有大難姑以
弛担而不爲禍先罪不容誅矣欺罔十之數者皆一
貫所自吐夫揚於大庭如此對之幽獨可知形之章
疏如此見之施爲可知國家又安往而不爲一貫所
敗壞耶且請數其大且重者開抹征推絕天地之脉
吸小民之髓 皇上豈忍爲之惟一貫當主希恩利
在承旨不肯贊成圖終之美 皇上固不知也自壬
寅反汗貂璫之虐益熾始猶礦者真礦稅而復派礦
焉始猶稅者真稅稅而遂派稅焉始猶礦止於礦稅

止於稅稅而以礦稅之故多方酷取焉四海鼎沸山
海撼搖無不顧履腹誅家怨人仇一貫實爲禍本是
損朝廷之元氣一誤國也宣降批答係否泰咽喉一
貫利在中格不肯出決藉叢之數 皇上固不知也
偶一留數留又或有留有不留推大僚不報建大議
不報早官常事亦或有報有不報一推下累推下間
或發秋一未上之推疏迷督觀聽又終不下乃若內
使之奏牘武職之陞遷與近錢夢臯外傳被察兩蒙
特留則反朝上疏夕報可而若取諸寄也平章之地
疏鈔

卷八

八八

一貫實司之非一貫爲之沉滯爲之怨惡而誰也是
竊威福之大柄二誤國也 皇上畏天敬祖講學動
政豈憚勞者自一貫當國三至四孟軻委劾部三朝
日講動稱寒暑不聞一貫進一言蓋一貫方借順承
爲窺闕利在深宮不聞聲耳絕幽明之通啓怠荒之
漸納誨輔德能無虧與是廢朝廷之鉅典三誤國也
佐 皇上居重馭輕紀綱四方者非一貫耶乃今都
城內外猴冠虎翼千百爲羣揚幟鳴金毫不顧忌隨
且隨前散州紅衣州縣都守三楚成撫臣京師又以

子殺父報矣冠履倒置臂指不攝與論渙散瓦解土崩誰秉國成令至是也是頃朝廷之紀綱四誤國也慎儉德懷永圖伊尹所爲相太甲也今司農不繼借司閭開中不敷鬻官爵南內西苑北台之糜費瓊林大盈進奉之無已彼已懸罄此方漏卮曾不聞一貫一勸諷至耗德之極始曰國非其國豈數年來在睡夢中耶是坐空朝廷之積貯五誤國也昔宋相司馬狄人戒勿生過臺史冊榮之今宣雲五路要挾連左宰賽跳梁迨北察罕亘測甘國火與時驚閩海紅番

疏鈔

奸

五十九

昨古躡京秩如拾芥行間一味鐵刺拜元戎若探囊修葺陵碑近亦叙功而一貫且偃然首受陳永壽之荐亦足羞矣是泰朝廷之斥陟七誤國也帥長百僚實亮天工者非一貫耶皇上試詰一貫今在廷諸臣不厭事怠事廢事假公濟私者有幾不趨時附勢便仰徘徊畏首畏尾者有幾不星馳電奔如蠅聚羶蛆吮臭者有幾非其人之果無良也惟一貫不勝其患失之念故上行下效漸染成風悠悠漠漠罔念公家耳是疊二失之心術八誤國也諫臣朝廷耳目也皇上何常厭棄不用併發行取裁自一貫當國台省如落落晨星戊戌行取候旨三年始得報至今遂爲絕盛不可復得頃乃力主量移中行推知之卓犖者添註部寺而併廢行取之名矣雖急於起舊而其實不然今有行取數年尚未考選者有考選已定不得授官者有病痊者散館者歸集閣下一貫不爲推轂乃欲遠求之田野之間千萬里之外是誠何心蓋懼見在者之異已而故爲消磨利罔顧者之便已而故

疏鈔

奸

六十

朝作養之人才大半爲一貫齟齬挫抑老且死國家
曾不得收其半分之用可爲流涕是壅朝廷之耳目
九誤國也變理陰陽一貫實尸之今時日稍遲與怪
異未甚者姑無論按邸報自兩宮三殿回祿後黃河
瀉帶泰華刻礪大同城震山東地震八閩全省地震
如雷如鼓且傾城敗屋飛古塔墮天大種種駭人見
聞陽日月食晝幾成夜連年兩見又都城壞陵橋壞
畿輔窪潦水電幾無虛歲景物蕭條有若竹隕木脫
慘淡而爲秋堂燕否隔又若天升地降閉塞而成冬
藏

不
奸

九十二

如太廟樹木長陵碑樓園丘望杆又見告矣此皆亘
古未有奇變俱當三貫之身是釀異常之天譴十誤
國也大幸小人禍國始於微成於著今已敗壞如此
異日尚忍言哉一貫不思爲社稷計而今日少傳明
日中樞子若孫今日尙寶明日中書一身之富貴日
極皇家之社稷日壞問國之亂明朝之疵政則曰今
日之事君爲政我不知也九重萬里余何能爲也不
然則曰吾謀不用也又不然則曰吾迹知其無補易
然則曰吾侯之將來也同妾婦之願從效關詩之

曲譴笑罵由人好官自我真仲尼所謂鄙夫孟軻所
謂民賊曾子所謂妨賢病國不可一日在位者乃猶
欲附於不能者止之義觀望以全身名使議其後者
但求多於 皇上一人何奸佞一至此耶 謂一貫
一日不去則 皇上善道一日不得聞善政一日不
得舉天地 祖宗震怒一日不得齊億兆生靈一日
不得貼席邇者 南郊雷火正當一貫奏辦勅諭頒
行夫豈偶然或者天厭其奸特啓 皇上衷定猶豫予
治亂安危在此一舉伏願 皇上慨發明旨使天下

不
奸

九十二

曉然知數年行政之非皆爲一貫所悞改弦易轍一
洗宿弊與海內更始則國是立定昇平立觀百異消
滅矣抑 猶有說焉賢不肖所時有他官固有不肖
翰林豈必皆賢然而優游魚貫坐取相位年來只此
一途賢則爲且爲尹不肖則爲檜爲杞他官之賢不
肖關係在一事翰林之賢不肖關係在蒼生在社稷奈
之何循資以遷而不慎擇耶一貫者蓋曩時以不
肖而悞官翰林循次敘遷以至今官欺罔成習謬誤
國體國帑不顧也論相之道可弗講歟我 皇上倘

疏

奸

九三

權奸可畏忠直當原懇乞聖斷以杜亂機疏

朱吾弼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臣博攷古今歷鏡治亂惟君子進小人退則治而君子常難進易退惟小人進君子退則亂而小人常易進難退故闢衆正之途塞羣枉之路一無所私相道也去邪以懲奸獎直以勸忠一無所假君道也反是則末有不滋議釀亂者臣大有慨於時事方將具元輔招權邪臣怙勢漸不可長一疏衆論閣臣沈一貫及南北拾遺大臣肅大亨王基等被察外推科臣錢夢臯鍾兆祥等日以兼冗病軀未皇脫稿忽接邸報見候補郎中劉元珍一本宏議讓論已先得臣心一貫且有辯章皇上既傳聖諭以元珍誹謗元輔蔓及言官令內閣看詳重加懲治矣臣不勝驚愕言終難已夫考察何典可以權使可以奸逃竟任小人紊舊章而為厲階耶則一貫明明招權當貴以省愆圖報夢臯明明怙勢當亟于罷斥示懲元珍明明忠直當加之旌異超用者今仰謫聖諭反右權奸而左忠直當教皇聖點點為提存大臣之體乎抑未灼見彼

疏

奸

五四

為權奸此為忠直乎不得不據所聞見直數于

皇上之前為邪奸折之彼慶皇之當幽黜部院同聲科道同聲兩京大小臣工無不同聲比來喧傳一貫力為私援曾免戶部尚書趙世卿言之部院且云處慶皇即處我世卿不能阿承婉辭為答已耳至稟擬大犯公許之兵部尚書肅大亨主筆而忘清正方殿之吏部侍郎楊時喬非皇上神明獨斷今歲之類倒是非淆亂賢邪不知作何景象此又見于邸報昭者一貫之心公乎私乎皇上留用被察科道聖

疏錄

奸

九五

諭有洩忿結黨督權立威之切責非不堂堂正正而羣情不以為快轉以為駭或者多疑一貫陽施陰設內交近侍故皇上深居密勿第聞一貫所獨是非不聞天下所共是非皇上愛惜人才何得不疑臣下誰不捧聖諭而泣下僉曰有君如此矣忍負之一貫誠秉公無私隆古之吁咈英朝之匡救豈其一以將順為恭交耶孟軻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貫讀其書以梯榮寵

賊耶良心必不能有不自昧自欺者不然考察大典理

依關平章機務于此漫不可否復安所置可否乎如部院之考察科道之拾遺果某官私庇某官而漏網某官私仇某官而羅織何妨明目張膽會同次輔三輔集九卿科道眾議分別請於皇上指其人正其罪以為徇私害公者戒豈非萬代瞻仰一盛舉哉智不出此直護慶皇章私人橫分町畦雄逞戈矛恣行胸臆促警善類若拾遺大臣之必不可容者被察科道之必不可全者外推各衙門之必不可已與南

疏錄

奸

五十六

京都堂之自陳庶僚之察處必不可不奉旨者濡滯將半年未聞其引為相道之虧疾首刺心懇乞于皇上非不沿襲故套有疏有揭傳播中外而中外於傳播疏揭中觀其悠悠之談業盡窺其肺腸今乃曰嘗言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先受無端之疑等語是何過則歸君善則歸己耶臣不敢遽謂其擅權而招權之漸固履霜時矣昔齊威王以譽言日至為善事左右而烹阿大夫以毀言日至為不善事左右而封即墨大夫齊國于是大治願皇上兼聽

竝觀耳目寄之科道毀譽絕于左右念京察為一祖
宗二百餘年礪世磨鈍之典合公論于下持宸斷于
上臣謂部臣身在事外如尚書趙世卿侍郎李廷機
皇上所素信者試一召問二臣必不敢枉是非冒欺
罔之罪自喪其生平質以諸臣所議當否然後沛發
明旨一一處分恩威出自朝廷中有才可惜情可原
者曉然與天下共棄之其餘蒙垢已甚節過不俊者
凜然與天下共棄之不使總遭營窟之夫覲顏竊位
壞計典自今日始而他年任事者見于憂讓畏禍遂
疏錄
九七
以今日為口實貽國家無窮之害正 皇上大有為
作用中外嗚呼旦暮引領者元輔一貫荷魚水之權
慶風雲之會富如元珍所云撤肺腑之藩籬除門牆
之荆棘協恭和衷閉閣思過以矢報効毋懷忿悃稱
疾言去仰負特恩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也前此未
能以道事君偶因人言託之不可則止孔子所謂大
臣或不其然臣于三貫有厚望焉元珍志希聖賢心
懷忠孝不染一塵不憚諸艱當大任決大疑國家必
系於無訛籌公伏乞 皇上嘉其忠直 特賜優擢

以作政言之氣裨正士有所恃而無恐權奸有所懾
而潛消國是弗淆一貫之心跡自是可白則元珍之
功在宗社生靈即于一貫殊非小補矣臣庸愚無當
鞭策難前六載兼三差不得代七年踰再考不得行
在在積案免廷支吾廢弛日多衰病日增度非致身
無以報 皇上故不避忌諱布其朴忠倘獲以尸素
資臣之身僅從夢畢等一體罷斥少清仕路仰全
祖訓信謝輔臣此 臣大幸大慶者萬一言出禍隨自
古有死無信不立他復何惜 臣雖從龍達比于干地
疏錄
九八
下又豈不大幸大慶也哉

軍政漏網神奸乞賜顯斥以肅禁旅疏

宋

蘇江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正月

臣頃拜命柱下之時正值武弁受計之會側聞其中險恣貪饕尤爲無良者則錦衣之長王之頑其人也聖明在上公論在廷僅從幽斥卽爲倖矣已而自陳見留糾拾不及竊訝之豈奸猾之狀已犯公評而聲噬之毒頓鈴白簡也哉臣雖不甘竊抱逐鳥雀之微忠而負舍豺狼之深耻謹按之頑罪狀爲皇上畧陳之自提督西司房未奉明旨卽私自帶管東疏鈔

疏鈔

九元

司房十年權勢一味狼貪高文舉爲其心腹主一鵬爲其爪牙袁長班程管家爲喉舌肺腑豺虎縱橫并星法紀吸入腦髓剥人膏脂大膽欺君驕恣不道其昭然在人耳目者如洪仁橋稅每年抽銀不下萬兩之頑止報五百兩餘皆入已皆程管家爲之交收該衛額有修工銀兩之頑盡入私橐及大雨倒塌乃圖衛富校三等均派得銀萬餘兩入已却撥衛中窮校工作不給一文怨聲動地皆袁長班爲之撥置義男王泰因其妻有恣色也以聚庵而啓釁揭開之頑賊

疏鈔

奸

二

獄多端事泄輒誣以盜情殺之滅口搜春家得大員珠十八顆晴綠寶石三兩赤金二百餘兩銀六千餘兩珠石首飾一匣段足九箱賬同多人收入私室夫一僕之賊私若此而爲主者又可知矣王一鵬係上海縣王倫乃刺臂之竊盜也彼失主顧中書捕獲問發京口驛充徒潛逃入京卽以盜賊餽獻納爲幕賓騙詐被害周回子等百十餘家金珠無算與之頑三七均分夫明知其盜猶若此而其他亡賴架勢吞人者又不知幾多矣更有可駭者罷礦調稅皇上之聖政也參隨人等因懷畏懼競將多金珍異投入之頑准冒小旗總旗懸牌管事如康應元張國紀詹國銳康光先馬上棟吳清賈昇初加科李元崔進徐浦楊清徐如才徐進班班在旗校之列其他百十爲羣不可枚舉何其敢於抗皇上之德意而躬爲逋逃之淵藪若是見金而不見人猶可言也見金而不見皇上奚啻無將而已卽以故朝野之人莫不切齒之頑而又禁不敢言者緣之頑結納最工排陷素熟凶狠兇常奸狡莫此脾睨無忌不惜死力重賄以掃門

而是狐假之威睚眦眦形不難射影含沙以下石而
駕無端之禍森森藏笑裡之刀密密排腹中之劍以
是人多疑之畏之若臣憂氣拙愚獨抱觸邪之性不
顧反噬之虞寧陷凶禍而不忍見奸惡如之禍者橫
袂紫玉於皇上之側也參照錦衣衛掌衛事太子
少保左都督王之禎虎翼捧人竭涎升壁慾填深壑
眞彈萬斛脂膏雄駭馳飛機那管一家血肉盜賊引同
簪笏寧知仲叔繁纓僅奴家累金珠共詫石崇火浣
富緣貴盜珎奇萃山海之華酷與貪因囊集慘桁楊
陳錄

之邑納叛亡而抗建德意曾知天日高臨假威福而
恟喝虛聲只謂冰山永恃此一臣者業鏡叢照歎器
久盈雖軍吹偶逃而輿論太沸斷斷乎不容於亮舜
之世者也伏乞勅下部院查果下言不謬伏議上
請將王之禎坐行褫斥其黨惡多人酌量輕重以示
創懲庶環衛一清而天下咸服矣

時事日壞奸輔希留謹列亂政誤國之狀疏

臣惟輔弼之臣忠清爲政上者委身狗國輔佐太平美歸于君而不自有其功次則隨事效規潔廉自守爾若夫諛國之臣一曰庸一曰奸庸者固寵戀位隨人笑罵其術淺奸者陰竊威福混亂朝政禍歸國家利歸私室其機深是不可以無辨者 皇上聰明神聖留神萬機真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王乃二十年來故相趙志臯則以庸誤至於老死而不去及元輔沈一貫用事其貪險既遁出志臯之上至于被論竊恐平日畢露伏欲踵志臯之舊態希圖不去 臣竊睹皇上天縱聰明亦知二貫之決非正人矣然或此外貌默默畧似謹慎至其納賄亂政之狀又未有以聞者 臣請得而陳之科道耳目之官也自古亂人國者必先杜絕一時之耳目然後無所忌憚而後行其私舊有年例蓋使科道有激勵大臣不市恩此 祖宗密意而一貫欲箝言者之口且塞後來之路凡科道諸請盡匿京堂志士旁嘆以爲機械一投豈知有國

之利害哉古云大臣持祿養交小臣畏罪不言亂之階也一貫自數來有一不肖之言官密謀坐畫自甘入幕之賓有二三無耻之大臣奔走承順畧同頤指之奴隸臣在長安聞之里巷輿傳之卒無不肯指而口罵者一貫待此羽翼肆然無忌受賄亂常無所不至若文武大吏舉自會推奉 旨點用 皇上必不信以爲有所私也而彼正欲借此名目許之以爲功後因之以責償如薊遼總督蹇達昔以論列胡然沚起則萬金之餽自川江以達鄰縣通之者舊寧波推

疏鈔

卷三

百三

官張似渠也播州之役楊應龍家財積蓄人人所知以封爵鉤取陳璘致其載送後以科道言事參論不遂不勝其怨恨合謀者伊同鄉都御史江鐸也幸則爲總兵孟宗文五千之金入而鵠印腰懸不幸則爲侍郎賈應元五千之謀未終而鵠亭夜哭最可恨者一貫故語人曰我今日揭請罷稅明日揭請罷稅持若正收名若美而王惟忠四十萬之贓何以全隱乎京中閑傳謂得惟忠五萬程守訓三萬何狼籍也利其遠疆則取之邊疆來遊數百兩總兵數千兩尚書

蕭文亨原任尚書田樂皆其分贓之人利在督撫即取之督撫雲南巡撫陳用賓兩廣總督戴燾兩經考察畧不動搖則其更援之力叙功陞歷則金紫滿廷失事傷損則匿不以報毋論其門如市其欲如壑即寵僕李四家累十萬京師號之曰二貫門謂其與蛟門爲敵而庶耻通喪又不足言矣總之數年以來政尚因循人工鑽刺貪婪驕賁者尊榮執法操持者見損今以太倉之粟僅支二年以老庫之儲僅餘八萬虜婦既老狼子生心軍士脫巾束手無策語曰天之

疏鈔

卷四

百四

方厥無然泄泄此其時矣故政本一不清而爲濁然其清濁之辨在百司則易發在政府則難發何者百司之勢輕而彼獨重百司之地遠而彼獨親親則視聽易工爾徒易巧重則氣焰易張毒螫易肆彼惟有皇上之明威可畏面彈之制驟求可伏矣惟有四海之公論難掩而草茅之論隔不得通矣又何所憚而不志肆乎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前後諸臣所論一貫原疏盡數檢閱博採公論亟行罷斥即罷臣等臣等所甘心矣實見天下岌岌之勢不容再裂輔臣

欺蔽反伏之狀難以理度謹據所聞懇塵
聖覽
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鈔

以盡好

一百五

直發古今第一權奸疏

鄭振先 禮部儀制司主事
嘉慶三十六年四月

臣觀自古國家以人而興以人而亂亂國之人不同而莫甚於專權之宰相專權之宰相不同而其甚於李林甫盧杞秦檜數人然至今日之輔臣更笑前人之拙矣何以明之蓋前所謂專權者大抵挾其剛狠黠賊之才乘主昏闇庸弱或迎之以所喜或劫之以所畏使其惟吾欲爲於是明以威福操縱鼓讐衆庶附我者必庸背我者必死其術止此矣當其時所以欺蔽其主之故入得而知之也所以牢籠天下之故人得而知之也其心雖毒其機則顯其氣雖熾其用則麤豈若今日輔臣以避權而擅權以擅權爲無權屈曲迂互層層玲瓏層層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嗚呼極矣故外庭似與內庭隔而其實淵微之精神靡不得者諸司似與政府隔而其實人政之榮繁靡不操者以獨斷歸於上而十餘九閱盡在獨斷之中以無事藏其身而千端萬緒悉讓無事之內謂其因人而人而運實不一其人謂其伺便而

出而詭變不一其便蓋用柔居後之巧全本之老子而多方誤人之法雜出於陰符故盜大柄於皇上天縱神明之手而形迹狀貌及類絕無氣焰奄奄可憐者此自沈一貫創開從來奸相未有之竅至於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林甫輩之猶拙也權奸至此一切賊私污穢尙屬纖細臣不暇言謹條其大罪十有二焉臣聞忠臣事君如子事父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朱曆等當國每與朝臣論及時政輒低眉蹙額曰某事吾以去就爭之不得某事吾以死生爭之不得就

疏鈔

卷八

百二

使聖意果難轉圜猶宜委曲以全君父況已未嘗爭皇上未嘗不從已實爲之反誣皇上乎其意直欲天下萬姓一口怨上而翹然冒愛君憂國謹慎勤苦之名其無天理人心極矣大罪一也皇上宮中喜怒豈外庭所宜知乃廢等時時告人曰今日皇上怒某人明日皇上怒某人去年南道御史李雲鵠疏至廣向廷臣言皇上欲處李御史親筆出旨我適救之皇上擲筆於地而寢此何等語輔臣

何出於其意只爲空說

皇上專惡言官箝之令

不敢議已又近來閣中奏揭未審一一果進御覽

與否而無不發抄傳示徒自彰其遇事力諍而四語

皇上拒善之聲於天下大罪二也自皇太子冊立

皇孫誕生皇上父子祖孫慈孝藹然中外近年

皇太子不出講讀工部主事范汝梓一疏頗言其故

汝梓係輔臣同鄉豈無所據廣等特語及之輒曰

皇上自有嫌疑臣在禮曹聞之髮豎夫皇上天性

至愛皇太子盛年勤學而輔臣包藏禍心於其間

大罪三也東廠并調事人役自祖宗設之所以察

疏鈔

卷八

百八

非常非以察朝紳也乃輔臣每言皇上日差東廠

記事人若干在外偵探皇上明照萬里豈假此輩

爲耳目總之有可影似之處輔臣即以嚇人無可質

對之地輔臣即以誣上大罪四也吏部察宰百官之

首自李戴去後累年不補南北大僚莫得之者輔臣

皆許以推薦以故兵刑錢穀俱廢至有妄殺邀功而

不顧者蓋懸家宰以餌衆心而人效其力借家宰以

收衆力而終懸爲餌輔臣之利大矣知國家之害何

窮矣夫序銓政乖方盡由於此大罪五也巡撫

典疆場兵馬之寄戰守失事 祖宗之法極重嘉靖

二十九年虜犯大同械總督郭宗皋巡撫陳耀謨成

虜犯薊州又械都御史王儀王汝孝謫戍三十三年

虜入大同械總督蘇祐都御史齊宗道劾籍三十九

年虜犯右衛械總督楊順御史路楷劾籍四十二年

虜犯薊州械總督楊選斬於都市 皇祖威令行於

天下莫不震攝者以此 皇上萬曆二十一年亦曾

械寧夏總督魏學曾劾籍所以將士用命能平劉畔

之變今陳用賓撫雲南十六年戴耀撫兩廣十年一

疏鈔 疏鈔 疏鈔

遇小醜便至喪師失地虜等以賄賂之多鄉親之好

累本止於奪俸且密許以餽功冒賞矣 臣細閱用賓

報功疏其言進兵戰勝皆正月初十日以前而奏至

在三月二十八日滇去京師雖遠平時差使一月可

達軍機捷音何及遲滯舉議譁然云用賓因諸藩貽

等敗死畏罪置金寶數十萬來京打點潛住多時輔

臣入其珍好許以輕票始敢上疏殆非誣矣且用賓

初報阿克之衆不過數千今斬首四千四百級俘獲

三百餘人零星擒賊者不與尚未知阿克鄭舉

下洛武定府印何在明是殺良民以希功賞非輔臣

爲之主而敢然乎大罪六也從古權臣媚嫉亦止惡

其害已忌其形已着耳未嘗一舉積棄之故雖否塞

之世尚有賢者在位自一貫廉等執政由山林以及

在列臺諫以及諸司太僚以及庶員舉近以及疎逃

無不人人禁錮人人淹苦或忌在此而別有所借以

疑衆或惡一人而有所逐以示公舉國空虛一旦

有事將誰仗哉大罪七也廉耻士人之隄防謹守之

猶懼其或潰也乃輔臣以一切頑鈍無耻之法掃之

疏鈔 疏鈔 疏鈔

引疾者條入條出被劾者競辯競進考察至於一黜

再黜視事自如親死捱至兩年三年奪情何故臺省

風紀之任也欽留小印豈不醜於斜封巡撫保釐之

秩也候代多年誰不偷於視聽由此大臣不法小臣

不廉貪汚狼籍之人刀筆狡黠之史遭一時缺官之

會莫不兼并攘奪行同盜賊風俗敗壞府庫空耗輔

臣但欲舊官不去新官不補造成頑鈍世界而已亦

頑鈍於其間大罪八也古之權奸固寵肆毒止於三

身身法則已今之輔臣乃有過去未來見在三身沈

疏鈔

奸

百十一

一貫在位王錫爵爲過去一貫爲見在朱賡爲未來一貫去位則朱賡爲見在李廷機爲未來今賡與廷機皆爲見在矣王錫爵又以過去爲未來其他未來者姑勿叱其姓名大抵心行迹象之相似入地根蒂之相盤決非賡與廷機不相合者也如此燈燈相續薪薪無窮而國從之矣大罪九也從古雖極濁之世小人亦可縷指未有如今日邪媚之多者何也蓋輔臣操縱機括全在一二司臧否黜陟繁要衙門其人亦莫不有過去未來見在王身布置接受其他無不從風而靡雖陞遷各有資序而迂回遲速之間無不如意所以彼此相牽前後相固或鄉曲驕厚或賄賂交結或出於其門或宦於其里聚蟻盈陰飛鷹當路密授承鉢顯露封章不曰聖意不測則曰聖意難回不曰輔臣無與則曰輔臣無損訛訕滄滄無非輔臣之私人而皇上孤立矣大罪十也今之稅監皆庸愚人其爲謀至瓜牙則山陰會稽之積猜也其人皆不容於有司來投賡于敬猶敬猶皆收而庇之今盡爲賡之家人散在各處稅監不知其幾千矣去年浙

疏鈔

奸

百三

江巡按御史坐名至賡宅內挈去首惡六人長安中所共知者皇上所差內使不過數十人所得猶少賡之家人所得何可勝算今紹興良田美宅盡是賡有而意猶不饜則皇上雖欲罷稅得乎大罪十一也建夷本金之裔其曾治國練兵之法兼吞海西之謀似非元昊以下人也李廷機在部密遣序班李維葵往與私講不奉朝命擅自通夷昔宋庠請斬范仲淹以其爲書戒諭元昊也廷機安得視爲兒戲乎建酋不貢二年卽彼無他志在我何可不備況遠東敵極矣八十歲之總兵疲庸跋躑之巡撫豈可以待敵者乎及今詰戎兵料芻粟治城堡易將吏猶以爲晚何廷機之默默也旣已開臺於始又不思禦患於今以致海內洶洶而輔臣尙欲諱言乎大罪十二也臣愚於賡原無嫌隙至與廷機且有堂屬弟子之情豈忍斥言其過但國事至此理亂安危決於今日大義滅親違恤其他昔廷機初相人皆譽其瑣屑偏狃臣猶私與之辯謂不害爲清公任事之臣自逐姜士昌宋蕞而士論鼎沸矣自行所無事一言而瑣屑偏狃

之故步亦失之矣若復入手太深恐清公之名亦難終保且簡用之旨實自科道薦疏批出昔范仲淹參知政事之命歐陽修薦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不拜夫以歐陽修薦之而不拜廷機試一自忖始進之非可悟矣及早毅然抽身猶可收得一半不至如麋狼狼此臣所以忠於廷機者也若麋則騎虎難下勢決不去只有不補言官一法可以遮掩歲月意人皆愛官愛身無敢言者故臣死言之以見亂賊人人可誅不必言官也且方今懷忠抱義之人臣得爲之前死不朽矣冒觸大奸自甘鼎鑊不勝激切待罪之至

疏鈔

奸

百三

大寬未剖盡言披陳以明奸賊弄權以紓人心

積憤疏

史學選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

數年以來綱陵紀夷風移俗易官夫其常民失其業畏城喪印棄地棄師會積夷惡河梗災生物怪人妖事事可憂處處兢兢而其近者則江湖之泛濫天鼓之久鳴占者皆謂人不得其平則天代鳴而失刑之參則陽候煽怒馮夷見災臣愚不曉天鳴止知人事則今日所稱不平之甚者孰有過於楚事妖書耶而

疏鈔

奸

百十四

今所稱失刑失政之極者亦孰有過於楚事妖書耶故輔朱賡臨死一疏惓惓以楚事妖書爲辯蓋其一生病痛全在於此身家禍根全在於此故不勝其憂思苦楚而諸臣之千叅萬彈俱不關念獨於此一事爲之諄諄也夫楚事方殷臣在都中楚獄已結臣入楚中故楚事妖書之顛末臣耳聞目見爲最真最切者今其真假之說臣何知亦何敢論此已奉明旨亦自有高皇帝在天之靈在也惟是皇上深居靜攝不與外庭相接見而外庭之議論舉動多不能

連之。皇上閣臣沈一貫輩身居中局內外機關皆在其掌握扼塞行取之一途朝廷既苦無耳無目而奉養內外之私人中外遂任其簞弄翻騰天下知有一貫輩不復知有皇上。皇上亦止聽信一貫輩而不復知天下有別情也近奉聖旨謂楚事妖書皆朕親裁處斷願裁誠聖裁矣而奸賊之朦朧欺蔽千態萬狀我皇上不得而知則處斷所不及也何以言之楚討方輿而萬萬金錢遂入都中沈一貫受黃金一千兩銀二萬兩朱賡一萬兩內若司禮監

疏鈔

金
奸

言五

田義東廠陳矩輩外若過政沈千木科臣錢夢皋輩多者一二萬少者一二千即號爲一時之賢者亦入其賄而不敢自爲異同下至散歌謠走線索之厮彼下卒亦不下數百金當日餽遺之單目可証也過途之姓名可問也此特初時入京者言之耳而後來之三次三四次不在此數也此等奸貪此等隱情皇上知之否乎重賄既入主張遂定有三十年無假之倡端有詬辱飾辯之附和有公論國法之死力若張似渠若姚文蔚若司巡若司捕或運籌幕中或張羅

通衢既逐發覺賊私之郭正域又波及同心同德之沈鯉中外揜手閉目大家如坐陷阱此等隱情此等機械皇上知之否乎毒心已逞不殺不休妖書之示不先不後此與昔日張位戴士衡憂危竑議之書欲殺張養蒙魏允貞諸人之手段何異乎即震驚我君父而不顧危疑我東宮而不顧自是密尾楊村之紅擒拿幾盡兵環次輔之宅水洩不通無干若干至正若田大年若王士驥若郭正域疊疊皆逐無知若長班若醫士若僕隸若奶口若書識各各加刑是

疏鈔

奸

言六

時正域之命懸千絲毫沈鯉之危濱在旦夕若非御史沈裕危言震懾極力諷諭當時不知作何景象也此等奸惡此等毒手皇上知之否乎撫按趙可懷輩始末常不具悉楚情而後漸變更也則一貫之授意已定故諸宗之冤抑不伸春初搜捕止獲可懷一紙而秋中漢陽之搜截又至矣遂損搜書遂有乘機搶財者而繫証之曰劫貢手足扭揅號令通衢而標題之曰盜賊常人猶不堪刑何有于諸宗故推排踐踏逼殞撫臣之命矣夫進貢有時何爲一年數次難

任豪宗之疑也。官受其賂何爲証。証君父故激。皇上之怒也。証至躬以卸也。罪藉天威以快私恨。此等隱情。此等奸惡。皇上知之否乎。變起有自。而以反叛聞事。須有實而以朦朧奏。諸宗束手待縛。而以用謀。用兵言畢。竟殺死三家四命者。爲誰氏。賊城外之一塊朽骨。難憑也。張掛榜文者。爲誰手。則蕭牆內之片紙而蕭尹劉之反間難信也。搶奪人財者。爲誰家。而後燔護衛助惡之人。與薄渚之百姓無與也。劫倉借庫者。竟若于奸婦汚女者。竟若人粧成古今之異疎歟。

奸

言七

變調動三省之兵馬事。竟爲有前後矛盾。則起回真奏。奏合大獄當時有一左布政薛三才。而不然其事。終于告病有。推官胡加棟而不平其獄。麾之他出。待罪茶馬之日。薛三才之原稟可証也。此等隱情。此等冤枉。皇上知之否乎。殺死撫臣自有應得之罪。應抵之人而濫列三等。則撫按奉承閣臣之教也。二等嫌輕。振之前列。則一貫獨作之威也。宗室有罪。止令自盡。例不加刑。而今日身首異處。則祖訓之變也。殺死者六。發閩者三。丹三。調遣者二十二。則從

來未有之刑也。周應治挑難。以邀功。陳鳴華若功以應。夢若梁雲龍。胡心得草。惟閣臣之教是聽。是從而牽合附會。不能強司李之必從。催請行刑。不虞來杜守備之唾罵也。行刑之時。承天地震數。日有聲。行人皆什。當時撫按曾敢有一言相報否。此等冤情。此等隱惡。皇上知之否乎。諸宗已殺楚事。已定而附已。不實何以報德。異已不除。終有禍患。則錢夢臯之年例。可以不轉京察之私人。可以盡留。援引羣小。則溫純。因是而獲逐。保全夢臯。則林秉漢無故而得罪。機

疏鈔

奸

言八

關入內。則沈鯉得罪。而同行至捏合朱地。有變之奏。飛入西山看山之謠。而疑宰相又幾。惟莫須有之禍矣。此等機局。此等作用。皇上知之否乎。老賊雖去。衣鉢有人。禍幾已往之機。迹布置將來之作用。二三爪牙入幕。運籌策間。伺發廣布無根之流言。漫騰歌聽之謠語。謂某人之言爲某出力某人之事爲某事。作地宵小。終欲得志。猶恐中晦。此等手段。此等隱情。皇上知之否乎。二十年間。閣臣之權最重。至沈一貫而益重。一貫之惡最著。至茲一事而益著。內布爪牙

外刑腹心有發端之奸臣有迎合之撫按有挾死爲敵之臺省有邀功冒賞之司道內外一線大家奏合故今日糞粉夢皇諸奸之肉不足以謝神人之怒而惟斬奸賊此一貫之頭庶不爲聖明之累彼其可死之罪擢髮難數而其大者提亂國本危疑君父者可死背違祖訓大戮宗人者可死援庇私人廢歷朝之令甲篋京察之大典者可死且其家貲千萬父子忿爭浙中之人無不掩鼻而笑交口而罵其視歸德之薄田數頃江夏之敝屋數椽何啻天淵哉今

疏鈔

計

一貫我朝臣外未賡獨館方新似可以不言獨中外之茹冤飲恨無過于此事忠良之荼毒羣小之橫逆無過于此事諸臣亦有明言暗說者猶未盡剖其事情則奸賊之惡何日著明人心之惡何日舒暢渾滅之公道何日昭著而其皇主之親裁處斷者尚未盡悉其情實是以前不得已言也

此葉上圖配補

權奸漏網頭

劉策四川道監察御史馬鼎

自楚宗相構大獄斯起死者念冤於地下生者幽囚於圜扉已數載於茲矣年來忠臣義士叩命之疏幾滿公車而不意天啓宸衷遂於薛三才本內批右部院看了來說之旨大哉王言此何異覆盆之瞻白日湯會之假羽毛乎一時大小臣工無不手額稱慶以爲英嫌等數年之禁錮生還可期總餘等六宗之沉冤昭雪有日此亦千載之一時已

疏鈔

卷十

然而生者生矣死者尚可生乎生者之苦猶可控也死者之冤將誰償乎當其時誰爲賄遺而傾此一派之天潢誰利多金而構此千古之冤獄誰承權相之風旨而甘心屠戮誰爲撫按之指授而快意羅織此皆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又安可置而不問也臣請爲皇上言之一言之當楚宗計奏假王之際適值沈一貫氣焰熏灼之時王以一貫爲護身而一貫亦以假王爲奇貨自萬金之賄已入而一網之計益工始以勘議付之趙可懷而諸宗之計窮既以

滅口付之梁雲龍而謀反之獄具矣總之不殺楚宗則無以報假王之多金而不坐謀反則無以爲林連之名目是諸宗之死雖死于假王而實死于沈一貫之手也況一貫以于人所指之身老而不死意者諸宗得請於上帝欲明正典刑以爲奸臣賊子之戒乎臣以一貫者所當首論以服上刑者也然一貫雖有殺諸宗之心使當時無望風承旨之撫按則奸相之計亦有所不行而梁雲龍等當先獻媚粧成密都布置之虛情以爲豎旗揭榜之實證令無知諸宗駢首就戮是誰之過與臣以爲撫按雖死猶當追論者也然撫按雖有阿權相之心使當時有仗義執言之府道則殺戮之慘亦不至太甚而陽鳴等巧於迎承以羅鉗吉網之術爲乞憐固寵之計卽聞有移文稱冤者亦坐視其死又何異于五十步而笑百步乎臣以爲諸臣見在所當併論者也乃悠悠數年卒無敢爲皇上請正者豈真爲假王之局難結而置諸奸于不問乎良以四明雖去黨與猶存每聞言及一貫則不啻如呼父之名而手足之捍頭目沈楚

獄一事九關奸相門戶四明旣已伏辜餘黨不言自見則安得不陰謀併力以掣當事之肘乎即使明正憲典而前後左右又多奸相之私人利楚王之厚賄者正恐如韓敬之關節代事之改正罪案雖定終屬不了之局耳此臣尤慮任事之難而歸結之不易也伏乞皇上大奮乾剛卽將楚宗釋放沈一貫正法其餘分別輕重併賜處分以爲黨附權奸者之戒仍乞嚴諭當事大臣一意擔當毋念狐兔之誼而使網漏吞舟毋頭首尾之畏而令銜弛泛駕庶國法可伸而公憤庶幾其少雪乎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十九

糾邪類

孫瑋

臺臣險惡異常疏

勞堪

李廷彥

貪縱邪臣交結逾官疏

王

陳性學

鄙陳聯姻勢僕大玷官常疏

李廷彥

黃鍾

奸媚撫臣創民附勢疏

陳

江東之

邪臣浸忍太甚殺人媚人疏

王

于有年

奸諛大臣不堪總憲疏

陳

孫維城

邪臣獻媚拔殺無辜乞雪冤憤疏

陳

目錄

卷十九

郭惟賢

邪鄙大臣久壞風紀疏

陳

王毓陽

極惡權奸罪大罰輕乞重加究處疏

王

黃道瞻

兵政重寄酌處南北當事大臣疏

張

張文耀

邪佞遺奸汗蟻臺諫疏

陳

李一陽

特留耆德顯斥奸邪疏

劉

劉二相

邪臣附勢獻諛乞賜究處疏

高

伍可受

邪臣醜顏固位乞罷免以風廷僚疏

房

諸壽賢等

邪險憲臣掃滅公論疏

房

徐常吉

糾劾貪肆果臣以明公道疏

同前

王麟趾

乞斥邪臣以清朝政疏

論兵時表

薛敷教

大臣公肆黨欺疏

許國等

吳正志

言官受旨黨護大臣排擠善類疏

李

王汝訓

貪險科臣大亂朝政疏

陳

林材

斥冒濫公推用疏

許國等

郭實

嚴斥官邪以懲敝習疏

李

王明

檢媚邪臣因劾職轉疏

李

張棟

大臣庸邁傾邪並宜罷斥疏

張

胡克儉

收節大臣不堪憲長疏

李

目錄

卷十九

王德完

寺臣大奸巨猾橫肆貪殘疏

張

馮從吾

險佞科臣惑亂主聽疏

張

張應揚

貪鄙銓省舊臣嚮選行私疏

張

李時華

指摘貪鄙撫臣以警官邪疏

張

楊廷蘭

仕路方清大奸宜黜疏

張

林熙春

總裁濫及匪人乞賜更易疏

李

遼中立

修史用人宜公輔臣擬旨未當疏

房

葉繼美

嚴濫舉之禁以杜倖門疏

何

陳維春

聽劾奸邪實錄叙功疏

丁

邪如星

撫臣甘肅巨寇欺君誤國疏

趙可修

曹于汴

乞斥奸邪大臣以肅吏治疏

四集 陳良

湯北京

禮臣久于清議遠臣虛冒天功疏

北集 陳良

汪若霖

邪撫養惡致變乞更置以昭政體疏

陳良

朱 熹

直言天下第一險邪疏

陳良

戴章甫

儀郎蹶進可駭功司退縮堪羞疏

此糾邪集自郭實以上皆是從江陵起見者亦殊可笑

為北海集尺牘中有答張岱書甚得議論之平

目錄

卷一九

二

駁賈疏鈔卷十九

糾邪類

協理臺臣險惡異常乞賜罷斥以重風紀疏

孫瑋 萬曆十年十二月

惟西臺為四方風紀之司百僚表儀之地必得忠厚正直者而使之參是任然後肅僚貞度扶善抑惡

上振朝廷之綱紀下挽末流之偷風而治道始少有效賴矣奈何以姦險貪忍之夫如左副都御史勞堪

者而使之協理院事哉夫堪始承簡命即人言嘖嘖

咸為不平疏猶以堪素冒清名未應至是意者出於

愛憎之口也其後日益久人言日益熾凡縉紳者不

日勞堪胡以有此轉則曰廟堂胡為用此人甚至有

憤嫉賤惡不比為人者非心始大疑焉乃一訪之而

知堪者氣節畏於媚竄之巧險詐熟於通天之神貪

惡並至遂迎獨深誠有不可一日使居是位者也

請畧舉其狀為陸陳馬夫撫臣有糾察之權未

聞以司道而許撫臣者乃司道之許撫臣自堪始堪

虞已之不免於公議也預媒無影徧投當道而劉斯

溺逐被中傷其姦險有如此國朝大臣未有無故而
冤死獄中者乃故勸大臣自堪始知侍郎洪朝選之
得罪權臣也遂文以不赦之法投諸必死之地革去
飲食斷絕音問竟使一言未申而國圖已作鮑魚之
肆矣其酷暴有如此洪統萬里舍冤控訴闕下此人
子迫切之情也使堪少有良心寧不惻然悔恨乃聞
知飛通書賄於馮保且曰必寬諸重典以減其口幸
而聖明在上止於廷杖爲民僅存視息不然洪氏
且覆宗矣其殘忍有如此領全浙矜已凌人自謂秋
疏鈔

糾邪

毫無染矣乃因事而整該庫之羨餘以饋權要至侵
額銀九百兩而代者補賠可誰掩也外示色厲之形
中懷穿窬之心非大盜乎其欺世盜名有如此撫八
閩刻意苛求自謂冗費盡釐矣乃無故而增全省之
貨稅指稱軍餉至使歲溢數萬金將焉用之陽獵節
省之名陰受加增之利非大姦乎其罔上行私有如
此其子死其婦守志此堪之家事也乃借此以開苞
首之門而受屬官之金幣者以萬計疏錢法足國用
自堪之職分也乃假此以售乾沒之術而侵軍民之

與顧者以數萬計至於丈田畝清浮糧本爲便民也
顧以急公喜事之心爲操切勢絲之法賢速報而主
增地至使官吏望風效尤乘機作姦於是貽害萬狀
而全閩之內騷然矣其貪財黷貨貧國殃民又如此
夫此猶堪罪之顯明可言者故臣特舉而發之以糾
其姦若夫陰私隱惡大于國法臣又安敢一一指摘
以傷朝廷渾厚之體邪夫古以凶人爲豺狼以順從
爲妾婦蓋誠惡而賤之也臣愚以豺狼之惡猶可得
而知妾婦之事人可得而言也若堪者心險而術隱
疏鈔

糾邪

毒深而禍烈先意承迎莫測機械之巧陰姦奇中真
同魚肉之慘使人被而不能知知而不敢言殆以豺
狼之心作妾婦之事而又神之又神者也以如是之
人而厠西臺重地欲以風示四方彈壓百僚臣愚竊
昧誠知其萬萬不可也矧大計在邇正欲斥姦屏邪
清楚吏治奈何以貪惡之夫兀然與考察之權臣
善類未必蒙福愴予必且脫綱其爲至治之蠹豈淺
鮮哉恭照協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勞堪兇營三窟狐
威九尾倚法作姦冠裳之榮掃地殺人媚勢黨惡之

罪滔天况暴戾恣於根深神人共憤而溝壑盈於官就國法難容誠有不可一日使留者也伏乞 聖明大奮乾剛將堪特行罷斥以爲變節小人迎合固寵者之戒別選貞亮以充厥任庶百官知警風紀愈振而於今日堯舜之治未必無小補矣

疏劄

糾邪

四

食縱邪臣交結逾宦乞賜重處以彰國法疏

李廷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伏觀 祖宗立法最重交結蓋恐奸邪朋謀構黨擅亂國是故特加重焉頃見御史王國論劾吏部左侍郎王篆 陛下謂已有旨了夫馮保曾劄已奉有旨矣若王篆則未有處也 臣謹列其罪狀爲我皇上陳之按王篆貪鄙縱恣市井無賴數年間欺陛下幼冲不知假借故相聲勢引類呼朋招權納賄自督撫總兵以至二司知府等官但是巧猾奔競者

疏劄

糾邪

五

半出其私門餽送禮物其門如市金銀珍寶難以數計事干八衆姑置無論乃今年六月以來自知永山既津公論不容窺見馮保氣焰方張遂托馮斯送金盆二箇白金一萬遂相親厚至九月內又親詣馮保私宅望風下拜送玉帶十圍白金二扛又行千金送馮邦柱交結益深夫篆之罪惡更僕未易數只如交結一節律有明條既被言官論劾宜遵舊規杜門待罪乃昨日仍乘國轎不知又之何處管求鎖刺至暮方回呼擁如故尙知有朝廷之法度乎且馮保既逐

王篆平日交結最爲相厚若不揚於王廷明正其罪是猶有不伸之法矣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將王篆重處以儆官邪以彰國法宗社臣民幸甚 臣又惟天下中人最多故見利而趨見勢而附乃其怙情不足備責其澹然無欲純心事君者什之一貪鄙縱恣如王篆者百之一耳竊見馮保被逐之後其平日偶爾往來之人咸懷疑畏懼其株連此大惑也 臣願明諭百官此番但舉元惡不復株連其各精白乃心恪供乃職無生疑畏以共成蕩平之治此又與人更新之意也惟 陛下垂聽焉

糾邪

六

臣等臣聯姻勢僕大玷官常乞罷斥以快人心疏
陳性學 貴州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自去冬以來伏覲 皇上嘉納言官諸疏大奮乾斷左右之巨姦皆已寘逐竄綠黨惡之臣皆已屏棄竊威柄爲城社之蠹者皆已就縛直言諸臣皆已錄用內外臣民莫不歡呼踴躍頌 陛下明如日月斷若雷霆無私如天地真不世出之英主也一時仕路可謂清矣然猶有污穢之跡著在都城久爲公議所棄亟宜擯斥者則今陛下江西布政司左叅政李選廣疏
糾邪
西按察司僉事李宗魯是也謹按二臣本以邪佞小人濫登科甲皆蒙 皇上拔擢列之諫垣不思勉竭涓埃以圖報稱而惟日事嬖媚附勢取容其他險刻之行騙詐之狀 臣不暇縷數以責天聽姑卽其聯姻一節爲衣冠之大玷者敬爲 皇上陳之錦衣衛奉旨見琴犯入游七故相張居正家奴也七少時爲居正所愛狎故十餘年來結納西邪恣行豪橫居民受其荼毒縉紳被其凌虐是居正竊 陛下之權以號令天下游七又竊居正之權以傾動都城此君子之

所共憤。小人之所以必趨也。乃選與宗魯則又小人之尤者。何欲取貴顯而不得故相之心。其寵勿固也。欲附故相而不藉游七之力。其進無繇也。日夜營營。思所以深交之計。選則訪知游七之妻周氏有一表妹。在室遂謀娶爲妾。捐百金之禮。弗辭也。宗魯亦訪知游七之妻有一表姪女。在室亦謀娶爲妾。費八十金之聘。弗恤也。是二臣者。未娶則與七猶爲泛交。既娶則與七實爲至戚。開筵設綵。鼓樂喧填。聚會姻親。裁冠束帶。巍然而坐其上者。游七也。肅容欽衽。偃

疏鈔

糾邪

八

然而坐其下者。選與宗魯也。半酣促席談笑。飛觴呼盧。闕勝往往終夜而罷。又其甚者。當二臣之拜游七也。則必請見其妻。選以姨媽稱之。而不爲嫌。宗魯以姑婆稱之。而不爲屈。及游七之訪二臣也。亦必請見其妾。選之妾出見曰。見姨丈也。宗魯之妾出見曰。見姑夫也。彼游七何等。人哉。特相府一下僕耳。游七之妻何等婦哉。特僕人一侍妾耳。二臣欣欣以附。喬自幸。姻眷往來。情踰骨肉。是豈復有人心者哉。又其甚者。凡當令節及春和之時。二臣各縱其妾邀游七之

妻。驕與而出偏遊。皇都之勝花。鈿叅錯金縷。輝煌綠竿。導前侍婢。擁後遇。尤剝則燃香。禮佛。逢苑園則緩步尋芳。遠近之人。相顧拽踵。夾道聚觀。噴噴以三。艷奇之游七。不足深責。二臣身佩衣裳。口談仁義。而舍垢忍恥。一至於此。誰不掩面而竊笑耶。向者每遇皇土臨朝。鴻臚傳贊之後。臣在班中。見李選過人。皆指之曰。此游七之聯襟也。李宗魯過人。皆指之曰。此游七之姪壻也。豈不重可羞哉。夫駑駘之質。最庸劣也。亦必與馬爲羣。有犬彘誤入其廐。則蹄而逐之。今

疏鈔

糾邪

九

游七則犬彘也。堂堂侍臣。俯首而羣犬彘。曾劣馬之不屑。而二臣甘心焉。昔人有云。笑罵從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是則選與宗魯之本心也。急於保榮祿。而不暇於顧廉恥。巧於伺鼠竇。而不遑於惜名節。卽令由此藉其吹噓。取悅故相。躡致公卿之位。如士論之不吝何人。心之共鄙。何自古趨炎怙寵之臣。何代無之。然亦附權貴。求其納交於權貴之僕從者。臣未之聞也。納交且不可況與之聯姻乎。故相存日。亦曾聞知其事呼。二臣至私寓中。數其罪叱辱之。還賜之

遂相繼外補雖以游七之維持調護而不能解竟何
益哉此士風所係臣節攸關不敢隱默泰熙江西布
政司左叅政李選廣西按察司僉事李宗魯才識迂
疎性資姦佞垂涎於利達之境憤肆蠅營濡足於津
要之門甘同狐媚結豪奴為姻契自誇玉倚之榮縱
受妾以郊遊實犯帷薄之戒官常大壞氣節全虧誠
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也今當大計羣吏之期
我聖明洞照於上銓曹諸臣秉公於下知二臣之
罪必不容逃但恐非見任地方之事撫按未經論劾
疏鈔

糾邪

十一

或致漏網即蒙處治又恐混入考察員內則其罪狀
不彰不足以雪衣冠之恥伏乞皇上將李選李宗
魯特賜罷斥仍追奪其勅命以為卑鄙小人之戒庶
公論稱快而士風有維矣

姦媚撫臣劉民附勢乞賜顯斥以快人心疏

黃鍾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頃者伏觀皇上洞燭權姦剷除邪黨惟時趨炎附
勢賣緣交結之徒幾無遺類中外臣民莫不仰頌
聖明英斷翕然稱快矣然猶有鑽求極工諂媚最甚
剷害一方罔上行私如巡撫湖廣都御史陳省其人
者是豈可不亟為之罷斥乎夫省何人斯以心術則
邪險以人品則卑污固久不齒於士論屢被刺於言
官者也其他穢聲貪迹瑣屑細事已經論列者臣不
敢復舉以瀆天聽謹按其諸事權臣欺君害民罪狀
之大者為我皇上陳之省初任湖廣原以巧佞狡
猾願指氣使曲當故相張居正之心遂得躡蹻憲臺
擢任巡撫揚揚得志肆無忌憚時以公論不容科臣
再劾之陛下亦棄之如敝屣矣但省之為人諂媚
性成鑽刺機熟重賂居正之親厚者密求善地誓以
身報遂起為湖廣巡撫夫省果不可終棄則用之別
省亦奚不可而獨擇於湖廣者何也蓋省倚居正為
泰山而居正亦視省為奇貨也乃省啣恩之任趨避

荊州他務未遑卽設祭於居正之墓時居正業已薨父還朝既非弔喪之日又非送葬之期省也何爲乎祭哉且珍羞奇果萬品錯列計一祭所費幾滿千金此省入境諂奉之首事也未幾居正子懋修得爲狀元捷音至楚省卽修賀折儀一萬兩帖下荊州刺期密送荊州守難於取盈而又畏省威勢遂括取藏金二千兩私寫八千續補禮帖傳送京師懋修止收二千不發回書此楚中所共知都下所習聞者也居正陰肆貪黷陽假清修省欲阿奉其意乃託爲伊子清疏鈔

糾邪

十二

取省欲爲之防護設兵數百每歲給餉數千兩各兵皆游手無藉之輩雜處府城騷擾萬狀貧者受凌富者被盜其爲保衛相宅計得矣如居民何荊州舊城雖云日久漸壞加以修葺亦巍然一雄郡也省乃夷其舊跡創爲新規無故而興大役此豈真爲荊州民人計哉特以相宅在內恐起盜心非堅城厚郭不足以固居正之家非保護相宅不足以徵居正之寵此役一興而荊州之府庫竭矣荊州之民力殫矣由是遍及各郡家誅而戶求州索而縣取全楚之地十室九空夫歛十五郡之民怨以悅一人括十五郡之財賦以衛一家省亦忍人也哉城工未畢居正物故省卽大索贖錢悉歸私囊而前役告罷始則胡以築之今則止之故楚人爲之誼曰張相存荊州城張相仁荆城荒省之心術於此畢見而小人之情狀又誰掩乎至其殺戮五開興師動衆倖免不測之禍使非罪人悔過其不至於憤事誤國者幾希矣夫省之刻削一方阿附權臣茲其大畧爾當此清朝諸姦盡殲而獨後於省特以省居外地姑徐議之不知此而苟容

糾邪

十三

全楚之民奚罪焉。參照陳省心本姦邪行惟媚竈用壯用周外假虎狼之威患得患失中藏狐鼠之態但知趨權而附勢罔念蠹國而殃民是當亟爲罷斥而不可使少留以貽地方之害者也。伏乞皇上俯察臣言勅下該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有據將陳省亟賜罷斥別簡公正廉介之臣以代其任庶民生已困而得甦地方既擾而復安矣。

疏鈔

糾邪

十四

邪臣殘忍太甚殺入媚人乞究治以快公憤疏

江東之

山東通監察御史
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聞治道去其太甚當權臣勢焰熏灼之時諸臣與之交往未爲濟惡非太甚也。臣不敢過求以傷國體至於殺人以媚之使死者含冤生者共憤上悖聖主天地好生之德下陷忠臣義士父母妻子伶仃之苦言之痛心聞之酸鼻。臣所以久鬱不平竊懼下言煩瀆屢思中止而義不容已不敢不陳於君父之前也。頃者陛下允臺臣之請起建言之官天下臣民欽誦綸音有感極而泣下者以爲至上有如天之尊不難於誤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見天日真有道仁聖之君也。商之成湯漢之文帝不得擅其美矣。陛下激發忠義之權示儆於前將以大用於其後諸臣忠君愛國之誠少挫於始猶得大展於其終惟死者不可以復生忠義之魂不及一見陛下卽垂哀矜之念亦無所施人心所以感戴聖恩爲益切而追恨邪臣爲益深也。大學士張居正十年勤勞不謂無輔理之功但才太高性太拗權太專心太險媚已者

糾邪

十五

立隣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監察御史劉臺論劾居正其義正辭嚴切中時弊固不出於趙世卿余懋學之下也其忠肝義膽可方古人是亦吳中行鄒元標之流也臺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門生屬官令其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離家代創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夫門生之與座主情有所昵屬官之奉上司勢有所畏臣不屑求其人以罪之至於遼東巡

疏鈔

糾邪

十六

按御史于應昌奉旨查勘使其不吐不如少盡憲臣之職臺亦不至於死也奈何_臣昌心同狐媚有玷豸冠挾制司馬威逼良善捏報虛賊竄欺罔朝廷不敢抗違居正其齷本承差掌道御史問之輒鳴咽票曰劉御史初建言被逮罄囊不足以充路費三司當時親見何曾有分毫之贓今爲于御史所誣遼東衆口稱冤如夾打廩膳生員逼其招認送臺銀五百兩買貢廩生二百兩即可援例入監何用五百爲也誣臺之贓大都類此宗載復唱江西巡按今故陳世寶曰

于此獄政府以巡撫處公遂擬臺遼戍臺之家產不足償贓之什一乃誘充軍該死人犯代爲完贓以實其罪勢臨利誘脅通悍解以肆其虐凌辱百端苦楚萬狀臺至潯州府身死衣衾棺木俱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長安故劉御史也何罪而至此極耶宗載殘忍流毒江西士民切齒其詰責劉臺之語左閭省寒心臺之父兄可審而證也參照得僉都御史王宗載甘爲馮保之義子自恃居正之私人阿附權勢倚邪黨爲泰山之安謀害忠良視人命同草菅之賤

疏鈔

糾邪

十七

法當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誣賊以傾僚友忍於落井而下石枉法以媚要樞乘其烈火而加膏憲臣若此國家奚賴法當以從論者也宗載係_臣堂官_臣執禮素恭豈敢沽強直之名應昌係_臣同官_臣與之素厚豈肯爲薄夫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惟知人爵之可要不知人心之先死殺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爲是以_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恤况爲死御史以論生御史_臣心竊安之伏乞_臣陛下察_臣愚忠憐劉臺之無罪勅下吏部諒加恤典將王

宗載于應昌。聖賜革職。勅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路楷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所憐者一命之寬。所遇者將來無窮之虐。所正者二臣之罪。所愧者天下後世爲臣趨勢之心。庶幾冤抑得伸。神人之公憤以雪。幽隱畢達。聖德之明斷益彰矣。

疏鈔

糾邪

十八

竊議大臣不堪總憲乞賜罷免以振士風疏

于有年

南京湖廣道御史萬曆十一年正月

臣惟都察院爲朝廷紀綱之地。而都御史有總持風紀之司。所以激濁揚清。彰善癉惡者。恒胥賴之。必得公忠果毅之士。以充其任。始可以立風采而明憲法也。若左都御史陳炯者。則豈其人哉。待罪留臺。接見邸報。四川道御史孫繼先一本懇乞聖明錄用。建言諸臣以昭聖德。以光聖治。事奏將編修吳中行等起用。荷蒙皇上允納。勅下吏部查奏仰見皇上

疏鈔

糾邪

十九

從諫如流。求賢如渴。照臨並日月之明。包容同天地之量。誠有古先哲王之所不能及者。臣不勝欣欣然感頌稱慶矣。因閱疏內諸臣如御史趙應元員外王用汲既准起用。則陳炯有不可容於清明之世者。臣請爲皇上陳之。夫趙應元蒙皇上簡用。巡按湖廣。有王篆由南京操江。俞都御史轉都察院。俞都御史枉道回籍。至宣城縣有寬大衙門一所。應元巡歷先到。駐劄於內。篆使家僮罵門外。遇令那移。應元未從。篆遂積成深恨。及故大學士張居正同籍。璽父

凡湖廣各官自撫臣以下不遠千里皆來弔謁獨應元持正未往居正又怒其慢已會應元差滿出境患病告休蒙陰欲洩已之忿陽挾居正之威令玠叅論應元玠既懼拂蒙之意又欲結居正之心遂勸應元縱恣欺罔落職爲民夫以違衆獨立爲縱恣以持正不阿爲欺罔則欺罔莫大於玠者由是衆心不平人言噴噴王用汲因而具疏叅論蓋一時忠憤所激也乃被玠挾私中傷亦坐爲民是玠之心惟知有居正與蒙也豈知有皇上之法紀哉阿諛權勢傾害忠

疏鈔

糾邪

字一

良沮縉紳正直之氣啓士人奔競之風故邇年以來諂媚逢迎相效成習凡欲有言者必先關白而後敢言欲有行者必先請問而後敢行大小臣工止知有居正而不知有皇上者謂非玠之作俑不可也昔人謂正臣進者治之表邪臣進者亂之階臣以爲玠此一舉動其關係於邪正治亂之機者非淺鮮也臣聞江西士風以義氣相高遠無暇論即如近日鄒元標傳應順張位習孔教皆以忠言直道積忤權奸相繼貶竄玠乃獨以巧爲奉承夙顯位老不知止不

疏鈔

糾邪

字一

惟得罪於名教亦且遺議於鄉評矣臣又聞玠並仕世宗朝以同鄉嚴嵩專政告病家居數年不起人頗高之夫同一玠也知嚴氏之稔惡必敗則故退處以實名見居正之氣焰方張則甘附和以固位機心展轉不弁其矯情干譽之平生而盡喪之耶且其年逼衰朽心無執持點差不公徇情廢法縱容家僕各差騷事信尚術士續紛填門尚安望其肅朝綱而振風紀乎近見其託疾乞休蓋失所倚恃自懷疑畏故假此以試皇上之意而息言官之口耳臣竊以爲是非邪正不容並立王用汲之論列爲是則玠之叅劾爲非趙應元之被斥爲無辜則玠之論斥爲有罪兩臣起用則公論已明公論既明則姦諛當去媚相欺主如玠者尚可使之視面九卿之班而儼然百寮之上也哉叅照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玠扶總勇冠心甘狐跡惟患得而患失遂殺人以媚人阿附權臣名節掃地誣陷正士罪過滔天引疾告休自知不容於公論正法褫職庶幾大快乎人心伏乞皇上大賜乾斷將陳玠亟行罷斥以爲大臣諂諛欺罔之戒則甬

露之恩發舒正直之氣雷霆之威摧折姦諛之心固肅吏治振士風之一大機括也

疏鈔

糾邪

三

邪臣獻媚戕殺無辜乞賜重寃以雪寃憤疏

孫維城南京湖廣道御史

臣待罪南臺於萬曆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有寧國

府已故生員吳仕期妻貢氏具揭開稱妾夫仕期叨蒙作養屢蹶科場萬曆五年遊學金陵偶聞故相張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反加罪斥上書勸其守制謝過有召言官誠不免出位之罪實一時義氣所激也不料原任太平府江防廳同知今考察不謹叅議龍宗武求悅輔臣希圖超躡無由獻佞禍遇江防駐劄蕪湖縣革退生員王律偶道海瑞指斥張居正奏稿糾申農民曾昂刊刻售賣財利事發聞操院批行江防廳鞠審比擒王律曾昂到廳即稱王啓王之平劉承宗各付本業與伊並無妾夫仕期名目宗武思乘機逢迎宰輔因妾夫仕期有上相國書宗武得計登時密拏到縣遂脅夫云汝既上書本業決為汝作醢拷賄供私申操院不由分豁又遁心腹密報相國復書宗武有來疏且停仕期斃之杖下可也之說宗武遣刑吏持書示夫逼令自盡仍命獄夫絕其飲食七日

未亡復以囊沙促死妾夫一介寒儒遭武虐婚縲綬
囹圄苦楚萬端離家二百餘里父母妻子生死隔別
天高帝遠呼叩無門飲恨九原數天抱屈妾翁七十
衰年悲子死于非命驚魂喪魄三日不食而終妾子
四齡未離乳哺襁負播越收暴夫骸棄壟廬東即今
冤鬼夜號光怪百出妾不難于剖心傾首以明天之
無辜積難凶禍願以寡婦孤兒家徒四壁何能倚哭
于秦庭叫闕于魏闕以從夫于地下也伏乞轉奏天
庭追殛貪惡俾妾夫冤憤得以伸雪千萬一等情到

疏鈔

斜邪

三四

臣面質本婦悲咽流涕悽慘萬狀臣不勝駭異以
爲宗武旣人富有人心豈有此事况事奉操院宗武
安得專殺本婦愈益泣口稱不敢言叩首而已臣因
詢之南京士民皆謂仕期冤死事誠有之然勘問者
宗武而王主之者操院胡損也損與居正同鄉欲爲弭
謗以宗武易使故徑批之貢氏婦人見宗武勘問而
不知積實主之又畏其勢故詞重宗武而輕積實口
首惡尤可恨也臣亦未敢遽信復細加體訪乃萬口
一詞臣始悟本婦泣吞不言之情蓋有所爲云臣復

將本婦所具之揭及覆展死仕期之事始而批行宗
武者損也繼而疏報居正者亦損也微損批行則宗
武之誣勘身由而生微損疏報則居正之回書身因
而至且居正回書內所謂來疏且停停損之疏也則
仕期之死豈宗武一人之謀哉寬哉仕期死者不可
復生矣三人隨即陞轉且皆美缺居正蓋以爲有德
于我而以德報之也以人之命傳已之官猶食雞者
惟知食者之腹可飽而寧知死者之苦哉臣聞不忍
之心人皆有之而人命死生之際尤不忍之大者也

疏鈔

斜邪

三五

故古人採不折萌蘖蟻全命彼一草木一蠢動之微
其生其死何異于人而古人尚以爲此類並生天地
不忍戕害以全吾仁如此况於人之爲至貴者仕期
雖一介寒儒亦人也胡忍一夕輕賊之也况故禁故
勸律有明條我皇上臨御以來欽恤之詔屢下詳
獻之令恒申凡內外大小臣工罔不嚮風承德而無
敢有輕人者矣彼損與宗武獨何人斯顧褒然無聞
耶當居正不終父喪言官擯斥仕期以一書生不畏
權勢敢于上書勸之雖冒越俎之嫌而胷中所負道

義之正亦可取矣居正不聽其言亦不怒其人是良
心尚在未盡泯也詎意憤之逢惡宗武之患得患失
已在旁觀之爲奇貨哉當王律等諸人俱在也市肆
僞疏何以決其必爲仕期所作縱出自仕期而指斥
大臣罪豈至死乃憤則主持於上宗武奉承于下羅
織銀鍊具疏馳報欲置極刑及居正不可卽絕其飲
食促以羹沙謀斃之獄中寶釧埋冤獄忠魂遽白雲
仕期將死之歌其冤與劉臺何異哉大抵憤與宗武
知有權勢而不知有天理知權臣可取媚而不知人

疏鈔

科邪

二十六

命之不可輕殺者也不有仕期之死則不顯弭謗之
功不得居正之心則不能速化之巧故難殺一無罪
非仁亦所不顧耳一婦舍冤尙致東海三年之旱仕
期士類寧無傷害天地之和冤極一人惡公天下此
之不究則後將何懲況臣有言責本婦揭訴到臣臣
不敢隱以自取不職之罪也恭照原任提督操江兼
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任刑部右侍郎
胡慎協總臺綱肆行荼毒無罪殺士希見幸於權門
有心害人遂假手於下吏故禁故勘是誰爲之王謀

爲鬼爲狐無不聞而切齒其平日庸劣粗暴臣無服
論卽此一事尙可令逃於堯舜之世哉原任太平府
同知今考察去任叅議龍宗武黨奸附勢害理忍心
風旨迎來九泉之冤魂曷訴機關造就七日之饑鬼
堪憐正好爲之甘蹈小人之行險亦莫須有寧知公
論之不平雖事主於憤而聽從下手其同謀致死之
罪亦不可得而道矣此二臣者以天理則不容以王
法則不宥在憤見任刑部而大玷清班在宗武雖經
考察而尙未盡辜皆所當重加究處者也伏乞 皇

疏鈔

科邪

二十七

上大奮乾斷將胡慎先賜罷斥併龍宗武通行勅下
法司追勘務得真情查照律例分別有從盡法處究
庶公道昭明而典刑振肅不惟雪冤憤於既往亦且
懲奸惡於將來其所關世道維持不小也

邪鄙大臣久壞風紀乞賜罷斥以重臺綱疏

郭惟賢 南京河南道御史
萬曆十一年七月

惟人心之事君也始未嘗不懷忠挾信後卒罔上而貪國者其患有三曰貪祿位曰植私黨曰戕忠良此戕忠良之心生於植私黨之心植私黨之心生於貪祿位之心三者相因而萌於是乎有如王宗載之文致劉臺以獻媚者有如胡權之戕殺吳仕期以獻媚者又有如今都御史陳煥奏罷御史趙應元以媚權臣張居正其事比於宗載等之所爲雖異而其心之疏鈔

糾邪

三十八

媚人行私則一今如宗載如權皇上舉已灼其姦斥之且將重罪之矣天下仰頌皇上如日月之明如雷霆之斷矣獨煥尚安於其位而不去焉能以無言乎煥之欺罔先該戶部員外郎王用汲發之已悉近該御史于有年參論復蒙皇上優容而溫留之臣何敢贅但近聞郎報御史趙應元入京復任南中諸臣咸曰煥何顏以見應元煥可去也卽爲煥同鄉者亦曰煥何顏以見應元煥可去也數月以來並不聞有乞身之疏不知煥將何所冀而戀戀若此

乎然據煥任都察院輒媚不職之狀則煥之壞風紀也久而煥之去亦已晚矣何者都御史有風百僚之責與諸司不同居是任者當有執正不同之行而不可爲輒熟側媚之私一有輒熟側媚之私卽爲官邪而風紀壞矣非必貪墨黷貨者然後爲不職也煥之忝罷應元傷善樹黨邪媚孰甚焉不職孰甚焉大節一隳萬事瓦解他尚安足贖乎故姦莫大於附權惡莫熾於害正大學傳論平天下歸重用入而深疾妨賢之臣一則曰放流之二則曰不與同中國夫一妨

疏鈔

糾邪

三十九

賢耳而深惡痛絕若與之爲讎者此何以故良以妨賢之臣其究必至於流毒縉紳而遺天下之禍此傳之所爲諄諄以垂鏡也彼煥者正所謂妨賢病國者也律以春秋誅心之法猶當與殺人媚人者同論而可以忝此總憲重任乎我國家養士二百餘年來保全愛惜靡所不厚士亦每磨勵以須卽如趙應元當地方諸臣爭奉居正之時而獨不預會葬毅然有中流砥柱之風者此豈非國家養士之驗哉煥身總臺憲揚清彰善以培正氣乃其專職顧不能揚之彰之

反逢迎人意而叅罷之彼以爲不叅應元則無以結居正之歡而爲自固之計也詎知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此而敢爲則亦何所不爲哉嗣而御史趙燿亦以養病被叅蓋倣應元之例行之使議者謂被叅之非獨一應元而可以飾已短也然而趙燿者亦不得於張居正之心者也總之皆爲阿媚居正計也嗟乎風紀大臣其倚法爲姦比周爲黨一至於此是將視風紀爲何物乎迺前者之自陳顧云薦舉應元等出臣臺中畧無猜疑斯言傳聞人人竊笑非獨謂其貪

疏鈔

糾邪

三

天工爲已力且謂人既薦之而矧何叅之乎既無猜疑於今日又何叅論於前日乎斯則文過飾非之甚宜其隱忍而不能去也臣謂矧之當罷去者有三已爲下石投阱之人復偃然立應元之一薰二蕕難以同處醜類合愧垢彌甚耳此以體面則當去又暮年晚景精已銷亡既經人言意氣墮類益無執持此以年老則當去自蒞都察院數年以來一意柔媚取容王篆爲居正心腹專爲奴顏事篆篆所左亦左之篆所右亦右之甚至篆不進衙門矧不敢進其他曲

法庇姦不可枚舉如以質一桂之中傷善類而多方庇護以孫夢龍之膏緣馮保而得考實授以陳世寶之希權門願指而得差往江西所當意者類餘壬甲汙之徒所叅罷者趙應元趙燿獨復之士是非倒置紀法蕩然此以失職則當去有此三者當去之狀尙不思蚤自引去以明知止知足之義而猶貪戀要路如持重寶不肯釋手然是附權害正矧既壞之於昔患得患失矧又壞之於今禦凜風紀豈容斯人久盤竿哉伏乞 聖明大奮乾斷將陳矧亟賜罷斥別選

疏鈔

糾邪

三

忠正剛方之士以充厥任斯邪臣退而公道明吏治肅而風紀重矣

極惡權姦罪大罰輕之重加究處以雪公憤疏

王統陽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論事者當究其本源議罪者責權其輕重故原情以定罪則罪當而不嫌於苛因罪以正刑則刑清而不病於縱古之帝王所以稱明允之治而天下咸服者用是道也恭惟皇上總攬乾綱勵精圖治崇俊良逐賢佞天下舉同心而嚮道矣乃不意清明之世猶有元兇巨蠹偃然得齒於冠裳之列安田里之樂而未蒙顯斥有如原任吏部左侍郎王篆者敢爲疏鈔

科邪

字二

我皇上陳之臣自爲縣令時聞篆者險士小人招權納賄誠共工驩堯之屬聖世之所必誅者也每遇談口咸切齒扼腕久矣邇接邸報貴州道御史陳性學爲原任左僉都御史王宗載傾陷劇臺事恭及前遼總督周詠大理寺丞賀六桂與已故御史陳世寶等誠足以寒姦慝之膽而奪之氣輿情之所共快也然而主其謀者果誰之爲乎臣聞篆者故相居正陰樹黨與以爲固寵之計而篆則爲之援引腹心分據要路其傾弄善類殘視國憲昭灼於人之耳目卽三

尺之童類能談而憤之事之已經言官論列者已無

容贅也姑以劉臺之事及覆叅詳篆之罪通於天矣胡可貸也故其忌臺者居正也所以成居正之忌者誰歟成臺者宗載也所以成宗載之惡者又誰歟觀於應昌之言曰篆之手書具存此其事之始末惡之所從來不待辨而自明矣蓋篆假居正以立威而居正亦籍篆以張其焰宗載者則其願指氣使者也非宗載輩則臺之獄不成非篆之指授則宗載輩未必肆然無忌如此也始而謀之終而成之篆之罪果輕疏鈔

科邪

字三

耶嘗之獵然宗載等鷹犬也篆其發縱指示者也卽以應昌之言質之彼亦無以自解矣不止此也侍郎洪朝選奉勘遼府之事意拂居正果何罪乎則假手勞堪而以他事煅煉之逼令自縊矣暴屍之慘言之酸鼻生員吳仕期捏傳居正之短事出風聞果何據乎則遺書胡損而以僞旨誣服之斃之困圍矣覆盆之冤聞者痛心夫朝選大臣也仕期名士也天理昭然彼何辜而罹禍至此烈耶以至翰林吳中行趙用賢等痛居正不奔矣而抗疏言之其有功於綱常名

教詎淺鮮哉則揣居正之意而陰托御史曾士楚按而治之士楚尋畏清議之難容而以疾告使居正而在篆爲審之則諸臣之禍將不旋踵至也可不爲之寒心哉要而論之居正之惡篆逢之而宗載諸人之任爲篆誤之也此其傳播中外其誰甘之夫春秋嚴首惡之誅據篆之爲議篆之罪誠不在宗載諸姦之下者可置而勿問耶臣又思之姦雄渠惡所以禁其欲而不敢肆者特此三尺法在耳今 陛下俯從言官之議於宗載則問遣矣賀一桂則革職爲民矣陳璘璘世實則原官併勅命俱追奪矣天下孰不舉手加額欣欣然頌 陛下威若雷霆而明並日月哉顧篆獨得優游田里傍觀而坐視之不與宗載輩明正天討是賞罰大明之日而猶有法外之遺姦矣如法何澄濁不於其源芟莠不去其本使共驩倖容於堯舜之世將何以厭人心而昭鑒戒乎參照原任吏部左侍郎王篆險狠異常姦貪萬狀假故相張居正之姻戚敢恣狐虎之威引朋黨宗載輩之險邪大肆鴟鴞之惡毒流壯紳權傾中外罪實莫容法難輕縱伏乞

疏

糾邪

辛酉

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將王篆一併究處明示寬序以爲人臣朋姦縱惡者之戒庶紀法明而公論允服朝政肅而官邪知警矣

疏

糾邪

三十五

兵政重寄酌處南北當事大臣疏

黃道瞻 兵科給事中

十一月

臣伏觀陛下躬上聖之資秉乾剛之斷邇因邊警弗靖特允言官之請悉令廷臣得以所知薦列邊才至於督撫大臣有因推用而特旨留之者有因候代未至而下旨督責之者皆賴聖明知人善任燭幾獨斷故使將吏鼓舞機宜悉中狡夷驚遁疆圉泰寧今當事大臣乃有才若可用而事被指摘難以展布亦有年已衰暮而行又貪汙不堪供職人心共憤有關疏鈔

糾邪

三十二

國是者則得二人焉兵部尚書張學顏南京兵部尚書劉堯誨是也夫學顏者近經臺臣參論學顏因而自陳兩疏求去蒙陛下慰留再出供職夫陛下慰留之者豈非以其才之可用及念今日邊鎮有事故任之乎臣謂學顏之才固若可用而在本兵可議者多故雖奉旨勉出供職而物議愈滋心迹難解卽雖有才莫能自展若不更易恐至誤國實不勝扼腕謹條其可議者二三事以備陛下處分可乎夫本兵之職在於甄別將才以爲陛下禦侮猶之

吏部之職至於甄別吏治以爲陛下安民其責均也若有行私黜陟非宜均爲失職臣不暇瑣屑請言

其大者如薊鎮總兵楊四畏近該御史詹事講參論甚言其怯且薦總兵戚繼光爲可用已經該部題覆矣然其事依違特甚臣謂戚繼光經調未久不宜遽用之北固也但其威名素著浙中今彼省正當兵變之使尙資彈壓之策而浙江總兵胡守仁又以本鄉動輒掣肘獨不可互調而令其地方各得兩才皆宜哉且廣東遠浙江近萬一邊境有事至不得已而用疏鈔

糾邪

三十三

兵一時乏人呼召易至今學顏慮不及此此其可議一也李成梁屢立邊功不宜輕奪伯爵固也其子李如柏勇略頗著用之薊鎮以爲副總兵猶爲未失至如李如松韜略無聞功次未見藉父恩庇併功陞授特豎子耳聞在京營不吝金帛交結中外卽學顏亦以乾兒視之今乃使之鎮守山西何能堪乎是特假之封殖以糜爛地方耳況父已握重兵於遼東而子又握重兵於山西事權太重已非所宜且山西貢市事體與遼左不同萬一撫馭失宜致啓邊釁學顏雖

有百口焉能贖乎此其可議又一也原任山西總兵王國勳馭軍不嚴釀成寧武之變方奉旨示罰今因李如松欲得此缺乃將國勳優敘用爲坐府都督功罪倒置將使九邊之臣何所勸焉至於參遊多不得人臣聞原任總兵麻錦之子崇相兩眼已盲視不出數十步外亦得頂名冒功任爲薊鎮右營遊擊此可以爲知人乎以故各邊將臣孱弱者多驍勇者少鎗刺者多忠實者少頃者賊虜叩關未見一士超距先登繫單于頸致之闕下豈非學顏之罪哉此其可議

疏鈔

三八

又一也臣非吹毛以求大臣疵過凡此數事中外共知陛下試舉以詰學顏學顏將何以解乎故臣謂展布之難恐至誤國者此也然其才有可用若遽論罷委爲可惜臣見近日東西二虜糾合跳梁陛下欲得邊臣制其死命不勝拊髀之思臣日夜籌畫思得一當可補毫髮則莫若於在廷大臣及各邊總督軍門之中擇其資望最深才猷素著忠誠可托者入爲本兵而遣學顏解去部事以代之則使負過之臣得以少安而有用之才不至擯棄邊陲得入兵政更

新是亦陛下今日舉措之大機也臣聞學顏先在遼東曾有奇功王梟授首土蠻掃穴獻俘闕廷祭告太廟庶幾除兇有光千古今若再命經畧三邊必能盡力以稱任使臣謂賊虜雖悍不足慮也臣非私意言非無稽臣聞祖宗朝如先臣王驥實以本兵督視陝西諸邊至於楊榮尤以閭臣經畧甘肅卒令軍威大振叛夷款降載之史冊實可師法臣以爲學顏者今日宜倣前事責之邊寄毋戀本兵以滋人議可也至於南京兵部尙書劉堯誨此一臣者陛下以爲

疏鈔

三九

何如人哉乃故大學士張居正之姻戚也臣聞堯誨初官南省極有聲議先經考察調降當時莫不以銓衡爲至公後因居正又得起用擢爲順天府丞不期年巡撫福建默然無狀已被言官論列疏入居正大怒不待該部之咨覆本官之自陳而以爲出於怨謗之口也故回籍未幾而起用江西之命下矣起用江西未幾而總督兩廣之命下矣臣聞居正當日在事賄賂公行其在督臣餽遺尤厚故人稱兩廣等處以爲五霸乃權相外傳此非與素所心腹手足之人肯

鼎之誠故意諱至兩廣亂兵肆掠於嶺表彼弗問也
僭寇復鳩於故巢彼弗問也惟廣納武臣之餽多科
民間之稅總兵黃甲進見以千兩爲例恭遊而下陳
璉等進見則以三百兩爲例其他商稅舟稅與夫皮
張罪贖及一切供應之需動以千萬計豈悉佐軍實
盡充官費可登之公牘者哉大約在地方用者十之
二三而以私囊與餽要津者則十之七八矣及其終
壑既滿衰危已見居正恐其弗堪乃以留都掌院之
職處之臣在江南去留都甚近聞其臥病經月不出

疏鈔

糾邪

四十一

視事諸屬視之以爲賢疏且其心術又多可議見御
史郭惟賢疏薦建言諸臣則曰馮太山猶在吾爲爾
膳落也至於屬官丘浙僂問不至則囑臺臣註以下
考尚忤整壽焉人皆以克誨趨附權門與姦臣王象
同而貪汙過之在廷之臣衆口同辭第以聖政方
崇寬厚姑置勿論埃其自陳今乃承乏再叨兵部負
乘已極尙爾貪戀罔識止足不知南都乃根本重地
兵部實機務所關營兵新設法令未明役占難除脫
市易起種種事體措處俱難雖經先任諸臣立有成

規畫一可守然以蠶蠶不飾龍鍾日暮之入當之安
能盡心乃事以肩重任臣謂此一臣者亟宜罷斥以
快公論者也臣拜官已久靡有涓埃之効惟恐發言
無當罔裨採擇終繁議論罕有成功今採之輿論審
之良知自謂不可欺可見施行故不避狂愚敬以二
臣可議可去之狀干瀆天聽伏乞陛下斷自宸衷
亟賜處分與政幸甚邊疆幸甚臣又見邇來大臣去
位頗多遺下員缺常壅未補議者輒以乏才爲憂臣
謂不然天才未嘗乏也陛下欲用邊才卽有邊才

疏鈔

糾邪

四十二

欲任老成卽有老成惟在司柄者公之耳公生明也
邇者言官會薦諸臣雖漸推用然遺棄尙多以臣所
見如原任陝西總督部光先原任浙江巡撫李世達
原任福建巡撫狄定同原任保定巡撫孫丕揚原任
貴州巡撫曾同亨原任南京太常寺卿屠羲英原任
太常寺少卿何源原任廣東叅議詹仰庇此數臣者
皆才品卓犖已經言官會薦遇有員缺卽宜酌量推
補豈可使庸邪漏網致妨賢路人望久佚莫由自効
誠臣聞見如此故又復獻芻蕘以備睿覽至於總兵

戚繼光或當與胡守仁調用李如松或罷其鎮守山西之任以副將原職調遼東用王國勳或從別用麻栢或革任回籍亦乞勅下兵部虛心酌議題覆務在將帥得人緩急有備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詹仰庇史孟麟嘗論之又王繼光趙南星萬自約皆嘗論之

疏鈔

科邪

四十三

邢倭遺姦汗鐵臺諫乞賜究處以快羣情疏

張文耀 浙江道監察御史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竊惟朝廷以耳目之任寄之臺諫諸臣所以使之糾正官邪匡持國是故必識見風裁琅琅凜凜如古埋輪折檻諸賢斯足以稱班行而副任使也其或緘默苟容旅進旅退於天下國家大事坐視旁觀漫無可否蓋已不免竊祿素餐之羞矣乃其甚者則又巧奉獎實曲附要津借諫草爲私書視權門爲捷徑及其干公論拂人心海內之士方切齒唾罵犬彘其人疏鈔

科邪

四十三

而彼猶揚揚得志恬不知恥恥其得罪名教尤重非堯舜之世所不容而春秋之法所必誅者歟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加意鄧隆區別忠佞頃者廉察在廷羣臣凡一切脂韋澳惡猥攀狐媚之流驅除屏竄殆盡四方直言敢諫之士或拔之卑冗或起之廢逐又已彬彬乎滿朝堂而空巖穴矣此不謂聖明極盛之際乎臣不意身逢盛世精列清班猶有漏網邪人罪惡未暴法典未彰冒竊衣裳垂涎起用如原任吏科郎給事中陞太常寺少卿今聽調養病陳三謨原任

湖廣道監察御史今養病曾士楚二臣者也夫三臣奮身科甲剛跡省臺其遭遇不可謂不隆其委任不可謂不重矣乃其心則知有爵祿而不知有綱常知有權門而不知有陛下知媚竈乞墻爲得志而不知敗名喪節爲可羞且如故相張居正奪情起復一事三尺童子知其非矣時有劾科道官爲公本保留者彼時諸臣會議朝房終日不決蓋以此疏一上則大臣不終喪非獨大臣之罪也亦言官之罪也言官所職謂何而乃甘爲罪人以媚權要耶犯清議而蒙疏鈔

糾邪

四四

萬世不韙之名爲諸臣者誠懼之矣彼二臣者不爲觸邪之神半亦已可甘爲伏雛之犬乎不爲朝陽之鳴鳳亦已可甘爲依人之飛鳥乎願乃不議於公朝不謀於朋友隻名具疏違衆保留嗟彼豈病狂耶欲去君臣父子之倫而甘心爲異類耶何顛倒謬戾一至此也乃疏上不幾時而三謨者轉太常少卿矣士楚者巡按蘇松常鎮矣一人有事羣邪效尤莫不謂名節可渝而富貴不可失朝廷可欺而權貴不可計既而臺檄中如李選李宗魯于鯨于應昌賀一

桂陳世寶顧爾行輩相率爲姦湯論蓋以鑽求爲便捷視節義爲贅疣致使同儕有識之人含羞抱憾發爲憤懣不平之語曰如此衙門不知燒却蓋因此輩趨炎逐臭大玷班駘憾不假祖龍之焰而一雪蘭臺青瑣之汗耳又聞士楚廣東人也方其養病還家鄉人呼其名曰曾一本夫曾一本者昔年聚眾倡亂寇掠廣東蓋大盜之渠魁也今曾與曾同姓而保留故相一本又與其名同卽其敢倡邪論不顧是非致使士氣爲灰委倫掃地其視首禍之亂臣賊子何

疏鈔

糾邪

四五

異哉此語傳之江南兩浙蓋三謨鄉土也彼中士人亦爲之語曰曾一本陳三謨非的對乎夫二臣者立朝則見鄙於廷議居家則不恥於鄉評雖投之四夷以禦寇賊恐不足以洩公憤而快人心也今偷濫跡士林靦顏名器出入有司凌轢鄉黨頃歲浙江召變實因三謨倚勢迫脅焚劫地方貽禍最慘而士楚者市井無賴淫縱自恣聞昔年父子宿娼聚賭之穢談者掩口是尙可漏網於天王聖明之法哉乃又大言不新觀觀起用猶欲使鳳麟再辱爲行重洋臣竊爲

二臣憾之夫二臣何足憾借建白之名以悅權貴而欺君罔上假公濟私焉可憾也使一時臺省不肖之臣視義如讎趨利若水大壞士習人謂臺省諸臣俱屬權臣鷹犬煢炯異懷之狀貽天下笑而不免薰蒼共器玉石俱焚焉可憾也水山一泮倚仗爲空城社既傾狐鼠隨滅近者我皇上摘發孽姦業已無噍類矣而二臣者首倡保留之議實爲羣姦立赤幟者猶得晏然無事已乎臣愚以爲及今櫟奪冠裳重加法典較之曩時所處黨比諸臣亦已後矣伏乞 陛

疏鈔

科邪

四二六

下乾斷將陳三謨曾士楚亟賜罷斥仍從重究處并乞勅下吏部移文二臣原籍地方毋得假借養病名色黃錄起用以玷官常以汙聖世則公論快而臺省立清險人屏而忠良並進其裨益治道激勵士風爲效豈淺渺哉

特留耆德顯斥姦邪以彰國是以快人心疏

李一陽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二年三月

臣惟朝廷用舍關世道升降之機國家黜陟適入心激勸之典故耆德不可不用也不用則無以收人望而開衆正之路姦邪不可不斥也不斥則無以清仕路而塞羣枉之門是二者其有係於國是人心非眇小也恭惟 皇上英明天縱聖政日新往者除惡祛茲疾如脫距錄遺起廢彙若拔茅一時海內熙熙共覩清平之盛矣臣復何言顧近接邸報先該御史張

疏鈔

科邪

四二二

文燿王九儀各追論陳三謨曾士楚及朱璉俱奉旨爲民臣竊謂聖明之世界無遺姦足爲人心一大快繼而思三臣雖蒙顯斥而猶有如三臣未盡斥者則臣實有餘憤矣及見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陳疾乞休臣又不覺擊節嘆服謂賢如一儒楚人也自通仕籍數歷中外二十餘年諸潔行峻履膾炙士夫之口未暇縷舉第其處故相二事最爲人情所甚難夫一儒與故相蓋兒女戚非疎遠者彼常不欲一墮其黨高蹈遠引之風歷歷可擬如初入銓部則退嬰津而

雖突遷繼轉京堂則計授閣而告改南及見張氏駭
駭向盛已萌專權怙寵之漸則抗疏引疾退然家居
無復仕進志矣_臣竊比原任吏部左侍郎今爲民王
篆與一儒同楚人亦同故相親蒙黨於故相趨炎附
勢納賄行私卒乃播弄威權盜竊名器據諸不法狀
蓋更僕未易數以一儒較彼其賢不肖奚啻天淵隔
哉夫一儒家食十餘年伏蒙_臣皇上恩賜起用未幾
轉今官又未幾遽有此請是其權門氣焰殆浼焉若
恐及已宦路榮名今澹然不縈於心有臣若此蓋清
疏鈔

糾邪

四八

朝之耆彥也藉令家居猶當不次擢用矧已叙在六
卿之列又安可聽其求退_臣願_臣皇上特旨勉
留以崇耆德以獎恬退之風庶於輿情允愜矣通_臣
與人心所共憤者猶有二人焉查得原任南京光祿
寺少卿今聽降調丁憂王蔚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
今聽降調傳作舟之二臣者皆故相之腹心黨惡也
蔚與作舟俱先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二人陰賊險狠
姦狡貪殘自謂爲故相東南之半臂以故鼓譟張威
此倡彼和而附故相者則引之有異故相者則擠之

如陳階黃金色則傳作舟論劾而王蔚枉勘如保留
張居正則王蔚首疏而傳作舟陰謀如考黜趙世卿
則傳作舟王蔚交構而把持他如勢脇各曹招權鬻
獄威傾百職屬託恣貪賍私狼籍各以數萬計此其
罪誠不減於陳三謨曾士楚朱璉等輩已也先該御
史方萬山具以貪邪事劾奏奉旨僅以原官降一級
調用_臣固知_臣皇上宥過之洪恩而實未盡二臣之
罪今陳三謨業已追論爲民而王蔚傳作舟迺罪浮
於諸人者猶得在降調之列不惟巨姦漏網無以服
疏鈔

糾邪

四十九

陳三謨等之心竊恐孔虐養蠶死灰復燃其爲縉紳
之毒不可勝言_臣謂二人者當與陳三謨等一體爲
民者也夫大臣去留取自上裁_臣何容喙但劉二儒
夙負時望矧南京六卿員缺科臣方在請補而一儒
適有陳乞之疏傳作舟王蔚雖經降調處之未盡其
辜且_臣在南都日聞士人切齒唾罵謂此二人者適
明旨所謂姦邪亂政欺君罔上者也此_臣所以不能
已於言也伏乞勅下吏部查果_臣言不謬將劉一儒
特爲勉留仍行彼省巡按催促赴任將王蔚傳作舟

再加重究一體爲民庶公道昭而勸懲備其於聖政大有光矣

疏鈔

糾邪

五十一

邪臣附勢獻諛乞賜究處以正法紀疏

劉一相南京吏科給事中萬曆十二年四月

臣聞淫朋比德盛世所不容媚竈乞墻名教所不齒清議至重憲典甚嚴卽鄉黨自好者惕之矣何文學侍從之臣顧有冒焉爲之恬不知畏如見任禮部左侍郎兼侍讀學士高啓愚者謹按啓愚妄以卑瑣庸流行能薄劣蚤蒙世宗肅皇帝拔爲進士繼入翰林游登華要亦旣被隆寵矣仍於往歲已卯典試應天首以論語舜亦以命禹題試士臣曩爲山西縣官一目此題卽知其爲媚悅故相張居正而發臣切齒恨之第時無言責姑蓄胸中耳今仰荷簡在承乏南垣而啓愚方微冒逾涯覲顏卿式尚未有顯斥其姦者臣誠不能與此輩共處清朝請發渠心事以告陛下而伏聽電決焉先是七年五月內遇故相居正之誕辰維時姦臣王篆習知居正厭稱伊周乃繪舜禹禪受圖以壽居正因留飲盡驪繞罷已遂傳播京師而啓愚偵知也遽撥題舜亦以命禹試三吳

臣竊恐國家未始無社稷業已謹詳知出此題無疑

通變果乃爲啓愚之心卽王篆之心耳夫王篆乃穿
喬妾婦之徒其與居正憑里姻之舊爲繞樹之蘿黨
惡獻諛忍心負主罪仍不容誅矣啓愚以中秘詞臣
曾不能樹羔羊之節壯砥柱之操乃垂涎九列睥睨
三公謂居正可媚而結通顯可弋而獲也輒効尤王
篆駕言舜禹禪受復見今日以飲豔夫居正 陛下
試問啓愚之意指果何居耶如欲 陛下爲舜也則
胡不以無忌無荒之說進而欲 陛下效舜之禪位
亦以禹望居正耶則胡不以不矜不伐之說規而欲
疏鈔 科邪 三

居正爲受禪之禹其謂道統之傳歟則 陛下一中
允執誠大舜矣居正何人而可承危微精一之訓抑
謂先皇爲舜而 陛下爲禹乎則世及之祚枚卜何
煩少海前星久矣神人共戴也又安事乎陽戒之避
且 陛下御極在先皇升遐之後非若舜倦勤而禹
總朕師得諸面命也歲當己卯 陛下統膺寶曆已
越七年矣稽之時數漫不相符質之輿情僉云諂附
夫諂附猶可言也至於知有居正而不知有 陛下
使居正爲受禪之禹誠不知將置 陛下於何地焉

夫以先聖之微言而爲啓愚迎合之具以賓興之盛
典而爲啓愚巧宦之媒以 陛下之神器 聖祖神
宗之正統而令啓愚之衰屢託禪受以媚權臣 臣不
圖館閣之間乃有若人 聖明之朝乃有若事將使
天下後世謂何也蓋昔者楊雄摘藻篇章非不稱儒
矣及其劇秦美新一虧大節絡賄戚於授閣而見麾
於宮牆此自蜀人故實而啓愚稔聞者何蹈其覆轍
耶况啓愚妙齡登第孰與雄之拓落蘆竿紫禁孰與
雄之守玄寵荷三朝洊登卿輔孰與雄之久淹下寮

疏鈔 科邪 三
猶然寂寞哉今若此罪又浮於雄矣 臣謂濟居正
之惡者王篆也濟王篆之惡婦居正之勢者高啓愚
也擬之以媚竈乞墻則可取律之以淫朋比德則當
誅夫臣非有纖介之怨於啓愚也亦非務搏擊而不
欲以長厚自居也又非不知啓愚之詞足文茲而計
能閃爍自解也 臣念有乾坤斯有上下有上下斯有
君臣啓愚阿諛權臣幾於無君矣彈劾官邪 臣職所
宜盡言報主 臣心所安此而不言是使楊雄脫災於
天祿而聖朝之法紀猶弛而未張也 臣愚所不敢矣

臣是以據見微聞直指啓愚朋姦負國之狀爲陛下陳之而不計乎其他誠願陛下察臣言之不誑將啓愚并衆數以爲臣不忠之大罪盡法處治於以昭乾斷而明臣節後雖有同惡相濟之小人亦將視魄寒心顧忌而莫敢發矣其於世道綱常豈小補哉

疏

糾邪

平旦

邪臣覬覦固位乞罷免以風廷僚疏

伍可受南京禮科給事中萬曆十二年七月

臣近見邸報該大學士許國以被言求去不聞引咎更恣強辯驕狠異常道路駭愕臣行能無當待罪留垣寧敢頓摘大臣輒忘禹耳之戒顧思政本之地處以匪人其究不至盡排善類傾亂朝政不已也臣敢自愛一身不以披瀝君父之前乎臣竊惟閣臣位百僚之上陛下所與共理而臣民所由具瞻者也故忠邪必辨容納必廣明去就而慎言動斯能肩鉅任

疏

糾邪

平旦

臻上理永有譽於天下後世云爾固未有庇邪害正朝語暮更覲顏會負恣情剛愎如許國之爲也且國者陛下以爲何如人哉媚權姦以取容多嗜欲而任氣存歷清華備蒙眷寵感恩圖報非其弩力消埃之日乎而何國之不然也方高啓愚被劾而丁此呂被參是非固自明廷議未橫輿也國乃不勝憤憤左袒啓愚倡爲黨比之衆詆毀趙用賢等之氣節而曰號召王士性等之糾正而曰挾制以致盈廷聚訟幾於激成漢宋之禍則國之爲也忠邪弗辨一至此極

人心素所屬意於國者何如而一旦學生平盡棄之亦可悲矣然猶謂其國是既明放言勇退必不姑爲此說以欺世取寵爲也遷延不決以致論劾卽庸衆引咎力請骸骨不已晚乎乃又曼引憲綱二款大肆恐嚇以符天下之口既欲甘心御史陳性學又欲阻塞來者夫國自入任來迄今二十年所亦習聞國家之掌故矣自居正不公不法而以此恐嚇遂謂人言可杜相位可久據乎古稱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國固倖倖若爾謂爲清世殷閣大臣疏鈔

科邪

五二

向非皇上洞鑒寧能薄示其罰已耶至於大臣不職應否再劾則往事可考鏡矣近如高拱潘晟起用居正不丁父憂言者多至二三十疏少亦不下十餘疏未聞敢援國所稱引以杜言者之口是國之惡又浮於三臣之上矣如國之意則謂大臣不職一經論劾不去便可肆然恣睢結舌而莫可誰何歟其弊將使姦邪藉口貽害罔極而國不之慮焉用彼相爲也臣獨慨乎先朝劉吉王鉉二臣節經論劾都入有綿花耐彈面帶千層皮之號何其當時獨不見出於此疏鈔

科邪

五二

乞休是則百端巧捏既曰羣起交攻又曰居中密圖既曰假手他人又曰肆言無忌國以文章致身亦當自視爲何如人品乃猥作市井無賴之狀明知公論不容一一先自說破貪冒無耻一至於此不知將置明旨於何地乎且性學之參亦不過成國之志耳國之疏固曰未有調停於邪正之間可以爲治而潘季馴之疏則謂國誓不與此輩同朝今之是非既明國豈尚欲調停二者之間羣趨逐江東之等間在列也國之前誓乃頓忘歟不然豈季馴詭辭形諸奏牘疏鈔

科邪

平八

亦其國之高尙耶夫羣省諸臣職在叅劾而國指爲私黨已成不知部臣如汪應蛟張正鵠孰激之而扼腕不平也且汪應蛟江東之等固國之里閭戚屬也而數數鄙薄其人曾不置口則國之素行豈惟不齒同朝卽鄉評有定衡矣世豈有不滿鄉評之人而可相天下哉二百年來未有相臣叅論言官亦未有恣言威嚇阻言官之再劾二事創見皆自國始其視首相申時行自陳一疏而天下益服其休休之量何翅

爲國者數似茲微恨需次而當國事將來專恣不至

寬忠良任姦險素與章逞臆見盡斲國家培養之士氣不止也其惡寧在居正下哉且國與居正固其素所甘心服役者也國初舉進士本以海嶽爲號傳之縉紳久矣後改頤陽蓋因居正秉政而避泰嶽之稱也夫臣子於君父乃有諱禮而國於此又非有先世先公之當避也顧以諱禮媚居正不倒置邪以名號彰彰在人耳目而國甘心不顧他可知矣其他猥瑣細事亦不敢過求以傷雅道但讀其前後諸疏而生平已盡槩見穆穆清朝三三執政友將協恭和衷疏鈔

科邪

五五

以弼成至治而以剛愎自用如國者叅之誠不特爲館閣之涸猶恐其流禍於無窮已入亦有言寧爲王碎毋爲瓦全爲國之計亦不如乘此而去人猶曰止於忠邪之不審而持論之大偏也止於度量之太狹而寵位之留戀也繼此以往則心志既亂必舛錯爾多罪積惡盈而欲保全其終難矣則孰與今日勇退之爲愈也臣與國鐵無嫌畧亦非人能假手以國之辨又豈不知其將毛舉瑕摘以中禍於臣也然區區

爲國者數似茲微恨需次而當國事將來專恣不至

陛下垂察允其罷歸以全大臣之體仍望 明旨申明
明據辨之禁以敦廉耻之風庶人心自是大定而政
本清矣

疏鈔

糾邪

六十

邪險憲臣掃滅公論乞彰乾斷以快公憤疏

諸善賢 吏部辦事進士
彰遠古 萬曆十四年七月
顧允成

臣惟朝廷者天下之平也聖天子照臨於上賢公卿
百執事評決於下如青天白日毫末洞見雖有深怨
積怒無所庸其毀離有巧心峻舌無所文其辯孔子
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往者見南直
隸提學御史房寰本論右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
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姍笑戲罵無所不至剋
疏鈔 糾邪 六二
然辭可文也難掩其實人可欺也難枉其天瑞之口
可掩而天下人之口不可盡掩也當其時朝野聞之
無不切齒抱憤臣等欲請上方之劍久矣未幾而
陛下俯從吏部之覆留瑞供職臣等謂 皇上之明
如此寰獨無人心如彼亦必終有悔悟之時猶可少
緩其罪乃寰不知 皇上優容之過近又論瑞如前
臣等見之益不勝駭愕不意人間有不識廉恥二字
如寰者臣等義不甘與寰同朝敢先為 陛下白瑞
與寰公品之槩而後正寰一欺罔之罪臣等自十

餘歲時即聞海瑞之名以爲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真
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學得海瑞直言
天下第一事疏其大有功於宗廟社稷垂之千萬年
不磨蓋從萬死一生中樹節於我朝廷者 陛下蓋
已諒之亦無俟 臣言也以房寰視之曾有萬分之一
乎且 臣等伏覩 陛下風勵臣工孜孜不倦其於實
廉吏罪貪墨尤三致意焉固天下所翕然向風也今
瑞之廉與否震之貪與否行道之人孰不知之震起
自寒賤初尙矯飾以圖薦剡及稍得志遂貪汙狼籍

疏鈔

糾邪

六二

私橐巨萬貫甲鄉閭浙人每談及者無不掩鼻視若
臭穢今其田宅貨產之侈與月旦鄉評之醜皆萬目
所共視也自非兼併營私欺 陛下以剝小民何以
致此瑞數歷臚仕食辛茹垂白之年終不使廩有
餘粟囊有贏金以負 陛下爲寰者一聞其風宜毛
髮悚然愧死無地矣乃欲強面目而反噬之耶且人
固有食穢自肥而幸於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已
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於君父之
前而無忌者此而無罰 陛下賞廉罰貪之意

布之十數年而方信於天下者以震之一疏敗之而
有餘也且天下人爲震甚易爲瑞甚難震身享貪饕
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此 臣等之所痛心也夫
皇上念瑞先朝直臣援之海濱委以留都之風紀使
坐鎮雅俗近日章疏如囊剝之說憤世嫉邪雖似太
過 陛下猶諒其朴忠容其狂慙不爲浮言所挫此
陛下始終愛惜人才培養氣節之大意而天下謂之
史策書之以爲古今盛德事者也且 陛下臨御以
來自關臣以至臺諫以正直老成而起用者非一人

疏鈔

糾邪

六三

矣而天下屈指則瑞居之焉瑞之列於正人久矣初
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日秋霜搏擊豪強則權勢
歛迹禁絕侵漁則民因立蘇興水利議條鞭一切善
政至今黃童白叟皆雅道之近日起自海濱無不曰
海都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裏言閭閻騷然幾
成大變何其敢於而欺也近在留都禁絕餽送裁革
奢侈躬先節儉以示百僚振風肅紀遠近望之隱然
有虎豹在山之勢即使寡才而其英風勁氣振江南
淫靡之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其功安可誣也

實獨心傷。陛下之明排海內之議關天下正人。之口而奪之氣乎。昔司馬光言小人欲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震之詆瑞千有餘言。大槩不出此三術之外。其曰大奸極詐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其曰侮聖自賢舉世皆濁已徇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其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臣請得一一正其欺罔之罪。震之評瑞也曰鄉愿曰穿窬曰鄙夫。陛下試察瑞之爲人。果罔流合汙闇然。疏鈔 六四 科邪 媚世之鄉愿乎。果色厲內荏。惟畏人知之穿窬乎。果患得患失。吮癰吮痔之鄙夫乎。此其情實相反。有是非之心者皆能辨之。而震顛倒是非巧飾奸言以惑陛下。夫瑞若可以爲鄉愿。爲穿窬。爲鄙夫。則雖指鹿爲馬亦何不可之有此。爲欺罔罪一。自古正人君子憂治世危明主有爲其君痛哭流涕者矣。有譏其君不及齊文宣者矣。後世竊議其臣之過而慕其忠且以爲君之能容也。而譏其美非獨此也。周公之戒成王也。而惟恐其有虧其德。益之戒辟也。而惟恐其

有丹朱之傲古聖賢之私憂過計類如此。今瑞之疏曰一介寒生且以聖人自許。聖上所居何位可曰中人耶。夫不欲陛下爲中人而欲陛下爲聖人。此正亮舜其君之心也。震反指摘而誹之。至曰貶英君爲中主。不知與瑞之所言類乎。此爲欺罔罪二。夫以瑞之狂而陛下能容之。君仁則臣直。此天下臣民所以歸美於陛下也。震之言曰將使百姓怨我皇上之夫政震之意將謂陛下果有失政因瑞躬揭之而民始生怨耶。抑謂陛下果無失政因瑞之疏鈔 六五 科邪 言而民妄生怨耶。此則防川之說其漸不可長者。昔汲黯爲諫議。竄淮南之謀。蘇武爲屬國。係匈奴之頸。瑞三朝直臣。四夷共仰。今之用憲臺而反以中國爲無人。必逐去直言。盡取庸碌如震者以充位。然後爲有人耶。夫直言敢諫謂之貶奪主威。憂治危明謂之損辱國體。此與秦之以忠諫爲誹謗妖言者何異。信如震之意。世之甘言諛詞。願指氣使者乃所以尊主威鋪張太平。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者乃所以崇國體。那此爲欺罔罪三。古君子不得已而矯世則往往有

偏重之論故孟子之寬大不如萬章之嚴小此非瑞一人之言乃先儒救時之言也其非孔孟之受賜者蓋漏近時之鄙夫托孔孟之說以文其盜賊之身故有激而言之意曰以吾之不可學聖人之可云爾今震乃指此一言爲孔孟之語而曰指孔孟爲貪夫又曰臣不得不爲孔孟而辯瑞其辭豈不強乎如察其情則大相矛盾蓋天下固有詞然而意不然者如書有漂杵之文詩有牙遺之咏此類是也今瑞非受賜之說其意豈真以孔孟爲貪而孔孟之非貪夫亦豈

疏鈔

糾邪

卷二

待二房震之辨而始雪乎瑞之意以憤世過激之言破假托聖賢以便身圖者之窟其言雖非孔孟而其情其理則不失爲孔孟之正脉也震之意明知此言非爲詭孔孟而發而佯爲不解其意又反從而形容之曰以孔孟爲貪夫其意欲闢瑞而無其端得此一言而執之以爲辭蓋以已敵瑞已不勝瑞以孔孟敵瑞瑞將杜口矣此之謂假公而濟私言若衛孔孟而其情其理則孔孟之罪人也不然震教諸生以學孔孟其可學者多矣何必先學其受賜乎天下之學術

卑汙苟且悖孔孟者亦多矣何必先闢其不受賜乎今爲瑞者不幸而以非受賜之一言遂擲之於吾道之外爲震者幸而得闢孔孟貪夫之隙爲城狐社鼠於吾道之中是孔孟乃爲震報讎之人孔孟獵較受賜之一言乃爲震肆讒之具舉天下之人心莫不爲之扼腕不平憤其強辭奪理而震猶揚揚然自任於皇上之前曰瑞攘臂疾呼而攻孔孟臣爲孔孟而辯瑞彼謂天下之耳目果可以空言欺也其爲欺罔罪四震謂瑞不仁不知無禮無義等謂瑞巡撫應天

疏鈔

糾邪

卷二

江南數百萬生靈戴之如親父母可謂至仁當世廟時一疏格君心定國是挽回一代氣運爲萬世人臣忠君者之法可謂大義去就進退一惟君命是共可謂知禮愛君愛國一念皎如白日不以毀譽生死眩其心可謂大智惟僻愛小民則仁之過嫉惡太嚴則義之過如震之橫逆又何足難尙與之較量是非則禮之過雖有辨疏曾不足以發震萬一之奸則機智變械誠不如震等方謂瑞認仁義禮智而過不謂其猶有所未足也此謂欺罔罪五今仕君子見一表

者則語言恭謹不敢稍涉於恢諧何者敬之也況天威咫尺臣子承之踧踖不遑此豈狎侮之地而宸矜謬張故備諸謠狀如所謂開闢以來求第四聖人者如所謂瑞之疏想是開門讀程策而有得者取臣下居常賓主酒席戲笑之言著之章奏殊為不恭之甚自古臣子對其君父曾有出一戲言玩侮朝廷如此者乎此為欺罔罪六國家持公論者惟科道而宸乃得倖進先據其穴固自謂我可言人人不得而言我矣然為朝廷主張公道者尚有輔臣有吏部有都察

院諸大臣在也

非邪

六元

院諸大臣在也今宸乃敢於陛下之前反言聽吏部都察院之指摘何宸之理曲而氣更壯也夫宸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堂堂天朝君子滿庭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賢有名教史冊有公論天地神明昭布森列彼豈視部院大臣皆脊阿而毀即墨者耶蓋彼且不難於欺陛下又何有於諸臣其為欺朝廷無人罪七臣觀宸所指證瑞罪不過曰器皿易袍故靴易帶起官不辭而已此

階顯漸之談不足置辯就如宸所論不迫人情亦不

失為賢者之過也夫以宸之詆瑞吹毛索癢宜無不至而所操者不過如此臣以為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宸之陰險窺覷亦無所用其伎也臣再觀宸本惟開嚴刑用言官二項類乎公然皆拾他人唾餘而曲終奏雅求解免於公論正聖旨所謂屢經建白撫拾餘言者也何難察哉夫宸之本情在於妬賢嫉能危一端足以自安勝一端足以自豪而乃造貶君辱國之謗欲以激皇上之怒稱蘇秦蔡澤之事欲以起閣臣之猜援孔孟為羽翼令學士箝口而不敢

疏鈔

糾邪

六元

言借輿論為粉飾令縉紳同聲而不敢斥如鼓爐以燎毛累棋而必墜此勅章中之大奸俠也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魎如宸者出於其間也夫天下無兩是之理瑞正則宸邪宸正則瑞邪非罷瑞以謝宸則罷宸以謝瑞陛下既諒瑞之孤忠必燭宸之欺罔據宸疏中謂生儒有如瑞者必將加之朴責禮其章縫令不齒於學校矣夫陛下方重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宸乃欲逆銷天下之節氣抑慷慨之士如瑞者冷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乃宸之所

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乃寢之所必擯也以如此妬賢讎正發態無恥之人而宴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士風而入於欺罔諂詐之俗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之必不與之並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懷有奸如山不可動搖然公論既明人心既快懷雖頑鈍無恥亦何面目一日復立於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讎於襄何私於瑞但天下之公論鬱而不宣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繼而指爲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襄尚不足畏邪人

疏鈔
科邪

三一

有如房襄者相繼而妨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妬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爲之深慮也古有太學生擊鼓上書者臣等受國恩不敢在太學生之後且瑞在先朝輕一身之死生以報國而臣等輕重區區之進退不爲瑞明之是無人心者也故不避煩瑣冒瀆天聽伏乞臣陛下以臣章下之大庭詢之廣衆如果臣言不謬乞將襄去之不疑將瑞任之勿二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則君子之道日長小人之道日消三代直道復見於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

利劾貪肆某臣以明公道疏

徐常吉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六年九月

臣接邸報該吏科都給事中張鼎思論劾方面官員丘浙等蒙皇上特爲賜允將諸臣處分惟房楠房襄獨得留用夫房楠年力雖衰官箴未改皇上留之可也若房襄者亦得留用此臣之所未解也臣備員南都南中之事人所切齒無過於房襄臣請得爲皇上陳之房襄者今江西副使也始任歙縣即有貪聲續補漳浦不聞改轍既實緣以入臺瑞遂侵尋而

疏鈔

科邪

三二

督學政是宜振肅風教以端士習胡乃黷墜之欲未厭徑質之路潛通其子房應斗遍遊吳中其親翁嚴範大過關節賄濫滔天名教掃地以致士子有阿房宮賦之概庶民有此房出賣之標其同年沈思孝劾之曰視顏師儒之任大開賄賂之門此豈妄語哉臣以爲若襄者幸生累代寬仁之後得逃鼎鑊使在國初當以大貪汙戮矣海瑞者肅皇朝之直臣也以肅皇之明聖尚且容之房襄何人乃肆爲詬罵蓋聞房襄故縱其子恐瑞之論劾故先發以制之也其形

之章疏無非棄煢之語嘲諷之言此閭閻細民所不
屑道而乃以之陳於君父之前臣以爲若蒙者幸
生我明忠厚之朝得免斧鉞使在漢代當以大不
敬誅矣其時進士顧允成等目擊其疏心憤其奸遂
上疏論列其事皇上怒其出位言事爲之放回原
籍皇上蓋謂其言之非職而未曾謂其言之非是
也及蒙之事體敗露穢迹彰彰三吳之口騰若沸鼎
蒙亦無如之何乃上疏以暴其事皇上爲之允其
奏將徐熙載嚴範曉去衣冠臣知皇上之心蓋欲
疏之臣科邪臣十三
其法之行而未曾不疑蒙之爲人也乃人爲蒙解者
則曰是事也乃蒙不知也臣以爲房蒙而誠不知則
所通關節必無徵驗既無徵驗則通賄之人雖爲至
點安能無故而受人之金也行賄之人雖爲至愚安
肯無故而與人之金也臣知其無是理也臣聞強暴
不侵貞節之女食穢不干烈行之夫使房蒙而一毫
關節不與人通則其行賄者不禁自止何至三年之
久而猶有徐熙載等也其通賄者亦不禁自止何至
三年之久而猶有嚴範等也臣又知其無是理也臣

請得總房蒙而論之其慮海瑞之欲論其子也則先
發以制之疑顧憲成之爲其弟也則捏書以誣之擢
其賊私之盡敗也則劾其親戚以掩之是何其機械
之巧也三舉人退矣三進士錮矣是何其辛勞之毒
也顧允成等論之而不去沈思孝論之而不去張鼎
思論之而又不夫是何其根株之固也臣聞君子小
人自相爲伍房蒙之所論者非批鱗直節之臣則銳
志力學之士也其論蒙者非批鱗直節之臣則銳志
力學之士也即房蒙可知已如是則蒙雖不貪尚不
容於羣姦之世而況加之以貪乎冷在廷諸臣攻
當道之豺狼而臣欲問城社之狐鼠臣獨何心實
以房蒙貪肆無忌積有歲年今既經論劾而又得獨
留公道不明官常不正莫此爲甚是以不得不爲小
皇上言之然臣之所論皆其形之章奏著之耳目太
人所共知人所共憤者若其暮夜之受白晝之攫
臣猶未暇悉數之也臣皇上倘不以臣言爲謬之
初吏部將房蒙罷斥以舒衆心之積憤臣不勝惶恐
之至臣科邪臣十三

乞斥邪臣以清朝政疏

王麟趾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七年八月

臣惟我朝設立九卿以佐理萬機復設科道以糾察
姦邪其不公不法事情且許諸人陳言蓋所以杜欺
罔之萌昭清平之治也惟夫大臣之權日盛而言官
之責日輕於是植黨營私者多而直言盡忠者誅矣
時勢至此誠恐大敵而不可救 臣又安敢避嫌隱忍
而負朝廷任使之意哉竊照右都御史耿定向論御
史王藩臣也意在憐才而併及於臺綱者也蒙旨下
疏鈔

糾邪

二四

部科臣言者接踵矣左都御史吳勝來獨違眾立論
越俎叅覆豈藩臣爲大姦巨惡一總憲効之不足而
猶待一總憲輔之耶蓋藩臣被論不過以投揭之遲
查投揭大明會典無文諸臣愈起之耳况北臺近王
疏入卽聞故次日投揭縱人知之亦難爲力若南臺
則異是矣道理之違差人半月始達兼以風雨疾病
不時耽延尤久一被人知豈直言之不行且有從而
媒孽之者如御史孫鳴治論劾守備徐邦瑞也諮議
於堂有聽事官早洩其機邦瑞責緣而得免御史陳

揚善劾主事劉以煥也投揭於堂尚書陸光祖知之
遂託人轉留及其不獲竟挾讎而反噬此皆往事之
可鑒者故邇來呈堂有延及一月者誠屬遲緩蓋亦
相沿之例非自藩臣始也時來不察其所以反尊堂
官爲鬼神卑御史爲承吏又創爲科在上道在下之
論而不投堂有下榮上辱之別念氣厲詞勢若攘臂
是誠何心乎且巡撫陳有言之閉糴定向不能掩其
失而時來猶力贊其美夫江西不足則商自不往如
其有餘何不推以共濟信如從井耘田之證則明旨

疏鈔

糾邪

三五

爲非而近日諸臣建議不必於通商憐憫也此蓋徒
知偏護寮友私庇鄉曲而不覺其悖謬之甚矣今其
疏見在 皇上試下九卿科道叅詳是耶非耶果斷
斷於已抑受意於人者耶居然見矣進士薛敷教目
擊其非抱憤抗論疏上十餘日不下豈聖心疑其獨
有當者爲大臣存體故置之耶迺大學士許國副都
御史詹仰庇彈章相繼而進夫國閣臣也定國是於
廟堂仰庇憲臣也表風裁於朝端者也不能植善鋤
惡及爾黨同伐異何也 臣爲同官之故而叅江東之

一爲同官之故而參饒伸今也又皆襲故套而參敷教矣國固碌碌仰庇則負時名者亦若此他尙何望哉夫官雖有崇卑而自皇上視之皆臣子也乃言出於大臣則爲珠玉羣而和之言出於小臣則爲糞土羣而排之開朋黨之端而箝天下之口自此以後國事未可知矣再照吳時來屢退屢進止爲勅嚴高一節然而非其志也時值有琉球之差恐無生還之日乃求救於故相徐階而階謂不如做一大事而去可爲後圖故時來從之耳不然嵩之播惡已久而時來之任諫官亦有年矣何封事與差而俱值乎此其規避之私載在琉球錄可考也及隆慶初年時來果以虛名不次擢用然而貪縱不檢被論外調蓋一敗而不復收矣猶鑽刺再起三年之間卽登八座豈古夢卜求賢之時乎何速化如是蒙此寵榮宜思自效反賄賂公行時向銓曹爲人求缺且又一意脂韋蓋自科場之事竭力周旋人且疑其有秉銓之望矣夫陳炯把持言官以媚權臣故掌院最久時來操持不如徐而趨附等之故屢被人言曾不能動此根深蒂

疏鈔

糾邪

三十一

固之明驗歟當糾邪之任而乃躬自爲邪居官言之長而乃阻人之言國家奈何用此人爲哉伏乞勅諭兩京大臣各潔已秉正勿徇情護非而吳時來貪鄙阿附更乞賜罷斥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其投堂臺規應否在三日之內明白申飭以便遵守臣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疏鈔

糾邪

三十一

大臣公肆黨欺疏

薛敷教

刑部辦事進士
萬曆十七年七月

臣身無言責性惡權奸觸目激衷情不容已況止輦
原知王德乃防川祗益官邪敢踰東濕之條少抗憑
城之勢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
言專爲耿定向而發竊以爲遠臣拊口近臣煽惑摘
祖宗之片詞營狐兎之私窟乃旁觀者利其逢已巧
爲申抑其間乃欲立仗稀鳴朝陽寡和創一警百籠
爲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
疏鈔

刑部

三八

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奈何相與排之就
使藩臣論列果非定何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
肘嗣令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
其身諂譏復停則負其志事體當密而不密禍且移
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爲重而視陛下爲輕耶
往往事饒伸論及時來附阿拷之詔獄羈之編氓辛
苦流離路人酸鼻竊意彼特難愈過後必懲數月以
來不聞閉閣之省而更私攔路之朋向猶爲已鴟張
今乃犬狼噬向猶假嚴威而示人以隙今乃懸定

制而附人以諛虐焰方燃漸不可長使憲規果係當
飭何不曰於班行錯亂之時土偶臺卿掾曹柱史抑
何許也海瑞先朝通直也房寰醜詆猶且包容定何
何人致妨言路爲時來者不惟不能參駁反爾朋連
無論愧古名臣卽回想抗論嚴嵩一事有靦面目已
大抵少年勵志多思樹立垂老顏頰輒喪平生見人
覆轍怒髮裂背慙已浮榮脅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
勞利易迷習尚使然也甚或藉手他人恣喙功令居
然角勝市恩無復顧忌嗚呼害可勝言哉卽如二三

疏鈔

刑部

三八

輔臣陽託飲醇之名陰圖登壘之實貌慶曆之和氣
而掩其爭齒貞觀之協謀而諱其斷平津曲學金陵
除鼓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衆九列之體貌宗而九
重之聰明塞矣臣覽古昔未聞豪右凌官閭成壓帥
可與下僚件長並者亦未聞引裾齟齬借劔尚方反
謂多言惑聽者邇來習成機套變幻是非尊者劇談
卑者潛伺清議付諸罔聞臣以爲此曹不復有人心
矣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開持正之門更易兩
都臺長以清首憲庶遐邇承風當有疎觀傾聽者不

然臣未知所稅駕也疎遜鄙儒僭塵天覽恭俟斧鉞
不知所裁惟 陛下憐而察焉

疏鈔

糾邪

八

言官受旨黨議大臣排擯善類乞賜罷斥以扶
公論以伸士氣疏

吳正志 刑部主事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謹按吏科給事中李春開本以狎邪小人鑽刺賡錄
得謬官路受官之日即疏詆員外趙南星一時人情
洶洶有竊笑之者有唾罵之者臣時亦扼腕不平欲
一言以折其非第念其以新進之臣妄肆譏評正如
犬羊禽豕蠢然無知耳故科臣王繼光亦以聞見未
真誤聽公言寔蓋開以自新之路而杜其鴟張之
端意至厚也使春開而稍知容間有羞恥事當杜門
匿影掩面辭舌悔過之不暇矣孰意喋喋利口再疏
攻擊南星及戶部郎中姜士昌乎臣姑不暇計其疏
類蔑恥之狀舉其最爲世道人心害者夫南星士昌
疏中所指不止三官邪已也大都目擊吏治民生
之妬而欲去其太甚者耳非漫爲無當之說以自托
於鳴鳳之列也今春開徒啣其疏稱言事諸臣榮皆
之爲妄言橫議夫吳中行趙用賢之批鱗非怯於吳
時來詹仰庇之糾正也諸臣或留滯周南或偃蹇林

擊其氣力又非殆於如髮之懸也言者何罪稱者何援徒以正士日就危疑位不能究其才實不足酬其節舉世所敢怒不敢言者一白其冤抑耳奈何諱及改節之重臣則目之爲傾陷譴及違棄之孤臣則目之爲比周豈威福足以制人者反不樂附而爲當世所厭逐者顧欲藉之以致青雲耶臣不知其解也且朝廷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二三大臣大臣有所顧忌而不敢欺罔者在二三言官譬如股肱耳目交相爲用而司屬者則所爲手持足行補耳目之不逮者諫官司屬也今大臣不得其職而諫官不言諫官不言而及岐官守言責爲二途欲禁司屬之言是股肱之寄已折耳目之用已窮而又鞶帶其手足令一無所措而後已人身如此幾何不仆國體如此幾何不覆也臣無論古者懸取諫之旌立誹謗之水卽如我朝有上言大臣德政之律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三百年來所家誦而戶曉者今春開倡疏保留御史陳汴林祖述等同聲和之一時臺諫諸臣業已千上言德政之禁矣而又欲禁司屬之直言無隱夫天下士固可盡

箝其口耶以臣觀之遽年以來言者固不乏人而詆之者不以爲出位卽以爲沽名不以爲求勝卽以爲報復繞一啓吻輒加之罪謫而又概諭堂官各悉所司令可謂至嚴酷矣然而奉工之心未平奉工之議未息也何者天下本無事小人自擾之小人不去言路不開朝廷之上雖欲一日享安靜和平之福不可得已然今之所以去小人者亦非有極重不可反之勢如疽毒之類必至於決裂潰散而後爲快也猶若人身積汗稍自拭濯則夙垢悉除頓還舊觀其勢固甚輕而其事亦無難也臣又有說焉今之爲小人者亦多矣未有如春開之悍然不顧者也春開之爲小人亦拙矣然煽亂是非從中指使陷春開以千古莫贖之惡者史料都給事中陳與郊也夫與郊何如人哉方王篆用事時那桐方範顧爾行等投篆門下爲客以推官行取人京尚未朝見皇上先入篆私宅爲其子改課士類醜之後篆事敗伍先生輩相繼步處與郊不知以何術得免安然無恙叨掌吏垣且日招權納賄沈沈鯉辛自修張位諸正人之去陰實擠之

舉朝共曉近又思引用權奸滕胤肩薦那侗等蓋與
論切齒久矣故春開一入衙門臭味相合歡若平生
設為似是之說鼓惑其心志而春開者墜其術中
而不自覺羣之東則東羣之西則西欲借其提携師
其巧詐傳其衣鉢立冀通顯甘心背公植黨而不恤
吁亦可憾矣故臣立朝無幾憤懣不已故冒昧上奏
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將李春開陳與郊從重究治
則真是以明紀綱以肅庶可為言官黨護大臣者之
戒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疏鈔

科邪

八二

貪險科臣大亂朝政乞賜罷斥以清官路疏

王汝訓

光祿寺少卿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

臣惟邪正不並立崇正斥邪然後國是定賢不肯不
並容進賢退不肖然後仕路清使鄭衛與蕭韶混奏
雖師曠不能審音使盜跖與齊夷同官雖禹湯不能
治天下故舜殛奇窮孔子誅少正卯此二臣者非有
罪大惡極以其飾詐服讒足以亂政誤國故聖人亟
法之不貸況夫挾詭辨之術恣饕餮之行險詖鬼蜮
潰亂朝政有如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者而可一日
疏鈔

科邪

八二

使立於朝廷之上乎臣於與郊無一面之交以能文
章數問其為人萬曆六年為順德推官顧爾行結納
玉篆為其子改課羔羊同聲錄傳笑海內然此猶少
年故態也萬曆十四年為給事中濫受朝覲官覲遺
已畢事入會試場先一日請嚴禁書帕入皆笑之陰
受利而陽又收名以欺天下耳目然此猶仕宦故習
也工部尚書何起鳴都御史辛自修許奏滿朝甚不
直起鳴與郊從旁力詆自修以致去位吏部員外郎
顧憲成抗章伸辯亦去而與郊之罪遂大不容於公

論然此猶揣摩希合未至專擅自恣也及爲吏科都給事中氣勢益張貪縱益甚臣不能枚舉明惡顯罪爲天下所共知者請熟數之於陛下之前焉日者奉旨非會薦不得私舉市恩與郊故違疏薦原任都御史張九一趙吏部推用貴州巡撫不幾日而論罷是與郊明知其不可用故相推拔以欺陛下徒求速濟已私使皇上負不信之名則與郊之罪也原任禮部尚書沈鯉侃侃有古大臣之風與郊素爲所厚求考官不得嫌之陰嗾給事中陳尙乘捏詞裝疏

詩邪

八二

誣以致不安其位經去之日尙象痛自悔恨嘗語人曰吾從此其得罪名教是修睚眦以傾善類使朝廷不得賴正人君子之用則與郊之罪也趙南星王繼光萬自約疏論都御史吳時來等中外稱快與郊不勝私憤迫令給事中李春開橫擊諸所嘗論吳時來者以致春開昨古引罪痛自切責已而史孟麟吳正志交章論列則又毀孟麟以賣交誣正志爲受指憑藉口舌鼓簧衆聽使朝廷不得伸舉錯之公而人情亂於是非之辨則與郊之罪也尙書楊燾嘗語侍郎

趙煥曰陳與郊真小人不知何故竇緣陞轉及掌吏科今日薦巡撫明日薦兩司每疏一出人皆疑其爲謝重賂而酬私交新進諸臣投款借貸不愛金幣珍寶結其歡心是舉刺大典而假之以盈豁鑒諫垣重地而提之以爲壘斷則與郊之罪也蓋與郊之警敏足以振徒衆衆與郊之機械足以設詐濟貪典郊之辯博足以變亂黑白與郊之氣力足以呼吸風雨與郊之嫖媚足以巧伺深結以故輔臣信之爲所誤九卿大臣惟其所洞疑虛鳴臺省諸臣二三無恥者惟其所願指氣使諸所善者倡之保留諸所不快者則

詩邪

八四

佐之攻擊勢焰薰灼傾動中外天下不知有朝廷人心不知有是非非嘗過其門則見冠蓋填溢筐篚盈途彼自以爲得操長短人之柄環視中外莫敢誰何大臣修長厚之名不言臺省惡傷其類不言部臣吳正志纔發其奸言方脫口而授荒微之外矣頃讀聖諭各衙門官私心乖氣足于天和然則與郊正所謂挾私害公乖天地之正氣者也臣不勝憤嫉誓爲國家除邪伐奸敬疏罪狀冒昧上聞不敢一字欺罔

伏乞 皇上亟將與郊罷斥以快公論以收天下人心并罷臣以正出位之罪臣寧寘跡歸耕不願與貪夫拱手而揖交戰之內也臣再惟科道諸臣近年選授往往得人然而國家終不收諫行言聽者何哉言官以言爲職者也今嘿嘿者顧榮諛諂者外稱是明導之不言而禁之言也且言官無所不宜言也直犯乘輿累荷寬容稍涉當時旋被斥逐是言官不難批辭逆 聖主之怒而難於請劾新佞臣之頭故惟公足以服天下之心冷言者不論是非彼言者不論邪正模稜兩可委曲調停而曰務存大體是將懲夫議論之紛紛而公是之不明致體敗壞決裂而不可收拾也伏乞 皇上特勅吏部以後題覆章奏及推陞科道諸臣從公甄別上請毋惡異喜同毋抑喜獎奸如與郊者使不得挾私臆以亂 聖明又乞特諭六科十三道諸臣以後建白各據盡効忠毋植黨背公毋鬻權行私亦不得如與郊者自匿名而貽天下後世之誚如此則衆正進而朝政清明國是定而海內安矣

斥員濫公推用疏
臣聞孟軻氏有言國君進賢如不得已故進一人也必與衆共用之退一人也必與衆共退之蓋其慎也戰朝設官分職以進退百官屬之吏部至大臣有闕尤必會院寺等官公同會推得非古之遺意故會推所舉不過出吏部之素定者以唯唯具題於是有疏上之墨跡未乾折袖中之彈文已出矣臣敢以近事言之京營關尚書而會推鄭溶矣貴州關巡撫而會推張九臣侯沃洛之奸邪飄行近諛科臣李汝華糾之臣姑勿毛舉舉其大者洛之女其遠嫁於蔣遵憲也噤噤以果江陵聽爲主盟之父進巡而依王篆托爲繁足之媒致令結髮之妻哭女而傷其命又勸其坦腹之婿寄籍以快其私其捐女求官有如此者此等人何以義冠於八座也九之庸鄙下流先該道臣虎傑論之臣亦不能舉舉其大者九之一身豈生於空桑乎至若求嚴世蕃之引手結歡先送千金望張居正之開顏鑒識共須一鏡其志親喪檢有如此

者夫爲子不孝乃獸乃禽此等人何以坐鎮於一方也若謂洛之小才可用卽古尚有殺妻而食子者乎則邊關數載莫展一籌幸以貢帝之虛勞且身衣錦而腰玉帶矣若謂九一之積學未竟卽古亦有樽俎而折衝者乎則仕路多年三桂吏議縱有雕蟲之小技已叨臚仕而疏崇階矣國家何負於洛與九一也哉然此特論洛之不慈九一之不孝耳若會推所難則尤有可言者臣查萬曆十三年閏九月內兵部關尚書而該部以洛請奉聖旨還再推兩員通寫來

看欽此是時皇上之不用洛也未必非以其父不父之故也萬曆十四年正月該南道糾劾京堂而該部以九一覆請奉聖旨張九一調外任欽此是皇上之調九一也未必非以其子不子之故也夫明旨以另推不數年而旋即推補明旨以調外任不數月而題覆原官則是有彌縫之巧術雖如洛之六被彈糾而依然如故有鑽刺之神奸卽如九一之三列調降而恍同兒戲此爲公乎不公乎此當斥乎不當斥乎抑臣又有說焉宋臣有言洛成人不可不惜是矣

然未聞棄倫掃地而貪得無厭好惡洽天而夜行不止者槩名之曰老成也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是矣然未聞以昭昭伸節而欺世盜名以冥冥墮行而色厲內荏者槩名之曰忠厚正直也捷徑而岐路之中且又有岐焉臣請得而熟數之夫同巷不求見無書抵政府古之所謂賢者也今之退休之臣書僕肩摩於輦轂嬰津之夫貴遊踵接於門廷或挺身而徑請或托介以求容始而駭中而疑終而相傳爲要談矣若此者臣以爲皆患失之鄙夫也彼蓋未恩乎會省

吾陳炯之覆轍也有薄倫理爲芻狗視常道爲主直撰出駕空性命之玄談面參以本來而目之幻說聽者解頤聞者刮目追柄用一加則卑論之性命畢陳而乞憐之面目俱露矣若此者臣以爲曲學阿世也彼蓋未恩乎宋儀望李材爲畫餅也又有揣摩爲要術工濶爲員機權柄所據方修乞休之套數也卽交章而請留勢始所趨知事體之乖違也亦同聲而附和以爲此可以結其腹心充其爪牙近可免年例之外遷遠可需歲月而內轉耳若此者臣以爲皆妾婦

之從人也彼蓋未思夫陳三讓朱璉之貽臭於清史也夫京師者四方之視效大臣者小臣所儀刑也京師風靡則郡國習移大臣朋欺則小臣敗類公議而不畏則何事不可冒爲私徑而可通則何奸不可冒逞然則皇上之勵精吏治而實效之未臻也豈無故哉孔子曰舉直錯枉則民服舉枉錯直則民不服願我皇上斥奸用賢傳誦獨斷如洛之不慈九一之不孝者皆亟賜罷斥以禦魑魅仍申飭該部凡所推用必正必公勿納私交勿塵垢清議勿遂過而飭非勿容奸而惡直勿以崇秩而曲庇其姻親勿以美官而過私其愛厚則枉直不混而進退無私舉錯不偏而議論自息夫聖所劾者實百足之蟲臣所論者皆當路之惡但臣以一介草茅欣逢明主不以臣爲不肯而置之言官豈肯舍所學以徇人與奸佞之徒並立爲伍哉臣愚不識忌諱伏乞聖明俯賜采納則國家幸甚臣工幸甚

懇乞聖明嚴斥官邪以懲敝習疏

郭寶

廣西道監察御史

頃者西虜犯順圍掠洮河我將士吏民身膏沙漠首領馬斃者不忍聞見陛下赫然怒遣臣之辱國隨加斥逐特發朋旨選用督撫更調司道蓋灼見邊事之壞由於邊才之不當而狼狽不除則良稼不殖也第邊事孔棘則選調是矣而腹裏地方今豈昔比水旱頻仍民貧徹骨饑寒迫則盜賊蠭起丘荒困則巨猾大狹勢且肆此所以脾睨於肘腋而隱伏於腹心者當何如調護警服之督撫司道可令一有不得人哉況督撫人乏不惟取之司道而兩京卿寺次且開府可循資實進不辨真贗哉臣以爲邊方腹裏地雖不同其需真才也不異司道卿寺其轉督撫既同則其甄別也俱不可以不嚴若不及今破故套斥小人恐儉巧之徒復托足於督撫之地待其債事而獲議處則誤國資主害有不可勝言者此而不直言糾汰之可乎請以所知爲實性下言之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耀非媚張居正而號門下走者哉當居正

存時恨直臣趙世卿等願得而甘心矣燿於辛巳京察敢黜趙世卿等其効力鷹犬能奎誰之耳目而居正既亡燿不知有何術也而能脫網轉京堂無恙也轉巡撫無恙也僅敗露於王麟趾而一參論焉天下猶恨燿之險微不能先麟趾而發之也乃強顏辯恬不畏恥而王麟趾反坐謫矣附權姦者無罪言附權姦者有罪僅後有權姦人可附而附權之人不可復言耶恐不去秦燿無以謝麟趾也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戴光啓非附權姦而厚張嗣修者哉當居正沒日鄉座主知稽應科者已同衆棄之矣光啓以會試本房取中張嗣修者即伏斧鉞已汗晉之豪傑而寧夏雖遠於彼有何負也而懷憤慙謀遣才不遂也謀巡撫不遂也乃托病於撫按而姑乞休焉撫按亦知非彼情實不過對他道而笑之耳又鑽求內地覲顏就列今官河南不數年乎在寧夏則稱病在河南則怠病倘地復加美光啓肯休而官復加尊光啓忍休耶恐不去光啓無以服鷹犬也太僕寺少卿鄭有年貪婪之性濟以狎邪之術當大江之繁興也營繕

也固不有端司乎彼結邪臣而分屯田之工孰不恨之乃營慈寧而奢出入之利猶未以爲足也又爭管壽官外通商賄內竊分帑近日物議翕同謂銀一萬出官者例扣二千人已損上剝下視徐泰時多贓且數十倍之矣問之內庭外署其誰平之況泰時業已依罪有年猶然不自逃死饗大利而辱官常何面目見江東父老乎太僕寺少卿苗朝陽墮腫之材兼之鄙穢之行當記亥議年例也內陞外補何非王臣乎彼掌禮科而待察政之汰孰不知之乃屬吏部以避補外之官恐有議其後者又延至逾年名假資俸實借彌縫豈知省中舊例歲轉京堂一人耳今轉京堂歲二人壞法亂紀雖張養蒙望重且擠之外轉矣問之同列同鄉其孰直之況養蒙今又乞休朝陽猶然不自引決趨其利而賣其友何面目入河東鄉里乎浙江按察司按察使龔勉復利貪汙前在嘉興府票取屬縣禮銀或以一百或以三百蓋六年不可數計而僚屬談者莫不色變心懼也官且如此民何以堪湖廣按察司副使蔣希孔陰邪濁濫先任平陽府會

求觀官職禮小者一百大者四百雖不途之人無幾
而以卓異薦者又皆牆壁陰厚也。觀如此在事可
知之數臣者以爲取其守乎則不能守道不能守官
其守不足齒也以爲取其才乎則工於阿附工於鑽
刺其才何足美也而乃冒濫尊官不顧笑罵者豈非
循資俸而不辨品格濫舉薦而疎糾彈之過哉何也
資俸深則便於藏惡品格混則易於營私舉薦多則
爵及惡德糾彈少則漏網吞舟所以長致流弊至此
極耳失今而不亟反之豈唯在位如耀等驅之不去
廉劾

附部

九十三

卽清議共排已從顯斥不又有登之薦疏者乎青蠅
未去且以如魚致之恐此輩關看通神朝登薦章夕
謀起用或有力奏毗武菴直實緣又揚揚得志矣彼
耿介孤忠之士質直正太之人非不疏薦而用者僅
什二三豈若小人之蔓延膠固哉雖曰防小入之法
又有糾察一着然撫按復命之疏劾去有幾朝覲京
察拾去有幾在京科道每歲糾彈有幾況糾拾者通
存厚道覆議者借口憐才不曰調簡則曰降用此其
初意固設以待誣枉之士而姦險恣睢者假以周容

則揮之不去招之使來又何怪乎耀等之久逃吏議
哉今奉旨更調選用又邪正貞勝之日萬一小人雜
進則養亂基禍莫知底止矣。言官也糾彈不肯乃
其職業有概於中不忍隱默以負。陛下敢披瀝言
之伏望。陛下念禦外先於治內而治內先於任人
去邪勿疑除惡務盡無以邊方腹裏異視無以在京
在外異法勅下吏部嚴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秦
耀等亟行汰斥令科道并各該撫按衙門悉心糾察
務期仰副德意則小人遠而蔽習自絕真才進而實
政日修可以安內可以攘外萬世治安之機端在於
此矣

附部

九十四

臣等竊以治國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
知人知人之法莫如聽言言者人之口也口之動也
由於心之誠不欺也則言必實實則心必正正則身
必直身直則行必端行端則德必修德修則民必信
民信則國必安國安則天下歸之矣

檢劾邪臣因劾陳轉乞賜罷斥以昭公道疏

王明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正月

臣近觀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陞補臣一見之不勝駭異夫該部之所憑以陞轉者惟資與俸以俸論則科臣俸深於與郊者尚多以資論則科臣資深於與郊者亦有雖吏科爲六科之首亦未有不與六科俸敘遷者如謂閭陞蓋自嘉靖末年丘橈抗論之後三十年來無人蹈此覆轍惟近來顧九思曾以俸淺得陞然猶藉口於資深也與

疏

九三

郊資俸俱淺驟得美陞不知該部有何例可援豈以與郊屢保該部故以美官酬之耶抑以與郊人品物望可當此轉耶臣請以與郊倫誼素行貽羞士林者爲皇上陳之方其司理河間時見王氣氣焰熏灼考滿入京輒因同門顧爾行投入門下爲伊子講改日前吳正志悞指爲行取時事與郊遂張目強辯曰行取時王策已敗彼時彙勢方盛乃指爲敗果朝綱紳誰不知之皇上誠查續錄馬河督錄一觀之可證也既而米山已釋自知不察於公論遂以病告歸

後有牆壁可倚始敢回家再補吏垣述不改絃如沈鯉辛自修顧憲成等物望所屬與郊力詆之那伺何起鳴響懸賢等公論不直與郊力薦之邪思極殺何心隱以類權相非有東山之望也與郊疏起之何意陳揚奎一貪肆縣令屢經劾罷非有可惜之才也與郊疏援之何心文選郎申謝廷家徇私庇故將張壽朋以州同降推官吏科所當參駁也與郊寂無一言職掌何在萬曆十五年九月內節奉 聖旨今後除督撫巡按復命舉劾外科題非係奉旨會薦不許紛紛薦舉徇私市恩欽此味明旨森然與郊任意濫拔得非故違推與郊之心不至盡傾天下之善類以去已所忌盡引天下之奸邪以樹已所喜盡籠天下之財利以充私囊不已也及少卿至汝訓士疏出中外稱快不惟無損於與郊反催之有令陞京中爲之語曰欲要陞京堂須逢王弘陽蓋弘陽係汝訓別號使汝訓而非世所稱爲君子也則其言不可信使果君子也何爲不行其言且調其官而驟擢與郊耶夫都與郊才足以濟惡辨是非似若樹之藤蘿類也

場之排偶其心狠毒則如蛇如虺其踪跡詭秘則如鬼如魅故都人目之爲透徹小人夫如此小人資俸又在人後常少美缺躡蹀獨在人先朱璉廖全覺等與與郊同在王蒙之門相繼俱敗與郊獨無恙陳三謨阿附姦險公然一與郊也其推陞猶叙資俸與郊獨不叙是視朝廷無法度天下無公論舉朝卿士皆聾瞽皆無知覺也與郊一日不去公論一日不定入心一日不安史孟麟一與不合遂誣之曰賣父王汝訓從公具劾遂誣之曰陰護今孟麟告去矣汝訓改疏劾之

科邪

九三

南矣使與郊本心未死當思去者何心調者何罪交章劾我者與我何讎卽今日不得做官猶冀他日得做人古人謂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者惡壞其人也與郊計不出此嘗彼長舌攻辨紛紛將誰欺耶伏乞皇上獨持乾斷將與郊速賜罷斥以爲姦黨之戒再乞嚴諭吏部尚書楊巍以後遇有當勘事理須依擬法格指定是非使邪類寒心正人吐氣毋操兩可之說務爲模稜令奸巧者愈肆中傷建白者空招讎敵遇有推陞員缺須循資俸勿市恩於親故勿阿

意於險邪勿喜同而拔之要津勿惡異而置之閑散若云受賄賣官臣固不敢昧良心以誣巍生平至於爲朝廷秉公持正爲善類獎直扶傾則巍未之有也未路依依頗貽朝論巍果良心不昧其謂臣言何臣以一介草茅荷蒙聖恩擢授西臺非不感楊巍知己之恩實申公義以報知己非不畏與郊噬人之毒實發公憤以報聖明他不暇計也惟陛下裁斷

臣等謹將此疏附呈

疏劾

科邪

九八

大臣庸邁傾邪並宜罷斥以快公論疏

張棟 兵部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七月

臣三年在告始望闕門愧乏見聞副陛下耳目之託顧自南而北頗有得於道路所傳言士林所共議者此不可不爲皇上告也臣在家時所交遊無近鄰里親戚燕閒相聚偶談及朝臣皆云庸邁如張西銘而貳司空傾邪如詹仰庇而副總院可稱鷓班之玷時西銘猶爲南京工部侍郎仰庇猶爲都察院副都御史也臣從而扣之則云有里役自留都歸親見疏敘

科邪

九五

西銘龍鍾之狀而仰庇平生行濁言清非獨朝士知之先爲山東副使與原任福建參政王世懋同時入賀世懋隨行之役皆見其睚眦側媚之態而竊笑之矣臣以爲閭巷傳聞之言不足信也未幾而西銘進秩大司農仰庇進秩少司寇意者朝中自有定論傳聞果不足信乎迨臣之理裝而就道也亦欲採訪公評以爲淺薄之助凡遇交遊必相與品裁當世人物大都於西銘則詆其精力之衰德於仰庇則詆其心術之蕩隨無間於人入道乃知前所聞庸邁傾邪未

爲無據然臣猶以爲道路之言不足深信也今臣之入朝班踰一月矣問諸都人士而都人士之言又較前所聞不殊有言西銘碌碌無奇屢試罔效徒以居鄉尺寸遂得驟致崇階聲實不孚者有言西銘任性而闇於事矜名而曹於才試問其錢穀出入唯有汗流浹背而茫然無知者有言西銘少壯本無奇負但能血氣用事今羣矣政務叢脞司屬易之胥史忽之不堪入座者而科臣葉初春疏內數其旅進旅退毫無展錯謂當知止真西銘之藥石也留都根本重地

科邪

一

司農軍國重託可容西銘爲藏拙之所耶有言仰庇自做秀才時已多不檢爲鄉里所薄至今鄉人嘗以王用汲相此謂夜光魚目真偽不可不辨者有言仰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貌儼然其中歉然唯恐一朝失位而日事彌縫者有言仰庇最能窺人喜怒而逢迎之變亂是非倒置白黑以致人心共憤者而部臣趙南星疏內指其鑽求吏部鑽求兵部且據原文選司郎中劉希孟之言爲證希孟見在也絕無一言辨以爲無則昭然是實矣此希孟之誣仰庇也南

星之臣仰庇耶臣勅開鄉里之官未敢信臣聞道路之言未敢深信乃今聞都人臣士之言如出一言此不當信爲天下公論耶而二臣者巍然在列屢彈不動在西銘則臣既已知之矣山東也丁未也是城之狐而社之氣也何寢哉在仰庇臣亦思之而得其故矣當先帝時曾言及內庫錢糧而受廷杖遂名爲當世賢人君子也臣惑焉夫建言者而遭廷杖以死也幸也苟存骸骨時移事改東山再起不棄生平一言弗合而臣法者亦幸也若確然有守卓然有樹勛名爛焉顯當時垂後世者幸之幸也不然死灰更燃外不勝其知己之感在得是成內不勝其日暮之憂而前後竟成兩截身名爲之俱喪矣仰庇下乃然乎否耶臣於二臣者未識面又不喜夫少年生事之人長談大短長意以博名高而希捷徑獨於二臣不能無言蓋參合其所聞而知天下之心如此人心所在公論所歸也臣不類蒙皇土置之禁近使爲耳目之官自乏知人之明矣天下公論而不以上聞耳目之義云何如蒙聖斯特罷二臣此非用諫之言乃以快

公論而慰天下之人心耳

改節太臣不堪憲長乞賜罷斥以重風紀疏

胡克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七月

今任左都御史李世達素有浮言臣嘗聞其桀而欲仰之昨接邸報見叅御史劉思瑜與前所駁犯官李惟導等三事則不端不莊至險至鄙即甚愛者亦不能爲之解也臣伏讀大明會典一款各道監察御史凡文武大臣累係姦邪小人構黨爲非擅作威福紊亂朝政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彈劾又一款凡都察院官員及有領官各道監察御史但有徇不公不法者許互相糾舉毋得徇私容蔽今世達姦邪小人擅作威福紊亂朝政不法至極見聞既真誠不敢爲世達容蔽也伏惟皇上垂聽焉夫京中巡視五城御史與掄節觀風各省直蒼大不相同城至有爲片言稍駁者相爲錮錐相爭者各總甲節皆縛而質於庭故爾臣時行喧闐大率與外之有司親民者相似難以爲償而告而准則又以小中之大爲著矣思瑜之准告與民分理初亦未爲不是亦未嘗有今兵馬死穴之心也但兵馬何价酷刑自是何价之罪而

問擬充軍以盡其辜思瑜亦未嘗不參价但其叅中曰才諳猶可此亦從來各差御史叅本常規歷歷可考顧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以爲不職即不職矣臣不復爲思瑜辨但世達之叅之也其事雖是其心則非君子不取其事而尤當誅其心也蓋世達之心自負浮名每有冢宰之想方楊龜之告歸也彼蓋私自屈指曰此缺其在於乎及廷推不與則即病居無何憲長之缺出而適及之也則病即愈愈而不再病豈冢宰爲牽魂之魔而憲長爲瘳疾之藥乎識者以竊笑之昨宋繼物故彼又私自屈指曰此缺其在於乎及廷推不前則又病病而伏枕思曰我不施風力於御史非使我爲都御史意也我之不得冢宰御史萬國欽貽之害也蓋悔其前日之爲非而欲甘心於御史久矣及見御史王之棟之以言被降而諸御史之以故王之棟被罰則愈覺通曉曰皇上之不樂御史也如此輔臣之不樂御史也又如此我及今不逢迎之恐並其憲長故物皆不得矣於是日夕吹毛求疵獨得思瑜之事即拈筆不暇而形之論劾一得最

旨遂大怡心神謂自是可以安其位而覩他日之聚
宰也不知 皇上天地合德卽雷電之威總歸好生
何嘗有成心於御史哉曩左都御史陳炯偶因御史
趙應元不送大學士張居正父殯遂劾之以媚居正
厥後公論一明不惟炯自累而且爲居正累今大學
士申時行鑒居正覆轍且過意優容亦何嘗有成心
於御史哉世遠以此迎 皇上是不忠之臣以此迎
時行是不義之友乎又況其所以自爲與其所以劾
人者若黑白永炭大有可笑者乎遼東廣寧左等衛
賊鈔射第 一百五
犯人徐仲魁等十一名翁宗善等十九名與指揮李
惟尊王潤津王俊百戶高應登四員各以蓄識委官
通同作弊冒支邊餉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兩併賍論
罪律例明甚該前巡按御史徐元奏行都察院叅詳
覆奉 聖旨徐仲魁等著監候詳決翁宗善等發遣
李惟尊等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欽此行備劄徐御史
案行分巡道備奉欽依內事理將徐仲魁等監候追
贓會審詳決翁宗善等撫院定衛拘僉妻解發邊衛
永遠充軍李惟尊等四員查照原叅情節依律例問

擬併贓二十兩以上發遣衛永遠充軍呈詳徐御史
覆審情具罪當將李惟尊等具本回奏行都察院叅
詳蒙駁行到臣謂李惟尊等宜分贓而不宜併贓臣
案行分巡道覆擬呈詳謂讀律以來監守自盜原無
分贓之理律云凡監守自盜食庫錢糧等物不分首
從併贓論罪例云沿邊遠東等處監守盜銀二十兩
以上俱依律併贓論罪是律與例首尾發明併贓之
意不待辯矣又云乃各計入已之贓數滿方照前擬
斷不及數照常發落者蓋指各項侵盜之贓果非那
移出納而實入於已否出入已者對不入已而言非
謂止科一入入已之贓而與上文併贓論罪之意相
及也今堂駁竟遺其俱依律併贓論罪之語而偏摘
仍各計入已之贓數滿方照前擬斷不及數照常發
落之詞奈清全篇律例大有正所謂以詞害意矣況
徐仲魁等二十一入入已之贓俱不滿百已引例併
贓論斬翁宗善等一十九名入入已之贓俱非二十兩
固與李惟尊等一類也又緣何而可加永遠之軍因
武職另叅提問而乃變法改擬停違前斷非惟有妨

欽遵定議悉亦非公天下之心平天下之法也等因
到臣據詳呈堂乃又駁如故臣不暇論律例宜併
宜分獨惟此事也以爲不當併職則徐仲魁等十
六人之斬刑翁宗善等十九人之永遠卽當先駁何
爲覆難以爲當併職則李惟蓐等之承戍尤恨其晚
矣何駁之又駁也道朝廷三尺獨可行於書識而不
可行於職官耶豈徐仲魁等十一人之命爲輕而惟
蓐等四人之官獨爲重耶道翁宗善等十九人之承
戍爲應得之罪而李惟蓐等四官之承戍有議責之
條耶臣竊疑此駁必有他故矣乃序班李惟藩解夷
人回計月間在廣寧覓得自家兄李惟蓐併職事晚
生已有分止於堂上李老先生處說允可只要老公
祖寬宥此其人今猶在都其言今猶在臣耳也任意
出入變亂成法於提等不直世達之所爲矣世達
若以掌道御史堂爲推則當時何不以勅恩諭之
心而折掌道御史也李惟藩何不曰掌道處有分上
說允惟曰堂上李老先生處已有分上說允也世達
御利口忍難以他委矣夫責恩諭以曲庇酷官而陷

曲庇盜官曲庇酷官不堪爲御史曲庇盜官顧堪爲
都御史耶臣恐世達忝思諭之疏不可令臣見而世
達自思及庇惟蓐等之事不可令思諭見也臣再惟
天下之所以常泰者以君子道長而人之所以不敢
爲小人者以清議可畏也若以小人之心而假君子
之行公然行私不復知有清議之可畏是又最狡最
詐知孔子所謂似是而非德之賊矣堂堂天朝豈鮮
人哉以賊而寧臺爲朝廷羞以賊量長而風紀天下
爲天下羞若世達者誠不可令一日竊位者也且人
情如流水然趨而下也恒易倡之以君子猶恐不純
爲君子而況倡之以似是之小人又孰不樂爲似是
之小人以苟富貴哉以世達倡諸御史而倡天下誠
恐小人之道日長國家泰運自此去矣臣故曰若世
達者誠不可令一日竊位者也奉照左都御史李世
達壯年粉飾亦能欺世盜名末路傾頽惟知曲意徇
物工揣摩而故奉憲職豈曰奉公受賄獨而敢亂王
綱允矣不法臣奉典章職當糾舉伏乞皇上獨斷
將世達速賜罷斥別選清正有望大臣以補臺長庶

小人退而君子進於人心世道裨益非淺渺也

寺臣大奸巨猾橫肆食殘乞議處以快輿情疏

王德完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

臣惟君子在朝則天下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故欲天下治而不亂莫先於進君子而退小人夫君子小人邪正不同科矣君子如麒麟鳳凰人之所共好也小人如猘狗獠獍人之所共惡也乃有以小人之尤而假君子以冒譽外竊麟鳳之形而內藏獠獍之性張牙露爪使人反顧却走而莫敢犯其鋒此可爲痛惡者又竊何如也乃今大理寺右少卿楊四知則時時言下涕騰羣情共憤詎置其隱暗者姑無論請舉其顯者有爲皇上言之方張居正之既歿也四知曾追論其十三罪若謂獨立敢言乃詢之縉紳皆曰是做行人爲居正祈禱稱功頌德而自誇其巧者也始結王象朱建以傾四維旋見楚勢已去則又附四維以攻居正見李植江東之聲名赫奕則深相結納以攻時行旋見事機周濟又判江李而潛詣時行宅洩其謀反覆傾險踪跡無定嗣差漏建恐清議難見則夜至象宇揚聲譏陸光祖宅涕泣曉請昏夜乞哀人皆傳

矣今竊緝去光祖見在可召而問也甘肅兵變四知
倡爲紀綱之說見若慷慨而詢之朝臣皆曰是受劉
永嗣重賄而爲之解脫者也維時御史王道增上申
明紀綱疏以駁之蓋承嗣激變不宜輕貸撫按無辜
不宜調移此紀綱之正論也而四知假託以庇承嗣
遂使僂然尊聞以致洮河之役全軍覆沒閭閻臣張棟
上退方功罪疏謂承嗣與尸爲禍首則四知寔始貽
之此章疏具在可披而閱也關西清節標著四知渠
顧名思義必當不逞楊震而詢之則曰渠曾與徐性
善結爲通家而任其一寸也頃兩處房昨奉旨抄
沒渠始擬出京城共知又爲提學時造金麒麟賀伊
生子而與千金之賞具在抄沒帳中侍郎李戴御史
彭應參備知之此可召而問也御史銜命而出職在
激濁揚清褒廉黜墨四知曾持斧乘驄獨不開乎頃
荊州後論劾良鄉知縣風裁稟稟渠受賄從旁撓亂
其說又何臺長濟排之封豕長蛇不助觸邪之勇良
可羞矣今臺長李世達見在可召而問也禮義世教
之失防備其去此之義節獨見四知渠最嚴稜稜稜

峭厲豈盡毀藩垣撤牌樓者而詢之則曰渠嘗攀附
許國之門強顏弟子之列無因至前就不笑之卽渠
座師亦謂不父其父而矜其祖此在御史喬璧星陳
登雲郎中張國重能言之可召而問也又渠按閩時
尊嚴若神而色厲內在膏緣鑽刺無所不至權要之
門則括數百金以結之此在御史馮象乾按閩歸言
之可馳而問也古時皋梁復契拜稽交讓而四知恣
睢狠戾嘗苦競靜昔吐轂提學缺出例應吳定補則
欲懷而取之谷大理左沙御缺出例應洪聲建補則
欲給其臂而奪之矣以停論則聲遠光而四知後以
望論則聲遠庸而四知奸蔡何以後踵前以奸加庸
之止乎此事在銓曹可召而問也天道好生聖不殲
殺竊見四知戒殺有文將謂滿腔惻隱而詢其按閩
狀皆曰庖人以爲炙魚而並斃於杖下其吏民以爲
怒而爲蠶粉者不計數百人此閩人能知惡可惡而
問也夫以與牛羊雞豚何貴何賤賤而畜而不忍傷
其生貴而人則鞭楚以促其生何其顛倒至此極乎
猛與蒼鷹乳虎同胎烈矣不及今鋤而去之萬一循

資開府則屠伯請其江流虎穴納其衛幣不知何方
 之靈當避厄難而受茲荼毒也夫四知行濁言清欺
 上罔下才足以變黑易白如負嵎之虎而人莫敢撓
 如傳膚之蠲而人不敵動卒相避其虐賤銓部憚其
 神奸臺諫畏其螫毒使生唐虞則爲構祝窮奇當在
 四凶之例使生春秋則爲少正卯難逃兩觀之誅此
 不可一日而立於廟端之上者也至太僕寺少卿趙
 卿附勢如炙趨時若殫告病甫十越月輒營考察
 以代王國脂膏之外無他畏則唾手少卿而先朱鴻
 謀劫去遺金數百括取贖銀以數千晉人一一能道
 此竟朝貪殘與四知同科而奸猾橫恣則十不及四
 五池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勅下吏部僉與論僉同
 即將四知逮賜屏斥卿酌議降調則小人退而猥偷
 猥獍駢首以潛驅君子進而麒麟鳳凰應期而畢至
 其裨於治道非細故也 臣非不知以玉擊石多致損
 傷以手搏犬愚有噬嚙聞之孫叔敖曰見兩頭蛇者
 必死恐後人見遂斷而埋之 臣得附於叔敖之斷蛇
 以無遺後人以救數千生靈之命卽損 臣軀以謝奸

人亦所無悔者不然冠履黷白畫公行猶鼠同眠
 不一逐捕則 皇上亦何賴於耳目之臣而 臣亦何
 能覲顏而就瑣闥之列哉

正人出古自有道矣

疏抄

科部

百四

險倭科臣貳亂主聽乞賜罷斥以杜黨端疏

馮從吾 山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昨者臣接邸報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參論南京中卷一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私非真爲皇上發奸摘伏也臣意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臣又不勝駭異也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抑不暇辨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爲給事已數年於此矣自有參論饒伸之疏而謫謫已不容於衆口雖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古小人未有狼狽若此者舉朝臣鄰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垣間耶顧註精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詫爲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爲異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爲皇上分明之昔者臣疏發科場之弊而汝寧劾

之人人未有不爲伸稱屈者皇上亦鑒伸無他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覈案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不知妄逞胸臆以戰汚大典適益重其參伸之罪耳至於參論王教又揣摩上意爲之不知近日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還孟一脉蔡時器者意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窺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皇上之惑不然何皇上罰棒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止也急於獻便而巧於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誅矣夫汝寧特小人耳堂堂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曉曉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言中於皇上故言科場則皇上聽之言銓臣則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命回話使君臣上下反覆疑貳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特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裹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間耳使有之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收時措此以結皇上之驪天評

國家之事不知其所稅駕矣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彙端也且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報獎王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汝寧因玉衡彈劾辯疏自陳乃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三巨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而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主聽誠匪細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以汝寧之故傷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

臣惟國家有行取之典原以待卓異之才非為姦人啓倖進之路也行取有臺諫之選原以重耳目之任非為貪夫開賄賂之門也乃己丑年來則有大謬不然者臣有慨於中久矣然而未敢指摘曖昧以傷雅道及近接邸報則見大計不免者於諫臣得三人焉於臺臣得二人焉而外此尚昧舉也臣竊感焉謂落宿累賢耶又何以致果不肯耶苗何以進總之難解於當道在事諸臣矣當日在事諸臣果何公平吏部尚書則楊巍也都察院都御史則吳時來也文選司郎中則劉希孟也吏科都給事中則陳與郊也大都皆此數人主之也夫給事班聯瑣闥御史法執西臺職司封駁風生糾彈美哉選也不啻重矣而何可以不正進耶聞之各宿中藉以三千金得之者有以二千金寫累得之者又以有數千金乞哀權門換他人名字而得之者人言嘖嘖譁之汙人齒頰今天計處分已定夫復何言獨怪當日在事諸臣奈何容隱

慰題題公行白晝也吳時來事定蓋棺品不足齒矣
楊魏晚節不終老且乞休矣即欲議處法無可施乃
若物議沸騰職私很籍者非劉希孟又非陳與郊乎
希孟在邵原碌碌無奇楊魏以其同鄉竟以文選私
之事體一味含糊人素有劉草包之號名雖楊魏屬
官實則與郊屬大與郊曰某當選科希孟亦曰科與
郊曰某當選道希孟亦曰道烏之雌雄茫然不知水
之濁澠渾然其辨正如矮人觀場隨人說其妍媸耳
尤可笑者熊元爲安丘知縣乃希孟舊父母也希孟
如此用情固可以觀厚奈何不謀堂官不據堂選竟
於寫本完後添入熊元祗因忙迫中屢歷不填員數
不對致塵明旨切責着令回話此何等事體而可知
此皇主以爲希孟欺君耶不欺君耶與郊首列諫
垣耳目天朝謂宜秉公諮訪薦賢爲國非爲私可也
胡爲乎嗜利如蟻聚糧招權如貫術玉錢神一入則
盜跖可以爲伯夷關節不通則西子不免爲嫫母顛
倒是非淆亂黑白不復知久間有羞恥事矣尤可笑
諸臣違訓爲廣乎推至不檢有聞同官側目乃訪單

中所稱最有議者與郊乃薦之舊閣臣曰此異才也
今遵訓公論定矣問之則曰是曾用賄千金者臣不
知與郊力薦之何心也如此類難以枚舉皇上又
以爲與郊欺君耶不欺君耶臣又思之是年科臣員
缺僅有八人乃同選者則七十八人也缺之所限豈
不謂難而助之所通抑又何易且當是時有以循良
卓冠而竟置之劣選者又有以治行殊尤而僅傳一
南曹者此有所抑彼有所伸豪傑風聞寧不解體猶
未也卽如今歲大計屆期當事者輒倦倦然欲斥貪
吏舉清吏而不知行取時間節如此求天下無貪有
司不可得也近見巡撫由秦羅而止以貪敗者凡四
人矣而不知津要地苟置如此求天下無貪巡撫又
不可得也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二臣之禍天下不小
矣臣嘗就二臣評之希孟木偶人也而與郊則提木
偶者也選省臺是希孟奇貨也而與郊則居奇貨而
求善價者也傳之四方載之青史不亦辱朝廷而羞
天下士大夫耶臣憤激於中義不容默相應奏究參
照原任文選同郎中今選通政司右通政劉希孟賦

才剛昇秉性糊塗使自以廳堂官之模稜束手以入
姦人之籠絡臺諫何官豈容揮金獵取銓衡何地奚
可暮夜貪緣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給假太常寺少
卿陳與郊職居被垣智昏墮斷巧足以成黃鼓辨足
以出離黃藉諮訪為利媒豈曰桃李私植以清華為
騙局明是苞苴公行此二臣者均當罷斥以儆官邪
者也伏乞皇上大振乾剛亟奮雷斷速將臣奏下
部施行庶仕途清吏治飭而真才亦不患於無階上
進矣

進矣

摘摘貪鄙撫臣以警官邪疏

李時亨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臣惟撫臣坐鎮一方吏治隆污軍民利病夷貪向背
咸責於身厥任重矣然惟不二心之臣乃能實心任
事弘濟時艱不然一心事君又一心謀利此謬多時
流士論且鄙之疆場何賴焉若原任巡撫遼東今補
兵部右侍郎顧養謙者正所謂懷二心者臣按遼一
年其貪鄙不職之狀得於聞見者亦既真矣不敢毛
舉細瑣上讀天聽試御一二關係者如三萬衛庫官
張以道以侵欺官銀招解到臣審稱顧撫院指稱撫
賞夷人取庫銀五百五十兩買貂皮三百張餽送舊
相申時行臣未敢遽信獨別又審原庫吏孫汝胤供
吐相同臣不勝駭異夫一庫如此他可推也發覺若
此未發又可知也其實餽與否臣不及知第取帑藏
以媚政府指撫夷以潤私囊無一可者矣臣又查得
王絨因養謙之奏被逮招出被奉稅銀向有侵欺奏
旨行前按臣許守恩查勘養謙慮恐敗露持時行原
帖以求止殺守恩不發歛葬之乃托兵道鮑希顏馳

至邊陽縣守恩以獲其事則張以道之言似非無據
今希顏守恩具在皇上何召而問也不寧惟是馬
市一見臣今物議噴噴先是民出資本買之夷入軍
領馬價買之民聞民得厚利軍得壯馬即有羸弱不
堪該道不准驗烙以故馬皆懸壯歷七八年甚至十
餘年不啻頭者雖利在小民而馬堪騎操立法未為
不善至養謙更而為官買矣限以銀數馬之口齒弗
辨也取其價減焉之羸弱弗擇也價雖省約馬不堪
用該道只得印烙士時漢敢誰何故有一二年例折
者是則領之未幾旋即追此者官利子銀之名軍受
追補之苦磨伍不振率多由此撫遠三年所積不貲
半以報部半蠲給整遠鎮軍民猶能言之詎每詢問
軍民利病口口道買馬獨苦於在荷僉謂懇告無門
望替作王臣聞之不勝扼腕夫皇上以士辛苦於
朋銀放歲發馬價溢至十二萬以為休養全生之地
今復裁制傳子銀之名且未必盡入公帑致士卒茹
苦與伸萬一鼓鍊計將安出即百兩子銀何益於事
西夏之舉謂焉微墨非不知任事招尤直言買禍

養謙奔走相門目濫開府已為人所厭薄即捐糜
以報陛下亦未為過顧感恩圖報之念不勝自私
自利之心豈惟上負國恩抑且有玷國家亦何所利
而令之親顏在列哉伏乞勅下吏部傳採輿論從公
議覆如果臣言不謬將願養謙亟賜議處以為人臣
懷二心者之戒庶貪奸知警而忠良益勸所裨吏治
人心者非細故也

仕路方清大奸宜黜乞斥以昭公道疏

楊廷蘭

吏科給事中

臣惟盛治之世靡不獎恬退而黜奔競蓋奔競不黜則資緣速化之徒率獵要津矣恬退不獎則方正寡援之士率苦沉淪矣乃今時所稱奔趨阿承鑽刺巧宦孰有如太僕寺少卿張文熙太常寺少卿朱來遠者哉夫文熙何如人也臣不論其他事論其按越章章次者流兵之變雖陳三謨所激而非文熙所釀成者乎御史康應雲方懼衆而舉公秀才之家則體統雖多而臣聞其生平事蹟謂何然此猶自變生倉卒逃避尚可原也叛軍之變離吳善官指擻而非文熙所自擊者乎御史共事三方畏禍而閉門不出則綱紀謂何然此猶曰罪有所肆退性尚可原也至賓興之典則朝廷取士之公典公論而御史職司監臨非可籍以行私申用嘉冒籍湖州則文熙潛通關節而中之者也中之曰揚然時用嘉而語之曰汝中雖不高却已得中此同時九十八人所耳而聞口而誦者也夫以制科盛舉而用之植私於嘉雖明且恬不知畏若此臣不知文熙視賓興

爲何與監臨爲何事也乃文熙以此市恩希寵亡何而拜京兆兆藉使不禮居不請告則建牙樹纛亦云久矣決防啓賓徇私蔑公以若人立於朝不亦玷清秩乎臣以爲文熙可黜也朱來遠何如人也臣不論其他事論其入銓彰彰著者爲知縣時則多方進賄而謀吏部然此猶曰趨熱奔捷人之常情耳爲吏部時則計多鑽求而免外轉然此猶曰重內輕外官之常態耳比典文選其穢狀何如哉竊政府之虛聲而陰收實利乘堂庑之臥病而大開倉門懸美缺以待高價而賣官鬻爵無所不爲假公器以厚私情而鄉試門生無求不遂田賦甲於廬江廬人有朱十萬之號此果何從得來其最可鄙者當出部之期猶戀戀不舍欲爲求遲一選之計而不知同部諸人業已覓見其肺肝矣嗜利若渴甘官如飴以若人立於朝不亦辱華班乎臣以爲來遠可黜也臣生平不識此二人獨來遠掌選曾推轂臣臣非不感之顧念此二人者一爲僕寺一爲奉常皆所需開府之選者焉而文熙心甘附勢爲鷹犬而不顧名檢來遠巧足濟貪如

見而不可方物假令授之節鉞則其逢迎當路毒害生靈又不知為何如者即如近日張文熙禦倭一疏尤爲乖謬動四省之兵連十萬之衆以試之海上風濤出沒祗憂魚腹安能搗倭穴耶方謀犯內地大司馬徵兵募卒尙慮衆寡不敵而又欲分師出海圖必不可成之功計孰踈於此者此何可言才也大節一虧小有才且不足贖乃迂謗如文熙者程才較品皆卑卑不足數矣方今廟堂之上值多事之秋即使盡登正士猶慮無以靖外患消隱憂况有奔競大奸如臣者可容其一曰例於朝署裁伏乞勅下吏部亟行罷斥以爲希榮競進養交安祿者之懲庶乎仕路益清也已

總裁溫及匪人乞賜更易以重大典疏

林熙春

戶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

竊惟帝王之興必有紀載以示勸懲非聖人不能作亦非名臣不能助聖人之作也今國家已二百餘年於茲矣其間聖祖神宗之大經大法賢卿碩輔之嘉謨嘉猷非不有歷朝實錄昭垂琬琰顧雅記野記等書紛出民間何以示信頃者皇上特允儒臣之請將爲正史之脩夫詎非大聖人之作爲也歟哉第脩史難而奉詔爲脩史總裁則尤難蓋總裁者樹之旗鼓諸史臣所恃爲盟主者也在諸史臣不過揮毫而奮墨屬辭而比事至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剖究於治亂安危之原昭析於是非可否之介辨別於邪正賢不肖之間一言闢世道片詞係主德則非總裁莫之與也故總裁得其人則史尊而史傳非其人則史輕而史不傳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孰意近日所推正總裁有原任詹事劉虞襄者列於其間哉虞襄去年京察拾遺兩臺交章論劾有謂其受林商人三百金之舉者有謂其佔除性善七千兩之房者有謂

其作強驕修撰試卷結邢尙智爲通家而甘爲鷹犬
者有謂其折乾輓管驛丞揭陷縣官而肆爲蛇蝎者
有謂其父戌二十年而瞞旨請封者有謂其母病十
八載而不歸忍訣者有謂其通父妾至墮胎極慘者
有謂其忍妻死不制服註籍者有謂其扣藩司莖銀
一百五十兩至勒民夫折工銀每月八九錢者似茲
名節掃地罪惡滔天卽苟留衣冠覲顏黨里尙無以
自解於士君子之口倘一旦起田間濫總史局臣恐
以貪財附勢之夫而督史將必重權利而進奸雄以
瞞君忘親之夫而督史將必抑忠臣而扶驕子以不
仁不義之夫而督史將必後閭閻而左閭閻國家果
何賴於若人而必欲起若人以拂輿議辱汗青耶說
者謂執筆多役一時乏人卽講讀編檢出差請告者
猶然催促劉虞慶位正詹官宜起服已滿時宜起不
於此借纂述而愚弓旌謂體而何且論其才無問其
品可乎殊不知正史非皇上之史也皇上所以
承祖宗傳子孫千萬世之史也昔許敬宗編圖會奉
命撰編年人便以毀譽失真棄之今日寧爲傳無寧

爲史官聖 皇上亟斥虞慶別選有德望大臣以充
此選庶史以人不朽 皇上亦以史不朽而令名與
天壤俱流矣不然虞慶不已黃洪憲等之徒且藉口
接踵而諸史臣亦竊笑而疾走矣事干重典不識忌
諱伏惟 聖明裁察

修史用人宜公輔臣擬旨未當疏

遼中立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先該輔臣王錫爵題請纂修正史起原任詹事劉虞
慶文總裁官與論贊贊以爲非人臣曰是輔臣援所
私而不顧天下之公議也方具疏奏論旋聞同官業
已上請謂輔臣必聞言而悔滌心而聽則謂可無
言矣既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慶急宜起用今御
史紛紛參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臣
仰見皇上深居大內留神章奏采公論於外廷付
定議於部院而毫不以成心與也繼而思曰是出於
宸衷之主裁與則呂坤保薦事在往年猶然簡在
聖心虞慶何人而當此隆眷也抑出於閣臣之稟擬
與則是以桃李之私情謬爲推引而奈何假呂坤之
一薦以自文也臣請得而畢其說撫按之臣鎮輯一
方境內士夫所改容而禮者也非巨奸豪宦不以列
彈章其薦人也不得不寬廟堂之上提衡天下宇內
才品所懸鏡而別者也非宏才碩望不以辱弓旌其
用也亦不得不嚴撫按之保薦或偶取其鄉論廟堂

之起用必詳核其官評試查各處撫按所薦舉地方
人才者能人入而用之乎彼虞慶生平具在去歲拾
遺疏中眞士類所不齒聖世所不容者不即罷斥已
爲漏網遺奸此固滿朝公論輔臣獨不知乎知之而
何故復用之乎夫用虞慶也以爲得意門生而私之
也私虞慶而借明旨以塗天下也借堂官以誣臺臣
也則心術愈幻機械愈王欲以掩人耳目而不知人
已窺其肺腑矣皇上試召輔臣而問不知輔臣何
詞以對且今天下多故需人甚急廢諸臣無賜環
之旧中外士紳日夜望輔臣補牘勿諱今未能進二
君子而先進邪臣輔臣又將何詞以謝天下乎伏
乞明諭輔臣以後用人當秉公心勿植私黨以後擬
旨當持大體勿挾私見則國家之體也亦所以成輔
臣之冷名也臣再惟修史鉅典也必博訪名流廣招
俊士前輔臣疏有欲取之別署取之外僚取之間廢
取之山林隱逸而必曰文行兼優又曰行義無虧乃
邪媚如虞慶者首與總裁之選矣第恐天下之爲虞
慶者不少也浮行無節徒飾浮華之詞竊緣于進者

亦不少也儻誤蒙收錄則修史之典適以啓邪臣奔競之途而開小人仕進之實耳卽據英稿彙何足以昭法誠而垂萬世哉復望諭輔臣及吏部嚴行咨訪務求端方直亮博聞有道術之士毋得濫及匪人以汚清朝盛舉則仕路肅清而國史可傳不朽矣

荆石何可枉誌

疏

附邪

百三

嚴濫舉之禁以杜倖門以快公論疏

葉繼美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頃見輔臣王錫爵等爲纂修本朝正史內閣副總裁一員劉虞慶不諧公論噴有頌言臺省交章叅劾昨奉旨先該呂坤保薦劉虞慶急宜起用今御史紛紛叅駁孰爲公論著該部院定議來說欽此夫虞慶之人品一見於南北拾遺再見於臺省之拾遺今復下之部院定議其肺肝當已畢照薰猶自是難欺臣一敢復言虞慶事矣顧恩虞慶之用也因於坤之保薦可見薦人者卽所以用人而妄薦者未免於妄用其關係於賢邪消長之機非細故也故臣敢因事而竭其愚夫國家用人非一途矣顧凡自下達而陞諸上自家居而起之公者靡不自薦始乃保薦之權撫按握之緣撫按在外巡歷既久採訪最確故報命之日薦舉地方人才之疏與舉刺官員者並聞有服闋病痊大臣又不時奏請柄事臣工質此爲券而不時之用於此焉需誠重之也夫在上者旣以是爲重則薦人者可以是以爲輕乎臣傳觀諸臣薦疏固皆以人事

陛下之義固多真實可用之才然其間不無是非混淆而賢不自雜操者甚至以羊質冒虎皮以鵠聲蒙鳳彩微迹昭彰於耳目猶然侈口誇詡糾彈未乾於墨章輒爾薦剡上瀆卽背公論冒清議而不惜者且無暇遠引如近日浙江撫臣王汝訓按臣彭應泰論董份非卽在年傳孟春蔡系周所會薦存問者乎彼一時也卽孔孟伊周亦不是過何非御史萬國欽抗辭力爭朝廷之大典幾冒濫矣今未踰三年何一人而兩截若是耶正所謂譽之則盜跖爲夷齊也然此

疏鈔

科邪

直五

猶曰以小人譽小人也不足評也頃觀河南按臣陳登雲疏薦沈鯉孟化鯉等及一閑住知縣王職足稱公是不愧獨知乃何洛文何如人也而亦與沈鯉輩並稱得非秩級混玉乎至如呂坤之薦劉虞慶也固曰講臣服闋故事然南北拾遺之疏備諸醜狀且言猶在耳而乃云事業夔龍文章班馬急宜起用庶裨論思夫班馬猶曰才人而夔龍所稱名世虞夔本一狎邪小人猥云帝臣王佐何狗名失實一至此也豈神宗會見南北之疏耶不應聲贖若是又豈以南

之疏爲不然耶今滿朝之公論何如也臣不得其解矣夫登雲望重西臺極力扶持公論而坤究心道學不事詭隨然且不免如此况其他乎蓋緣向來諸臣以舉遺爲厚道而尤以傳取爲收羅或徇桃李之私情或惜鄉籍之雅誼或隨衆口而附和或因貴倖而請求漸次濫觴真可砥柱風林湍水賢者亦然嗟嗟朝廷本以薦賢爲國之典付之撫按而撫按乃以徇情市恩之念報之朝廷致令柄事之臣幾爲所誤極之藉口濫用隨以誤國不亦重可惜哉臣謂舉遺之

疏鈔

科邪

直五

典必不可廢而濫舉之戒施不可不嚴何也我祖宗立法有貢舉非人之律有舉用有過之條而聖明在御屢申連坐之法邇來如御史韓介徐圖劉恩瑜皆不幸坐此何獨於薦舉地方人才一節則是無所稽故每有論薦未必秉公致朝廷之上名實既真而無所定惜李克論小相有伍而達觀其所舉乃其一節謂此非特可以計相亦可以卜撫按之臣今用連坐之法或難卒行而善惡可以類見吾因其舉人者以察其所舉之人卽因其所舉之人以考察人

者稽其是非定其賢否而黜陟應以加焉庶乎不失
李克之意而今日拔本塞源之說也不然下之或假
是以行私上之人反藉是以推托是保薦一節無以
蒐遺賢適以開倖實耳於國家何賴焉臣於呂坤陳
登雲心知其賢非有苛求特因事而致責備之心又
推類而廣濫舉之戒如此倘蒙陛下不以臣言爲
謬乞勅諭撫按官員凡保薦地方人才務秉公心不
徇私念寧慎毋濫寧任怨毋市恩勿得濫及匪人如
劉虞變何洛文者再乞勅吏部察其所舉以定其賢
疏鈔卷一百一十五
否或有濫舉不公聽臣等不時劾卽行顯罰庶臣
工絕偏黨好惡之私朝廷成蕩乎正直之治所爲
聖明之助清議之益者非小補矣惟陛下裁察焉

詞氣和平通達

臬司參刑黃緣敘功乞彰廢斷以警官邪疏

陳維春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

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無以治天下又聞
郭何故墟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夫善善而不能用惡
惡而不能去則善者不勸而惡者益肆反不如不知
之爲愈此郭之所以墟也蓋聖王勵世磨鈍惟此賞
罰而賞罰倒置則國運隨之自古及今有明徵矣臣
觀今日聖明在上如日中天於臣下之忠邪刑賞
之輕重若燭照而數計錄稱而寸度也乃獨一姦邪
之丁應泰人心共憤憲典未伸衆謂聖鑒已昭當
有所待乃今傳聞東事敘功有濫及之者舉朝相顧
駭愕夫誰敢於悖明旨抗公論變亂黑白一至此
哉臣雖未敢遽信而事關朝廷賞罰之大與君子小
人之進退天下萬世之公論有不容默默已者謹爲
皇上言之臣頃憶二月三月內因應泰敗壞東事姦
狀顯露兩奉明旨一則云國體軍情皆朝廷大事
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計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
軍民泣願苦情丁應泰舉動乖謬威制勘科幾誤大

事始着同籍聽勘一則云這路倭妄奏朕所洞鑒且廷議俞同萬世德又這等說可見朕心獨斷已定萬世公論丁應泰沒戰功猖狂已着回籍了將士功罪作速遵旨叙來本內周陞丘一復等監軍御史提了問該部知道欽此夫聖皇所重莫過號令故曰重異以申命又曰渙汗其大號今綸綍所宜誰敢輕視聖斷孔彰炳如日星中外臣工無不頌皇上明見萬里洞燭姦邪者也憲典未加必俟東事勘叙之後公論明白自有處分耳乃科臣楊應文業已勒明

疏鈔

科部

百四十五

酷致死人命至數十人者有謂其受監生餽美矣爲衣冠之禽獮者賊私詎止千萬富邑幾爲洞疲其居鄉居家宜淫肆毒千罪萬惡不能殫述以汚齒頰至於挾私誣罔敗壞東事則舉朝文武羣臣先後奉旨會議無不憤其欺君誤國者臣查會議進呈之揭有云丁寅畫獸心劍舌閃爍如電有云丁應泰祗爲助和撓戰之故誣以通倭重情謬悖甚矣幾不至携屬國之心而撤中國之藩籬乎是敵朝鮮入於倭而警毒於我也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有云此說激於

疏鈔

科部

百四十六

恭去任矣常良自有欲還云應恭傾危泰險惟真
聖斷處分夫羣臣各失公許已昭滿朝公論進呈睿
覽豈不儼然在哉而遽可一筆盡抹去也至查督臣
邢玠之疏發其賊私狼藉何止巨萬畧舉其槩則云
強騙國帑金玉素珠又云騙江一鵬銀二百兩家人
劉武備送索趙像銀三百兩發牌該營不許難為本
官周性向各部徵銀三百兩與熊良相送訖又云答
應官邵養秋劉壽將銀在遼陽迎買花布細段用驛
馬駁送朝鮮販賣獲利餘金付泰收用又舍人劉

連步

刑部

百五十一

世藏等欲避連送訖說銀隨食糧送銀九十兩因而
行稟取用受賜沉銀一百兩皆開重罪欲拿張柱
細打送銀一百兩方免又云泰差家人馱送皮包二
箇馬四匹行至沙嶺偶遇虜搶去泰要辦添備禦管
應律令賠償三千兩應律無奈何令守堡官軍及屯
人逼出銀已追過五百三十餘兩尚在刑此遠人不
堪其命又云密令心腹張堯佐等潛入洛營布散流
言只說皇上注意丁爺但看前次旨意可知周陞
及馬之避場自副總辦遊而千載百兩或五十三十

不等各將不敢不應稍遲者即行指摘計賊又何止
數千至於給累冒食錢糧支用不呈督撫又難以數
計也是應泰有數千萬兩之贓邢玠之所指皆有人
有證豈盡誣者明旨聽勘正勘此等事耳今無一分
析而遽錄其功果何功乎夫應泰將前後所上五六
疏及未上三四疏刊刻成帙傳播俟營明以天朝情
形輸之於倭欲倭堅志不去以遂其壞東事之謀其
私忿妄許屢瀆無忌意在棄鮮撤兵舉朝震動使非
諍臣忠言 聖斷堅定則東事必危軍國稽誤辜之

疏鈔

刑部

百五十二

不議而反圖其功臣之所不解也且朝鮮國王之辯
應泰者云懼東事之幸完務壞人之成績使軍情疑
沮諸將解體其主意所在蓋可知矣其耆老軍民祝
神之詞云天朝大姦丁應泰黨倭忌戰誣陷我國王
天下之罪人其在本國即不共戴天之讎也我百姓
痛心切齒誓不與此賊俱生是應泰者華夷共憤天
下棄之未即正法公論已自不平而乃欲叙功紀錄
豈不貽四夷之笑為史冊之羞哉夫明旨所斥既云
事動匪謬威制勘科又云掩沒戰功猖狂多端是

聖明正淵燭其奸矣聖明燭其奸而臣下飾其功是非混淆功罪倒置莫此爲甚夫舉朝文武諸臣爲可親而皇上亦將可親乎文武諸臣之言爲可恃而明旨亦將可恃乎此尤臣之所未解也臣恐紀錄未已必且圖起用起用未已必且據要津明旨旣已并髦公論尙復何顧天下事可堪此等奸邪幾敗壞哉臣查昔寧夏叙功及於原任職方清吏司郎中楊子庭致干一聖怒該司官皆以朦朧受罰夫于庭原有勤勞偶掛浮議較之應泰何啻星壤而已若此矣疏鈔

科邪

言三

冷應泰爲聖主顯斥公論憤嫉而乃敢於悖明旨拂輿情徇一人之私滅天下之公則威福可以專擅柄權可以妄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豈不足爲寒心哉昨大計時聞各衙門皆有應泰訪單纖狀千百止因應泰自知不爲公論所容必在難免倡賄倖之說以起爭端其議論紛紛勒叙未定當事者筆不得下應泰獲遂奸謀竟爾漏網今又賁緣叙錄豈上有扶日織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勅下吏部查應泰有勳牌夥夥應否作何處分以補大計之漏以懲貪橫

之奸邪或以應泰所犯係干欺罔君父動搖軍國時在邊境用兵人心觀望當有所警以杜譏賊之口作忠勇之氣則惟聽聖明英斷重處非微臣所敢議也

疏鈔

科邪

言四

以雪楚情疏

郭如星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九年八月

頃者陳奉作亂楚地動搖辱國損威法紀凌替當斯時也楚其發及乎殆哉幸而天心厭亂默佑聖衷慨然下明詔奉撤回重斥舊撫臣支可大而特命新撫臣趙可懷矣一時中外臣工皆舉手加額謂可懷此行當必有奇畫至計超出尋常萬倍者轉亂為治在此一舉楚事定而天下從此定矣奈之何其大謬不

附錄

卷二

然乎皇上之命可懷也選擇而使不由廷推且限以五日內起程得無謂遲三日則楚民危一日奉之賊私盜竊一日乎即謂旨隱而未發而聖意已躍然矣為河懷者宜感出格之知遇秉傳而往兼程而進入其疆急下令曰陳奉激亂全楚騷騷一人南顧特有憂焉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楚之百姓我得而安輯之也奉之賊私我得而料結之也已焚者勢雖難挽而見在者尚可稽核寄頓者倘富覺察而僅存者

亦各東顧奉撤回重斥舊撫臣支可大而特命新撫臣趙可懷矣

將數年來魚肉剋剝之狀與征多解少之罪得畢露于皇上之前而皇上按籍而考賄物動念將謂奉

非橫肆漁獵胡以狼狽至此乎則平日之所文章談奉者信為不虛而楚民之所焚焚盡起必欲甘心於奉者庶可少洩其忿矣胡可懷計不出此也止憚惡聞之餘威罔畏簡書之甚重當其過襄陽下荊州投刺先謁執禮甚謹肆筵設席情文周洽一切扛箱毫弗敢動且唯唯聽命奉云封則封奉云不封則不封仍付奉收管第遣官護送已耳夫可懷既護無稽考

附錄

卷二

不明告皇上以的數而糊塗了事蓋默示陳奉以盜端矣以故奉揚揚八座而馳從者數百人沿途任意抽換任意遞轉堂堂撫臣且無如奉何早解官其如奉何哉故雖有進到之扛箱其數可陳其中未必有也雖有趙世美之奏疏而全數無聞皇上何由而考之臣採之通國輿論悉以楚民揭帖大約奉未往荊州之先私囊所守不下四十萬金其他珍寶繪帛充仍無數乃今以十萬為率寄頓者十之三四十萬為率寄頓者十之一二耳臣切恨之

臣等謹將計數四五而解進者十之一二耳臣切恨之

臣嘗按楚事而統論之可大縱押外之虎拱手以任其哺噬可懷憚押內之虎屏息以聽其咆哮可大長奉之惡讓禍於始可懷護奉之短遺患於終脫懷居前不啻如大倘大居後奚擇於懷可懷可大無一可者欺君悞國其罪等耳

蘇軾上書

蘇軾

百四十三

中外多隱伏之禍臣工之志盡之風乞斥奸邪

大臣以肅吏治疏

曹子汙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三月

臣聞治亂之形其機先動審機遠慮上贊天子下倡百僚以弭亂保邦者大臣職也若夫機已著而旁觀袖手禍既成則歸過於君此不忠之臣秦越國事者即如治河何事總督何職今日何日而侍郎李願未任則移書祈免既任則失措風狂此固夙負才名赫赫博讀之臣也於皇上試觀此等舉動脫一旦四方有事誰是赤心扶日灑血郊原者亦足憂矣即如樞臣田樂計臣陳璘一以積貪見劾一以近罪蒙參原疏俱存了然可睹倘兩臣並斥則天威誰不震懾然棄去樂留則奉情及為不快况鄭樸吳中彥麻承恩等鑽營過付業掛吏議獲原書奉嚴旨而樂置身事外若不相涉推辱強辨欲以一指障天然則挾貨入都望門投賄者豈盡付之路人乎又何為源源而來也又見南京兵部尚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事草率而無愆忽而還前旌未啓曾已焚驛方談底績倖

者不知以致禍結其連戕民耗國及其經畧朝鮮又踵前術掩敗支吾媚賊僥倖關白夭亡鋪張功伐既奏稱倭將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然又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原情俱露夷惠方深則當時死於兵戮於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而慕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等夷誘之爲俘驅之就死不勝感憤至欲削髮不猶賢於玠哉朝廷不事苛求以全國之大體亦足矣獨不可固其求去而去之乎姑息優容反成芒背日遮日掩日狡日僞疏畧歸之於科耶

百七

而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兵科之疏是益之愆也臣又見巡撫雲南陳用賓昔固多貪迹猶未露向來京察未去愆過轉叢猛廷瑞陷死於刑已犯殺降之戒李先著冤死於獄更增士類之悲且先著之死曾無以壅而用賓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賂之厚則公論益不容彼遂一差到底花石之採諉立名就是譽樹之奸也士儀之貨敢於襄君是榮感之術也塞功之叙諂及稅璫是媚竈之術也君子之途既不容著足小人之惡遂至於濫觴

彼固甘心笑罵其如爲國之憂何夫南樞獨擎半壁與北樞並峙撫臣坐鎮一方實省直要津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廁故玠及用賓亟當與樂併罷者也

疏畧歸之於科耶

百七

履臣久于清議遷臣虛冒天功乞賜罷斥以愼銓衡以寧疆域疏

湯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

臣聞國家重寄內則天官外則總督所以辨官人才安攘夷夏責至鉅也苟非其人不膺特簡今適有庸鄙奸諂公論不容如原任禮部左侍郎今改吏部右侍郎朱國祚前逾總督萬世德者臣謹據實爲皇上陳之國祚身爲侍從職典筆札顧遇文采無可表見試策亦至庸人鄒德溥賈東貽差蔣春芳雷同

竊抄錄章臣邪言

言三

坐廢國祚罪在同科何顏獨居文苑況遇沉航中聖狎比頑童無賴滿堂酣歌徹曙五斗解醒日復爲常三丈高眠旬多休暇卿貳就飲於山人之家戲旦醉抱於卿會之席口角流穢鼻息軒雷携昵僕入視春之蒙同吏書索騙王府之金曲庇喬壁星卽矯旨編號任爲已事受賂鄭洛卽素著貪婪覓擬易名還庶吉士項鼎鉉納采三千金假婚媾爲媒以網利京師有價賣翰林之誑選淨身男子王堂官騙逾千

金劉賊殺淫而不問神有猶鼠同眠之誚若干

刪立事尤爲首鼠兩端攝宗伯已物議沸騰貳銓宰將月旦倒置况循資以上卽大拜匪進寧有昏庸陋劣如斯人可堪棟隆之任者乎至如萬世德者才全用之行險好沈足以濟貪琵琶歌舞酷類優伶眇目發形原非奇偉西寧逼將出師三千人盡喪胡塵幸勘有幸庚寅州守起家七八年驟至開府鎖刺通神最可恨者嵩山既破朝鮮危在旦夕天津去遼陽不二千里而遲迺徘徊四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復久駐夫零星之虜不能却乃能破重大之倭

耶觀望支吾肝膽盡露此其違三命退避之罪二追

言三

釜山巢破倭奴盡去世德始馳入朝鮮擅有前績夫東事稱功止在退倭三皇世試問倭衆渡海之時世德曾在督陣否耶此其掩襲盜功之罪二世德出鎮三載善後宜有完策迺對馬島之倭復屢脅逼朝鮮鮮人岌岌懼禍請命天朝部既咨行世德矣漫無成莫相問僅以塘報塞責此其苟且結局之罪三月侵鮮餉曾經論列訪其厥職所至耶彰食客技流混蓋公府稅賄不遺於下戡敵償轉付之諸管假揮霍

之虛名飾給堅之巨憝僧人遺茶而實銀牌院役送回而給三十金顧山人薦人賣筆一朝而獲三百金榮可知已此其貪饕乾沒之罪因滿載歸來玉關生色捐資結納羊續成書俄而回院俄而協理俄而總督前遣皇上不假廷推特加拔擢無非拊解頗牧磨礪後來之憲而世德且將謂進退得以自由此其冒濫顯融之罪五有此五罪者而身都樞憲爵延苗裔恐非所以核功實照勸懲也參看得新改吏部右侍郎朱國祥趙集餘生斗筲猥器鄙夫不可事主

謝耶

百五十三

甚

邪撫養惡致變乞賜更置以昭政體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四月

臣維懲亂者必問其所始銷患者必慮其所終天下安危之大機明知之所蚤見也頃者滇南之變皇上追答內官楊榮仰負欽命死不足惜嚴追首惡及諸起釁之人寬其脅從所謂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文武並用者矣顧榮之窮兇極惡誰實成之而今有今日乎夫皇上不忍加派一念昭於星日屢屢詔諭稅歸有司此豈伏殺閹孽摩牙張吻時哉自北宣主威以節制則狐鼠潛跡布聖德以昭蘇則方隅帖席惟是撫安地方責矣奈何有長亂尋國如陳用賓其入者乎用賓撫滇十餘年矣貪功生靈黷賄營私三窟之盤據特堅萬口之譏彈已倦蓋不知朝廷法紀為何物矣是故其脂韋足以長榮之暴虐而不能問其叨養足以開榮之漁獵而不能問其頑鈍足以固榮之悍鷙而終不同問即以指揮可繼作榮爪牙逞其毒而亦有不得問榮之惡以有所附

憤思難假手武弁烈燄薰天盡是煩竟之氣狂鋒指日頓成戎馬之郊孤宸汗以若灰置皇綱於何地堂堂開府方且蒙頭縮舌哀號乞憐於素簡練鞭笞之人而不可得豈不羞哉夫使用賓者必先鎮攝如魏允貞之在山西見影消除似李三才之居淮上瑞威既散譴諱不生蓄禍崇災安得至是而用賓方且支吾規瑣拾煨燼之餘塵數馬乘之細事移稅就蜀托相丘閭以流毒於此而嫁禍於彼展轉譎張千態萬狀視皇上爲何如王哉而獎惑若此罪不容數矣

疏鈔

卷一百一十五

百一十五

但夫滇非遠帖焉無事也地本雜夷人方稱亂指揮賈世勲等負衆懷疑乘機易煽沙中偶語已成騎虎之形釜底遊魚豈無跳梁之志當其脾脫縱橫固已視用賓爲機上肉耳寧復復首歸法以無貳轡手卽以用賓驚悸落魄之餘尚能伏節宣靈規善后之完策乎緬囊方張士尊環伺中紅外構南滇可憂故榮之死不足以損滇八百千萬之完而用賓一日不出則抗疏尚在榮之死不得以寬滇八百千萬人之誅

不奉法則誅死而犯關益廢何者天下

安危全在朝政朝廷輕重實倚大臣今居常濡忍率本庸回貪鄙之人深根固蒂牢不可動迨其决裂糾紛乃徒付之無可奈何養成國家積弱之勢豈不寒心且聖主不以大寶得危哲后不以小瑕玩禍今天下勢如破舟東塞西潰洶河之衆卽閭中亦見告矣夫天下既驚喜於聖諭之作頌而希恩太過閭使又觀望於聖心之中變而作勢愈驕並爭交戰戈戟橫生魚爛土崩豈得無慮卽今李道馬堂等捏疏占稅違近驚疑而高推詎奏乃欲覓權竊據於輦轂肘腋之間跋扈亦太甚矣皇上每謂內外官員不肯協力使人盡比周以禍天下將安賴之欲安天下必先正紀綱使民不亂欲正紀綱必先信明詔廣德意罷中使不法者使塞禍六稟於上而義在責任重臣先宜訴去用賓爲滇人改弦易轍釋反側之端以風天下此在皇上自爲社稷計耳貴誼有云失今不治必爲痼疾伏惟聖明留意裁決

其直言天下第隱邪乞蚤除以杜後患疏

宋壽直隸志校監案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夫天下之治亂亦何常之有正人進而衆正同登即治之機邪人進而羣邪並附即亂之萌故曰勿使滋蔓蔓乃難圖當焚未薰灼之日無人指其奸及其僅要已登黨與日熾炎災方張撲救無及其空善類而禍人國有不可勝言者夫中允之官何官也清華之選而啓沃之資儲相之基而輔導之助必忠誠端亮表裏無欺言中準繩行有坊表如樂正子之信人如薛居州之善士乃無忝於位而實稱其名豈意脂韋浮沉間其無恥之陳之龍亦得濫廁於其間也者自古小人之躡華艤也每應節於末路之不檢而當未得志之始猶然小廉曲謹或一善成名一節自飭尚足自托於士林若夫始初即縱恣不羈潰裂名檢醜態于端穢形萬狀餐駟且然稅駕可知陳之龍即其大矣之龍心術曖昧面貌卑調其可唾者非一臣謹述其共聞共見衆口誼傳者爲皇上陳之

臣嘗聞

究訪其惡僕則柳沐未及驟戴星而宵遯然猶曰是

其往事也又聞其歸京察而操戈反向捏造單揭帖翰林朝房之壁以暗射其同鄉且旬旬相門流涕竟日然猶曰事屬傳聞也至若書房入參二十餘包各重二三觔其家僮方以爲藥客之寄頓而之龍對客輒自誇張曰此物出自內翰之家是六敝宗兄相錯愛者此等舉動何其昏夜乞哀而驕人於白日也然猶曰醉後模糊之口未足盡憑也至若貪鄙下流少廉則又不止此諸計以取酒東之懼則面戴假鬚同其歌兒來生滾跌於火樹銀花之下長班外吏皆醜其態度莫不亦頰而汗流矣多方藉豪商之潤則身騎瘦馬隨其義兒陳三馳騁於煙九熱鬧之場而人俗子皆汚其行藏莫不點首而嗟嘆矣貴鄉中翰之輩無一人不認爲通家而冷日貸三百明日貸五百甚且蔣中書千金屋宇竟容壩以爲私即燕市有皮臉之議直任之而不辭也貴戚勳衛之家無一處不稱爲契弟而東家飲六醉西家飲六醉甚且王都督

臣嘗聞

應之而不愧也卑之又卑則脅肩諂笑以媚姻家而呼朋引類復因親以及親即親爲連姻之薛山人亦且時啞其僂僂之態而聞者無不掩口險之又險則下石合沙以傾座主而不說短論長輒張威以作勢即目不知書之趙官者亦知而許其背師之非而席前應答無辭逢人作乞丐之態恐其不途而覲顏自謂兩言爲取債之券教子爲舖販之尚令其元旦而沿門拜客曰不佞頗通星理阿大當督高門故長疏鈔

科邪

言是元

安傳而笑之謂一子爲募化之僧以彼操行大壞良心盡死寧惟不齒於清議亦且有玷於班行人人皆知其柔而狡而卒無有指摘之者或畏其內外交結牆壁堅牢或謂其春坊散秩猶非要津或鄙其卑污宵士不足以辱白簡殊不知天下之極卑污者即天下之極兇狠者而人固未能窺其深也考之古今若瞿然下拜之盧杞爲人拂顙之下謂榻前屈膝之嚴嵩而殺心一熾善類幾空當其時也何其卑汗及其後也適其兇狠失人推批羞惡之心耳此心一夫則

不畏人非不畏鬼責不畏時忌之身名不畏萬世之唾罵而癡可吮痔可吮口河蜜腹可躬身可妾婦心可狠虎而況橫生一患得患失之心憑藉乎曹分角立之勢流毒縉紳貽害天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恭照右中允陳之龍敗檢裂名寡廉鮮恥持短帚以掃政府而慕權附勢庭中作入幕之賓曳長裾以傍侯門而醉叫狂歌筵下傲八風之舞樂閨闈而華頭垢而寧羞土木形骸念孽孽而狐媚猿攀醜肖優伶面目招搖類市井之棍流而結義認親總是乞哀疏鈔

謝邪

言是十

之狀頗氣自豪華之侶特而聲音笑貌皆爲誘騙之門更可唾者潦倒於黃生序班之家則拜嫂叩頭竟屈膝於堂下酌酢於區販姻家之第則銀杯象筯皆竊匿於懷中據今日而窺心積行全無羞慚若一旦而秉樞當軸有何顧忌除之不蚤爲害必大履霜堅冰理有固然待深根固蒂而後歎拔山之難蓋已晚矣臣與之龍素無一臂之交更無一毫之怨惟是觸邪避邪根於天植毀譽禍福付之不問知不敢不言

臣等謹將此疏繕寫呈覽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且甘之以如飴也。懇乞勅下部院覆議上請。如果臣言不謬。將陳之龍亟行罷斥。庶排奸除佞而仕路一清。立懦康頑而士習丕振矣。

疏鈔

六科邪

旨至

儀郎蹕進可駭功司退縮堪羞乙斥蹕就黜萎頓以飭官常疏

戴章甫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竊謂官之循級而遷也若陞級然躁急熱中非不欲一躍而上然其等不可躡也躡之而斜飛之議起矣官之當幾而効也若負擔然鉅肩重荷非不欲一推而釋然其任不可諉也諉之而縮頭之刺興矣臣近見儀制司郎中張嗣誠鑽擢尚寶少卿考功司員外李延大戶轉稽勳郎中切嘆耕羊凌遲乎千仞之山蹇驢何能爲百里之步何也國家儀郎遷轉十九憲副十二大叅間一寺卿實爲異數故近自張我續而下十數人惟王紀劉憲龍得陞光祿少卿然一緣皇太子冊立之鉅典一藉聖母加上徽號之鴻恩慶典既不常則卿寺何容再也固未有鑽刺而躡得之如張嗣誠者嗣誠以工部主事侵削商人數千金大開筵調春曹歲月之間遂躡殿猷顯等三人而上之頒僚耽耽噴有頰言故上任之日無一人至者惟

前長史王紳見其早著能睡手儀郎見其遲一着

又將繳弓類式猶謂機括太露耳目昭然當事或有
鑑衡蠅營未必皆中乃當武闈分校選郎新代之時
而有尚實少卿之權應若執券取若探囊夫選郎當
蒞任之初他未遽舉亟亟作此爲第一義豈得以厭
服人心耶抑未諳於典故耶玄都之桃李耶孟陀之
葡萄耶何超舉之忽而速化之神也未嘗指裾於聖
典未嘗轉膚乎殊恩擢卽不新於頻擢而必以卿式
亦何緣何藉耶使此臣而擢此擢而下則人皆儀郎
皆少卿充而效之抑以甚矣將何以重名爵養廉恥
疏鈔
而塞壘觴耶國家考功職掌要在覈賢否忠邪殊公
評以資臨薦淫如職司微闕或奉旨看說俱本司屬
稿呈堂聽其裁酌所從來矣邇者姜士昌入賀陳言
奉旨聖旨着該部院審看了來說延大職署考功自
當剖析邪正別白是非具草請奪乃蒼素既眩於平
曰是非益淆於當幾設爾延致于嚴旨聞之則耳
神焉沸視之則眼底花生職當屬草惟有躬身遜辭
者惟曰員外不放五色無主三神皆辨聞者
皆謂其言亦竊笑之沁薄之而欲以驗

封處之至如急選掣籤置緊要數枝於袖內以待其
欲者此慣局也乃其眼力近視手法未開候授而
他得之則亦已矣至喝令取回一坐失色衆皆掩口
此其才器狠庸心膽懦怯張星舉錯毫無執持銓部
何地稽勲何官而以當之萃鵠羽於寒鴟蒙虎皮於
駟騶醜態屢著祇資笑談其何以察辨官材而飭勵
百王耶夫率年來銓擢多徇人情壞亂國典故銳者
不用以營職而用以介紹別路之通津靡者雖怯於
擔當而偏重於鑒營之竅擢者未必賢賢者未必
直鈔
擢矣如漸誠之驟進無恥延大之退縮無剛皆擢典
所不載而公論所不容者也伏乞勅下吏部明彰公
道并加顯斥以抑冒進之風而振委退之習庶幾銓
擢清而倖覲者息矣

關臣類

高宗
中興
建康
開禧

李植 奸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疏

王國 逆惡中璫交通內外包藏禍心疏

陳希美 罪人既得天討難容亟加誅戮疏

李沂 惡黨就擒元兇未殄亟賜重處疏

趙完壁 奸璫竊權干撓國典疏

馮琦 梟獍惡臣大蠹國政疏

白瑜 直陳煥室關係百萬生靈疏

目錄

卷二十一

林秉漢 乞處粵璫疏

王藩臣 乞除閹惡以防晏地禍變疏

湯兆京 內使擅刑爵宗乞賜究處疏

周懋相 稅使飾詞庇盜有司因事蒙譴疏

沈鳳翔 奸璫擅預兵機漸不可長疏

汪若霖 欺商不宜妄追職官無辜就斃疏

呂邦耀 敬因奸璫專權畧陳遼左情形疏

陳宗契 稅璫暴虐非常蠱毒憲臣有據疏

關臣類

姦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懇乞乾斷亟賜

重戮以彰國法以安社稷疏

李植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嘗讀春秋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凡犯無將之戒

者雖跡逃之臣猶在不赦而況密邇黼座掌握中樞

者乎竊見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狼狠毒異常姦貪無

匹竊弄威福包藏禍心十年於茲矣此中外之所共

知人神之所同憤者也上皇上明並日月於保之姦

邪諒必洞燭而驗察之矣然不即加誅斥者無乃念

其舊人暫為姑息耳殊不知禍根不除則枝蔓日盛

譬之浸痼瘡痼痼結既深則重貳歸聚終必潰裂臣

所蚤暮寒心不得不止膺天聽也謹以保罪當誅者

十二事為陳上陳之試垂察施行焉內官張大受

書手徐爵先年論死皆太監李彬親信人也因盜大

祀神祇祭品奉世宗皇帝明旨大受發充孝陵衛

淨軍永不叙用徐爵發遣衛充軍但逃殺了是皆姦

黨賊犯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後大受既回而保任之爲股肱爵逃回而保任之爲心腹受則勿處掖庭陞至乾清宮管事爵則冒濫功次擢至錦衣衛指揮是崇嚴之禁城爲逃遁之淵數矣此保罪之當誅者一也助教鄭如金曾爲人打點爭爵被論罷職矣保招爲門客而私改錦衣衛總旗太監暨擢曾延燒永壽仙宮誦成留都矣保受其萬金起爲南京守備夫保掌東廠凡罷斥官員潛住京師者職當訪拏者也反用作私室爪牙俾得假虎以害衆保掌司禮凡有過醫得罪先朝者理當痛絕者也及置之根本重地俾得肆狼毒以殘民此保罪當誅者二也擅入宮禁侍有明條保以徐爵曉夜共處直房披閱章奏凡重大之機務緊密之軍情未經御覽未送閣票而爵已先知漏泄於外矣爵又窺伺皇上之起居探索聖母之動靜戲言褻語無不與聞宣揚於外恬不知諱由是奔競者慕其威靈巧宦者附其聲勢或託先容以謁保或納重賂以求通其門如市而權傾中外矣爵之敢蔑法紀非保縱之乎此保罪之當誅者三

也去年未寧公主選婚朝廷重典也保受梁柱銀二萬兩而天相之駙馬曲庇入選是以金枝玉葉爲媒利之階也致陷公主孀居是誰之咎歟此保罪之當誅者四也欽賜戴聖夫人莊田銀兩皇上特恩也保先勒銀二千五百兩而內帑之給方行是以主上恩私爲漁貨之地也雖爲九重乳母美服顧耶此保罪之當誅者五也御用監歲買珠玉珍玩等物約費千數萬金保揀低者進用而貴重者盡入私囊贓罰庫累年積歿逾臣家財美止數百萬兩保悉以贖易真而古器重寶竊爲已有凡遇時節進奉皇上聖母皆是物也以爲皇莊之財獻於皇上又誑騙皇上之賞賜濫乞皇上之恩陞其欺罔如是此保罪之當誅者六也二十四監內官凡有富者保必搜求隱過而嚇騙其財物有病故者保必封鎖房屋而檢括其家黃如在前大監鄭真曾意孟充王孫等卒家財或數計萬或十餘萬保遣徐爵以尋常之物進於而皇止而金銀珍貨保悉有之其分散各家名下者纔未之一二耳故保私宅所藏可當天下項賦

罪之入其家貪如是此保罪之當誅者七也保之
第宅店房通滿京師不能悉數如造奇地於北山口
而壯麗之花園堪並西苑至於壘鴈石於成山崔巍
奇巧又西苑之所無也蓋私第於原籍而規模之華
峻可擬王居其數五千四百八十間名爲一藏又王
居之弗若也皇上敦崇節儉遊觀之所不過仍
祖宗之舊制而已保乃敢僭侈無上若此保罪之
當誅者八也保之擅作威福不暇枚舉如怒臨淮侯
則羣其僕從非刑夾打恠劉皇親則請罪堦下呵令
流沙四
叩頭皇上優恤勲戚隆以貽貌未嘗輕加譴責保
乃敢詐威凌虐若此此保罪之當誅者九也家人犯
罪罪坐家長律也慈慶宮前禮當嚴肅矣馮佑過之
填內官不即起避輒敢高聲辱罵尚知有太后乎詔
選九嬪禁止嫁娶矣馮邦寧兄弟乃擇絕色二女納
爲侍姬尚知有皇上乎至於戕害平民霸占產業
肆惡於外者難以悉舉是皆保有以釀成之也此保
罪之當誅者十也皇上之居曰黃屋服曰黃袍器
用帷帳悉以黃者所以明有尊也臣見保於選大婚

時輒自用黃帳圍繞恬不爲怪然猶以爲大婚禮也
及臣昨於天壇監宰見壇內建黃帳一頂以爲此必
皇上親郊所用既詢之乃爲保設也夫保一宦官耳
敢爲僭用黃帳其他威禮犯分越制踰等何所不爲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一也皇
上近爲潞王殿下分封欲先擇一善地令保開具地
方呈覽所以厚天倫也保宜訪擇妥貼者并上之
皇上聖母勿致異同可也乃保開呈皇上者如
此開呈聖母者又如彼此其心何心哉豈聖母
有愛子之心皇上獨無愛弟之仁乎如此舉動將
使陛下母子兄弟之間違傷天和其所虧損聖
德更非鈔小欺君罔上莫此爲甚此保罪之當誅者
十二也竊念保之罪惡千態萬狀卽罄南山之竹不
能載萬分之一其彰明較著爲中外所共聞見如臣
數之於前者卽劉瑾汪直之惡亦不加甚乃大小臣
工畏保之威懼保之惡曾無一人爲皇上指陳其
罪而內侍左右亦無一人如張永發劉瑾之謀者以
密奏內庭臣痛皇上之勢亦可謂孤立於上矣臣

又聞 皇上於保少加譴讓則涕泣於前以文其非
退則怨訕於後以洩其憤况有大受徐爵等煽其虐
焰助其異謀恐一旦變生肘腋有 臣所不忍言者正
也 臣一芥草茅荷蒙 皇上聖恩寄 臣以耳目之責
發茲摘伏 臣之職也有臣如保不具為 皇上熟數
而亟陳之恐其毒惡所積日甚一日將來潰散決裂
流漫必盛彼時雖欲有所言亦已晚矣 臣是以憤悶
憂傷莫知所措不避死亡之誅仰瀆天聽伏祈 皇
上察 臣言不謬諒 臣心無他大奮乾剛早賜 聖斷
瓦餘 臣言不謬諒 臣心無他大奮乾剛早賜 聖斷
將馮保張大受徐爵等速加誅戮明正其罪於馮佑
馮邦寧等重加周謀以消餘黨則姦謀可解人心可
安神人共快宗社無虞 臣後受斧鉞以謝輕言之
罪 臣所甘心也 緣 臣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干冒天威
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究處以正國法疏

主 國 浙江通監察御史
萬曆十五年十二月

臣特罪言官若使事關宗社安危而不為 陛下言
之則雖為負命 陛下當公之時罪大惡極可以危宗
社者則司臚監失監馮保是也 臣請列其欺君誤國
之罪惟天陛下垂覽焉夫保受 陛下厚恩無數乃
不思報正酬恩專擅權肆惡欺 陛下於洪年獲
朝政為己結清別流軍莊近入犯徐爵結為腹心火
開賄賂需索船遷諸將或三五萬或以數十萬不計
其數盜取府府珍寶或藏於私宅或送於原籍不置
勝窮欲天下之財物以肥身家括天下之寶貨以為
玩好縱伊姪馮邦在等強梁生事奉都城內外平民
莊田無數所積金玉珍寶富過於國至於外國奇異
之物 陛下之所未有者保悉有之緣保擅作威福
人人畏懼少有所欲誰敢不從保呼爵為樵野先生
爵呼保為太德意注終日引入禁地密謀說計未嘗
何為幸惡祖宗列聖默佑 聖心 昨聞將徐爵等

問都城百姓無不懽呼踴躍頌 陛下明並日月矣
夫疑人勿用用人勿疑爵乃保之心腹 陛下業已
重發乃仍令保在側能必保不動念乎萬一於進膳
之時肆謀天之舉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則保雖萬死
曷贖也言之至此真可寒心夫保之貪惡猶其小者
又舉保忤逆數事爲 陛下言之 聞去歲內臣
中有不法者 陛下處之是也保令徐爵揚言於人
曰如此舉動成何事體此欺蔑君父其漸不可長也
陛下駕幸沅銅普天率土孰不懽心乃徐爵傳言於
人謂保獨有憂邑此其心何心也近曰輔臣張居正
病故保冷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
簾五副金三萬兩銀十萬兩其他珍玩甚多皆居正
男張簡修親送至保私寓保揚言謂 陛下取之
恐 陛下無此事也以止三事保之忤逆甚矣此可
一日在 陛下左右乎夫保之惡如此爲大臣者不
告於 陛下 陛下爲有罪乃大臣之中又有如原任工
部尚書曾省吾見在吏部左侍郎王篆者交通於保
相倚爲姦省吾送保金五千兩銀三萬兩謀爲吏部

尚書篆送保玉帶十束銀二萬兩謀爲都察院掌院
臣聞保皆許之矣夫都察院正堂此皆 陛下股肱大
臣也登用之權自出 陛下二臣安可私求於保保
安得私許二臣然則置 陛下於何地乎況今吏部
都察院見無員缺省吾與篆又何爲生此心乎鑽刺
成風人心大壞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昔正德年間司
禮監太監劉瑾專權誤國而大臣中如劉宇焦芳輩
甘心趨附以致朝政不清紀綱大壞今年流賊起明
年震濠反幾至不可收拾今焉保之惡豈下於瑾省
吾與篆何異宇芳誘姦巧爲羽翼視法紀如弁髦臣
恐旦夕之間釀亂匪細所恃者 陛下聖明必能蚤
斷耳 臣身任言責綱常所係義不容默伏乞 皇上
大彰乾斷將保比照劉瑾事例如法重處以清在內
之姦仍斥省吾與篆以清在外之姦庶紀綱再振朝
政一新天下不太平者 臣未之信也

罪人既得天討難容懇乞聖明亟加誅戮以絕
亂萌以安宗社疏

陳希美

南京兵部郎中
萬曆十一年二月

臣聞君側之惡誅之必先去惡之道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斯萬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頃者伏覲邸報見
江西道御史李植論劾司禮監太監馮保不法事情
奉聖旨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係
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從寬處降為奉御發南京新
房關住已又見浙江道御史王國論劾馮保不法事
情奉聖旨已有旨該衙門知道已又見司禮監
太監張鯨遵奉聖旨會同錦衣衛劉守有等將馮
保都城內外房屋俱各封鎖具奏報下之日留都去
女萬口驩呼以為保數年逆天之大惡我一皇上
旦發明詔褫其職籍沒其家真堯舜之去四凶不是
過矣臣復何言乃微臣區區狗馬之愚竊以為保負
天下不容不誅之罪而在今日有不可不誅之勢為
陛下計者惟亟誅之是也謹披瀝於皇上之前
夫所謂保不容不誅之罪者何也伏觀天語煌煌不

曰有先帝之付託在乎保罪宜首誅乃在於負先
帝負陛下也隆慶末年先帝疾革皇上時在冲
齡保係近臣宜肅清宮禁翼戴王室以效掖庭之忠
可也乃潛引一男子王大臣白晝挾刃直至乾清宮
門茲其意欲何為乎賴皇上天助中官巡邏者求
之甚急旋得其奸將大臣拏送鎮撫司考訊棄市宗
社以寧然中外臣工誰不知為逆保之所勾引歟失
律有明條若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特寸刃入宮殿
門內者論死故縱者與同罪王大臣既已伏誅而保
係首禍之人乃貪緣漏網以致竊權敗露于今日尚
可一日容于覆載之間耶此保之負先帝負陛下
不容不誅之罪一也永寧公主選婚一事臺臣李植
業已言之臣不敢瀆獨以傷殘陛下骨肉臣子痛
心陛下寧知其詳耶都民梁柱起家中貴累二十
萬金之富逆保垂涎久矣會奉詔選婚保知其家有
弱子乃先意以啗之枉故賣豎耳以為賄通逆保既
得藉聲威曉而公主欽賜田宅等項所入又當倍之
乃內而金寶外而園亭別業傾二十萬金之貲悉以

與保不啻如臣植之所稱三萬而已夫梁柱挾重贊以厭保保挾公主以貴柱遂以廷羸之弱子磨駟馬之殊選曾未彌月而公主失天矣嗟乎先帝在天之靈太后帷薄之愛寧忍願永寧公主之有今日乎此臣所謂傷殘陛下骨肉保之負先帝負陛下不容不誅之罪也國家進退人才屬人主太阿之柄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載在祖訓班班也乃原任南京太僕寺卿石星今任應天府府丞李已皆先帝直臣天可廢不想見風采者陛下卽位之初特起沉

疏金

二

廢以收天下之望以昭先帝之令德甚至策也保衛二臣章疏有禁止採珠裁抑中官之條因多方擠陷使不得志石星廷推河南巡撫矣竟以該省左布政周鑑代之星惶恐謝病自屏清時李已爲親土封初未後時保故令中官却其章奏以激皇上之怒由大理寺少卿左官郝貳賴陛下憐才旋擢今官夫陛下善繼善述求先帝之舊人以成先帝之美保乃私銜纖芥賊害忠良以彰先帝之過舉且也又奪皇上太阿之柄可乎此保之負先帝負陛下不容

不誅之罪一也他如焚毀無厭濫索海外之珍寶交通外夷而不避邀遊西苑駕座世廟之龍舟至僭擬皇上而不嫌卽擢保之髮以數保之罪臣恐其更僕未易數也若保者誠人鬼之共憤常刑之罔赦也寧容於不誅哉夫保負不容不誅之罪如此陛下聰明天縱其於欺蠹之狀業燭照而摘發之矣猶顧念先帝付託不忍加誅臣竊以爲陛下之念先帝是矣所以承先志而爲社稷計則未也夫付託之說嘗攷漢臣諸葛亮有言不效則治之罪以告先帝之靈保今日豈徒不效乃其欺蠹之狀又如明旨之所摘彰如是陛下獨不能治而誅之以謝先帝以告九廟以厭人鬼憤憤之心猶隱忍姑息不忍加誅何也竊竊爲陛下不甘也古先哲王之處宦官曰有罪勿赦之名曰養奸臣恐其養虎自遺患也此臣所謂不得不誅之勢也請得而備言之夫人之奸未至摘發猶早微隱蔽以求自全至摘發則無復顧忌如馬之竊轡而不可馭也如水之決堤奔潰四出而不可排也勢則然也陛下今日以爲保寧復何顧

疏金

三

三

希觀哉業發其奸臣知其怨陛下入骨髓矣夫人情怨則急急則窮極思變必致之勢也此臣所謂竊轡之馬決堤之水也當逾保掌握中貴之時陛下之前後左右懷奸蓄惡者孰非保之腹心乎今雖奉旨驅逐能保其盡滌之殆盡乎萬一狐鼠之除未盡保又不加誅是元奸在外元奸之腹心在內有如內外交構包藏禍心陰肆荼毒以逞異謀如御史王國之所慮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爲陛下危之頃者逾保南來陛下雖已籍沒其家保猶携帶伎兒數十輩裝載輜重騾車二十輛沿途騷擾頗聞其謗訕之言流傳道路自正月初旬入南京城中外人心恟恟惟恐一旦有變搖動匪輕祇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員奉揚威靈嚴加防警留都一切門禁日中啓鑰未暮閉關皇城守衛官枕戈而寢不敢少懈豈非以保逆節亂朝之所伏也夫留中惶惶如是而陛下以爲晏然無事尤甚焉陛下危之也臣又見御史王國借逾瑾之惡以喻保陛下猶未甚信臣請以瑾之事爲陛下言之逾瑾之在當時不過

武廟一狎褻閹豎耳其始止於流毒縉紳已爾追後聲勢藉甚旋謀不軌逾保則數年以來欺侮皇上在冲齡又引用兇邪主張國是臣見其玩弄皇上之威權於掌股所謂作威大逾不啻如瑾之流毒縉紳而已矣以臣言之保之罪殆猶過之夫以保之罪浮于瑾而皇上之聰明天縱直追堯舜且遠邁武廟乃武廟一聞劉瑾之惡卽斷而誅之皇上反不能斷之於逾保耶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宗社安危之幾也陛下不可不痛省也懇乞皇上鑒保之罪惡貫盈不容不誅既如彼而在今日之逾節潛伏不傳不誅之勢又如此太奮乾剛差官校將罪人馮保枉解至京下錦衣獄通查御史李植王國章奏暴其罪惡肆諸市朝以正重辜以絕隱患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世受國恩先臣在文廟時曾以死報國臣至愚不肖然宿骨孤貞不敢自盡萬曆五年荷蒙聖恩拔擢謫官路旋爲權奸所排斥未得揚吐而去今當世道清明事關宗社復無一言以報陛下臣恐一旦身先朝露死且不顧且伏觀國家令典政

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既在諸人之列事非小
小政事得失之比輒敢不避斧鉞之誅以竭狗馬之
愚伏惟陛下矜察冒犯天威不識忌諱臣已庸懦
待罪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劄子

周官

一六

惡黨就擒元兇未殄亟賜重處以絕禍本疏

李沂

史科給事中
嘉慶十六年十二月

臣聞宦官之禍肇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蚤見預
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即如正統
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儀傾危社稷
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今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
鑒也今皇上臨御十有六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
武諸臣所奉法惟謹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
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
罪三有據詔付法司覆覈惡黨中外臣民踴躍歡
呼咸謂萬代瞻仰在此三舉必將剪除元兇以杜後
禍法司問明奏請邢尙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
侍奉多年勤勞着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犬
失所望惡本不除爲害滋甚臣恐復見于今日矣敢
爲皇上極言之昔我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
嚴有罪不赦洪武十年五月一監官供事內庭言及
政事即日斥遣因諭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
謀必謀及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可

得預者。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得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太監官僅言及政事。未嘗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太祖卽日斥去不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道交章法司究問。皇上已知鯨罪惡貫卽加顯戮以洩天地。祖宗神明之怒。尤謂其晚索何令罪大惡極者而處宮闈禁掖之地。平往年馮保招權納賄。皇上已藉沒之矣。近日宋坤挾詐騙財。皇上卽斥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萬倍。宋坤權鯨之髮不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逞報其冤。故京師爲之語曰。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入而不害也。皇上英明同符。太祖不難去馮保不難去宋坤何猶難去。一張鯨耶。伏讀明旨以意斷之。邢尙智監候處決。謂其黨壞邊事。使鯨不恣權雖百尙智豈能撥置。李登雲張惟德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賄賣法孰過於鯨尙智李奇等冒領鈔銀供稱張鯨王令是實。冒領者既加之罪。王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來解也以。

爲鯨侍奉多年其美權壞法亦多年矣。皇上當深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爲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未聞狠手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況在宮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日流傳鯨獻金寶多方請乞。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不信以。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隱奸詐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爲真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之禍自此始矣。伏乞皇上大奮乾剛爲法割愛將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疑宗社生靈可俱無恙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爲此闖誤也。國家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爲此闖壞也以一閹官之故而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天下謂何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爲掃除皆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聖明裁察幸甚。

奸增竊權干撓國典疏

趙完壁

史料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六年六月

臣惟自古今天下之治常患於有明聖之君而無其臣日者皇上整綱紀振百度人心邪惡實之草莽儼然一堯舜之主矣惟以東事大工兩者之費稍稍信用言利之臣故奸民墨夫投快而起其始尚有報國之忠今漸轉而為市賂之地其始猶為魚肉小民之計今漸轉而為挾奪司官之權皇上明見萬里識洞密幽彼胡能仰蒙之獨其九關崇遂中外隔絕

開

三

聽彼一偏之辭而不加察奈何不為所欺也頃者御馬監左沙監魯保蒙皇上差掣沒鹽保即上疏欲節制有司請與巡鹽一體行事皇上業允其請矣臣意皇上所以光其請者必以為非此莫可得展而由此亦不擾民其種種不便處與夫不必如此而利亦不減之道保必不肯言故皇上信之不疑使有為皇上言之者皇上與日月同明豈肯不加察而遽許之乎臣試為皇上言之以為不便者五

皇上試垂察焉五者何也擾害民生一也阻碍正額

二也接見生疏三也舉擢遲遲四也察賢過奸五也

何言乎擾害民生也臣聞之中官之說詩書而敦禮

義者少矣即有賢者必不請求為此為此者皆嗜利

無恥之夫都下流來無藉之徒賄納以為瓜牙各持

其素而求盈於一往於此之時虎視鷹鸇恨不入百

姓之家而極其髓而百姓所恃以為命者幸有賢有

司其方足以擔當其權足以庇護也今一蒙其節制

是有司皆為屬官其所隨無藉之夫入市攫金下鄉

箕歛借彼之名而導之為非其孰從而禁之是所謂

莫敢誰何矣此其不便者一也何言乎阻碍正額也

天下食鹽之人止有此數即冷額鹽尚有種滯猶有

民不樂食而強派之者何也鹽非可以療饑特加之

米羹耳額鹽尚積而今又每歲加四十萬引此流則

彼必空藉令自售民猶有樂其賤省而買之如此則

國有利而彼無利也彼惟不樂乎此故請節制有司

以為節制有司鹽不行則可通令有司為之派散夫

有司既為節制安得不遵夫正沒兩行則民不堪命

必至逃亡先其積沒則正額必減日至追比語曰民

下之勢不患瓦解而患土崩土者民也民心一搖不可復收方今歲荒民糴糴草根不可得飽而欲貴之食鹽又欲其多買無用之鹽奈何不搖動乎此其不便者二也何言乎接見生嫌也在外知府運司於巡鹽御史皆有停恭跪揖之禮而兩官腰蓋俱黃於體統亦已稱尊府僚州縣往往皆有英氣少年科甲之輩衛清大將軍重臣也汲黯尚長揖不拜此等官屬豈肯甘心于官禮之前行謁拜之禮耶有司既不肯行禮其勢必至于相爭彼其氣此抗其權兩抗相敵必且類奏辨而混一皇上矣於此之時將抑中貴則是皇上之所差也必且不能將究有司則天下後世謂皇上重中官而輕儒臣臣恐不能不少為聖德聖名累也此其不便者三也何言乎騷動驛遞也蓋利之所在人爭赴之自中使諸役之興天下遊手遊食之人各挾數十金以賂被差之臣被差臣樂其所入廣收轉攬故一差而或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而此四五十人七八十人者又暗受入之賂欺所差之然而私辦之往每至驛遞先索折馬錢所謂折

乾也每騎馬一匹又要銀一錢然後肯騎無錢則爭鎖馬夫長鞭責背夫驛遞官微猶賴有司為之節制今既蒙其節制則必緘口不敢言矣驛遞之人工本原薄況今節為條議裁削已至微貧之骨今又如此其勢必至逃匿而求加添買補不已也此其不便者四也何言乎塞賢通奸也蓋彼之所謂先以節制有司又與巡鹽御史一體行事夫巡鹽例有舉刺然皆與撫按相同司道相關共訪其有賢否之實者然後舉刺之今若令中官有舉刺之權則關其不肖之夫必剝民膏以行厚賂而清廉之輩必且遺棄而不得舉賢否混淆是非倒置斥涉之典將何所憑其不有累於堯舜之明者未之有也此其不便五也夫有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益也去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損也何也皇上之差中使也原為取利也苟不減於利何故并其節制之權不惜而並與之蓋鹽者人之食也商人之貴鹽貴於所必食者抑何假於威力商人之種鹽希有所息也商人自樂為之又何假於威力三者不假於威力則亦何藉於有司中使

但坐持奇盈之權四十萬之鹽引自能通行自可得
利有司之節制不節制何與也而所以必欲節制蓋
欲假 皇上之威多挾詐有司諸臣以爲受之地耳
蓋不節制則名歸帝王利歸朝廷節制則害在天下
利歸中使也 皇上試以此自度之乎則思過半矣
不特此也 往來長安中間此輩皆受奸商厚利而
爲之者奸商巧買罔利登壘或持千金或合萬金共
賂一宦寺之臣爲之求通宦寺又恐 皇上不信又
以千金轉賂一無廉之官爲之上疏而遂令薦已以
往故情入上疏之內臣 皇上閱本而遂命之不覺
墮其術中 皇上不信 臣言試觀今魯保果本內無
所薦否耶是利未及於國門而貨已歸於私室矣 臣
又聞此輩得旨之日諸路並往於所屬有司要其賈
禮而又聞各衙門散局之官皆自矜誇能以本薦人
而令 皇上必聽而用之以騙無知之厚賂喧嚷
嚷景象可駭 皇上焉得而知之即今吏部諸司并
九卿大臣皆令各舉所知 皇上親點以除授何不
於此事亦照同舉例令司禮監擇其知詩書大義曉

通理義有聲譽者數員 皇上親點一員以往不必
用其本內所薦亦不必用其奏內奸民毋令節制有
司使不得以舉刺之言撻嚇人心以杜奸私之實倘
或事有難行勢有不一者不妨與撫按商議轉行可
道夫有司莫非王臣此亦莫非王事孰敢有不遵者
耶執此以往 皇上益彰 聖德之明而並享其利
天下皆受安平之福而共頌其名矣若夫湖口不得
節制有司必會同撫按者大畧與此同也等乎我
太祖之言曰古之宦豎在官不過司晨昏供使役而
已朕謂此輩豈可假以威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
極嚴戒履霜堅冰之漸也大哉王言千古永鑒矣何
者客用張誠于皇上皆違見而洞鑒之是 皇上之
所行與 太祖之所言正相符也而今乃令之與撫
按顏頰與方岳並峙乎 臣不敏不敢以爲盡善也 臣
苦病常恐身先朝露不得吐一時之忠以報君父故
於此也不敢不喋喋致之伏惟 皇上矜哀其愚三
思其事勿令 臣徒苦其愚而天下多其援則天下幸
甚 臣愚幸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秦復惡臣大憲國計首倡阻撓屢抗欽命疏

馮琦吏部右侍郎萬曆二十八年

吏科抄出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前事奉 聖旨這奏內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煨燼木植攘剋貪濫事情便着該部院叅着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惟 皇上因中使之言處有處分下 臣等叅着處事欲審持衡欲平甚盛心也 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陳泰等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謹從公從實看得山西因巡撫魏允貞稟性太剛狂事太執處人太峻其自操

疏鈔

二九

持甚苦因欲推以繩人與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廉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耳 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叅以孫朝今日之言允貞孤立獨行多仇少與即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屈意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處其皮在 皇上面前尚且如此罵詈其在彼中盛氣加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叅內臣內臣亦叅撫臣此乃臣等兩相抗而相訐非臣下敢抗

詔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民放火或係鄰火延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有貪濫攘剋賊至三十餘萬則 臣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遠 皇上試加訪其房屋田產多寡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為貪濫指節省為攘剋使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 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相爭則壞謂宜嚴諭二臣協心體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內速行解進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其復有忿爭當兩發章奏平其得失若撫臣之疏不報內臣之奏單行其於國體政體兩為有損蓋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能自行則必付之撫按若執法之人不重則朝廷之官輕而法亦隨之今以巡撫重臣因與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衝邊激揚大吏即有官吏貪賊攘財之事更復何所畏憚合一省而奉一內臣又合羣小而哄一內臣奸榮叢生誰敢究詰則財之入於國者幾何而出於民者無幾矣且官府富貴與體內外皆提正臣故當虛心以觀之

心以處之若此時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內臣日以參計撫按爲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撥置參計爲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紛益費區處竊恐朝廷自此更多事矣臣等區區愚心誠爲國家惜體統爲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允貞伏惟 皇上裁察

直陳煤窰始終情節關係百萬生靈疏

白

瑜工部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

臣惟天下之利不可處於衆人之所必爭必爭則利小而害大朝廷之法不可加於衆人之所必窮必窮則法褻而體傷 主上之聽信不可偏於衆人之所必不服必不服則難辦奪衆理今日之煤窰是已臣等於本月初八日在科着詳見內官監僉書王朝具奏大都據住民黃東稟稱豪惡黃大京四人私開窰口欺隱課稅并糾衆網打差役阻撓搶奪等情奉聖旨這奏內有名人犯便着嚴衛差的當官校會同內官王朝督率該地方員役扭拏前來究問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訝之何物頑冥一縣尉能治之何敢輕犯 皇上雷霆之威而重勞緹騎之遣及出科至長安門外見小民數百成羣皆黑如鬼奔如狼揭訴如不欲生之狀取揭觀之訴王朝指民竈爲官窰假漏稅爲騙稅諸不法等事又擅用非刑拷逼白晝鳴張夜行打搶讀之甚酸鼻環立者相與對泣臣始知王朝之小豎乃敢揚竈而蔽明也 皇上早納臣

言何至虐民而周止也未民雖至輕合之則重直在
王朝三尺可以繩豪右曲在王朝匹夫可以抗至尊
況此民乃一祖宗二百餘年所生養之民也忍令成
祖宗之遺黎此民乃一皇上所不忍加派之命也忍
令虐不辜之赤子試取朝之原奏今奏與民揭一覽
則虛實不辨而自白矣朝原奏馬鞍山黃樹園地方
是實今宛平縣西山一帶爲虛朝原奏自用工本做
奎是實今楠木牌據見成民奎一槩吞霸爲虛原奏
開取除供打造外還變價五千是實今令民納價非
流變

開堂

三三

變價每屋年徵四十八兩不至五十兩爲虛朝縱趙
堂黃大武等一千入索銀搶錢是實今指黃大京等
率土棍百十餘人搶去衣服驃頭爲虛朝前後反覆
百出駕虛作實總之謀利之心與懼禍之心交戰於
胸中也不嚴拏則彼橫索之勢不行遂借天威爲騙
網不先發則西山之衆自彼開途指阻撓爲亂階朝
誰欺一皇上可欺天地畏神昭布森列其可欺乎不
知蕭牆之禍四欺矣煤雖微物所關係甚衆有產煤
之地有微煤之人有運煤之夫有燒煤之家煤地屬

原個山坡土少石多不生禾不栽桑西山之餓享取
之爲一生涯且以其半爲征徭養馬之用無上事
而強佔重徵產煤之地其甘之掏窶盡是鬼徒巧兒
頭頂燈盞裸股出足引手張臂入於至險之地氣障
山崩皆所不免以生死不免之貧身故令奎閉若無
生計亂亦死不亂亦死做煤之人其甘之歇煤敗子
不憚跋涉肩寒暑竟數文錢糊口兼供父母妻子衣
食一旦遇布置爪牙用強擄去民驃搶去民煤稱言
上用私怕肥肥運近望之膽喪有悲號而走耳運煤

開堂

三四

之味其甘之京師萬萬五粟分烟燻人日買煤數斤
待以舉火三日不火則坏食三日不食則餓豈肯棄
蕪生塵撒屋而欺不待變自外來即此萬戶手門皆
是舟中敵國燒煤之家其甘之有此四大奇禍明白
易見一皇上聖明何所不燭豈爲區區數千金之微
利么麼一王朝之卑辭特賞新歲遍輕信捉拏不遇
欲正法神威懸一警百未暇思及愚民夥聚不散按
之不可勝誅蓋煤阻滯不來以之可以坐困欲正法
而政廢法欲伸威而反損威欲懲亂而反坐亂事繁

到此我皇上何以處之臣等恐四方聞而尤效矣
等爲是不避斧鉞直陳一一情狀祈皇上洞察
果斷念履端之上慶矜無知之小民亟撤內臣罷塞
稅則滿都城歌咏太平當與陽春共永臣等無任悚
息祈禱之至

乞處粵璫疏

林秉漢廣東巡按御史

臣荷皇上拔擢待罪言責凡天下有大奸惡大利
害臣皆當備言皇上不以臣不肖俾往按于粵則
粵中有大奸惡大利害臣尤當專言臣自奉命以來
兢兢然懼負任使朝夕詢訪事蓋凡耳聞目擊者
莫不切齒稅使李鳳而令粵人之被其毒也近覩巡
按李時華疏列李鳳罪狀纒纒數十萬言見李鳳之
悖逆甚多兇焰甚熾賊私甚衆召禍甚慘臣獨何顏
而隱忍與之共事又見粵人之受禍已極蓄怨已深
衆端已著臣獨何心而坐視不爲一言乎臣伏觀我
皇上之威明于左右近習法無私貸而獨于權抹諸
璫常大寬假但罪惡之甚如李鳳者則不當議寬假
而議正法皇上之仁愛每嚴諭權使不許困累而
令撫按諸臣委曲調停但倒懸之急如粵者則不當
議調停而議更置蓋李鳳非特地方之罪人而皇
上之罪人也李鳳不問固非地方之利而尤非
皇上之利也何者李鳳一內臣耳背屢旨詐稱旨擅

改賜帛又不迎接赦旨輕君命如土苴葉天語如弁
髦此尚知有皇上乎刑餘也而亂男女之防權暑
也而僭帝王之飾盜器也而稱與王之兆又有越名
器濫授流棍我冠衣繡象若若至今市井得以倣
詔使賤輩得以處有司以此不爲紊亂皇上之紀
綱而并蒙皇上之威福乎明取暗索十不解一金
玉珠寶堆積如山玲瓏異物充塞其門而所進獻于
皇上者特鳳之餘也此不爲侵盜皇上平鳳之罪
如此而皇上釋而不問則是詔旨可輕絲綸可詐

疏欽

開官

三二

稱名器可僭濫威福可竊假而強惡大盜皆可公行
于世也且粵人之患苦稅久矣幅幘不廣于他省財
力減于他省而稅額顧獨倍焉剝肉侵膚已入骨髓
將額稅之不能供而李鳳又重征疊收暴取橫騙爲
額外千萬之索以股削之粵人之怨鳳久矣自新个
激變以來死者未雪繫者未釋視李鳳委官矣若寇
仇而李鳳又復縱裴宗翰等更翻迭出驅千百虎狼
以搏噬之粵易動而難安之國也猶猶錯處粵夷盤
據彼聚眾伺盜賊竊發即鎮靜猶懼不測而李鳳又

復勾引外夷鎮拓主以挑其釁而速之以窮困不堪
之民積不可解之怨而又乘以外夷之釁不變何待
故爲今之粵卽令卓魯爲令龔黃爲守畢召爲方牧
亦不能保于封域之內也且礦稅之旨復行人心騷
動所在生變見告者几幾處矣況粵受鳳之毒最酷
仇鳳最深計必糾合羣聚逐鳳殺鳳快其報復之怨
于鳳迫則有亡命海島聚盜道引倭夷爲內應已耳
夫粵雖遠在萬里而以天子一身論之猶四肢也豈
有四肢病而身獲安者今粵病矣而不極爲救藥使

疏欽

開官

三八

乎潰亂不可收拾陛下得無肝食乎數十萬之稅
利豈能享乎故李鳳不去非地方之利尤非皇上
利也且皇上所以不罪李鳳豈以李鳳之惡未必
如按臣所言而粵人未必遽爲變乎願皇上以
中使例中使而鳳之罪狀可覩也蓋李敬與鳳共事
于粵耳粵民何以不仇李敬而仇鳳按臣何以不彈
劾李敬而彈劾鳳又何以同類而獨指鳳也豈非鳳
之罪大惡極法所不容而人所共忿乎又願以楚事
衡粵事而粵之利害可策也楚有陳奉而楚雖易以

杜茂而楚靖一轉移間而安危較然今李鳳之在粵甚于陳奉之在楚粵人其能安于鳳乎又願以今事鑑往事而鳳之去留可決也往楚人之變至抗詔旨戮官校而皇上特遣重臣往撫之雖幸而底定然國威已褻聖慮已勞矣使早罪陳奉以罪楚人豈其及此然則今日可復留李鳳于粵待其變生亂作而後收圖乎皇上卽未盡停粵稅亟宜撤還李鳳明正其罪而以稅務令李敬就近兼理籍鳳之財足以收百萬之積治鳳之罪足以快全廣之心就委于李敬又無再遣使之擾併二使爲一使又無諸叅隨之害如此則粵之禍害漸輕積怨漸解亂萌漸杜地方漸安而稅供如故也更易一番而可以安全粵臣陛下亦何難焉臣未至粵地而熟計粵事非敢不仰體聖心思所以調停之術惟是共事地方如一家然盜與子弟竝處豈能調停而使家安如一身然醜姦與膏粱竝投豈能調停而使身全以勢所必不可調停者若不早懇究處誠恐李鳳之毒益熾粵人之仇益深兩不相容相釀成大變以厯皇上南顧之憂

疏

閩官

三九

又之所大懼也用是冒昧上陳伏乞皇上起然遠慮大奮乾斷亟將李鳳撤回處置則國法正人心服地方受寧靜之禪而皇上亦享安治之慶矣

疏

閩官

四

乞除閹惡以防異地禍變疏

主藩臣 南京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二年

臣等伏觀數年以來礦稅煩興專橫巨猾所至如焚然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如徐州稅使陳增者今南北郡縣亦在所及爰然事勢可虞人心叵測亦未有如徐淮間者臣等待罪留臺耳聞目擊不啻熟矣積忿懷憂不啻深矣迺參論陳增獨後于楚之陳奉粵之李奉者蓋以徐淮地方有撫按兩臣坐鎮彈壓自能開導處分以安重地矧撫臣李三才憂國愛民矢心經畫計商計課畢力調停以故人倚長城潛杜亂萌年來僥倖無事不謂陳增恨其相左百計傾陷使之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臣等聞其奏揭竊恨增之啓釁基禍塗毒羣民將有不可言者矣恐嚙不爲皇上陳之謹按陳增本一狎邪小人目敗識丁手難握算至愚也貪類狼噴惡同虎噬至狠也以至愚之性爲至狠之事其愚終不可破其狠亦不可終回初收巨惡程守訓爲閹門伶人爲閹門僕僮兒連年窮

乎玉桐石聽其陰恣鬼域聽其陽提促僞備文移本章俱出其手相石隨起家三十餘萬見今父子納監與程守訓一時併稱豪富其他如周子連孟近川王鵬吳見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復集黨引類又不啻數百今日走東詐騙明日走西嚇搶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征某賦所管稅務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則遍及江淮南北諸郡無辜之人賣妻鬻子喪身破家真在湯火莫必其命近者傳奉聖諭罷止礦稅滿社歡呼無異更在雖未幾有旨復行更家示以停止痛沮商民忍死以冀後恩不啻失旱之望雲霓也增不於此時以體德意減去虐焰俾旣暢復鬱之民休至朝夕激變顧適聽信奸人生事彌甚至欲傾害撫臣俾之去位以逞其奸謀臣等不勝憤懣獨又皇世方有意恤民而增必欲殘賊之使民喪生乎何皇世方有特加恩而增必欲壅塞之使民絕望乎又何應按諸臣方百計調停爲地方解禍而增竟獨計激之使幾不至橫潰決裂不已乎夫皇上

皇上用增一人資其牛馬之力以轉輸而增用程守訓王桐石周子連等數十百輩資其狐鼠之謀以吞噬自增得志以來數千里之居者行者盡遭其捶骨而刺髓數百城大吏小吏盡被其垂首而喪氣故曰諸黨肆惡之廣流毒之深未有甚于增也不然儀楊內臣如蠶廠如營保非不與增同事地方而自知顧忌猶可相安于無言矣今增獨致撫臣莫之誰何而甘心求罷以泄其忿豈得已哉矧徐淮間事勢之可慮民情之叵測等又請以區區杞憂上陳天聽蓋天下者常山蛇勢也自海岱西北爲首自長江西南爲尾而徐沛淮泗中間方數千里爲之腰脊所謂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若此地是也又其上俗獷悍從古而然樂禍亂于載一律如項羽則宿遷人黃巢則宛朐人朱全忠則碭山人皆在徐州數百里間故凶惡之人往往以此藉口自負而其人實多長大有膽勇可畏今地方萬口嗷嗷爭欲食增之肉而寢處其皮更增方恬然不懼與大夥好人魚肉不已倘其人登朝發憤殺增成大變萬一不幸有奸雄如項羽

黃巢朱全忠者起而號召之其他日爲禍可勝言哉增與諸奸人雖合門寸斬豈足謝天下此等所以日夜痛心欲嘿不能者也增之積怨日久徐之民情易搖若不及今早正陳增之罪破散其奸黨以安此一方後必噬臍無及矣臣等按邸報中伏讀皇上批咨廣東按臣李時華請罷商稅之旨謂稅務原係權行採取自有停止之日屢旨已明着內外官員同心調停處治不許減少國課亦不許困擾商民若致擾變起釁不分內外官員依法處治決不偏私輕重欽此仰見聖明子庶民體羣臣長慮却顧盛心益洞見今日思亂之民心而致戒中使之釀亂其嚴如此臣等竊謂釀變起釁莫如陳增依法處治當自增始伏望皇上大奮乾剛銳然獨斷將陳增扭解回京重治其罪以收人心以安重地庶幾釁隙不生禍亂不作徐民安天下之民俱安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臣等曷任憂危懇切待命之至

內使擅刑爵宗乞究處以存祖制以崇國體疏

湯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

臣於本月二十五日在衙門辦事得見江西撫按題
恭內使潘相揭帖知相因遷怒歐折輔國將軍謀圯
肢體并將庶宗宗達同托拘禁二日始放致圍城宗
室憤激圍閉雖暫時諭解尚在號召各宗一見之
不勝駭愕不勝惶懼竊念天潢雖衆源流總出高
皇龍種自殊天子尚優恩禮是以祖訓則載止
明賞罰不加刑會典則載雖有大罪不得加刑其間
亦有錮廢降罰等事要須據實奏聞請自上裁
未有臣下敢擅刑章是豈獨尊宗室哉政以尊朝廷
耳相內臣也豈不聞體統相臨之尤峻迺敢逞睚眦
辱士之忿爲玉石焚岡之慘竹木金刃非刑交毒頭
顱手足遍體殘傷借曰不知名姓則呼而愈打者誰
爲掩耳借欲爲言參覆則臨之在上者果是何人遺
書具在自諱不能衆方洵洵彼故詭譎變出創聞口
誇小事少知敬謹少知尊主者披猖悖逆必不至此
等哉高皇之子孫茂祖宗之謨訓尚有人臣禮乎

彼目中已無天子族屬平日尚知地方有司乎何

處無宗室何處無中使一方激變九有效尤臣願

皇上之速斷此也抑臣又有說焉財賄者恒情所共

趨賞罰者人主之磨礪外臣未必皆賢然而朝典具

存人有剖腹藏珠之戒內臣未必皆不肖若使勸懲

不立誰無豁整難繫之求意者聖心仁愛旦夕且

罷故假以不取之權乎臣以爲地方一日有內使則

朝廷不可一日無紀綱如遼東高淮之驅民投虜禍

在蕭牆陝西梁永之逼死縣官各徵河竭廣東李鳳

疏卷之六

之勾引紅夷搜括澳夷山東陳增之雄據水陸荷大

猾程守訓爲心腹商旅半不出塗雲南楊榮之橫行

南服藉巡撫陳用賓爲賢主地方屢至激變此數處

者地則邊徼咽喉人並窮凶極惡皇上英明遇世

自然洞燭何可視爲泛常不急解倒懸臣待罪江右

垂及七載素知彼處民生瘠薄不堪股削近時處置

得宜各宗守法一旦無辜被毒實傷衆心伏乞勅下

禮部查議上請迅發一乾斷以正典刑各藩瞻仰

在此等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稅使飾詞庇盜有司因事蒙譴疏

周懲相 廣東通志 萬曆三十四年

聞人主之命如天其恩雨露也其威雷霆也雨露沛之於上則爲恩而自下妄子之則惠變而奸邪長雷霆震之於上則爲威而自下妄觀之則法弛而善良懼洪範之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語威福之自上操也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語威福之不可自下于也惟我皇上乾剛獨運大阿絕持照臨如日月即遐方僻壤無幽不燭震疊若風霆舉深青積寇有叛即除邇者明旨頒停礦分稅中外臣民懷若更生仰見大聖人之作爲迥出尋常萬萬而及仰見太聖人之操縱惟欲恩威已出即稅使尚在地方苦猶未盡蘇而諸臣不敢遽請者謂中天雨露皇上自有時而施且意各稅監惕明諭之森嚴自宜欽哉羣下罷譴棍黨以少贖前愆稍紓地方怨恨於萬一孰意有妄于威福飾詞庇盜如陝西管稅太監梁永所爲者待罪言官義急觸邪請先言梁永飾詞庇盜之情而後陳其妄于威福之

罪可乎夫臯陶作士以盜攘奸寃爲首事故盜犯所
在藏匿知情悉與同律所以違不軌而弭盜萌也梁
永因雨縣官捕盜遂起衆端疏中瑣瑣謂袁老龍鍾
謂故盜弗認無非欲縱入柙之虎兇脫綠林之渠魁
耳夫梁永能必胡奉王文等之不爲盜哉自權稅以
來四方亡命蟻聚蠅趨朝爲徇盜之流募作入幕之
賓一人而二三其名一日而三四其貌稅監止計其
投充之貨多寡若何甚有面目不及賄姓名不及詳
者謂投充稅府即盜弗敢問是稅府爲盜藪也其飾
詞一旦梁永敢必諸棍之終不爲盜哉若輩自投充
以來衣必錦綺食必珍奇摩飲必絲竹俳優吮血若
狼麀金如土連年享用業若故吾矣徵收既屬有司
此輩無所事事彼宰肯以厭太牢之腹復甘菽水乎
必陽憑城社陰肆劫掠以厭其欲勢所必至者謂投
充稅府之後即終身爲盜盜並弗敢問是稅府永爲盜
藪也其飾詞二疏稱團練稅司稅府然所拏者惟土
民胡奉書手王來儀快手王禮沈應廷蕭尚義舍人
武勳而已其餘悉隨人等止云逃匿並無波及則知

圍繞之詞爲虛而捕盜爲真也其飾詞三雖事在彼中尚須勘實而反覆原疏詐誣盡露至其妄干威福尤有不容誅者夫縣令雖微天子命吏也縱使事體相忤亦宜請自上裁乃遽然擬曰宋時際筆解滿朝薦始降調見監人犯徑從釋放微皇上之雷霆以威保民之縣令于皇上之雨露以庇犯科之罪人臣不意皇上自御極以來所爲獨運總攬者若何而此么麼豎子敢妄干之永罪不容誅矣矧稅地不獨關中稅使不獨與梁永突聞奉是嚴旨必且入人效尤奸棍已散而復聚虛設已斂而復張有司束手而莫敢誰何小民困苦而無時甦息皆永倡之永罪益不容誅矣伏望我皇上大奮乾剛正永不宜妄干之罪責令欽哉自恭隨外其餘投充棍徒盡數解散以安地方不得復爲庇護以長盜風此不獨陝西之幸天下之幸也亦不獨天下之幸梁永得藉是以毋結秦人之怨不爲陳增陳奉之屬亦梁永之幸也至知縣宋時際滿朝薦以奉職弗慎上干天威豈惟新進小臣所敢冒惡洪慈惟伏念其事出因公曲

從矜宥未減此則皇上浩蕩之仁真社稷之幸也臣自先臣憲以來世受國恩蒙皇上作養拔之外吏權居言路奉命滇南萬里陛辭有日矣戀闕心切觸事哀憤輒不避斧鉞披瀝血誠倘蒙皇上採擇有裨新政一二臣即伏鼎鑊所甘心矣

奸竊擅預兵機漸不可長疏

沈鳳翔戶科疏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臣頃見羽書旁午士衆驚惶日夕憂天殊切杞慮故曾俯循職掌恭請內帑方且翹跂以俟曷敢潰聒不虞有遼東稅監高淮者露章而陳虜事自領功德恭預機務臣不覺愕然嘆曰淮視陛下爲何如主而狡爲無忌至此乎是舉也彼中兩臺會疏曾誅其意矣蓋淮自權稅以來無毛不拔無血不吮而恭隨員役虎視鯨吞其不安心沉寂不待智者而辨也一旦奉詔稅歸有司不勝頓阻不勝憤悶乃有司遵旨解部豈堪重徵而巡閱未奉簡書有難恭預適當虜主得意斯鳴于是越職行邊攘功誇示以証明主是忍也孰不可忍夫國家之不假此輩以兵匪一日矣我太祖躬芟羣雄聿登大寶乃于建元之歲首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宋末世皆爲官官敗黨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願國家外以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使

之供酒掃給使令傳命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何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雖欲爲亂豈可得乎洋洋聖謨昭示萬禩陛下動思法祖豈其私一淮也而予之鎮守必不然矣倘或暫授虛銜要不過令其便于權揀及覆屢旨稅務而外不置片詞獨於科歛困累慘惓焉則聖意森嚴詎容假借淮安可以鎮遼嚇衆而美潰池兵如兒戲也請得因言而數其罪淮之言曰臣一面行文東西沿邊將領加謹提防又曰臣差千總徐安九天福等帶領家丁三十餘名前去八里鋪進東奮勇追趕射死達賊一名夫軍中飛檄譚何容易今之巡撫節遠者趙楫劉四科也總督三鎮軍務者蹇達也虜敵果急惟三臣節制是聽即鎮道將領不得擅違其方畧淮以公度稅監東西移檄違何道乎倘督撫下令淮亦得矯制下令是有兩督兩撫也督撫之權分則其令必不信督撫之令不信於將士天下事尚可爲歟故子儀光弼燭馬稱唐家勲而魚朝恩一頃見軍中頗廢迄無成績此千古炯戒也噫若千總

徐安充天福者亦可訝也何也彼其養家丁原非私結死士奉督撫調備一旦耳故月食官餼名隸士籍淮烏得而遣之狂虜壓境輒聽其片語披堅而出藉令蓄有異謀亦將令聽之不與抗乎此無論有功與否當以軍法從事蓋方今備備備帥實緣倖得異懷自保者往往而有則法令不可不飭恐淮言未必確耳漢天子勞軍細柳都尉不納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使使持節詔亞夫乃入夫非天子之詔不尊肅閫政所以尊天子也而今乃聞閫令也淮

相室

五三

又曰是臣烽火傳至薊鎮一帶總兵尤繼先等亥時到關夫沿邊墩堡環以甲士選以偵卒將何爲者而舉燧特一手之力奚必待淮而後達蓋此明係傳倣常事夫且掩爲已功欺罔可知且烽以示信軍務攸關淮未顯受明命而猥得妄舉將人人視爲戲具矣周王戲而諸侯不來言之尤足寒心淮奈何開邊士以疑也至於親驗虜級踏視邊圉此直指明核功罪之事何物刑腐塵旌按節竟示朝廷無人乎昔風沙

節度使郭嚴曰行殺國師齊之辱也關人殿

諸侯師且不可况辱天子之衆而淮方謂責任攸關非代庖者比君父之前哆哆若此無臣禮極矣要其意不過謂居民安堵悉由調遣保全之力庶巡閱有名可以顯悖前旨下制有司噉百姓如曩者耳則亦何功之與有雖然縱使有功罪亦不貸韓子曰明王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越官者死淮系官常之職盜征伐之權損中國之威開四夷之釁罪乎功乎大抵矯命專征則犯無將之戒或講張虛喝則有說謊之條無一而可也乃今之時何時哉諸酋蠢動遠

相室

三四

近勾連枵腹荷戈呼吸庚癸蓋及乎殆矣故督撫於內帑之請不憚補牘關部同詞職等苦控良非得已乃淮安享八年之股削動稱千萬蠻夷垂涎軍士側目已非朝夕而今之儼然臨塞左右麾指者即垂涎側目之人也豈不長戎心而滋禍變淮之罪于是乎不容誅矣司農告匱蒿目塞籌括淮所積儘足餉士故職謂不發內帑不散淮之財以佐不給則軍容不壯不治淮罪不並罪奉淮調遣者則義聞不揚

民壯剽劫馬牛郊誰復肯爲陛下出死

力雖雖臍何益耶嗟嗟天下之恩變新政而便已私者不第一淮也梁永茶毒三秦不堪再汚白簡矣李道錫張朔口假恐濟以掠民潘相蠅營景鎮投烈焰而忘斃高宋執有司之名巧責零解以肆侵漁李鳳利橋廠之濁復留原委以恣屬厭而馬堂則藉口銀魚民舫商舫網罟殆盡甚且減舊額七萬爲六萬以資凌嚴而逞谿壑至黃勳則佔占羽流升髦三尺中丞大吏五步之內法令不行此載在先今撫按奏贖班班可考世復知上有王法下有民瘼哉邇又誠心疏鈔

王王

楊崇陳兵自衛倘准之計得行則傲傲安窮魁柄肆竊此所謂憂不在顯吏而在蕭牆之內者也伏願陛下定社稷之謀審安危之要裁省決斷亟置淮於理以勵其餘將權尊威望寧宇慈疆盡在乎此卽標如長昂憂如班白何難械組而致闕下不然不知其所終矣

歌爾不宜妄追職官無事就楚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

臣等叨領巡視之役職在肅清上供體察民艱謹中官之出納勿敢侵耳顧十庫錢糧尚有頭緒各監局措辦可以支吾獨有借新一司官冗役橫蜂聚豺貪各商每販支錢僅足鋪墊一切柴炭皆竭膏脂百爾敲剝如蹈湯火是以年來工部商人三十餘名至今逃亡消磨僅餘六人此六人者皆殘喘遊魂苟活且夕供應安得及期會派又非其日臣等晝夜兢兢方圖與部從長畫議多方招徠務求上下兩利之計乃於本月十八日接得借新司內官楊致中秉本內稱具題舖戶王來聘使欠預支銀兩派定於本月初八日上柴一廠尋復逃解行東城兵馬司監收家屬因嚴比伊妻弟鄭光權賄納於十二日途中城兵馬司澄清坊舖當夜身死臣等不勝駭愕隨喚該訪吏目張應宿面據稱本日二更時分致中差管事陳福信管押致光權尋於五更時分身死當報中城察院如法檢驗遍身傷重手足攢夾俱已潰壞臣等于是

勝陰嘆失王來聘義勇前衛掌印指揮食事也迫脅役累次已停免而鄭光權又燕山右衛指揮食事絕不相聞者也頃者上皇正念歲輔天下根本詔不恤商賈曰內府鋪墊使費日增刑逼威傷致令逃亡相繼京師空虛深可憂懼王言如天而致中獨不聞乎今致中所爲捏奏上皇止者固曰來聘拖欠預支身使誠有之則南廠諸使固在卽應勾攝則工部及軍等衙門何故不行知會而擅恣若是內臣一紙紅批威如羈貼亂刑審從控訴無門且夫初入日至市日時非必也來聘家屬俱往非遂成鄉人間也稍緩須臾何難根究卽以彼久未供役者一旦而責以三廠三十萬斤之多採置輓運勢須一二百里外又寒近賊豕不能幸至何不少假便宜而連繫其妻子使益畏縮又望風捕影株連殺人乎律令凡六部察院等衙門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者須密切實封奏聞不得擅自勾問杖罪以上論功定議請旨區處若此其重也今來聘與鄭光權皆指揮世職光權特以來聘賊傷之故無罪而執老如囚繫然榜掠鍛鍊立

登鬼簿致中縱無入心獨不念朝廷所以卹勲裔之制耶日來鄭氏寡妻孤子叫呼道路有目同悲據稱致中聽信積惡寫字項掌班等差惡役陳福信等多入鎖鑰光權夾抄累日陸續得過銀二十七兩銅錢五千三百文又口稱索賄千金方行釋放然則致中所爲毒刑峻罰惟日不足者果爲公乎抑爲私乎居常很很虎噬惟誅求是惡惟厥隸是縱至於形見罪彰則曰上供緊要之故也欠誰欺乎 祖宗建官命著者有深意司曰借薪將尺柴寸炭尚須愛惜謂民力之艱難耳豈謂因以困民而又枉殺之供御有缺尚可復進人命一絕不可復生國家大辟極刑猶須平反而致中作威以騁慘礮若此之甚乎致中酷傷多命人怨入骨屢辱白簡幸緩天誅乃猶怙終不俊轉加咆哮流禍安窮夫背詔毒民其罪一也威逼殺人其罪二也擅勾軍官其罪三也蓄奸播虐嚇詐得財其罪四也捏奏欺上其罪五也專刑無法其罪六也檢惡負恩不知省改其罪七也長至大慶而使冤

其罪尤也。曼引無辜，推動京師，其罪十也。如致中者，天理所難容。王法所不宥者矣。伏祈 皇上慨然乾斷，將致中革去總理職銜，勅下法司從公鞫問，並將積書項國祚等悉正典刑，以謝鄭光權於地下，而紓商民萬口之恨。庶幾虐焰消而人自樂，供國法肅而刑其永寧乎。抑臣等猶有說焉：國家設有工部柴炭一司，專以催攢各商，而內外諸廠待其納受，傳送之官不知起自何時，中使乃得追比商人而刑罰之。酷舖整之多，則自楊致中總理始，仍有管理銀書等九數十人，更有守門巡街香匠秤手圍頭等項，千蹊萬徑，張口待飽。而該部年來錢糧缺乏，無從預支，各商率皆破家以應，賒死於力，姐姪枯之間，夫既役其力，而又竭其生，是橫征也。上方與之而下先奪之，此亂象也。國家曾未嘗省金錢毫釐之費，徒爲若輩掣肘，致令勞勞反苦不足，可爲太息。臣等竊計以爲欲內供常給，莫如恤商；欲恤商，莫如去刑汰費。歸之晝一伏乞勅下該部推廣柴炭司設官之義，倣驗試驗，權

三、應之制，以屯田河主事一員專督其役，預支不真

催辦如常各廠，但解聽輸入，不得追呼而臣等時監收之。其各廠積欠役盡行裁革，但依舊額自可足用。舖整一節，查照十庫事理，斟酌定制，不得恣取并。在外胥卒嚴加禁約，要使各商奔走拮据之內，尙得沾濡銖兩，以示鼓舞。夫如是，則政有綱紀而人可憑藉，何致逃亡愁苦傷國家根本如楊致中之所爲者。是在審擇人焉。若夫僉報舖商早宜分別凡業，儒之家自生員以上，功臣之後自千百戶以上，及民間寡婦弱子，並得豁免，卽徐六商旣因安得株守四年，此例之例，此則該部之所應行者也。等據事直陳，揆時酌議，統惟 聖明裁覽。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敵因奸搆專權畧陳遠左情形疏

臣那蘇圖跪奏為

頃查東稅監高淮陳報夷情中有鎮遠協關等語又有非越阻狀砲等語而且擅行文將領加謹隄防糧會同登城催督各營糧金主總前探擅傳烽火沿途虜寨踏看以逞其威擅給被傷銀兩以導其惠擅自確有驅策出進之勇擅有殺有先事預防之謀何句張皇字字誇誕擅自稱與任意猖狂蔑法欺君莫此為甚彼坏通以為雄心殊遠前計未諧乘此洩洩姑且借報國情以避伐獻違物以示功若是聖怒不加吾便肆焉得監關主塞止莫敢誰何可以馳騁疆場可以頡頏撫鎮可以陵轢將士可以擅動錢糧可以希意外之功可以叩不世之賞任豎狡計諒不出斯區官漢進彈章未蒙聖主俞旨無以為公麼小臣夫亦何傷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若不蚤為之處則遠左有丑危焉阻饒軍務千危也挑釁邊方三危也奸宄叢集三危也逃在愈聚四危也敵虜窺伺五危也細細細細軍務其危用貴速機會變於斯須兵

之節貴專分布各有鈐轄總鎮不敢抗督撫之命即巡撫亦不得掣總督之權而淮以中使違臨差違如意萬一督撫欲左而淮顧驕之於右總鎮欲東而淮顧策之於西如連離之不能俱棲如驂馬之不能獨進指嚴之機不速一體之誼不周欲克之鼓不開光弼之旗不嚴安望其用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也何謂挑釁邊防烽火相傳則必旌旗相望旌旗相望則必金鼓相聞淮亦必率眾登壇分師闕武以不請發鈐之軍機妄圖富貴之心或托言防虜於邊屯或托言揚威於塞止或希冀虜報以獻捷或假貢夷物以輸誠暗於箇機輕於料敵虎防伏激之便怒火未崇燎之使燃師以失律而凶軍以寡謀而潰恐其噬臍無及而不戢將自焚也河謂奸宄叢集淮既擅遣官軍托言禦虜必因禦虜募兵兵資身無嫌之徒遊手無藉之眾挂名行伍衣食見錢大則冀之以邀功小則藉之以糊口其來也源無固志其往也咸有異心况兼約束非備撫懷無術聚之極易散之極難亡命懷跡跡活無益為台而起眼根而驚肘腋甲兵蕭

增餽國則揭竿之輩卽荷戈之人也何謂逃亡愈衆
 淮之給賞軍士必從賦稅而來旣以賦而餉軍必因
 軍而增賦大而輿芻輓粟小而屏屨傳無地無徵
 無人得免工商以製軍器而廢業農以供軍餉而失
 時始罄于權稅之誅求再困於征戍之暴斂極貧之
 室更遇凶年久虐之人復遘危疾安得不老幼轉溝
 壑而壯者之四方也何謂敵虜窺伺頃者虜會狡犯
 直抵寧前來如飄風遠不知其所守去如脫兔遽不
 知其所攻單弱空虛底裏已見而淮復開邊隙擅預
 疏鈔
 周官
 兵權取笑四夷貽害匪細况兼華人逃散頗集夷中
 倘如巫臣之教吳有中行以啗虜多方誤我出沒無
 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恐魚朝恩不能全師於唐而
 童貫必潰師於宋也然因此五危也實出四患無兵
 抵敵一患也無食餉兵二患也四方騷動三患也喪
 師震怒四患也夫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迄今極故猶
 可撐持若危已著而思安患已臨而求備將以微倖
 庸可倖冀乎卽戮淮以謝遼又何補於國家之萬一
 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蚤正淮無將之罪預折淮

必至之萌則邊烽以息邊鎮以安而皇圖可鞏固無
 虞矣微臣不勝懇祈大願激切待命之至

稅墾暴虐非常蠱毒意臣有據疏

陳宗契 福建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

臣聞御天下之術有二權與法而已一人而能運制四海權在故也四海而不敢不制於一人法在故也法借權而後行而國家有不必收之權則柄落而法愈玩權借法而後伸而天子有不必行之法則法絀而權不尊故國家相主相養承平二百餘年獨恃權法二字互以爲重冷接邸報見有陝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所奏梁永樂綱蠱害一事滿朝臣工莫不錯愕昨舌而亦未常不嘆虐墾之流禍小人之無極國宋之法紀噬鯨吸脂敲髓其爲秦民荼毒已非一日所見守諸臣參劾者亦已非一疏矣在梁永恨不欲剝盡秦民在三秦亦恨不欲即收梁永所恃御史余懋衡入關以來恃斧斷猾疏膏暢澤庶幾傷心欲動之秦民亦謂控訴之有路遷延旦夕以不即及於亂耳然三秦各爲慮懋衡不可一日無梁永自爲慮懋衡不可一日有遂以梁綱爲腹心又以張永楨李可利爲牙爪誦毒佈置間連發難其覺露適有天幸而

懋衡之就死地者危乎危乎間不容髮矣夫奉尺一之詔巡行郡國爲天子鋤強植弱揚清激濁者御史也御史代天子巡方爲命吏而永等敢以息然之勢取天子之命吏而毒殺之是目中無天子之吏足見無天子之漸也禍莫大於殺使罪莫大於無君梁永樂綱宜加以何刑也乎臣嘗讀律文曰凡造畜蠱毒堪以殺人及教令者斬夫曰堪以殺人則已殺未殺皆坐此律今懋衡猶幸即存乎而殺刑具矣殺機成矣毒物是在招證宛然樂綱之爲教令也明矣疏鈔

然教令李可利者樂綱也而教令樂綱者又誰耶樂綱飛禍食人事專皆聽命乎永而成此大謀謂非永所指使焉綱必不敢也綱不敢而永頑可利又誰敢乎故今日誅永頑誅可利誅樂綱而不及永天下必不服乎其爲可利諸人亦必不服也然羣臣之疏凡三四上而陛下乃留中不即發者豈未聞漢文帝之誅薄昭耶薄昭殺漢使者而文帝終不以母后故廢法而盛名到今爛焉夫同一殺使者也文帝不庇一親母弟而陛下獨遲疑一強奸悍僕其何以訓

天下後世乎且御史才然喜主萬里間關所侍者一已之意氣天子之靈爽耳此璫不去則益長後來竊伏之禍而法官之意氣必衰此璫不去則益摧使臣任事之心而國家之靈爽愈弱何也蓋御史所行之法陛下之法也陛下之法既不能衛一執法之御史則御史有不敢執之法敢執而御史病不敢執而國病矣陛下之法祖宗之法也祖宗立之而不必行于執法之虐璫則祖宗有不信之條法不可信則人不信法至于人不信法而天下事益不疏鈔

周官

二二

可知矣陛下何如主陛下之三尺何如法陛下之御史何如官陛下之梁永何如人而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語云嚴家無格朴整飭勢使然也事在必行斷而弗疑陛下亦何愛一掃除賤役以壞祖宗二百餘年所自立之制度耶伏願皇上照豺狼狐狸之奸分別造謀假予之律將梁永樂綱一體勘問或馳緹騎繫于京師或遣法司勘乎彼地庶巨奸無不糾之愚國律無倖脫之條天子見萬里之外而我皇上磐石之基永永無極矣

萬曆疏鈔卷二十一

銓政類

魏允貞。慎簡大臣以重銓衡疏

萬國欽。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劉四科。謬執招尤乞罷斥以重銓法疏

許弘綱。捐細故擴虛懷以成蕩平疏

許弘綱。條舉切近事宜以裨銓務疏

鄒觀光。酌議事宜以平銓政疏

田大益。吏治本源不端銓衡弊壞已極疏

目錄

卷二十一

李戴。一法平衡以裨銓政疏

馮琦。絕私實以清銓政疏

汪若霖。部覆徇情仰祈聖斷疏

翁憲祥。俯陳末議以裨銓政疏

王元翰。銓衡選舉宜公兩省獨遺非體疏

唐之夔。銓屬之額已明異同之議宜息疏

胡忻。柄銓總憲要職匪人與推非宜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一

銓政類

懇乞聖明慎簡大臣以重銓衡疏

魏允貞。山西道監察御史

臣惟吏部為六曹之長周書所謂統百官以均四海

者也故吏部得其人則陟明黜幽皆當而庶僚正吏

部非其人則所陟所黜皆私而庶僚愚然吏部之得

人豈易言哉浮言偏見虛以照之為難勢奪利于公

以主之為難故居是任者必平如持衡而後不徇於

愛惡譬如懸鑑而後不蔽於毀譽斷如干將而後不

移於請託潔如冰玉而後不奪於賄賂此銓衡之臣

稱得人者最少臣伏觀陛下臨御以來凡三易其

人矣張翰以南部尚書進而以科臣之言罷而不叙

王國光以家居尚書進而以臺臣之言罷而不叙梁

夢龍以兵部尚書進而又以臺臣之言又罷而不叙

夫當其用國光也以為勝翰而及國光之罷不知賢

不肖孰若翰也當其用夢龍也以為勝國光而及夢

龍之罷不知賢不肖孰若國光也與其顯斥於既用

之後以壞陛下之官材孰若精簡於未用之先以清陛下之銓法哉臣竊思之矣夫大臣有缺題請會推此舊制也然願聞之往者會推之先吏部皆密受意於閣臣或司禮監太監名氏已定然後會推九卿科道徒取充數未推不聞咨訪既推不聞參駁故以知厚干請而進者常十九以德器才望而進者常十一翰及國光皆因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而進者也故及其既用名曰掌銓實則受制權門進一人退一人不請教不之敢進退也一領教不之敢同異也此

疏鈔

金京

二

翰與國光之罪也陛下罷之是也夢龍由已逐太監馮保而進者也故當其始授外爲謝恩實則歸德權閣命一下丞拜司禮任未上趨造徐爵此則夢龍之罪也陛下罷之是也然今日罷之者豈前日推之者非前日之推夢龍者如彼則今日之推代夢龍者不當復如夢龍矣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之會推是亦察及國人之意也然有會推之名而無其實則亦僅止於

左右曰可而已今陛下聖明既以洞燭奸黨將保

及夢龍等相繼斥逐而大學士居正亦已物故正

陛下更化善治輔臣同心協贊之時也清仕路正銓衡其可仍陷宿轍哉臣愚以爲自今過吏部尚書有

缺宜令吏部集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議議定從實具

奏如推其才則云某事明能燭奸某事斷能執法如

推其賢則云某事公不徇私某事虛不任已不許朦

朧混稱推得某官等語其有不公不當者許科道官

指實具奏其後當事之日有干清議則罪及主推及

疏鈔

金京

三

科道官不行參駁者庶推舉慎而奸貪不得以倖進源本清而黜陟不患其不公正百官以正萬民治效復覩于今日矣

罪舉主亦是然知人則賢否告難之安石可以爲之和靖秦檜可以爲之馬欽陽

公舉錯以服人心疏

萬國欽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八年二月

竊惟帝王之治莫大於舉錯二端卽唐虞之時號稱至治而其先務不過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已曩令共工驩兜與諸賢並立於朝禹益皋夔與諸凶並逐於野雖堯舜不治何也用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勸而朝政渙亂國是紛淆禍由茲長矣錯非其人不惟不足以示懲而善類衰氣豪傑解體治由茲替矣昔孟子論進賢必徵之國人其於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

疏

金京

四

也退不肖必徵之國人其左右諸大夫之言弗信也其慎如此臣竊見近日一二舉錯有不協衆心者敢披瀝上陳惟皇上試垂聽焉唐鶴徵先年以行檢早汚考察降調此朝紳所不耻也乃頗有權貴得轉尚實已踰分矣自能淬勵自新需之歲月亦未爲晚常少之陞何德望而可以當此乎又如李楨起廢多年久應轉遷然必待鶴徵既陞而後推焉是賢者反因不賢者而藉其榮也其何以示勸然猶未甚也及陳與郊驟躋縱曰原酌年勞才力但前此與郊自疏

疏

金京

五

曰難第相見極口同心此嘗天下之所共見何怪紛紛然以私相議卽是用之者未當也張一元先年以治行卓茂取補銓部此朝紳之所咸仰也偶檢黠未及候陞臺官非大過矣卽欲創其將來罰俸數月已足示戒一麾而出何罪愆而可當此乎至如陳應芳清慎多年職掌無誤然亦隨一元牽帶而升遂焉是無過者又以有過者而及其波也其何以示懲然猶未甚也及王麟趾縱斥縱曰疏語狂肆乖謬但前此楊巍宣言曰王麟趾吾不忍其爲東山人此十三道之所面聞何怪紛紛然以私相議也是錯之者未當也伏乞皇上慎重名器用人必不得已而始用凡小九卿員缺仍令六部會推而後免冒濫之議愛惜人才去小人必不得已而始去凡諸臣二三小過併賜優容而後無遺佚之嘆如此則君子進而小人退政務舉而至治成可此美于唐虞矣惟陛下裁察

劉四科吏部文選司郎中
萬曆二十一年五月

臣以草莽蘆竿銓曹十七年來請告給假父制母憂相繼家居強半而秋毫靡効於公家則自度行能淺薄命運蹇塞安心田里而已不意今春吏部諸司移書促臣又不待臣入都起補文選司郎中先是臣徒里中見邸報議論盈庭國是不定臣心厭之以爲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聖明在上若各官自守職業不言而躬行久之無有不定者於是勉強戴命而來將無幾乎登正黜邪之義以圖不負此官方敢刻期到任外及旬日祇見閣部水炭上下意選始知時事終不可爲矣頃者吏科都給事中員缺當未到時懸缺而不補久矣問之道路皆曰序該本科左給事中許子偉彼其人潦倒不稱又相門私人一疏諂諛舉朝鄙夷此公論不與之人也及道逢原任吏科都給事中李汝華則已述京中有調之說矣受事之後一日失學士王錫爵語諱許子偉好的前日有疏却手正之論不知外論何故怪之

臣始知閣臣意在子偉而又備訪清評則與道路所聞良有符合者臣自念職司用賢卽散秩下吏尙須得人況吏科都給事中將表儀縉紳糾正百僚而以衆口唾罵之夫推補如臣職掌何於是疏原任都給事中鍾羽正張棟以覲 皇上召還原職可無煩於別推矣不圖疏上不報而前缺又不可久虛者遂爾檢査舊例萬曆十九年六月內本部題覆楊文舉告病本內開吏科都給事中實諫官之首自今以往遇有員缺容臣慎選資望並崇者陞調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萬曆十九年七月內本部題覆鍾羽正辭讓本內開以後吏兵二科都給事中員缺一體擇資望並崇者推補奉 聖旨是欽此此皆題奉欽依事例明明可睹豈臣胸臆創之耶及查兵科都給事中許弘綱歷俸最深雖其古端筆端人畏其鋒而東征西征實多其勞呈堂題請改補吏科都給事中正合前例雅稱爲首諫也已經奉有成命矣不意子偉之忿足動相臣相臣之力能舉弘綱近聞邸報見弘綱一疏爲科臣遷轉有序無端調用非宜乞勅銓臣亟

加斟酌以全國體以安人心事內首引專權之旨以
深罪部臣奉 聖旨着吏部再議來說欽此夫專權
之說相臣所以縹吏部而恐之俾以後不敢擅動其
私人耳子偉固私人正是不能首垣故耳何目之爲
專權爲便宜爲變亂 祖宗爲悖違明旨自非良心
至死矣而惡聲至是果亂耶悖耶則當時題請陞調
之時該科何不恭寢其疏調之說不行耶初大學士
王錫爵語人曰調補人以爲亂政弘綱之疏果如其
指是則機局已定而愚臣不知尚執硃硃之節迷謬

疏爭

人

甚矣夫用人者與見用於人者總期於無私而已若
調停人情避畏小嫌此小丈夫之爲以爲如此可以
不墜其身名是豈有良心者之語據弘綱所引先日
兩敗之事彼誠懼敗乎然今日之推與他日之轉無
敗于弘綱也何有一毫不可信於人者哉但其心則
別有所畏而藉紳已傳之矣以爲我不力辭則子偉
不得轉子偉不轉則相臣不喜相臣不喜是我必敗
之道也辭之則京堂故物原不失且得辭讓之美名
又足以結子偉之權以陰合執政之意是最善之術

也如以爲相臣無意出自弘綱本心則先年吏科都
給事中鍾羽正李汝華亦曾上疏辭矣羽正讓一賢
者與弘綱之讓媚子不同而汝華陞轉未嘗盡依名
次則何不再議而獨議今日弘綱與子偉之陞調耶
夫應材器用自古哲后之爲若執簿呼名不過一吏
之事 臣卽愚謬竊陋敝規而抑佞臣寸心始終不移
也 臣卽再議終不能依其所讓而推子偉之理則惟
有掛冠以去耳夫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引此以誅
臣卽投諸異域尚有餘辜尚敢復濫冠裳就列從事
乎哉伏乞 皇上將 臣 丞賜罷斥另選賢能以充是
官以佐堂官再議此事則銓選之法不壞微 臣之節
以明陞伏泰山有餘榮也

疏爭

九

爲許國是而請三則通

謂捐細故擴虛懷以成蕩平盛治疏

許弘綱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八月

頃者吏部尚書員缺會推久未得旨科臣朱爵特疏
催請語侵輔臣及趙用賢奉旨回話而朱爵以妄言
脅授降調外任臣等竊相聚而嘆曰有是哉今日之
紛紛多事也大抵朝廷之事起于意氣之未平而意
氣之未平起於存心之不忍傳曰所惡於上毋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恕之道也密勿之臣平章軍
國一言未脫于口而疑謗叢生安得不激而貽主上
之怒然使平心定氣而觀則事情顛末可片言解也
蓋二輔惟以托用羅萬化爲罪故汲汲自明皇上
惟以三輔託用爲嫌故僕僕亟問不知宰相之職在
以人事君而已耳其人不賢卽摸稜而聽人之推抵
爲溺職其人可用卽補牘而奮然推轂何損忠公趙
用賢之欲推羅萬化以其人也二輔同聲而贊之非
私也繼而不推以故事也三日而三易其說亦非私
也用賢惟信二輔之非私故不嫌于更改使二輔亦
信用賢之非私又何庸駁且異哉惟曰駁曰不平則

容貌詞氣之間必有消融未盡者而外廷之疑由此
起矣及待命日久屬望彌殷疏揭交推帝閣轉隔彼
一時也卽二三輔臣且無由仰窺聖意況從親疎
聽之士又安能盡諒輔臣哉見影貌形傳聲過實而
外廷之疑由此甚矣故趙志皋之疏曰不待言之旣
出而已先信其必有是議張位之疏曰止因吏部久
推不下外廷求其說而不得猜疑日生真探本之論
也然則朱爵之所言皆外廷所實有謂其不能少自
堅忍則可耳安得盡罪其妄乎故輔臣之意以爲必
問用賢而後足以自明不知所以自明者正不待問
也皇上之意以爲必處朱爵而後可安輔臣不知
所以安之者正不在處也蓋輔臣之見疑起于不早
定冢宰冢宰定而之所以示外廷者顯矣科臣之抗
章主于欲早定冢宰冢宰定而之所以望輔臣者愜
矣夫言及乘輿尚從涵有議關廟廟轍爾左遷然則
風聞言事之常愁爲臺省之罪罪耳故竊謂萬化之
議推也猶不失爲薦賢之公而朱爵之被罪也不無
少損容賢之量皇上謂輔臣於此安耶不安耶至

於紛紛狂妄之旨臣等滋惑焉夫股肱耳目勢不相
須其苦鹹醖期于共濟今日之議論臣等不敢謂其
不苛也今日之士風臣等不敢謂其不淑也蓋因其
鋒而用之可以忍性動心可以集思廣益亦何容深
惡而痛絕之哉夫容容易諾而觸忤者疑于傾陷也
悠悠易度而守正者疑于把持也括囊無咎而懷
輟論列者疑于滑亂也則君相且未能坦然于羣臣而
科臣能釋然于宰執乎兩相疑而兩不相下則上焉
者激而成其勢下焉者激而成其名要之于國事奚
補乎

金史

一二

賴馬昔人有言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又曰
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可以深長思矣且內閣輔臣
之選廬而朝政者天下之公是非萬世之準也必諸
司執持而不越台課補察而無遺然後可以計久安
垂永譽今不此之務而日惟異同之嫌臣等不知時
事所稅駕矣昔周痺為相謂韋澳曰何以教我澳曰
願相公無權輝駭然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大柄公
無以善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欲手廟堂上
天下治矣焉用權乎韓億在中書見權拾人過者輒

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人主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
所奈何錮人于聖世夫韋澳之言相臣之體也而韓
億之語相臣之用心也今律之以叔季之專恣則輔
臣之威權誠不足質之以隆古之開布則輔臣之意
氣尚有餘故欲成盛治必一事權矣欲一事權必收
人心矣欲收人心必平意氣矣欲平意氣必先恕施
矣臣等瑣聞近臣職在明是非爭可否誠不欲以狂
妄率小臣而尤欲以優容望家輔故不覺橫溢至此
蓋為國事計外遠非區區為僚友惜升沉也如蒙可
採乞將朱爵宥復原官以彰君相并包之度自後觸
忤一舉處之以無心行之以無事而言官亦悉以正
直忠厚為本毋過激以啓事端也則政體自平精神
自貫太和景象且在中興宇宙間何天變民窮之足
慮哉臣等所冒天威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金史

一三

臣等所冒天威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條舉切近事宜以裨鈐務疏

許弘綱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政先識體法貴宜民損益弛張各協其則此守成業而致盛治者所必由也臣本庸劣無所短長而目擊時宜有不容默默者敢爲陛下陳之如外官考滿俱令給由赴部此祖制也嗣緣事近繁情多不便則府州縣官免矣州縣佐以下免矣雲貴等處免矣僅一府佐遵行而又有撫按保留之例矣通免通寬而事體人情日益稱便蓋變而通之與時宜之正處欽

金取

四一

所以善守祖宗之制也此年以來府佐之科甲而著聲者往往以公事被留其不留而赴部率舉貢之無援者耳即此低昂已非立法本意而啓行有長夫進京有書帕皆民脂也夫府之職事原不多於正官部院之考覈又無改於撫按徒率天下而路何爲哉致令或中道而乞休或過家以自便浮慕祖宗縣數之名大開臣子曠官之竇未善也試以其權付撫按據奏報賢否而斟酌之朝廷紀綱未嘗不肅部院體統未嘗不尊而胡取一二通判同知裝點目前光

景耶至南京各官清苦實甚六年大察尚聽彼中而必拘拘赴部之例總之非實政矣僅謂其係兩京官員則三年而一考者免六年而再考來似亦拂舊制此給由之法所當變通者也巡撫歷任年久方許推陞不得驟遷數易以滋煩擾此萬曆十三年旨也今有一歲而推者矣甚至有半歲而推者矣緣內之則鄉二久缺外之則需次乏人因時變通萬非復已然不及今講究將援此爲例可乎蓋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有司所以修職業而無奸利

疏欽

金取

五一

窺情之行者僅賴之於撫按耳巡按及期而代猶曰馳驅一振制之巡撫之任古之所謂保釐也上下之精神意氣不久則不孚事體之斟酌調停不久則不當地方之利病得失不久則不明而乃以建牙開府之尊爲郵傳送迎之地雖有賢者何以見功此其爲失恐不止於煩擾而已也除前推用諸臣無容再議外以後巡撫似應查照該部原定年限不得驟議推陞即副都僉都大率三年而代亦不爲久至於邊方督撫果屬威望素著長城係重者更宜加銜久任以

責成功過事庶乎有濟此交任之法所當修舉者也
各差舉劾朝廷所賴以知人安民也此來甲可乙否
漫無定評甚至有彼掛彈章而此爲代白者湯平之
世誠無取於雷同然豈國家政體乎故論人者毋挾
偏心而自用毋私耳目以來譏臣顧與諸臣共勗之
也至於覆勘異同近雖處一徐圖以示戒然嫌怨之
地人所難居完屬官已破之籠操同官入室之戈挺
然而不顧者能幾故急之則蒙蔽反生寬之則幽隱
自達此情理也且人固有才力不及而涇渭混淆者
虎銜

金東

一六

亦有嫉惡大嚴而風聞誣誤者第總察其生平而弛
張其文法俾差錯者有改過之機覆勘者無養交之
念期於賢否大明冤枉畢白斯已矣間一處之則論
人者懼數數處之則勘人者亦懼此勘處之法所當
酌量者也章奏體式先年禮部之題覆亦既明且盡
矣提臣日看詳殊多可議或隱語奇字以爲高或吁
嗟咏嘆之不足閨門鄙嫌敢瀆至尊俚語私書盡登
白簡其詞務枝葉不務簡明其體務浮華不務質實
種種違式難以盡言文章亦各有體泊泊皆是豈惟

足驗世風抑亦有關臣禮相應查照先年題准定規
嚴爲申飭仍前不改者聽臣等各料不時參罰庶可
以黜浮誕奪朝廷此章奏之體所當鑒者也臣觀宋
臣李沆爲相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稱心竊以爲
過及觀宋之弱也幸由議論之多乃知志其大舍其
細先其急後其緩諫官之體誠無樂乎爲此絮叨也
顧臣多狗馬疾不能久任擔負職掌所在姑隨事效
忠云耳惟 勅下部院酌議可否施行臣愚幸甚
劉切而從容條暢而明於粹然獨守之心也

虎銜

金東

一七

酌議銓曹事宜以銓銓政疏

鄭觀光 吏部文選司郎中
萬曆二十年三月

臣往者待罪司功爰謂人臣受事宜有先賢之言以告神明王孫納昭奉堂官教令可幸無罪頃于本月初四日該本部題文選司缺郎中推調補缺踰階逐巡有所陳引而命下之次日隨有禮閣之命刻期陛辭遂稽而及余既已供事不敢傲不可知之寵顧念與銓視司功尤重亦嘗私心蓄積有所欲言而又念事有成法用貴默成堂官所可徑行者

金政

十八

臣當處其實不當未行而先飾其言示天下以迹惟是銓臣蒙謫之後有當申請而因及一二積習所宜釐正臚列數端伏覲嘉納其應議者之下堂官酌處施行臣亦不敢以一人之臆見而遂必可行也臣聞禹平冑天威無任惶悚計開一曰崇推讓臣聞禹拜司空讓于稷契及咎繇益讓能龍伯夷讓夔龍皆拜稽首讓而後進後世人臣初除通表上聞本為贊賢此意寢失直謝見用而陳番讓大尉羊祐讓開府皆棄所系如者三人遂書史冊以為美談近歲如

楊魏嘗讓吏部尚書鍾羽正嘗讓吏科都給事中亦猶行古之道語曰達視其所舉因所舉之人益以知舉者之鑒識使一用一人又得所讓之人以備異日用便二臣以為閣部大臣及京堂三品以上巡撫無論副僉都御史其庶官中吏兵等科都給事中吏部文選考功郎中兵部職方郎中提學副使僉事凡關係稍重鉅拜命之日各宜讓賢自代即請自明旨令遵旨供職或所讓果賢亦聞聽一二能讓之人另後優叙不必一一部覆以致章奏煩擾或謂已

金政

十九

有成命恐近于虛與其避讓之虛寧能處競之實乎臣嘗見一二憲臣當遷轉特爭一日俸至攘臂而談臣心實薄之故斯語有概于中久矣則寔有言在官之人其賢明亦多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為耳見今員缺頗多俱當推官伏望聖明採納勅下諸臣務在必行夫世教之趨惟貪與競舉清以風庶舉讓以抑競倘設誠而力行之其于波流不無少補即謂臣為危言所不敢辭伏候聖裁一曰一事例吏部之職命曰銓衡

銓衡者平也輕重少不得當卽不謂平今有法係相沿而甚非均平之政畧舉一二如丁憂起復進士原係三甲應選外官照二甲選主事其原係主事者何以加之原應選南京改授京官其原應選京官者何以加之行取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年未及三十不選科道至庶吉士改科道卽無問年將以爲風憲重秩須閱歷久則親民之有司豈不及詞林之清選將以爲才品優劣原不係年又何獨于各官而苛爲之限同知知州推官知縣均以外官陞改部屬有美俸有

金匱

二十一

不美俸博士中書行人均以京官陞改部屬有美俸有不美俸諸如此類本無軒輊致致遲延臣恐以爲可憂起復宜槩罷其優卹之例而勿以人子罔極之情爲覲俸之堵行取科道宜盡開其限年之禁而勿以無所關係之年滋詐僞之習任此官卽以所見任之官歷俸有宜優叙者不妨叙其資望而不必執前任之俸錙銖而計其他冗瑣之職參差不二類此甚多臣所可請堂官徑行者不敢贅也伏候 聖裁其

一曰改銜陞階停年原爲武人入選一時權宜辛

雄辭淑先後爲吏部郎中猶能上疏力言其非不虞後世遂爲今甲今遇缺稍重鉅皆期得人推用不當隨議其後然欲拘泥日月而求至當理所必無近雖稍出常調猶未敢大有超越襲故之士且已疑駭卽當者且不自安甚求引退矣此資俸之拘泥者一疆場重地居常無事喜功名之士趨焉今稍異平時宜擇賢才往必且大駭是厭薄我典銓者左碩右盼乃付之不必賢且才耳此人情之拘泥者一鉅郡煩邑多用甲科然遠方冲疲久爲衰庸舉貢所若亟須

金匱

二十二

振刷若以畀進士彼必大駭謂以選遂待之故吏部於進士寧使需次而不畀以選卽誤而與之旋必議調此資格之拘泥者一臣愚妄意九列而臣應太缺當大破常格卽下僚可以起選卽京堂可以外轉近日京堂已用監司陞轉獨知府一官向來未有夫知府與副使皆以四品何爲獨斬削亦宜開此一途以勸廉能異等之官邊方須擇素有賢聲毋反以處錄錄進士除煩難鉅邑外遠方有缺酌量選除不必久令候選大抵爲官擇人毋爲人擇官此皆本部所

可徑行然不爲請于皇上則疑且駭者至矣若雖破資俸不合輿論聽科道官糾舉若因緣以求善地臣堂官已一意杜絕臣可共守之無慮矣伏候聖裁臣曰酌推陞項者陛下以銓司推用一二小臣致干宸怒夫人臣進退惟上所命用舍予奪莫非君恩第念選請各官間有微愆疑之忱而皇上聖諭而受之者將盡從沉抑非懲創本指若不爲申請稍與分別臣等無所遵守臣請別其時之遠近如懲艾未久不敢推陞若參時積俸即他途初除且得遷轉似得遷移臣又請別其言之可否如剿誦無當不敢推陞若心本爲國匪出沽名悔悟已深似得量移臣又請別其品之優劣如一節自言不敢推陞若生平皎皎素履潔白才優幹濟似得量移漢臣汲黯有言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虞材賢且盡蓋至元封五年而後求茂材異等黯言頗驗臣嘗釋一明旨一曰不許混推一曰不許驟遷是陛下原禁混與驟耳而非槩抑批鱗折檻之士也臣又惟皇上二日萬幾信至煩多然銓曹章疏皆關係人才進退每

金匱

二二

遇一缺方註擬一人內外大小各有職守彼此已聞推擬者其舊任或無固心而新推之職本部不敢輒補臣查數年內或循資常轉或有司末秩近者踰旬遠者經歲未得命命威福操自皇上臣何敢一一覲皇上無拂于心惟是推擬未當亦望即賜批發至于推舉員缺有應具陪員者本部劑量入地必勘其才品資俸最相應者爲正若未蒙簡用則應用者不免疑沮而後來者或涉積薪伏望陛下俯從部議常用正推庶銓臣得舉其職而百司各得

金匱

二二

寬緩七款郭原之論

其人治理愈隆人心益快而當此清明泰降之世益無復有纖毫之未當者矣伏候聖裁

吏治本源不端銓衡弊壞已極疏

田大益吏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五月

竊觀見天下外內多故公私耗竭憂民者稀士崩可慮故所急在吏治吏不自潔源潔而吏潔吏不自污源污而吏污故所重在銓衡銓衡勤酌羣吏靡辟威福持衡而得則用而不疑持衡而不得則去而不赦故所畏在勸處煩者臺省諸臣連疏參論稽勲司郎中趙邦清酷命貪賄喪貶滅倫勒始無上狀幾數千萬言爲邦清連疏辯論謂皆同僚鄉官使然而其疏鈔

銓政

三三

指數文選司郎中鄧光祚驗封司郎中侯執躬懷賊忝惡賣法結黨狀亦幾數千萬言詳在諸臣疏中夫吏部有百僚所綱領而持平也四司者又萬目萬手所摹範而其指也當何如公平何如砥礪何如廉耻何如畏恩者而乃慮心醜詆累廣連篇令人聽而洗耳披而駭目鄙而掩口驚而咋舌哉除吏部尚書李戴表率無狀義當自罷外邦清光祚執躬諸臣者或杜門而待罪或聽謫而未俞處分弗明職竊敢論焉且夫酷命貪賄懷賊忝惡喪耻滅倫賣法結黨勒婚

無上十餘款者天下極惡之名而人臣無王無君之舉也與人以極極極惡之名而被人以無王無君之舉欲朦朧而結局者非國體也欲懸斷而臆決者非事實也欲故爲左袒乎挾成心也欲故爲右袒乎廢公議也欲過爲刻深而事羅織乎崇申商也欲顯務姑息而混白黑乎絃墨蹟也上置而不問乎失叢神也職恩而不言乎溺垣職也臣之愚謂宜恭疏辨疏盡發廷臣矢虛矢公盡從勸議倘其言皆風聞而事出烏有也當舉極克而顯雪之而倘其事有根據而

銓政

三三

事實自作也則檢注漏網可以不鋤倘其半涉影嚮而不必皆確也當量事體而少原之倘其半有指實不必皆虛也則情畢焉可以不察且夫欲塞弊之源則必有以正人之舉欲正人之舉則必有以核事之真假令塞弊源而不正人舉正人舉而不核事真雖充禹臯陶不能治而叔獲婢妾猶不甘心也況在今日諸臣間哉故臣謂諸臣參辯之疏必勸處而後明者吏治本也且也由吏之介惟入由吏之門者能肅之詎跡之惡惟處詎跡之室者能察之故該衙門事惟

該衙門悉知之異人不能知也即知而不能悉也乃
今銓臣種種不法之狀人所罕聞彼既盡發而復置之
不為別白後何畏忌而能改絃易轍董百官固民
志哉臣恐異日尤而效之酷者酷貪者貪鬻法者鬻
法無上者無上紀法日弛鑑衡日欹官僚日濁日積
生民日蹙日亂甚非所以振積奸而臻長治也故夫
正行而飭治者救時之急也盡力而相諾者銓屬之
敗也明法而勅罰者太上之權也平心而剔邪者糾
臣之職也臣以職掌義難囊括非黨邦清非黨光祚
非黨執躬非黨言者惟願皇上留思急發前後諸疏
勅廷臣速勘焉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臣等謹將各官過犯二見

庚寅

金東

二四

法平衡以清仕路以裨銓政疏

李日戴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竊惟臣所事在用人臣所管事在使人得其用顧昔
日之銓易而今日之銓難昔當仕路升虛之時故易
今當仕路石塞之時故難昔之銓第在信友故易今
之銓衆在獲上故難臣以汶聞肩此固期失公失慎
求信於士紳猶不敢不積誠納牖微靈於天聽除卿
寺大僚奉例部院會推及臣切選法可以徑行者不
敢陳瀆惟是法有難於膠柱衡必待於待率自非特
借王言豈能垂諸畫臣每誼誦溫綸臣曰銓路肅清
再曰渾忠宣猷臣曰未得恩肩則一日未敢忘部
事每嘉與所司更始據議諸款臣歸持平有裨銓政
相應題請伏乞聖明俯賜俞允臣明職掌銓部以
用人為職用得其人則臣效用得其人則臣不效
辟之臣匠造室室成而臣入君之匠亦何功之有焉
惟職有時乎不能且效而用於是乎始窮不得不借
資於地方之保留而權目外操不得不遷就於資俸
之相應而法從中變擇自外操則終南之境多法從

虎安

金史

三二

中變則程量之衡與尚可謂得其職哉善乎劉劭之論十三材而歸之至德聰明平淡總達舉才又曰王道立則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臣以爲今之才非乏也今日之用才不必邪此而就彼也惟將見在員缺具擬正陪上請點用其正推惟命陪推惟命其未當上意另推亦惟命但祈明示不從中格使臣等有所奉以從事其原擬地方官品未敢擅改必得命而後已惟資俸過於原擬品職方敢改擬席上有一成之命下有畫一之守於銓法所裨非淺鮮矣伏乞聖

虎安

金史

三二

仕路通融今郎中寺正不得轉監司郡守則員外不得陞郎中主事不得陞員外而員外主事之塗壅主事不得陞員外則中書行人博士及推官知縣不得陞主事而中書行人博士及推官知縣之塗壅且各官論俸俱各常格各部郎中推參政極矣論參政俸不陞則將何官以處之如員外主事必由陞郎中而後轉郎守例也論郎中俸不陞則郎守諸缺又何官以補之潘安九年不調馮唐白首爲郎良有以也今查知府員缺率皆重郡各部郎中俱過府俸而員外又無徑轉者皇上得毋以此爲速化耶不知郎中陞知府員外陞郎中原非破格過此以往俸益積則官益尊是皇上欲以遲之而反以速之也各官利其遲皇上厭其速則亦未之深思耳夫外而兩畿十三省寥寥參辰則病在虛內而六部諸寺壘集積薪則病在實此在皇上酌量虛實之間通融內外之際仕路得清而征茹可復見矣伏乞聖裁一酌資俸本部推陞論資論俸近來槩置資不論矣有家食累年資極深而俸尚淺者有在公日久俸雖深

而貴尚淺者甚有數年之資不能當數月之俸非平也臣以為專論俸固足程能而課功兼論資亦足獎恬而崇淡似不可偏廢或于論俸之中稍存論資之意三分論俸一分論資猶庶幾近之伏乞聖裁一酌南北南北部寺祖宗設官原無偏重惟人情厭南而喜北部推亦至北而後南於是後者益後薄者益薄無惑乎士趨捷徑而人多澆漓也曷若處以不競之地而劑以調停之法除二甲選南及北部改南應照北部一體推陞其餘自外陞南酌量材品與北部寺等庶幾入無躁進而法亦稱平伏乞聖裁一均邊腹夫邊方腹裏總屬封疆俎豆軍旅豈宜分軌惟官途每趨捷而避遲於是人情始重邊而輕腹不知才各有長而用亦互效有宜邊者有宜腹者有邊而可服腹而可邊者臣以為邊方者固多干城之選腹裏者豈無折衝之彥其給由到部咨本部考覈果有奇勞實跡不妨破格加級其餘或可移邊之腹移腹之邊此在科臣昔已言之獨未及邊腹兼用之說故一推廣其意總之文武緩急惟皇上所用臣等

疏欽

金史

三八

第聚益於其間而足矣伏乞聖裁一均勞逸夫世廩嚴邑或當孔道或附會城簿書鞅掌輪蹄輻輳星出入廢食俱廢此其勞苦視牛城小邑奚啻倍之乃推陞行取崇獎論俸勞逸安所均焉似當區別銜僻煩簡而於附省附府及糧多事劇所在九陞取論俸以一年抵簡僻縣二年兩箇月若縣雖附府而事務頗簡亦不得一槩同論庶勞逸通均而循良亦知所勸伏乞聖裁一拔異等在昔漢代二千石有治理效績往往得拜公卿故吏治得人為盛先是曾經黃少

金史

三八

題請自余時相徐氏後何寥寥也謂宜博採諸郡果有樹奇標異雅負循良望者每歲問一內轉以示風勵其外官中簡然自修屢起屢顯而其人品治行卓然為海內標者亦宜量拔一二總之內外莫非臣干一鼓舞之而吏治不蒸蒸日上人才輩出者臣不信也伏乞聖裁一摺遺逸夫幽人貞士進不干時退不沽譽飛鵲遐舉獨全其高在昔英君諒辟往往資之以襄上理蓋駢轡援於盤車焦桐得之爨下所從來矣容臣等採訪果有懷奇抱異卓負經綸耽隱守

恬不求聞達當深次起擢至如黜直忤時微青註誤或沉淪於巖穴或踰伏於下僚亦宜次第補牘明白上請善乎程正叔有之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亦惟聖明留意焉伏乞聖裁一議推補太史公之言曰南北異氣民生其間異俗南人除南北人除北似也惟方面以上不能盡拘南北以爲就近推補爲便如本省員缺卽於本省俸深中補之如本省省俸不相應方借才於遠省應於循資推補之中猶寓周官久任之意更省一番送往迎來之費計莫便

疏欽

三

於此者伏乞聖裁一酌起復凡丁憂起復各官南部改北三甲選三甲主事祖宗用意忠厚未易輕擬嗣後一議而三甲選二甲者緩矣再一議而三甲選京秩者又緩矣南部改北部南科道改北科道此意猶存何獨於初選進士而獨不得象一視之仁以爲非平也似應於此稍稍區別除三甲選北三甲選京職者不必論其三甲應選南選州三甲應選外者亦宜優以善缺其或接憂起復守制多年者雖應選南選外亦併優以京秩猶庶幾存羊之意萬一耳

伏乞聖裁一優終養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人子不難輕三公之貴以易一日面朝廷不能懸不次之擢以廣孝治亦盛世之一缺典也謂宜終養至十年以上者卽當破格超用不宜以原官起復其未及十年者起補原官亦宜需次優擢其或孝養未終不肯出仕亦應如先年陳茂烈事例優以祿養其有關於盛朝孝治天下之典非淺鮮也伏乞聖裁一行人論學各官推陞論俸外而知州同知內而中書大理評事院部司務推陞部屬俱得通算前俸惟行人同爲

疏欽

三

三甲進士獨以限於公品槩置不論且三年考滿亦不獲下同吏員京衛等官徵恩命以榮父母殊非平也除考滿封典隸驗封考功臣不敢輕議其論俸在本司合無比照各官事例一體算俸推陞查中書奉亦算自近年司務官亦止九品則未常有定例也伏乞聖裁一知推算俸先是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得選臺諫自弓旌之典久格不行卽六年七年不得望一郎署抑何扼也似應於沉滯之中稍寓振拔之意如四年之內轉者不必論其轉自四年外者除以前

不算外以後年分亦應量算部俸之。三如謂外官不得與京官算俸則知州同知轉員外亦外官也何得通算乎如謂品不同不應算俸則司務轉員外亦品不同也何得通算乎況同知知州前俸俱算此祇算四年以後之俸似未爲過濫也伏乞 聖裁。二州縣調簡知州知縣調簡例也謂不堪煩劇庶幾簡僻以示曲全耳近來有以三四里調者有以二三里調者既已簡矣又孰有簡於此者可以調焉以簡得煩固非政體久候待調亦豈人情祇足爲本官苦耳或無疏鈔 金匱 三三

事不如省吏省吏不如省官。臣以爲今日計不如省例也無已與其開小例不如開大例如文武兩殿中書及光祿上林鴻臚序班之類不妨量加一二而於一切猥瑣盡爲停止以開一大例則可以當十小例況此項人少而銓三難況人多而銓壅也至於揀選最稱利藪先是科臣曾經條議除以科甲中之素負清望者今如運判運副一槩以輸資得之毋論以銅臭而濫崇階且以榮指而壞釐政其所損非小也似應一切議罷伏乞 聖裁。一倉巡改選銓衡稱平雖猥瑣卑職未宜置之度外查守令以下各官三年考滿皆得就後復職惟倉官巡檢周歲給由龍鍾衰朽蹣跚裹糧走京師萬里守候一職有甫涉都門旋以劣報陞王官矣有未授二官旋以計聞登鬼錄矣而京華旅食之苦與道途跋涉之難不與焉以爲功通不能稽耶則本部之所憑者撫按冊揭也以爲必親考查赴選爲成事耶何畧於各官而獨詳於倉巡也臣以爲不若通行彼處撫按考覈功過四季報部候功同類附本司卽據此搭入急選依應得品級陞除如

果袁老無爲操守有過撫按一併報部以憑陞轉王
官免其赴京以茲繁費則衰朽瓊流所全者多此亦
銓衡之一事也伏乞 聖裁一議聖籤先是因人授
職一縣本部選除後議聖籤地方其法至公然其中
條分縷析有不能家喻戶曉者人始有公中之疑殊
不知地有南北而南之中有東南西南爲北之中有
東北西北焉則分矣如東南缺必借西南東北缺
必借西北則又分矣人有資格不同如一知縣推
官也有進士有舉人有歲貢則岐矣進士餘籤留以

疏敘

銓政

三四

待舉人舉人餘籤留以待歲貢則又岐矣以致猥瑣
雜流莫不皆然有一人而一缺者不得不坐籤有二
人而二缺者不得不分省又有缺多而人少者有人
多而缺少者有應迴避本省者有人地不相宜彼此
願更換者入爲之推置地地爲之劑量蓋亦苦矣
夫懸白金於市則盜賊不取陳重寶於隱則會吏見
疑合無先一日盡將員缺出示曉諭竝寫某地方缺
少借某地方缺次日分簡聖籤先儘應舉地方次及
借缺其人一缺及孤缺冷缺不妨明白坐與不在

聖籤之數庶光明正大人亦知籤之無容其私矣伏
乞 聖裁一議考試本部考試舉監關防彌封一準
科場事例四司員外主事共集公廳分卷校閱訂其
高下校之通司掌印稍序次稟成於堂上而後定
爲當日唱名發落蓋至速而至公法似無踰此矣顧
優錄者未必其信而揣摩者間蒙見取以故棍徒走
空往往倖中法於是乎始窮且歲貢佐領拮据地方
必列荐剗始轉正官茲以數句時稅上之得領百里
次之亦不失半刺亦何易也臣以時稅之外應考之

疏敘

銓政

三十五

策問以稽其衷參之身言以象其表必三者合而後
取以知縣通判或章句雖工而身言未優或身言雖
優而章句未可亦應酌量裁取其所取試卷即當堂
散閱除舉人卷不必一槩刊錄惟考取知州及歲貢
知縣通判與例貢州同州判者并將原卷發刻庶曉
然知部試所重亦違嫌黨弊之一端也伏乞 聖裁
此稿時以爲聖籤自是人心向安矣

○絕私實以清銓政疏

馬琦 吏部右侍郎
萬曆三十八年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材宜以天下之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秤。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稱尺也。然使持權量于臆勿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衆弗信也。惟與人共稱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長途也。名者利器也。而至

金鑑

金鑑

三

爵者又天下之疑實德府也。率天下之人行長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實以將天下之怨。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滿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求。踈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真有不和宜事。偶相左情有可憐。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察之手法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

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爲辭。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缺望。而皆于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己。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條間有資深而久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迹。安得不有疑議。此皆始于無畫一之法故也。臣等竊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

金鑑

金鑑

三

此。一以實俸爲主。每于月朔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乏有無及。應轉京堂。更以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即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前。總疏屢題外。其係日行卑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同府佐州縣。証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

亦先例名以俟過缺挨次題請住俸降俸及緣事停
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傯總理須異才
難拘常調或有資閑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
量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
轉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
繁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語劑量參酌總
不出此數人之內書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
皆熟矣其熟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
心其有俸未及而輟生覲覲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
者臣等行勞處仍註示名臣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割
藩籬洞開門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退在俸不在
吏部遲退在格不在吏部即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
官即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驟覲自消營求自息使
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
傳以待遷其於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設
賢愚同歸臣竊以爲不然宋仁宗欲驟薦軾制詰
韓琦以爲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
舉之及期如舉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

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
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夫其用愛
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
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
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當補
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正法如
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
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於陛下亦望士
大夫悉照此懷拍與共守之伏乞 聖明裁定勅下
吏部永遠遵守施行

部復徇情仰祈聖斷以重國體疏

汪若霖

禮部左給事中

二月

勿惟明主去邪勿疑貞臣守道不惑頃者兵部尚書蕭大亨以久干物議再疏乞歸荷蒙聖鑒特下吏部於是舉朝色動咸曰堯舜之時爰咨四岳皇上固已燭其非而付之公議乎如此也則又曰有漢之盛亦寵二疏皇上其但授以止足之名而寬然有禮乎如此也該部義主鑑衡職司澄汰何難彰一人之獨斷伸衆論之久溼明白奏聞昭宣公道乃接邸報奈何滿紙綢繆以清上聽哉夫大亨者才猷非不具也驍馳握樞非不動也人臣之患正在挾才飾智工彌縫之術而不露其奸大亨總有積勞亦已積戾崇階遠庠食報匪輕悠悠僥倖其將安所底止乎且該部既謂樞府爲重地則安得以望輕者而據之既謂邊務爲方殷則大亨之伎倆亦可見矣皇上試問大亨自播叙冒任以來六軍整頓幾何九塞鞏固幾何何部落不無瑕纇何將卒不由寵賂足係干城者哉大臣以人事君固宜置其所爲輔而求其所可

繼安得以一時左右空乏而遂以叢怨負咎之人專擅抵塞者聖神在上威福維明豈需該部更市恩

德夫以幹旋泰運整頓人羣正在察是非之所共趨謹師表之所自起剖破黑白分理陰陽以仰贊皇上知人之名而風有位豈得模稜觀望一至是哉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覲其留既陽爲必去之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爲伏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諂諛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世路何日清明人心何日底定

疏

金政

四一

臣愚不勝待命之至

敬循職掌脩陳未議以俾銓政疏

翁憲祥

文祥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最竊下蒙 聖恩拔擢待罪吏垣得與聞銓政切
親邇年以來祖制每多紛更人情徇于遷就種種弊
習未易掃除臣悉心稽考章程參以日所聞見謂見
行事體有大悖祖制者宜復其舊有大徇人情者宜
障其流敬臚列款目冒昧激瀆伏祈 聖明垂聽焉
惟國家設立六曹分理庶政各有專職不相侵越
若用人之責專在天官而推舉大僚所關尤最弘鉅
廉敘

金政

四二

公論固當咨詢事權不可傍移舊制大僚有缺會官
廷推原由彙舉其所知第參輿論是否相合蓋彙
舉不獨任其權而博謀以示公非謂彙舉竟不有其
權而悉使衆爲政也何歷年以來輕變成規一遇會
推則九卿皆得執筆而書彙舉惟舉手而聽夫人品
賢否資俸淺深責任煩簡彙舉平日倘不了然于中
則所司何事彼既以甄別銓叙爲職及使九卿互操
其衡然則錢谷刑名等項事務彙舉亦何出位而代
之乎吁此爲滿職于彼爲越俎非設官之意也崇禎

朕秩常情其所覲覲倖實傍出人心益思奔競在舉
乎人者固多以襄公典而或有以樹私交在舉于人
者固多以品望而見收亦間有營求而倖獲沿習既
久鑽刺成風形迹彰聞每掛白簡是士風之蠹也舉
用當否悉由吏部倘拂與論罪有歸着今人各推舉
政出多門一經指摘紛紜奏辨是聚訟之謀也謂宜
自今以後仍照舊規推舉歸諸吏部詢謀聽諸九卿
糾正屬諸科道則事有責成政體自肅至于吏部司
屬既非大僚亦待會舉尤屬無名并宜聽該部訪擇
廉敘

金政

四三

不妨多列幾員請自主裁又事理亟當更正者故
曰明職掌自來選官之法必重身言書判吏部之責
令在程量才品斟酌事任務使人與官稱官與地宜
乃謂銓衡未有以用人大典聽于一籤者邇來掣籤
之法行已多年衆口吹吸久常爲笑柄蓋所謂掣籤
果付之無心乎抑參之有心乎如盡付之無心則天
官之職一吏可代且人才與地方紊亂顛倒勢不行
也如仍參之有心則官原預擬素定何爲又于大廷
廣衆之中爲支吾掩飾之舉理不通也天抵掣籤一

法不論有心無心總非秉銓之體亦不問有獎無獎總爲極陋之規謂宜斷然革去悉照舊例惟及銓臣失公失慎自盡其職而已故二曰復選法國家建官惟爲地方有官守者勢難自遂也中間果有志在高尙甘心掛冠抑有情事迫切亟欲引退誰謂必不可去哉既已委質臣之去就悉由君命豈容不待奏請自便身圖近來法紀凌夷人心玩愒司道恣行已意擅自離任未易枚舉各該撫按曲顧體面不卽叅處待其出境之後方以患病具題成何事體也假令地

金成

四四

方官得人八自由漫無懲究將來或有事變不肖者惟有委而去耳緩急矣願焉又可異者方面官入計齋律伏任當有限期乃往往優游鄉井遷延歲月多踰一二年甚至三三年既算該省之官而實不蒞事既不到地方而又不開缺撫按通不題叅仍得照常陞轉甚可嘆也謂宜責成撫按几司道擅離地方定行露章彈奏嚴加降懲勿得容隱曲庇巧與名色便須立爲定規查係擅自離任官員徑使得成其高慎勿輕議起用所有公差等項官不過陞遷不係請告

而一年之內不赴本任者撫按官明白題請處分開缺另補勿使地方有官之名無官之實情關誤事違者聽科道官訪聞違撫按官一併叅治庶人知敬懼法在必行而地方有賴矣故三曰警曠職臣子之分必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國家原爲官擇人非爲人擇官天下第有人負官無有官負人者曾奈人情無厭自擇便利一登仕籍較量多端如甲科選有司者得善地則喜不得善地則愠展轉托獎無所不爲毋論聖籤之時公然屢屢更易且有既定地方復告改教

金成

四五

夫自量不堪民社當告改于未選之先既選定而求改是非薄其官薄其地也地方果係敝壞整頓必須甲科若地稍不善輒厭棄之我居其地誰任其勞將不善之地遂可以無官乎且不特此也新選有司未經到任既有調煩者夫果才堪治煩亦須試面後見既未審試何據而更有方面官員一遷遽方遂不復去待移近地依然就列習以成風牢不可破至于京官中所當議者如廉常之選必作養三年一齊授任

不遵舊制館選聚至多留故與是選者計留惟恐或失考試方及一年而預度該省人數同時或難盡留乃姑引疾以幾幸于日後即此揀擇一念恐于始進欠端甚不可啓此倖實也謂宜自今以後有司之已選者勿聽其告改未到地方者勿遽與調繁司道之陞遷方者查其果已到任積有實俸方與陞轉其見在引疾館臣赴京之日關臣宜加主持留否一循公道勿以年分稍遲至于必留庶人心可正僥倖自抑矣故四曰杜趨避大聚官員還轉資序不得不然若

金政

四二八

果賢能易地皆可數年以來每方面官陞遷考滿該省撫按多議加銜保留中間因有爲地方借才欲久任以責成功亦有爲相與體面姑委曲以完故事一倡百效習爲固然遂至藩臬互銜混淆莫辨其干職事體統不便多矣近雖不至如前而紛紛猶未盡釐也又如如有司官倘過陞遷沾名要譽多有明示意指使士民奔訴上官彼士民惟恐萬一見留爭先出力以圖結納未有不狂走如鶩者豈盡皆善政得民自然而然乎撫按以曲順民情自是美事多與奏留勿

論該部題覆紛紜且所留之官以爲受知上司他無疑慮竊盜放恣十九改節有會留未幾仍以不謹論斥者一人之身賢否乍易薦擢彈章兩相矛盾良足咄也邇來此風方熾甚至堂堂郡守幾爲士民保舉留陞安所底止謂宜嚴加申飭通行撫按今後如保舉要道須刻不可缺人間或議留其餘陞遷者即聽離任考滿者聽部推轉勿得輕易加銜以紊藩臬之職該部凡推陞司道亦須細加斟酌應陞藩司者必資藩司員缺應陞臬司者必資臬司員缺如查各省中時無相應之缺俾可暫緩陞期庶衆官制不紊體統秩然若還轉有司不應獎勵留任徒多紛擾庶乎本體盡臬臬久可遵矣故五曰禁保留夫此五事者臣不敢以浮詞塞責亦無有窒礙難行總之申明祖制力挽人情轉移之機特在聖斷蓋愚見以爲今之天下即使極意振刷尚多頹廢不支伏遷就因循敷衍莫可收拾故申明法度隄防未流正惟此時而用此一節尤關國家大務銓政振舉又庶事

金政

四二九

之綱領也特罪該科誼難默獻前項事款亦姑舉其

何以接踵合何以絕物由大臣言之既可以爲宰輔不可以爲司官乎此言之所未解也萬曆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爲兩廣雲南缺司官一員其時推舉者曾用升李廷夫三人乃李廷大即有點矣是役也推舉之人雖悉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竝書雲南臣恩待耶楊特喬清貞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者次第行之耳但據舉旨至今又幾二年所矣日月云過理鬱殊深幾局未結地方有人才而見遺朝廷有缺典而不舉臣切言路未吐一言梓里亦安用

東學

金政

五一

爲哉擇敢借籌畫二策一謂欲一次舉兩廣二次舉雲貴便有更番而有定序役之不得入此猶此之不得挽彼也一謂竊謂驗封司員缺可補欲于兩廣之外更爲雲貴添設司官一員誠爲至便不獨無碍于兩廣且無妨于雲貴也說者曰若是雲貴不太便易乎臣以爲不然何也添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上請如有缺而無人則懸而後推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人此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也臣謹於東西南北之士以典舉古人何地皆宜何地皆

不宜萃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可獨用何可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治道不興所係誠非細故也者伏望皇上臣下臣言勅下該部從公勘處庶于吏治不無少補矣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疏發

金政

五一

銓屬之類已明異同之議宜息乞釐正以昭大

公疏

唐之變

湖廣通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

臣惟人臣之議事也所不可紊者國家之典章所不可消者天下之公論此世道人心之關要惟奉常守憲虛中以持平可也如兩廣銓屬之類蓋自有公平之規何邇來更生異議哉臣粵產也沿故老傳聞賄近時異議有慨於中久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兩廣之共一銓屬也自國初迄今揆武不絕雲貴向來雖有三員從來與兩廣不相蒙也至萬曆二十六年奉旨疏奏

推擇司官而選司偶爲災言怨惠未及致詳遂有兩廣雲貴共一員之說雖機局暗藏實未並見推用這三十年兩廣司官員缺吏部推舉始將雲貴二人據入士論譁然于時原任吏科給事中梁有年憤成規之變亂上疏力辨謂四省爲三會典不載職掌不開詳載其言之厭事乃發故雲貴三員所以得推者不知何昉彼中縉紳未免藉爲口實以訛傳訛毋怪其不釋然于此也乃今年吏部議開庫以清宿弊疏內

應列銓屬十四員以爲兩直江浙福湖河南山東西

疏奏

金東

五十二

疏奏

金東

五十三

川陝各一員兩廣共一員其員分屬直江浙福湖諸省人衆者通融互補諸省偶值兩人同時皆令共事特惟兩直人衆尤爲多補耳至雲貴舊嘗間用卽在此中蓋有碑誌案籍可查也又云二十六年銓司更議以兩直各二員以雲南搭兩廣共一員兩廣稱不平雲貴亦稱不平等因由是觀之兩廣之不涉雲貴不獨士紳知之卽持衡者亦莫不知其雲貴三人之所以得推卽士紳未必知而持衡者已習知之矣夫楊時喬署掌銓務刊朝典故賄記甚晰其不輕操筆端也明甚況近覽銓衡人鑑益知四省不相蒙又不但碑誌案籍可查如楊時喬所稱已也蓋銓衡人鑑載雲南趙汝濂于嘉靖十五年由選司主事陞封司員外郎歷至十八年陞南尚寶太常而廣東有倫汝淳亦于十五年由御史改考功主事歷至十九年陞通叅就是四省缺此一員何得倫趙同時共事三四年間獨不爲之引避也自倫趙以來而兩廣遇缺卽補雲貴者未之前聞夷考其先遠如孫應鰲之貳

宗自嚴清之部家宰一時在事豈難汲引後進而閱

數十年間雲貴人才亦未嘗不輩出又豈無名流足當二臣汲引顧克二臣之世通推兩廣司官不知凡幾卒未聞顯相沿之策別著其緒論維兩臣品格清貞亦超于雲貴耳若謂銓司之說似不足徵不知彼時奉旨推擇非奉旨分省寧有更張大事而兩廣不通知閣部不詳確突入單詞便成左券者乎即少宰疏中已明言當時銓司更議矣夫議而曰更何以稱故事更議而曰銓司何以示至公即以是質之銓部諸臣當亦有不容誣者且所爲雲貴司官分省者也

疏錄
金取
五十四

欲以盡一方人才之用乎抑以備諮詢防壅蔽也如以防一方壅蔽則兩廣幅輳數千里吏治最劇其諮詢宜備不啻雲南有加焉若謹謹爲羅才計則兩廣名碩曷嘗不肩背相望其無事借才抑又明矣矧廣東南卷頭顧江浙不少遜而廣西解頤與秦晉不甚低昂第嶺表接壤風氣不殊法當合二爲一參以至遠之雲貴無論隨地擇用之意謂何而于公平之體亦甚乖矣臣非爲雲貴可少司不可增設也惟知兩廣自兩廣雲貴自雲貴何得渾淆故以分爲合制之

所不載也以創睹爲相沿議之所不敢出也總之舊貫宜仍毋務變置時宜難執或有化裁請自今有議雲貴之銓額及當事之斟酌惟當據理審特制量增損慎毋牽合兩廣爲發端以蔽唇腐舌也夫司官分合固無足爲兩粵重輕安可置辯所慮成憲具存尤生異議苟任意推附而人心更安所底止矣防類則風愈類銓部何所持于天下法輕則官亦輕天下又何所取于銓部公事而公心行之亦當公心論議之臣無復他及以開聚訟之門自求其是而已伏乞初下該部查核如果臣言不謬將兩廣司官舊例特爲申明以杜異議云云六年疏內共一員之說檢舉改正自後遇兩廣員缺應推務照二十五年以前事例不得伏除雲貴二字以清聽睹其雲貴應否添設不妨另行裁酌庶大公以昭議論以省亦維持世道之一端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錄
金取
五十五

柄銓總憲吳職匪人與推非宜乞剛正以便宸

簡疏金匱胡維炳兵科左給事中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臣惟吏部尚書揀進退之權以均四海都察院左都御史任紀綱之重以帥百僚職至要也當是選者必其品望卓越識淵然然後可若南京兵部尚書孫鑣尚可等濫斯推矢蓋鑣之得與斯推也時方起自田間推者驟獵虛聲耳乃今歷時既久敗絮畢露則大有不壓示太心者詎姑毋縷指諸劣只將近日妖言一事統覓匿帖快心搜捕無辜橫遭荼毒留京幾至挫動彈章屢得勸疏恐朋維生事者捕役而縱之者誰與承行者司官而玉之者誰與令捕役請職正法而司官降調抵罪矣鑣猶覩面在列妄意雄峻之轉不亦頗之厚乎夫歪詩無坐鎮滑消之效其品望不足觀也臨時無燭奸制變之能其才識亡足數也且膏然悍然自用自是舊日掣肘先發制人其恣睢專橫又如此以此人而位冢宰必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此人而長憲臺必不能激濁揚清定將君子小人混淆而紀綱制度倒置所繫豈渺小哉臣憶往時河

南布政姚學閔與推巡撫被論吏部推疏猶列其名

御史康丕揚糾之得旨剛正夫吏部尚書與左都御

史何如巡撫孫鑣之罪狀昭彰何如姚學閔乃尤然

列名催疏中萬一誤用而後從而糾之彼時皇上

責臣等言之不蚤臣等其何說之辭伏乞特勅吏部

今後疏催吏部尚書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刪去孫鑣

姓名毋得再列庶奸邪杜倖進之門仕路有肅清之

賴臣愚不識忌諱冒昧上懇惟聖明裁察幸甚

孫鑣文書名家久所矜奇者乃以此為

疏
金匱
五二

銓政屢見失平疏

馬孟禎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

臣聞九卿之長命曰冢宰冢宰之職在乎統百官以平海內故一切用舍進退無徇愛憎毀譽無分東西南北廣聽並觀因物付物乎輿論當人心是乃稱至平焉去歲吏部尚書員缺 皇上從 廷臣之請點用鄭繼之其人實素稱清品宇內之望曰老成東銓庶幾開誠布公消近來比党之私成今日公平之治乎乃近接邸報見南北科道兩推考選留部一事

疏鈔

銓政

六十一

殊駭聽聞有不得不就事駁正一直言于 皇上之前者何也科道之有外推其來舊矣莫非王臣內外皆可効忠豈言官盡宜內轉而藩臬之是厭哉獨計天子耳目之臣出身屏翰亦須商酌妥當無少有私意其間近推張鍵宋盤等數臣不過議論不投時尚若滿之祥止是疏侵舊學臣得罪熊廷弼而張篤敬則力發場藥為韓敬之讐敵耳夫王道期于蕩平聖賢戒在已甚以廷弼一事業經逐去一堂虎外轉兩科道是亦不可以已乎而睚眦必報更介介于之

祥必至相剪之無遺何太甚也韓敬之買科干真

真三尺童子所共唾議勘未結業已累去兩侍郎外

轉南科道是又不可以已乎乃侃直之劉策方被牽

纏而發奸之偽微復行連轉旬更甚也冢宰持天下

之衡試就此一思言官如許眾仕路如許寬旬日之

間外推科道五人非特情之所忌則熊韓之所側目

也果得其平者乎

甚者何如也去歲吏部尚書員缺 皇上從 廷臣之

選者也相去僅二年揀選候選一官未授一事未嘗

疏鈔

銓政

六十二

變非其類知然就其知則見如原任知縣濮中玉孤介性生一清微骨部陳臺省諸臣試一細訪其人如其登科獲舉有一字入公門微縣後曾有一錢肥囊索不特宜置部屬且當立加重處以為居官不潔之懲儆不其然乎太舉觀別賢才舍真正苦節不錄而浮言是猶為甚若懼矣即一中玉而四臣可推不識冢宰曾過觀五臣訪單自揭單之外果更無加圈之卑否嗟嗟事已往矣藩臬部屬位有可做實

事諸臣何所不得獨惟是三朝老臣荷 皇上 特
眷秉持銓政不能公虛任事而受人蒙蔽舉動失平
若此切恐入銓初心豈不其然 臣 甚惜之用是就事
直言以効藥石至于知我罪我 臣 何計焉伏惟 聖
旨裁察 臣 無任悚息矣

萬曆疏鈔卷二十二

祭典類

史朝鉉 陳末議以禋考察疏

許弘綱 計典乍竣乞崇憲行以端士習疏

吳鴻功 京察訪冊獨遺銓司乞添正疏

李世達 銓臣被罪輿論未協乞寬宥疏

楊時喬 欽奉聖諭恭陳下悃疏

呂邦耀 計典屆期敬末議以禋聖治疏

卷三十一

萬曆疏鈔卷二十二

祭典類

陳末議以禋考察以勵庶官疏

史朝鉉 南京吏部郎中

洪惟我國家稽古為治京官考察每六年一舉所以

端本澄源而示天下以公也照得萬曆三年復當兩

京官員大計之期 祖宗成法至精至備昭如日星

於時奉大典率舊章在當事諸臣靡不總總然為

皇上加之意矣 等夫復何言竊念人不易知才實

難得萬一吹毛以求疵則刻核之意勝采名不采實

則心迹之辨與避嫌怨者以註考為虛文肆妄非者

倡邪議以惑聽有一於此皆為考察之累而去之不

足以懲惡留之不足以勸善者是可懼也臣等待罪

南垣愧無補塞謹竭愚衷條為四事為我一皇上陳

之一曰惜人才夫人才之在天下培植為甚難而摧

折為甚易譬之杞梓連抱而日尋斧柯則生意索然

矣是故涵育長養不可以不順也粵自隆慶初年以

來會同考察之典年屢舉行輒揚淘汰既嚴且密矣

今茲計吏若必沿舊規足額數竊恐濬剔之太過似非所以培國家敦大之治也合無勅下部院諸臣各宜秉持公恕爲國惜才勿以一事之謬誤而遂掩其平生勿以懲創之方新而追咎其既往某衙門果皆不肖雖盡絀之不以爲苛某衙門果無不肖雖弗及一人不以爲縱部院不得議舊額以爲考察科道不得拘常數以爲糾拾庶於論官考課之中而培植愛養者自在也昔人謂治道去其太甚臣等敢以是爲今日獻二曰審名實夫名實者朝廷所以綜覈天下

疏鈔

察典

二

而成其政者也事必有其實然後稱其名今考察之例如年老等條俱有實迹可據惟浮躁二字獨以空名加之不知人之才稟各有不同志氣激昂者似於輕狂才華英發者似於淺露慷慨任事者似於躁妄不畏驅禦者似於剛愎辨之不容美玉而混珉硃矣此因虛名而亂直者也又有胥吏善類曲爲排擠者欲誣之年老有疾則彼精力尙強欲誣之不謹不及則彼志節無玷於是加以泛然無定之名使之茫乎不知所辨此因虛名而中傷者也且外官考察此例

不開京考過詳不知何謂等以爲兩京部院諸臣凡一應考察事例均宜究心至如前項名目尤須循名責實不可輒輕易以加入不然則是浮躁一款本以待輕薄不檢之徒而其流弊反以銷英雄志士之氣矣於朝廷綜覈之政奚裨哉三曰嚴考詞夫庶官之賢否惟各衙門之親轄者知之爲最真也臣等開選年以來京官給由赴部其開報考語類多標榜溢美之詞竊恐時當考察猶復踵習故常則賢否之揭帖祇爲市恩者之聖書身合無申飭部院備行兩京

疏鈔

察典

三

堂上及各衙門正官將六年之內應考人員務要秉公嚴實字註考詞如某官以某事見其貪酷某官以某事見其不謹浮躁老疾等項俱明白開載密封送部不得黨衙門以護屬官不得昵親識以庇姦回尤不得含糊兩可以混是非其註考之後或別有開見臨時更與部院諸臣面相質證不妨異同蓋簡賢黜惡原非一人私議要於其當不可使易而大臣公忠體國而遠避嫌怨以自于公論人人得而訾之矣四曰杜浮議夫京師都會之地羣四海九州之人而離

處其中是故浮議易興也所謂浮議者或駕禍察案以自圖保全或懷挾私忿而巧肆傷害或妄揣無稽之事而代人報復或密倡是非之說以破壞公論甚者一夫流言於道路吏卒許諾於中衛皆以榮惑觀聽而變亂臧否者也方今清議甚明固無足慮然叢謗成於市虎投杆起於三至雖賢者不免焉是在司銓衡者斥而遠之而已至於乘機造孽投遞匿名榜帖汚壞士夫名節者尤乞申飭兩京緝事衙門嚴加訪拏以防傾危之習庶任事任怨者有所恃以無恐疏鈔

卷八

四

巧言如簧者無所緣而為姦矣夫此四者卑之無甚高論聽之祇為常談臣等顧嘆然以責天聽何哉良以人才進退治忽所關反覆申明不厭詳慎故雖竊前人已言之緒餘而不敢自以為煩且數也伏祈皇上留神採納俯賜施行天下幸甚

計典年竣衆志方新乞崇寔行以端士習疏

許弘綱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二月

臣初入該科會逢京察先是咨訪四出議論繁多眩惑同疑人人重足加以無名揭帖相望通衢而傾危幾成俗矣幸明旨申飭再三當事諸臣公明長厚一時別白較若鑑衡而人心於是乎大定虞廷黜陟其蔑以加此矣顧念斯時也風波甫息朝署一新是沐者彈冠之秋浴者振衣之會也轉移化導詎可視為緩關昔人有言貪夫殉利烈士殉名蓋士之趨朝猶賈之趨市也百變而百趨之疾於影響臣不敢遠有所引姑就前此六年之內人情變態為陛下陳之

卷八

五

壬午以前權姦在事党同伐異閃爍動入天下之人以為時之所向者或在彼也於是乎媚寵乞墻甘心周上苟蒙一顧周恤生平即鄉黨自好者流猶或望而趨之故其為習也奔競而可鄙陛下一旦鋤根拔斥比周會不移時而奔競息矣未以後泰運方亨引用老成復諸積棄天下之人以為時之所向者固在此也於是牙孽悻立名高自標榜爭踐取徑漸失

本真即瑕瑜相半者流猶將襲而取之故其爲習也
矯激而不情二陛下一旦塞速化之途嚴出位之禁
曾不移時而矯激平夫奔競矯激二者則有間矣此
望彼趨神於倏忽士習之變何常之有今之簡汰而
議黜者詎不足爲永鑒哉然而士當事時奔競不可
矯激不可則其慕然嗜進之心與夫勃然邁往之氣
必將醒奮騰湧而未能頓消故士習巧僞致煩明目
議論紛起上惕聖衷此其彰明一驗也臣嘗謂人情
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不流於此則流於彼不潰

卷八

六

於東則潰於西卽猶爲江湖滙爲巨澤而怒濤驚浪
猶且日夜嘶號故夫善治水者非壅閼遏絕之難而
疏通利導之爲貴善數教者非振刷防範之務而潛
消默化之爲先臣陛下試爲今日人心計將待六年
之黜陟防之乎抑導之使歸而後已耶誠思有以導
之莫若崇恬靜以消其競敦本寔以祛其浮取夫不
役於世味者而尊禮之以示其的流濁而務澄其源
則無乎弗清矣絲枲而務尋其緒則無乎勿理矣蓋
人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亂之也故孟子闢鄉愿而

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中庸定君子小人之介
而蔽之以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夫謂之闇然初何加
於日用常行之外然而言君子者必歸焉謂之的然
豈無喧赫動人之事然而信小人者必歸焉蓋爲志
潛修與立異近名本來原自迥別實心任事與矯情
干譽者究竟終必殊科此誠僞之間識者辨之早也
今天下皆知君子當用而恒不快其闇然之迹皆知
小人之當遠而或偶中其的然之機皆知鄉愿之可
惡而或難於似忠信廉潔者之非刺何惑乎入心之

卷八

七

愈趨愈變而終無定跡也哉伏乞特勅該部秉茲簡
汰咸與維新自今考察之後無應進退以才寧是毋
華寧拙毋巧遇之於舉世之所必趨而祭之於人情
之所易忽當慎重矣必細覈諸月且議論是矣必夷
考其躬行三節奇矣必歷稽其素履其才果真則高
明沉潛品不同而同過於用豈容操一轍而廢百途
其質本廣則果敢脂韋莖不同而同害於事豈容徇
一曲而開衆竇迹之所在有其不諧於俗者要其心
無所爲則雖異猶同也毋使雅朴孤介之士二槩

混於庸人而終身嘆屈以爲天下之口實一時行事
有若大異於人者乃其心竊有所覲則雖義亦利也
毋使色取行違之輩一旦竄入君子而借其赤幟以
塗天下之耳目蓋士之挾策而來也曷不欲托諸功
名以垂不朽而乘機遇會本無定趨故欲使天下之
拱手揖讓而輕功名不可能也使天下之尋塗索軌
而不以便捷爭功名猶可能也轉移化導在陛下
加之意而已抑臣猶有說焉進退人才者部院事也
進退大臣者陛下事也大臣之品不同有以德勝
者有以才勝者德勝者落落難合恒無以結入主之
知而才勝者特達圓融必預獲夫先容之助故知人
則哲自古難之昔文帝漢之英主也而季布先朝舊
臣也一人譽之則自河東召至闕下一人毀之則自
闕下遣還河東布卽曉曉而陳竟置勿察彼其一人
之身而毀譽倏忽愛憎隨之况積毀與羣譽者哉故
明主之簡用大臣無他術也慎其愛憎而不以毀譽
則善矣臣願陛下以振刷吏治之心致詳於視聽
以明堂萬里之用旁燭於幾微可否付諸外庭是非

公之天下則疑問不生舉措悉當而衆賢不和於朝
治化不臻於上理者未之有也臣草莽新進未習遠
猷區區之愚所見如此惟陛下留神裁擇焉
持平之論措求亦不以此銘臣心也

疏鈔

策集

九一

人司察訪冊獨遺銓司名錄正以重大典疏

吳鴻功 兵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九月

臣竊惟方今時事孔殷凡爲臣子者無不人人展采
抒忠畢智竭慮思以佐國家之急然值時勢之難爲
尚且無濟於萬分所可自效者獨有奉公一念矢諸
天且即有獎習無相沿也或可以少匡國運其濟時
艱而奈之何其不然耶夫六年京察國家之大典也
五品以下舉列訪冊朝廷之公舉也至於吏部四司
獨不列名則今時起獎習而所當亟議更者也當臣
疏錄
初接訪冊之時首閱之無吏部四司終閱之又無吏
部四司但私竊意曰此不過裝釘者一時偶遺行當
借他本抄補之無誤體訪斯臣耳目今閱月收單之
日迫矣臣始博詢於公皆云無吏部四司也及問其
故則又皆云此吏部舊規不欲令人訪之自失其體
面也臣不覺駭然曰清明之世有如此之舊規而不
亟議更張是尙可以成朝廷哉且體面人所自爲耳
同胞之子尙有賢愚以爭衙門榮天下之人品耶
臣竊竊圖始事來可明私而自舊規曰體面公乎私

乎矧今東西同轡陛下之所宵旰而圖者無道用
舍一節吏部四司得與用舍之柄謂宜超越拘攣之

見昭布大公爲天下倡而乃以私意沿獎習又何以
公用舍於天下此臣之所扼腕也借曰吏部職在收
單列名終屬不便獨不思會單之日科道官亦皆與
焉試觀訪冊之中六科三司道官皆有一人不開載
者亦安見其不便也即四司之卑四司不可自收堂
上官獨不能收之耶又借曰吏部之名昭昭然在人
耳目即不訪冊於寧有遺忘之者是又不然凡今之
疏錄
布列朝端師師濟濟其姓名獨無更赫奕者乎奈何
獨舉吏部四司而遺之並此冊亦可以無用矣終
不知其解也夫科道朝廷之耳目而乃獨隔於吏部
豈所以重朝廷銓曹本同一司屬而竟不一列其名
其何以服天下蓋自以邵仲祿之庸庸而贈官之議
卽經言官論列尙執前說以邵仲祿之庸庸而贈官之議
病請輒以溢美之辭陳之君父朝廷之上公道已滅
絕法紀已蕩然矣京考豈容私之事訪冊豈可私之
書而公然不載其名臣卽愚昧諒亦有心者之所共

不平有口者之所共不滿也且臣伏讀大明會典內
一款曰凡京官五品以下六年一次考察及四品以
上自陳有遺漏者科道糾舉今併一衙門缺而不錄
是尚不謂之遺漏乎臣謬忝言官之末與有糾舉之
責隱默而不可置之而不訪又不可若令之訪
各衙門而獨不訪吏部以臣推魯又甚有所不甘者
故不憚瑣瑣爲臣陛下直陳之也伏乞勅下吏部速
行添正以便科道諸臣及時採訪庶大典不輕人心
亦服倘謂科道不促以訪吏部謂吏部可以無用於
疏鈔卷八
訪則必臣爲不請舊規不識利害臣請繳還此冊
不敢復言臣訪之役決不能俯首隨入以有祿位也
無任冒昧激切之至

銓臣被罪輿論未協乞寬宥以明公道疏

李世達左衛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三月

頃以考察京官臣等謬與吏部諸臣共事竊見諸臣
秉公評汰無所徇私假如吏部員外呂胤昌係尚書
孫繼陽也而黜吏科都給事中王三餘係郎中趙南
星親也而黜諸凡負疵類者縱有憑藉總不得倖免
庶殫心計與不敢負臣皇上之委任獨因覆留二三
被拾庶官以致科臣糾舉奉旨切責遂將堂上官罰
俸該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此祇以回話不肯認罪
疏鈔卷八
之故而重其罪臣等固知臣皇上如天地之無心也
顧臣等以繩愆辨枉爲職使該部而果有罪則臣等
當從公爲之糾正使該部而果無罪則臣等安得不
從公爲之伸白蓋虞淳熙等臣以吏兵二部司屬
而訪卑有議科道官據以糾拾固公心也然虞淳熙
雖好禪學而清修原無他過楊于庭雖有恃才躁妄
之過而西夏正叔勞績此不惟尚書石星等力救即
臣等與三輔亦共知而共言之以故該部叅酌衆論
徑議臣等哀寬而留淳熙于庭者尤公心也即今科

臣欲爭衙門全糾之體抗章求勝然卒不得橫加該部一語而猶稱其黜斥甚快人心是可以徵公論矣且該部爲陛下持黜陟之權責任本重假使意愈少徇則何不黨結六科十三道而顧黨護一二部郎又何不私其骨肉親戚而顧假其權以庇疎遠之人耶此益可以明其心迹矣臣等嘗慨天下任事之臣難其事吏部尤難以人情之趨於相徇相比其來已久乃尚書孫繼既秉正不阿而郎中趙南星亦剛毅自持不難以其身犯衆怒亟爲國家力簡不肯嚴於去留卽南星意見不無稍偏而才力卓有定執庶幾乎慷慨任事者矣顧計典甫畢身乃不免中外喧傳謂直道被摘彼固重於得名輕於棄官而陛下奪其所輕與其所重無乃成小臣之美貽朝廷之累乎且使諸司相視以南星覆轍爲戒誰復肯爲國家任事者夫直枉不可以不明舉錯不可以不當伏乞陛下俯賜洞察將趙南星特從寬宥或姑重加罰治仍以原官策勵供職并將虞淳熙楊于庭分別降調疏黃仍照前旨待征候事完查勘有無功次定奪庶

疏鈔

察典

十四

使公道昭明而人心允服臣等不勝懇祈待命之至

李世達等奏

疏鈔

察典

十五

欽奉聖諭恭陳下悃疏

楊時喬 吏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該臣等於初七日早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溫純左副都御史臣詹沂左僉都御史臣趙士登等於文華門恭捧聖諭朕覽今大察各官本內科道兩衙門不稱職的甚繁豈皆不肖內必有徇私之弊因念惠以洩之者有之因結黨以去之者有之欲暨權以挾人者有之欲立威以制人者有之不然何乃如此朕不得無疑且大察朝廷之鉅典非以公濟私之案牘大臣當尊君體國為要以詳慎休容為美今次已有旨了爾大臣務各去成心同寅協恭共濟時艱以成平明之治故諭欽此欽遵等即時將原奉聖諭具疏進繳訖臣等不勝戰慄惶悚查得嘉靖隆慶萬曆年間考察科道官員不職者數目尚多近年如萬曆二十一年科臣七員道臣十員二十七年科臣五員道臣九員當時已因科道各員缺故所去比往大減今次科道人數大約視三十七年不遠而議處者科臣祇四人道臣祇七人一階據科道諸臣衆論失公允

疏鈔

察典

十六

慎不敢苛求亦不敢姑息以累朝廷激勸大典臣等

自謂可藉以修職掌仰候 皇上親裁今蒙聖諭嚴

切臣等伏自循省如有一於此即為人臣不忠之甚

者而天鑒在上清議在下國法在前青史在後安所

逃罪臣等其何敢焉又蒙 皇上特賜明訓大臣各

以尊君體國為要以詳慎休容為美各去成心同寅

協恭共濟時艱以成平明之治大哉聖言德意詳至

此則臣等所當遵奉服膺遵行者也敢不感激謹齋

沐恭陳下悃如此若臣等不職首當罷斥以為人臣

疏鈔

察典

十七

不稱任使之戒又有不容後者容臣等另陳伏惟

聖明俯照鑒行臣等實為願俟之至

溫楊二先生主察聖為公臣等神宗何此其意有甚於

之者耶

計典屆期敬陳末議以裨聖治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二年

今復當大計羣吏之時百僚將鱗集闕下延頸以望陛下維新之治諸臣條議已詳臣何容贅獨於士風法紀二者臣不能無隱憂焉士風之壞壞於乙巳之京察也難進易退固士人出處之規立懦廉頑亦朝廷激勵之法督撫戴耀陳用賓貪穢昭著屢往彈章眷戀崇腹由人笑罵全無知止知足之戒一味患得患失之心汚跡通天廉恥掃地書之史冊恐累清朝疏鈔

察典

一八

臣以爲今後有關府重臣科道論劾者聽其自裁無輕議留用蓋曾經描畫在地方必不振揚展轉彌縫于事務不免叢挫則正出風者所以飭吏治也部院公同考察科道公疏拾遺被察者固不得自有所陳當事者亦不得代爲之辯往年知府龍文明科道拾遺已經議處于金行賄復寘瓦全吏部侍郎周應鳳借口條陳妄爲奏辨不言之於考察之日而言之於教習之時欺罔譁張莫此爲甚臣以爲今有如龍文明其人者將被察典代辨之人一體連坐按國法重

處蓋小臣撓法多由大臣之營私而朝廷不尊多因彼此之總黨則飭法紀者所以全國體也至於吏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則尤喫緊者得其人則士風以正法紀以張不得其人則士風以頹法紀以廢頃會推諸臣兵部尚書蕭大亨屢屢乞休俟武闈之畢邊烽稍息即欲回籍其意甚真其詞甚苦大臣止足之義正合如斯今武闈畢矣邊烽息矣大亨馬首欲東矣推避司馬希冀家宰必不其然況科臣陳治則有云孰爲言官指摘不容濫推者意或陰刺沈鳳翔疏鈔

察典

一九

有云公論宜伸倖竇宜杜者又復明攻大亨肯覲顏就列哉我皇上天縱英明賢奸畢照輔臣朱賡往年爲京察力諍典論咸推當今用人必無疵謬若以公論不服之人而使居斥陟百官之任其如百僚觀望何不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耶伏乞勅下部院加意申飭并乞特簡端方大臣以主其事則士風可正法紀可張而宗社之慶恒必由之矣微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用人類

○馮景隆 推廣德意起忠良以隆至治疏

○方端 具等錄直并簡遺直以勵臣節疏

○鄒元標 酌量大臣進退以正人心疏

○孫一璋 有司名實多乖取選當慎疏

○李汝華 敬陳治安要議以備採擇疏

○何選 陞調官員疏屢留中乞批發疏

○鍾羽正 擴充公願與論以昭平明之治疏

○馮琦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汪若霖 大臣屢推未當聖明獨斷宜行疏

○沈鳳翔 嘆繫大臣關係不小乞速簡疏

○周家棟 邊報孔殷用人最急乞早圖振刷疏

○陳宗契 早決大臣去就以勵廉耻疏

○呂邦耀 乞補大小臣僚以各天意疏

○曹于汴 官缺政弛乞聖斷以興聖治疏

用人類

懇乞聖明推廣德意起任忠良以隆至治疏

馮景隆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正月

竊惟君子小人進退之間此治道汗隆所係泰之

初九曰拔茅茹否之初六亦曰拔茅茹欲傾否而致

泰固不容小人廁乎其側引用善類者乃所以制伏

羣邪也 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屢接邸報恭親 皇

上震勵乾剛法行自近舉中外之朋搆為奸者震斷

疏鈔 月八

處分各當其罪不少假貸天下臣民翕然仰頌日月

之明雷震之威以為我 祖宗在天之靈默祐 聖

衷故罔直之判一旦昭然無可逃道真宗社無疆之

福也然其權勢所趨黨羽蟠植所當指其餘孽而斥

逐之者豈止一二輩已耶若深事搜剔則未免株連

且無以安眾志而開自新之路俛思前日以忠鯁被

斥者非正人君子儔乎以正人君子之儔起而任之

則紀綱有賴可不動聲色而潛消邪慝矣 臣方欲具

疏以進又接邸報見四川道監察御史孫繼先疏懇

聖明錄用建言諸臣隨蒙 皇上俯賜俞納且於郭
惟賢著復原職一時傳頌暢快人心 且慶幸之不
暇夫復何言哉然其間猶有一二人品學術爲世表
表必不可終棄者尚未之及原任南京兵部武選司
主事趙世卿南京園子監司業張位翰林院修撰習
孔教是也敢爲 皇上悉陳之趙世卿自爲府推官
時已著賢聲及行取授職南部勤敏無懈毫無舉過
且其文學足以矜世修行足以勵俗頃緣故大學士
張居正輔政以來專尚操切急如救繩官民俱困莫
敢言

月人

二

敢救正世卿夙抱忠愛撫時感慨爰陳匡時五要如
所謂廣選進寬驛傳省大辟緩催科振臺諫侃侃數
千餘言皆鑒鑒可見諸施行者使當其疏入即取而
用之誠若對證之藥其疾必瘳焉至日沒月削釀成
大患有如去年浙省兵民之變者乎居正乃惡其反
已未幾而以王官處之又未幾而以考察閑住之蓋
直欲禁錮其終身也噫世卿果何罪之有哉 謂方
今操切之令未之悉除民困未之復甦使世卿之五
張不行時事猶未可知也 皇上誠取世卿之疏進

也章章明矣其在張位亦於是年以考察去 素知
位德性溫醇制行端亮久侍經筵已多啓沃出佐國
學克樹師模其文章道德卓冠一時誠當今之賢者
忽於京察時乃以浮疎列之中外愕駭咸歎是非顛
倒一至於此 訪其故蓋緣張居正父故之日位曾
遺書勸其遵制丁憂已拂其意逮檢討趙用賢以事
行也位亦以詩送之中有愁來吾道寄書鱗之句乃
被奸佞之徒逢迎居正益加憤恨竟擠之使去位耳

開

三

今位降補徐州同知夫以此公輔之器而置之冗俸
之地匪直爲位惜是爲內翰少比名賢惜也此當亟
宜召還使備顧問而贊化理其光明俊偉之業必有
可觀者其習孔教 猶未識其面人皆稱其持正不
阿慷慨激烈於翰林中雅有時望比進士鄒元標以
指斥張居正廷杖謫戍時有同鄉者語孔教以當念
桑梓相期往視且須飲贈賂費以資其行孔教激於
忠義慨然許之初不知其以言餽也亡何前與之語
者竟以達之居正方是時居正惟恐元標之不速死

知孔教與之周旋若此其恨孔教無惑也既而孔教又約同官者聯名具疏以進事雖不果而居正恨之益深矣乃乘星變考察調爲泉州推官孔教性本廉潔在任時又恐有密伺其短者孜孜吃吃慎修職業誠無可議也逮陞邵武同知而巡按御史安九域又巧逢居正之意捏疏其短而遂褫其職今詢諸閩中士夫皆言孔教居官真永清玉潔疏中所論與其爲人絕不相似皆羅織以陷之者舉朝縉紳皆唾罵九域必喪心病狂故有此舉但知阿附不顧名義世道至此良可慨哉以上三臣據其生平大都以名節砥礪而所以置之閑地者原非得罪於君父亦非有玷於官守其心惟欲爲國家圖治安爲世道植綱常天下臣民皆想望皇上白其忠貞返而任之也久矣今幸皇上於編修吳中行等已憐其忠而將叙用之則此三臣固事同一體者德意所加忍獨外之也哉伏乞勅下吏部查覈三臣行誼果爲公論所推與否不誣將趙世卿等復其原職分別擢用庶衆正之徒既開則羣狂之氣自消至治可保無虞而天下萬

世稱腐智之無遺照者端在此矣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臣江漢坤言之如東之毛也其言者亦有其意也

臣等言者亦同代大

泰運疏

方士端南京戶部主事

臣聞山有猛獸則黎羣不採朝有直臣則奸宄不生故人臣能發權奸於方熾之日而潛消其不軌之謀者其有功於人國蓋甚鉅也顧言之乎服官之人固難而言之乎未授官之人爲尤難譬之持節在婦人固不易而女尤難也近年見建言諸臣發已故大學士張居正不忠不孝之罪者在翰林則有吳中行趙用賢在科道則有傅應禎劉臺徐學孟六脉郭惟賢朱鴻謀在部屬則有艾穆趙世卿沈思孝諸臣固皆表表一時衆人所嚮慕者臣無不敬之仰之然皆服官之人食祿久焉者也獨鄒元標纔登三進士便抗言權相直發其奸斯已爲難況其慷慨激烈尤爲稱最故居正恨之尤深處之獨酷其不爲前御史劉臺之死者僅一間耳昔人云抗節死義之士當於犯言敢諫中求之元標非其人歟近蒙我皇上新恩慨納言官之請盡起諫言諸臣真聖明盛事三代

以還未之有見蓋千萬死所不辭仰者不正時臣民舉首加額頌明天主作爲出華常萬萬已也乃元標既已得同諸臣起用此千載一時之遇亦甚不偶矣臣復何言但臣愚獨以爲有奇節者富有殊恩而拘例陞授殆非所以表奇節而勵士風也况今車行則陞中允起用賢則陞右贊養吏穆則陞光祿寺少卿亦既皆蒙異擢矣其他科道部臣想亦行當遇缺重用矣獨趙世卿前以掇例公而不起近見科道官復有言蒙聖恩亦時破格起用矣獨鄒元標未起未到尚未授官迨授官若拘未授職之例猶授職而後圖優級即請部郎或博士而書行人馬是矣此非所謂破格請以俟異才也况萬里蘭茂七年授官與他未授職者自難同例且諸臣又皆以建言見蒙不次之擢在祖宗時起用亦且視爲常事甚至下及監生秀才吏員等人往往皆得異擢况元標起七年進士矣乎想我皇上慨下特召即勅該部查有六科十三道內相應員缺徑即擬授一官不必因未受職而先循例擬官不必待已授職而後不次

後發何不爲例則庶乎可以盡其才表其節且以大
小臣工忠義之風將見元稹當益得展盡底蘊以圖
補報諸臣當兢相勸以各盡聖明天下人心當益爲
鼓舞稱快蓋不止有裨治化而其有尤於今日之泰
運也此固其一大端矣詎再惟近年以得罪居正而
被斥謫者其人甚多而其法亦甚密有以建言去者
有不以建言而以持正去者有以考察去者有不以
考察而以劣轉去者近奉聖旨京官五品以下在
外方面以下除考察外着科道官從公會舉不許徇
私濫及大哉鑒言固已慮及茲茲而將使野無遺賢
矣惟愚不能悉知姑采耳目所及人望所歸而衆論
所共推者得數人以聞如原任科道有望因持正而
以外補竟去者臣得陳吾德張孫繩鷹仰庇汪文瀾
朱范諸臣焉由部屬任兩司亦以持正謝官者臣得
宿慶秦國珍林如楚江以東黃猷吉管志道諸臣焉
是數臣者不足以盡遺直然舉臣所知亦皆於明詔
有合而急宜起用者也此外如原任侍讀趙志臯原
任參議范謙皆素有清望毫無點染亦祇以忤阿權

稍快然揆厥從來似亦當照吳中行趙用賢之例竟
即召復吏館以需優用其他尚有養晦林泉而無心
仕路者有才力堪用事係註誤而抱寬覆盆者有不
阿權相貶受才傷而爲衆所不知者然亦有久負虛
名全乏實用而假終南以爲捷徑者有內本奸貪祇
工鑽刺飾曲以爲直而以不肖亂賢人者此殆難干
一律起用而又不容不精察者也更乞我皇上于
科道公舉之後復博訪而獨斷之務求其至公至當
允愜人情者然後退相應員缺除補而卽以實用焉
其庶乎下舉以公上用以誠蓋不止有裨治化而其
有光于今日之泰運也抑又其一大端矣然用人要
矣純心急焉故養心莫善于寡欲而遠色乃所以勸
賢宋臣程頤不云乎人主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其氣質而薰陶其德性
此真藥石箴也伏願我皇上服膺斯語一意清心
寡欲日以勤政講學爲事乎當年所書十二事時加
體驗復令三輔臣不時得承顧問焉則不惟聖躬

益以強固且聖志益以清明用人之本既不眩而正人君子益樂爲之馳驅其所以篤宗社之福而開國家億萬載有道之長者端不外是矣臣愚昧死陳言冒瀆天聽惟聖明垂憐採納爲臣無任戰慄仰望之至

江陵未可盡非群江陵者亦未必盡是各論其
人可耳恭江陵者得艱直之名矣固而同聲附和自附於君子之列愚以爲此小人之尤者耳朋黨報復而自譽也萬曆初年之江陵後之致門皆爲人所毀而究竟意然張沈者何許盡君子張沈所論者上何嘗無小人至於薦舉與張沈水火者二句以爲君子則益証矣

聖主大臣進退以時念忠疏

鄒元標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七年十月

惟百官之所表儀者在太臣而大臣所係以爲世重輕者在慎仕進之門而高易退之節其進不可使人有佞之者佞之則效之者衆也其退不可使公有所疑之者疑之則讓之者多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故爲是致慎哉誠念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耳百官君子一辭而退豈故爲是沽名哉誠念高爵厚祿不可虛徇故耳近見各陞南京戶部尚書張圭佩進之太驟則有刻言者焉臣佩歷官滿八具先年兩科臣疏中臣不必毛舉以傷雅道但念士佩去年猶然一撫臣耳未幾而吏部侍郎矣又未幾而戶部尚書矣任方數月崇階累級彼豈者德宿望足以聳服百僚出奇畫策足以結知明主哉止緣本官囊橐盈溢機智精巧多方鑽刺賂賄卿貳同僚差與並列善類懼其中傷輿論未協大負清朝夫行速者多蹶盛重者覆餗人雖不言士佩何如爲自處計也臣竊謂此一臣者所當慎用以杜佞進之門者也又難退如

部尚書徐學謨則有可議者焉彼其出身之初海宇
已上無立朝之節矣已而實緣仕途驟得清秩雖雕
蟲小技足擅著作之林而物議沸騰難居實亮之司
先是山陵事回衆謂其議當速退猶復覲顏就列見
幾明決謂何臣謂此臣者所當致仕以倡易退之
風者也願進士佩匪獨爲士佩一人惜也諸臣中
冒濫如士佩者僥倖之心從茲而息矣請退學謨
匪獨爲學謨一人言也諸臣中當退如學謨者高尚
之志益此決矣惟又有說焉辨官論材當爲其品才
誠相胥望重朝野者其進也敢才宏猷以効能自見
者其夫也進則汶汶退則憤憤無所短長之效抑又
其下矣六七年來奔競成風薰蕕雜進一旦挽之其
勢誠難臣竊謂耆舊者緩進之階臣也登崇老成則
躁進者有所矜式矣恬退者奔競之藥石也獎進恬
退則奔競者有所懲創矣何者耆舊如蒼松翠柏飽
歷風霜樹之明堂之正真足以壯大觀恬退如處子
貞婦幽靜閒雅置之巧媚之側真足以消逸志臣
見如斯不敢不爲臣陛下陳之願勅臣益臣

臣述孤寡且初立朝班豈不知二臣危機不測得令
舉直錯枉臣之心也亦臣之職也終不敢以全身遠
害之故負特達之知汗諫諍之官臣言愚戇惟陛
下察之

有司名實多乖取選當慎懇乞特賜申明以

真賢以息偽風疏

孫三璋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四年四月

臣惟士之貴名實也尚矣自風會漸漓巧偽滋甚於是乎名不必實實不必名自名實兩分則論定爲難而天下以名勝者衆矣奈何偽風不日熾而真賢不日消且蓋也今取選且近正名實真勝之會而士風轉移之一機也可弗慎與臣請畢其愚今夫臺省之官秩固卑卑而責司則爲頗重故必已不榮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如得其人則國是有特而官邪知所警非其人豈惟脂粉回互再轉大國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臣以爲今之取也毋以資格之崇卑定分數其選也毋以薦剡之多寡定主伯非爲格不足重而偏重之責人懷必得之心而疵瑕者得以格掩矣非爲薦不足重也盡惡之則官難而譽之好而粉飾者得以薦售矣蓋嘗見有司之巧宦者皆足矜奇猜能應物其始也惡名不遠立而聲華不即著也則剔奸釐弊寔屬風生間發諸病疾苦之流以收民心時

與華利病各吏以實意觀會不矣推科居先諸鋪張非不的然二長吏也及其厥立而名意甚深而帝固自以爲人莫我何而事可恣然可縱也遂二吏前輒醜態畢露或倚法而立編局或枉法以通私門或設法以剝民脂或累法以漁民藏獲欺之術日新月盛薄擊也欲不盈不盡蓋心穿窬而行市井矣又能時出囊橐之餘巧爲彌縫迄前以期滿終始固榮名爲也上官無論昧者實之而莫覺即有明察則見亦往往怙然交四之衆難變百足此扶不獨橫以憐可

疏

萬曆十四年四月

十九

老母而慈慈顧忌慈慈而承問者蓋此此是誠信直不問又從而溢美慈慈以爲異日地呀乃若相幅之史庫重無藥孕身鮮尚廉靜寡交粉飾既其所短而發跡或非串第以是貳者敢聲華其高下殊絕矣帝爵淵已哉臣愚觀爲吏取選諸君閱歷既久世故必閱不慮求是不優而患得之賄味深不慮傳之不辭而患術之有未端焉臣不察使徇徇終港而巧宦者得共善焉四左之其署將白某以實勝廉以名揚難不合實勝名爲則效負勝榮進是公家未獲得以

之利而世道人心已默受其類靡之害矣豈不惜哉
此臣謂格不必盡拘薦不必盡憑而惟覈實之說爲
今日之最急也是在論官者加之意耳伏乞 聖明
垂覽臣言非謬特劾部院大臣今次取選慎加體
訪大破相沿之套私闡眾正之門毋嫌異同毋避怨
忌毋拘薦格先守後才左實右名務期得清正端確
之士以進豈惟國有利賴庶幾哉一轉移間而四方
知所趨向矣其不去偏還醇愛民潔己而爭以循良
之實相淬磨者臣未之有也

未之有也

一然於求索是成茲政序矣而詞氣間不能爽朗

爲寓內多故敬陳治安要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李汝華

江利船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邇者南北羅災黠虜跳梁天下不爲無事矣然天下之事皆天下之人爲之則知人宜急者而示三時事尚有可言亦何敢不盡哉請畢其愚夫所謂知人者何蓋爲天下得人者謂陛下事也而爲謂陛下擇人者閣部責也今之大臣豈不欲得端人杰士以共成基隆之治顧正人易疎小人易親此其中宜有灼知者蓋正人自守以禮禮事干謁且其直言譴論每拂時好故多落謬難合謂小人不耻趨求多方結納且其煦嫖寧奢易投時好故每發駁易入正人遠則善言不聞邪人邇則謠言日至得失治忽之機皆決于此可不慎與孟軻曰與詭譎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此君道也亦大臣之道也今天下議論紛紛結人心不定患在大臣一議論小臣又一議論是以下之情不達於上上之情不通于下上之所是者下之所非下之所可者上之所否譬之股肱耳目不相爲用其不顛覆幾

希矣臣以爲人心自有真公論不容泯今開曹冷局每有大公至正之論非其見獨卓也以其所聞者出于天下人心之公耳夫爲政之道舍收拾人心無策矣而公論不聞人心奚得是必虛心博訪加意甄別某善士也則用其言某僉夫也則違其人人心共是者則是之不必其順于已人心共非者則非之不必其逆于已要在以國家之事爲重而一己之私意爲輕斯用人行政合天下之公而上理不難臻矣此大臣所宜留心也近日若王汝訓之擢大理陳有年之起揀江文穆之轉北寺李禎之陪開府正人嚮用士類彈冠矣若張養蒙者天挺人豪立朝何如風采乃止擬調衡邊司道而備督撫之選者不與焉則豈大用之意若高桂者首發科場奸弊羣臣宜遠避三舍乃使之僥首令長而抑鬱莫之伸焉則豈輿論之公文選極狼狽者非謝廷策乎而去年猶得請告未見顯黜士林久不齒者非郭思極乎而去年貴州巡按猶得陪推諸如此類難以縷述皆正人之所扼腕者也夫三薰一櫛相去甚遠豈難辯哉位重則甘言重

耳藥言不前故有以紫奪朱鄺亂雅者亦何惑乎正人難合邪人易售哉此知人之說也而時事更有可言者西陲殞將喪師督撫宜解任矣然款貢之初謂宜乘閒暇修戰守也而死傷日甚卒至大壞極敝不可收拾則二十年之養寇者咎將誰諉臣謂治虜如治河也往年河決既追論河臣之罪則以前之邊臣俱難辭責願自今以往宜嚴功罪明賞罰不可再姑息爲也蓋國家勤工無微不錄惟是無功受上賞而有罪無顯罰此邊臣多欺罔耳故曰姑息不可再也臣用人今忝雅殃民撫按宜論劾矣然糾覈必待復命則乘時播惡者將何所忍況前院論劾後院開釋此往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兩院復命凡在三月之前有不職者卽隨時糾彈其食縱之尤者卽責成提問待事竣而總計其數亦不失爲兩院之精明也蓋陛下憂民極爲諄切惟是一日之害未除則一路之哭未息此下民多昏亂耳故曰糾彈宜隨時也國家設六部清司共理天下之故此大綱也然在內之叅駁在在外之糾察在巡按天下不敢越厥志者特有

此卑近反易視之矣夫川有蛟龍則蟻蟻不敢下舞
朝廷設言官豈取職也哉況今之時勢患在黨與成
于下主勢孤于上則科道職掌尤宜申明者乞勅臺
省諸臣隨事指擿外凡在內章奏有不當者科臣宜
據實參駁在外地方有不法者按臣宜指實參奏在
科道不得容隱在諸司不得反噬各秉公心以無負
朝廷任使之意此科道之職所宜講也入臣分在急
君不宜私便身圖此大義也但今之乞休者多成故
事朝廷又多為體面留之故有假急公之義遂私便
之圖者如患病自陳有言萬無生理者而未幾病痊
有言一日難留者而未幾復出此何理也臣謂臣之
對君不宜欺上之弊下貴相成真心乞休而不許則
苦其人假意乞休則隨其計兩者無一可者也況今
之天下不患乏才患多貪位則出處去就死生申明
者乞勅部議除輔弼大臣斷自宸衷外其餘乞休諸臣
務分別去留據寔以請如身任天下之重者宜留而
無關理亂者當聽其去如德係事體之望者宜留而
不厭人心者當聽其去蓋一主而晚節可終人言可

免亦國家以禮義廉耻愛養臣下之道也此乞休之

臣所當議也臣批勞靡所長惟是心獨赤故不識避

忌披其肝膈如此惟以爲人各有真心能反觀此心

則天下可治不則匪人日比欺詐成風以是求治距

治萬里矣伏惟 聖旨垂察臣愚何勝大願

正人言下自無蔽滿由共習中正大光則也但首許

科場一節非王衍語乎臣多云

疏

用人

陞調官員疏屢擢中乞批發以光吏治疏

何遜湖廣通志史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聞帝王以知人爲哲而尤以從諫爲聖故無所不
照者日月之明也無所不容者天地之量也今大小
臣工才品雖異執矣孰非皇上之所深知而洞察
者哉然皇上不自用而必以推擇之權委之吏部
者至公也吏部能用入而必以陞除之命俟之聖斷
者至慎也使部之所擬而與皇上之意相符則明
旨當速示以爲可矣使部之所擬而與皇上之意
離合則明旨當速示以爲不可矣蓋人才可以另擇
而官職不可以久虛自古聖帝明王使功使過不以
一毫成心遷就而留滯者正所以廣天地之量而弘
日月之明也即如文選司員外郎職司選務誠不可
一日而缺官者鄒元標原係員外以驗封而調文選
又非陞官皇上可以用之而不疑矣而疏竟留中
不下也既而部臣科臣兩疏催請而又留中不下也
大小臣工以爲皇上明無不照量無不容豈以元
標素性忠謹沉抑平僚將擢以清華卿寺之列而不

欲其久淹於郎署耶如此或留元標大用而令部另

擬或俯從部議而暫用理事奚不可者何至疏凡再

上時踰一月而未蒙批發耶此臣之所未解也書曰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又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帝不時敷同日

奏罔功夫庶官一曠誰代天工帝若不時厥功罔奏

唐虞之世猶然畏之況今日乎伏望早賜明旨則

文選員外郎之缺不至於久虛矣又如劉志選爲州

判四年乃陞湖廣德安府推官孫如法爲典史五年

乃陞南京都察院照磨臣之感恩而悔罪者既深

則部臣之量才而使過者亦非驟也乃疏竟留中不

下何耶抑望明旨俯從部議則湖廣德安府之推官

與南京都察院之照磨二缺亦不至於久虛矣官各

有事一日缺官則一日廢事臣之言非謂鄒元標之

宜調而劉志選孫如法之宜陞也但謂選司之員外

與推官照磨之缺必不可久虛而廢事故也不然日

復一日月復一月將使三缺久懸竟無人補是庶官

終曠而帝不時舉矣竟舜所不爲而謂皇上爲之

耶且元標等三臣直聲在朝廷公論在天下 皇上
能新以今日之官必不能斬其身後之名若 皇上
以日月之明照之而又以天地之量容之則萬世之
下須知人之哲從諫之聖者悉歸之 皇上而二三
臣者皆蛙之鳴蟬之噪已耳終不出 皇上兼容並
包中也孰公孰私孰大孰小人人能辨之惟 聖明
裁察

建言舊臣部推不用懇乞聖明擴大公順輿論
以昭平明之治疏

鍾羽正

史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臣等待罪該科於本月初三日接得吏部一本爲缺
官事應天府缺府丞推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孟一
脉光祿寺少卿呂興周奉 聖旨呂興周陞應天府
府丞欽此孟一脉正推而不用矣蓋一脉則嘗建言
者也又於初八日接得吏部一本缺官事江西缺提
學僉事推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蔡時鼎員外馬猶
龍奉 聖旨是有點的係擬用欽此臣恭親欽點則
馬猶龍也蔡時鼎正推而不用矣蓋時鼎則嘗建言
者也夫缺官部推而請旨例也推而正者前陪者後
亦例也既同見推則固材不相違然正者先用而陪
者次及則國家用人之常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則
聖主太公之度也今呂興周馬猶龍賢者也用之固
不爲不當然正推見舍而陪推先用果 陛下真見
孟一脉蔡時鼎之不稱此職而置之乎或以二臣者
曾以建言得罪而忘其復用故抑之手令二臣不

直言其過未有臣不聞其挂吏議棄公評也若以建
言僞事而欲置之天下之疑且滋甚矣君猶天地也
天地不以憎惡棄一物人君不以憎惡棄一人臣不
敢違舉卽陛下數年以來登崇賢俊褒獎批鱗折
檻之英如大之海瑞趙用賢沈思孝次之周弘謩曾
乾亨等旋退旋復未嘗以前事阻也書之史冊傳之
邇遠天下後世蓋不以諸臣之進爲榮而以陛下
大公之德爲美奈何一旦獨於三臣而斬之使中外
之人聞之將曰建言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後進
無階陛下於言官不惟挫之一時而且憎之於後
日銷忠直之氣結諫臣之舌所係非渺小也又非止
此也玉璫以剛正掛冠四海所共知也推用凡幾次
矣而必不見用玉德新饒伸以建言被罪中外所共
惜也題補凡幾次矣而章徑留中王遴置而大僚之
持正者怵心王德新饒伸棄而羣臣之效忠者喪氣
廷推不用部推不允則銓選之臣亦抑鬱而不敢伸
其志矣數旬之內有此數端臣知而不言爲失職
卽以陛下威命不可易然尚冀聖德之無我池

伏乞陛下建皇極之正弘大造之仁以後建言剛
正諸臣凡有推陞照常點用仍將留中缺本檢查發
下則忠直者勸而聖德益光矣

疏鈔

月公

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馮琦吏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六年

竊惟行取一事始千前年一月至去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卷數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明旨閣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閣部大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于疎迷下吏羈旅孤臣即有情苦安能自達千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吏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授以任惟是鉅與夙號至公今諸臣已奉徵書來集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用祖宗以來並未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祖宗令典一時驟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等所為典制惜有也事各有宜政當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徵

已而報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以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況此徵召之臣並奏循良之履其召之也似欲用之而不報也似欲罷之召本有名重之何罪使人寄官于不內不外之地寄身于忽毀忽譽之中而朝廷政令亦在不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已前博選精擇之旨都無歸着詢嘉納諫之意總屬空談此等所為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違實激勵今諸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傳請官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可食使天下之士有無襪裹足不敢自前之心皆謂仕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將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徵召是使平常者借口材高灰心撫按舉薦何為部院採訪何用略無風勸人誰信焉此等所為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材惟上所養獎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不

向早春寒漸傾初日內遺頓挫不任摧殘氣既沮矣
才於何有且天乎見前處斥逐之易今日登進之難
皆將安意揣摩多方規避盡化序錄中彼三絨影錯
松栢之烏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仕者亦不
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唯諾委靡延阻必自
此始此臣等所爲人本情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
萬不可再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在聖德聖度
而前所稱四者猶其餘耳緣諸臣待命既久中外相
視味其敗而不得或謂因前有觸忤不欲後公效之
或謂因朝有缺失不欲臣下言逆事未必然公言則
已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令名誰不欲結知君父
何苦自壬寅建之讒自是雨露之私或舒忠悃不忍
不言或聞職掌不得不言即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
前人之觸忤杜後人之進用聖受寵耻李代桃僵譬
如江河之舟偶有抵觸船影能避波浪也乎豈可更
執後舟欲儉罪治亂之跡具在前史不論衣職缺
與不缺但論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歟彼有要言彼
詔要言彼有要言若其有誤正當於言其友而之轉

爲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不敢言前有言而不知後
有亂而不覺此乃爲損耳自言官之杜口比于伏
馬之不鳴則使正使而不欲其長鳴今則預恐
長鳴而先禁其立使傳之青史人其謂何皇上數
年以前求言納諫鳴佩執簡法從如雲以今日之蕭
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子然若登用不效
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明言亦在
臣下惟聖斷自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
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和養第一義
也新歲伊始諸臣是謂等亦公最尊等相顧然思是
朝一和皆臣等與而議臣等變結臣等盡其求即
八風各印宜和而臣等御體榮不得盡其職既憐前
臣兼印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煩若此惟聖神聖
神少加察焉臣等謹將前奏以今日之蕭
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孰失事自子然若登用不效
罪在諸臣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明言亦在
臣下惟聖斷自宸衷則聖德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
存典制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和養第一義
也新歲伊始諸臣是謂等亦公最尊等相顧然思是
朝一和皆臣等與而議臣等變結臣等盡其求即
八風各印宜和而臣等御體榮不得盡其職既憐前
臣兼印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煩若此惟聖神聖
神少加察焉臣等謹將前奏以今日之蕭

大臣屢推未當聖明獨斷宜行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臣惟國家做古者爵人於朝之義每推舉大臣則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此天下之大公也 皇上神明天縱周練物情每有簡除舉朝莫不嘆服以爲古帝王知人則哲何以加焉乃頃歲以來列卿擅職家宰無衡科道糾彈徒成故事於是舉者不能無私而上憲之以爲公則得舉者不能無倖夫大臣進止關天下安危使積愆蒙垢者皆得奮袂而洗庸養亂遺憂者皆得息肩而待舉於諸臣爲此罔得矣天下將安賴之臣乃博採輿論畧摘近事竊謂今日有潰敗已久不宜濫推者如南京戶部尚書之推原任尚書徐元太是也有豪孽方大不宜輕推者如南京工部尚書之推貴州巡撫郭子章是也有創艾未深不宜允推者如用京禮部侍郎之用原任詹事范驥敬是也夫元太者鴟張狼戾而強有機力之人也當其巡撫四川擅征失律匪敗爲功明旨赫然已而隲陝南

曹起鳳赴任則以科聖驛信効其無品而後謝去

亦有年矣今其人老諱不足任事又鄉里擅恣婚媾惟賄怨聲罪戾至今未消士類非之以茲久窺田間倘萬分之一而以辱安事蕭輪之詔何以風有位示天下乎臣謂其不宜濫推者此也天子章之拮据於黔也不謂不動矣然其人陰側多汚非所謂精白不心者也征播之役與安會私爲血盟逗遛觀望碌碌因人義士羞之已而執拘叮咛不難爭五百里新疆以償會私固曰無開禍耳而會惡愈熾奪五司戕內地如督臣王象乾所慮何竟不聞加節制也且夫諸苗癘疥也虛張捷伐則會固稱首攻焉不念唐回乾之侮中國即制猛獸者必付之素所狎馴之人子章而不以前事議罷則始責之以安民而詭爲調服獨苟一旦脫去司空將西南路盤誰即任之臣謂其不宜輕推者此也至范驥敬之驟起則滋異矣臣聞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小人易進而難退也驥敬托言休沐夫非御史斥摘之故耶方其陽爲請去陰復乞留閣臣以大義趣行固德愛乎何其驟生猜恨爲難也詞林諸臣營皇自固推挽相收從來鮮有一類竟

廢者而辭敬特沽沽如饑人不能住手又何鄙也根
抵權門欲護法而至凌躡儕輩寧免圯族之譏若其
專利無親深機賊物瑣瑣諸狀近在彈章不足復數
以斯汚辱之臣宗伯寅清之命將安勝之臣謂其不
宜允推者此也夫臣非敢好爲是瑣瑣也嘗計 皇
上之用廷推猶唐虞之咨四岳也四岳之舉不能無
兇人卽堯舜且姑試之然流放竄逐終不少貸則是
非有定論聖人無成心也要於分別當而天下服焉
爾矣昔者在宗皇帝嘗出解縉所奏論朝臣十人者
以示楊士奇曰縉殆非狂士臣誠愧之何敢妄擬雖
然臣於是竊有感焉 皇上深宮靜攝獨秉太阿蓋
未嘗輕進一大臣焉以故南北堂卿幾成虛署加之
人才沮滯地望鮮宜而朝臣因是爲姑息之論若曰
苟取備員何暇短長而問之未嘗輕退一大臣焉以
故中外庸回寔成盤據加之臺諫凋殘抗諍罔效而
朝臣因是爲僥倖之說若曰待言者舌敝而吾富貴
極矣緩急相伺彼此相賒舉者或承人意旨以陰售
其奸所舉者又借人面目以顯托于是甚之訛言煽

惑黑白混淆世態悠悠安知底立臣懼廟堂之上將
孤立面誰托天下也豈不危哉伏祈 皇上奮發乾
剛毅然奮斷使賢者畢進不肖者立退濟濟昭明勿
令臣下得以藉爲口實而闕服深淺則誰復敢有妄
舉如三臣以賣天聽者仍祈勅下吏部今後廷推會
同九卿科道務要參酌力持勿徒畫諾并籍記舉者
姓名明 祖宗連坐之法以杜私交總威福於一人
公是非於天下蕩蕩平平豈非億萬年無疆偉烈哉
聖明俯賜教察臣愚無任戰慄待罪命之臣

喫緊大臣關係不小懇乞獨斷速簡以澄化原

疏

沈鳳翔

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嘗謂天下之常治而無亂者豈非諸司百僚兢兢奉法以事一人之謂哉然而小人易進君子難知惟主銓得人則所用者必端人員士而朝廷始得以收衆正之效故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而統百官均四海所係蓋甚重也今吏部缺尚書非一日矣自李戴去後虛其位者三年有奇三年之兩經計察非借才別曹則代庖副貳堂堂聖世詎乏師濟而今虛曠若此未幾而輻輳闕乎以特計者又踵至也可復苟且從事如何日哉且今之人情世變亦多故矣回過成風貪鄙競起內外大小之間往往輕朝廷而重身家薄名檢而工窺覷有足流涕長太息者即該部條上封事亦謂敗節之庶僚倖踰無已能禁之部院根抵難除可概見也夫非清忠端亮之臣儼然正幸位而居之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頃奉明旨點用側席銓宰之意亦既久勤夢卜而慎重如此豈各升哉誠謂天庥不可私匪人耳乃近讀惟

請廷推寺卿嫡長部尚書肅大尹者尙爾斐然首列不知果足以當簡在否彼其纖跡之屢掛彈章姑且勿論獨計經年註籍而以公家之務取辦於私門曲室之間此必非政體所宜者昔僕射李豐曾託疾矣臺綱病滿百日者嘗解任豐懼坐免起而復臥時論以游光議之議吏至此余人手戴遺恨銓曹何地太儒何官而欲俾若等幾倖豈所以肅官常而息臺蒙哉吏部鑒別人才纖瑕之不可曲貸也明甚倘亦有衆吏議者即其人果豪傑負俗選難輕棄乎然必論定而後官何也公論宜伸而倖實宜杜也夫乎彈射肆及乃且違衆議而獨舉是方嚴爲防以程當世而先自宰臣潰送大將奚觀恐天下之實緣粉飾欺世盜名者從此競起矣夫以天下之廣庶官之衆其情偽廢於山川而真偽淆於見璞此雖殫精畢慮猶懼銓選不如顏俊崇本抑華不如山濤而以顯負公論者擬居其任欲無異衡鑑得乎大亨之於諸并也多從格外舉用曰吾得便宜而巳使如此吏部爲人必正世道并條所關未可以敵法移之世也得毋

滋易與之積玩而上增國垢下招私黷與微獨此也
朝廷大慶無如慈宮徽稱皇孫誕育及至嵩祝萬年
則千官率舞百粵梯航而大享獨偃仰不出幾無臣
禮豈其敢於倨侮若此近見危詞懇懇似亦別無希
覲蓋明示決去以大義尊朝廷耳設於司馬則辭之
於太宰則就之於典禮則棄之於崇廡則居之其必
不能也不亦重猜疑廢閣之漸乎吏部數歲望一宰
不可得而卒歸於無用臣謂此推也于大享亦不便
于吏部亦罔濟也臣又伏覲聖明天縱魁柄獨持其
自計社稷必不濫及私昵者惟是吏部關天下之清
濁廷推決天詎之是非而廷推不當等類得以直
言糾正毋計其用不用也且言之於未用則可否易
切而彼之從違易決言之於既用則言者多解衣危
激之詞而大臣之燕隅益壞倘或耻於見攻者於勇
退非所以愛大享而存國體也夫天下謂晏然無事
也而猶垂裳坐理者惟賴清議凜凜獨行於世故賢
者得以自完而不肖者有所禁囿而不敢逞倘是囊
白簡滿公車而唾手取天官如寄誰復知有忌憚而

天下尚何可爲耶以此知所推者未必盡當聖心而
實又不可以一人濫舉之故輒稽盛典惟願皇上
垂神有覽毅然乾斷或仍前推或初再舉特簡民譽
攸歸者速賜點用以清天下庶政之本至於都御史
察舉非法糾彈百僚職業嚴重與吏部實相表裏故
漢以陳成爲大中丞則公卿而下率皆畏懼以其身
正而法行耳臺綱不立而望百獲之理是表未樹而
責端影必無幸也矧計典伊邇事權又百倍恒時有
乎然臣於此有犬懼焉憶昔京察八檔與心事多變
局非賴生並神聖之力輔臣朱廣無不奉詔之請則
斥陟大典竟陷之厲冷肅明在病更始張絃而塚宰
大中丞倘不及意妙選則參劾匪類呼引安窮與瞻
不肅風靡日甚將必心之畏途愈除而仕路之狂瀾
難迴好官之笑罵自由而國家之肥瘠異視夫孰與
佐入澄清之志以濟其成而令類綱敝習挽之泰
運哉伏惟 聖明裁察

邊報孔嚴用人最急伏乞聖明登圖振刷以維

國勢以固國本疏

同家棟 廣東道監察御史

臣觀數年來幕府之功無歲不上爵賞之命無歲不下走倭創虜什碎蕩播言之足以諛聞而垂之足以侈後然國家實空虛無備閭閻實凋殘不支此在深心苦口之臣腐唇敝舌或意其有不測之變也而孰謂其果有今日之虜乎夫虜之爲寇也往猶在洮河寧綏之地稱遠鎮耳孰有窺我薊遼逼我堂奧者乎疏錄 用人 四八

往猶在秋高肥馬之時三鳴鑼耶孰有嚴冬裂指貫弩南驅者乎往猶千百爲羣一飽去耳孰有陳兵數萬列騎谷重而虛張聲勢如此烜赫者乎今虜且緩中而急中遽矣然薊去京城三百里其先聲薊也則其窺京城之虛弱也遠去京城七百里其移犯遼也則其窺遼左之剝殘也夫以數萬之衆翱翔境上彼其與我畫山而守乎彼直一掠白家屯李家堡而遂厭乎即使厭矣且去矣能保來秋之不復犯乎夫有備無患我兵之不聽鉦鼓久矣司農之詘乏亦已

甚矣以百萬雲屯使垂涎飽于內帑而未可必得

然非皇上自爲社稷計不可矣乃將臣之堪以寄命者又止一尤繼先耳既馳而西忽驚而東東虜固未欺也飄忽颺起罷手奔命則所以破拘攣之議寬文法之網使貪使詐者獨不可預而求之乎然臣之所謂用人者非止此也嘉靖初有閣臣行邊者則輔臣楊一清是也而今一元輔耳即使無事猶當謀斷相資勞逸相節以佐筋力智識之所不逮而今爰立之疏竟不報矣則所以爲行邊閣臣者誰也隆慶間先臣高拱題准兵部添設侍郎三員有微卽輪遣出鎮其議可覆視也而今一元樞耳彼銓衡典禮之地紀綱刑政之司誰可以缺卿豈以帷幄重在軍國大計亦復寥寥如此有正卿則歲缺其貳有卿貳則歲缺其正甚則閫署皆缺焉則所以爲樞貳出鎮者誰也序拜之亂也御史監軍者梅國楨是也而今計數年間再二行取振鸞如故繡豸幾何監臨不得備員朝祭不能成禮或以一地而數年缺差或以一差而兼攝數事族語既塞耳目益蒙則所以備監軍分遣

疏錄

用人

四九

者又誰也。夫國家用人將緩急是賴急而求之亦已晚矣。而又況緩不復用乎。乃皇上亦自有急者。貂珥之徒虎冠之使無之非是。故或有請歸而不得。或中撤而復留。夫以轉石則如彼。以拔山則如此。豈不惑哉。然臣獨有駭乎高淮之無君也。請誦言之。臣聞皇上之遣淮也以稅遼也。非鎮遼也。而高淮自命曰鎮遼。曰皇上之遣淮也以權關也。非協關也。而高淮自命曰協關。且一則曰行文將領。一則曰牌行收斂。若自修其保全預防之功者。夫軍務也。非稅務也。此何與淮事而行文牌。妄欲分主帥之權。而掣撫按之肘乎。臣聞淮之創遼也。自諸武臣以及閭左蕩然一空。今日之事。淮實啓戎。卽正法兩觀未足以謝遼人。而何無忌憚至此哉。夫自古未有內監與兵而不階變宗社者。淮何知兵。徒欲覆其滔天之惡耳。然唐之魚朝恩。宋之童貫。皆有所受。非若淮之自爲政也。則其無君之罪。谷可貸乎。夫外寇與內寇皆足以敗國。而內寇尤甚。虜之寇我。猶在疆場。而淮之寇我。則在心腹。適今不圖後莫知所底止矣。則收回高淮以罷

治邊中廢之稅。此尤今日聯屬人心之要務也。由前言之。一用人而缺者。以備則國勢自張。由後言之。一撤稅而渙者。以率則國本自固。所謂謀之堂上而救于目前者。或不出此伏乞 聖明察 愚直恕 狂 賢採擇行之。不獨邊事有賴。而國脉漸可培矣。

疏發

用人

五

懇乞聖明早決大享去就以勵廉耻以維士風

疏

陳宗契

福建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

臣聞漢之帝王帝以安車蒲輪迎申公之來又常以黃金百斤贈疏傳之去至今煌煌史冊莫不賢兩王而榮三臣可見機會之無常恩寵不專富貴苟身名之俱泰去來總是榮華如此則兵部尚書蕭大章可以自決矣大章自晉位本兵以來羣臣所為効其去者章凡十數上矣大享所自為去者章亦凡十數上矣大享而誠不可去也謂臣何為交章而彈諸臣彈之而是也大享何以至今冷不去然不怪大享之不去獨怪其自言去而自不去不自去而反怨人之去已者如是則謂大享之原無去意可也臣他不具論但據大享先于十月時有疏云臣謹遵詔旨于初六日力疾見朝惟是臣之衰病久已入膏肓俟武聞之畢邊微稍息懇乞皇上准臣回籍夫至今武聞畢矣邊微息矣由十月而迄今又越三月矣朝臣有識者皆斗酒豚肩議供帳于國門以聽司馬之駕矣乃

察其言字未嘗一念及于去豈回籍之語出于口

而自忘之耶豈始時一出姑假以寬有口者之誅見

言者不言遂乃安位行志耶豈謂皇上之可欺而

天下之為壘督耶豈一官之如飴多一日有一日之

覆悅遂膠結而不忍解耶如此舉動如此沾帶而猶

謂吾淡世味吾久倦飛吾不睥睨羣宰即其辨給有

口天下其誰信之如是而猶謂言者之索瘢言者之

挾忿言者之文致即其及唇善識天下其誰是之蓋

言我者不別指我但欲我乞身求去是正以清風拂

我也有生芻空谷之心方拜首承風之不暇乃不

已而尤人何哉豈其半世圖維惜成功于六柳滿腔

心事忽點破于片言故為懷憾之詞以發舒其憤懣

不平之氣耶而不知大享之既已久望矣銓部必不

屑推矣皇上必不肯點矣即萬一推矣點矣大享

必不可一朝居矣聚宰不可居何必久戀司馬司馬

不可戀何必蚤決懸車蓋百年是有盡之身盛位非

盤據之物不以此時明去就之義而猶以多口騰憑

之身隱忍以待螭涎之竭未見大享之能得也蓋

諸君所爭雖道義道義之為物也甚虛而手繫人圖

也甚重今之士風唯交結趨諂之爲務茫然不知道義庶耻爲何物而大臣者復不以此自隄防之則如波斯流氓將何極賈子曰設禮義庶耻以待其臣而不勵節行以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大亨前後論列九十餘疏且猶儼然在位恬不爲怪而唯快爲匡我者之自誅則所爲物身報上者可知矣歐陽子曰禮義行于君子上以此施而下不以此報 皇上其別有磨鈍之術以代爲裁決而後可乎 臣也都門供帳中之一人即不敢再逐申公之來亦且願張太其事疏錄 月人 三四

以此諛疏傳之去是亦救俗維風助化揚微之二事也 臣 懃率不識忌諱伏惟 皇上裁察焉

天工久曠天變相仍乞補大小臣僚以答天意疏 呂邦耀 兵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本月二十一日地方夫火餘滿長安一帶朝房燒燬殆盡夫朝房係臣子退食之地亦聽鑪之區商度則濟濟相詢接見則雍雍竝進一朝煨燼豈屬偶然細察天心蓋有其故貞元十三年尚書省火而唐祚因之不振靖康元年尚書省及禮祠工刑吏部公署火而宋室因之式微然而感召之因則亦昭然不爽德宗猜嫌深刻無人不疑卒使正直之氣蘊而不昌而其火也天若示之以不用而自用徽宗用諸庸讒無一人不信卒使奸回之萌熾而難滅而其火也天若示之以不用正而用邪 皇上天縱英明可超三邁五三季庸主夫何足言然邇年以來獨馭區宇之意勝信任羣下之念微撓其職而竝棄其員疑其人而竝各其事燮理不聞枚上喉舌半屬代庖禁錮者賜環無期考選者河清難俟甚至館選四年不散直指數載無人用者不必疑賢者不必用公論以爲宜去者而不使之去憤盈之氣蘊崇而爲內焚公論以爲

宜居者而不使之居蹕營之丞炎酸而爲外煥朝臣
不具焉用朝房受命祝融副之烈燄是 皇上曠天
工而不知敬戒明棄之於昭昭天將代 皇上而紫
爲灰藏陰應之於默默故臣以爲宮殿之火也天不
過震 皇上端拱之地災極重而其所警覺者猶輕
朝房之火也天實徹 皇上環衛之形災雖輕而其
所關係者實重復啓 皇上因敬戒之意體仁愛之
心速開閣臣廣闊言路在朝者就其位各付其職在
野者訪其行各復其官則庶官無曠 皇上不難爲
有虞之數施而天工之特亮天亦不難爲商家之純
佑矣如是天變不弭臣不信也 臣不勝懇切待 命
之至

疏錄

月人

王六

官缺政弛回轍示儆仰乞聖斷以興聖治疏

曹千計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臣惟皇皇上帝亦須雷雨風雲各司其職且古君王
匪藉臣鄭庶衆不致于理安有閣部台省寥寥乏人
諸務停廢如今日大小臣工連篇累牘扼舌枯請
之不得聖意淵微誠不可測須者火示異朝房半燬
夫朝房者朝臣棲止之所也朝臣既缺房于何有昭
昭之表未必非藉是以啓牖聖衷 皇上安得漫然
已乎 臣再四思維意者臣下舛違仰負 聖明故向
疏錄 用人 王六
來一切點用過于慎重第國家喫緊重務莫踰于此
惟當講選用之良策不宜久躊躇而茲廢弛也 臣請
歷數之一則先是輔臣奏立持軸秉衡非不委重然
燮理天工情態畢露以致南北諸臣交章論罷目今
枚卜遲延似懲乎此顧難噎之懲食詎可廢則亦
如近時言官條陳內外互用南北竝取而又勿株虛
望務核實行其偽聲欺世未路肅節熱軟執拘者不
得與推擇之選是在嚴諭部院而已何患不得人成
治也 臣則天機每缺奉旨推用既經推舉屢掛彈章

及至備請猶然刷名書稽米分黑白操雜祗長奸萌
大非政體近奉 聖旨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
方許疏名大哉 皇言允合肯綮何不卽令該部一
槩詳註某某宜列名某某宜點名開寫簡明恭候欽
裁頃刻之間便自清楚且 聖諭有云其或舉非其
人科道官卽行糾正毋得點後纔說會推之後既干
清議而該部尚爾列請倘僥倖冒進則言官將言之
乎抑不言乎不言則非糾邪之職言之則爲點後之
實何所適從焉三則三五大臣不曾晨星或一人之
疏錄

用人

主人

身推補幾缺駢是疊出頗復厭觀 皇上每命另推
無非廣求賢雋而至再至三仍此數人總由任用不
慎故致臨期乏人如是耳蓋卿貳久缺乃無以備正
卿之推督撫久缺乃無以備卿貳之推壅滯既爲常
事資俸每不相應況林下耆英一擯求棄以有用之
材徒令沉淪者多矣正宜鑒既往樹人之不蚤而廣
爲簡任豈可俾將來寥落之益甚而緩急無資也四
則科道以言爲職爲國發好不辭任怨然在憂國奉
公者必謂謹言不可已懷私保祿者則謂生事而可

厭其被論之人侈口闢辨既若衆訟又或因言而去
則嫉言官爲逐已而橫議滋生矣夫被論飾辯明禁
森嚴其因言求去情亦不同爲有反躬引咎避疑恬
隱以全大臣之節者有一事偶誤無損生平雖求去
而衆共原之者有難施頭面別具肺腸聊求去而實
不欲去者亦有口談泉石心戀彈職求去之疏或致
數十不過傳之抵報以塗天下之耳目直至事理窮
迫勢難駐足則于異已者拉扯而去恐發其平日干
同已者實緣使人仍托以未竟之私但知自便身圖

用人

主人

豈顧禍延宗社故言路壅塞正士絀口則奸邪之輩
如前所言者莫不彈冠而相慶以 皇上之神明燭
破此套而考選科道亦自不容緩矣凡此上相也簡
大僚也急樹人也選言官也言者章奏幾滿公車而
臣復喋喋惟以國事叢挫士風委靡民生困苦邊政
頽敗咎在無人今茲朝臣空署爲焦土上天之意亦
復彰彰可賄 備員言責不敢隱默謹披瀝上請復
懇 聖明鑒察施行

萬曆疏鈔卷二十四

飭吏類

郝維喬 酌議久任事宜以一法守疏

○辛自修 薦剡太輕乞精鑒別以興吏治疏

○劉道亨 陳吏治五議以裨銓政疏

、蔣春芳 輔臣柄國任子不宜外補疏

、李戴 旌表異常清苦藩臣以裨吏治疏

用錄

卷二十四

萬曆疏鈔卷二十四

飭吏類

酌議久任事宜以一法守疏

郝維喬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年七月

先該本科左給事中張楚城題爲重久任專責成以安民生以裨吏治事竊該吏部題覆荷蒙皇上允行又經諸臣條議未盡事宜美意良法亦云備矣而臣以區區臆見則以爲條理節目之詳尤有當講而未之盡者故敢不厭煩瀆陳一得之愚伏惟聖明擇焉蓋聞法立而至當則通之久近而可行慎始之不精終於廢格而難久矧進用人才治道關係最重顧可不詳且慎哉臣嘗讀該部議覆久任疏內大率言內外官員陞轉俱以兩考爲期原古參今酌中定制其法非不善矣臣謂揆之事體人情似尚有當議者且國家用人圖治豈不欲人人皆賢而通行以久任之法也但人才不同而行法貴善考諸前代以及我國初當時久任諸臣事業赫奕載在方冊者固卓

擇而行不可以舉而施也蓋人品固有賢不肖之不相等而才力風氣又有宜彼不宜此者若不擇其可久任者久任之而使不堪久任者亦參乎其間寧不啓下民之咨而妨賢俊之路耶臣以爲如方而中可堪京堂有司中可堪行取與地方果然相宜不可一朝去者或有所施爲而未獲底績者則久任之以待他日不次之擢宜也其可以久可以不久者仍計資序遷似與久任之法無妨也夫擇人以行法而不執法以取人此非久任之良法乎然此論事體則然耳

疏劄傷吏

至於久任之中繁簡勞逸又有不可一律齊者故以在外言之雖同一外官也有處衝繁之會而朝夕從事寢食不遑者有膺邊方之寄而責任艱大利害難測者視諸僻靜之優閑腹裏之從容其難易相去不啻天淵矣至於遷謫之臣不過聊以示懲創之意耳其視筮仕之臣似亦不可以一槩論也卽在外之臣不同若此而久任之法可無區別於其間乎以在內言之雖同一京職也有冒生死天獻替而以致君堯舜爲期者有違駁毋違妻子而經年奔走王事者較

之暑涉簿書之勞終日逐隊出入者其利害相懸不啻霄壤矣至於雖同一衙門同一資俸有以一人而兼數人之事一時而任數歲之勞似亦不可以一例論也卽在內之臣不同若此而久任之法可無斟酌於其間乎夫不論責任之輕重事體之繁簡而惟志切於立功事專於報王者乃臣子致身之忠也固初無觀覲之心然必較其責任之大小供職之勞逸而後品秩有高下遷轉有遲速者則朝廷立法之詳也實以寓激勵之典耳方今聖明御極勵精求治正策勵羣工共圖太平之日也乃舉此久曠之良法而不預爲曲盡其制雖司銓衡者仰承德意固惟持以至公之心但議法未備恐至事體滯碍勢必通融萬一形迹之間少與原議相左者人將指而議之臣懼其爲法之病矣此久任節目之詳不可不早爲詳定以一臣工之法守以臻熙皞之盛治也伏惟勅下該部將內外久任事宜逐一再加詳議立爲條格務於久任之中而尤存乎區別之道於畫一之法而不失

疏劄傷吏

祖制下不拂乎人情近

可行之一時遠可垂之悠久庶於聖明繼述新政
爲有裨矣

薦剡太輕人心不勸乞勒精鑒別以興吏治疏

辛自修
高麗十四年八月
都察院左都御史

臣惟民生之休戚係守令之臧否而守令之臧否係
撫按之激揚故舉當其實則旌一廉吏而羣察之向
善者競勸勸當其罪則懲一貪墨而庶職之不肯者
警服賢否之甄別既明治行之勸勉自倍所以以上宣
主德下恤民隱俾湛恩濺澤朝發夕至者可不令而
行矣非待兼校並採連篇累牘以多薦爲功能而後
可也臣當考之往牒弘正間撫按薦舉一省幾四五
人在我世宗皇帝亦未及十人及臣自修通籍以
後嘗備員浙江江西兩省縣官于時尚未過二十人
我皇上臨御以來如浙江江湖河南山東諸大省
漸加至二十人以上其稍次省分尚在二十人之內
乃今則逐次增添取數於多如浙江以賢能進薦者
至四十七人山西以賢能薦者至三十人蓋將舉全
省而半之視臣爲縣官時且增幾倍矣其餘省分可
以類見夫郡縣之建置非有增於舊也科貢之名額
非超益於前也曷惜之薦舉其慎其難不可多得而

今之爲舉如取如攜猶稱不盡何耶祗緣近年以來
巧宦之風日盛憫愍之政日衰阿奉上官脂韋時好
者往往立取賢聲而守已愛民儉朴無文者雖積勞
累歲苦不見知卽間有一二之知者皆泯泯默默不
敢顯言於當道是以敦本實之意廟堂臺諫條議非
不詳也撫按監司申令非不熟也及至薦舉陞遷多
不照應飾虛名者數蒙異等之褒修實政者鮮有超
拔之望雖未必人人皆然而墮落故套者蓋亦十之
五六矣夫人情之趨利猶水之就下今制民奉上厚
賞取名者其利如彼實心節愛不求人知者其害如
此則人亦何憚而不趨利以避害也以故里甲之供
億若有成規矣一遇親臨上司及權貴過客則務爲
整齊洗腆以結其歡心致使祗候小民忍痛割肉傾
家破產亦所不恤也倉庫之積貯若有明禁矣一遇
牌票取用或備辦禮物則務爲挾括那借以完其前
件甚至公帑空虛雖易糴倉穀借貸富室亦所不顧
也他如吏承舍快有事地方必優禮厚贈以借其游
揚雖明知在外需騙亦不肯一語禁詰如佐二首領

顯私敗露則曲爲掩護以防其反噬雖明知奢食小
民亦不敢一言規正諸如此類賢者皆然是以上官
善之過客德之案案稱頌同聲左右譽言日至雖欲
不薦不可得已彼實心愛民之吏上奉朝廷法度下
借生民命脉一切供餽雖不敢缺亦不敢過於逢迎
糜費以傳上下之歡顏則斷斷乎不肯爲矣如是而
求庸一薦與務名者比肩豈容易得哉夫世道日降
吏治浸薄務名者常多務實者常少欲其實惠及民
已自難得乃撫按諸臣又徂於時調不務精覈使名
勝者常伸而實勝者常屈又安有誠心體國忘已愛
民置毀譽升沉於不計者以託元元之命哉是厲剗
太輕皆取名之吏獎而責實之意疎也愚以爲方
今天下大計欲百姓之豐衣足食以副我皇上保
民至意惟在責守令修實政欲守令之愛養生息以
措斯民於衽席惟在責撫按精鑒別如薦一知府必
其能約已幸屬布德宣惠應各屬有豐歉則留心體
訪而預爲之備察各屬有利病則從宜劑量而曲爲
之防使一郡之民有所恃以爲命者乃爲稱職而炫

才養望取給簿書者不輕與也如薦一推官必其用心平恕持法明允委查訪則使窮民之幽隱悉達委考核則使官吏之貪黷立見乃爲稱職而專務苛刻自逞風裁以喜怒爲愛憎者不輕與也如薦一知縣必其節用愛民除姦恤患與章有實用政令合人心使庶務修舉四境晏然者乃爲稱職而粉飾以媒富路之知違道以千百姓之舉者亦不輕與也至於登薦考語卽以實心爲民諸事直書肆句勿爲侈詞藻語徒逞才華及連絡冗長致人厭薄其薦舉之數雖不能如嘉靖以前仍當遵照我皇上初年體例稍爲禁限庶幾上無濫舉則下無虛應官有實政則民有實福海宇昇平之效可以漸致矣至於藩臬方面官員人數雖不甚多但上有京卿督撫之望下有觀察表裏之責關係愈重則羣望難酬亦宜精選才誠兩合治效著聞者薦舉數人以備大用其餘止當登註考語取次叙遷乃爲得體固不必盡數揄揚而後爲忠厚長者之道也夫薦舉日多說者以爲久任法

臣且不取

舉劾異同及黜陟矛盾之人項瑄爲皇上讀奏卽如今年六月內行取推官知縣有薦至十五次者尚不得與選其七八次以下至二三次者往往不錄亦何取於薦舉爲哉此非以名取人之顯弊而薦劾太輕之明驗乎夫見收者既不足以酬其望晚節必至於隱窳見遺者又不足以服其心治行何由而淳勵是薦劾一輕而諸弊因之所繫非小小也然此事節經言官建白明旨申嚴蓋已再三再四然迄未有確然遵奉者臣等反覆思維方今吏治民生惟此爲第一義用是不避劇製再行專請伏乞聖明省覽天語叮嚀以後撫按舉劾惟求精當不務多人惟取實績不徇虛譽仍遵照萬曆五年以前之數大省二十人以上中省十五人以上小省十人以上倘選時乏賢亦不必三取盈其餘奉職無過官員止於考語內優註不許另立揭薦名色以市私恩若舉劾到日再有違例濫薦及虛名無實與公論不協者臣等卽行奏請旨處分庶幾微官爲民之意大有裨

欽此

查訪有司職濫須先究問明實然後諭劾法例益爲精數臣等不敢再贅恭候命下容臣等通行各省直督撫巡按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疏鈔

傷風

陳吏治五議以裨銓政疏

劉道亨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

臣竊觀今天下孰有急於用人者乃近日紀綱廢弛吏治疎玩法有所必立法久滋弊情有所必體徇情生奸更張振勵誠不容已謹據已見詒與論列爲五議或畫一久而奉行貴公或因循深而釐正宜亟雖涓滴罔資乎巨瀾而芻蕘仰答於聖明惟陛下採擇焉緣係職掌敬陳吏治五議懇乞聖明採納以裨銓政圖化理事理未敢擅便開敘謹題計開一慎推

疏鈔

傷風

十五

臣惟吏部之所據以用人者不過曰資曰俸曰望三者合則擬正推其頤頑挨次者方擬陪推或資俸相應物望未協者另擬處分不在推列總之人臣義無專擅而以爵賞之權聽之皇上法至善也自陛下多點陪推故近日推陞間以資俸望之合者作正而以相距之遠者作陪或意陛下所必不點者作正而以其私人作陪有議其後者則曰吾原未敢首推不意皇上偶越次用之耳夫以爵善旌德之典爲妨宦速化之資此其當議者一也一罷掣籤臣

惟掣籤非古也我

祖宗朝吏治森然得人爲盛未

聞有掣籤之說者所爲公道明而實效著耳今法用
掣籤蓋懼請託難辭假此謝絕風斯下矣法久弊生
長短其籤紅黑其號每一美缺皆可預擬此僅足以
塗愚人之耳目耳有司受民社之寄當使才地相宜
小吏無迴避之嫌不妨就近銓補自掣籤行多有衝
繁不任旋即擬調萬里跋涉棄官如履者矣夫人臣
亦各以公心任職耳公即不掣籤亦公也私則掣籤
亦私也天官負賞鑒甄別百僚乃付之積中枯莖貽
疏鈔

飭吏

二六

青史笑此其當議者二也言嚴京官考滿臣惟京官
庶僚與外吏不同外吏有巡撫巡按有藩臬有道府
賢否易明京官爲衙門體面所庇通無考核及六年
大察則貪墨吏久以滿數而去毋論漏網即盡法確
奪不已晚乎前光祿寺卿田鳴謙將屬官註考送部
酌量陞黜其法甚善六卿體面鄭重固未可通行乃
三載考績黜幽之典獨不可舉耶御史差竣回道且
考其能否各部屬差滿獨不可倣而行之安能一槩
解員也阻有冷洋稱頌而明年大察爲公論斥去者

矛盾若此誰執其咎至南都赴京途中不許美俸方

面考滿撫按軍署稱職揆之政體均屬未妥此其當
議者三也一禁被論抗辯臣惟言官職在彈劾用以
儆官邪而微有位與民間兩造不同在者大臣被論
抗辯仰履嚴旨戒諭不啻屢矣況小臣乎乃近來士
風不古詆誅成習臣忝小臣而小臣辯臣一人而衆人
辯甚且以撫按違章臣忝一方面而猶曉曉不已如張
世則其人者且有欲咨問言官者朝端之間有如訟
府其於輕國體壞士風可爲太息夫是非臧否自有

飭吏

十三

公評廉貪思依難逃清議故曰一薰一蕕十年猶有
臭惡習染也如果言官臣一不肖諸賢者宜益修
節不賢者宜痛自拔擢胡乃逞爲強辯互相黨與掩
應魅之機跡援賢哲之芳規同病相憐了無汗澁冥
冥之中其可欺乎陵夷漸惡漸不可長此其當議者
四也一酌外官考語臣惟外官之考撫按歲終有報
復命造冊有報已自足憑而近來復命不常歲終太
緩惟以進表考語爲據夫撫按取之司道司道取之
郡縣知之多方延訪互爲質對其五花冊明書道府

司各考在前撫按方註其後將市恩而言某賢前註不肖者奈何將報怨而言某不肖前註賢者奈何故撫按之考可信也若進表考語已隔遠一道聞見無素臨時倉皇取之二司二司中平日留心地方者尚一二可憑若不留心者草草了事耳况愛憎之間賢否易濶聞進表官任有到京改擬考語者此何可憑也至於順帶二司各道考語尤爲無據釘印一封本官不與見撫按不得其故者皆順帶考語所爲也曾轉王府而撫按不得其故者皆順帶考語所爲也曾疏鈔

傷吏 一人

是而輕惡乎此其當議者五也前件竊照今之談吏治者莫不喜姑息而厭綜核矣顧綜核焉可厭也吏治之盛衰民生之休戚關焉昔漢宣帝綜核名實苟且欺諉者有罰故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太平卒以立致矧今四方多故之秋其所需於吏治甚殷苟任其疎玩而不一振刷之其貽害於民生豈細臣所陳五議大都皆綜核之遺意而吏治民生之急務也如蒙採納勅下吏部覆議施行則銓政新而官常肅其於治道不無小補矣

輔臣柄國任子不宜外補疏

蔣春芳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

臣聞之設官分職以爲民也因材授任期得人也我國家廣登庸之路弘薪樞之選科貢監吏而外又有任子一途係三品以上大臣恩廕所及即古者實延於世之與也顧一品之廕惟尚賓司司丞與中書舍人二品而下則有五府六部都察院道政司等衙門經歷知事與夫照磨掾校等官選時查廕品級而授應歷論俸久近而推載之令甲遵行已久未有量之外任卽外亦未有爲鹽運官者臣巡歷事竣叨轉候代近又以審決屆期復至揚州同部臣行事該運司府縣各官咸來謁見臣偶見同儕之中互相推讓行動站立之間若有前之不安後之不甘進退惟谷踟躕無措之狀者臣心疑之而詢其故乃知有運副趙鳳威之在列而鳳威則元輔趙志臯之子也查其歷俸蓋自萬曆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乞今二十一年七月餘矣臣復命在即方欲精舉刺以風吏治通行直轄各屬之賢不肖者而該道開報鳳威考語

則曰才請練達器度謀冲秉塞淵之心以佐嚴政百
寬衙恩持廉靖之節以徵諫鹽泉商訟德該司開報
則曰德宇端凝溫厚靈臺闊大高明才嶺壑而理
似精金百煉志耿介而提躬如秋月一輪該府開報
則曰德宇端凝純正英資渾厚圓融運精密以理司
離竈庶樂業持耿介以徵諫鹽泉商訟德該司開報
或贊其德器或述其才猷又俱開其應薦也則鳳威
之爲官可謂上不負朝廷世及之恩下不孤輔臣屬
望之意固翩翩乎盛世之佳公子也顧臣爲地方計
而又爲本官慮似於事體有種種不便者敢據實爲
皇上陳之夫運司衙門雖曰專管鹽課二事而兩淮
課額獨多每鹽發行該管官親至其所稱掣包數盤
詰夾帶其事既瑣屑而不堪推觀其間豪商大賈與
夫蠹書積猾機械習熟通同爲姦其弊又萬狀而莫
可究詰蓋臣爲推官時業已知之審矣今鳳威既爲
運副之官其有職掌之當行如所謂查引掣鹽之類
亦能如運判等官逐一身親其事乎亦能一一查無
弊竇乎竊料不當而所關於國課與所係於職守者

疏

飭吏

二二

匪眇小也臣等且以三天而繩其後矣此其不便於
本官者三也鳳威夙承家訓同爲王臣又其性謙謹
萬無驕已凌久之意而同輩視之若以其父方秉均
在朝子則相爲二氣稍有無心失錯將有禍在目前
而不可收藥者而下氣怡色如同芒刺聞有猥鄙之
夫至相見不敢出一聲者臣前如此在外可知此其
漸即不至有貨緣假托之慮而已隱然有虎豹在山
之勢矣如同寅協恭之謂何此其不便於僚友者二
也國家所用以勵世磨鈍者獨有此舉刺兩端鳳威
而賢自見也不肖自棄也故其自爲之地卽撫按之
復命亦不過恭酌道府所報者而以公心行公典初
非有意於其間也顧人心之趨於下也如江河之逝
而不復返也而每有好事之徒故爲刻薄之論揣摩
觀望持人長短舉之或有媚寵之疑刺之或生忌器
之謗不舉不刺則或以爲和光同塵又恐失是非之
實而無所勸懲卽司道亦難乎開報矣此其不便於
上司者三也夫兩淮當南北之衝鹽課甲於天下在
臣等目爲鴻鈞而世俗視之爲利藪是以科目有

疏

飭吏

二二

志之士陸轉得此視為冤屈而求去惟恐不速政恐
 瓜李之嫌不自身鳳威之受命而來也或銓部以其
 才堪會計而使之明習吏事以效器使之用不可知
 或輔臣不欲諸子皆居內地而顧抑之在外以示恬
 退之意亦不可知然幸以是而啓壅斷之疑致三窟
 之議幾無以自解於天下其爲盛德之累不少矣此
 其爲元輔不便者四也夫胥子之任自有坦途循序
 漸進未嘗不可致身通顯而何必爲破格之舉以致
 種種不便如此乎臣嘗謂故相張居正諸子冒濫科
 第致致公論切齒削籍除名夫彼數子者豈必盡皆
 白玉無能自置青雲者哉第不當取科第於故相當
 國之日耳假令此時而有能脫穎自見其誰得而議
 之又如癸未上科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之子同時
 登第該御史魏允貞上疏欲令弗即廷試以避嫌疑
 士論稱之謂貞通達國體能愛人以德夫彼科目者
 尚無辭於明議若此可見宰相之子所處之地甚難
 也故臣不嫌瑣屑而亟陳之臣陛下之前非謂元輔
 之子不直臣補而以爲不宜於兩淮運副之任亦非

謂鳳威之臣不能爲運副之官而謂其不當爲於元
 輔柄國之日也伏望 聖明詳察如果臣言不謬乞
 勅下吏部作速查議如其資俸相當量改兩京相應
 之職或於事例不合另行計妥擬議上請庶事體與
 人情兩便而有裨於民生吏治匪淺鮮矣

疏鈔

傷吏

三三

旌表異常清苦藩臣以洗貪風以裨吏治疏

李戴

吏部尚書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鳳門等
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允貞題
近見邸報該河南巡撫曾如春題稱該省右布政使
麻溶中途病故等因臣一見之不勝驚愕悲痛夫麻
溶先為臣屬山西冀南道參政自萬曆二十三年到
任至二十七年陞任臣與晉中其事歲月頗長極知
溶之為人其才品政事迥邁常人至操持清苦實諸
疏鈔

物吏

二十四

人所難能也且守南一道駐劄汾州府素稱殷沃之
所本宜蒞任之後清惟飲水澹不愛錢其入捧送家
口回家止臺兩扛其收荒用該道紙贖至於千金其
所用布疋買之別地與民間同價其屬官賀年賀節
一毫不收視之間官詳到而發稟取贖不待實收者
動支官銀而扣除原數每百七兩者屬官買市貨回
而餽送段紗滿抱不能容者不啻膏壤矣即臣卑身
在宦計其書箱衣服亦不止二扛心甚愧之有此清
官將來度以失在必當上報朝廷下風羣吏夫何天

不假年一旦竟卒客邸必須破格表揚以爲清官之

倡以爲貪吏之激倘謂無例可援則近日山西右布
政使吳道行老病告歸永無報國之日尙加京銜以
示殊眷今麻溶身雖已沒行猶在人耳目可以廉頑
可以激濁是其國恩未報者限於年而其破格風勵
者在臣等不容無言伏乞陛下近准吏部咨備行
到臣屬舉循吏清吏才吏以溶之加意窮民恪修常
職俸金之外一無所取如前所見聞則循吏廉吏曠
能過之似未可以其歿而冷泯泯也等因備案到臣
疏鈔

物吏

三十五

臣查得臣入境時通遇本官陞任雖未與共事而臨
行行李蕭然亦臣之所目睹者屢因數勘方山堡工
程已經疏薦今准前因委宜旌表該臣會同巡按山
西監察御史趙文炳議照前事相應題請伏乞勅下
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已故河南右
布政使麻溶破格優異旌表以慰清魂而勸庶職庶
旌旌及旣往勸及方來而於吏治所裨不小矣等因又
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題同前事奉之聖旨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提督屬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各題稱左布政使麻溶清苦異常乞要加贈京銜旌表一節爲照麻溶歟歷中外久著風猷以攬轡之標著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三扛紙牘盡充公費此可謂真廉吏矣廉者或以富官標譽而本官節因去任而彰或以末路損名而本官論以蓋棺而定此其所爲亦甚難矣貪夫身死餘財富厚累世而廉者或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妻子貧匱行歌負薪非眞見定守之士誰能舍彼以取此漢時彭宣表廉吏之樞識者題之何況以節介之臣當漢聖明之代此而不表異則清白吏何勸哉山西巡撫交章甚是伏候命下將麻溶贈太僕寺卿仍行所司周恤其家當計吏之時正宜表清節以風示天下死者具見褒勿愛生者不顯庸也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奉
聖旨麻溶准贈太僕寺卿

萬曆疏鈔卷二十五

財計類

尤懋 經制內府財用以光昭儉德疏

蕭彥 司農告匱年甚一年疏

萬自約 直言經國大計太平疏

馮應鳳 敬陳理財末議以備採擇疏

戶部 財匱民窮謹陳末議疏

王德完 稍財用匱竭酌營造緩急疏

曹于汴 遵例盤庫款報空虛之狀疏

目錄

卷二十五

汪若霖 直陳天下危形以安社稷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五

財計類

經制內府財用以光昭儉德疏

光懋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四年三月

臣等仰惟崇儉人主之盛節而內府財用之所會蓋雖米鹽細務無一而非待上之需則亦無一而非均輸於下民者也供之以其正用之以其宜常視所入以爲出使多不至於有餘寡不至於不足定爲中式以爲用財之法度然後經制一定遵守有常財不至疏鈔

財計

於濫費人不得以獵取非徒以惜財裕用正以培養人主恭儉之德裁成王道之用所關非細事也臣等於本月初十日接得戶部二本爲缺少香品速行採辦以供上用事覆內府供用庫署庫事司禮監太監鄭真等題前事奉聖旨這香品該庫既稱用久缺乏還着查酌嘉靖初年例量增派辦應用欽此夫香品係上用之物豈容久乏供應惟該部職掌自合速辦臣等特罪該科有不咨已於言者良以香品分數多寡原無年例可循而會計坐派間因不足而取之

太當限定額數以爲後來張本使前有所原者不至過浮後有所承者不致取贏焉斯亦均節財用之一端也例查隆慶元年二月內奉詔開讀事欽差科道官將本庫香蠟錢糧查盤見在并積出數目奏繳冊籍在部及查當年廣東又解過降真等香共計二十一萬有奇相兼應用到今年總計笑之則每年二萬亦足正用今據該庫所請各色香品約二十八萬有零將預爲數年之備耶將止爲當年之用耶若止當年不應如是之多若爲數年計則以前數十年之

疏鈔

財計

二

積方扣後數十年之用以其所餘補其所不足猶爲足圖預民之計也今幸然以二十八萬之香品一特取辦於民間於昔之所積者異矣民力得無不堪乎況節奉 詔旨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糧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舊額酌量徵派如各衙門假以缺少爲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科道官即時參奏重治戶部欽遵 明詔經該庫具題酌擬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例量行派辦八萬斤若足穀三四年之用復奉旨量增派辦第恐歲復加增將來無已該

庫所需轉相效尤而財用日見消耗矣豈經國之常法乎目今廣東一省連年用兵物力兩誦正供糧稅徵辦不前瘡痍流離之狀尙祈朝廷之上推見其隱而勤卹之也此等徵派一切督責之臣知民力益不堪矣縱使不得已而用之尤當減其分數寬其限期急者固當速解而緩者待其陸續完銷約三五年之後如或正用不足再行會派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寬一日民受一日之賜矣若照黃蠟與白蠟亦一體供上之物黃蠟於萬曆元年會派止八萬五千斤後

疏鈔

財計

三

添至十一萬斤白蠟於隆慶六年會派一萬斤後萬曆元年又添派三萬五千八百餘斤今該庫所請止於如是不爲過額但當經制有常約爲分數使後之繼今者固不得違例而減亦不當越式而增內府外府一體遵承不至濫觴可也若謂上之所用不拘分限隨取隨供油蠟皮張諸料等件較之嘉靖初年費且倍之紛紛諸庫請益者恐不獨香蠟爲然矣蓋下者效乎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費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

姓輸納有秤頭鋪壁使用必又倍矣此皆漸不可長而當預爲之防者也矧又包攬棍徒百計誑惑千方攪揮內外通同弊孔疊出朝廷不濟實用小民日見脔削公私俱病尚有不忍盡言者尤當痛革以懲由來積習之弊也夫財用供於有司正所以爲乘輿之用也臣等於此猶過致意焉良以聖人在上務爲樽節凡內外大小臣工遭逢此際正宜將順其美油漆培植植以底於成伏見皇上於萬曆三年因司禮監太監馮保等題爲欽奉事裁減內庫錢糧深蒙嘉尚疏鈔

財計

四

仍諭各衙門這辦等項都要仰體朕意加意樽節汰去無益有動引舊例朦朧奏討的即便叅來處治大哉皇言天下莫不歌頌聖德今供用庫所請香燭等件若不預爲裁省明正分數漸爲加添荒苦餘黎卽非皇上節用愛民之意而有妨聖德不小故臣等不避瑣屑之事而上竊宸聽也伏乞勅下戶工三部千係內庫請討年例錢糧有朦朧過額者卽時覈奏係正額者行在外有司作速帶徵解納不致誤事及聽信一切姦人包攬致有侵欺及濫惡之物充數

聽該部及臣等叅究庶幾法度齊一而儉德永昭於無數矣

疏鈔

財計

五

司農告匱年甚二年敬陳末議以備採擇疏

蕭彥 戶科劉給事中

頃者戶部一本為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多國用可虞等事題奉欽依行九卿科道各陳理財之策以俟請旨會議其意誠深其言誠當一時臣工孰不思所自效而躊躇四顧其道無繇詎待罪戶垣且皇皇計無所出故經年而無可應明旨者然私心痛以太倉之儲倘足支持卽無事曉曉可也乃今接到侍郎傅希寧奏繳之冊反覆詳閱不勝驚異查得萬曆十一年老漕并審務外庫實莊正附銀八百七十七萬七千有奇十二年實在正附銀七百五十萬七千有奇是十二年之貯較之十一年少一百一十八萬六千六百六十二年新收正附銀三百八十萬六千有奇開除正附銀四百九十八萬一千有奇是開除之數較之新收多一百二十八萬六千一歲而歲歲可知也推此而後卽無地方水旱之災無卒然軍興之需而每年所用大畧十二年等則今日之貯不過五六年而登矣脫不幸有方二千里水旱之災卒然邊境有急

與十萬之師則今日之貯卽二年而可罄矣記有之圖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乃今并三年之蓄而無之何論六年又何論九年豈其富有天下而糜糜若此臣竊懼焉自昔理財大都不越兩端出與入而已或取之田賦或取之山澤不垂鹽鐵卽車而一切苟且之法盡矣此入之途也冷之時有至不取者乎且災傷蠲賑小民遭負九州之廣勢所不免是額以外分毫不可加而額以內卽欲減又不可得矣或供百官或供九邊或供內庭此出之途也冷之時有計不備者乎且九邊奏討無歲無有欲應之則內帑日竭而拒之則邊臣詞迫是額以內分毫不可少而額以外卽欲不增又不可得矣歲久釐則源也歲出流也源日竭流日多流愈多源愈竭當此之時而議所以足用者策卽弘羊運籌劉晏持籌亦安所措手而况碌碌若輩等哉無已則有九焉并議臨德改折臨德倉糧以備抵補其制最善乃邇年以來三倉之貯紅腐而不可食且糧多倉少幾於露積矣山東河南諸

官民便之莫若再折三年於三倉無損耗過關於
省有耗息之幸而太倉所裨且不啻正六也其他
省直近該戶部條議奉旨以暫折三年為限而時值
穀賤折者無幾倘得再寬三年聽各撫按查奏願折
者折不願者聽蓋改折迭議較貴民利較賤則民病
本不可一律齊而太倉總果尚足支用卽再折三年
無妨也三議絹布折價絹布之徵以待賞賜奚啻已
者頗出產之地難就甚違解納之泥為費甚煩大率
絹布之值低則其價必以市勢使然也及其領出每
匹不當原價終非貨物設部清查歲用茶邑稅茶頭
少者仍解本邑收貯該庫其餘准解折色賤貯太倉
每足議價若市徑於於倉折支而庫餘則以濟邊出
轉移間而太倉亦無少補矣且絹布之解獎費百出
在本處則有使用在解解則有常例而積年棍徒幾
費營運因而虧折者有甚長途舟車偶爾失壞者有
之鋪墊不知慮故爾讓退者有之解戶便家解官價
命蓋不特六三軍矣誠轉移之豈重太倉之利哉
三議開納事例夫開納非特已也往往開納家無

小吏不以其故而後不肯既停正矣異官朴吏又不
以其故而皆賢領上之勸懲之何如耳戶部事例近
經議止所不止者三正七款不係緊要之例然每年
所入猶不下數萬乃今工部開納四十一款而十七
款者在議中戶部各雖並行而實無矣問之曰太倉
濟邊法馬較工部為重又事務煩也收納較工部為
遲即亦七款靡有不倉戶而就工者朝廷之財惟朝
廷之用豈宜自分彼此第開營繕之貯雖不甚多而
節慎庫累年所積尚百萬且正七款之外款目頗
多事例尤便於營樂趨所不費天正濟矣即以張
七款者委之戶部而工部與焉則在工直如九牛而
毛而於戶部與會太倉具粒哉其他事例有無開載
未盡應否量加三又在該部酌議之乎四議九邊
和糧令天下耗財惟邊費為甚乃若天災流行費更
不可言將數年之積一旦耗之知近之陝西可鑒已
漢臣有言賤極徵貴極徵賦此其言可以策國不
獨治家也今宜天延寧最稱豐稔穀錢而不可倍
行各撫臣以覘家之心覘國友履斟酌特借各本預

糴米數萬石以俟將來之需蓋糴之豐年每價三石
而可得三散之來歲將每價二石而可准三豐凶有
備上下交資寧非安遠長策哉而於年例亦或有一
分之省矣卽年例不可省而卒然有變可無意外之
虞亦一策也五議兵餉最實今天下籌邊者舍兵餉
無譚矣增兵非難而無以餉之則難增餉非難而無
以繼之則難故掌封疆者恒至盈而掌財賦者恒至
縮兩者其說不相入而相左臣謂兵與食均之國家
所倚爲重缺一不可顧自設邊以來每屢犯而退人
議善後孰不曰增兵未幾而又稱弱矣孰不曰增餉
未幾而又稱匱矣試觀今日九塞之餉視國初何如
無論國初視弘正之間何如無論弘正視近年天何
如歲復一歲不知計所出矣夫兵不可不足也是
民之衝也兵不可不嚴也是武之經也近巡關御史
蘇都題稱樂陽漢莊二營募兵六千歲費十萬率多
裁得孱弱空名繁藉而欲精選三千改爲家丁識者
疑之由斯以觀兵非不足之患而不實之患蓋不特
二營而已請勅各督撫精簡閑倡勇敢汰老弱

耳有餉必有兵兵必有用此不加兵而兵強不增
餉而餉足之說也虛胃之不問而日以增兵餉爲長
策過矣若曰既敷之而不得不增者別論可也陸議
遣地夙弊臣惟實遣之策無如關土關土之策無先
聚人彼其地當邊徵稅固不堪居鄰強虜侵擾無時
卽行之以寬猶懼不能況股削爲餅不空矣伏荷
皇上垂念邊民領種荒地永不起科此邊人更生之
會第各邊將領股削成習膏腴之業佔爲己有且用
軍以耕之復用以獲之而荷戈之衆曾不得一顯以
資餼臣聞其妻子之腹此邊人之所以日離而逃耳接踵也
此其害且移之國計矣乞勅各邊督撫詳察而痛懲
之將領自額設養廉外毋占一土俾三軍之士以服
而力於耕且樂於耕庶塞有餘糧而升斗自平軍有
固志而召募可省又豈非節餉之要務哉七議鹽課
稽查國家邊費取諸飛輓者十五乃又有折而貯太
倉者而往往逋負不如額此商負之耶重負之耶抑
催徵不力而稽查無法耶卽如山東夙稱多通而近
者徵解無餘且并其舊通輸之是遵何道哉該部

最之法於民稅詳矣豈其鹽課而獨遺之請自今以
律民稅者律之除災傷逃亡外其無故不如分數間
一懲焉蓋取之山海取之商賈徵其所當輸非益其
所本無責行而不苛斯可行矣八議關市額征關市
之征非古也所以助軍需寬民力權宜之術也邇來
稽察過嚴而議者遂謂關市橫征商賈受害悉由於
此夫關稅果悉以供上而一無所餘乎即稍稍寬大
而同賈之征果太減於昔乎臣知其不然也大都商
賈之利利於速售而莫窮於抽分之港利於長往而
莫窮於設關之多自臣恩詔以來額外之徵如河西
務淮安等處悉釐正矣額內之徵當無不足而近如
臨清鈔關主事蕭復陽大虧其舊額該部嚴其行事
具疏題參奉旨罰俸蓋當寬大之物不欲以復陽
藉橫征口實故薄罰云耳臣論矣第願申飭各關以
公平仁商旅毋過於苛以嚴密禁吏胥毋失於縱以
清介遠物議毋涉於私期於如額而止其無贏餘不
宜苛求如有贏餘不妨增解敢有虧損如前者即重
懲之不妨也關市之贖國用豈小小哉九議邊防守

支自古阜財必曰通商通商之道務在利之方今官
攢之苦於守支然猶曰職守也至於商人守支益無
謂矣日者御史茹宗幹言之該部覆議禁革其於利
害甚晰處置甚宜乃今釐鎮蘇商之疏諄諄以罪為
言豈各鎮守支仍屬各商而向之覆議竟托空言耶
守支如故而別求蘇之不禁其源而止其流不可得
矣且輸之者商守之者商各商徇目前之利而不顧
其害官攢有目前之利而不與其害互相通同虛出
硃鈔至於侵損而後追之無及矣此豈獨商之病哉
或曰如果官攢何臣謂官攢計年而支猶可為也在
去其累之者而已矣不可也官攢守支原係公務彼
其累繁株守動經數年最困矣乃給由支冊有俸糧
截日住支用其力又奪其食而責以奉公雖中人不
能況此輩耶此不獨各邊也或曰如俸糧無違何臣
謂官攢雖微為國家効力一耳即寬處之何妨乎夫
守支之議既定而食蠹可削也臣等之議若是止矣
寸寸而度銖銖而較雖商賈之逐什一曾不是過然
歲入縮矣即盡如臣等之議所益幾何歲出盈矣即

蓋如漢等之議所減幾何臣唐臣陸贄有言語爲皇上獻而一皇上試垂聽焉唐臣陸贄有言用之盈縮在乎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至哉其言之也自古帝王理財未有不以節儉得之者臣不服建引試觀祖宗之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銅租之詔無歲不下而征討工作之費又數數也然卒未嘗稱匱者何也今稅糧不減於昔也土宇之闢不減於昔也而四夷賓服兆姓恬愉又非有大征討大營建之費也然卒未嘗稱盈者又何也

疏鈔

財計

十四

陛下詔召戶部以祖宗之用與今日之用取而較之逐款開列上呈御覽則耗財之由與理財之方可坐而籌矣伏望陛下遠法帝王近法祖宗念此軍士無財而養之則散念此窮民盡財而取之則離深惟小人之依永懷儉德之圖服御雖一絲一縷必加愛惜賞賜卽一類一笑不輕假人每季加進之銀已之可也諸凡額外之請抑之可也內使人員分派各衙門有先年一二十人而今百人者有五六百人者譬之十羊九牧勢不能不擾又譬之孟水而三人

共用勢不能不竭今卽未易議減自後差遺約之可也陛下無以天下之大烏藉此區區爲也歲節十萬則十歲而百萬歲節二十萬則十歲而二百萬散之可以賑小民貯之可以實邊塞實邊塞則威振賑小民則本固其慶無疆萬一不然而入者必不可增出者必不可減歲歲相延束手無策其戚亦無疆蓋天地之財不在民則在官而理財之方不在外則在內在外者臣等得而言之該部得而繩之惟內庭節縮則願皇上加之意焉至於重倉壘之懲愛節愛之吏禁奢僧之習以惠養元元而培邦本此又所謂以四海爲臣臣等未敢贊言之也惟聖明留覽

疏鈔

財計

十三

直言經圖大計乞破拘見以保萬世太平疏

萬有約刑科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二月

臣竊惟天灾流行自古有之所恃以無恐者豈非以經制大定而天不能使之灾耶故晁錯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具先也記又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言國用定而民食裕也是故民富則國安民感則國危唯在明君英主審而務之已方今聖明在有尊尊治理上徹皇天下育赤子寧不稱千古流妙

財計

十六

一時哉然而流難之災報無虛日艱饒之勢兆且可虞至上履宸衷宵旰拳拳焉以故智慮之臣矢心而圖忠盡之士交臂而畫計已沛膏澤弭禍萌矣臣愚可已於言者然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治亂不自其根必復作此豈可謂謂焉苟目前之無事而晏然乎臣昔及覆思繇其故皆故相張居正以一切苛刻聚斂之術病天下至此夫國家譬之一身也紀綱者脈絡也財者血氣之流貫於榮衛也血氣不充則身漸病民財不足則亂漸生其故

可賄矣如各處庫貯存留錢糧及贓罰者本待地方不時之需耳今一槩括解太倉矣計一歲括民百萬金十歲則千萬金矣唯百姓之力日削月朘錙取錄求以故一遇水旱之災有司者束手無措即欲矯制如及黯之所為如積蓄空虛何諺曰雖巧之婦無米難粥非善喻乎若此時不早計處萬一環數千里以水旱聞如今日者臣恐東昌之後而復有如東昌已此豈可不寒心乎哉是故揚湯而止沸無益也不如止火而已惡影而疾走無為也不如趨陰而已臣於

財計

十七

此有策焉亦曰清額外之征敦節省之實行常平之法耳夫民之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若盡取之官而不顧民其誰能堪之臣以為身之傭地之租正供也不可緩也其他浮徵浪費日增月累司不一取而刪之乎無論祖宗朝所取甚少利民甚多即以今時視弘正間矣止逕庭乎宜下司農司空大官署及時一清仍取天下郡縣所徵公費并簡而汰之積之數年之後民其有瘳乎所謂節省者諸臣屢言之皇上屢允之如減造磁器止進花木諸所美政

莫不傳誦裨吏莫不紀載矣尚有溢而之洞外者
不及時一杜其流乎夫內而中貴司宮闈及專掌各
監局事云夥矣乃今寔繁增而至萬餘人無論糜費
卽任事中羣雜並處寧不生十羊九牧之誚耶卽不
可遽裁也當嚴止其倖入而後漸不至濫觴矣其他
傳升之槩與旗校之冒功匠役之影射可不預制而
漸清之乎至若御用諸物費旣不貲而造作已成不
宜輒棄矣 皇上視數千金與九牛一毛固無以異
然一省數千金則可爲千萬家之巨產矣此其機唯
疏錄 上 附計
皇上一倡之而四海萬姓未有不從風而靡者也語
曰式於政不式於四境之外此之謂也 臣竊見天下
物力俱屈於三十年之前若畿輔民窮及 臣鄉山西
流離困苦之狀則尤甚焉小民貧者稱貸於富室則
所取子錢幾十之五六矣及收券之時反甚於官府
此坐令民困而兼併富室之道也爲民父母之責謂
何臣請令自今歲秋熟始各郡縣修設一倉以庫銀
及年豐之時糴粟入官候來春少儉少出之大儉大
出之大都毋令胥隸侵利而民得便焉此在撫按責

其成而部中時敷之守令稱其事者方註上考不則
卽以劣處之如此萬一有災不必出帑之財而隨在
可給 皇上亦可以坐理不難矣此其事雖甚簡而
深中病源言若近迂而實關國計當事者可不一佐
德意規之於萬年哉若復拘牽故常曰諫不急耳
料倉公扁鵲見之於數十年之後未有不驚而走者
臣區區欣逢明主輒効愚計若此唯 皇上留神采
覽倘鑒 臣言不至甚謬更願勅下該部少賜施行 臣
大馬不勝屏營俟命之至

陳金

附計

一九

仰承明旨敬陳理財未議以備采擇疏

馮應鳳 陝西道御史 萬曆十八年八月

近該戶部題爲國計空虛天災疊見懇乞聖明博采
羣議惜財用以裨修省事奉 聖旨選年歲荒民困
徵輸不前以致國計空虛經用不給朕覽奏惕然依
擬着兩京九卿科道官悉心計處條議具奏欽此夫
今天下民窮財困計無所出臣等待罪言職目擊時
艱卽未泰人明旨亦當勉竭心思爲國計效一得之
慮而況明旨下及令臣等條議具奏敢不直陳其愚
竊惟天地生財是有此數用不聚於生則必耗有餘
出或浮其入則必歸不足此恒理也我國家承採三
百餘年野無不墾田無不徵之賦闢而必征冊
車必美鹽鐵茶酷必稅於生財一節已無餘策矣而
國用乃萬分不給者此何以故則似冗侈日益增而
財源日益耗竭矣耗盡日甚卽豐年勢且不支而况
頻年災疫卒歲昇荒父老夫老若不亟查冗濫之由
耗財之故較量其出入多寡之數爲經常濟變之法
以裁省迭更欲撙括細銖納以湊補不經之費

等所爲今日策也聞有得於采聞少可助財用之
不給者一併條具於左幸 聖明垂看焉緣係仰承
明旨敬陳理財未議以備采擇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旨計開一數邊儲去今之以邊爲市久矣計太倉
每年所入大約以四百萬爲率其解給各鎮兵餉至
三百餘萬而兵部之馬價無償而本不與焉是窮四
海之民力僅以供九邊之支銷使其兵有實額餉無
浮支則誠不可缺矣但按兵給餉或掛空名而厚餉
養兵尚多饑色虛冒此弊且甚一日以至於不可支
卽如宣府鎮原額撫賞銀三萬兩而十五年則用
至七萬七千有奇原額馬價銀九萬三千兩而十五
年則用至三十八萬六千有奇其何辭以解近見遼
東巡按御史問擬招詳有指修營房而冒領至千餘
者有假以買馬而侵欺至數百者凡此就非年例之
所起解而孰非小民之脂膏乎聞部里行查而各鎮
寂焉不報蓋難言之矣不特此耳薊鎮之南兵初未
嘗有自戚繼光始携南大爲兵而厚其餉計每年所
費不下五六千萬故兵餉惟此鎮獨多而逗遛致

會三調用否建言者常及此該部亦嘗覆覆凡逃故者不許補役今名數不減而數十萬之軍儲依然如故時即不能遽散亦宜稍加清查合無勅下該部各行各督撫衙門將各項例銀應減應存者刻期奏報其南兵見在聽支之額最其已故在逃并老疾不堪練用者年終報部以憑扣給彼虛冒者不得復售其欺則每年所省何止一二十萬而戶兵兩部亦不致重爲邊計所困矣伏乞 聖裁一議內供查得各省直每年解進內庫貢白絹足漆蠟顏料皮膠等物回造作不可缺者但閱各監庫俱有餘積儘足支用年年解進不免堆積腐爛置之無用之地合無行令各監庫逐一查檢其庫積有某項某項積餘若干足備幾年之用仍乞勅下該部轉行各省直暫停本色三年後仍解本色以備造作之需雖權宜之術不可執以爲常而於國用之誼亦一助也此其小者耳內庫金花銀兩每歲進入以百萬計嗣後又有二十萬之增遂爲成額近經科臣條議該部議覆即照舊

一半未蒙俞允固知 皇上原非過用直可計者從措處以足取盈之數耳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而罷 皇上念念節愛豈直漢文獨不思國計至此尚執額外之取乎身先撙節并敷冗浮固今日培養財源之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一革濫員古聖王建官蒞事惟其賢惟其能不必其備也以故祿簡而事集我三祖宗時建官立制雖逾前代實有定員而今則冗濫極矣在外十三省如不繁不衝之佐領雜流不遺不濫之參遊備總虛糜可汰者固多而此銀 皇上 聖裁一革濫員古聖王建官蒞事惟其賢惟其能不必其備也以故祿簡而事集我三祖宗時建官立制雖逾前代實有定員而今則冗濫極矣在外十三省如不繁不衝之佐領雜流不遺不濫之參遊備總虛糜可汰者固多而

在京各衙門吏憲四月內現禮部題爲申定醫字事宜等事內三款謂查太醫院額設御醫十員吏目十員今吏目盈三十員矣此言官也祖制既有定額而胡爲頓倍其垂哉即太醫院衙門如此而他可知矣若錦衣官校若鴻臚諸衛若工匠所官以至譯字樂舞之類雜階不可枚舉多之人則增一費凡此不可不查舊額而量裁其冗乎猶未也中官之設三祖宗時有定額我 皇上登極初年數不過以萬計今歷年選用策名食祿者已倍之此孰非糜 皇上之

庫餉而耗歲供之財用者乎合無勅下司禮監等處
內各監局衙門逐一清查原額若干員今增益若
員或汰或留酌量停妥蓋與其難濫不堪委役而涸
寄名銜孰與精慎足稱使令而且無費如此則中
外肅清官有成額而所省不可量矣伏乞 聖裁一
議那濟自比年各省告災司府州縣拮据庫藏蓋不
遺錙銖矣惟川貴湖廣先年奉旨動支官銀採辦木
料據四川一省而言時巡撫官議作七總每總銀二
十萬兩統該七十萬兩招商採木尋奉 明旨止買
疏鑿 戶部計 三
三分之三則未買餘銀約該三十餘萬尚在也舉
省則貴廣可推湖廣實值災荒官否借移鑄賑是未
可知乃四川未聞荒報前銀記積該省布政司庫以
備別用夫內外皆公家之財用也緩急皆公家之經
費也值今帑藏匱乏正須酌量通融合無勅下該部
移咨該省巡撫或將前銀就近解赴陝西邊鎮以充
本年未給兵餉似亦可以濟太倉之不給而寬司計
之隱憂其貴州一省并乞通查有無以應緩急固循
念於領外奉裁者之擾民也伏乞 聖裁一通錢法

方今稱財用不足非謂粟米布帛貨賄之不足也謂
銀不足也銀不足則求所以代銀者惟錢法是講已
夫寶源有局鼓鑄有官錢法固未嘗廢況疏通之令
不啻五申而近以多出寡入寓損上益下之意亦可
謂曲費調停矣而民間之不行如故者其端安在蓋
西壯用錢自來稱便而朝夕改令故難行如時貴某
錢未幾而停者貴時停某錢未幾而貴者停其何以
示民守也乃東南亦嘗行錢矣而隨行隨壅者則公
私不相流布也如官給之民則銀錢參用如民輸之
官則盡去其錢夫上所必棄而欲強令其下誰則應
之始道之行而終貽之誑誰則信之無怪乎錢法之
壅而不通也謂宜通行京城直省各官司凡房號稅
贖以及存留起運錢糧一切收支徵解俱銀錢相兼
惟權其盈縮而用不偏廢惟禁其濫惡而令不屢更
使上流於下下輸於上始終通行此古者漕輸之法
而泉布之遺也此法不壅則環海之內一旦舉銀之
分數而頓益之矣安所稱不足哉伏乞 聖裁

天時元旱財匱民窮謹循職掌陳末議以裨康
阜萬一疏 戶部覆疏 萬曆十八年七月

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戶科都給事中王繼先等題切惟天下大政分隸於六曹而惟錢穀之司爲最實理財之道爲最難何也國家財賦皆百姓脂膏若積貯虛矣猶有堪賦之民民力竭矣猶賴官帑之充司計者度長絜大益寡裒多尚可措手惟夫公私交誼官民兩病無米之粥巧婦不能矣曩者江南災沴療治僅有成事冀將來大熟饑饉相補

疏鈔

財計

二十六

不意自春祖夏曠旱爲虐風霾大變從古罕聞畿輔齊魯以及兩河之間受災更烈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此等景象匪惟不忍誅求勢且捐藏錢以生活而九塞諸臣按籍索歲例者又紛紛至矣以太倉財賦之源乃蕭然之終歲之積豈不寒心哉 等謬職該科無以爲策但以國家之取財甚廣而虛糜或多民生之凋敝日甚而愛養宜至用是不揣愚昧條爲四款倘分毫裨國消滴利民臣怨譴且甘之矣乞勅下該部議覆施行 等幸甚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戶科都給事中王繼先等題稱國計空虛餉浩大勢已難支又值春夏旱災北直隸河南山東爲甚因將計處財用及時賑恤事宜條爲四款思深慮遠委於國計民生有裨相應照款開列前件擬議上請恭候命下 等移咨各邊督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仍飭各鎮管糧郎中遵奉施行緣係天時元旱財匱民窮謹循職掌陳末議以裨康阜萬一及奉欽依戶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開一覈邊餉夫

疏鈔

財計

二十七

胡馬之塵不動塞垣久矣乃年例之銀不下三百萬有奇集潢澮而供尾閭帑不勝其匱以故當今言節財者類以覈餉爲第一義而說者又曰有兵有餉何害一日不覈哉各鎮撫臣每歲奏報三年閱視巡按查盤蓋僕僕然稱勞矣而竟不問清查實效大有節縮者其果無弊可清耶抑亦邊官套常驟改爲難耶夫邊費浩大屢屢聖慮 敢以耳目所睹記者與諸臣商之夫無名之費誰肯開銷則凡百經用皆屬正項但陰謀詭計在因公攘取當事者或汙加鑒節

察之而以情恕也年復一年釀成漏卮是故家丁宜限名額而將領濫收豈不滋影射之奸兵馬宜稽實在而逃故不開美以杜侵冒之弊市賞歲幣價重而貨輕者商人之巧也臺墻工役指一而破十者委官之利也他至名色把總冒糧舍人爲數甚多而盜賈虛出不問占役賣關不問老弱不汰糧餉不除凡此俸實種種更僕難悉不然遼東侵餉如徐仲魁等者豈謂無人但倖而不敗耳臣伏見近日延綏巡撫賈仁元一本議處軍士錢糧內查革虛冒及汰除老弱

疏鈔

財計

三八

等項約每歲省銀幾一萬兩可謂大破常套任事忠勤矣夫虛糜豈止於延綏巡撫豈止於仁元而獨延綏能清他鎮不能者惟行之實與不實耳臣請勅各督撫體國憂餉徹行該道減縮經費爰除浮冗將歷年支銷底冊一一清查某年實用若干某年侵冒若干某項爲正額仍舊某項爲額外宜裁某營尚有遺奸某事尚未清楚將侵漁之孔力湧而杜塞之已往者姑免追究將來者定爲成規務俾今日省費大逾舊昔登數之後立限具奏庶歲例省一分太倉積一

分言亦不爲過史笑再乞勅戶部以後督餉邊郎移選清廉幹濟者以往仍移檄責問軍馬實數雷同欺隱者罪無赦夫查數之旨三令五申玩愒之習月深日固無乃祖宗成法向未申明已乎臣查得嘉靖三十七年 皇祖因備倭冒賞特差科道官羅嘉賓龐尚鵬查盤江南經用錢糧途得趙文華胡宗憲等侵欺狀不下數千萬一時人心儆惕軍餉大清今時勢岌岌臣何敢以請廷臣爲諱而唯欲各鎮自清以聞者知諸臣視國如家必不升墾累旨也前件臣

疏鈔

財計

三九

等看得國家錢糧惟邊餉爲最重每年請發年例皆摺括帑藏以充近來外解以災荒不前內帑以屢發遂竭爲今之計惟有稽覈邊餉去浮蠹以供實用所當及時舉行但各邊主客糧餉督理雖由於郎中而稽查則由於司道開報則由於將官惟將官徇於故套濫冒成風故司道郎中無所憑以清查而督撫亦未易以樽節年例終無由以減發即如總兵以下官有崇卑則家丁有多寡乃懸虛名而占冒者有之軍士逃故馬匹倒死當截日任支乃不稽實在濫支者

有之市幣當依時值奸商以濫惡而獲重價值工宜計經費委官捏工程而虛冒破其他盜賣糧料與老弱冒領諸弊雖未必盡然亦大都有一就中則將官家丁之占冒與逃故軍士倒死馬匹之濫支及邊工修理冒破諸費其耗財爲尤甚誠有如科臣王繼光等之所言者欲一洗而清之是在督撫諸臣而司道則尤爲吃緊各邊督糧郎中又本部所恃以託重效力均之所當責成者臣等近閱簿冊如原任宣大總督鄭洛悉心經理遂省銀二十二萬有奇年例免發

財計

三十一

疏鈔 數多近日延綏巡撫賈仁元汰去浮冒歲可省銀萬餘兩復開宣鎮兵備間有將虛冒銀兩盡數查出入官每月可省千餘金者是皆任事諸臣節省之明驗也況今督撫諸臣又皆與臣等協心爲國而司道亦各彬彬得人當此內帑萬分窘竭年例萬分難供若不破格一處漏卮何時得盈相應通行各督撫嚴行司道查自總兵而下酌照當邊衝緩應養家丁若干應食單糧雙糧與應騎馬匹若干總兵防禦重大尚何少寬名額亦不得過於浮糜若副總兵參遊等官

宜照見數酌定額例以後俟有缺頂補不得私自添其有陞遷事故即將家丁造冊交割至於士卒逃故馬匹倒死各管轄將官卽以實數各報兵備兵備卽移文督餉郎中照數除扣不得分毫容員違者聽巡按叅究查得宣大山西近修官堡已完其議修民堡當此款塞之時又值疲饑之後似宜查其稍緩量停二三年以俟豐盈再舉則所省不貲而副鎮邊工亦應一體查覈冒破凡科臣所議悉宜照款查處至於各邊郎中陞除應勅吏部於選銓時務查清廉幹

財計

三十二

疏鈔 濟者以充令本部亦同與聞若任事以後務要秉公清查每季造冊報部要見給散過各鎮主客本折銀糧若干某將家丁口糧草料若干扣除過逃故軍士倒死馬匹銀兩若干比前季清出錢糧若干無實數者駁回叅處待三年考覈共造清查扣除實蹟稱職者咨吏部紀錄不職者定以劣考而兵備各官查其節省數多者紀錄優擢其不然者聽各巡按御史叅處如蒙俯允本部備咨各邊鎮督撫會同各巡按御史轉行各兵備拊制各督餉郎中備將科臣新議諸

件各照道里遠近限三月內作速查議具題要見各
鎮實在軍士馬匹若干共支月糧行糧草料銀兩若
干某將官實養家丁若干應食雙糧單糧及應騎馬
匹若干併議軍士逃故馬匹倒死其糧銀草料作何
扣除宣大民堡應否暫停修理薊鎮邊工何法稽查
冒破歲幣浮價作何量裁盜賣虛出作何防範不可
裁者悉照舊額但可裁者即從裁議或不可省於一
時而可省於日後者一皆曲美詳思從長計處務使
帑發可繼邊費無虧則臣等爲邊臣計亦邊臣之自
疏鈔

財計

三十二

爲計也內事關吏兵二部都察院者一體咨照遵行
伏乞 聖裁一酌錄鈔竊惟國家疏通泉貨將以求
濟實用上下兩利也若無利於國祗貽商民之害鮮
濟於用徒滋汙爛之虞此在豐亨之時猶當變通宜
民而況內帑困絀生財無道尚可不爲之一籌耶錢
價低昂有通有塞見今行使惟萬曆金背而太倉露
積者不下三千萬有奇則錢不應多收也明矣況以
有用之銀折無用之錢嘉靖隆慶決不能強民通行
已收者且欲熔治另鑄可再收乎臣部新題宣課同

收嘉靖錢增萬曆一倍法稍寬通商惠民之意可無
論矣惟各關鈔錠古錢輦運致遠艱難萬狀上損御
用下滋弊端有不容不議者夫錢助銀之不及惟其
省費便利十百于銀故立法召買今何如裁銀則利
錢則害且以虧內府之額有費銀三四釐而得一文
者嘉靖錢是也有費銀二三釐而得一文者古錢是
也解扛水脚之費不與焉且召商往他省收買則累
商地方報錢戶接應則累民其究也商已無銀民又
無錢而額課大損矣此廿四年九江商人羅尚貴貢
疏鈔

財計

三十三

錢十五萬文至於未完可鑒也于鈔法又何可言者
京城內外惟銀錢兼用在臣祖宗時鈔已難行況今
日乎臣查得往歲南京司鑄庫因鈔真堆積數多比
照魚課事例改徵折色上下便之又查得隆慶元年
戶部因天財等庫收貯錢鈔支用不盡題准收銀貯
庫濟邊者蓋數年矣此後雖本折輪解而解本之年
抵利鋪戶未如折色之貴濟邊需可佐財賦之急也
今內庫收藏億萬不貲時節賞賜充然有餘矧新者
既多側舊者易折斯款之例似不可不講也伏乞勅

下戶部將各鈔關收錢事例一槩停免卽近議應將嘉靖者以萬曆代進雖稍求實用然未慮及商民之累與通欠之害耳且古代銅錢各關收買實多利少亦屬難行臣謂盡數收銀乃爲永利應解太倉者以銀應進內庫者亦以銀夫皇上之賞何必錢若以收錢之費較解銀之利不啻三倍厚有所賞而薄有所得非計也至本色鈔錠充各項賞資雖不可缺然臣民得之感恩則有之矣求分毫實用則未也以後賞從其半鈔自不乏合無仍照隆慶年事例折徵十

疏鈔

財計

三十四

年少濟燃眉日後急缺再行輪解斯化無用爲有用不加賦而用足之說也前件臣等看得各鈔關額進廣惠庫古錢鈔錠俱用本色以備賞賜遵行已久近因九江鈔關庫子羅尚貢解納萬曆十四年古錢赴河南衛輝府收買被錢戶拖欠迄今未完緣古錢買之遠方輦運艱難則累商地方報錢戶接應則累民故此項最難完解及查天財庫所貯鈔錠亦多泡爛不堪今科臣王繼光等目擊前獎議稱各以銀代進庫或照隆慶年例將鈔改折濟邊各一節無非化無

用爲有用權宜通變之意以臣等愚見竊謂國家鑄錢初意原欲便民而助銀之所不及至其操縱之法輕則以衡欽之重則以實散之斯可泉貨流通無壅闕匱乏之患古錢鑄自宋元歷年既多行便又久必致日少日貴收買誠難其嘉靖萬曆通寶民間行使不過京師百里之內比之古錢通用於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廣狹固已不同矣及查嘉靖制錢鑄之四十餘年爲數已多而萬曆新錢除每季進司鑄庫與送太倉各三百萬外卽如臣星自管工部事先後題

疏鈔

財計

三十五

請鑄給書官夫匠及備四司工用不下三千三百餘萬益以累年鑄造與實用傳錢當不下五六千百萬初鑄時三文抵銀十分已則四文或五文而嘉靖錢則因之廢闕斯豈非少則貴貴則盛行盛行則鑄益多而賤賤則必至壅滯勢有固然無足怪者議者欲令本部發銀召買然以官爲市則必致煩擾不如以民爲市而自行收買之爲得也故本部爲近日科臣孟養浩建議題請將鈔關應進嘉靖錢者以萬曆錢代蓋亦稍爲疏通尚謂收買無幾今若各鈔關應進

古錢者復照數以萬曆錢代而價則照六文支給鋪墊等費俱以古錢爲准除河西務外其九江北新臨清淮安揚州許墅每歲大約二千七百七十四萬有零而累年積錢已欽十分之五且用之在官收之在下賤可使貴而不至病國塞可使通而不至病民且以皇上之通寶供于皇上之賞資惠爲甚渥不越區區百里之內而泉貨流通者可計日取必矣若錢鈔之設原以節實資而示人知所重者似仍以本色爲當然庫積汜爛誠爲可惜若照例改折三年以濟

疏鈔

財計

三十六

邊餉萬一之需倘庫鈔漸缺則另議買進是爲兩便如蒙俯允本部備行天財廣惠庫及各鈔關遵照施行伏乞聖裁一議寬恤夫徵求日急民不堪命者非一日矣尚以時和年豐苟幸旦夕不意歲轉入郡及河之南北山之濟兗東臨旱如焚赤地千里道殣相望民不聊生溝中之瘠不知凡幾雖夏例於五月開報而甘霖久缺不報可知其災矣失今不恤爲憂滋大夫麥苗已稿尚思轉布秋禾而牛具缺乏耕種空虛稱貸無門朝夕傍徨者比比而是則賑貸不

可不議也北方之民忍饑號寒不敢速公家之賦而勢窮力竭有時而逋欠者誠萬不獲已顯連困苦父子且不相保即日取凋瘵之骨而督之竟亦何益則帶徵不可不議也御馬監之草料供用庫之芝蔴近日增加會計不載三輔中州以及齊魯之區亢旱至此且欲求寬於額以內者而況額以外者乎加派不可不議也京邊錢糧除正項外卽解扛腳價并徵入庫藏職官領解付腳價足矣而奈之何更令大戶盤纏使費皆責之俾富者貪貪者死濫役不可不議也

疏鈔

財計

三十七

大抵子惠困窮全在有司至誠惻怛體念喚咻爲心陛下施實德於百姓而科罰貪婪屢禁不止尤可痛恨伏乞勅下戶部行該省直撫按一面宣布德意收拾人心一面嚴徵有司多方賑濟有缺牛具子種者曲爲處給勿致流移失所其一應錢糧帶徵者則酌免分數見徵者或暫假限期解納之例河南山東雖微有不同而北直隸等府何旣用官解又食大戶是否題定舊例一一具奏前來以憑覆議至於近年加派芝蔴草料正在兩省外郡之閒或價騰累商或催

徵病民乞予 皇上嚴諭內監加意撙節割肉啖餓
勢有不可當此危亟之秋一舉而除豁之以解小民
倒懸之苦沐此洪恩將蒿呼聖壽寧忍死而無他志
矣前件^臣等看得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邇來旱
魃爲災麥苗枯槁民不聊生誠宜亟爲拯救今科臣
條議北直隸河南及山東濟兗東三府亢旱尤甚要
議賑貸及帶徵裁加派及濫役各一節據議無非體
國愛民之意相應依擬及查五月十六日爲欽奉
聖諭事內將報災勘災及發穀賑貸并重災地方責

疏抄

計計

三八

令多方設處賑恤見在傳示舉行合咨順天保定河
南山東各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卽
遵照聖諭及科臣題請事理查各府州縣貯有積穀
勘覈被災重輕分別賑貸務使貧民均霑實惠其錢
糧係見徵者照數徵解如以前年分全徵拖欠者查
議帶徵原係帶徵者仍查災傷分數酌量蠲停不得
一槩混免其管解京邊錢糧徵有解扛脚價止許差
官起解不得復僉大戶以滋煩費如有貪派及需索
等弊容本部查訪得實將各掌印官及解官指名參

此葉上圖配補

究如原無解官向係大戶管解者仍舊僉解至於御
馬監料原額四萬七千石草一百七十四萬束萬曆
十二年因內操加派料二萬五千石草六十萬束供
用庫芝蔴原額八千二百二十三石萬曆十四年因
香油缺乏加派芝蔴四千七百九十石一斗四升零
夫草料之加派原爲供內操之用今內操已停止矣
而加派如故芝蔴之加增原爲補香油之不足今召
買已盈餘矣而增數不減夫加增之數在朝廷視之
爲甚易而科歛追徵實係小民之膏脂況連年屢經
災傷百姓食不充饑流離之狀誠不忍言如家勑下
各該內監查數量爲裁減所謂寬二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也伏乞 聖裁一徵違玩夫天下非無水旱之
憂而無水旱之備者爲可憂今海內庫藏鮮有剩錢
閭里編民又乏藏鉅所持以備凶荒而拯阨危者惟
有積穀一事耳屢經調停減數寬限且酌地方之煩
簡爲積穀之多寡未嘗一槩取盈也宜乎有司遵行
早濬有備而祭之何近日以來虛文相尚收贖之穀
抵以充應盈囊囊虛之穀又無別版另貯捏數類報

計計

三八

此葉上圖配補

查盤扶同巧避參罰無補富藏之實具者指積穀爲
屬階橫行科歛民膏雖渥廩空如故一遇災傷惟有
仰給內帑而已法令難行咎將安在查得隆慶三
年戶部一本爲欽奉勅諭事奉 穆宗皇帝聖旨這
積穀備賑屢有明旨有司未見着實舉行毛彬等梅
繼勳等都着照例降調欽此一時人心知警倉有餘
諸近年詔旨雖嚴降調者誰與且昔也年一查參今
也三年類參廟堂崇尚惛大寬有司以及百姓思亦
至渥而人習成懈弛之風殊負德意往科臣彭國光
疏鈔財計
會以每年查參請矣之皇上謂其議論煩多法令數
易仍遵三年類參之旨詎又何敢呶呶置喙但三年
之間守土之吏難任殆盡而積貯全無之罰竟無所
施則查參之謂何查得戶部近覆陝西巡撫趙可
懷一本爲寬積穀以廣德意等事內查參十四年起
至十六年止三年積穀少三分以至全無者應參官
一百六十九員而考察被論劣陞等項離任以日淺
者共一百五十六員則所應罰治者祇一十三員耳
夫陝西如此其大三并如此其久而所參之官止有

此數欲有司無苟且目前雖然顧化也得乎雖災傷
之年難拘往數恐查參之例亦太遽聞蓋期定三年
必至第四年分方可行查四年之外何官不離官既
離矣其勢不得不豁此所以嚴旨空懸而抵法者甚
多也伏乞 皇上念閭閻窮困水旱常災災難屢請
賑所必施勅下戶部轉行各省直撫按嚴諭有司贖
金備糴者不得扣充私囊開荒另貯者曾否報有實
數倉垣傾圯何以補葺斗級乾沒何以釐正奉委查
盤之官不許抄磨舊籍三年給由之吏務令冊報部
疏鈔財計
科若該部真知的數以後符賑司據之爲左券則地
方安能以絕粒爲解耶如崇故套涉支吾者法不貸
至查參之例應否再行酌議倘以屢旨重更則申飭
撫按計日查覈不得輕聽離任亦所以維其法於不
窮也前件臣等看得儲蓄所以備凶荒考課所以示
勸懲近來有司玩愒成風積穀全無實蹟誠不足以
肅官常而廣積貯及查積穀萬曆二年題准每年有
查參之例十二年有寬限三年類參之例又有按年
計日查覈如數貯准離任之例明命責成不啻再三

今一遇凶荒全無儲蓄此皆有司不能措辦於平時是以不能救濟於災患且入私囊而滋影射者間亦有之及至考滿查盤俱成故套積穀因循之弊誠有如科臣王繼光之所言者臣愚以爲法久則敝宜脈作而更新之以後各該考滿官將積穀文冊先申撫按即便會同委官詣倉盤驗造冊分送部科果積穀足數方准考滿或有陞遷事故亦查在任日月計集二體盤查完足方准離任如遇賑貸本部得按籍查發其查奏之限三年太濶三年太促相應以三年爲疏鈔
實計
四二
幸地方果有災傷明白申呈撫按照災遞減分數本部固不苛求取盈本官亦不得掊剋充數若有捏報扶同及拮抗等弊容誣等及科臣查照節年題准事例據實參治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省直巡撫及各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併行各布政司府州縣一體遵奉施行伏乞聖裁

積財用匱竭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以濟時艱疏

王德完
工部給事中
萬曆二十八年

臣爲天子富有四海琛獻萬邦衆民廣土無改於前而帑竭藏空大殊於昔者何也蓋歲入僅四百萬而歲出輒至四百五十萬有奇居常無事已稱出浮於八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皆因事旋加舊額未有如寧夏用兵甫數閱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期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湊辦共約二百萬三千餘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婚禮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疋約料銀八十餘萬兩坐派改造十八萬三千餘疋約工料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山西路紬績織四千七百餘疋婚禮傳買段一萬二千七百餘疋共約費十萬兩磁器傳二十三萬五千件約費銀二十萬兩挑三山口趙家園等處約費銀

二十四萬餘兩而各省直災傷拖欠價料銀二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廚料銀九萬六千餘兩夫此數十萬數百萬者積而美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而無所屑越安得而不殷富然洩之尾閭而無所停泊安得而不匱空當帑空之時而講濟虛之策惟有節之一字最爲喫緊古稱節雖虛必盈況非虛乎不節雖盈必虛况非盈乎臣請以六事籌焉一曰減織造以拯民命工部題稱浙江袍服二萬六千餘疋該工料銀六十餘萬兩內扣留該

陳鈔

財計

中

省解部錢糧至三十三年止僅得十萬餘兩議將前數三分出辦該省應二十萬兩戶四工六戶部應十六萬兩工部應二十四萬兩奉 聖旨這織造錢糧你部裏再議處來看欽此夫太倉之積儲懸罄浙四之杼軸俱空袂蒙之人豈能荷百斤力竭之馬胡能馳千里束手坐視莫可爲畫夫文稱卑服萬葵惡示高皇后躬補緇之袞 文皇帝御澣濯之服今綺繡綦組積筍盈箱服御不親安所用此至於羊絨細精高素縐絹之疾窳器巧奇胎洪都心腹之袂疎縠

奚堪痼瘵均憫故織造不可不減也二曰止營建以贍邊儲蓋各邊年例支給軍需據部題二十七八年春夏已題無可發者若薊永昌易則四十六萬兩山西宣大則四十七萬兩遼延甘固則四十九萬兩而秋冬未題者又復一百三十餘萬兩九邊之貌貅捫腹四海之蒼赤倒懸卽今多方節省猶措注難前若使到處虛糜則波流何極方今仁智之殿未畢南城之役未終玄殿之藻如雲龍舟之急如火而尤欲效長夜之燕遊搏冲天之樓閣不惟材木耗蠹且致儲

疏鈔

財計

三

蓄匱空倘有脫巾其何以應昔 太祖謂宮中興作必度量再四而後爲又謂隙地營建忽恐勞民傷財而卽止玉音如在儉德宜共此營建不可不止也三曰趨大工以省煩費蓋乾清等官工部發銀一百十三萬兩戶兵二部協濟六十萬兩又據工部處給共約二百數十萬而楠杉巨材出果朝所藏內帑所貯者不與焉夫工之未完也卽費數百萬而不爲多工之既成也卽費數百金而亦可清查工匠常至三四千人夫役常至六七百人工匠一日七分則一月幾

千餘金矣。後六月五，分則一月七百餘金矣。待罪該科隨問部諸臣縱觀兩宮並美已極，壯麗輝煌，然六月間猶見砌石有不輟之斤，鏈棟梁有方新之丹漆。至七月後，則油彩虛而有待，門戶闐而無人。夫！皇上父天母地，不端拱于乾清坤之宮，而令坐視銷金塗宮殿於日居月諸之夕，暴珍天物，糜爛民膏，故大工宜速也。四四停珠寶以垂燕翼，撫戶部揭稱進過珠寶約價銀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二百餘兩，內壓欠商價一十五萬六千三百餘兩，未曾召買，尚該價銀七百九十四萬五千餘兩。吉典伊爾催督甚嚴，而賠累何辜，無米難炊。昔宋太宗碎水晶之漏，高皇帝鑲鑲金之林楚書，不實金玉而賢善人，皇祖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今倉商如履陷，宰部府如坐鍼毡，人命懸系，閭閻若洗。豈以九州萬國之慶典，至為剝膚掘髓之梯航，翹首皇帝亟需德音，大賜蠲免，不則減十分之五，或乃減三分之一，近可援珠行鋪戶，遠可訓聖子神孫，此珠寶所當停也。五曰審採辦以濟國用。蓋四川採木原派楠杉木枋五千六百根，鬼計

計銀可三百三十三萬三千兩。貴州原派三千七百九十餘根，鬼計銀可九十八萬八千八百餘兩。四川兩運得十分之六，渣得庫發銀計銀六萬四千四百兩。餘皆索之蜀民，池湖廣頭運得十分之四，庫發銀止六萬八千五百餘兩。皆索之黔民也。今三運未完之木尚欲剝肉蝕骨，乃三般採之材，柯曲塗香，藥血必須早為計慮，豈得河運困疲，民則採辦當審也。六曰發帑帑以救燃眉。蓋漕稅之撥源為助，正而金花之加促，開停此給，陳盜繼進，過礦銀四寸六萬五千餘兩。旗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課并加罰等銀共三百五十六萬三千六百餘兩。積成多矣。區區萬曆九年奉旨取金花銀每等加三千兩，兩迄今三十三年，納四百四十萬兩。誠恐誤以重皇土萬國九州之財，充萬國九州之用。宸居皇休，國寶建儲，特發非帑，俯仰咸裕。若德宗置獲林太監三庫以爲天子私藏，唐臣陸贄力諫謂宜散小儲而減太儲，舍小寶而成大寶。乞皇土德宗宗廟見採辦之謹言則泉流而

澤通財散而民聚故內帑不可不發也傳說之告高
宗曰惟后從諫則聖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臣杞人憂大國爲蛙見而野夫曝背竟是
葵心惟皇上加納於是逆心之言侵入於從諫之
聖則時艱可濟而今德有光矣臣愚不任拳拳待命
之至

遵例盤庫數報空虛之狀仰乞聖鑒
以濟國用疏

曹子汧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

該臣等接管巡青茲當歲終遵題准事例據京糧庫
開造收過放過及借用過各錢糧數目文冊前來逐
三查美男白汧等於本月十九日會同戶部貴州司
主事王興親詣該庫盤兌除登掃數徵給商外見在
銀兩並無毫釐尚欠諸商草頭價值二萬五千有零
謹將造完文冊親齎奏繳臣等竊惟京庫錢糧每歲
額入三十萬額出三十萬額存三十萬退考首年或積
至百有餘萬以備非常之需今乃一空若洗亦堪寒
凜矣夫諸商辦納血枯髓竭則正官辦納不前草場
無儲則上亦窘是烏可不深察其故而厘畫之也大
抵京庫之空虛由戶部之那解戶部之那解由邊餉
之不足邊餉之不足由太倉之缺乏太倉之缺乏則
濫觴漏卮其孔未可殫述而其大指以錢糧不歸款
項經費不循規制兩端而已何言乎款項假如外有
天下重月京庫庫內有牛庫并庫通者承運庫向

戶部傳計錢糧該部具疏告匱奉旨免三分之一爲
不能供皇正何不渙發明諭逐款開坐太倉錢糧
應辦何項京庫錢糧應辦何項承運等庫錢糧應辦
何項卽金花赤節正統以前解貯南京原辦何項這
後貯之內庫應辦何項各遵職掌勿相侵越內府外
府總是皇正之財內置外置俱軫聖明之念亦
何至今日曰太倉明日曰太倉直令空置無策東那
西借奪餉商之食以給邊軍而今年邊餉尚缺八十
萬兩是軍與商俱餓也何謂規制假如九邊之餉歲
貴京運民運也若萬有奇較之皇正初年已
逾一倍較之弘治以前更逾十倍昔也解少而足今
也解多而不足皇正何不亦發明諭諸如此類根
究原委勿憚吏政之難清鹽法之難理虛冒之難汰
安見其不有所濟其光祿一切各費厨役等一切各
役以祖宗時果係若干近年果後若干復舊典上
以昭聖明之儉德下以祛積習之冗濫亦何至歲
之出浮於歲之入甚至入以三百餘萬出以六百
餘萬既竭力求括苦心那奏亦焉能繼夫晏安無事

不可枉也意外之虞世所常有也今時何時亦多隱
憂之秋也先年寧夏之役費餉銀凡二百萬倭之役
費餉銀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費餉銀二百餘萬
脫一旦復有必然之患或虜馬馳騁或軍士脫巾
或潢池竊發其何所措手乎臣等備員言官國家大
政例得敷陳而目脂府庫空虛已極不勝杞入之慮
輒敢披瀝上奏伏候 聖明鑒察施行臣等不勝懇
切待命之至

疏鈔

財計

三六〇

臣不肖以領巡視之役職在督核國計虛實以水災
危今天下虛危極矣而皇上不覺羣臣相與因循
推調苟且目前殆以國帑臣竊痛之近該臣查得太
倉老庫止銀八萬兩有奇外庫索然曾無宿儲乃去
年本部劄發邊餉尙欠七十餘萬今年劄過未發者
又四十萬計矣竊慮宣定之間至三四月無餉頗聞
譟動皇上以爲此天下何等時哉堂堂中土國豈空
一旦貧窶若此南北多故度支正煩將遼東用坐困
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矣國家以歲入四百萬轉餉
九邊誠非長計願各省直京邊錢數民間原未嘗負
各藩長守令未嘗不足以足額報滿卽鹽課關鈔諸臣
誰非予復職者則奈何歲額日減也萬曆初年疆場
無事太倉同寺凡積貲以予百萬計且有倭播諸役
賴有此耳近七八年來素鮮軍興又內供典禮本部
未嘗不苦口節省其他那折騰羨亦復多端則奈何

美稱官極選諸臣三年再加級勳稱節節過積金若
千兩開屯地若干頃則奈何士卒枵腹而呼朝不保
夕責京運如平人債負也汰倉盈縮之故不可問運
軍增減之數不可知襲訛承弊形鉅窟深至平今日
無復爲皇上任終歲之計者可不寒心戶部尚書
趙世卿老臣久任誠實拮据補贖運篇幾無遺力臣
質質不識大計獨念皇上倚世卿若左右手豈今
時事阽危而遂杜門謝責以空國委君父耶孟子曰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敗事之大何但銖銖鏹鏹
與三五輔臣明白講究察國家所以不足之源與邊
塞可以無患之與一切外賦內御以及民屯主客之
間力行清覈勿謂獎積重而憚更勿謂勸未張而靳
費皇上亦宜勅出視事俯從所請以濟燃眉大事
有備則易救患卒起則難支往嘉靖庚戌間朝臣玩
干邊警匪不上聞此虜入內地京師乃震一時糧
糈不具軍旅不修類此世宗肅皇帝赫然臨朝督責
臣部尚書等臣而後不忠乃奮厲竟飽去夫孟子此

疏鈔

附詩

五

則所損已多嗟何及矣今滇南之亂輒括及兩京廣東西萬里輦輸周章已甚不知所底遠東患建夷勢如剝膚而軍不宿飽何以待之頃奉 聖諭惓惓慮滇遠東粵之難切責撫臣陳用賓等住俸戴罪殺賊有差仰窺 皇上念周天下斧鉞惟嚴中外臣工莫不驚嘆夫往者西夏之變督臣魏學曾不嘗以調度稍緩輒受械繫乎播酋始事破茶江不嘗違道臣王貽德罷撫臣譚希思等乎 聖武孔昭膚功立奏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夫兩廣督臣戴耀望輕重久當罷去亦必具論用賓撫滇危苦六年矣阿其小夷旦破郡邑殺官民無算圍城三日拱手而與之印信此何法哉干戈滿地羽檄還聞敗狀捷音雜然並至其誰欺之且夷賊發縱于黔會而盤錯于蜀隔此其禍未易了陳用賓何據而終欲塗抹愚天下乎建會尋蒙負國罪在不赦顧其人志大力強交連北虜一旦風雨驟至患豈在遠撫臣趙揖等老成鎮靜以是為常耳即今文告不敷戰守鮮具何得汙漫而兵部所謂密議者將操何術往時倭議展轉之故

疏鈔

附詩

六

不足距也蓋竊嘆近日邊事漸縫破壞極矣 皇上以安危付之廷臣而邊臣更以緩急聽之廟算勝敗何常刑賞無制居常姑息一二面目不能斷割迨其亂深禍慘傷殘百萬生命費幾百萬金錢國家騷然大憊而不復究其所以可為流涕竊願 皇上大奮乾剛嚴勅當事諸臣翻然振刷及時更置先意戾防轉弱為強事半功倍其在今日猶更悠悠不省直待形窮勢促而後倉皇議救勿論謀臣良將應手不及即太倉憑壁之日恐不能具蔬糲消三軍怒色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日者黃塵蔽日狂風沖天災變之來殆非偶爾臣扼腕腐心畧陳梗槩國事孔棘不敢托為長厚以負 皇上伏惟 聖明特賜裁察

糧儲類

○王繼光 冒糧積猾雖懲將來獎賈宜杜疏

備趙世卿 京儲漸縮乞早計以實倉庾疏

備趙世卿 往陋習以裨儲政疏

備戶部 嚴禁改折以裕國計疏

○謝杰 陳愚憫濟時艱兼裨國計萬一疏

○張棟 因事陳言補偏救弊以節費財疏

○張棟 國計民生公私受細隱憂可虞疏

月錄

卷二十六

備陳渠 白糧獎極難堪部運玩縱當議疏

糧儲類

冒糧積猾雖懲將來獎賈宜杜謹陳善後末議

以清倉儲疏

王繼光 戶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方今積貯空虛兵食無措匪但帑金漸罄漸見倉粟蕭然廷僚俸米缺更而改折之請猶動庾氏啓局以待而白糧之運不繼如此景象等已咎有司之無良矣若夫灌輸既至將爲六軍計口授食而乃被積

奸侵冒動至千百則謂之何近見戶部一本檢舉積

弊等事據管下根廳主事姜仲軾發覺官吏王文學

等兩次得侵冒米千石有奇題奉明旨不發司究問

而仲軾則令吏部紀錄且申明檢舉之例鼓舞任事

之心德意甚盛然等猶不勝私憂過計者則謂往

歲之虛冒不知幾千萬而幸敗露於今日使非實心

查獎如仲軾者必不肯任勞怨而發神奸及今不嚴

立科條關防周至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侵盜無

底止矣敢不肅懇願陳四事或於倉儲少有裨益

惟聖明採納下部酌議施行_臣等幸甚緣係冒根積猾難懲將來獎實宜杜謹陳善後未議以清倉儲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清根額夫七十八衛環而待哺於太倉者若蜂屯蟻聚號稱二十萬矣此二十萬者果人人實在乎抑又籍徒存乎守衛操練者不過修飾故事而頂替詭奇者一人常冒二三下至星卜皂販之流亦皆混入其中則今日查汰尚恐不及乃聞經管衙門仍不厭收補營軍門軍夾襍並進致各衛官藉口新軍管收除在月異而歲

疏欽

根儲

一

不同而詐假平頭亦得通書吏而售奸欺且驗放事體各署分曹兩不照應支根者不知軍之虛實收軍者不計糧之豐耗底冊無據根案難憑矣惑乎吏胥貪緣謀此獎款耶頃各衛軍士奉旨查覈_臣可無言但按月支餉國計攸關有不可不一清者夫根無定額由於軍無定數軍無定數由於歲多濫收爲今之計三大營及各衛所逃放者既不能盈往日之籍而新收者又不能絕詭冒之奸濫收無實人人知之而

况巡捕營番款所見濫源額至千百子乞勅下該部

察盈虛之數求勅用之實溢於額者未必一一能剋不及額者矣必拘拘求補清查之時當以見在爲數根斛之支惟以見在爲額斯可矣此後見在之中有逃放者纔許頂補各營衛之報兵部也先堂上而後該司兵部之行尺部也亦先堂上而後該司則大同農徐而察之劄委根廳覈對軍冊別無虛冒然後給勒合定倉口一面移文_臣等及巡倉衙門知會程前較後每月多寡之數昭然可觀矣夫行伍凋耗_臣非不知但補者計空者而免者省實餉名實之間相去

疏欽

根儲

二

遠矣況壯根本振神氣又有在精而不在多者伏乞聖裁二酌部差夫司農之屬差甚繁夥以職弁錢穀責成不容不專耳然事例不一有題差有創差而夤期以三年或二年無非重政務繁簡斟酌久近而考覈交代因之矣其註選者若經通根廳等項題請若銀庫倉場等項事體原重經理頗詳無容論矣至下根一屬綜覈七十八衛之軍坐放六十四倉之糧且軍之收也頭緒多端倏而職方又倏而武通又倏而糧餉雖給付莫不經由其手而諸軍非領有實

收不敢支各案非坐有勘合不能支每歲二百萬之出則一人實司之事碩不重與差不題期不久臣不知其解矣夫都郎之差漸成虛套若又以不專之心而待此不久之時有終其差而不知差中事者文移往來及因革處置惟好吏是憑耳臣以為下根一差向皆部委今不可不題也何皆二年今不可不久也蓋部委權輕而六年未諳留心也方諳而又代後來者機代而未諳宜乎侵漁肆出奸弊難詰乞勅下該部查下根屬職掌至為繁鉅或比照京通事例三年疏鈔

為限或比照京庫事例差滿考覈惟以杜弊孔發隱奸者為能其職而日後陞擢程資計俸畧示優叙之意或者歲月稍久勞瘁雖多而人情亦甘之乎伏乞聖裁三議完報夫京倉積貯六軍之命脉寄焉故美餘登報支放嚴實經管衙門無二不備祖宗立法亦纖密矣尤於臣科獨詳焉在各倉有註銷在各衛有完呈註銷者何因實放而開銷所以防各倉之偽放也完呈者何因支完而呈報所以防各衛之偽支也

故而完報愈期七十八衛之間有經年不報者有月不報者有報而不明者等面詰展轉支吾批司提究又多推諉雖哀告寬限續有完報終屬搪塞誠為可恨然等嘗虛心採訪其情亦有可原者委官更換則後時用印刁難則行賄買辦紙張雇覓謄錄種種難堪而況造解衙門甚多各文冊更冗經歲拖延良有以也為今之策不令開報別無可知之實責今完報不免勾攝之擾均非便計無已則衛冊可裁而下根屬手本宜增乎何也下根屬之坐放即各衛疏鈔

之實支花名細數俱在彼中查有的據方出勘合是所重者已有在矣但等衙門軍額消長根額盈縮皆不可不報然得一手本開列便槩即了然在目矣而衛冊何為耶乞勅下戶部查議冊籍之虛支未若一揭之簡便轉削下根屬今後每月終坐完倉口候取京通實支到日即移手本到科開註某衛實在軍若干名實支某倉口根若干石內逃故若干新收若干曾否溢過原額明白開載而花名細數則不必用矣

勢在戰士免科派之苦而臣等衙門既的知軍數又實知倉儲法簡而事明亦尚實釐弊之一端也伏乞聖裁四嚴稽覈夫輦轂之下積役盤據法令難行非旦夕矣臣以爲弊之滋非獨下之過而上之人與其責焉關防不密其奸易售雖新叅之吏亦將窺意向而鑿倖孔況久戀積書憤弊官吏如下根廳所謂王文學吳周等乎當其查平頭也呈真以藏假及其支名根也飾假以爲真此其計非不狡謀非不詭而司事者一加綜覈立見譴張官不能爲官諱端倪一開

疏鈔

根儲

六

首尾難顧而侵冒真情竟得之頃奉旨提問羣情畏懼聞陸續出首者根且無美誰謂漏網遺奸能逃於精數之下哉天下無不可革之弊而惟難於心計之臣若仲斌者將已往坐放之根重加校正殊批墨跡情弊顯然真可以燭奸而垂範亦可以檢舉而盡職似不可不申明者乞勅下戶部念根之清楚惟該廳濫濁亦惟該廳務令殫精畢慮剔蠹革奸軍單虛實若何而發行一一立爲成規不得仍前淆混每季終

將案卷過數目再行磨美磨亮呈堂查考如有差訛

卽行檢舉勿徇及瓜自貽壘澤至於該廳書算非吏部閫撥非真正吏典者不許收用而三年之外必勒令更替如有懷法干紀者當卽問革蓋冒根之弊衛官非通書美必不能書美非歷年歲必不敢棍徒而久役此吳周之有今日也伏乞 聖裁

疏鈔

根儲

七

京儲漸縮歲支益增懇乞聖明早計以實倉庾
備緩急疏

趙世卿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

臣備員倉場職司貯積日夕思德愚忠以禪國計而
畫無所出前於帑藏匱竭已直數爲皇上陳之矣
而倉儲之漸縮則尤有大可慮者故輒敢迴旋窮源
爲皇上再一熟數之我國家制賦足額每歲漕糧
四百萬石內除發運邊鎮四十五萬四千八十餘石
又除舊例收折一十七萬七千七百餘石其運入京
疏鑿
八
通二倉交納者實止三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
於內又派撥三萬五千上納皇城四門倉以放宿衛
軍糧又派撥一萬二千上納祿米倉以爲官吏薪俸
餘分京通二倉以支官軍等項月糧此歲入常數也
京倉每歲支本色六箇月通倉四箇月除皇城四門
倉祿米倉所支外每月該支二十四萬十箇月共支
二百四十萬五月十月文放折色此歲支常數也邇
來天時旱澇不常地方災傷疊見以致漕糧數告收
虧欠甚多連年京通倉僅百餘萬或二百餘萬連

年未見有及三百萬者漕折之解原爲支放折色而
設自二十五年庫銀缺乏間復議借本色以充折色
今則缺乏愈甚借支愈頻每年又增費四十八萬加
以班軍之行糧大工之借給又約支二十餘萬夫歲
餉之征輸既日歛於正額之內而歲支之繁夥又日
溢於常數之中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所入不勝其所
出而所積寧保其常盈乎見今京倉所貯僅存五百
六十八萬二千有零通倉所貯僅存二百六十五萬
五千有零而每歲關支三百餘萬度出量入不及三
疏鑿
九
年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而今已無三年之蓄矣脫
災沴之頻仍而萬粟相望民脂之既竭而推則難供
事變起於無聊而竿鋤爲警舟車阻於有便而咽喉
不通其將何以待之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而金銀
珠玉則糞土不可食者也困窮切身雖父母不能有
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此杞憂之抱臣所爲日夜屢
屢而寢食靡遑者也勿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與其不來而待蹙孰若蓄之猶可爲平時不可失圖

之此其時矣伏乞 皇上急採 臣言勅部從長計議
每歲漕糧苟非萬分災傷勿輕議折以豐其入五月
十月月糧仍放折色以節其出夫裕藏空而後借漕
折漕折盡而復借倉糧窘迫之秋有銀安足以代食
目前通融之計合將通糧應支四箇月外坐派一月
以抵京糧上年多放之數此後漕糧照舊二一派撥
但遇借支本色不在常數之內者許於兩倉約勻派
支庶於調停之內寓籌節之宜不然京倉之出無時
而入復不繼兩年方當一年之額而一年復兼兩年
之支臣愚下計不知其所終矣憂慮深極冒昧懇請
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疏鈔

奏備

一

疏鈔

奏備

奏備

一

疏鈔

祛陋習以清獎源以裨儲政疏

趙世勳總督倉場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一年八月

頃臣待罪倉場數載與各監督司官矢心相約爭不
敢以猥屑不親獎不敢以勞怨弗任自謂可十清其
六七猶有一二明知其獎未盡祛除者謹緣事在部
中臣稍知之而實未能悉之貴出公役臣思裁之而
實無從補之坐是趑趄以至今日特蒙簡任濫竽竝
官始得深悉獎源方為區處議有成矣安敢復避煩
瑣不為 皇上一陳之夫京通各倉員役甚多然官
攢軍半則有月糧軍夫抗役則有實直其實估原自
相當也乃各役貪婪無厭于旗甲之上納也卸載入
門廳揚盤量種種有索少不如意則潛伏過國提實
尖擡以虧損其正數遂致各通官狼狽他鄉終年追
比又于各軍之赴領也除土號散籤給善擺牌不計
外每石扣除腳米一升此外又勒揚錢數文夫臣特
一事耳脚米之外又有楊錢此胡以說焉臣于是乎
不勝憤矣重罰以懲之矣乃此禁方嚴彼實復出竟
計之臣可奈何臣于是乎不勝疑矣豈銅獎之深一

至此乎久乃察得其故則臣且寬之且憐之矣非若
軍之真可寬真可憐也以若軍之有辭于我非得已
也臣部公署修理不知起于何年各司郎星堂轉行
各倉取磚瓦木料治爲故事夫竹頭木屑固曰倉中
之餘而輦輸糜費之費其誰任之然此猶曰借用一
時也至倉撥軍斗所得不過月米數斗耳乃臣部報
堂守門等官印書與皂等役一切工食于是乎取之
夫以堂堂聖朝六卿之署豈難辦此而令之借潤朽
株也則亦可差之甚矣然此猶曰題奉欽依遵行

疏鈔

根儲

二

已久也至倉庾非役節之所也監督非置郵之官也
卿夫非走遞之卒也乃都申大小官員卽命而出者
每每向其倉計夫若于信宿往還經年奔走與者不
勝額慶受者視爲固然彼各官奉使俱有勸合卽
會同館所給不敷前途自是足用一程之費辦之有
餘奈何不權宜區處而聚取給于幾倉之資役也蓋
至于星輅遞送而倉役之困累于是乎不可言矣夫
修理未已也而又苦之以工食工食未已也而又重
之以遞送使俱資人糈守日取升合豈能鎮靜點此

安得不取償于旗甲又安得不作奸于放收乎我朝
禁其利而反重其責是明教以爲奸也我既重其責
而復問其奸彼將執苦累以告我我其何辭以應夫
潔流者清源正影者端表請是自臣部始查得臣
部每歲收貯臨清倉葦席昌平鎮簽指暨學文門稅
課司九江臨清欽關奉旨額設公費暨工食銀二千
餘兩專備新官到任酒席鋪陳心紅紙割筆墨燭炭
修理衙門并本科主二司書手工食禮部鑄印局炭
價之用年終除所費外創發汰倉銀庫作正支銷此
不過滄海之一粟耳國家豈藉爲盈縮合無卽留此
項抵作各役主食暨雇覓匠役之用儻有不足臣等
再爲議處其云切津貼主食備借工作與夫出京夫
役槩行停免毫不干涉然後嚴禁倉役不許仍前肩
越旗甲腹削軍士有犯者必罪不宥則我無所侵于
彼彼又何所辭于我向來奸弊不攻而自破矣所稱
公平正大之體不怒而民威于鈇鉞也者豈非其便
計哉此等事體最爲細小豈宜煩瀆聖聽第人情

揣摩而一法守也矧各役工食又經奉有明旨非
臣之所敢擅議者乎坐是冒昧絮陳仰塵 睿覽伏
惟俯賜俞允勅下遵行再照錢穀復煩奸徒肆視有
等無藉猜稅往往擅入倉場無端訾訛少不如意輒
敢掉臂司屬之前蜚謗通衢之外更爲可恨 臣會請
旨嚴禁但查經今日久玩忽又生併乞 天語叮嚀
重申前旨以後再有擅入討實者聽各監督司官拿
送法司依律究擬儆係各官曲徇體面濫行給賞 臣
訪知卽以罷軟註考移咨吏部查照劣處庶輦穀之
疎缺

下法紀常肅所裨軍國大計非淺鮮矣

倉儲日虛理應及時從長計議嚴禁改折以裕
國計以杜隱憂疏

一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

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暫管總督倉
場刑部左侍郎謝杰題 臣聞民以食爲天故善治國
者以足食爲本我國家自郁熱以來漕東南之糧四
百萬石以實京師此二百年糧運之定額也爲因近
年地方屢告水旱災傷議將本色改爲折色兼以邊
餉外急庫金內空以故收者於勢不得不聽其折支

疏缺

糧儲

五

者於情又復不利於折年復六年安得不至於匱者
頃因 皇上不以 臣爲不肖使 臣以原官暫管倉場
臣視事未及五月掣籤米及兩輪而糧已報完計收
粟米梗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一千五百石有奇累年
入數未有如此其少者及查上年所收亦止三百八
十六萬九千石有奇已自爲少況今年又不及其數
乎緣今歲改折一百四十六萬五千餘石去已不超
三分之一河工天津又截留二十餘萬石卽此折而
後

留糧近計百六十六萬餘石加以門糧節餉四萬

通倉共派九千餘萬石則進倉之數安得而不加少也。考每年出數共支通倉者四箇月全支京倉者八箇月約計支米三百餘萬石而今年之閏猶不與焉。目今京倉實在之數僅僅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僅足二年之支設使明年之運又如今年則將併此二年之積亦耗矣。說者皆以庫銀之乏爲可憂。以爲銀之乏誠可憂也。但係輕倉之物猶可源源而來。非若糧之一年一運不可旦夕期必者也。況今年糧運全賴天時助順河流復通而糧數又少故得迅速抵

奏稿

十六

灣倘天雨不時河道梗塞以時事之不可知者可不爲之寒心哉。且災心不古。堯濤特甚。年偶因南糧阻凍暫儲通倉。今歲奸人遂欲循爲故事。該臣屢稟嚴推迄令方得完備。田斯觀之各省人情大都如是。勢必展轉營求。本無災傷而若災傷。本非水旱而若水旱。因循故套。又將以改折苦災。但倉庫空虛至此。隱憂已在目前。市恩遲延。獨何心在。倉言倉非。已伏乞天語叮嚀。勅下戶部。乘此會計之期。通行各省。糧餉仿非。須有十分之災。傷水旱。府縣徵收決

不許其輕言改折。河工別爲措處。亦不許其輕言裁留。每年糧運必至三百萬石以上。每年餘積必至數十萬石以上。則數年之漕可餘一年之食。庶幾根本之地而將來之憂可杜矣。永如有備。履霜無虞。國計幸甚。臣愚幸甚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有總督侍郎謝杰題稱。暫管倉場計收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萬五千五百石。有奇。累年入數米有如此其少者。目今京倉實在之數僅僅四百八十八萬餘石。僅足二年之支。乞要

奏稿

十五

乘此會計之期。通行各省。直地方非有十分之災。不許其輕言改折。河工別爲措處。亦不許其輕言截留。各一節。爲照額定漕糧四百萬石。皆國家惟正之供。而三軍所待以爲命者也。爾因旱澇頻仍。改折數夥。流離相望。議賑日增。兼此河工告急。堅請截留。夫以額派之糧。止有此數。今支分既衆。則積貯必虛。故漕部事以來。朝夕憂思。近該各省直雖有報到災荒。未敢輕議改折者。誠欲圖漸積而預爲之處也。今該

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省直地方非有大災大屬不得輕議改折河工支用別爲措處亦不許輕言截留至於臨德二倉積貯原備災傷支運此後附近省直亦不得輕請賑濟本部仍咨工部知會

欽此

倉儲匱乏殊甚運道淺濶非常不揣敬陳愚悃

具以少濟時艱兼禱國計萬一疏

謝杰總督倉場刑部侍郎

聞天下之大命寄於積貯帝王之舉動貴於萬全今京師各倉尙歉二年之積而孤臣過慮恐生一旦之虞業已兩次具疏上請矣荷蒙允行特勅巡漕倉二御史往董其事臣愚敬服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故當用人慎重之秋而獨能勇決如此臣方喜之不暇更復何言但臣暗鳳陽巡撫李三才帶管巡漕疏錄臣疏備臣疏臣疏御史蔣以化疏報清河日涸愈漕愈消重運可憂併乞寬假等事臣一見之不勝驚悸夫漕根本關軍國之命脉況今歲又值時勢之艱危則新運之來不來乃三軍饑飽宗社安危所係臣忝當事之臣安得而不汲汲者敬用條爲四事以叩九關伏惟 聖明鑒意焉一曰總漕之撫臣宜議臣按議單一欵嘉靖三十八年題准總督漕運都御史務要久任必漕務修舉每年運糧無欠方許遷轉蓋其重也如此今河漕既分則鳳陽巡撫李三才者其任也三才之才品格

御史言矣臣不敢贊惟是既去之人復留在事雖人臣任勞之心未嘗少替而臺下觀望之際不無生心夫當此漕河消涸之會縱使臺工疏奮猶未必天意之何如況人人以觀望之心承之其能濟乎故如三才者皇上誠念其賢即當亟復其官以遂彼任事之勇或聽其去亦當亟求其代以釋彼肩鉅之勞似不宜遲疑兩可以誤大事也者巡漕之憲臣與撫漕之重臣其勢相等以欽點巡漕巡倉之心爲簡用撫漕之心是直在聖念一轉移間耳茲臣之所以竊疏鈔錄

糧儲

王

有望也三曰放糧之折色宜復臣按倉中舊規每年四月十月軍糧應放折色歷年行之未嘗有改頃因度支告匱遂并二月盡放本色每年多放兩箇月計放過糧四十六七萬石則倉儲安得而不益虛乎臣前二疏並未言及者誠念本部之苦心未忍形之齒顯耳今舊糧將盡新糧未來勢已岌岌乎臣始不得不披瀝一言之恐日後米價益高即欲復此舊章勢愈不易故不如趁此四月之期仍放折色一月如後

金匱要略則此放四月爲次以示優體存羊之意倘

或漕運艱難則十月亦須并放以復前此一定之規蓋銀係輕貨猶可不時而來根係重運非歷一年不至以今日之時勢十分窘急內儲既虛外河又涸憂顧奏合故不得不懇切以請也三曰臨德之補數宜先臣按臨德三倉所積原不在漕糧四百萬石之內專爲補地方災傷改折而設本年災傷約徵折色二十萬石矣故所運示臣倉者亦以二十萬石之額補之此係山東地方不經過淮可以徑運入都者也目今東南漕糧計難以預期則彼臨德補解自應以速發且二十萬糧軍人待用之食盡得此糧以入倉再合今歲河南山東江北之粟米計之亦權可以增數月之食倘其不敷俟四五月間南漕若果不至即盡括臨德倉中所有之數解之則河下有漕船熟能計其多寡倉中有糧米熟能審其盈虛非惟積儲稍充而都城有賴抑且米價不湧而人心亦安倘他年豐熟河道疏通不妨照數抵還三倉則在此既有濟於目前在彼亦無損於日後未必非策之得者也臣聞

古者鄰國相尚不過糴以示有無相通之意況今四

海一家而臨德地方又不遠千里乎茲臣之所以議之也四曰工部之修倉宜預臣按戶工三部故事凡收糧俱督以戶部之司官凡修倉督以工部之司官各有分司期於共濟但頃來修倉之期適值收糧之候在戶部則車腳之奔走在工部則工匠之往來本部監督主事僅能批掣乎車腳不能禁遏乎工匠出入漕消莫辨彼此而車腳遂緣之以便其益米之私臣訪知之欲禁之久矣今適鳳陽巡撫疏乞寬限夫既曰寬限則糧之至者必難如期而倉之建者可以預理合無越此春令方煥夏潦未霖之時速速以修倉爲事比及漕糧已到各倉亦必報完則工匠不得以溷入車腳不難於稽查盜米之奸可立革以後立有成法年年按此而行是亦倉規之一便也夫工部司官本非臣之所得督率但素以道誼相期必共襄國是茲臣所以不得不藉上旨以申明之也夫此四者一係吏部之人才臣不宜于一關本部之空乏臣所宜體一屬工部之職掌臣不宜侵第時艱而言臣竊切情誼而慮之必周所恃三臣同心知有國而

不知已或能亮臣之啓憂而不罪臣之饒舌也如果所言可採伏乞勅下各部詳復施行庶幾一得之見收倉與隱憂之可杜臣雖冒干多言之罪亦有所不辭矣

疏

大糧儲

三

因事陳言稱備救災恤恤乞聖明俯賜採納以安
既勞之民以節已費之財疏

張棟 工部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二月

本月二十三日該山東道監察御史江東之題爲恪
遵恩詔改正虛糧懇乞聖明薄賜飭以昭嚴威以
宣實惠以固萬年邦本事奉六聖旨各處新增田地
虛糧已有詔旨摘查改正撫按如何不着實奉行這
所奏戶部着着下來說事失任要緊害民着軍丁職
爲民欽此下待罪該科伏讀再三心怡神暢非御史
直體明旨下較與農不能有此陳請而非我非皇上
明見萬里從諫如流亦何以能醇諄降諭戒羣工而
定民志也張先任在任承奏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
前後兩年蓋身親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
者方敢詳言以冀天聽聖明謂天下無良法亦無
弊政行之而善則弊政即良法也行之而不善則良
法即弊政也如丈量之事是已臣未敢泛言天下第
舉江右一省而言又未敢舉言江右之各州縣第就
近所聞者而論除而官家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

零而先年魚鱗文冊並無二字可考訊之故老則云
不知從何年代丈過今無所查矣每歲五供錢糧額
該六萬三千有奇而黃冊所載無徵虛米乃有四千
餘石其不在冊內而小民逐年賠納者又不知其幾
也不丈何由得清民冊貿易田地唯無鱗冊遂無號
數而上中下則又淆亂無憑文契所載但云田幾畝
米若干而已買者利輕根費者固重價則以上田而
過下根里猶爲賣主愚民爲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
根展轉爲奸積成宿弊仁再易主而爲奸者亦自不
知其所以由來矣不丈何由得革唯有無根之田斯有

張棟

王五

無田之根富家安享其利而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
丁眾者尚可併力分賠其澆瘠之區逃亡之里十戶
九絕十室九空流離苦楚雖鞭朴日加而終無可完
之理國賦日以虧積適日以益有司惴惴焉懼秦罰
之及而莫之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
府可知也舉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
知也則丈量一事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
乃至有解其不便有解其病民甚則有指其爲弊政

者何也良以行之不善也夫天下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卽以江右六省言而爲府十有三爲州縣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久而未丈者有經遠年丈過者有經近年丈過者有久未丈而變多者有近經丈而變少者此不可以槩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卽一槩議行無論其經丈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不願丈者叅罰立至於是民不願丈而強之使丈者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天淵然不特東南之

疏鈔

糧儲

二十六

與西北爲爾也卽以十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寡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始議丈也卽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既察其可使而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爲聽其調度待其報成而後覈其功罪取其宜良焉而已奈之何束縛之禁制之頒條列示定式刻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一例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相宜者不顧也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驛驢騾駟天下之設焉而試而登車之間則疾不能過狸鼯黃號白鴟

一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則便不能過燕雀人固有能不能也況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爲長吏者以一人之精神思慮欲以成功而善後蓋亦難矣非假之以歲月豈能一蹴而頓完也而自奉明旨之後卽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覆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在造冊之日則不許長吏就榻撫按通司府司府運州縣若曰寧畧毋違苟且完事毋稍延違限其於民情之稱便與不稱便地方之相安與不相安都付之不問矣是以謂行之不善也於法何與也爾時各州

疏鈔

糧儲

二十七

縣官固有承望風旨而罔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有見而不畏撫按者乎顧明旨在上誰敢不欽効疏在前誰敢不避諱云兇虎在前見有候之珠而弗及撥非不愛珠也先避禍而後就利也言及至此亦可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於行法而乃歸咎於法之病民或云復舊之爲得或云重丈之爲得皆未敢謂其然也蓋天下之最勞民固此事而可以爲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費財者固此事而可以裕財者亦此事行之不善固但見其勞

疏鈔

卷一

三八

而不見其有惠之利但見其費而不見其裕之利耳然當此之時民已勞矣財已費矣疾首蹙額誠有如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重丈議復舊則折美也改冊也歸戶也收圖也又當有費勞費所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斯民何幸而蒙皇上之軫念又何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臣以爲補偏救弊之術莫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某省有何利某省有何害某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告省言則就各州縣之中要見某縣爲害多某縣爲害少某縣爲有利而無害以告縣官則就當日之所吏者或初吏之未善或初吏善矣而定則之未善或初吏善矣而定則善矣而造冊之未善各因其害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未丈而弊多者則提新冊可也近經丈而弊少者則按舊冊可也按舊冊而稍稽查幾據新冊而甫爲調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此縣而律二省不必以二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

疏鈔

卷一

三五

其弊在田畝其罪左業戶不可令其首明免罪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弊在田則其罪在公正不可責其治丘勘收耶或收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武損此益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冊其罪在書集不可曉諭被害之家使自首告耶大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未必無晰其弊實者也與其從今重丈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已丈者而爲之查改其力尙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虛根不去就若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尙倍乎與其撥底更動而利害猶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偏救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尚萬萬乎第須專責之於撫臣使撫臣經付其托於該府該府經付其托於各縣蓋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可通也而郡守之於縣長吏其勢當相聯屬縣可以達之於府府可以達之於院如臂指之相通也至於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擊服豪彊可以潛消謗議此三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於丈量乎何有哉若委其責於按臣則兩院並行未免有所牽制

若不徑行府而轉行司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未免有所異同而況經過衙門既多則行移牌票亦多徒令長吏苦於應酬疲於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矣夫朝廷之上既專責於撫臣撫臣又專責於郡守郡守又專責於縣長吏而通變宜民便宜行事朝廷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守郡守又復聽之縣長吏慎毋以文罔束之慎毋以條約拘之慎毋以歲月限之慎毋以一人言便一人言不便遂爲行止慎毋以一言之譽一言之毀而遂爲低昂慎毋以一

疏鈔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爲良法則不敢與謀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既以事專責之縣長吏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以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獎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之不便於已者又易從生誘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但既以成功責之即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稽其陞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尙羈於資俸者則先期即有召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託與夫苟且塞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則賞之厚而人知勸罰之重而人知懲知是而功有不放者雖亦不信也然臣之所見不過六班班之所知不過一縣縣之所言者不過千慮之一得其有裨於丈量與否有益於民生與否有補於國事與否皆非臣之愚所能知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採亟行各該撫臣及時酌處以慰民之勞以節民之費民生幸甚臣愚幸甚

疏鈔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園計民生公私交紉隱憂可虞敬申末議以仰
禪萬一疏

張棟刑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五年三月

臣惟國家建都西北而財賦取給於東南辟則乎金
之家所居雖在城市而其生計全賴乎膏腴之產野
有良田歲有厚入以所入當所出而充然足於用不
見其乏迨乎出日浮入日縮用不足而朝夕營計務
在取盈卒以告困蓋愈之愈急急愈之勢所必至
無足異也天下猶十家而東南則富家之美產是爲
疏欽
三十一

衣食之源謂當積日累月徐收其利不當取盈於
旦以犯竭澤而漁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貧甚矣其
目前之不足正以養其有餘於將來聞朱公侯時轉
物不過如此頃歲以來庫藏已竭枵柚其空而遭賦
益積未有完期蓋臣詰士憂國憂民亦嘗探極根本
悉意陳言意在甦東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之未
必果然然則坐視其困而已乎臣東南產也見如井蛙
不能遠有所親又不能出奇謀建高論惟是區區一
言以獻於陛下臣竊謂其言雖斷乎可行行之

而斷乎有益於民生國計者請不戶部虛心詳議毋
泥拘牽務使困用漸舒民財不匱上下其胥賴哉緣
係園計民生公私交紉隱憂可虞敬申末議以仰禪
萬一事理未敢擅便開生謹題請旨計開一曰蠲荒
田臣按東南厚壤濱江沿海拋荒地無歲無之各
府縣冊載荒糧有多至二三萬石者每年以宗天府
緩征各項補之奸實易生虛冒日衆且歲報荒數不
思議補日積一日何有窮期正宜及今查覈要見某
縣荒田實在若干某國某圩某號查明四至果係冊

疏欽
三十二

江柵海原無影射方准除糧即查本縣曾報有開墾
新田若干總計開墾升科之糧若干以抵實荒應除
之糧有無足數即使不足寧可均攤於平末之上毋
得立有荒糧全折名色以致千頭萬緒莫能究結蓋
既爲荒糧自當開豁而每石又折銀五錢未必加輕
徒滋奸弊說者以爲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是積胥
之所利而小民之大累也誠然乎哉故荒田不數則
荒糧終無所歸而通賦將與日俱積勢也此荒田之
疏欽
三十三

照賦起科大率本折谷存其南而便有所謂改折者何也抵因凶歲籽粒無收而歲輸有額難於盡免故以本色改折色於取民之中而寓恤民之意何在議者以爲正米三石原有耗米四斗合之爲六石四斗則雖折銀七銀亦不爲重不知此耗米四斗本係運軍之所得物非入之於官者也捐運軍之所得者以惠災民正所謂不費之惠奈之何必欲飲而入之官耶若曰有免卽當有補此慮其虧正數耳今正米三石已折銀五錢則以銀抵米原不虧三石之數又何以補爲哉故議改折而欲重之於五錢之上者外也此改折之當議者也伏乞聖裁三曰解白糧按國家歲派白糧正額三斗萬石有奇我朝聖祖定鼎金陵東南數郡近在輦轍之下故用民運今東南法京師不啻三四千里每自糧六石有白耗米三斗加三春辦該米三斗六升又夫船米八斗內本色四斗折色四斗該銀五錢又車脚銀四錢是白糧三石費米九斗六升又銀六錢而後得達京師且有泡爛

有剝淺諸如此實更不可計既達京師已離苦海而鋪墊之費歲歲加增有多至加七者是朝廷所得不過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費幾及數石矣愚以爲宜照漕糧事例卽令旗軍帶梢本船每船以十分爲載漕糧九分帶白糧一分諸九加耗板蒲等費比之漕糧寧過於厚而船稅帶稅剝淺等項二不累之運到之日仍責成巡倉御史或另設科道官親自監收毋致抑勒以害貧軍則小民既得免北運之累卽旗軍亦何累而不樂從耶此白糧之當議者也伏乞聖裁四曰審從役按條鞭之法雖舉行於東南而行之稱善者則莫過於江右諸先任新建縣知縣已親行之而親見其宜民者也乃若浙直地方民非不行實未嘗行何以証之夫條鞭之稱善正以其徵銀在官凡百用費皆取足於官銀民間自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從役自完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差使吏胥無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於無擾耳今既云行此法矣胡復有均徭之審耶解戶收頭修衙修船下程酒席其害不可枚舉請言其詳蓋發糧既徵在官則以官收

亦以官解宜也何爲而又貪大是領納庫吏皆得上下其手解戶甘心賄折而不敢言甚至有發與空批先令完納而後聽其索補於小民者此解戶之所以稱累也徵收錢糧除用櫃頭其害不待言矣即如派定各區每名收銀千兩則收完其責亦完宜也何故必責之以管解所收之銀未經解盡收頭之責終於未完庫吏因而爲奸受賄多者首先發解否則有候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頭之所以稱累也修衙修船既有徵銀在官矣即當責之工房吏書管理疏鈔

糧儲

可也今乃仍點狀戶官銀不足傾家賠補而該吏亦等猶且從之索賄不得則以昇被稟官究責以致得費之數反倍於賠補之數夫焉得不稱累下程酒席亦既額有官銀矣即當責之禮房吏書買辦可也今乃仍用里甲倍費不貲蕩產從事而該吏人等亦且因之爲利不得則以苛罰累官罰治以致官用其而吏反用其二又焉得不稱累抑且有奉土取支贖錢無以應其求而亦派辦於催戶矣其間貧不能勝此役者每名量田數多寡又派空役銀入宿公朋解

知原編公用銀兩作何支銷大都皆爲吏書所乾沒有司者未必能一一而查之耳此徭役之當議者也

伏乞 聖裁

疏鈔

糧儲

白根英極難堪部運死續當議懇祈聖明特賜
查處以肅法紀以重供應疏

陳 渠戶部尚書

萬曆二十八年十月

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光祿卿孫
璋等題 惟東南小民竭脂膏以供上用歲輸白根
轉運千里賠費蓋不貲矣故向來寺臣憫其難苦往
往加意寬恤之苟可完事無樂過求詎意法以因循
日弛人以姑息滋玩遂至積奸倚包攬為生涯而乘
時射利巧宦觀部運為奇貨而徇私欺公如今日之

疏鈔

根儲

三十八

極者又安可不問乎竊照本寺歲額梗糯米六萬
有奇坐派蘄松常嘉湖五府然起運有時完納有限
捕和有罪愆期有罰又有總部督之協部押之凡以
防民奸重國用其載在漕單者犁然備矣故白根舊
例民挨軍封魚貫而進遲及冬初靡有一處不完二
人掛欠者至昨二十六年則大謬不然矣完者十七
未完者十三咸藉口守凍以為水消即至及事後訪
之始知因米價騰踊停泊官渡賣買賤以相易精
捏詞索賄塞手事彼時即欲據法參題顧其米色

雖抵猶堪搭放期限雖遲猶及接濟既於公家事無

大悞而臺臣方大美又旋有申明之疏故臣等以為

可已也詎期至三十七年則更甚焉至者米及十五

而未至者將十之六焉以至今歲三月本寺倉庾如

掃而內府各衙門備計急於星火不得已選差牌役

於天津臨清等處偵探有船在無人者有人在無米

者有人米雖在遲回顧望不欲即發者總部官或先

或後莫知所在而散部官循單同處雖在如無延至

四月終焉程武康三縣始到五月盡長興吳江海塩

疏鈔

根儲

三十九

德清無錫五縣始到蘇州初嘉定吳縣始到其長洲
桐鄉至今未到其到者復捕和租恩大半不堪欲行
退換無論千百白根勢難卒辦而內外守候關支者
肩摩踵接亦勢難再稽只得隨到隨收照例節揚委
曲給發以應目前之急然費處則大甚矣夫漕單違
限有罰而今則越歲經年不異也捕和有罪而今則
查實買補為常也於此不問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弊
將矣極供應矣賴是以東南數萬膏脂徒作積奸肥
家計也臣等而朝廷詔集轉漕處為巧宦罔利營私

之媒損國病民孰此爲甚臣等誠不知總協部官所部者何物所總協者何事而敢漫不經心恬弗知畏一至此也有無通同臣等固不敢厚誣各官而是否縱玩在各官或亦不能自解矣除中間違限雖久而米色猶堪及米色雖大而補和無多者姑不敢過求外擇其甚者如歸安海鹽長興三縣違限既久米色更惡使處處若此將何倚辦至桐鄉長洲二縣米色美惡未可知第今新運當至而舊運到狀未投違玩則已極矣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

陳學

四十

非過將嘉湖總部通判王仕鳳協部典史胡炎宇蘇州協部主簿盧儀泰酌漕例分別議治以警將來至四縣糧長于係公衆應否免究作何申飭一併覆議上請再照國家歲運米倉米四百萬石然無一後期至豈彼運者獨非入漕者獨非河而部運者獨非官乎然而遲延懸絕充欠迥異蓋彼有世定之令而此無必行之法也竊恐前項白糧既載在漕規合無比照軍運事例悉聽巡漕憲臣差定下體嚴嚴如或違礙將協部官照例參處庶根解知警獎端可清而有

禪於供應法紀者非渺少矣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隨該戶科參看得光祿寺白根雖民運乎然軟之太倉米則一以供軍一以供國夫孰可緩者古有一水不過思荷鍾而先征一粒米運期負米而先趣似不專爲餽餉之急據疏舊例民使軍幫魚貫而進遲及初冬靡有一處不完質之漕單開列甚具惟查參不由憲臣則因循多任巧宦該寺欲與軍運一體嚴覈參處真爲收獎確論不然則乘時射利徇私欺公者猶當視爲生涯爲奇貨而僅僅議處恐不足以盡之蓋查參垂之絕久而積蠹可消議處懲於暫時而積奸莫革亟宜於巡漕初內添入此款以肅法紀而重供應在彼既知有難犯之條即此亦特有必申之令無第云根數無幾而始爲酌處者也抄出核之通抄到部議覆開於六月十七日該本司陞任署

陳學

四十二

郎中事員外郎王梁泰爲府佐部運糧稽被參妄行投賄懇祈聖明特賜查處以警官邪以肅吏治事內參湖州府過判王仕鳳差林大投賄七十兩緣由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併抄到部查覆開隨擬解戶宋

王祥等連名告稱係各解戶權罪妄行本官並不知情等情本部以職非刑名題送法司嚴加究問去後今准刑部咨稱問得林大等十三名分別首從以財行求計贓坐罪各擬徒贖罪王仕鳳投賄既出衆解被劾委非其辜衆口不能盡調公運自不能枉第其心跡已白原有可原而鈴束失嚴似應量加罰處聽該部同部連限事情一併議覆題奉一欽依咨會到部送司卷查漕事事例內隆慶二年題准民運白糧每年十月終徵完十二月以表盡令開行掌印管根官依限完報者獎勞違限者查照漕根事例參究總協部官管押根長運至瓜州聽候運御史漕務參政僧入軍幫內一體督催到京完納又一欽民運根行總協部官正月以裏省行開船定限六月以裏完納如部運官不依期催解達七月終限者住俸三箇月達八月終限者住俸半年達九月終限者住俸一年達十月終限者降級歲終不到者比罷輟例罷斥各掌印官遞降一等又一欽民運照軍運每船許量罷註宜四十石經過鈔關驗無多餘夾帶即時放行

免其納稅等因備載漕單見在遵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光祿寺卿孫璋等題稱歸安海鹽長興三縣民運白糧運限既久米色更惡桐鄉長洲新運當至舊運到狀未投達玩已極要將嘉湖總部通判王仕鳳典史胡文字蕪州協部主簿盧徽參酌漕例分別議治以警將來至於各縣根長千係人衆應否免究作何申飭一併議覆上請及稱國家歲運太倉米四百萬石無一後期至者然而遲速懸殊完欠迥異竊思前項白糧既載在漕規合無比照軍運事例悉聽巡漕憲臣差完一體嚴覈如或遲玩將協部官照例參處又看得戶科抄叅白糧民運連及冬初靡有一處不完質之漕單開列甚具惟查叅不由憲臣則因循多任巧宦今若僅僅議處恐不足以盡之蓋查叅重之經久而宿蠹可消議處懲於暫時而積奸莫革亟宜於巡漕勅內添入此欽以肅法紀各一節爲照民運白糧乃上用正供總部有專官協部有佐領而押和有罪違限必懲載在令甲準然可鏡乃通判王仕鳳典史胡文字主簿盧徽各承專委漫不

經心漕運既已遲遲米色揀和粗惡據例各官均應
罷斥第查各官本處原給批文係二十七年五等月
方行給與漕單原限正月開行計本處給批之時已
違漕限五月而揀和作奸由於根長諸人此其罪又
在該縣相延起發稽遲不行細驗之故也既列彈章
當爲議處內王仕鳳投賄原不知情已經法司究確
無容再議惟其失於鈴束責亦難辭應同各官分別
罰治以示警懲所有各縣根長人數衆多業已追贖
情應末減姑行免究至於白根違規委富查照漕單

疏劄

奏稿

四十五

開載事理嚴行申飭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通判王仕鳳與史胡文字王簿盧儼各加罰
治再照民運規則漕單之所開載者非不明且悉也
祇緣法久玩生獎實叢出及各該部根官員有指沿
途鈔關納稅就延時日者有指東阻爲詞捱至一年
以外不到京者有指遺風飄損赴京告改折色者不
思根已征收開行既與漕根同時而東阻完納獨與
漕根懸異乎漕根漂沒尚令官旗均派買補而白根
迭飭獨得改折以滋獎乎皆因降罰之典特嚴於漕

糧而有司部運視白根爲緩者也相應嚴行申飭咨
本部備行浙江應天各撫按衙門并創各該監兌司
官自二十八年爲始嚴督各府州縣管印管根等官
將額派白根照依漕根事例依期懲完務在十二月
以裏盡令開行償入軍運幫內一體隨幫挽拽魚貫
而進不許間斷參差倘有漂失卽令照數買補不許
告改折色如至開行之期各該有司若或無根無船
及徵收不行用心看驗以至揀和粗惡者掌印管根
官聽監兌部官卽行叅處仍將各民運起行日期預

疏劄

奏稿

四十五

先報部查考至瓜州并過淮過洪聽巡漕御史查催
遲延者一併叅究至京完納遲限者聽巡倉御史查
照近題事理查叅倉漕御史各於差完之日仍將總
協部官分別舉劾以昭勸懲增入各差御史劾內以
便行事庶法紀嚴而遲延可免矣及查白根船隻向
來不行償入軍船幫內者以軍船民船懼其欺凌仍
行巡漕御史通行各該總運官員嚴禁旗軍人等不
許恃強凌轢民運根船違者許根里人等徑赴巡漕
衙門從實陳告擒拿重究所有白根船隻附帶土宜

原有定額經過鈐關查果例外夾帶貨物照例入官
驗無多餘即時放行不得仍前指以夾帶私貨羈留
罰稅有悞通限並創管關主事一體查照施行

疏鈐

奏稿

四二

萬曆疏鈔卷二十七

錢鹽類

備 周良寅 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疏

備 趙世卿 國匱民窮修舉錢法以開財源疏

備 趙世卿 都城錢重制令宜遵疏

備 姚思仁 敷陳鹽政利弊以裨國計疏

備 戶部 鹽商極累情理當察疏

備 戶部 西北鹽法規制掣然乞杜舉明疏

備 戶部 鹽法極弊急救倒懸以圖永利疏

目錄

卷二十七

備 戶部 鹽課于係過備議創大虧正額疏

備 戶部 鹽法遠計攸關王章難貸疏

備 戶部 鹽價獎增雲商告困疏

備 趙世卿 神棍倚勢作奸阻撓鹽法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七

錢鹽類

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疏

周良寅 戶科給事中
萬曆四年三月

竊惟天地有自然之利行法貴通變之權夫郎山鑄錢古今稱富饒之效蓋明驗章章矣然法之行也每至於齟齬壅遏而不可通是果法之不便哉經久之規不定拘牽之見不破而因循苟且之習日以滋也伏惟我 皇上臨御以來法度修明百廢具興近諭

疏鈔

錢鹽

戶工二部鑄萬曆錢而雲南建議特允部臣覆請所以殫精動之思為生財足用計者亦既詳切矣但鑄錢而終或壅塞法猶未周也行之一省而不通行天下利猶未溥也臣待罪該科職掌攸係敢不陳壅塞之弊與通行之利以推廣德意於萬一乎臣謹按我國家設立寶源局鼓鑄銅錢通濟民用弘正以前法之興廢無論已即嘉靖隆慶間所製金背銀邊火漆名色不同而折價遽異是宜輕重多寡當折相兼無時而不便矣乃民間交易多用銀邊而火漆間之金

背則或用或否且時又有出鑄邊以收金背而各門市肆鮮以金背而貿易者又同一金背鑄邊火漆隆慶所鑄非有減於嘉靖也乃隆慶通寶竟不肯與嘉靖通寶而並行者與廢靡常紀法不定以昭代之制錢尙如此則前而開元等錢可知也在鞏轂之下尙如此則遠而各省又可知也竊求之蓋其故有四焉火漆價低民情所不願用金背價高分折不便宜且三項每雜錯以估美小民易任意以行私此名額之不齊一也每年自宣課司收稅外市關所貿遷

疏鈔

錢益

二

者皆細瑣貨物納贖追徵率無所藉官散於民而民不得輸於官觀望疑惑莫知所責此公私之未通融二也鑄工一興獎端百出錢糧經手動輒侵漁吏皂垂涎以需索匠役榮指而營私造作既不如法則美惡必至低昂隆慶通寶之不行大半坐此此姦弊之未除三也富豪巨賈利析秋毫造計多方憑依城社或騰湧乎市價或陰抗以請張無知小民見積錢之無所用不售不交而棄之彼且廣布資本賤以售其庸也待夫私案既聚民間之錢既少然後資緣機會

此業上圖配補

一起而貴糴之訪得嘉靖季年京師錢法率此輩所阻此法令之未嚴四也夫錢之爲言泉也泉疏則流於則滯違鑄錢之定制至於滯而不過此今日之不可不經畫者也京師用制錢而不通於各省各省有古錢而不達於京師用之則爲錢可以當金與幣不用則爲銅不過鑄鐵等耳流布未廣將何以專利於天下耶議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用銀一萬而鑄錢數萬縱使通行利亦有幾愚以爲用銀以鑄錢則天下多數萬之錢即多一萬之銀損而益之所以藏富

疏鈔

錢益

三

於民也矧山澤之利取之不竭乎苟其初各省將文武官員折俸銀兩每年總該若干暫爲工本鼓鑄即以備二年折半文用以後年分將贖罪者令其輸古錢或令輸銅人官悉錄實源局量處工資其折俸銀兩亦可以通減添造仍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通融出入俾銅價工資不必悉出內帑則錢益充溢與金帛而相濟矣以是爲利薄而不議則彼盜鑄者豈皆情不畏罪輕以其身而陷於刑憲哉議者謂錢法之設本以從民願也行之天下苟物議沸騰其何能

此業上圖配補

疏鈔

錢益

四

堪以愚以爲實鈔之法在國初猶通用之而閩與粵多用古錢民便至今果誰所強也且既行於兩省獨不可行於各省既用古錢獨不可用今錢若歸併工本多鑄鑄過其金背火漆少鑄之以存古制仍約所價值每銀一分定錢幾文務彼此俱利而又賦稅正供除本折外存留歲額則與銀半徵之紙價贖罪除上穀外折色亦與銀半徵之一切驛遞軍餉等費習權其分數取辦於錢則名制畫一估折不虧公私兩便民志不惑久而習且安焉雖禁使勿用亦將不能矣矧所謂不便者特官吏無所遂其貪商賈無所肆其巧乎哉議者又謂王者之政不與民爭利錢法一行則私鑄有律阻塞有禁笑子母較錙銖寧無病於爭利乎臣愚以爲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私鑄阻塞之令嚴者正所以用其權而興利者也今夫千金之家操其奇贏猶能奔走鼓舞使人樂爲之用而惟其所欲爲况朝廷握利權以運用天下至便張弛盈縮商賈得以制之是徒假姦猾以媒利之資而三尺之法曾不得伸於天下也於鑄錢亦何賴哉議者又謂

疏鈔

錢益

五

古錢難銷不若新舊間用但當權其價值賤古而貴今臣愚以爲古錢固不必銷但世遠偽滋真假莫辨民間不用亦不必禁且新錢盛行舊錢必至於廢格革故鼎新視聽不易亦同律度信法令之一端也伏乞勅下戶部如果臣言於鑄錢有裨詳加酌議施行仍立爲條式頒布天下令南直隸於南工部十三省於各布政司專管置局俾其一體遵依行事則行之數年將錢滿天下而貫朽可立致矣再昭議論多而成功少古今之通患也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天下之恒情也鑄錢之利人知之矣用錢之便人知之矣知之而效驗罔臻非無議論之病也持法不堅之病耳往者儲蓄告匱建議諸臣屢以爲請該部題覆銳意方行而阻者紛紛今日令之明日收之曾不旋踵而報罷矣盡餅談河無裨饑渴朝甲暮乙築室道傍使古今所稱利者徒爲紙上之談此則臣愚之所不識也伏乞聖明宸斷毅然必行勿從中止庶法立而可久利廣而無方矣

國臣民竊修奉錢法以開財源以寬民力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六年八月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內該工部咨開戶科給事中郝敬款題設官立局廣鑄制錢官民兼用查得戶部軍糧商價歲計九十餘萬兩銀錢三七兼支計該鑄錢銀二十七萬餘兩今計鑄錢一萬文合用銅價工料費銀一十四兩以五十文支放則可值二十兩矣共可充銀三十八萬有奇其鑄錢四火黃銅選定殷實商人買辦隨鑄隨送照例兼支等因到部又於二十疏鈔

錢法

一

九年正月內准工部咨稱本部商人不多業苦難支欲將戶部錢銅改令自行召買等因到部隨於本年四月內單派宛平等縣僉報商人朱萬壽等三名買辦黃銅六十萬斤每斤價銀一錢共該價銀六萬兩當於太倉預支銀二萬四千兩責令在京買納又該各商告稱黃銅貨實原在蕪湖等處乞准輕賣等因該本部移文兩淮鹽運使司於歲課銀內量給三萬六千兩共給過銀六萬兩而各商經年有餘尚欠黃銅十萬斤見在追比今據三十年分又該鑄錢黃銅

六十萬斤相應召買竊照制錢原為貨泉則採銅自關開計第以六萬之金漫付數商之手公免課稅私假經營遷延不免於侵漁程督動稱夫賠累是採銅之通弊也工部原擬五十文支放故謂十四兩之銀可得二十兩之錢計其利當什四今市錢以六十文行而各商所領銅價之外又有告免稅銀計其利不當始議之半矣費重用輕無益均輸之計朝三暮四徒滋多事之煩又鑄錢之流弊也則國家亦何利焉查得各商具述黃銅聚於蕪湖等處若就彼買辦非

疏鈔

錢法

一

惟銅無雜偽抑且價必懸殊則錢利或可不失原議矣合無移文應天撫按衙門將本府歲額應解太倉銀三萬五千七百餘兩及倉院屯院贖罰銀一千二百兩盡數動支或有不足量於太平等府額銀內動支奏用就便給發蕪湖等處責委材能官員照依尋常時價買辦黃銅差官驛解赴部給鑄案呈到部看得採銅鼓鑄實為平準之權宜而給驛轉輸尤免侵牟之積蠹相應題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應天巡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應天府額解銀三萬

五千七百餘兩及倉院屯院贓罰銀一千二百兩盡數動支不敷外仍於太平等府額銀量支奏用就便給發蕪湖等縣責委廉能佐貳官一員照依尋常時價買辦四火黃銅造成文冊給與勘合沿途不許阻滯本官亦不許挾帶私貨騷擾驛遞務要星馳解部轉送工部寶源局鑄錢應用至若買辦解運官員果能動身佐國潔已奉公仍容臣部咨送吏部紀錄優叙若或自同賈豎致悞軍需及有挾帶騷擾情弊亦容臣等從重叅處

疏

卷五

八

都城錢重制令宜遵嚴明禁以裨實用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六年

看得疏通錢法禁止盜偽累經奉有明旨不啻三令五中原議制錢官民並用凡軍糧商價俱要銀錢三七兼支每銀一錢以五十文爲率按以時估於民固無虧損計以本費於國稍有積贏誠公私兩利之術也奈沿襲漸久銀錢價值低昂屢變向猶增至六十餘文今則六十七八文矣將來消長尚未可知惟就今日亦可謂濫觴之極者彼估賤面貴用之則衆口

疏

卷五

九

譁因其賤而賤用之則國本蠹至使欽定信額不遵率於輦轂之間而臣子區區籌畫尤苦於掣肘面難行臣憂滋甚夫等一制錢耳何先後貴賤懸殊乃爾臣以爲錢法之害有四曰盜鑄之與雜用也市價之多岐而流行之未廣也制錢固自有真乃姦宄之徒以彼私造贗物與制錢鴈行於市非以偽亂真而陰壞吾法者乎官爐之制惟一然閭閻流布顧有所謂紅黑背面色樣光薄之類不勝指數非以雜濶純而勝勝吾法者乎市價之平宜辨也自假雜之錢出面

五文之數窮斯真偽同類而共賤之矣是低昂任柄而撓吾法者也令甲之遵宜同也今寶源每歲巨萬之鑄旋轉僅在都門百里之間進此卽格而弗通焉是壅塞爲患而阻吾法者也抑四者之害雖同而盜鑄爲甚頃者錦衣衛都督王之楨緝獲人犯私鑄如魏廷遷買使如康進林輩公行私假明有其人矣調停錢法臣部司之禁緝奸盜在柄法諸臣司之僞者不革而望真者之通臣之所不敢必也臣見連年匱

荒鈔

錢蓋

一

之徒公然壞之不爲問詰用是不避瑣屑披瀝敷陳伏候命下臣各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更望天語叮嚀申諭嚴衛及各巡城御史嚴督五城兵馬司官禁示曉諭專委員役巡緝遇有盜鑄者擒拿到官依律重治民間貿易出入俱要真正制錢其外來潤雜及私鑄假錢等項令其銷毀爲銅不許仍復攬行以滋騰涌行使假錢者坐以私鑄之律潤用低雜者減等枷號問罪巡緝員役告捕得獲如律加賞縱容賄脫罪與犯同凡銀庫開納宣課收稅通州草場河西

鈔務並畿內府屬各宜通行真正制錢禁約法令永爲確遵假雜之錢旣禁而不用則真正制錢自日以增貴錢真價平卽軍糧商價各照原題額數支給亦將樂需實惠而無復巷議之萌矣倘議可推而民稱便卽由是通行天下可也

荒鈔

錢蓋

一

循職掌酌時宜敷陳鹽政利弊以裨國計疏

姚恩仁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一年八月

臣聞鹽筴固邊計也鹽筴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國家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哉而邊計充然虛也則鹽政之利弊講之有未盡也臣款啓無似奉命督理長蘆等處鹽課任事以來昕夕康康力修釐革之效蓋數月於茲矣利弊之源稍得其梗槩不揣固陋條爲陸款上資宸嚴伏惟俯賜採擇臣不勝大幸計開一重事權

疏鈔

錢壹

一二

以便振飭竊惟國朝設立都轉運鹽使司列銜三品專理鹽務官階不爲不崇責任不爲不重但行鹽州縣因無統轄往往視運司爲贅疣文移束之高閣關提棄若弁髦即佐二小吏尚與之相抗他可知矣間有不知大體有司視商如讎商鹽到彼或不容堆放不接水程或今自守候故爲阻抑鹽未賣而輒繳引目鹽已賣而價值不追甚至縱民私販以奪其私行查則捏文申請以塞責撥運則故勒賤價以虧商不惟不與疏通且至視爲秦越則邊餉將焉賴也良由

運司爵雖崇而權不重法欲飭而勢不行故耳邇蒙

皇上加意鹽政將兩淮運司特加憲職鼓舞所及人心改觀竊念長蘆等運司課額雖不及兩淮之半然亦各不下十餘萬職掌既同委任不宜有異乞勅下吏部酌議一體加銜以重其權又查運司管理錢糧列銜布政使職掌更貴俸深者加叅政銜資俸淺者加叅議銜務使行鹽地方有司悉聽節制如移文不報關提不發者許叅官提吏仍令填註賢否凡州縣正官或有留心鹽政加意國課者或嚴禁私販商民

疏鈔

錢壹

一三

兩便者或稽查積鹽疏通壅滯者則註上考或有故縱與販不禁私鹽者或有不收水程藐視憲法者或有陽爲申請陰行阻抑者則註下考開送巡鹽御史并撫按衙門以憑舉劾至於州縣衛所巡鹽等項員役每季各親赴運司查比分數務以官鹽之行否寓考課之殿最庶體統嚴事權重鹽政有不振舉者未之有也臣非不知初奉明旨難以槩加但以官非監司有司不屬統轄縱有豪賢終致掣肘朝廷何惜此虛名而不爲邊儲計乎伏乞聖裁二議更轄

以便責成臣聞琴瑟不調必更張而後可鼓時勢既異必變通而後可行今之應議者長蘆二分司之事是也竊照長蘆運司舊設運同一員轄南十二場名曰滄州分司駐劄海豐去司百餘里而近運判一員轄北十二場名曰青州分司駐劄越支去司五百餘里而遠後因逃竄太多鹽課莫辦嘉靖間奏准歸併場分南場止有其九北場尚存十一且南場產鹽數少私販亦稀北場產鹽數多姦弊尤甚如蘆臺越支產鹽可數十萬而商運更便往往收買在二場即二

疏鈔

錢蓋

一四

場私販等弊由蘆州豐潤寶坻遵化而出者至不可禁故青州分司在蘆州豐潤之境宋元於此曾設鹽監正亦為喫緊要地也必得階秩稍崇卓有風力於此駐劄巡行專督鹽課庶幾積逋可完私販可革而姦猾亦自歛手密酌時勢其在南北二司一更轄之乎夫以運同而轄北司則官階四品法令易行稍振刷之而不患鹽利之不興以運判而轄南司則事務原簡催辦不難一坐理之而不患商課之復逋乞勅下吏部再行酌議不必更其官惟更其分轄之地方

與原管之篆務則官與地相宜事與人俱稱而鹽務視昔當自改觀矣伏乞臣聖裁三重巡行以督課程竊惟鹽政國計所關分署課務攸賴故建官分職正佐所不廢而總攝分理彼此實相成也我國朝於產鹽之所既設都轉鹽運使矣復設分司以專理之俾各握符篆駐劄適中之地正欲其親近督課以分理各場鹽務耳後因任是官者悉以遷謫處之遂置司務於不問甚有終任不知其處者衙宇歲久頽圯不復更修向來相沿并其巡歷俱廢以故各場數十年

疏鈔

錢蓋

十五

來不見官長場官在其縱肆鑊總聽其便欺場務廢壞極矣且勾攝詞訟差太拘提遠者往返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聽候或至旬月費用或至數緡况憲丁煎辦各有課程使完課之錢物妄費於官府而課程不完煎鹽之下日奔馳於遠路而課無由辦以致逃亡者絕復歸之心見在者為逃竄之計皆由分司逸以勞入之所致也乞勅下戶部通行巡鹽御史嚴令各分司官遵依額定地方以定司為常任之處衙門傾圯委官估計動支官銀修理務堪任劄凡查鑊總

之包攬察錢糧之便收驗鹽包之輕重發奸竈之私販與夫灘鍋之公私徒夫之賄放及阻僧強梗撓法病竈者悉聽處分竈丁有事俱各本場聽候不得差人越場勾攝并多帶人役攪擾違者叅究如此則不惟國課有賴而官吏之不檢者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伏乞 聖裁四查引數以疏鹽法 惟鹽法之國乎國計匪細也通則法行而課裕阻則鹽壅而課虧今長蘆之鹽法似不可不長慮而計處之者試舉萬曆二十年行鹽引數言之順天府屬舊行鹽五萬六

錢鹽

十六

疏鈔
千七百四十八引二十年止行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四引而大城保定武清香河寶坻三河薊州遵化玉田豐潤等州縣二引不行保定府屬舊行鹽二萬七千四百七十引二十年止行二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引而博野深澤東鹿一引不行河間府屬舊行鹽七千四百四十三引二十年止行三千三十六引而獻縣阜城蕭寧交河青縣興濟靜海東光滄州鹽山慶雲一引不行真定府屬舊行鹽二萬四千三百八十引二十年行過二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引順德府屬

舊行鹽三萬三千四百引二十年止行一萬五百二十五引廣平府屬舊行鹽二萬一千引二十年止行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引大名府屬舊行鹽四萬三千三百引二十年止行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二引衛輝府屬舊行鹽二萬三千五百引二十年止行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五引彰德府屬舊行鹽一萬七千三百引二十年行過二萬八百三十七引已上九府除真定彰德二府外其餘七府共少行鹽七萬五千二百引若年復一年俱如二十年引數則三年之內即少一年之

錢鹽

一三

疏鈔
課是豈可不早爲之計乎乞勅戶部通行計美嚴行 臣衙門督各府州縣併查三年之內每年額鹽若干共該額鹽若干逐歲清查不許那前影後掩有飾無仍勒限完銷如有稽遲久頓者叅 臣奉治一二以警其餘順天河間等府不行鹽去處與真定府深州七州縣 臣已行道府公同會議或嚴禁私煎仍行引鹽或俯順民情納價補課至今未報 臣奉有專勅非不能據法究治但未經題請終非永久之規暫從眾違非計也伏乞 聖裁五恤逃竈以興鹽利 臣惟鹽利

以動竈而與以逃竈而廢竈之逃也不體恤招徠之則復業無日而本戶之以差課累者又相率思逃矣竈戶俱逃竈課何從出辦所謂體恤者惟去其害竈者而已蓋竈丁之害有三洪武一祖制竈戶止種地納糧免其雜泛差役專力辦鹽近者竈戶與民一體當差又煎辦課額雖屢經奏准優免有司偏執不從或應役而雜派肆出或逋稅而變產輪倍是民止一差而竈有二差其害一也商人收買餘鹽舊給見價今則預放私債巧爲准折或笑利數倍或計限數年

疏

卷

一八

賦納糧其餘長解隸兵禁倉庫役一應雜差役悉照祖制盡行蠲免仍行各場簿將逃竈復業者登名簿內免課一年或有地產房舍爲人占據者悉令追還妻子流離挨親趁食者悉令完聚庶休養數年舉得畢力煎曬不特鹽利與國課足而各商裝運如泉取之無盡咸自今招徠始矣伏乞 聖裁六嚴河防以絕私販 惟私販律例甚嚴乃禁之卒不能禁者非禁之難也以禁之之法未備也長蘆之鹽灶多而南少在南場者十之三在北場者十之七且南場俱係六運即有私販亦易以詰捕北場餘姑無論如蘆臺越支產鹽之數場分既大煎曬亦多天津富商皆在二場收買大夥與販鹽徒往往亦出其間又有自置海船任憑裝運自越支蘆臺運至海口候至更深隨潮越過天津直抵丁字沽者此等深窳錮弊巡緝不及察禁革不能除甚則混執引目隨據照過估不畏法卽有巡捕員役歲時利其饋遺誰肯以緝捕爲事哉以故法疎於地之偏窳遺於法之外是直沽一河爲行鹽要地不可不急議者合無於河之兩旁直

船二隻橫以欄江鐵索二條繫之木椿遇夜封鎖天明始開卽潮水湧漲索與船相爲浮沉縱有神姦不能越渡再委批驗所官或本司首領一員駐劄彼處專司盤驗每日放船二次一查盤鹽船若干隻卽查執照引目鹽數是否相對果無別弊方准放行如有夾帶解司究執不惟人楊於法私販可絕卽外挖之鹽亦有稽考此行鹽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以上六款 巡歷長蘆等處廣詢博採悉協輿情故不憚瑣屑冒昧上聞若其他大包之禁革捕役之勤懲竊頓之嚴究秤掣之稽查隸 職掌徑自施行無煩賈奏爲也 皇上方垂情鹽務卽諸色人等皆許條陳 親承簡命職有攸司敢不畢知竭能以期無負任使嗣後別有見聞容 再行具奏庶職業不致廢曠而國計不無少裨矣 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鹽商極累聚喧有因奸并代奏情理當察疏

趙世卿 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年五月

竊照邇來國家之事在九塞則屢驚庚癸虞指臂之難調在河流則勢比襄陵病咽喉之可慮 臣等憂心徒切束手無方使有秋毫可益國計何敢少愛髮膚自後於他人惟是揆之人情事理及一時諸臣前後諸疏有參差不然者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 臣於四月十九日接得邸報有虎賁左衛指揮魯登科奏爲再懇聖明睿鑒前懇疏圖速下綸音安陵寢疏運津登建治平省煩羣議事奉 聖旨這奏內兩淮運司鹽商余元俊等願捐已貢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具見忠義准着原奏指揮魯登科前去彼處聽從欽差內官魯保會同撫按巡鹽御史等官照數查收完日奏請定奪不必差官以滋擾費該部院知道欽此隨該戶科參看得指揮魯登科奏稱兩淮運司鹽商余元俊等願捐已貢鹽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使其實然豈不足爲治河攸賴但以理度之商賈日夜持籌以趨什一卽千金之利未易棄捐况銀至五

十萬兩多且鉅矣彼誠有慕義捐助之心獨不能自爲表獻而待登科爲之代奏耶且銀至五十萬豈一人所能獻今第云余元俊等而不着一名其詭可知也此其意不過假獻銀以爲名而靳得行其詭計以爲奸或藉此而越奪於鹽利之中搜求於鹽利之外或破壞鹽法以自殖或挾詐地方以求充種種攘攬何所不爲夫鹽政盈縮關國家之遺儲甚重其何可令此輩撓之也幸賴皇上明聖洞燭其奸不准差官卽令彼處欽差內官會同撫按及巡鹽御史等官

疏金

錢重

二十三

照數查收前銀完日奏請定奪其計自窮其奸自露可謂明見萬里矣內外各官當遵奉明旨查其所獻之銀果的係余元俊等已資誠願捐助見積何處有無五十萬兩有則准與收明奏請如或假借那移攀扯攘奪有礙鹽法遺害地方亦宜明白具奏請旨重究其可含糊掩飾以陷欺誑之罪哉本科恐其撓亂鹽政有損國課故爲惓惓若此至其薦李尚質徐貴等抱神禹之遺章堵瘡之奇策欲寬身河工恣爲奸利關係甚大自有該部及總河大臣糾察驅斥本科

固未暇爲之置喙也揆出慎之到臣竊仰見皇上注念祖陵留心運道而又委撫按以公其耳目靳差官以免其煩撓其慎重有如此所以日來雖心切有疑而未敢陳也無何而御史蔣以化爲鹽法極嚴商困難支等事之疏至矣又無何而內使魯保爲豪商聚衆箴旨妄造謠言等事之疏又至矣臣一一詳之未有前後不一情理顯明如此事者安忍復自緘默以蹈於欺夫按臣發疏之日尚不知有登科之疏下也謂新增之後復有違沒存積之舉致有超單鹽

疏金

錢重

二十三

法之靈於茲極矣世豈有敲朴之下不能取常盈於正課而囊橐之潤反能輸資助於河工者此其可疑一河工之事河臣之責也前督臣飲恨而終新代者以身請命倘果有此項錢糧正河臣所欣冀而不可得者近在淮上豈不欲順成忠義轉奏朝廷而魯登科何人遠在京邸何後先聞而知之此其可疑二人臣遇事赴公孰不欲自陳其個余元俊等既不惜五十萬之藏豈憚於數千里之遠已能輸之已不能奏之致令利出於己奏出於他人又非其鄉里親近之

故也是豈人情乎此其可疑三內使魯保皇上所委任之人也疏中聚喧既真則各商之困累必至其困累既至則助工之誣妄可知世未有一而輸資一面鼓譟者一方之間兩事豈容並立也此其可疑四臣又見近來言利諸臣自礦稅以來至於無山不鑿無市不征計窮事竭於是漫天說謊平地生波創爲從來未有之名捏爲本人自出之語不論事之有無若何不計後之究竟若何止謂明旨一下部科執之不得撫按爭之不得勢必行之有司又勢必徵之百

阮翁

錢益

十四

姓一人不足則攤之衆人本項無名則科之別項其所取之利與所奏之事絕不相干不過辛釐冠裳脫脫膏血以一分之利致於上九分之利歸於已百分之害毒於民無疆之害貽於國揚揚得意自以爲能狐而先虎而翼者比比也是以田應璧之虐焰猶熾而魯登科復爲益薪余元俊之工貲未輸而賴廣懋已先告變按臣曰不足此曰有餘中使曰聚喧此曰効順事之矛盾可疑無如此者且明旨謂不必差官矣魯登科之前去非差官乎有則不必往也無則不

應往也登科此行將以明旨爲據以抗拒爲辭取盈於五十萬以求信其言彼各商非土著農民皆四方貿利而來者萬一掉臂去之於離政邊儲所傷不既多哉伏乞特需明旨魯登科免使前去勅下撫按及巡鹽諸臣從實查明如其有也是余元俊等之効忠也聽河工諸臣查收支用彼登科無與焉如其無也則登科說謊之罪可容無問乎更祈天心仁愛軫念商民俯從按臣之請舉前浮課一併報罷則鼓變之人心可以復寧九塞之軍儲庶乎有賴矣

黃勳

錢益

二十五

西北軍餉兵戎鹽法規則卷之四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年五月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文汶揭稱前事又該陝西等處巡撫賈待問等揭同前事各送到部一向候旨議覆日久未奉綸音事關職掌似難默默已者內除鎮守一事係隸兵部掌行外所稱土人劉奇供報慶陽等處池鹽見積如山俱被奸徒侵漁統軍詣彼設法變價可得萬金助工一節等再四叅詳殊為妄誕故敢不避煩瑣為 皇上一剖析之夫二池所產鹽利全藉天時與他處煎曬不同雨暘時若則鹽料頗收旱澇不常則鹽花少結殆非人力智計可以經度者歷查往牒先年撈採多不及數管鹽各管歲被叅罰及至萬曆二十一年督臣葉夢熊目擊其累會同撫臣趙請酌減本部議覆大池原辦鹽二十萬九千八百五十六石於內酌減五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小池原辦鹽二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四石於

錢糧

二六

錢糧

二七

內酌減六萬四千八百四十四石三池歲共實徵課銀三萬三千二百三十兩四錢八分分解延綏寧夏固原三鎮抵充至兵年例無論池鹽生與不生課額之足與不足本部每歲俱作完數扣除京運其減去鹽石計該課銀七千六百二十四兩零俱於太倉銀內照數補發經制已定豈容擅更且總之者督臣分之者撫臣稽之者按臣鹽臣至於躬親撈採則有鹽法兵備以及管鹽府州佐貳等官上下綜核彼此隄防正數尚不能完安有積鹽堆之如山致容奸棍侵漁玩視乎

其間耶乃今稅監梁永誤聽死犯劉有源家人劉奇所誣陽借助工之名陰肆漁獵之計熒惑聖聽以便已私大抵亡命之徒賭眉睫不睹大體計一時不計遠圖追風逐影虎視蠅營彼固不知節年邊課採辦之難反指積鹽以割餉邊之額萬一餉奪兵饑仰屋宵旰雖磔劉奇等之內亦何以謝邊人謝天下乎夫此大小鹽池 皇上之池也所爭之鹽 皇上之鹽也督撫諸臣不過悉心綜理守此池中之物移餉三邊耳何腹之卒不至野焚焚野沙揚耳倘令羣小出

人其間則豺狼乘隙而入蠹賊其如皇上財用何三邊軍餉何且開礦者擾民生抽稅者奪民財至於侵奪鹽利干預鹽政是直盜皇上之財敗壞朝廷之法國家安用此盜臣爲哉臣本愚庸承乏邦計大馬猶知戀主臣獨何心敢不先君父之憂急公家之務念此慕爾三池邊儲所係倘被奸徒侵欠一分卽缺軍餉二分延寧各鎮防秋禦虜無歲無兵餉足則挾續餉虧則脫巾理勢然也皇上自視一萬之進獻孰與二萬三千三百餘兩之邊儲奸輩之貪

疏鈔

錢莊

二八

鼓孰與祖宗二百餘年不刊之定例試一省覽則端倪立見利害較然矣伏望皇上深惟事理洞燭奸欺勅令督撫等官嚴督管鹽道府照舊殫心採辦以實邊餉仍將劉奇等誣誣不實事情從公究擬以正欺罔庶大明在上題題不至公行聖斷昭赫紀綱不至盡替邊圉幸甚宗社幸甚臣愚不勝汗悚待命之至

鹽法極嚴商困難支急救倒懸以圖永利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年五月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以化揭稱兩淮額課計邊中司徵逾百萬先年常苦積滯近自萬曆二十年以後加增軍邊遠等引雖暫行暫止業已不堪至二十七年壽以變賣存積爲名差太監督保每歲增行八萬引俱承法亂政越卑超掣而正課大墜二十七年以前猶借徵堆鹽今堆鹽已盡借徵空引各商虧折無美邇來抵當引鹽需家變產久不堪命必開然散

疏鈔

錢莊

二九

去淮雖有鹽將誰中誰支百萬邊儲其誰出誰辦九邊軍士其誰肯捋腹被堅執銳乎勢必請借內帑重煩聖慮獨謂無名存積當復思旨亟行停罷庶倒懸可收邊儲無虧等因到部案查兩淮運司開邊額引歲派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自萬曆二十一年以來寧夏爲劉哮增兵添引八萬遼東爲標兵增設添引四萬四百有奇又爲防倭缺餉添引三萬本部爲助大工查徵遠沒舊鹽一十六萬九千餘引以上諸引俱係額外隨該巡鹽御史楊允訓馬從博先後

具題有妨正課俱經本部覆准停止今惟楊良璧一項逾鎮兵馬未撤募餉猶供近該巡撫又題新募家丁糧餉無措仍請開復原鹽本部見行查議到日另覆所據太監魯保歲行存積鹽八萬引係鴻臚寺主簿田應璧額外妄奏越行數年以致商困課虧鹽法大壞今御史蔣以化具題前因誠爲遠慮遠巡良久未奉繪音乃職掌所關似難默默故敢不避煩瑣爲皇上再剖晰之竊惟國家歲入正賦共四百萬有奇而鹽課居其半各處鹽課共二百萬有奇而兩淮居其半是淮課之盈縮實國計盈縮之所係也以故先年爲劉呼爲倭虜爲大工權宜增引俱旋行而旋止仍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以一時之小利損九邊之額儲非徒惠商實以裕國奈何自田應璧獻利一疏而兩淮鹽法遂大壞不支備考應璧原奏止爲沒官積鹽皇上遣太監魯保會同巡鹽御史查明變價解進此舉也聖度冲冲初無意必及至徧搜淮南淮北各處鹽場並無沒官積鹽則應璧

虛莊昭然難掩其時部鹽諸臣屢疏請停審知祖

宗三百餘年饋遺良法漸至廢弛其蠶蠶而壞之也不謂應璧恐原奏不實懼伏欺罔之誅乃計誘內使以賦徂之巧掩指鹿之奸遂以存積正引假作沒官積鹽明是暮四朝三豈能無中生有不然歲增八萬而無妨於正課之舊當此中外匱乏之秋諸臣當先請之矣豈俟一么麼也惟是歲鹽之行止有此數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壅一引今歲辦之正課必不可減而恭進之追徵又時不容遲內臣以實內帑結主歡而不肯已也外臣又以供邊儲維國勢而不能已

也於是切爲苟且之計始借徵堆鹽矣繼借徵空引矣淮北則借至三百餘單淮南則借至七百餘單矣上年秋課借徵銀三十萬兩今春季銀三十萬兩又復議借矣夫國家富有四海猶嗟不足此商也其資本幾何而借至三十萬兩之多非有鬼運神輸能不需家變產凡人情有利則竭蹶而來無利則掉臂而去何況商人今各商之未盡去者繫於已借徵之銀且束於不可逃之法耳長此不變彼何肯剝肉賠販而受敲朴鞭撻之苦哉時勢至極恐利不能廢法

不能束閣然散去淮鹽誰中誰交百萬邊備費之請
乎且此所進內帑數萬者皇上之財也彼歲辦百
萬餉邊者獨非皇上之則乎聖主而侈瓊林大盈
以爲富已爲非策況以數萬而失百萬以小利而失
大利何不一熟計而審處之也伏乞皇上深惟淮
鹽之係於九邊者非小正引之壅於浮課者已極亟
將鹽臣原疏俯賜俞允卽勅太監魯保將已經召中
引課截數追徵押解回京仍勅巡鹽御史將節年借
徵過壅滯正引殫心綜理設法疏通不然諸商窘極
無聊勢必瓦解星散九塞荷戈之士倚命者強半在
此淮課商旣揭擔而去軍必有枵腹而呼者小則脫
巾大則揭竿卽欲以今所進數萬者亟遣而分餉之
其有及乎臣愚不揣煩瑣冒瀆宸嚴無任隕越待命
之至

疏鈔

錢蓋

三二

鹽課手係也儲備創設應正額疏請亦宜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
准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黃克纘山東巡按御史嚴
一鵬巡鹽御史馮應鳳各揭爲遵奉明旨查出積餘
引目設法徵進以濟大工事等因各送到部該臣詳
閱巡撫按鹽諸臣所議祇因稅監陳增誤指山東運
司候掣課引爲剩物欲行變價奉旨行會途議權割
正額鹽課二萬五千以畢該監三年之請委曲調停
良亦苦矣第鹽課之盈縮係邊計之安危所關甚鉅
屢奉明旨切戒毋虧詎謂此疏入告我皇上必諒
諸臣之心軫念邊計特賜允免故臣未敢遽有煩瀆
恭候迄今未蒙聖斷臣部職掌攸關義難終默謹披
血誠爲皇上再苦陳之查得該司每歲額解鹽課
八萬餘兩內五萬兩係二祖制派解太倉濟邊之需
其餘三萬有奇分解宜遠二鎮餉軍之額有一項之
坐派則有六項之支銷那於彼必詘於此去一分則
少一分况欲取盈於一十五萬之多乎卽歲割一萬
五千限行三年之議亦萬萬難行者往昔太倉充足

疏鈔

錢蓋

三十三

邊鄙無虞額減餉處有經制者不可遽許以奏
東征西討延蔓數載大工典禮並臨一時經費繁而
儲帑竭如割一萬五千於五萬之內則太倉益匱濟
邊無從措處矣宜遣各鎮防秋禦虜無歲無兵近又
以地方單弱增兵益餉計無復之如割一萬五千於
三萬之內則邊餉益虧弊端從此不測矣臣爲此懼
先該諸臣曾以議割一萬五千移會臣部臣卽回復
京邊正課毫難割損其批允解監一萬五千之數悉
聽彼中多方另行處給緣東省行鹽地窄引墾商疲

疏抄

卷五

三四

諸臣不能爲無米之炊額外固難增加臣又豈能爲
神輸之術額內實難頓減所望以安邊裕用者惟恃
聖心一原諒耳况奉旨不許虧損邊儲至再至三
聖諭洋洋昭如星日豈但粉飾仁言而實不欲三軍
被其澤耶萬五之割三軍倚之爲命毫忽不容減縮
卽盡三年之數而進入內帑總止四萬五千不過泰
山增一土壤若蠲以餉邊則全活邊氓無數損九牛
一毛救宣遼萬姓有人自有財屯膏弗施殆非勝美
昔主人有洿池以爲利者行人過而見其魚鰲之物

也謂之曰我善漁主人喜爲之具網罟舟楫資其行
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主人感然曰吾爲子
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若是則吾固有之矣焉用子
爲今東課八萬以供軍國莫非皇上之固有有何藉
稅使之借獻哉臣忝廁計部實關職掌若貴臣不以
承順爲恭聽其割損邊餉釀禍嚙亂恐非臣陛下委
任臣愚加意軍國經長之慮也伏望皇上深惟永
圖俯賜原免邊圍幸甚國計幸甚臣無任激切祈禱
之至

疏抄

卷五

三五

疏

戶部覆疏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

臣惟國家所以砥礪人心而不致恣肆者以有禦稟法令維之也倘法令一弛則人心何復畏憚而不恣且肆乎近接邸報遼東撫臣趙楫一本直陳遼左困厄已極等事內參礦稅太監高淮不法事情屢屢數千言業經部科諸臣交章論劾尚在候旨外至稱廣寧監生唐竟勲與唐春唐邦寧等節年包占鹽糧假雕印信偽出倉牌項該臣等會題都察院覆准行巡按御史勘問發廣寧左衛監候乃高淮索銀一萬兩於本年四月二十一日差稽志羔等數十餘人竟將該衛監門打開強將唐竟勲等鎖拉而去當時提牢官辛攔阻槩被打傷一節緣唐竟勲罪犯侵欺國課剝削軍脂臣部職掌攸關義不容默敢為皇上再剖一言夫國家正賦四百萬而鹽課居其半故祖宗條例具載甚嚴包攬冒中有禁占窩賣窩有禁買倉認倉有禁何物豎棍唐竟勲者悉犯前禁專一詭名包占將廣寧左屯等倉山港額鹽六萬八百條引

盡行攬占顆粒不納串同倉官而虛出通關雕刻假印而朦填勘合共使引價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計虧米豆四萬六千一百餘石及至坐放軍糧則又結納津要減價兌軍嗟嗟貧民敢怒而不敢言夫遼左歲派山海額鹽總止一十二萬有奇竟勲以一人而冒引六萬餘餉司歲報鹽糧米豆歲約不及十萬石竟勲以一人而侵糧四萬餘其為蠹蠹若此可令舉置不問乎餉臣即其罪而發之撫臣按臣指其罪而劾之都察院按其罪而覆之仰荷聖明洞燭其奸已經奉旨差問監候追捕余竊聽其資緣錢神脫漏獄行而不為之申請究問則是朝廷之上明示人以蠹課明示人以剝軍明示人以受財劫奪監犯一人倡之眾人效之違倡之尤違效之其弊必至於紀法弁髦奸黨橫行又其弊必至於邊儲耗散立見脫巾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得不大為寒心哉伏乞皇上大奮乾剛之斷揭離照之明持劾該監即將唐竟勲等發還撫按衙門查照舊案從公究提侵欺糧石照數追賠庶奸宄小人猶憚朝廷有法而不積肆天

下人心猶知 皇上能容法吏執法而特以少安豈
惟遺左幸甚實 宗社九邊幸甚_臣無任殊切祈懇
之至

疏鈐

錢璽

三八

戶部復疏_{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准巡撫大同地方管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
悌揭前事等因到部送司案查萬曆三十三年六月
內該本部開派三十二年分各邊鹽引因宣鎮土運
二商互告蘆鹽引價多寡本部酌定一例三錢及查
大同蘆鹽引價原止二錢誠恐將來援例亦加一錢
總歸畫一具疏通行去訖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
大同巡撫張悌題稱雲鎮土商每年有召買賠累之
苦額派蘆鹽難堪加價乞要仍照舊例每引三錢土
納一節爲照各邊軍馬募糧半倚鹽引各鎮引價每
引例納三錢惟宣府大同止納二錢非以其地相連
而事同一體耶宜鎮鹽商爭納告增本部計及邊餉
之窘故因宣鎮以及大同意在實邊亦預以杜爭也
雲中有土商而無外商撫臣目擊地方之困故因民
情以請鑄意在惠商實亦以爲邊也見何嫌於異同
哉然際此時艱就此一事見利有益於邊疆者_臣不
敢避怨以市恩自 部行之計無遺力至於行鹽有

疏鈐

錢璽

三九

限土商告累事不便於人情者臣亦不敢見小以妨大自皇上寬之尤爲至仁是今日之請實望朝廷之浩蕩閭澤以惠邊徼非臣下所敢私也所提新增大同鎮土商蘆鹽引價既經督撫鎮道諸臣具題相應依擬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宣大督撫并創大同餉司即將該鎮土商認納蘆鹽引價照例每引二錢責令作速完納本色以備軍馬支用

疏鈔

錢糧

四十

神棍倚勢作姦阻撓鹽法乞嚴禁以裕邊儲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
萬曆三十三年七月

竊惟國家設卒伍以衛九邊慮士馬之弗騰飽也於是設立鹽引招商報中令各商輸芻豆於邊倉而後舉引支鹽商獲其利軍食其粟稱兩便焉然鹽有定額商有定名未有鑽刺罔法而放于以私者凡在九邊皆有明禁而宣鎮之姦徒則共蠅集矣其在往時猶稍戢歛而今日之巨姦則益鴟張矣該鎮淮蘆鹽引共計二十一萬五千有奇年年分派實納商人照倉上納糧固易辦商亦樂趨此定例也亦常經也不虞年來有等無藉棍徒每遇派引之時多方鑽刺百計營求倚豪貴真同泰山捧片牘不啻明目張商利陰劫儲司近日餉司頗任怨勞力圖禁戢而若輩希圖故轍兵肆離黃或道路流言或匿名道揭不至罄其毒遂其姦不已者以彼么麼敢爲放肆豈諸司之盡皆委靡而臣部之無可奈何哉所由中外官紳輕爲居間或不知而誤喻其餌或已知而棄受其欺所獲者僅毫芒而所損者已尋丈所壞者邊儲國計

而所利者牙僧刀錐業已附之翼而藉之憑矣則安得無令此輩擇人而食哉臣以爲國有三尺必不可飢法以徇其情士有襟裾必不可踰閑以汲於利以臣之愚恃有皇上之威靈在一朝而芟夷此非難也第塞其實之難耳譬之叢焉神則憑之神托叢以寄靈叢藉神以爲崇神去而叢枯矣然神雖去而人猶疑叢之有靈也莫若盡去其叢令神之無所托則叢之有不崇於何施故臣以爲今日宣鎮之焚書商其崇也官紳其叢也尺牘不施姦謀自息卽如今歲

疏劄

錢鹽

四十二

之呂承聘者名不籍官何故而干與鹽引身非舊役何故而自號書商泥商以書名是明以請托爲事而書以商囑是明以貨賄爲媒彼鹽政何地而可以私字私人相干者乎此一姦也蓋踵去年張永公之故智更張其惡而計遂其私妄呈妄揭播弄聚訟迄無已時除劄行該鎮一面嚴提究處外再乞天語叮嚀痛加懲革勅下臣部毋論何等勢豪何等神棍但有求書囑托擾亂邊商蠹壞鹽法者卽便擒拏依律究擬敢有仍前橫加流謗中傷官司者在內許嚴衛衙

門在外聽撫接衙門一併訪拿奏奏施行則鹽政肅而違儲其有攸賴矣

疏劄

錢鹽

四十三

萬曆疏鈔卷二十八

屯馬類

劉鉉 破格錫恤邊民以固人心疏

宋一韓 牧政日弛振飭宜亟疏

備戶部 民屯積逋遺餉日置申飭叅罰疏

備戶部 再催各邊民屯疏

○千有年 裁革無用種馬以甦民困疏

梁許 遵祖制重種馬以圖軍國至計疏

○史學遷 馬政空虛已極疏

○日錄 卷三十一

○史學遷 條陳屯馬事宜疏

○驛傳簡 申定驛傳規例疏

錢桓 驛傳節省事宜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八

屯馬類 驛傳簡

破格錫恤邊民以固人心以安重鎮疏

劉鉉 兵科給事中
萬曆元年四月

臣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是帝王欲

保盛治莫要於得民之衆而所以固結人心莫安於

庶者莫切於遂民之生內地且然況邊塞乎今之籌

邊者孰不亟亟於城廓之堅甲兵之利藹馬之富是

謀是議也臣竊以爲皆守邊之具也而非其本也語

疏鈔 屯馬

云效死之蒼生堅於有形之保障則固人心者夫非

第一義乎國家養兵半藉屯田而屯政之弊獨甚於

寧夏屯爲養兵而設獨寧夏之屯今爲厲民之具矣

軍以得田爲願獨寧夏之軍皆思棄而逃矣此其故

何也額賦重而加派多也臣請以額賦言之查得寧

夏一鎮實徵田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七頃三十九畝

額徵糧一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餘石穀草二十二

萬五千六百餘束地畝銀一千三百三十餘兩年例

採打青草一百五十八萬七百有餘較之各鎮獨彼

處其重矣國初新丈田畝好槩未生軍民衆多水利疏達辦此何難百十年來則黃河遷徙靡常良田歲被衝沒或淤沙奔壅或水澤不通人情奸逸惡勞不肯極力耕作於是膏腴日甚荒蕪發爲硯鹼之場半成不毛之土使視師者能隨時駐息加意均停俾得人心戀土而不忍去地利徐可興也奈何計未遺本創法愈新加派之行日甚一日臣請以加派言之額糧一石以一斗二升爲科法已不良而穀草地畝逐年增起其河崩沙壓荒蕪硯鹼之土及墩臺營堡占

疏畝

屯馬

二

用之地約糧五千餘石穀草五千七百有零地畝銀三十三兩有奇重又照丁攤撤令人望空賠納至嘉靖四十年蒙差憲臣清理屯田其時不肯悉心利病祇憑吏書區畫竟不復畝丈田反以增糧爲務於是該鎮獨議增可耕餘田一千三百七十餘頃增糧四千穀草三千六百地畝銀照例歲逋爲常嘗聞說者謂寧夏額田存者十五而寧夏額賦增者十二是已夫額賦旣無可損之時而加派則務盈其數當官者皆爲一己毀最之謀未及爲陛下赤子謀也其他

力役之征千谿萬徑尤未易更僕用是軍苦於力地日見消耗則藉餘丁以頂之餘丁苦於併役歲以遞亡則挾糧數以派之殊不思頂田之令行則在伍者愈耗派田之法立則餘丁愈逃此先年總督王崇古疏云屯丁畏頂田而日逃不盡不止稅糧因丁貧而日逋歲將莫支彼誠目擊其槩而言之甚肯綮也當時司廟謀者以賦因於田賦有額則田亦有額故不肯輕議蠲減殊不知桑田滄海古有成言而琴瑟不調則當更張之矣臣愚謂實在田畝其起科旣重則

疏畝

屯馬

三

止令其辦納正糧而穀草地畝之徵所當議也河崩沙壓荒蕪硯鹼臺堡占用一切無徵之田止當量派穀草地畝而原開十石二斗之額所當議也所謂用其一緩其二竟歸三王所不易也匪是則厲矣至於四十年所增田糧萬萬當軍凡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儻議者慮有奸豪隱占之槩則該鎮田地與內地不同內地軍民相雜難以周知鎮地悉係屯田丈勘可以立見合無行令彼中督撫大臣轉奏肅明風力官員逐一文勘見在實數者若干虛耗賠納者若干見

在正軍若干餘丁壯丁堪以頂田者若干必使有田而後有根有丁而後有役上之不取盈以病民下之不僞增以病國亟罷派田之法務求老弱之甦使人人堅首丘之心則全鎮有維垣之賴矣及照該鎮原額併召選軍兵共三萬八千有奇今聞逃折以過八千而每年催科所得僅完八分之數是軍與餉俱不足原額矣劑量之下似足相當又不必別增帑費然則朝廷何獨吝此無徵之虛名不一蠲去而坐損在伍之士乎臣愚書生罔達國體風聞所得冒昧稿陳疏欽

屯馬

四

乞勅該部詳議如或可採酌賜施行仍備咨各邊閱巡總鎮諸臣一體仰承德意銳意清查務求損上益下庶爲固本安民事完造冊奏報該部覈實着爲令甲明示休養邊氓幸甚宗社幸甚語云涓涓不塞流爲江河是在任事者不可不慮也又曰人主所恃者人心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也是在陛下不可不加之意也臣不勝拳拳懇切待命之至

牧政日弛振飭宜亟敬陳一得以裨國計疏

宋一韓工科右給事中嘉慶三十一年正月

臣惟自才能黯淺平所表豎須循六科差次奉命督理巡青其不稱任使之狀臣所自知茲幸竣事得代矣是役也於點閱而見虛糜之可惜焉於編審而見賠賧之堪憐焉於舉刺而見催科之難辦焉於查盤而見積貯之若掃焉臣亦既隨事彈力三疏陳請矣然點閱編審查盤任勞任怨事也臣職掌在躬天日在鑒勞瘁不辭怨讟安避若舉刺則怨也而兼任德疏欽

屯馬

五

臣有軒有輕何愛何憎即歸怨由人臣必不敢任德蓋有成車愛鼎之意焉顧此猶臣所得爲耳其有一二事宜諸臣所未及言或言而未及施行者必藉皇上威靈始可布諸令甲臣不敢默也謹臚列其議以備採擇一曰牧地之清查當議夫牧地自放青而外悉議徵銀矣初年一歲所入猶得七萬餘金以佐軍興嗣後丈量漸失其額而考成備存其名民屯莊田涸消易而清理難水旱災侵拋荒少而影射多膏腴歸於私室籽粒耗於公家所從來矣臣考會計

錄載嘉靖年間實徵牧地二萬一千七百餘頃徵銀五萬二千八百餘兩比之初年減矣萬曆十年實徵牧地一萬九千七百餘頃徵銀四萬六千八百餘兩比之嘉靖年間又減矣十九年而科臣吳之奎具奏實徵牧地一萬五千五十餘頃徵銀三萬三千八百餘兩比之十年又減矣今去吳之奎時又有餘年其間隱占湮沒當亦不減於昔第從來未經清查誰知增虧確數臣愚請以萬曆十年都御史吳允所丈爲原額嚴行州縣逐一清查原佃幾何新墾幾何荒蕪幾何實徵幾何毋懼失額之罰而襲虛名毋追連賦之議而累貧戶毋飾災傷而遺佳莠之利毋掩成熟而貪豪右之肥將增虧可得具知而地畝既清徵輸必裕矣二曰內商之供應當議夫爲王之民執王之役分也豈其輦轂之下獨無役之民乃驟聞編審舉國若狂甫被命役閭室對泣富者請託貧者淹禁緩則鼠伏急則雄經觀此愁慘之景象豈是太平之黎民此何政則兼役之爲累也先年御馬三倉商人辦納料草而外猶得少休萬曆十七年科臣楊文煥

疏

馬

六

題令御馬倉帶辦供用庫中府場天師庵帶辦酒醋局而商人之有兼役自此始也豈虞時有盈調民亦旋有苦樂且也督之以二戶部未免一柄兩持總之以數太監殆類十羊九牧倉場方比庫局復追正額未完雜費更急如是者而商困矣是以乘編審之初與戶部約諸商有應議處者查確移文知會而該部移文議免者在內三倉者十七在京五場者十三在馬牛羊二十四房者十一則內商之苦可知矣臣愚請如先年例倉場庫局各宜分析乘此錢根未完戶部請商之日亟宜分僉諸商足用而止責令各辦應得錢根不相兼攝商困庶其有廖乎而上不病國下不病民策無急於此者三曰有司之類解當議蓋聞道州刺史甘心于下考內史百姓惟恐以殿閣則程吏干催科非古也况夫徵收已完該府不卽類解責將誰談據冊有稱該府報完矣未言收貯何處其真完耶未完耶有稱見貯府庫矣未審僉解何日其真貯耶未貯耶又有曾經兌解矣却未明註冊中其真兌耶未兌耶臣遠以爲未完顧其守若令俱表表稱

疏

馬

二

賢也是非揀輿論而薦之該府誤循良多矣至于賢否文冊時有舛訛如開州知州張之厚本見任也履歷造二十九年終止高邑知縣金四科已加州銜也不言加陞何州饒陽知縣王一龍蒞任半載也冊內尚未書名此又在守令中表表稱賢若以輿論薦是以該府之誤復自誤也姑已之矣臣思其故錢糧之完通不關該府之痛癢守令之激揚不關該府之榮辱以故玩愒相習漫不經慮無足異者臣愚請下令申飭凡州縣徵完錢糧該府不時類解務在年終

疏敘

屯馬

齊足仍照查奏事例知府及署印府佐一體舉刺即不足爲二千石重輕而規條一親人心知惕部解有不如期者臣不信也四曰京糧之收放當議自兩道裁革而後京糧仍屬巡視科道良有深意頃緣職掌不明收放不復關白而此項遂爲太倉中物矣無論部解不前支給不敷即爲稍有存積復往往留濟別項之急故上之重予若怪咥馬商之頻告若乞與馬商奈何不困蓋臣嘗巡視光祿矣一切應放庫官先期報聞科道未至該寺不給啓鑰事竣而科道手目

討該蓋其言也同一庫藏同一巡視何獨于京糧而屑越若是二十九年科臣張鳳翔題議陪庫官專主京糧以杜私借計慮非不甚周該部竟亦議罷何也說者謂此項一歸巡視有不便於該部者二謂借支與報羨也不知果有贏餘明借何妨果有奇羨明報何妨陰有所諱而陽阻之是謀則臣不知矣臣愚請如光祿寺例凡解銀至萬兩以上者科道官親詣該庫監收其放亦如之第該庫正陪交當責成不宜專責陪庫耳如此既得酌其出入之數亦併知其盈縮

疏敘

屯馬

之由則巡視重而欽命愈重矣諸如此數臣非好爲議論以滋繁擾獨念此日何日廟堂提襟露肘間閭剝肉療瘡時已趨于積弱不可支巡視諸臣一歲之中又數數易即有更張人且逆旅視之其誰有堅決必行之心此亦積輕之勢也當積弱之時處積輕之勢自非時有敷陳其笑以祛宿蠹而貽諸永久臣故不揣愚陋摘議其急且大者如此伏望 皇上鑒臣朴忠亟勅戶部酌議覆請施行國計幸甚臣愚幸甚

民屯積逋邊餉日匱申飭參罰以足經用疏

戶部題疏 萬曆三十二年

貴州等清吏司案呈照得九邊主客年例兵餉俱有各省府州縣民運及各衛屯糧奏給民屯一分之足卽京運一分之省也

嚴考成年終有參罰以示懲勸

二十五年間各鎮屯

准行各衙門會同

事虛文

陳繁

玩愒及今各鎮告匱之文無日不投中間或有上半年不足而預借下半年今年不足而預借明年卽各處民壯工食原議歸農以爲濟邊之用今有十年不解一分者積弊如此餉額安得不虧呈乞照例題

請申飭施行等因案呈到部看得國家之制一鎮之軍馬自有一鎮之民屯後來間發京帑原爲一時權宜之計以濟燃眉奈相沿日久疆場之臣忘其初意以京運爲應發之物其視民屯施通漫不經心則曰

侍有京帑之可補耳往在全盛之時尙難虛內以事

外况當茲匱乏而尾閭沒之無過非策乎且每年督撫會繳御覽文冊奏稱民屯未完者聽其另疏參罰矣而未見其疏也管糧郎中有專任責成會同參罰之例矣而未見其會也時艱若此縱不能多方搜刮別出他籌豈於應解錢糧見行事例亦不能着實舉行其於國計軍儲將安裨也切照清理錢糧之數責之餉司爲專一方叅初之權責之撫臣方重相應題

請申飭恭候命下本部通行各處撫臣及管糧郎中等官將本鎮額餉係各省府州縣衛所應解濟邊民

屯等項錢糧無論本折悉行查出完欠數目行會各

省布政司都司及北直隸順天等府備開經管職名

限每年六月內隨進御覽文冊後依照本部見行事

例撫臣及郎中等官將拖欠等處官員各具叅奏前來

容臣部分別年分銀數多寡覆請酌量處分毋以

姑息之故托爲空言毋以彼此之間各相推諉自今

太倉如洗朝不及夕國家隱憂莫此爲甚凡爲臣子

誼切公家兵食相須原非二事等自今題請之後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不得

不計各鎮民屯原額以扣見發之銀倘拖逋仍

前參疏不至異日邊儲有悞亦得據事考成疆場之
臣似難他諉其責及今不言臣等之罪及今不行諸
臣之罪統惟 聖明軫念天語叮嚀則軍國之大計
有裨臣等之永憂釋矣

疏鈔

屯馬

十二

再催各邊民屯疏

戶部題疏 萬曆二十二年

賈州等清吏司案呈案查本年五月內該本部題前
事奉聖旨從來邊餉衙辦民屯後乃以京運接濟如
何任其拖欠不行參罰職任安在着各巡撫及管糧
郎中照見行事例着實行爾部還分別覆擬處治不
許徇私姑息互相容隱推諉欽此欽遵通行去訖今
將各鎮已未完民屯細數分別案呈到部該臣看得
國初九塞盡給民屯後來間請京發至今所增不啻

疏鈔

屯馬

十三

數十倍之乃各鎮徃視京發以為可常而姑息民屯
以為可緩就中欠數甚多使完至一半亦可抵數年
京發之資不此之圖而今日增兵明日增餉一切請
之京運至于剗密等鎮其未完民運又以京運補之
此尤各鎮之所無者不思京運之金錢亦各省之民
運也何地非人民何處無災傷豈各省以解京之故
則催徵如此之嚴而該省以解邊之故則拖欠如此
之緩乎此臣所未解一也古者秦晉諸邦地養兵兵
雄于天下今關中雲晉之賦不入于朝又增以鹽茶

引目而猶然全給京帑得無地利之未盡乎此臣所未解二也內帑匱虛于茲已極凡有耳目孰不知之萬一庚癸興呼脫巾致繁豈有司之延緩顧可隱庇于下而國家之隱憂乃任其釀成于上乎此臣所未解三也該臣備查欠數在薊密永昌易五鎮節年山東北直隸各府州縣衛所未完糧六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零銀一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四錢零遼東鎮二十九三十年山東布運二司永平府未完銀一十六萬八千三百四十一兩三錢零金復海蓋四衛節年未完民運銀六萬八千七百餘兩宣府鎮自萬曆十八年起至二十九年止山西布政司未完銀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九兩五錢零山東布政司未完銀二十八萬九千六百二十二兩四錢零北直隸七府未完銀九萬五千七百八十四兩八錢零河南布政司未完銀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兩七錢零太同鎮自萬曆十八年起至二十九年止山西布政司未完銀三十四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兩七錢零河南布政司未完銀一十萬九千四百二十兩九錢零本

疏鈔

馬局

一四

鎮未完糧一十二萬七百五十石六斗八升零未完銀一十八萬一千五百一十一兩一錢零山西鎮自萬曆二十年起至三十年止未完糧二萬三千六百五十二石五斗零未完銀五十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兩九錢零屯糧未完四千六百八十六石五斗零銀未完一千三百一十七兩六錢七分零陝西四鎮除延寧未經報到外其甘肅二鎮自萬曆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九年止未完民屯銀四十五萬零該臣覽之不勝駭愕如以災沴爲辭則何拖欠細數處處皆然一處細數年年皆爾其爲有司怠玩弊屬顯然乃原限六月查奏之疏至今半載杳然罔聞若非明旨申嚴又成故事伏乞 皇上軫念邊儲重大國計艱難 勅下臣部咨行各該督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嚴查各處未完民屯數多至此是何緣故或係有司那移即行恭處或係奸豪侵匿即行照例問遣仍遵奉 明旨每歲巡撫會同管糧郎中將未完各官照例查奏俱限次年三月以裏到部毋得仍前姑息遲緩其各鎮邊郎每歲季報將各省府州

疏鈔

馬局

一五

縣衛所民運屯田折色本色分項總數要見原額若干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并經管職名細造文冊同季報投部不許有總無撤或有折無本或此有彼無致難稽覈至於薊密永昌易五鎮自萬曆三十一年爲始比照山陝遼東事例京民二運分爲兩項止照原定經制數目題發京運其民運未完者自行催督不許于京運內請補仍移文山西陝西山東河南各布政司北直隸各府一體遵查九州縣有司考滿務以取獲管糧郎中實收批迴在卷方准起送本部以憑

疏敘

屯馬

十六

郎李報彼此磨對違者定行駁處其邊屯衛所附近有司者歸併有司徵解其不近有司者該鎮司道封樞發各衛所徵收運解毋落奸弁之手併將各項民屯錢糧送戶科載入考成每歲恭進御覽之時容部科查比分別上請其民屯數多抵扣京運者疆場之臣當優異其功拖漚日積貽誤地方者疆場之臣亦不得全諉其責各邊郎回部考覈卽以此爲殿最本部仍咨吏兵二部知會則國計邊儲于茲永賴其于祖宗設立民屯之意不爲無小補矣

裁革無用種馬以甦民困疏

于有年南京監察御史

臣惟天下之事惟利與害而已圖治之道惟與利與除害而已故政之有利無害者則斷在必行無利有害者則斷在必革斯國受其利而民蒙其福矣仰惟皇上御極以來任賢輔治裁冗濫之官省驛遞之費停不急之工蠲積逋之稅便民者必行病民者必去無非愛養元元俾享樂利之休也乃若有害于民無利于國如今日之種馬者臣固知皇上之所亟欲

疏敘

屯馬

十七

革除以惠斯民者矣嘗考國初種馬皆牧在官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後始陸續給養于民壯直隸自永樂十年始山東自宣德四年始河南自正統十一年始借民力以牧養圖孳息以俟解其法固甚善也但行之既久弊患漸生於是有審編之害有輪養之害有點視之害有交兌之害有印烙之害有賠償之害有官吏科擾之害有里甲侵漁之害有奸巧影射之害有誠有如先臣丘濬王道所云者然所生之駒無一可用至于起僕之馬又往往計丁出錢以買之臣生長

疏鈔

屯馬

十八

閭閻習見其弊久矣茲者試職留臺方圖奏請除免近接邸報見太僕寺少卿裴應章條陳內一欸議查課種馬駒要將北直隸及山東河南草存種馬四萬有奇嚴行各州縣掌印管馬官員須要時常點查責令馬戶用心擎育務使種馬不虧生駒足額每年解俵馬匹議定徵銀買俵一半擎駒坐俵一半其有擎生不足俵解無駒及隱射侵剋變賣擎駒銀兩者容臣指名奏劾等因其意蓋謂民既出錢以買起俵之馬而又出力以養無用之馬民有萬分之害圖無一得之利故循名責實不得已而爲是救弊之說也臣謂天下無不弊之法法之弊也可救則救之不可救則革之而已若今日之種馬_臣以爲革之便何者種馬之駒類多弱少不堪解俵其來已久故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別買解用非得已也亦有見于事勢之不可行耳距今且七十餘年矣_臣嘗見有司起解馬匹嚴爲揀選高長各定尺寸俱求如式或本地所產不足額數至取盈于西地販來之馬自謂選無留良矣間猶不免于太僕寺之減退夫別買解

疏鈔

屯馬

一九

用已行之七十餘年之久而欲責令坐俵擎駒于一風之間閭郡閭邑而產尚不敷堪俵之數而欲坐俵擎駒一半于有限種馬之內_臣知其萬萬不能也寺院務干責成有司嚴于催比徒又增百姓一番之苦矣查得隆慶二年少卿武金御史謝廷傑等各條議種馬利弊該兵部覆奉穆宗皇帝聖旨備用馬匹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却受實害宜從謝廷傑說深思詳定著且革去一半以蘇民困合行事宜你每查武金原奏議處來說欽此夫知種馬爲虛名百姓受實害先帝之明見萬里也革去一半以蘇民困先帝之仁及萬民也故當其時直省百姓歡欣鼓舞如獲更生但其存留一半至今遺害未除惟在_皇上體先帝之明推先帝之仁毅然爲民除之而已合無總計每年應俵之馬某省某府某州某縣各若干匹每馬一匹議定價銀三十兩外加起俵草料盤纏銀五兩其銀即于本處均徭數內通融起派徵收在官每年太僕寺預查備用馬匹是否足額酌量多寡以定調取各處本折之數或取本色則有司買馬解

儀或取折色則傾瀉馬價及草料盤費銀一併起
仍行令各州縣將以前所養無用種馬盡數變賣每
匹照前議定價十兩解解兵部收貯以備邊方之用
如此則朝廷園馬之利每歲如額而百姓養馬之害
一旦頓除況此法既行而經政馬政各官又可以漸
次裁減其于聖治未必無少裨于萬一矣再照南直
隸江北鳳陽等府江南鎮江等府亦各有種馬其章
存一半徒爲民害亦猶之北直隸山東河南也且其
地方頗催水災百姓尤有不勝其苦者更望 皇上

疏

馬

二

一視同仁照例除免俾得均沾 聖恩則兩畿各省
久困之民不將歎聲動地共頌聖德于萬萬世哉伏
乞 勅下兵部查 所言如果不謬議覆施行生民
幸甚 愚幸甚

遵祖制重種馬以圖軍國至計疏

梁

許 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二月

臣惟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利賴在馬而種馬者馬之
所自出者也我 祖宗定制養種馬於民間固欲蕃
孳有備俟用矣然所以應調遣防不測者永嘗不存
乎其中是種馬又與保甲之兵相爲互合即古寓兵
于農之意其法至深備也夫何邇年以來承平既久
玩愒日甚有司之點查失宜百姓之孳牧非法所養
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以故言事之臣見種馬之無益

疏

馬

二

于時也遂議裁革一半夫減半之議抑亦少寬民力
非謂不欲孳駒也乃今人情樂于偷惰合羣累歲竟
無一駒俾種馬僅存虛名徒糜實費 祖宗良法美
意返爲弊政矣臣以爲駘謬承重役馬政之修墜皆
由責也近該 巡歷近圻目見冀北之野系號多良
而今皆空羣則其他可知已及復思維謹將禪馬政
凡八事條列上請其先責孳駒蓋每處起俵大馬雖
係償銀購買然必非天造地設者今不求孳駒于種
牧而惟買馬於民間是公家之馬皆不育而獨民馬

育無是理也況民纔出芻豆以養馬而又出銀以買馬果何法乎臣愚謂近年頭二運俵馬姑照丁田朋買以後務令馬頭用心羣養孳駒如二年之間有駒一匹果堪依解則四家各貼銀三兩以償飼駒之費如所生之駒止堪備種亦令兩平估賣除一半價歸四戶扣買俵馬仍將一半給與駒家以酬勞如二年之內不育一駒者量追收過草根銀八兩扣充朋以爲息玩之戒如此人見養駒之有利必樂于勸又見無駒之有罰必有所懲庶孳育之駒大者有益于俵

疏欽

九馬

二十三

得壯馬以孳息則有益于俵解以調遣則有益于折衝民之所實無幾而國之利賴誠大矣夫馬既擇矣使不嚴倒失踐蹂之令始雖壯而終斃于槽櫪者不可勝數也故必戒損傷蓋馬戶領馬在手不惟不加意羣牧且任意踐踏私自騎坐未已也又用之走遘駝載甚至駕車拽犁瘡瘍百骸令人不忍正視夫種馬官廐之物也育種馬期以與公朝之利也乃奸民輒爲私家之用又從而踐之可乎合無行令正官點視時遇有前項等弊卽痛懲如律仍令自出價值買

疏欽

九馬

二十三

馬大政竟委貧民有司不查徒據名爲馬頭而加增徵派如歲灰城灰河夫等項無名之役日添月益以致應當不前有手勒馬轡而縊者有馬繫樁而逃者言之痛心卽今編審之時務令正官秉公持正斟酌詳審雖根多丁少者仍參以家之殷虛戶之上下果堪養馬方僉頭役造冊送臣容點馬畢日量爲抽查遇有前項等弊指實參究庶養馬皆歸于富室而畜牧可歸于蕃盛矣夫審編既公則馬頭同歸于上戶然頭役之中又有太輕者乾頭也故必革乾頭何

疏欽

兇馬

二四

謂乾頭蓋昔裁革種馬而僅存空名是也對乾頭又有濕頭之名濕頭既出芻豆以飼馬而馬之換易倒失惟濕頭出銀供買歲費不貲若乾頭解部銀一兩之外無他貲也輕重懸絕苦樂不均合無行令各州縣將乾頭名色盡行革去如先年地若干頃人若干丁養一馬者今則併力合養一切秣馬之費折乾解部之銀通融均派則在官爲大公之政而在民有易舉之便矣夫頭役既均偏累可免使科擾不禁則政猛于虎欲馬蓄養俟得乎故又必戒科擾蓋民之苦

于養馬非獨馬苦之亦以有司之科擾苦之耳如點視種馬遇有老廢瘠弱責之可也重之補換賠償可也乃未點之時先萌問罪之心雖馬有倒失不問孽由已作否也聽信吏胥一槩罪及使一年所獲草料之需不足以供一年罪贖之費欲馬壯而孽生得乎及或生有好駒則勢豪之家心腹之吏情屬賄買甚有徑令親識納價賤領夫一戶終歲動止得一駒而奸豪徑取已有是以民寧自甘不育無惑也合無嚴令正官每過點視其有瘦損倒失止令責治賠償

疏欽

兇馬

二五

不許問罪所生之駒聽其本學公同議處斟酌留俟變賣有司止許督令孳駒不許將駒官需以病于民尤不許轉委首領陰陽醫官代點及解俵官員索要盤纏比較吏役收取分例違者聽臣究治則民既無科擾之害而又得養駒之利亦何憚而不爭先孳育乎夫科擾既戒則種馬日益然所以導民與利者其責尤在有司也故必嚴舉劾蓋朝廷所賴以宣布德意者在有司而所以激勵有司者在舉劾舉劾不嚴則有司無所懲勸雖有美政徒視虛文而已今除嚴

疏抄

屯馬

二十六

令正官按季點視養成羣育該道奉有專勅例當兼理務令每年躬自查驗將所屬州縣種馬列爲上中下等臆壯有羣息者列爲上等或臆壯而無羣息者有羣息而不肥壯者列爲中等如無羣息又瘠弱者列爲下等面同正官將驗過等第註冊送臣容臣照依戶部題准查叅屯牧錢糧事例其上等及八分以上者年終類薦七分以上者量行獎勵上等止于五分內多中等者量行戒飭上等止于三分內多下等者重行究治庶勸惰明而人知警惕激勵昭而馬政風行矣夫嚴舉勅所以求治人而治法有可議者又不嫌于通變故必議杜種蓋一杜四化共一羣此舊制也然壯駒二年率多割騷間有不馴者必其不堪者也是以每遇易換壯馬率難買補及至購獲僅足備形而已無以收羣蓋之效又壯馬蹄嘴難訓不堪調遣止可起駒苟得一善者自足以供三四羣之用不善者雖多亦無益也合無乘點視之時遇有不堪壯馬量易壯馬或三羣四羣止留一壯庶壯馬之數愈廣而羣生之功愈蕃矣竊念臣庸劣嫠淺奉命以

疏抄

屯馬

二十二

來夙夜兢惕惟負任使是懼謹備加體查其于馬政利弊得于見聞之真者據實開陳冒瀆天聽伏乞勅下兵部再加詳議倘果臣言可採即時題覆行臣轉行各該兵備道嚴飭州縣着實舉行務使燕趙冀灤豫魯之間盡成雲錦之盛依調不乏緩急有備庶軍國大計少助萬一而臣之責任少塞涓滴矣再照此據見在種馬言也祖宗原定馬額其數總計十萬歲羣二萬亦猶糧額之不可減者也往歲議革一半亦一時權宜之術然而不盡革者以大計攸繫耳臣愚謂今日百廢俱舉正宜悉復祖制以圖全盛但裁減之議奉有先帝成命未久恐難驟復姑俟臣舉有次第行有利益然後具題上請盡復舊額則閭閻皆外廩之藏一號召而數十餘萬馬羣畢集國家神氣隱然壯于無外矣

馬政空虛已極問寺停俵非計疏

史學遷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昨接邸報見太僕寺少卿申用懋一本爲同藏空虛請發踵至等事其中千言萬語不過欲將備用馬匹盡數改折臣一見之不勝駭然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最要在馬馬政之盛衰國家之安危係焉國初馬額多至十萬孝廟時亦有十萬之多則雲錦成羣貌貅壯氣豈不稱萬乘威靈哉自種馬變而爲俵馬則馬少矣自俵馬分而爲本折則馬漸少矣近因災荒

疏鈔

三十一

傷正解馬已分則馬益少矣原額犬虧千往昔馬廐坐見其虛亡有識之士正思議增解俵請償借價今寺臣因戶部借濟不足欲併解俵之馬而盡數停之是亦太輕言矣夫安常處順之時猶當爲思慮預防之術豈以多警多難之日爲此燕雀處堂之事耶弘治二年嘉靖三十九年隆慶三年虜入內地蹂躪郊關而世宗肅皇帝以太僕馬不敷用赫然震怒曾繁其卿而置之理今薊門日有警報建會爲謀不測羽檄交馳在在告警卒有意外之事不審寺臣何

計以應之耶卽有百萬金錢恐千戈倥傯之際戎馬擾攘之秋亦無處可覓馬也況太僕之金錢可保其常在乎前此數千萬之積蓄且爲軍餉別項之借用今此僅僅一三年之積不足無十年前百分之一能不爲別衙門之請求耶而能斬皇上之不予耶予而太僕能中止耶馬耗於俵解銀匱於借用則寺臣今日之言乃銀馬兩空之道也寺臣疏前已明白謂可備別部之那借不時之請給後却云不得舍已田而耘入之田何其言之顛越至此也夫一分解俵

疏鈔

三十八

其馬不及五千征銀不過五萬有奇乃云一歲可得二百萬兩此百萬之銀從民降那地出耶寄養最苦乃其從來本分差役停寄養而征銀十餘萬兩則料派出於創聞而聲教之外且怨毒並興矣此屬民之事地方當之耶寺臣當之耶兩任職南非不知民解俵之苦而罔政諸臣亦有籍山東河南者豈不爲桑梓蘇息之慮然終不敢以此而易彼誠爲祖宗制不敢更軍國事莫得而輕易也京營向蓄李花龍謂解一二年可得銀數百萬之多而不知歲解俵馬

一分卽折銀四五萬而止其數原不多也且謂宜行
周寺議妥其心虛而其議正未有不俟部劄不謀同
事不商有職掌者而率然出名爲之夫捷紙上之空
談誤稱歲有百萬之積則上可以修九重不時之錫
予下可悅別部借濟之懷心上下俱媚而已之大物
旦夕可得恐國家安危所係非爲人飾喜之具也軍
國重大之事非爲已微倖功名之物也臣言至此臣
實欠厚然職掌所在安得模稜而不以實爲皇上
告哉伏乞勅下兵部母徇體面從長酌議查先年寺
疏
臣題准之數本折並行庶掌疎有賴矣臣不勝倦倦

屯馬

三九

條陳屯馬事宜疏

史學選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承臺乏叨役屯馬今且視事半歲餘矣隨事稽覈
按部考察頗得其梗槩錄連年臺差缺人代庖相遞
因循日滋遂致積弊相仍十餘年來曾未有完差而
復命者亦安得有振刷之期乎中有宜昔而不宜於
今亦有流弊而非其初意者若不申明終難修舉臣
抱狗馬之病行將乞身於皇上爲是條畫一二先
以上聞伏乞勅下部院逐款議覆其於屯馬之政宜
疏錄
屯馬
四一

無小補之哉

計開

一並徵當議照得前任御史王國議謂在京管屯
指揮千戶多侵漁錢糧而經歷吏目出身更迭精
勤能幹題將掌印管屯首領三官並徵屯糧以杜
弊端意非不善然首領未必盡賢屯糧幾何而三
官並徵乎其帶領軍伴識不下三四十人下鄉
比追難大靡寧幾於一羊十虎矣近日興州前屯
衛經歷尹應獄侵欺屯糧五六百兩卽監斃恐終
不完泰陵衛管屯指揮邢應春呈稱三官下

軍不堪擾已批昌平道查議至今未報蓋欲屯官專徵已非初議欲三人並徵則難爲地方自今以後合無專責管屯官之征比而屯官之侵匿花費則罪坐掌印首領扶同不舉之罪而叅罰之例首領官亦與掌印同伏乞 聖裁

一責成當專照得民屯二糧等叅罰耳然而民完屯不完者以民糧專責州縣屯糧不過責成該衛耳此軍明知叅罰之害小侵漁之利大何憚而不侵漁乎不得已而有歸併附近州縣之議但州縣

充

屯馬

四十一

既有本等民糧終不免紊越視屯事且府有同知通判管糧官此外別無事事奈何僅備轉一空文不以責成乎除在京衛分屬 衙門比責或戶部各司分比外其在外衛分自今以後合無專責成於管糧府官 陵衛亦隸於昌平管餉廳密鎮隸於密雲管餉廳薊鎮隸於薊州管餉廳霸州隸於楊村捕河屬至永保河真順廣大無不皆然各官親自履衛或親比或督比諸凡置徵簿審糧頭之類一切聽其便宜照州縣催徵民糧行事本官考

滿將此項填入文冊年終照州縣完欠事例一併查叅該衛印屯首領官照舊附尾而 覆 命之日於三省管糧管馬官另本舉劾庶事有專責而政無不舉矣伏乞 聖裁

一比較當一照得屯田之事係 衙門專掌故諸官以屯糧之完欠爲本年之查叅外衛屯糧惟取數於道府以爲叅罰之責因無專責故多逋負故 另議歸於管糧餉之府官惟是京衛之比責出於多門今查京衛有屯田者五十四處戶部近分

疏鈔

屯馬

四十二

隸於十三司司各有屬月各有比比或五日或十日各衛既聽 衙門之比責又聽戶部之比責然屯地有坐落於真定河間之間去京五七百里奔馳既無停足比責又無停時徵糧之日少受比之日多誠無異於九羊十牧者況京中衙胥到處作梗一番比責一番需索一番需索一番打點屯官亦稱苦矣自今以後除 陵衛專隸於居庸管餉官外不必入京赴比而在京四十五衛分合無專責戶部分比 惟據實按以叅罰似爲妥便或仍

聽比於臣衙門以守舊日之職掌伏乞 聖裁

一管屯責專照得京外衙門所額設屯官一員原爲督催錢糧別無承委他務各以徵納完欠爲殷最侵匿不法臣得執法從事邇年以來巡倉存恤等衙門年終并復 命亦紛紛舉劾或甫任方新而參摘忽至或催科得法而彈章誤及來去不常彼此推諉一番請託一番侵欺一番迎送一番常例錢糧愈虧軍膏益竭漫無歸着自今以後各衙門不得以屯田之事漫爲舉刺止聽臣每年照例查

疏鈔

屯馬

四十三

叅如有不稱職者臣移文兵部武選司另行選補外衛亦聽臣衙門去留各院不得叅差黜陟至于陞任革任必候臣查實經手錢糧明白方許離任庶賢者得以久任而錢糧不致推諉矣伏乞

聖裁

一荒政當核照得開墾荒田係屯田職掌而徵銀則例不齊本折亦異每年據開墾之多寡以爲各官之舉刺各官因希冀舉遂捏報虛數如武涉等縣永平各衛所是也因中有徵銀者解部濟

疏鈔

屯馬

四十四

遣則填註長單或托言無徵而侵匿有徵穀豆者名爲備荒則長單不填侵欺多端莫可究詰及至行查動稱拖欠夫名爲備荒何施升合自今以後合無俱徵折色每穀豆三升折銀一分填入長單每年終盡數解部臥批于臣衙門驗收於戶部太倉而目前見在之穀豆各臣即行文通查近各邊者解各餉司以抵戶部年例之數違者亦變價盡解太倉虛詭自此可破矣然開荒既屬臣專掌而各省有報荒於縣有報荒於府道如永平又報荒於餉司山東又報荒於防倭則致出多門事難稽覈似當俱歸臣專掌者也伏乞 聖裁

一點馬當勤照得畿北之民其差之苦者無如養馬一事州縣官一番編馬頭之戶其戶舉家欲逃欲死若不欲生者誠重役也然亦有藉此以爲利者如三河等縣寄養馬匹俱覓腳走差耕田歇業臣視其馬皆脊破皮穿厓厓骨立雖退之不勝退究之不勝究責之不勝責是儀馬者以四五千金之賈徒滋此輩覓錢之用矣國家有事亦安能得

一騎之力哉所以然者以太僕年終舉劾之權輕
即重處不過罰俸數月已耳自今以後合無照臣
另款條議一年一差一年一印蓋印烙未幾而復
命白簡即隨之州縣官安得不兢兢勤視馬政哉
伏乞 聖裁

一差限當改照得屯田印馬原係兩差因其事簡
歸併一差而大明會典開載正德三年屯田御史
一年領勅六年更換至嘉靖八年因南京屯地廣
濶議三年而止繼未及然有一二年換者有因事
疏鈐

屯馬

四十五

改差者後來因循遂亦至三年然其轡轡幾何
而三年始可巡歷乎無論三年之久中間陞遷憂
制請告罪謫事故多端數十年未能有一復命
之期如前御史趙之翰之條陳而國初種馬最多
不下十數萬故巡歷印烙必年餘可完今種馬俱
革止有寄養馬戶僅僅萬有餘點驗印烙月餘即
可完事而比較屯牧開荒諸事亦不過至三月即
可過歷三省之墟况一差限以三年則三年始當
巡歷三過屯政焉得而修舉馬政安得而稽考乎

屯馬之弊正坐於此屢經前任御史言之至今尚
未改正差斷當以一年為期者也伏乞 聖裁

一舉劾當一照得屯馬管轄初止北直一省河南
四府山東三府餘俱不及也自開荒隸 職掌而
河南山東遂通省入轄矣然既一體入轄則當一
體舉劾乃三年大計而河南之懷河汝南山東之
青登萊若方而若有司無不繫繫投劾而復 命
之舉薦却不及為是豈畫一之道哉况開墾荒田
之舉劾既通行於三省而復 命之舉薦獨遺於
疏鈐

屯馬

四十六

七府則於事體不受之甚也緣荒政方新而屢差
皆係代庖故因循苟且未及考究耳自今以後合
無照巡鹽之差一體復 命而地方多於巡鹽因
時再加酌議伏乞 聖裁

申定驛傳規例以便遵守疏

楊錫鎬四川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三月

臣入任籍後觀中外以條上便宜者靡不極口而譚驛傳可以徹民德啓天聽大槩如斯矣即該部議覆且亦不勝其煩臣又何敢置喙項自范涑之奏一入龔雲致之謫立至則人情事勢固有不嘿嘿者爲向來議驛傳與行驛傳者率以其名不以其實耳夫惟徇其名不要其實凡絡繹皇華者即皆書劬衣囊豈能不加於十夫之外即皆琴鶴圖籍又豈能取

足於兩馬之

力公館可住薪水可給防護可撥而行

李何獨不供其乏困陟岵望父陟屺望母陟岡望兄

而道里終難過禁其迂曲蓋今之冠蓋相望總屬上下相蒙此所謂欺罔之習也間有報其實以責其名凡載馳載驅者夫踰二十即大臣而亦呵止安知舊李將軍馬踰三匹即清銜而且待罪誰不重足役使莫非王事居則無一日之積行則無一日之衛豈不懷歸不惟畏此簡書又且畏此譴怒蓋今之荆棘滿路必多睚眦相傾此所謂險薄之風也欺罔成則近

於亂險薄滋則近於衰曷若及今一定於實體其必至之情立爲不犯之法而使上下相安永久可行之爲得乎周之秩官有之曰賓至闕尹以告司理授館膳宰致饗司馬陳芻工入展車此皆以待異國之賓而今以勞天子之使驛傳之設從來違矣儻使輔翼之臣誠利君國法度之臣誠利社稷封疆之臣誠利土宇即肩輿而入不爲過四牡而出不爲華去帷而行不爲侈如其不然有陽爲名高而陰規厚利者乘敝車策羸馬絕不見有騷擾驛遞之名其以

單騎而走珠玉扁舟而載千金又誰知之噫殺青之

戒懲似之疑徒以苦廉潔君子彼頑鈍亡節而欲肥

潤其身家者即從大夫之後亦可以徒行矣此皆名

與實之推也語云治道去其太甚今部例假冒勸令有禁隔省牌票有禁折饋途有禁公差護送有禁金鼓旗幟有禁果能堅此之令所省不啻其多然驛遞站銀每歲徵派民間即多裁省何曾蠲免百姓衝途乘輅全資走遞養贍窮無所歸勢且散爲盜賊似此情形非親民最久者不能習見不以一上聞也若龔

雲致者用夫絕多十四名計夫價僅僅一兩有餘於郵舍不足爲攬頭之半菽於國家不足爲太倉之一米豈以不檢黜落其官無乃大輕耳目之臣乎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者誠有罪也而奪之牛罰亦重矣蓋自十數年以來驛傳之令何日不申警於道路而官謗屢至刑書數煩無亦人情所不能已者即聖人不能禁之臣請勅下該部無復隱諱明以驛傳詳奏據實奏聞或於勘合夫馬各照舊目量行議增度其足用駢爲定數其餘一切禁例但有犯者無赦庶足以宣示臣詔旨之重使其無蹈於欺罔至於官員赴任出差既有程限誰肯遽延苟無勘合自難騷擾惟是絕裾非孝捧檄爲親聖王錫類所宜寬假其在御史銜命有隻身萬里有一去幾年伴送家口尤當明著一例仍在舊限之中不必援恤刑者爲比庶足以間執纜惠之口使其無效乎險薄此所謂議法者實奉法之實也又何不可久常之有臣又採輿論之公龔雲致以有勘合御史多用十四夫而降雜職范涑以無勘合副使假名指揮濫交布衣至用夫

疏敘

馬

四元

四五十名而免議處治以律文豈來曾出首可以免罪曾檢舉可以不問乎涑職掌驛傳公然自犯無異監守自盜尤當加等治懲者但揣摩窺探既能陷人機穽又能自脫網羅弟恐姦雄之心亦竊戾朝廷無人矣况該省撫按會疏以參不蒙賜察亦豈皇上委託撫按隆重事權之體乎臣謂范涑似宜仍聽吏部奏請議處以服人心使天下後世仰皇上如天地之無私如日月之照臨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疏敘

馬

五十一

驛傳困累已極敬陳節省事宜疏

錢

桓直隸巡按御史
萬曆十九年七月

國家設立驛遞凡以通冠蓋之往來恤馳驅之勞苦故使車所至則館人飭廬廩人致餼涓人秣馬何其隆重也而可以濫及乎迄於今則濫觴矣驛遞以積累成疲積疲而幾廢矣乃驛遞之條陳臺省諸臣上慮數十疏而尙不能釐其弊收其苦者凡以法之不嚴而行之不力也職奉 命于畿南已一載有半兄地方所最苦者莫過於驛遞而于其情弊累害知之

疏

卷五

五十一

最悉彼城狐社鼠之輩恣意怙然到處若掃即摧髮難數其罪也然而不止若輩已也藉津宴之勢則奴隸無不金貂張牙爪之威則官卒無不裸繫恣給堅之欲則各驛之鉢鉢無不囊橐以是差使一過有閭驛挈家以迎者甚有驛官無指倉卒自甘維經者嗟嗟彼雖公麼下吏乎夫亦一生辛苦所致何忍服從其官而鴻毛其命也蓋有萬不得已者迫之耳及今不爲嚴禁乃裁恐差委之煩數日濫一日無名之嚇索日多一日奸僞之橫行日盛一日支應之困苦日

疏

卷五

五十二

甚一日而驛事必至大敗極壞不可收拾矣驛事不可廢必且以富家代之富家不能支必且遍及里甲而地方騷然不安其生矣可坐觀其弊而不爲之除乎熟思之當今民窮財盡不能于額外爲之議加祇有較獎稍偏猶得于額內爲之議省然欲議省將何策而可 以爲當議革者有當議節者有當議處者計凡八款謹一一爲 皇上陳之一曰靡文之當革夫坐馬與金鼓旗幟特以修耳目之觀聽其何當於實用乎不知一人一馬每站約費銀二錢餘值此驛遞困疲之秋聞其愁苦之聲見其窮迫之狀稍有人心且爲流涕何忍椎貧驛之骨髓以炫耀耳目也是不可不盡行裁革者也二曰索需之當革夫廩給之設原爲供給飯食乃使客既有館餐自不得再索廩給矣其有索討者或僕從無恥之故必非使客本意此後該驛遞凡供應館餐者決不許復付廩給即造謠內不准開銷至於承舍承差有騎馬有包馬有口糧已至足矣更索坐馬惜馬等錢以重累窮驛敢有仍前需索生事者許所在官司申詳撫按提究其

申報官司從重紀錄仍于奉冬報部宜加優處以爲任怨之勸三日携帶之當章夫自來馳驛必真正公幹奉有勘合者只許本官乘傳豈容冒濫乃今則一人公幹挈帶多人有原無家眷而輻至三四乘夫至四五十名馬至二十餘匹此何爲者非親戚則故舊不然卽山人墨客與星相醫卜之流也顧亦冒馬入驛飽公家之廩餼揚揚然乘輿策馬而去也驛遞安得不疲不遑今而後奉委官員止許相携家眷若查出順帶閑人三名許所在官司一面羈留一面申報疏敘

馬

平三

撫按參究四曰牌票之當節夫昔年隔文濫行改用勘合今行有勘合而復兼行牌票乃牌票內不止腳力且填註廩糧人夫甚有數更溢于勘合常例之外者是邇何名耶今而後除本等公幹去處係所屬衙門該管地方許酌量遣行牌票亦許填廩給人夫若係各省出境奏事者原有請給勘合何得混行牌票俱不准應付然不獨牌票卽真正勘合火牌但係年月隔遠者亦宜禁止且邇來奸宄肆行假造洗改之數不一而足尤當加意防察者也五曰應付之當節

夫品秩有崇卑而應付之多寡因之會典開載甚明今則混淆無辨矣甚有卑秩而輻至數乘夫百名馬至三四十匹者抑何無等之若此也今後俱照秩定數寧稍從寬而數外不准應付卽數內輻扛宜限定夫役如官輻每乘不過八名小輻每乘不過四名扛每輻止許二名此外不得多索一名抵充前站之私囊而供扛頭之乾沒也六曰中火之當節夫中火大約五六十里爲率亦不至枵腹每見三二十里舖店去處亦設有中火此不惟各驛供應之苦搬運之勞疏敘

馬

平四

且亦滯使客行程甚屬虛費所當議裁應設中火亦須有限制往往前站作踐驛遞稍不厭欲輻行撒潑毀壞器皿見之令人髮豎詩云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語饑歲也乃邇來到處海饑流亡載道觀此景象卽一菜一飯不能下咽豈飽腹而外猶厭縱無忘耶今而後中火品數量素總不過六器至多不過八器米麵飯不得過三件此外必不許多索倘前站有放肆擾害驛遞者所在有司申詳各該撫按究治七日協濟之當處夫初時協濟原用人馬後苦跋涉改爲站

玩飲

屯馬

五五

銀至于今乃年久玩生累年不解即各驛差人守領有併其入而餓斃他鄉者此豈直窮驛之難堪且亦非事體之平也從長計議不如照數免編爲便倘以錢糧重務南北編定不便互更亦宜着令各該撫按督責協濟州縣依期征比盡數解發毋使驛遞徒冒虛名虧損實額以致疲累逃亡若延捱日久拖欠數多即隔省撫按得以白簡從事庶人心知警愾不至置之秦越不相關乎八曰給發之官處夫各該驛遞工料支應銀兩屬府者則府給之屬州縣者則州縣給之然必須先期早給庶可應其卒迫之用而免其稱貸之苦至於此中給發之弊往例有每百兩明扣銀二兩三兩不等者矣又有暗短銀一二兩有奇者矣上下視爲固然無足怪而竟不知此何名色何面孔其在驛所官又每百必扣銀十兩以爲常例驛所吏皆以各衙書役掛名經年不一觀面亦每百兩必扣銀兩許以爲食米而一切跟官抄報廩米設酒等項尤出其外然則筑筑諸役所得工料拾之六七耳其何以撐持此疲苦也此必一應繁費盡行汰去

陳鈞

屯馬

五十六

工料按月給領以月之初旬爲期但使一鋪一鉢不敷貧役應領之數撫按官從實廉訪從重覈究庶發者不致愆期而領者盡沾實惠驛遞猶不至極疲乎凡此數款皆就中節省不廢更張但人情積玩洗刷爲難獎習久沿往除不易臣與撫臣孫璋會再三出示嚴禁矣但有司驛遞各官每每畏事不敢盡報臣等亦何由盡知則驛遞之受累各聲者尚多也臣于三十年告假南歸見各驛中監有奉 聖旨裁革鋪陳石碑而使客逐無有索鋪陳者則 臣所陳諸款必藉云明節暨碑各驛使客見之當必凜凜知畏矣雖然此猶撫按官得藉公皇上威靈以行之於地方者也乃驛遞之所以愈清愈濫明旨之所以屢禁屢格則又在源而不在流在內而不在外夫國家有重務其不能不差官勢也然一事一差足矣一事常至分爲數差何故一差人足矣二差常至分爲幾人何故彼實郎輩不諳事務又不能禁戢其下所至如虎如狼蹂躪無端計一差之所當解幾何催償幾何齎捧幾何而迂道回籍往返歲月所費國家者業已

不貲則亦何取于若差爲也誠使一事必併一差一
差必併一人一切不甚闊繁之務止具文移催督而
至序班署丞等官在內不許差遣在外不許應付果
爾則差遣之人旣慎而驛遞又何患其不清耶伏
乞勅下兵部查果臣言有裨驛遞卽覆議上請通
行遵守則人皆知明旨森嚴無敢違越由是弊蠹
去而疲驛可以少蘇驛遞而災民可以無擾地方
幸甚臣等幸甚

疏分

已局

五七

萬曆疏鈔卷二十九

礦稅類

馬鳴鑾 開礦事在必行欲陳愚慮疏

姚思仁 中原困疲乞停開採疏

馬鳴鑾 採礦利薄民困難堪懇恩停止疏

傅好禮 假官抽稅乞賜筆先以駐畿甸二疏

劉日寧 羣邪誤國直陳利害疏

馬鳴鑾 礦稅繁興人心惶駭乞聖斷亟停疏

李三才 政亂民離目擊真切疏

目錄 卷二十九

李三才 萬民塗炭已極乞賜省覽疏

溫 純 慶典在即懇乞寬遠繫併停礦稅疏

王德完 特禁重征并懲欺罔以安西陲疏

馮應京 稅監違旨劄民乞加誅責疏

備 九卿疏 人情屢變聖意挽回當早疏

備 九卿疏 反側可虞民變踵至乞罷權採疏

備 九卿疏 民變踵至可虞聖政改圖難緩疏

備 趙世卿 仰替天心仁愛疏

備 趙世卿 民生垂斃可惻天語勢難及汗疏

備 九卿疏 信諭旨以安聖躬以安天下疏

○ 溫 純 亟勅正法以平衆怨疏

目錄

卷二十九

萬曆疏鈔卷三十九

礦稅類

開礦事在必行敬陳愚慮以備採擇疏

馬鳴鑾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

七月二十日准戶部咨 乃知我 皇上特允府軍

前衛千戶仲春等採礦之奏該部一疏請勅再疏差

官俱奉 聖旨以糜費騷擾為戒又令撫臣調兵防

護而叮嚀之曰務保無虞臣仰窺 皇上於阜國安

民蓋留神慎重之至矣夫大工方興經費浩繁誠得

百萬金以佐水衡之急臣且踴躍為之況 明旨其

嚴如此乎祇緣關繫地方事體重大 臣欲以利害之

說通而該部及科臣已詳言之皆苦口之忠言老成

之極思也 聖心斷在必行 臣耿耿亦復何說即日

督行司道查照遵行肅上命也但其中事情尚有未

可遽然嘗試者 臣昔為滇南兵備五載頗知礦事敬

為 皇上陳之夫礦一也在滇南何開之易而中土

何以難也滇南越在萬里諸礦洞又偏在蠻烟瘴雨

深山窮谷之中其洞夫皆召集於洞頭而養贍其家

然亦本營食民遠則川費遼食無賴之民無洞多不

過二百餘人止耳非有蟻聚蠹也也不可散之勢也而

所在有土司勁兵彈壓之亂安從生若河南南陽則

所謂四通八達之地也礦徒偶一嘯聚輒以千計今

聞此風聚而待採者不下數千人矣豈皆土著之民

如文節等哉 臣查文節本身地不足二頃更荒穢不

治合一戶之地派糧六十餘石升合不納也度其力

量豈能自開令數千人叢集而開節又未必能管束

也彼不逞之徒知利有所分豈其以辛苦所得之礦

產而盡歸於鑪冶將一使官兵追詰則抗拒格殺

無日無之亂從茲起矣必令礦徒馴於採取而又樂

於輸官然後可此 臣愚慮之而未有良策者一也 臣

觀滇南銀場大抵視砂之衰旺每百觔可更銀若干

委官量抽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一定為則例而洞長

輸馬有司第以官法治之禁其聚爭而坐收其餘利

耳故民樂於採而無缺望踴躍之心今使百姓自採

是矣而一洞所產得礦幾何三七分之得銀幾何彼

文節者額徵稅糧不以給公土而一旦自捐工本歲

輸內抵數百萬金不爲惜也。其勢必接濟於遠處飲食若流非壩廩所能獨辦也。其勢必接濟於遠近之居民居民嗷其厚利亦不惜罄所有以供之接濟窮而米糧絕雖有金錢無從羅買饑餓日迫非劫奪胡以爲資如近歲裕葉間事可視矣此臣愚慮之而未育良策者二也夫礦開則土著之民釋耒鋤之業而逐錐鑿之利田疇荒蕪富歲無望茲其害猶可言也惟是礦脈易表而人之趨利無厭異日者此曹引類呼朋不至數十萬不止大衆聚集強者爲雄有限官兵作何防禦此臣愚慮之而未育良策者三也卽以調兵一節言之臣明旨不許支費錢糧而各兵行糧則不可少者採礦非旬月可罷則調兵非旬月可撤聞嘉靖間防守官兵三千二百員名非多也而廉給口糧所費不貲彼其時積有餘金尙堪支用今饑荒之後所在庫藏空虛矣而差官往來更有必不可省之供應將取於民乎抑取於礦乎此臣愚慮之而未育良策者四也夫礦不難開也開之而上有益於朝廷下有濟於百姓奸宄不敢煽亂戍卒不致糜

費則亦何憚而不開臣竊思礦所開當擇其必熟慮而後得之今臣徒抱此區區之慮而計無所出不及今一陳於君父之前非忠也伏乞勅下戶部會議長便之策覆請行臣等遵奉施行若其間禍患可虞之事臣不敢具論皇上聰明天縱儻穉然深思必以部科諸臣之言爲是則成命可以收回實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祚匪獨中原地方之福也

疏鈔

礦稅

中原困疲乞停開採疏

姚思仁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竊惟中原八郡實爲天下樞機南控江淮北引燕趙東聯鄒魯西達關陝從古以來帝王必爭之地譬之人身則爲腹心譬之屋室則爲室與北因水潯頻仍民困至極至于子食父肉人食馬糞皇上憫重地之荒久部科之議蚤登帑金數十萬兩漕米數萬石特簡能臣星馳往賑卽今凋疲之民不至流移死徙之盡者皆皇上之再造也顧生氣稍回菜色未變

疏

奏

五

昨歲黍禾已經蝗蝻喫盡今春麥苗又復早曠焦枯多方撫綏猶慮變生意外豈堪勝此開採之大役乎夫開礦之有害無利得不償失歷經諸臣條奏已明無容贅惟是自十二月十三日入境以來卽巡行郡邑問民疾苦其同礦頭礦夫剝膚竭髓裂服皺眉溺河溢樹之狀皇上自不忍見者已親見之販夫販婦折屋賣田鬻妻售子哀號痛哭之聲皇上耳不忍聞者已親聞之變動生于眉睫叛亂起于呼吸大可慮者有八臣請屢數于前皇上試垂

聽焉一曰礦盜哨聚召亂之可慮二曰礦頭累極土崩之可慮三曰礦夫殘害逃亡之可慮四曰礦兵糧缺誤呼之可慮五曰礦洞過開浪費之可慮六曰礦砂銀少逼買之可慮七曰民皆開礦失業之可慮八曰奏官肆橫激變之可慮夫宛葉素稱盜藪每于百爲羣藏匿山谷令礦洞一開蜂屯蟻聚而至者不下數萬防守官兵雖極力捍禦屢有擒斬然此輩聞不畏死恒伺間竊發倘兵力不支爲盜所勝小則剽掠村落大則攻屠城邑赤目黃巾可爲股鑒此礦盜

疏

奏

六

哨聚召亂之可慮者一也兩河連遭大稔僅存子遺所稱殷實家無數千金之產一旦迫逼立爲礦頭凡供應器具工食皆令備辦原議礦砂官四民六今悉照原議礦頭僅得一分而又百計需索以至有自刎者有自縊者有棄家削髮而逃者默窮則攫人窮則亂大可寒心此礦頭累極土崩之可慮者二也礦在重淵之下淺則須鑿二三十丈深則五六十丈方始見砂礦夫深入洞中不分日夜打樁鑿挖砂石虛浮

人而墜死者家雖長其家亦不復生矣。凡應斯役者強則思亂弱則思逃此礦大殘害逃亡之可慮者三也。礦夫接奉勢必備兵以爲防守兵須有月糧有行糧原讓月糧出自官府行糧出自礦頭今礦頭止得一分力必不能辦而兵士暴露山谷間既無房以居又無糧以食萬一有不逞之徒號呼揭竿而起夫礦盜亂有兵與敵礦兵亂離與敵之兵與盜合撲滅爲難此礦兵糧缺呼諫也可慮者四也。南陽府奉旨開採者文家等洞河南府奉旨開採者嵩廬等縣止耳奈何日增月益今日開一洞不見砂明日復開一洞不見砂後日又開一洞奉旨者開不奉旨者亦開有砂者開無砂者亦開增礦洞必增礦頭增礦頭必增礦夫又增防礦之兵又增防兵之餉卽變高岳爲銀猶難取給此礦洞遍開浪費之可慮者五也。礦砂須用戛硝戛硝須用搭配據各州縣報至有取神溝砂四十斤工錢一兩二錢燒銀二分者有取金溝砂五十斤工銀八錢燒銀六分者有取湯鍋砂五十斤工料銀一兩燒銀一分三釐者戛砂

既虧于是乃賣砂取價商賈見無利掉臂而去其勢不得不強民以買之至鬻田產售妻妾賣子女捨命包賠者父子化離室家傾業大非太平氣象此礦砂銀少逼買之可慮者六也。汝南當積荒之後民皆散于四方車轍所至見閭閻蕭條生齒凋喪卽令有司散倉穀給籽種加意招徠尙懼不肯復業自開採後民之稍有家業者爲礦頭大者爲礦夫以故民皆棄耒鋤而事錐鑿力不勝役皆離親戚棄廬舍而逃故田野荒蕪者益甚差徭從何應役錢糧根何出卽將有司官日加叅罰亦何益于事乎民爲國本豈容逼迫至此此農肯因開礦失業之可慮者七也。開採原爲鼎建大工非爲奸徒囊橐計也不意仲春一到地方橫行無忌眇視胥紳等不聽約束帶棍徒張應先張廉韓平鍾應文等數十人俱繫金帶張黃傘乘夫輜假造欽差員牌私置關防徧行開採上砂盡入私囊逼死張文禮等十餘命騷擾連連愛虐職官以至人心洶洶怨聲載道此奏官暴橫激變之可慮者八也。夫礦兵之所取給礦頭之所包賠有司之所

賄補驛遞之所應付孰非。皇上之財亦礦頭所脂。累死礦夫以傾壓死礦徒以爭鬪死貧民以逼買死孰非。皇上之民乎自開採以至今日已逾八月自初解以至今解不過四千向以根本重地。皇上舍三十萬之金以全活之而猶以爲不足今以大工重役。皇上爲同千兩之礦以困苦之而尚以爲有餘及今不爲停止恐禍起蕭牆變生肝腹他日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于存亡之數矣。臣所以拊心泣血而哀鳴于。皇上之前也抑。又有獻焉。就錄。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夫以諸侯而尚不富寶珠玉况天子乎家四海臣中國而可以貨賄爲寶耶故虎臺積而商郊墟私藏盈而漢社傾洛口充而隋祚絕瓊林滿而唐室衰其鑑累銖積畫筭夜筭求足裕藏而富府庫者曾不得其半過一綸之用適足爲奸雄盜賊之資藉耳伏願。皇上鑒鹿臺瓊林之覆轍思財聚民散之明訓勅下戶部召回開採之臣將仲春等拿問則聖德光于日月。皇圖垂于泰山。無任激切懇望之至。

採礦利薄民困難堪。馬鳴鑾。撫治訓陽右倉都御史。竊惟開採之事以利言也上固欲其利國而下亦欲兼以利民此。陛下意也即仲春原奏亦謂可歲供數百萬金於內帑可急救貧民於塗炭豈不悅耳足聽哉今南陽所屬州縣但稱有礦去處掘挖無遺礦夫深入洞中爲土石所壓破腦折骨而斃者若千人矣更砂必須搭配礦頭寤於無資多有典房賣產鬻子女以充費者矣更銷既虧正本不得已而賣砂又不能即售則令礦頭包納而無名之取且自出於民是乎民愈不堪命矣更有鑿之累月杳無一砂空自賠錢殛死者相屬夫此民也非往歲大荒。陛下發帑銀三十萬以賑濟之乎遺乎今若此是反陷之於塗炭而安在其能救之也藉令果有厚利如原奏之言尚當軫念勞民議罷今採取八閱月矣毋論監衛二臣晝夜拮据盡地利以圖自效即仲春等。陛下假之以管理巡視之權彼皆得發舒其能恐動郡邑快心雄行千載一時矣豈其貪徇懸羊引目貽之然

自初至今縣運道艱老滿漢官民
萬之云不令人掩口乎。陛下富有四海何有此數
千金之入而小民脂費不計數萬其哀號之狀則甚
可憐矣防守兵糧既不得照原議取之於廣近提南
陽府申詳該給銀八千餘兩分毫無所出辦各兵榜
腹日久將不免脫巾之呼寧獨廣徒堪慮哉。每訪
諸紳紳詢之父老有識者皆曰是役也實無利於官
欽怨於民祇是仲春軍三三點者所得不貲耳。陛
下開礦爲佐大正充內藏而顧使原奏官巧牟其利
乎去歲葉縣舞陽蝗蝻爲災民有菜色今裕州內鄉
鎮平諸處異常水雹二麥如掃朝不保夕之民彷徨
思亂而採辦之苦剝削之害又從而驅迫之不逞之
徒嘯聚日衆竊恐中原腹心之地將變爲戈矛戰鬪
之場禍患非眇小也。臣叨有地方之責明知事勢可
虞若苟避嚴譴不爲君父直陳之則臣生平自矢之
謂何伏望陛下渙然發德音召回採礦之使以慰
答民心以解消亂萌則歡聲洋溢於域中而聖主
無煩宵旰之憂國家永享泰寧之福矣

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擊死以建畿內窮民
疏
傳好禮太常寺火卿
臣聞民者邦之本而財者民之心怨之階也利民以
收其心則邦本固剝民以盡其怨則邦本危人實既
撥枝葉自瘁其關係國家爲何如者而况剝民至極
令不堪命如今近郊截稅大辱固體者請爲皇上
言之夫京南海子西紅門去都城僅一十八里又進
南四十里爲龐家庄店此固安永清霸州山東等處
之通衢也凡米麥蔬果草炭雞鴨羊豕之類小民日
販易以輸於京師冀圖升合以爲生養之計從來任
其自便無有收其稅者惟入右安宣武等門有門單
過稅以佐公家之費然亦既稅之矣本年二三月內忽
有成羣兇棍不知奉何明文暨張黃旗在龐家庄截
稅不二三日內用鐵尺鐵棍打死本店不知名一人
羣兇逃脫民稍安靜今十一月內又有一起虎棍在
龐家庄店中一人假官執兵持棒從而擁護跟隨爲
爪牙者百十餘人在西紅門一起中一人假官從而
執兵持棒衆相擁護跟隨爲爪牙者百十餘人兩地

刑去三十五里偶懷者捕獲盜賊
肩或戴或負不論雜根蔬菓新熟雞牛羊或撈
菜負一斗粟以過者無不阻攔抽分與者放行不與
者割住或剝去衣服以爲質當稍有不從竹板木棍
一齊亂打強狠之狀無異劫奪昔稱析利剝民秋毫
無遺筭及商賈下及雞豚者亦不過是卽今蒲路盈
途往過來續怨氣衝天詛聲震地無不舉首蹙額相
對涕泣而曰聖明之世夫何使我至此極也况近畿
地方連年饑饉民不聊生木皮草根藉以糊口強劫
竊盜無處無之且東事殷殷徵輸緊急富者已貧貧
者殞死民心洶洶罔不思亂况可以此無名之稅非
常之虐以驅之耶嗟嗟國家縱貪亦不應如是煤聚
以求富貨縱可好亦不應如是頭會箕歛以求充實
又況由一文以積十積十成百積百成千積千成萬
而曰以此爲 皇上充內帑臣言之不勝羞愧其辱
國虐民孰甚于此耶又況所稅以萬計而國家止得
其一餘俱歸于虎囊狼囊矣徒叢漫天之怨于國家
基無窮之禍于宗社臣子何忍而不言耶爲此故敢

直陳于 皇上之前爲畿內之民請命伏乞勅下
衙門將此等成羣兇棍拏送法司從重究處則畿
民得生邦本固宗社寧矣

疏

疏

疏

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察

疏

傅好禮

太常寺外郎
萬曆二十六年十二月

該臣於本月初五日爲前事具題請旨臣於寓齋
冰待命於茲四日未蒙發下臣竊疑之豈臣之言未
達於宸聰耶皇上嘉納忠言誰敢阻撓豈皇上
不加意窮民一任虎狼之吞噬耶皇上往年因天
時久旱步禱南郊本年遣使之黑龍潭求雨輒應其
爲畿內窮民之意甚殷殷也豈皇上以假官截稅
爲細事可置而弗問耶蓋官自三命而上皆奉欽依
疏鈔
各省設有權關皆遵明旨今詐官截稅似非細事未
可置而弗問也豈皇上以此輩抽稅無大害於地
方而未甚傷民心耶數年以來近畿地方水旱頻仍
徵輸告急小民負粟揭木轉販都城計獲升合少延
一日之生今麗家庄稅西紅門稅四十里之中而收
稅者兩處民命尚能堪耶民不堪命而畿內震動四
方之變作矣言之至此可爲寒心又豈皇上以此
抽稅假官爲廣安廣和二店之遣使耶夫二店一設
張家灣一設天津衛去麗家庄西紅門約一百里夫

國家所設鈔關如臨清揚州九江濟寧等處必商
經過本地始稅其貨未聞稅及二百里之外者也此
輩爲詐旨奪民不問可知以此言之臣疏如救焚拯
溺不可不速發以甦畿輔窮民之生也夫皇上父
母也畿民赤子也焉有赤子遭劫奪之苦而父母生
視隱忍而不之救耶意者臣之言未達於天聽也臣
是以昧死願至御前面陳假官截稅暴橫兇惡之狀
與窮民被劫倒懸之苦情上徹宸聰無不流涕伏候
初旨

疏鈔

疏鈔

邵刑悞國直陳利害以固機微

劉曰寧司經局直學

備員詞林有年進退論思詞臣之職竊見近日礦

稅兩事牽好巧辭欺罔朝疏暮便發者絡繹有識寒

心復脂百戶王官奸狀以爲國家之隱憂莫大于此

其初總以獻利助工揣度上意陛下鑒二王官以

深惟羣弁之奸永絕禍亂之本無如今日斯是用肅

心雪涕霽沐獻言切以陛下英武蓋世洞見萬里

之外獨于天下之所共憂廷臣之所屢爭以爲不可

疏鈔

者甘之如飴意陛下必有疑于兩事真便利而莫

之解其疑有六日增月長患且滋甚而其患有四夫

陛下之所疑夫開礦者必以爲天下之美利民無與

也又省加賦而詐騙貽累不聞馬小民多依山谷久

爲宅墓而開採之使偏執宅墓以張密網貨行則免

不行爲害暴骸伐屋行道心酸又陰籍富戶姓名投

之頑硠限以賠償鬻妻賣子甚者自經而壓倒之禍

及于壯丁怨咨之民急可爲盜此臣所欲爲陛下

釋疑者一也夫陛下之所疑于抽稅者必以爲

疏鈔

法詳矣船中之貨有貨稅所工部之權差皆是也載

貨之船有船稅凡戶部之權差皆是也衙門基布道

路相接計一貫人出多者三稅少者亦二稅非鳥無

習何地可逃此臣所欲爲陛下釋疑者二也夫

陛下之所以專遣內臣者必以爲內臣忠直不好名

可無欺也夫國家之大端有二曰禮義曰利害中

官之識見及此者度不欲出獨一二愚暗之徒久在

閑局意亦望一執事以明得意幸目前無事後且不

疏鈔

恆其何及于國家以臣所聞大都市人所驅使也

即奉勅行地方撥拾唾餘業已不能不爲人欺能

不欺陛下乎近日王朝李道之事已犯人怒足爲

明鑒彼特上畏陛下之法恐阻將來之路不以明

告耳臣所欲爲陛下釋疑者三也夫陛下之所

以竝遣原差官民者必以爲習于地方之故無悞事

且曰某以此報即以此責成可幸無捏奏而不知非

盡地方之人也不則其遁逃也自東征召募亡命集

京師稍窺國家府藏之虛偏袒扼腕人人爭言詰

者倡爲事端聚徒括金鑽刺通神依武弁而武弁受制荐中官而中官受欺此亦奸民之雄者且中官給事禁中法不外通四方官民遠在萬里何由識其姓名而肅其忠謹乎所欲爲陛下釋疑者四也夫陛下之所以不信地方臣工者必曰是豪蔽是沽名夫所謂豪蔽者利歸于已而隱于上也而礦非有司之所敢開稅額非有司之所敢增此亦難欺矣卽利不歸上亦不在下乃其議論之執持拳奸之詛語又自有說有司爲朝廷牧民而寧小譬則豺虎也牧

玩錄

十九

人之不狎豺虎有司之不狎拳奸亦萬不得已之計假令激變召亂卽不死于諸死于封疆矣固知有司之非沽名以救過也臣欲爲陛下釋疑者五也夫陛下之所以不信廷臣之諍而堅持于兩事必以爲無損有益也或者所損少而益大不知其先已有損後之益又不救損也何謂先損一官有一官之費勅使出而驛傳之費十倍衙門之費又十倍與臺廉祿之費又十倍衆彪前驅市僧扇焰一使輒數百人則數百倍蓋無礦無稅而先有府庫之耗亦陛下

之助也且百人而分其利則進奉者特百分之一人而分其利則進奉者又千分之一是以是知其無益有損欲爲陛下釋疑者六也以此六疑實生四患一曰京師之患夫京師腹心也腹心不能自養而資咽喉以灌輸恃肺腑以收納未有溢咽喉決肺腑能不病者京師人稠地瘠又苦寒凡絲麻米粟一切之資都仰給四方自權稅嚴而商賈耗則物價貴百萬數數無所托命饑饉水旱更復可虞陛下神武足憑而愁嘆怨譴民易生心欲振無策欲制無術又范陽涿鹿古稱盜藪密雲近在北邊天津密邇海上蘆溝一含有若劍林此不可不慮也二曰四方

疏錄

二十

之患夫四方肢體也人有痒病疾痛相救則安交病則危未有東左右手足能自支者乃今礦稅之使東漸西及蓋所在不堪則所在皆可疑設有一人誤扞文網之誅勢窮情極則一方騷動一方騷動則四方響應天其厚祚我國家幸而懲創而生民塗炭足爲寒心調度經營又當萬倍此不可不慮也三曰水陸並至之患大凡奸細之作多依山澤險阻恣出

漢蓋自古皆然而今之兵水陸通布矣軍事稍解大兵四散萬一兵適與礦稅會則兵張礦稅激而與兵會則怨民張長江密箐都為寇資蟻聚蜂屯近在呼吸此又不可不慮也四曰官民交困之患夫民官之守而官民之命也官惟將朝廷之德意乃安民民惟恃有官之控訴則安其身近日郡守縣長吏中傷庸受俯首繚綬後來應噓轉相效尤勢固不能有其民民失官如于失慈母無路可通閭室待盡其計畫無復所之竊恐亂系之益勢而朽索之難馭此又不

疏

疏

可不慮也抑古人有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亦所當急圖之時矣竊見陛下勵精圖治凡忠邪之分不久自明羣口如簧即蹈斧鑕已漸曲突之患又臣少有狗馬病近溺血怔忡亦恐一言未效卒先朝露以上負國恩是以盡捐撥拾直究安危不避愚戇之誅願陛下少察釋一朝之疑圖社稷之計收諸道之使發廷臣之章寬吳實秀等之獄開輔弼補牘之忠作臺諫折檻之氣其武弁之欺罔誤國者罪無赦則四民樂業萬國謐歌

亦願有太平之頌矣

礦稅繁興人心惶駭懇乞聖斷亟停以保治安

疏

馬鳴鑾

撫治鄧陽右金都御史

臣惟天下無可來之弊則好惡回應而禍亂自消大主慎未然之防則治道益光而民生永賴頃歲宵人言利者藉口大工日新月異如湖廣荊州抽分原設工部主事一員征商之額定矣今錦衣衛千戶韋夢麒突有店稅之請陛下即差內官陳奉領其事已而樂綱王官住各言馬稅則又置梁永於陝西委魯坤於鄧州夫荆襄南陽與陝之商洛漢中皆日撫治地也一時三遣使總為利來旬日間遠近譴譟羣情洶洶自軍民商賈以至肩挑小販皆相視嗟吁人無固志此無他則條鞭之害休之也夫中州包礦之累撫臣業陳之矣臣可畧而勿言若商洛漢沔一帶自開採至今臣不聞某洞出砂某鎔金銀若干但聞某州縣坐派條鞭金銀若干勒限追解急於星火耳陛下前有旨不忍加派小民而今之條鞭乃更烈於加賦彼咬草根度命之遺黎何以堪焉茲為店稅之說者豈必有馬可市有貨可居而中璫奉命大自氣

焰攘臂而從之者如蟻赴壘又豈肯念國家二百餘年仁覆之赤子臣度其必將竭澤而漁橫奪閭閻闕闕之所有紛然騷動卽雞犬不得寧焉是亦條鞭之續耳此小民之所以魂驚魄散而震恐失措也夫財者民之心也既括其財必傷其心況輸內藏者十一而潤羣小之私橐者十九未嘗佐國用之急而民間已盡其脂膏計惟有轉乎溝壑已耳然楚故剽輕秦尤獷悍宛鄧間自昔多任俠奸人或未肯遽甘於死迫之不已必且奮鉏耜而與官兵爲敵有其呼之百萬衆不難集也夫歛兆民之深怨損膚聖之鴻名啓奸橐煽亂之階成天下土崩之勢其究至於使忠臣義士竭智戮力而無以紓宵旰之憂當斯時也臣陛下雖盡取原奏諸人投諸鼎鑊亦何及乎臣草疏至此聲淚俱下伏望 聖明垂神省覽建萬世太平之策將前項礦稅亟賜報罷則並美并舜增光祖宗社稷之福蒼生之幸矣臣愚不能將順上意徒進憂危之苦辭彼言利者必以爲全盛之朝焉用犯人之慮然區區狗馬心不忍不言又不願其言之有驗也

政亂民離目擊真切懇乞聖明承天念祖救之水火以自盡君道疏

李三才

巡撫淮陽都御史萬曆二十八年五月

竊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朝野震然莫知爲計閣部九卿臺省百執事無不誦言之忠臣烈士孝子仁人亦無不極言之皇上莫之省也豈以或出於風聞而不足憑與抑以或過於激切而不能聽與臣今所言何能加於諸臣顧披肝瀝膽必欲效於陛下者實以得之於目擊之真申之以和平之說不敢淨說也臣竊思一昧真誠爲萬民請命知 皇上仁孝神明當必有灑泣於臣之言者夫 皇上之位上天所托之位 皇上之天下 祖宗所授之天下也天以太萬生民之命使司牧之也故曰天子言代天子萬民也則凡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一民不得其所皆子民者之責也 祖宗以大統傳之 皇上亦豈以崇高富貴私其所親蓋授以億萬生民之命使安養之也故曰嗣君言繼 祖宗爲民主也則凡寒者衣之饑

若食之一民不得其所皆主民者之責也乃今則如
何哉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
併其食而奪之征權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
牛毛今日某礦得銀若干明日又加增銀若干今日
某處可稅銀若干明日又加稅銀若干今日某官阻
撓礦稅差人牽解矣明日某官怠玩礦稅罷職爲民
矣上下相爭惟利是聞遑遑震駭怨讟載道于萬民
君四海者顧如是耶如臣境內捆稅者徐州則陳增
儀真則暨祿理鹽者揚州則魯保蘆政者沿江則邢
疏鈔疏鈔 二五
隆于里之區中使四布某置星列如捕叛亡加以無
賴亡命附翼於虎狼不逞奸徒託名於城社如含山
之潘元等和州之陳所蘊等淮安之馬如壯等揚州
之蔣季柔等瓜州之鄭奎等儀真之吳大川汪三等
泰州之鄭實等宿州之顧其禮戴環等或假雕印信
而公行嚇詐或冒充名色而明肆搶奪陸續經臣批
行該道有見問未結者有已問文軍者有致書內使
求免提解者至如中書程守訓尤爲無忌假冒詐財
勤以萬數破產傾家十室而九空屢有告發臣亦屢

批該道行查手口拮据日夜調劑僅僅得此然禍本
不除竈薪不去左支右吾終何底止昨運同陶光明
新自楚來爲道彼中內使沿途掘墳得財方止真有
盜賊所不敢爲不忍爲者生者含冤死者被虐毒施
人鬼莫敢誰何然此輩實不足責也夫麒麟之於虎
狼鳳凰之於鴟鵂固並生於世也人參之於砒霜茯
苓之於烏頭固並蓄於肆也今性近鴟鵂而遠麟鳳
取砒烏而棄參苓乃令之曰爾無殺人無害人也有
是理哉故臣無責於此輩也夫民心之離叛臣今不
敢論社稷之安危臣今不敢論徽念臣皇上天托以
司牧之任而乃甘爲此拮据之舉祖宗傳以安養
之衆而顧使催此流亡之禍清宮靜夜試一思之聖
心忍乎不忍乎矣乎不安乎臣知其決不忍且矣矣
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
溫飽皇上憂萬世人亦憂妻孥奈何皇上欲黃
金高於北斗之櫃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儲
皇上欲爲子孫千年萬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
一夕之計試觀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今天下有如此

景象而有不厭者哉及至於亂則珠玉之貴不啻糞
王之賤數年之積不足一瞬之用倅人倅出失衆失
國每誦斯言心寒魄散吁可畏也已夫皇上所居
之位非他乃太祖高皇帝之所相傳也太祖高
皇帝非他乃治內鳳陽之所自起世元政不綱竊
貨無厭羣小擅命橫征暴求是以萬民不忍共託命
於太祖太祖因而奮其銳掃清穢濁受天大
寶是以得携而傳之皇上夫胡元盛時幅員廣大
士馬強壯無敵於今日之天下而不太祖乃以布衣
取之如摧枯拉朽焉何哉則仁與不仁之驗也仁者
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下身以殖貨先儒之言豈欺我
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善鏡者也且皇
上代天以子萬民繼祖以保宗社一人之身不能獨
治一人之力不能獨運於是設官分理凡以爲民所
謂巡撫者安撫此一方民也所謂巡按者按察此一
方民恐有害之者也所謂知府知州知縣者知此
府一州一縣之民之事不令之失所也今米抽踏勘
俱會撫按少有異同動象切責起解徵收任委各司

疏錄

廣稅

三十一

偏言阻撓便被逮繫是上自皇上下至撫按百司
無非爲殲稅計也故謂臣等爲巡按可也巡按可也
知稅知殲知鹽可也豈上天所以託皇上之意哉
豈祖宗所以授皇上之意哉亦豈皇上所以
設官命名之意哉嗟嗟當今時政之關者亦多郊
廟之不親也朝講之久廢也密勿輔臣屢推而不用
臺省各官既選而不補建言得罪者禁錮終身無辜
被逮者幽滯囹圄臣皆不及而獨汲汲以殲稅爲請
何哉曰此病根也夫人之一心理欲不並立公私不
同道此重彼輕勢固然也一皇上既溺志於貨利矣
故目之所見身之所接畫之所思夜之所夢無非金
寶珠玉者所謂逐鹿不覺秦山也即有磨砢天真時
一發見而欲逐鹿茫茫隨而撲汨之矣何能及於政事
哉故古之抵璧投珠不邇不殖豈獨非人情耶誠懼
此患耳伏望皇上超然遠覽廓然虛受仰思上天
所以付托之隆俯念列聖所以傳授之遠察我國家
之所以興鑒彼胡元之所以亡痛赤子之傷殘憫海
內之鼎沸亟下明詔罷天下殲稅其一應內使盡數

疏錄

廣稅

三十二

撤回明示中外與天下更始其揭臺殺人事有顯迹者仍嚴勅法司明正典刑傳旨四方俾深山窮谷僻鄉下邑皆曉然知我皇上敬天法祖惠養元元一應虐政俱屬此輩所爲則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將見邪廟必不可不親朝講必不可不復輔臣必不可不重臺省必不可不信建言諸臣必不可不用無辜被逮必不可不釋大興自將次第舉之矣由此而紀之史冊傳之萬世必太書曰萬曆三十八年皇帝用都御史李三才之言罷天下礦稅則至德深仁

鴻名徽號行與天壤共永矣豈不休哉豈不烈哉而臣以草茅疎賤亦得附名不朽矣若置臣言而不聽棄臣計而不用徒令禽視鳥息坐待亂亡被多懷金誇耀人士則臣惟有愧而死耳夫貞臣愛君惟以效忠烈士殉節匪爲圖報况臣東髮立朝星受國恩已逐而旋收既廢而復用者哉則臣之竭力效忠感知圖報尤萬萬不能已者惟皇上留神照管臣愚不勝踴躍候命之至

萬民塗炭已極乞賜省覽以救天下疏

李三才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

頃臣以礦稅殃民如沸如羹竭忠極慮具疏上請蓋即臣境內之茹苦而知天下之荼毒即臣境內之流亡而知天下之反側不敢無稽不放過激直復見聞明開禍福自以下皇上仁孝明決本於天性得此疏將必慨然太息潛焉出涕曰何礦稅之流毒四方也如此何內使之暴虐吾民也如此又何奸人之乘機詐害也如此字字如獲荆山之璧言言如得夜光之珠沛下明詔悉罷各役不俟崇朝始於兩畿達於四海矣今既月餘矣翹首跂足未之或聞豈左右有所壅蔽耶皇上神武不測近習備具誰敢寢格自取罪戾豈庸寬有所未及耶皇上聰明天縱一目十行又何至不達致此耽閣數日以來遠邇傳聞凡有章奏但係礦稅即東高閣一切不省且信且疑且謗且駭信斯言也是治亂存亡之機也臣不願皇上有是也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忌諱而不敢言尤莫大於回拒而不受言忌諱不敢言罪在下猶可說

也固拒不受言責在上不可說也臣之前疏非泛常之疏也國脉民命之所關天心祖德之所在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言民之視聽即天之視聽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不可拒也故臣反覆譬喻幾數百言實集億萬人之心爲一心合億萬人之口爲一口剖肝瀝腸痛哭流涕是即上帝明神遣臣以告皇上也是即三祖列宗敎臣以告皇上也而何皇皇上之未卽允行也且皇太后以民爲弱也皇太后謂民可虐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君罔民之主也得乎民而爲天子則民又君之主也故省刑薄斂視之如傷愛之如子人主能爲百姓之主然後奔走御侮等爲元后戴爲父母百姓亦長爲人主之主若休戚不關威力是憑劫奪之已耳斬刈之已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折人之屋掘人之墓奸貪殘賊若近日秦楚等處所奏卽在敵國讎人猶所不忍況吾衽席之赤子無辜之齊民哉窮困無聊呼天叩地好雄乘機遂生竄竊如徐州趙古元之類是矣夫有土有衆則人皆知有朝廷衆畔土崩則人

皆起爲敵國一旦風馳塵驚四方雲集介馬之身塊然獨處卽有黃金過斗明珠填海誰爲守之而又誰爲運之祇以藉寇兵而資盜糧耳及至於此卽家散萬金入分雙壁亦何救於敗哉夫天下非小也草澤之人至廣且衆也其間欲爲古元之所爲者何限獨以朝廷處置得宜綱紀有道欲乘之而無業欲挑之而無端故僥倖煩心從敎從令耳余乃驅之使亂逼之令反人皆去百奉遂奔國懼百姓之不肯爲朝廷至也是故古之人君譬之猶六馬喻之爲那奈非直以其同胞一體不忍殘虐實以此曹至弱至強至微至危亦不敢殘虐之耳試觀叔季之世所以亡人家國者豈在勅敵外患哉民心一去天命隨之歷代相傳之業斬焉絕矣漢唐宋而下可歷而數也可畏哉可畏哉語曰禍不好不能爲禍今其樂禍也已夫臣之心亦苦矣臣之積慮非一日矣有謂臣職已盡無復有言者臣以爲或屬儀文制度之差或係用人行政之謬所損無幾一言可已此則何等利害何等喫緊一日不止宗社一日不安若亦以一言塞責

名之曰誤國是謂不忠臣不敢也有謂可遂乞身不必再言者臣以爲或有不合於時或有不信於上或有繫念於子舍或有牽情於內顧可以杜門托疾一辭而去臣則二親已盡義當致身奉工見信於朝明主委任甚重當此危急之日禍亂之興乃遂苟且避難全軀自保名曰義國亦謂不忠臣不忍也有謂氣數實然不當力爭者臣以爲夏暑冬寒天之氣救也而衣葛衣裘乃以人力而回天山高水深地之氣救也而用馬用舟乃以人力而轉地即令小民實當氣數之厄皇上猶當勞心焦思百計拯救况此氣數在我自爲之而自止之俾各安家樂業只一轉移之間耳安得歸罪歲凶而漠然不之念耶有謂迹類奸名不可再言者臣以爲或無病而呻吟或危明而憂治或虛誕而不情或悻直而太慧有意求名故曰奸名今則萬民實在倒懸宗社實在壘卵日夜咨嗟聲淚俱盡惟知有國何知有身况曰身外之名乎倘皇上嘉納臣言一赦天下則皇上得堯舜之主之名臣亦得堯舜之臣之名亦非臣之所惡也夫都御

史之位不爲卑矣都御史之祿不爲薄矣乃從令則富貴長保不從則貧賤立至顧臣毫無繫戀棄之不啻敝屣焉豈臣好惡之性與人殊哉所欲有甚於身榮所惡有甚於身辱故舍彼取此掉頭不顧耳皇上即此亦可以一思矣嗟嗟臣之口舌敝矣心體裂矣無復說矣倘皇上猶謂臣言不實臣心有他乞先斬臣頭懸之正陽門外而後親臨朝堂大集勲戚文武大小百官一一面詢果否萬民有水火之苦是否宗社有危亡之憂各處地方會否有殺人掘墓之事實兒鬻女之慘大奮乾綱逮下臣疏盡除前令其一應假旨作威結黨煽虐嚴行各處撫按查勘明實如律究罪傳首天下明示中外予以報匹夫匹婦之讐于以洩孝子慈孫之憤皇太后土二祖列宗實聞臣此言是臣草茅之微遂能挽國家無疆之祚鴻毛之軀乃能救百萬生靈之命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豈不幸哉豈不幸哉若皇上仍不加察照前留中亦望察臣無當速賜罷歸別選才賢以補臣職臣之願也然非臣之所得已也臣不勝泣血椎心待命之至

慶典在即懇乞寬逮繫併停礦稅疏

溫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

臣等竊念國家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及按察司多
官以刑罰關係民命一不中則民無所指手足故
祖宗朝重之未中有中使之言輕逮官民亦未有以權
抹之故輕遣中使令其威挾撫按有司者又未有任
中使之參隨棍役竊弄威權以漁獵小民者今漁獵
日益甚而逮繫日益嚴蓋諸棍徒爲中使謀非多進
以求皇上喜則有不奉命之禍而且無利欲禍免
而得利即移禍于民不恤又非阻撓之設激皇上
怒則權不重而無大利欲權重而大得利則即併禍
官民亦不恤今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歸諸中
使棍役矣不然劉有源之萬六千程守訓之數十萬
從何自來而獨一劉有源一程守訓已耶夫皇上
之喜怒皇上之威福也名雖竊於中使實則落於
棍役內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撫按即撫按且數爲
齟齬不安于位而守令佐幕舉人逮矣生員逮至二
三十名矣何論軍民或棄之江或毒以刑或梏其塚

或折其臂或撈其乳或坐視羣棍奸戲者不可勝數
此何法也欲何爲也無非用財賈也財賈又大半入
中使棍役也近棍徒之外又爭請兵或徑招兵陳奉
以于計高淮陳增馬堂以百計合各省不下萬餘餉
將安出倘未激變何以兵爲既激變矣當罪激變者
以其得已而不已也當寬爲變者以其不得已而不
得已也則民服而變自消若但深求其不得已者寬
縱其得已者是激之者不但中使棍徒必待變威然
後已若非大變亦不已是速之使變也況所招之兵
類亡命無藉喜亂偷生始難于養終難于御始令之
戍民終將以自戍至于自戍而其究豈臣子所可忍
言蓋中使之始而得利也亦喜今而知有禍也則懼
故不得不爲招兵聚黨騎虎不下之計然虎豈可終
不下而可一面獵貪一面防禍耶亦愚之愚矣方今
邊塞有脫巾之兆司農無應發之錢誰不寒心而又
使閭閻重足蹙額之地假以狐假虎威之勢縱其魚
肉屠戮之慘恐瓊林大盛之時亦未至此我皇上
一聞此等景象宜不待臣等之詞之畢然而天聽尤

高豈謂東倭西播不難平安河內地之足虞臣等竊聞有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難以今所聞閭閻業已盡如陷穽荆楚業已盡在水火縱其民甘心萬萬無虞然令素所戴我如父母者一旦爲魚肉爲灰燼不廣戾氣而傷和氣耶且今後視我皇上爲何如主臣等爲何如臣等今見南北中外諸臣及四夷君長鱗集闕下欲以祝延聖壽竊以爲天人相感以心不以文若第襲高呼舞蹈之儀而不以感召和氣祈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臣等伏乞

疏

錄

三

七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皇上開齊天顏檢查臣等屢疏俯賜電覽將近逮知府蔡如川推官華鉅知縣韋國賢王正志經歷車任重巡檢陳資鄉官吳應鴻舉人勞養魁生員張聚奎沈希孟等在內付臣等法司在外行無按審奏明實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及叅隨各役盡行收回橫惡如程守訓先正刑章民有不舉有敢腹以須皇上如堯舜禹湯文武者臣不信也而天心可格上壽可臻愈千靡文祝禱萬萬矣况爲堯舜禹湯文武也逸而臻上壽爲瓊林大盈也勞而多隱禍昔之揭竿草

澤以爲人驅民爲人乘亂者非內地之民以爲無可虞者耶而國勢因之矣故曰可長惟民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非無謂也臣等又聞壽者受也受天之佑也猶必皇上以天下臣民爲心可以受天之佑而後天之心亦爲天下臣民而佑皇上以壽耳惟皇上垂聽臣等不勝延頸懇祈之至

疏

錄

三

七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特崇重征并衛蘇州於安西歷蘇州十餘金
待罪該科接得原任遠東把總韓應龍本夫兼官
督率則不踏千驢擾之責會同撫按則不徇千奸惡
之言查勘明實則不惑於臆臆之是奏請定奪則不
耽于愴王之口輪音嚴重唐周詳臣恐愚昧豈宜
置蒙第寸心忠君愛國有難以容悅從諫者臣惟西
川三大苦自臣足至關赴應應裂開關矣蓋極官屬
顧境然誠恐洞然民學教者維其數十萬衆
蹂躪于渝州運糧數十萬鍾轉輸于播地督夫微價
剝肉搗膏圖省鉅危臣有瓶甕逆否腹腹左藉此安
枕息肩湯火脫離胡又爲日腹月消如大病延羸笑
堪加之挫楚臂之裂矣昌熾胡然助以薪燄豈四川
之妖星未滅而厄運未除耶既有幸而勸云楊應龍
又何辜而遭一韓應龍數年採木市壘九空赤子委
于溝渠白骨暴于林莽且夫木不蓄于八府內地而
巨材偏產于苗夷夷巢舟車之所不至資賦之所不
通故有數百年之極樁焉計山不與株直十餘金而

搜運輒至七八百人耽延輒至八九閱月盤費轉至
一二千兩上至摩青天下之關黃泉豈惟糜不實之
財抑且殞多人之命夫懸岩轟嶺以達河大由金楚
三吳以至渭河灣務頭運蛟事二運成初今之虹臥
京廠者非西川大木之進上者耶方今二運甫以指
括受賞三運始以順旅停徵待其耄農收起呻吟俱
悉然後放千來之義勤王事之終何自應龍之逢迎
冒瀆也至于小木變價大是異聞蓋重慶等府舊土
荒壤力耕火種遺觀山頂盡赤豈能蒼鬱成青間有
一二小林則村落儲時以備農夕變伏士民護蓄以
培墳墓風水各有吟域何得侵害若土司巢穴之小
木續紛豈曰無有然深山窮谷瘴癘烟風誰其買之
而誰其用之夫在野無木可變在朝有命必遵則沿
門以包木猶之逐戶以包砂也是材數卽爲禍數而
林菁皆爲吾罪矣豈治世所宜有仁人所宜忍蜀川
之鹽惟產于井其口僅如一甕卽其深計數十丈餘
非若池鹽海鹽之生息而無窮也始之鑿鑿工費爲
甚難而繼之淡涸坍塌爲甚易通額未肯蠲豁新增

又與追呼而鹽引總轄于藩司鹽課率歸于內帑未
有漏稅者每聞奏中巡鹽御史私鹽有禁多係郡邑
指處以充贖緩若有餘課增加則鹽商裹足而去宋
臣蘇軾三月聞詔之詩將作矣山中種茶以易布粟
其課之不可多得猶之鹽也餘茶之不可再權猶之
權鹽也今羣小之熒惑聖聽者一則曰累巨萬一
則曰約稅銀十萬餘兩猶如捕風捉影畫餅療饑每
既通時奸宄欺妄成習其在戶曹者姑無論論其在
工者如百戶夏榮奏賈坻魚華課稅可得四萬兩而
順天巡撫李順查勘揭稱除額課外亦可起科四萬
有奇百戶王心澤奏浙直侵欠歲改段絹錢糧可百
餘萬而鳳陽巡撫李三才查勘揭稱揚州一府竝無
羨餘亦無包社丹徒縣民王三極奏李繼常等隱占
洲田可二十萬餘兩而南京吏部左侍郎李廷機查
勘揭稱的係架捏以冀占萬畝之洲田希乞千金之
通課其虛誑錮蔽類如此夫四川之疲困甚矣卽三
萬之額猶不足以供臣愚疾首痛心欲溥皇恩以
蠲恤于額之內乃應龍捷辱數舌欲張密網以漁獵

于額之外何其幸災樂禍欺天罔人一至此極乎夫
此輩惟顧目前不顧日後之有無虛實惟計囊橐不
計國家之理亂安危若取而輕信之則不但爲黎民
之寇讎饑寒無所逃命且爲中官之桎梏俯仰莫得
伸眉其荼毒西川胡可言盡聞之漢詔曰有功不
賞有罪不懲雖唐虞不能化天下近查原奏官夏榮
作威生事高特夏誤聽妄言兩人奉綸旨姑着回衛
不爲懲創既往何以儆戒將來則韓應龍怙惡不悛
益以無所忌憚也伏惟皇上震發雷霆亟逮韓應
龍明正典刑以爲欺君虐民之炯戒將加採四川盜
茶多木收回新令悉賜蠲停則德澤布而殘喘甦奸
諛屏而禍胎戢矣西陲幸甚臣愚幸甚

稅監違旨剝民乞加誅責以安反側疏

馮應京湖廣僉事

二十九年三月

臣奉 勅湖廣分巡以撫安民人平靜地方為職

于二十八年三月內到任目擊內監陳奉萬狀慘虐

逮官司士民無數黜陟生死之權一由掌中玩弄楚

省喪亡之形已迫而勢不復待也辟之于火燎于薪

眉而欲寬請之希不焚矣幸 皇上之少留意焉夫

陳奉之所以罔 主上者動稱征稅而所恃以挾官

司士民者動稱奉 旨似也不思至上有征稅之

旨所當奉亦有不擾小民以安地方之 旨不可違

今奉之違 旨極矣其毒小民以亂地方 臣不能悉

數矣 武漢黃三府分任也故得言三府之事又到

任未久故得言近日之事二十八年五月內江至稅

監陳奉隔省重征商船惟苦奉 聖旨這稅課有旨

不許重征疊收湖廣內官陳奉如何重收至江西小

池口姑且免究今後各處如有聽信撥置違犯的一

併重治不饒欽此乃陳奉貌 旨抗違不改仍于本

年九月初一日牌委黃州衛哨官杜修曰除差百戶

王體仁縣丞沈繼韶前來征收仰本官督同原役速

赴清江鎮征收稅課如再遲悞定行提究清江鎮即

小池口也杜修原是私設巡邏李三漢等三十名科

派公堂司房等銀二百餘兩與撫按批仰杜修仍前

管哨不聽陳奉得重征銀兩不可勝記收入私囊不

行解 進而又分外索有司包稅此其違 旨一也

武漢黃所屬州縣正例礦稅銀兩業十九完矣更于

額外指稱開礦嚇廣城韓知縣銀七千兩黃梅縣庫

銀一千五百兩參隨項文科趙大漢等共得銀三百

兩羅田縣庫銀一千兩廣濟縣庫銀一千七百兩黃

安縣銀一千三百兩大冶縣銀七百兩曾主簿銀三

百兩蘄水縣二千兩畏眾怒而假以五百兩出首具

經被害熊夢松柯大任饒明道等告發卷案可查收

入私囊不行解 進仍于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

妄 奏曰黃州府未完稅銀四千九百五十七兩黃

安縣未完礦銀九百六十兩礦金十二兩蘄水縣未

完礦銀七百八十兩大冶縣未完礦銀四百八十兩

夫不言其私騙之多而止 奏其久之少則額外所

得作何支銷。嚴議。上只圖重征比其違。旨二也。科索之外復行挾騙。旨開基金。挾大治縣鄉官胡應辰銀一十三兩。富民袁朴銀八百兩。徐養正等各五百兩。參隨趙大漢得銀四百兩。蘄州富民吳國倫之子吳其長等銀三千兩。陳奉兄陳萬里姪陳仲山各得銀五百兩。又挾麻坡縣耿天受賣田銀四千兩。收入私囊。不行解。進此其違。旨三也。差李斷事恐嚇當舖。店吳大成。飽日昌等十八家得銀三萬二千兩。錢局立爐兩一百一十座。各每一座共派銀二千兩。委兄陳兄打造異樣銀器。不記其數。於總府衙門造殿五間。左右住樓一重。小房百間。貯收玩好不。行解。進此其違。旨四也。此猶飲財之事也。若近日砍屍之罪。則有不忍言者。掘大治等縣民孟華張。裴言宋朴華楚賢等祖父塚四十七處。恨無金喝。聚將刀砍細骨。屍拋入江內。一時切弱懷祖而悲。耆老徹天而哭。過道土復掘挖古塚。追獲養身鏡一個。木鉢盂一個。金舉杖一根。玉碗一個。金絲燈籠一個。對金鏡架并金盆珍寶等項。收入私囊。不知解。進

否此其違。旨五也。此猶砍屍之事也。若近日殺人罪。則有不忍言者。委曰丁刻二借以查稅。爲名。月日索商蕭繼山等鑾恣無忌。于十月二十七日刻二欲奸武昌民婦吳氏。與徐堂阻之。夥棍黃金等三十餘人。活將徐堂打死。是夜候同伴秦大賢等押騙銀九損。送陳奉買囑庇護。收入私囊。不行解。進此其違。旨六也。又因索私銀。不遂。船戶沈金以五十打死馬尸。邢思盤兩刀殺死姚奇。以投木死李老兒賣三兒丁官兒。以夾打死陳朗婦胡氏懷胎七月。因長隨人等強奸。不從。携七歲女投水死。又過黃州河。下手挾蘄州赴考生員田九園。將刀背砍二百黃安縣童生陳遂打二百黃岡縣童生殺三人。斬水縣童生五人。砍去首足。丟入江中。府縣官哀救不得。此其違。旨七也。此猶殺人之事也。若近日欺。國王之罪。則有不忍言者。楚國親藩所居年正月初七日。陳奉與三司臣會飲于省城大觀樓。率盜兵五百餘人。持大刀數十把。攔截街衢。耀武不許人行。銳砲連天。旌旗蔽日。中間騎衛馬放火箭。擲傷人民。陳和尚等激變

居民大賁院司約束然後定此其違旨八也此猶欺國至忘事也若近日叛皇上之罪則有不忍言者奉與沈士問陳登雲等同飲自言我如今之像個楚王事就到大富貴何難爰是招兵數千日有增益官員人等有不呼爲千歲者輒怒責之陳登雲知其潛蓄異謀見機逃去向省中人言之洵洵此其罪又不止違旨九也夫三府縣編之銀如此則十七府州所得不知其幾百萬三府之殺人如此則十七府州所殺人不知其幾千萬且查大明律六賊廉參

九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奉乃三閣官也敢招亡納級有獻銀三五百兩者卽擅受以官爲守備把總千百戶之名或置中軍或委巡視甚至令其查盤隨帶流徙各不下百人擅遣傳牌乘輜輶轉分郡邑積美有無其被擄奸詎嚇不至四千兩不已處處遺殃人慘禍各該有司莫敢誰何徒惟垂首喪氣而已此其心尚知有皇上哉它如差使應付日給不下數十布滿全楚驛遞之擾物力之衰逃亡日見接踵此近日代理驛傳之所目擊者特奉之餘事耳凡此

楚人無不側目重足恨不旦夕食其內而殺其皮也皇上貳觀湯沐之鄉光景如此莫不惻然動念乎切照楚中形勝天下之阻也屹扼襄梁腕引吳越誠皇上所不可一夕無者顧其地半據蠻苗多聞賊寇且瑣尾仇離之人甚衆況丁皮林稀罕大牙相爭加以奉惡不悅人心厭亂勢必有赤千弄兵青衫爲盜者皇上之令甲不能施而臣等朝露之命不相保天下之事其不寒心者幾矣伏望皇上洞察愚忱虛中檢勸亟拿陳奉追其處處所騙之贓誅其歷運旨之罪更換忠慎內臣征收楚稅湖廣十五府十六州一百七縣焚香祝釐民人無安地方平靖卽繫瓠且組縛焉而宗祖危亡之形可伏于救矣

人情屢變怨已在明聖意挽回圖當及早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年四月

昭得礦稅一節 臣等補廣徒動不能將順已行之德
意伏而思之 皇上或以臣等之言未足慰人情之
變未必甚也書曰怨豈在明不是是圖列義明可見
如今日者而漫不爲之圖乎姑無論其小者即關中
委官挫辱縣官而致之死縣官既死而何人不叩
殺何事不可爲又聞各處中使養兵自衛環甲升堂
既非疆場禦侮之官而主百成羣草菅民命霸恣相
成漸不可制臣等竊見變之自內作也又如滇南以
火烙委官之居遠左以臬臬委官之目若輩自作之
孽誠不足惜其如法紀之當惜何曩三楚之脫歸幸
而漏網今兩廣之結搆憂且難圖江淮一帶羣小紛
紛東西九邊饑荒藉藉臣等竊見變之自外作也夫
國家令甲殺人有禁聚衆有禁私藏甲兵有禁不幸
而有於此尚以爲變乃今無處不殺人無地不聚
衆無人不操甲兵不逞之徒寵之使爲盜賊縱之使
爲虎狼其變爲何如者在使衛懷百姓不救之不

休在百姓結恨委官不報之不止窮獸則攫騎虎難
下中外之震愈激愈成 祖宗之法日輕日玩 皇
上試一思之會有是象如此而能晏然無事者乎數
年以前民怨民恨猶可言也目前之事民變民亂不
可言也 皇上果以撫按之疏爲無據耶彼中使者
皆 皇上信任之人也往以災荒爲托辭今且自言
災荒矣往以激變爲張皇今且自言激變矣往以礦
稅爲民情樂從今且自言難行矣儻令民情時勢微
有未極人又誰肯瑣瑣日形詆疏以聚厥惡哉臣等
備位大僚義關休戚既不能批鱗折檻立挽于平時
又不能捍患禦災潛消于今日負衡負罪視顧多矣
安忍復自緘默坐俟其成伏乞 皇上念理亂之故
關係非輕安危之機在茲一舉早霽前旨以便遵行
則已形之亂猶可亟弭有道之長庶乎永保矣臣等
犬馬一念不勝惓惓

東南及側可虞中原民變踵至乞罷權揀以收人心以遏亂畧疏

九卿公疏萬曆三十年五月

自礦稅再行以來臣蓋數數言之而槩未奉俞旨也今已無可措辭矣數日前忽接應天巡撫曹時聘暨河南礦稅太監胡濱疏揭觀之杞憂愈甚竊恆轉深終不忍持位固寵束手坐觀釀成大變而負皇上特達之知請再申一言以冀宸斷可乎夫蘇松財賦之數京師百萬咸取給焉中外水陸之衝萬方職貢咸假道焉此而安則天下安此而危則天下危所稱最喫緊最要會者也其不容一夫作難于其間也明甚乃蘇松則以機戶管文等搶掠報矣中州則以毛兵李舉等倡亂報矣夫管文等何如入也不過一瑣瑣傭徒耳千百咸羣閔然哨聚指稱權稅匿帖揚言至有替天行道可恨可殺等語頗周知府面許請停劉稅監出示報罷方爲解散而怒氣猶勃勃未已也則稅之爲也故從此實停則可有如不然勢且復聚諭之不信勸之不從臣不知其何方以處之也李舉

等又何如入也不過一碌碌成卒耳數千糾聚盤據一隅恣意挾數日不解至有先取東京牧度生民等語顧地方官多方勸諭胡大監平氣息威方爾寂然而虎視猶耽耽未已也則礦之爲也故從此罷礦則可有如因仍行且復逞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臣不知其何術以待之也據撫臣曹時聘之疏自謂首惡已擒地方稍靜而皇上于胡濱之疏亦勅以嚴究首惡脇從罔治似可無虞矣第首惡云者無故而發太難之端之爲也協從云者智盡能索無奈而勉從之之謂也今人人思脫湯火誰爲首惡在在圖解何懸誰爲協從所謂雖或殺之必且繼之者也皇上將盡人而法之乎則勢必有所不能抑盡人而寬之乎則法又有所不可蓋至於力窮于施而法窮於取則皇上約來整齊之具亦太顛倒錯亂不可收拾矣矧數年以來皇上以礦稅之故赫然諸臣曾逮及方面矣逮及守令矣逮及士民矣幽囚囹圄三木覆頭泣夜雨而號西風困繯縲而斃董楚卽雷震之罹折不憐於此也泰山之覆壓不烈於此也固宜鞠

躬屏氣類首帖耳任吾糜爛魚肉而莫敢誰何可也
乃今日圍燒其官明日戕殺其役清源之爐猶然而
湖湘之流已赤安民之骨未灰而東蕩之屍已碎機
戶之謀正急而毛兵之焰復張撫按告變之章接踵
道路而廟堂安敢之旨遍揭閭閻如此則皇上之
法令與四海之奉行大較居然可觀也豈其民之敢
于無上若此乎勢窮理極爲有所迫之焉耳語云
鹿死不擇音民之于上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
今之殲稅無乃鹿視其民而使之不暇擇乎故當此
之時不一改弦易轍而猶以法制禁令從事是沸而
益之以薪也醉而強之以酒也阨夫羸子命旦夕而
更投之以毒藥也此必不可幾之倖也蓋亦撤回中
使明罷殲稅拔本塞源嘉與天下更始將膏肓之病
一朝頓除而水火之民旦夕衽席離者合變者定不
費區處不煩告諭不崇朝而指天下于泰山四維之
安同視治而愈夢解而愈糾者相去不天淵哉不然
征敝襲訛日復一日批鑒召禍長此安窮豈惟吳會
又豈惟中州蓋無之而非是矣此外更有臣之所不

敢言與所不忍言者在也伏惟皇上念重地不可
屑越改圖不容再緩省覽臣疏慨賜施行收已去之
人心安未靖之士宇勿謂臣言爲實使之不幸而中
也職掌所關時不容已臣愚無任激切悚息之至

民變踵至萬分可虞聖政改關時刻難緩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年五月

竊惟國家

治亂兩端世之治也尚憂盛危明以

防其亂

既至於亂而恬不爲之所者蓋亂之形

易見即常人

能辨之亂之機當國卽世至能知之

皇上英明

出世肅斷天成四海情隱洞悉無餘將謂

今之天下

爲亂乎爲非亂乎清源楚澤之變覆轍之

在前者

言之寒心近如關中之慘徐淮之攘遼左之

激瀆廣之

變諸臣疏之已詳未幾而蘄州之機戶以

疏錄

疏

四

變告矣

未幾而中土之毛兵以變告矣未幾而兩淮

之豪商

以變告矣蘇松四郡民無常產止逐刀鋸而

奪其子母

之利以致糊口無資揭竿有自玄妙觀之

約帖昭昭

以稅爲據而內使疏中稱與稅事無干出

掩耳盜鈴

之智飾割肉充腹之謀以東南財賦之區

而張數罟

以壞繭絲竊慮所得不如所失者之多也

中州毛兵

習性輕悍原非良民國家常示羈縻每藉

調遣譬之

養虎者不以全物與之思其裂之之怒也

而明以礦

砂之利誘之成貪工食之故激之成變卽

內使疏中已言起事之由始於停礦復行之時虎應

出柙利器示人萬一嘯聚山林爲便中原狼子野心

何所不至異日者將何方以驅之也兩淮鹽商身家

俱重安肯甘蹈法網公爲亂端緣連年軍實增及鑄

銖以致見行之卑引壘矣而田應璧又創之以起卑

每歲之徵納銀矣而營登科又捏之以資助見在者

既已推隨聞風者又復整心進不能逐什一於奇贏

退不能免追呼於閭里脂膏盡剝門戶凋殘無論衙

竿鼓變如近事可虞卽使散商棄而歸四方國計將

疏錄

疏

五

安出也 皇上得無以隨卽解散爲幸歟不知所以

解散者由撫按多方勸諭示 皇上上不忍加派之仁

傳 皇上不日停止之意故百姓姑聽而姑解之也

今礦稅之害日甚於加派而停罷之言久等於虛文

再有他變人又誰肯信撫按之言卽撫按亦何以再

解於百姓況其所執者已頒之明旨而其所不足信

者乃撫按之空談乎人人懷憤在在皆然乃欲於解

散之後執一二孱弱無能之人號爲首惡而真之法

以了目前故事其於國體民情所傷不旣多哉夫國

家之法凡文武各官偶因公事激變地方俱從三尺而內使激變數數卒未聞責及一人者即撫按有言監司府縣有言百姓有言科道有言臣等九卿有言一切置而不理豈祖宗之法專爲文武各官而設乎抑亦內使之賢人人皇變個個周孔有非臣等所敢望下風者乎且其時勢人情糾葛愈甚今日告變明日踵之此處方散彼處效之如在鼎沸若治絲茅萌芽滿地必將圖蔓之難身臂不調尤慮噬臍之及以茲景泰近在几筵而坐視鑒然將必至如何而後疏
疏皇上之慮耶疏等義關休戚念切安危萬語千言不避斧鑕則其情誠苦而其心良非復也者伏乞皇上留神省覽毋以人言爲不足惜毋以民情爲不足畏毋以禍變爲不足憂特賜施行以信前旨以見仁恩轉亂爲治在此機天地神人鑒茲一舉矣

仰贊聖心仁愛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三十一

蓋自礦稅二務聖恩賜罷旋復遲疑以致所在紛然各該撫按諸臣具疏上請不啻詳矣伏蒙明旨一則曰朕心仁愛一則曰自有停止之日又以用心撫理巡察責之諸臣諸臣等益知皇上之心未嘗頃刻忘情于四海臣民也惟是民罹礦稅有如湯火皇上既已出之湯火之中旋又納之湯火之內一時人情大覺洶湧若蒙聖恩撥前旨重申網解湯火民沾沃澤則明旨之所謂仁愛者莫過于此舉矣脂膏已盡門里蕭然民亂可虞揚竿在即則明旨之所謂自有停止之日者無過于此矣夫撫理者惟在安民巡察者莫先祛蠹若民無寧宇其何以安市有重徵蠹何由祛則明旨之責諸臣以撫理巡察者亦無過于此矣臣等細觀諸臣之疏有謂方使之感復使之怨則怨必深者有謂臣無顏以見百姓百姓亦何心以信臣者有謂地方之民稱訟羣野愚民自切聞天子口中無戲言者有謂人心比舊愈加驚惶無不

日恐決終無了期者有謂遂遑遑方從來愚昧未識
三殿于其期落成者有謂三鎮庫藏俱因礦稅搜括
已盡兵食勢必仰給內帑悖出者其描寫民情之急
備悉田野之言思之可爲寒心讀之令人泣下矧徐
州有頑民之囂江南有羣小之倡滇中有圍燒公署
之事廣有處處激亂之疏關中有致死縣官之慘一
時清平世界致此地覆天翻此誠千古之所希聞人
心之所共駭者也而皇上莫然深宮尤若未嘗聞
者豈其聞之而始以爲無傷乎夫天下之禍福造于
皇上之一心以爲無傷則其傷立見以爲有傷則其
傷立消此理固然不與毫髮臣等愚昧安敢撫拾煩
言以實 天聽惟就諸臣疏中得之地方聞見最真
最確者列以上請期以仰贊聖心以全仁愛于萬一
耳實非好爲喋喋自取厭惡也至于停止之日在今
行之爲已遲在後行之恐無及統惟我 皇上留神
省覽勅下臣等遵照初諭宣布恩德則以聖躬之安
而奠四海之安亦將以四海之富而爲國家之富者
乎聖德聖政所補非淺鮮矣

民生垂斃情可惻心天語已違勢難反汗懇乞
信舊旨罷重徵以救東南殘喘疏
臣聞古之言保民者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蓋以興利
則弊端創始與民更張然能利旦夕未必能利於永
久除害則根本塞源與民休息然不爲禍之始是卽
爲福之先世固未有不被之利反貽之害而民不怨
者尤未有業燭其害甫蠲之旋復之而民不怨之深
者臣觀礦稅以來罄天極地臣網無餘而民猶枵腹
忍死飲血偷生不卽以七尺殉溝壑者正賴此米糧
此須轉輸交易庶幾備養餒殍緩須臾以冀異日之大
平衛近接邸報見蘇松稅監劉成奏爲軫念災荒廣
推德意懇乞 聖慈稍寬商旅以濟民生事奉 聖
旨前有旨米糧柴薪民生日用之需不許徵稅以昭
朝廷因災救荒德意這奏內蘇松四府稅課六萬之
多米糧之稅居半爾還會同撫按委令有司酌量徵
收准照全浙額課四萬兩解進應用待朝門三殿工
有次第奏請停免毋虧國課亦不許因累商民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捧讀再三不勝驚怖夫此三稅也前此天心降禍淫潦肆虐千里洪濤瘡痍滿目閣部言之臺省言之地方撫按勘報言之總博明綸編此三稅命下之日萬姓懼呼以故舟車始通戴負擁至野無菜色之殍而家有暴腹之人唯是恃此三着得以延至今日也然事之始也有張燁馬堂之銳行事之殷也有高淮之疏請諸璫同心真如拯溺無非兢兢仰成德意云爾臣等方慶天下自茲可漸無事乃今劃成所奏者原欲減米稅于六萬之半而皇上之麻鈔所行者猶欲酌徵收于四萬之中豈以惻隱一念貂璫尚自勃勃顧以聖明如天好生而反有不然者乎抑亦視此日之民生頓異往昔乎不知蘇松四府夙稱重賦又號澤國年來千里赤土盡成野火之墟四隩漚流大爲魚鱉之藪我皇上深居高拱隔若九關目不繫閭閻困苦之心不悉市舶蕭條之狀意必以是爲奇貨可居竊念此區區米糧惟水陸兩途耳由陸者蛟道泥途車不通軌肩挑背負僅以斗計而又出入于強禦之途是與虎狼分食者也由水

者橫流淺激舟不過舳舻小艚低戶僅以石計而又往來于風濤之中是與河伯爭命者也又其所挾之貨非鬻妻妾卒以圖朝夕則稱貸子母以逐刀錐茲一旦復羣起而奪之坐使束手街衢暴足里巷市司增價比閭空烟富者廢居失業燕之紅朽之地貧者金懸壘耻驅之荏苒之間將不揚竿而起則解維而奔耳縱使稅臣彈力經營寧能與千百爲營而藉其文之用哉臣言及此臣心欲折伏乞皇上擴天地之江垂蔭屋之照信一定之詔旨察萬民之隱情九麻鈔一切糧稅照舊蠲停原定額銀概從減半則不惟東南子遺含哺鼓腹而甯天幸土在在更生其於頌揚盛美寧有窮乎如謂額不可虧亦乞勅下撫按從長酌議另行處補此亦千難之中不得已爲民請命非永承便計也方今宇內稅監如川中丘乘雲者素稱安靜近祇以蒼溪果縣通江秋林變故肆起戕殺多人豈其意念所安抑亦事理必致天下事已然者已如此矣寧堪再益之擾乎伏惟皇上秉利害而斟酌之立賜允行以清禍本則宗社生靈久長之福也

臣愚一念忤忠遇事喋喋總爲國計非爲身謀再惟
我皇上鑒原而有赦之易勝激切祈懇之至

疏

奏

六十三

信諭旨以安聖躬以安天下疏

九卿公疏 萬曆三十二年

臣等於十六日夜漏下二鼓接奉聖諭盡停積後臣
民歡呼自夜達旦無不翕然頌祝者次日復聞聖
意尙欲必行百僚惶惑萬民愁嘆無不黯然失望者
臣等於時即議具疏上聞復以聖躬未寧未敢輕有
陳奏比見皇上批答章疏如平時仰論聖體清安
乃敢合詞以請夫聖躬由病而就安臣等所同喜也
聖德已光而復臨臣等所同惜也四海水火之民一
旦釋之復一旦增之千秋堯舜之名一旦得之復一
旦失之陛下試觀累朝以來有此政體否此自
聖心所明不待臣等詞之畢也夫皇上所敬者天
地凡有災福皆天也皇上寬民之諭云于海內歡
忭感頌者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歡忭感頌仰天而
呼而天不聽聞者乎取民之旨云于海內咨嗟愁苦
者亦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咨嗟愁苦仰天而呼而
天不聽聞者乎財與民孰重財與天之喜怒災福孰
重則皇上保民保身之策頃刻而可決矣人之二

身在身內者爲重在身外者爲輕 皇上新差之使
正當凝神靜攝一切外物勿以憂懷試思前日之病
侍御滿前何人可以代之珠玉滿筵何物可以養之
週知在身外者與身全不相關當其急迫總屬無用
何苦以無用之物而斂有限之精神以營之臣願
皇上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布恩惠于天下
以養神夫天下之苦極矣其望前諭不啻眼穿矣甫
慰其望竟之望而又中改之不敢復望矣夫二三之
令失億兆人之心一旦有緩急有詔命不敢復信矣
陳鑒 廣益 二五
臣等所慮萬端有心不能盡有辭不能盡但願 皇
上力行前諭以安聖躬以安天下 臣等不勝懇切仰
祈之至

垂初正法以平衆怨以解貼危疏

溫純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三十一年

臣等據廣東陝西雲南各省撫按揭稱各稅官激變
事情已該兩京科道相繼奏奏等亦同戶部等衙
門叩關上陳豈其得已竊謂皇上見之必惻然思
急捕諸奸而置典刑也過日萬目以候未蒙允發豈
以報者爲虛聲而受者非實禍耶據臣等所聞其禍
之烈更有出于奏報之外其安危關係有若無傷而
傷已甚若無奈何而在我有不暇謀不能挽回爲諸
陳鑒 廣益 二六
臣所不忍言者臣等以言爲責又安忍不言夫自礦
稅肆害民間苦楚之狀皇上亦聞之歎矣然駭駭
內地魚肉閭閻已不堪未有潰而莫欲棄而君臣如
廣東稅使李鳳所爲者又有縱殺三命立斃縣官如
陝西稅務梁永所謀者領南連在極荒與倭奴厯隔
一海卽加意撫綏尙慮易難撫撫何李鳳張牙露爪
藐視明旨朱壁題扁妄意與正內劫奪夷外鈎紅夷
圖逞私胸輒開邊釁飛而食人甚于虎狼豈止欺孤
虐寡積實堆珍淫穢慘毒如獲臣李時華所陳耶此

而不問必待尅復倒置胡越交証而後爲之所將無
及矣秦關僻在西壤與諸虜廛隔一牆年來軍餉
月不給礦稅織造一時並舉加意冀安猶懼軍閥干
候民散干擾何梁永敢招干納叛貽害生靈置吏張
官擅作威福殺無辜之三命死循良之縣官時聞三
秦機臂臂不共天又豈止渭南縣髮指冲冠如撫
臣賈待問所陳耶此而不問必待豪傑解體人心嚮
應而後爲之將無所及矣大率遠方之民竊隙易動
乘變難弭窮則赴海越塞急則啊導招呼靡所不至

疏錄

礦稅

六十七

今廣南爲東之極遼關陝爲西之極邊相權搏激冤
慘莫控而萬里雲南騰越又見告矣蓋楊榮之凌官
虐民不在李鳳梁永下也夫遠近蒼夷孰非皇上
赤子平時剝脂膏以償稅使之欲非順稅使順皇
上也而今以草菅視之民命殘而國家之邦本日薄
郎官宰牧孰非皇上手足平時彈力以應稅使之
求非屈稅使屈朝廷也而今以贅庸視之善類敗而
國家之命脉日索總之稅使借皇上之威福以十
計參隨又借稅使之聲勢爲聲勢以百計土棍又借

參隨之牙爪爲牙爪以千萬計宇內生靈之困千賦
稅困于水旱困于採辦造作轉運者方處處無樂生
之心而能勝此千萬牙爪之吞噬搏擊否皇上不
觀楚事乎楚在去年此日是何等景象在今年此日
又是何等景象楚有一陳奉則全楚皆陳奉而楚事
危楚去一陳奉則全楚無陳奉而楚事安纔一更置
楚民之倒懸漸蘇并礦稅盡行停止不知閭閻之權
呼而頌聖德者又何如伏乞皇上檢各省撫按之
疏體各省亟救之情太奮乾剛毅然獨斷將李鳳梁
逮下理梁永楊榮革任回京嚴勅官民致死根由拯
四方湯火之民解一時矛戟之勢礦稅一遵前諭停
止尚可緩須臾之變亂在皇上轉移間耳不然
恐一呼百呼一動百動天下之大事且去致他日追
悔欲如今日之易稅不可得矣臣等卽捐軀而效何
益焉

疏錄

礦稅

六十八

萬曆疏鈔卷三十

朝講類

○楊道賓 乞復朝講以修實政疏

○范汝梓 御筵日講宜開東宮進讀當亟疏

○戴章甫 蚤啟經筵以隆儲教疏

○楊道賓 青宮講讀久輟乞亟舉以懋元良疏

○胡忻 講筵不可久虛儲教不可久曠疏

○楊道賓 懇乞俯俞三請以迎禧永曆疏

目錄

卷三十一

萬曆疏鈔卷三十

朝講類 朝儀附

三陽開泰萬象更新乞復朝講以修實政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儀制司案呈 臣等竊惟四時之序莫重於春六卿之

職莫先於禮部名爲春官春失其令則一年之內必

有扎瘡凶荒之患禮失其職則庶政之間必有顛倒

錯亂之虞 臣道賓至庸劣謬署部事當此春陽律轉

之日而不首舉大典仰懇宸聽以與天下更始是 臣

疏鈔 朝講 忘其職 臣不敢也夫國家大典孰有過於郊廟朝講

者乎今南郊春享皆已踰期其餘諸郊諸孟統俟臨

時另請外至於常朝常講乃帝王勤政勤學之首務

不可一日廢者也 臣祖宗時有早朝有午朝有召對

有日講有經筵講實訓實錄芳規具在 臣即我 皇上

卽位之初郊廟必親祈禱必步三日一朝非甚風雨

未嘗傳免朝罷卽幸講筵辨析疑義至黜貞觀政要

而右禮赫赫聖謨傳之四方光在史冊當其時至誠

格天地精神契 臣祖宗羣臣集仰天威兢惕而共奮

聖恩自開講論濟明而不難是以羣賢畢登無積威
寒天休慙至災疹不生何者一體撫屬而暢氣流通
也追自解擯以來郊天享廟無次不遣官朝儀講席
無日不傳免卽內閣輔臣于餘年來並未得瞻望
天顏而奉諭對咫尺之間去天萬里輦轂之下動隔
九關猜疑橫生議論互起紀綱墮壞政令廢格甚且
實不足勸罰不足懲此其故安在求其故而不得則
共託人心之不古也等以爲三代直道萬古如新豈
以明盛之世而人心頗異也誠無有揭肺腑而示之
流鈔南齊
信信應應奏奏而使之服也不信不服雖三代無以爲治
此無不更年復古年議集集茲茲將將來有不忍言者可
不爲寒心哉方今歲序更新物情宜恩等以爲宜
乘此時亟下明詔復朝講常儀出而與羣臣相親以
被天下之養難以失人情之壘臂夫當聖躬解擯
之時等何敢不仰體過爲厚望盡如日朝日講之
舊但十月之間舉行數次聖心必以漸清明聖體必
以漸強固戶樞不蠹理有必然然後舉而祖宗奏典
而盡復之不難矣等又考國初于朝在會極門今

文華殿門寬敞數倍其無嫌窄小可知春秋大學衍
義旣荷聖明表章則儒臣講解益契聖衷其有裨實
用可知在皇上不過費一玉趾之勞而羣臣之賢
奸邪正無不各呈其形態在皇上不過費一玉音
之渙而衆議之是非直枉無不畢獻其情實譬之陰
霾蔽塞題題或乘暗而橫行日月當空葵藿必傾而
環向況乎旒旌之前何所不曠利害緩急昭若列眉
則章奏決不至不下部院堂僚僅知晨星則大臣決
不至不補視侍班糾儀之寥落則臺省決不至久虛
疏鈔南齊
思攀折未盡之處惟則遺賢不至久廢至於殿宇之
煖爐時警於目間問之呼號時徹於耳經營工作之
浩繁公私帑藏之匱竭尤不可不咨詢而坐照者則
財用決不至不節國用決不至不舒無名之徵決不
至不停止也不然深居邃密宮府間隔所見者四方
之貢獻所聞者萬年之頌祝而旒旌以外皆有所不
聞不見此豈惟人心無從信服卽羣臣蔽舌腐吻而
進憂危苦詞與皇上亦且疑其飾說而置之矣故治
亂安危之機判在今日因循之則爲亂危亟反之則

爲治安_臣等一念朴忠願陛下爲宗廟社稷計俯從_臣言亟舉朝講自今春伊始倘傳宣之日而人心不欣躍太平不立致者_臣等甘伏欺誑之誅伏祈聖明留察

御筵日講宜開東宮進讀當亟疏

范汝梓_{工部營繕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_臣聞萬機權輿起自君心六合生命懸於太子迺清源正本必先典學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未嘗聞也_臣又聞柳宗元曰九政今有俟時而行之者孟春之月端經術爲就範綱惟皇上御極之始常御經筵析疑辨義不避寒煖至斥貞觀政要進講禮經抑何好問得師若是_臣皇太子正位東宮出閣講學既聞命矣誠念天下事無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得言則經筵言之又念善在太子選左右番諭教最急所以增修聖德預養睿蒙爲宗社生靈造無疆之福荷敷休哉豈意靜攝以來經筵竟廢今且併_臣皇太子講學而廢之意者_臣皇上自揣聖德已純不煩再親典訓乎則黃帝不必學太真顯瑣不必學錄圖帝嘗不必學赤松子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必學尹壽諸人也意者謂_臣皇太子睿蒙已端可從容輔導乎則成王之爲孺子師不必太公望傅不必周公旦保不必召奭而出入與游不必伯禽唐

叔也是何古今相反之甚也竊思 皇上講席暫輟或緣靜攝而至東宮出講何亦杳然即今元宵節後溥天之下業儒之家莫不延師教子何況帝胃昨聞東宮侍衛有詣政府促令上講者臣不覺莞然而笑此目前何事而反令瑣瑣侍衛急之說者謂今日不難講學而難講官講官過政府傳衣付鉢關係匪輕詎知堪任講官者自不乏人 皇上諒有特簡外廷諒有公推何必設爲不必然之後處而故爲此躊躇也雖師濟之朝必無此事而當急故緩羣疑塞胸此在 皇上固非自爲作述計而在輔臣亦非所以爲皇上計也伏望 皇上奮然遜志特敕日御經筵并速令 皇太子出閣講學則微言抽演道真啓發宸衷必愈清徹聖體必愈康彊官府必無隔閡樞機必無戚美且燕翼是貽輔養以預日就月將迺端元良維是上安宗廟下庇蒸黎近光宮廷遠綿統祚開泰一陽而更新萬象者務莫大於此亦莫急於此矣臣慙陋狂瞽罔識忌諱不避斧鉞以貢 聖聽惟 皇上注神採納焉

懇乞聖明蚤敕經筵以隆儲教疏

戴章甫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竊惟儲位號曰春宮蓋從震從木語一元之始也故天地之德一統於元而元子之學聿始於春故曰春誦正語此也臣見新年值日逢開卿大夫士庶之子長者負笈少者囊書其父兄皆執束修而執師傳青燈午夜乍聽書聲不覺耳聾謂有一身一家之責者尚知預教其子我 皇上之於儲宮何愛而勿之旁也我 皇太子聰明仁孝自在宮中時中外已瞻前星之耀而仰少海之輝矣反懸良榜啓青扉方聽長樂之鐘已登文華之席牙籤玉軸星拱雲從陳禮說詩編珠噴玉至有齋中師孔孟殿上集夔龍之聯依然屏歌之風而 皇上于睿靈天授非成王之材而堯舜之資也徒此日就月將緝熙光明更惜分陰無筭一暴則庸學日新睿德日粹將邁夏啓周成而止之至休美矣乃頻年以來靜養深宮講筵不御宮寮仙宋徒列空名碩彥鴻儒翔金馬細旆長閑白柏廣厦厚堆綠塵當事二請不報遂爾習爲故常至

三年之內不接賢士。太夫一日之間只對宦官。官妾聞見既闕。啓沃茫然。豈無道學程頤可以進講。周易縱有天人童子何由面說春秋。雖皇太子天縱生知不假周學。清宮燕暇時聽呼吾然寶鏡新磨久藏諸匣。未免少蔽光明。良王未雕匪政之石安得便成圭璧。所以自古帝王成聖嗣。春夏秋冬絃誦詩書具備。凝丞師保左右前後皆賢而又修身以清本源齊家以端風化不殖貨賄不逼聲色以教之寡欲清心蚤朝晏退肝食露衣以教之勤政務本任賢勿二取邪勿疑以教之親賢遠佞郊廟必親仁孝罔懈以教之尊祖敬天而又陳圖風以示稼穡之艱難警風愆以示守成之不易所以懋端聖功養成令德卜年卜世享國久長我皇上天賦神明冲齡膺錄萬幾如蟬日御講筵諸臣啓沃聖心少裨淵嶽乃年來靜攝朝講希聞猶不免謂乾行宜健聖學鮮終乃皇太子何年也正古人斷胃成均親近師友之時也乃以此時居深宮虛講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謂作法於勤猶恐其怠作法於怠後將何極且春宵

刻千金姑待明日不可直今青陽正泰淑氣開祥日暖風和精清神爽臣願及此時拂旃屢展犀崑令皇太子蚤視講筵擇保傅官儔之端凝有道術者數陳聖學闡述王猷析治亂之原賢奸之辨仍述四方風俗九邊夷情農夫蚕婦耕織艱難財盡民窮閭閻困苦之狀以啓睿哲以佐聖功至於諸王睿齡日茂已擇講官者亟爲開講未有師傅者蚤爲擇官育成梓材乃剪桐葉則內有夏啓周成外有東平梁孝聖神胤祚宗子維城亦宮廷最榮之事而國家萬年之福也臣惟職在禮垣謹循職掌冒昧上請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青宮講讀三報三年懇乞聖明及時亟舉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三十八年

臣惟太子天下本培養宜厚論故宜勤而後萬世太平之業有所引而勿替自萬曆二十一年 皇上命皇太子出閣之初時輔臣以隆寒暫停爲請蒙諭旨切責進修琢磨正在冲年豈可暫輟迨及二十二年皇上因東宮講異還宮稍還隨即傳諭每日出講以五鼓爲準而又特賜嘉悅溫旨以獎進益蓋論歲則自春迄冬而無曠日也論日則自雞鳴至日中晏而無曠時也論工夫則自講讀書措以至對偶而無不親閱也是以廢質日閱聖功日懋天下莫不頌聖明式毅之方而占萬年有道之長比二十五年以後特傳免矣然猶隆冬盛暑之故孰意自三十二年一輟報講矣然猶隆冬盛暑之故孰意自三十二年一輟至今遂成曠典乎每新年閣臣擇吉上請一切留中日月易過光陰幾何春一再請不報則盛暑旋至秋一再請不報則隆冬旋至而一歲便蹉跎矣一歲如此再歲復然再歲如此三歲復然講席無所資其益

南諫

十一

疏

南諫

二

癸亥無所關其忠三皇上豈以 皇太子春秋已長即靜處春宮可自留心經史乎則宋臣程顥有言與近習處久熟便生褻慢與士大夫處久熟便生愛敬此格論也 皇上又豈以 皇太子出閣多年充養已粹無俟儒臣講解乎則先師仲尼有言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爲吾止此善喻也蓋天下之義理無窮習一日則日益其聰明人情之晏安易溺曠一日則日趨於怠忽况青宮正毓德之地英睿正典學之年春和景明寸陰可惜恭開過長正人宜親聖慈篤愛東宮無所不至當念勞以成愛謙以爲慈則啜菽玉音俯從閣臣所請卅期開講誠不可一日緩矣至於禍王官僚以備莫效進講之益諸王之睿齡漸長多及齒胃之年開帷出講並宜舉行俾文華武英之閣弦誦相聞月將日就宗社無疆之慶莫大於此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又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臣等敬以是爲 皇上祝 等禮官也典禮久曠毛等之責用是齋心布詞以請伏惟 聖明鑒察即賜允行臣等無任懇祈之至

講筵不可以虛備教不可以曠疏

胡折等 禮部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等竊惟虞舜聖帝不廢問察周成賢王必資師傅人君之不可不學也如此書曰念終始典於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學之不可已也如此祖宗開天御宇孜孜理道延訪無間朝夕學賢承承領問追後者爲經筵之儀常以月之二日第盛寒暑權罷耳未有累歲積紀罷而不舉者我皇上踐祚初年銳精學問經筵而外有日講又有午講工夫疏

何綿密既以辨攝深宮沃內希復出御羣臣惟惺徒設講讀罕進益才數年於此矣廢汰之道疎聞見之益寡龍德有晦表職多闕則職此之由夫宦官官安之狎昵孰與賢士大夫之資接可以爽我精神聲色貨利之滯樂孰與經史圖書之玩繹可以清我志氣願陛下之幡然悔悟也臣等又維皇太子四海所屬百姓之望春秋正富志業當成正宜日親官僚承弼引翼使之見正事聞並言行正道克端元良之度乃今閉閣不出諸亦三年所太學學者將寸陰

是惜何三年耶我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止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又嘗諭官臣曰汝知商藥周鼎之爲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養鼎尚如寶之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必得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處使其熟聞善言不遵談行自然漸以成德若委之使嬖近習是委重器于途而不寶愛之矣大哉皇言其委重太子而教以成愛也如此我大皇上之視皇太子夫豈後於太祖奈何不念所繫之重而汲汲爲正身修德之圖耶我皇上之寶愛一皇太子又豈後於養鼎奈何不令端人正士朝夕與處使之熟聞善言耶寶誼之諭教太子也曰選左右審教諭最念皇太子庸齡已逾弱冠卽教諭不可言蚤而閉閣不出雖有孝弟博聞道術之士安所問其

忠縱 皇太子天資聰明無稍令德我 皇上之自
爲國本計當不若是之疎矣夫室家之女尚能憂
恤綿之娶尤知慮周臣等儋爵食祿區區之念顧敢
婦人女子下哉時當暑收火流秋風漸爽正經筵當
舉之候伏乞亟勅禮部弘開講筵翠華儼然蒞止再
乞申命 皇太子講學親儒明習國家事以爲承緒
之基寧獨 皇太子卽諸王他年各有藩屏之寄均
當督之問學修度明禮庶稱盤石宗乎臣等若茲則作
述齊美穆皇咸宜久安長治端必賴之臣等不勝悚
望激切待命之至

跪劄

朝請

一四

聖壽齊萬壽情祀畢懇乞俯俞三請以迎禧水
曆疏 楊道寅禮部左侍郎
本月十七日恭遇萬壽聖節一應進表官員因夷外
國皆已齊集除赴朝天宮習儀外恭候至日 聖上
臨馭受朝以行稱慶等因到部臣等欽惟 皇上中
天地而握萬年之曆者三十有六載於茲歲在戊申
夫戊者茂也周雅天保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者
是也申者衍也殷頌烈祖申錫無疆及爾斯所者是
也我 太祖高皇帝以戊申御極開創丕基永垂于
萬世 孝宗敬皇帝以戊申絕元守成善治獨冠于
百王而我 皇祖肅皇帝之三十七年爲戊申維時
申赫壽寧比德高宗聿臻嘉靖殷邦之盛治迺今我
皇上三十六年亦爲戊申席重熙累洽之運而建茲
安長治之謀茂明祖烈申錫玄貺斯誠子載一時也
維茲八月金天司令總章位中周禮授養老以九秩
唐令享壽星於南郊而天長慶節適際斯辰凡四岳
庶府之擎表而至九夷八蠻之獻琛以朝者皆輻輳
翔集輦轂下思効山呼之祝而臣攝篆南宮守在典

禮幸戴冠衣欣逢聖旦職當致萬國頌祝於旒旌而幸百僚舞蹈於殿陛敬先以華封之祝使聖人富壽多男子者而爲陛下善頌之詎惟天之眷聖人者既厚則靈承之道卽幸天而必繼之以人人之頌聖人者既殷則瞻依之誠卽善頌而必繼之以規陛下深處法宮之日久矣自己巳冬篤生皇長孫恭上聖母徽號一御文華殿以延見羣臣舉行大典從此收視返聽聞聲稱股者又三年矣竊請陛下既幸萬方之王食聚百順之殊稱以孝事壽母而因祝壽母之懷必以俯受萬國之至帛毋諉殿於狹小不便行禮務使驚序鷺筵之班承華天表雕題象齒之裔拭目神明皆謂幸生聖世快觀聖顏其在慈闈倍加喜豫而因賜清問計及退方雨暘作何節宣災疲作何拯濟將遠近臣正就勉自淬勵各修職業以敬應德意而一俟化成者則燕見豈止決於市椽而五福將時欽於皇極協意旁流嘉祥順應是所謂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者也臣之請祝聖人使聖人壽者實在於此自皇長孫誕降而陛下有

子皇太后有孫之孫宮帷淑氣吉祥善事甚盛備矣漢時日嘗重光倪寬上壽而明帝贊儲德詩爲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之歌又豈知必日就月將學有緝熙而後重明離照之光輪可几也火不遺燭流不擇細而後前星少海之輝潤可象也故陳治安者謂三代有道之長要在早諭教太子今皇太子春秋鼎盛講讀希疎臣愚以爲庭闈之稱慶既畢則東序之討論宜親秋涼已深簡編可展凡博聞道術之儒堪充侍班講讀之列者悉照閣推布列疑丞庶幾親近正人切磨治道則元良之志氣日新而左右之倖習自訕且熟察於講讀舉動之間途洞悉其心術邪正之槩將來受益更不可量至於福王宜令同日開講諸王尤宜及時就傳以預他日藩垣屏翰之寄是所謂天生男子必授之職者也臣之請祝聖人使聖人多男子者實在於此今中外缺官至急補牘至屢矣考選之命雖下而正直剛方之士沉淪下僚屏棄山林者人數不爲不多時日不爲不久卿貳缺於人寺堂部屬人浮於缺陛下之意

謂即缺官亦不廢事何取太倉之粟爲彼肥家資乎
臣聞計一歲者樹穀計十歲者樹木計百歲者樹人
而計宗社億萬年者則樹德也成周盛治首文王之
棧棧而其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於稽其盛則予
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文
王何若多助於四友之臣也勞於求賢逸於致治故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惟文王以壽考作養棧棧之
人才而竟藉多士以享富壽康寧之福則今日需次
遺佚諸賢皆皇上壽考作養之多士也奈何不計
疏鈔 卷之十一 十一
日遷轉及時賜環使各展添錯事用收以寧比效乎
國家養廉之祿視前代甚薄即使振鷺充庭直費太
倉升合。陛下毋謂升合果足牢籠天下士士所食
於太倉者不過升合而所利賴於縣官者不知幾千
萬倍。臣愚以爲太倉廩祿原以待士宜亟修廢官補
大僚毋吝纖毫之薪俸而釀莫大之隱憂至於塞外
待餉之伍江南待哺之衆不難分內帑以佐太倉之
急則所謂富而使人分之天下自此長無事祝頌萬
年天子者靡有窮期矣。臣之請祝聖人使聖人

富者實在於此蓋從古稱上壽之主必曰堯年而禪
極治之朝亦必曰堯代乃華封三祝帝堯謙讓而屢
辭者。陛下亦既居其實矣則就其祝堯者爲。聖
天子明其所以而申祝之臣竊不自量亦欲附於古
之事堯者以事君耳。臣又維曆之置閏立差自帝堯
作法而天之曆數在躬惟帝堯永年然自堯甲辰降
祚以至於今戊申九六十六見矣此三千五百七十
四年間以大統垂久遠者前惟夏商周後惟漢唐宋
之三代然未有傳世十二歷年二百四十若我。皇
疏鈔 卷之十一 十一
上之今日者三垂晏然五申伊始四葉永惟萬曆在
御帝堯而降未之前間則天之保定何其孔固而
皇上宜何以茂承而申命之始克上當天心求綏帝
社蓋九百六十之數雖天且弗違而正位凝命之規
惟人所自奮是以邾邠定鼎卜年八百而周過其曆
則仁義之効耳然則。陛下所爲祈天永命之要道
居然可睹矣。臣等素懷微悃感激遺遘竊希千秋金
鑑之風期奏萬年玉燭之理伏惟。聖明留神採擇
施行。臣無任屏營祝願之至

萬曆疏鈔卷三十一

陵廟類

○陸樹德 乞慎廟議以成大孝疏

○萬象春 乞舉廟祀曠儀以光先德疏

○陳于陛 糾儀陪祭亂禮乞罰治以重陵寢疏

○江東之 仰體孝思教陳民瘼以重陵廟疏

○汪若霖 陵祀監禮終聚祗極竭愚思疏

○李植 壽宮關係重大乞賜詳審疏

○李植 壽宮關係重大再懇加慎疏

目錄

卷三十一

○江東之 壽宮已移乞查驗以重吉典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二

陵廟類 壽宮附

恭獻愚忠懇乞聖明慎廟議以成大孝疏

陸樹德 禮科給事中
隆慶六年八月

恭惟穆宗莊皇帝升祔在即欽蒙勅諭禮部舉行祔

廟事宜臣等固有以仰窺我皇上慎終追遠之盛

心矣但廟祀之禮關係至重上以妥祖先在天之靈

下以率天下臣民之望有不容於不詳議者臣等竊

謂今之廟祀所當議者有二夫祔廟所以正廟享之

疏鈔

陵廟

始而祔廟所以正廟享之終自來祔廟之說有以功

德言者有以世次言者以今列祖之下固穆之第一

廟也臣等查得成化二十三年憲宗升祔祔懿祖弘

治十八年孝宗升祔祔熙祖皆八世祖今宣宗於穆

宗為五世祖茲欲奉祔以正其終是固不可不議也

又惟世宗肅皇帝大孝尊親屢勸廟議嘗特建世廟

以奉唐宗至嘉靖二十四年始祔唐宗於太廟臣等

伏思唐宗至大純德燕啓無疆固宜崇祀萬年以報

罔極則祀以世廟者正以見世世不遷之意也而祔

於祖廟終不若世廟之爲安耳卽今穆宗升祔正
聖明議禮之時是又不可不議也夫禮以順人情爲
至孝以安祖心爲大必彼此無餘歎斯神明有可通
如祧宣宗以藏主則時裕遂不得與如奉睿宗於世
廟則祀享不失常等二者固判然矣且昔年世廟殿
柱產芝議者咸謂神睨所臨不爲無意是睿宗在天
之靈疑必有以此爲安者倘能善推其意仍奉以世
廟則不惟有以遂世宗尊特崇奉之初心且因此而
宣宗得免議祧又有以慰睿宗尊祖敬宗之至念一

廣學

二

舉兼得孝莫大焉是誠不可不議也臣等待罪該科
躬逢大禮將舉不敢不言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委
曲詳議務於不得已之中而求爲不相背之說上請
施行於以彰我 皇上善繼善述之孝成我 皇上
盡倫盡制之能臣等不任惶悚祈懇之至

附 禮部覆疏

臣惟國朝九廟之制做乎成周而同堂異室之規損
益乎唐宋其附遷之禮有可考而知者我 太祖高
皇帝肇造鴻基追祀德懿熙仁四祖至英宗升祔而

九廟始備成化二十三年憲宗祔廟以德祖爲始祖
不當遷故奉祧懿祖弘治十八年孝宗祔廟奉祧熙
祖正德十六年武宗祔廟奉祧仁祖嘉靖十年世宗
皇帝欲正太祖南面之位議祧德祖於是四祖盡祧
矣又尊文皇帝爲成祖與太祖之祀並焉世不遷故
我世宗升祔卽已預祧仁宗然則由仁宗而下列聖
以次而遷可知已今遵熙累朝典禮宣宗章皇帝神
主當以次奉祧及詳科臣之論大要欲正睿宗專祀
之禮以免宣廟次及之祧恭照睿宗祀於世廟百世

疏鈔

茂廟

三

不遷比之祔享太廟誠爲專妥此典禮之正人心之
公也但查得嘉靖三十四年本部節題奉安禮儀奉
有世宗皇帝聖旨甚嚴隆慶元年給事中王治建白
未蒙穆宗皇帝俞允今我 皇上哀慕方切繼述彌
隆議禮改制似當有待未敢輕議至謂宣宗世次尚
近祧之未安等因是考之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蓋古者失于七廟是以一世爲一廟非以一君
爲一世故晉之廟有十一室而六世者唐之廟有十
一室而九世者至宋而益詳來自太宗而上追祀四

祖故至徽宗始定爲九世十室之制以太祖太宗同爲一世故也其後徽宗升祔以與哲宗同爲一世無所祔高宗升祔以與欽宗同爲一世亦無所祔及光宗升祔增爲九世十二室自太祖以至光宗十二帝並祀於太廟當時稱盛焉今自宣宗至穆宗凡六世上合二祖僅足八世准以宋廟之制則宣宗可以無祔但廟制惟九室相應議增今寢殿左右尚有餘地各一室自可展拓如蒙俯賜裁定則我皇上尊祖敬宗之心可以並行而不悖矣惟復遵熙累朝典禮如勅奉行無容別議恭候命下容臣等擇日具儀上請

懇乞聖明修舉廟祀廣儀以光先德以垂典制

疏

萬象春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二月

竊惟國家之事莫大祀典而祀典之起實由人心故凡質之人心而有不容已皆禮之不可廢而聖哲之所必舉者也矧事關陵廟情屬親親在列聖各有欲爲之志而陛下富有善繼之圖者乎臣等備員省垣職在典禮設違回顧忌不爲陛下言如天下人心所以屬望之意何蓋臣等所議於今日者有二一曰革除之陵廟宜復二曰景帝之廟號宜尊臣等得而遂言之洪惟太祖開基成祖定鼎聖烈神功巍巍莫尚矣然自太祖以後成祖以前其間君臨天下者不有建文君在乎既緣靖難兵至避位自焚延迄於今祭享無聞陵園不治行道之人歎歎思臣等嘗考往牒當建文君殂成祖駐營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以天子之禮遣官致祭是當時國未嘗不陵不祭也乃今令甲所載止云懿文太子陵在孝陵之左而建文君不及焉其歲時致祭亦止孝陵及懿文太子陵而建文君不與焉茲何以故也豈成祖

許之於先而所司顧廢之於後耶亦異乎成祖至公至厚之心矣我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王有功德於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於其陵而劄稱帝建號撫臨臣民至四五年首爲昭代嗣統之主者乎又如革除死事諸臣我皇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今得祀於其鄉邇又允言官奏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而爲之君者反不得一杯之土一勺之水宜天下人心悅然而深悲也似宜勅下所司記其原葬處所立爲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加上尊諡

慶曆

天

以表追報之隆顯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此非臣等今日私議也當在成祖時既葬以天子之禮必且享天子之祭既享天子之祭自當復有天下之號詎特天下之心固亦成祖之心也而何顧忌之與有至於景皇帝之事則又異矣土木之變國勢岌岌幾不可保景皇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倚任忠良克戡禍亂卒至變興反正宗社救寧聖子神孫所以晏然坐享全盛之業者景皇帝之力豈可誣哉迨升遐之日諡號葬祭率從貶損蓋一時軒輊之勢則然

而實非人心之公與國典之正也以是至憲宗純皇帝時特允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光榮顯赫亦既足以述先志而昭往烈矣然而廟號未加陵制猶儉生有安天下之功而崇報不稱致享有天下之號而備物未彰其於國制終屬缺典臣等待罪該科每見太常寺歲時題請祭祀其遣官行禮與諸陵同固未有隆殺也即如前歲駕幸山陵行春祭禮臣象春恭扈復之列見我皇上於景皇帝陵躬爲致祭誠重之矣乃其祭典諸陵同而其制尚與諸陵異雖

慶曆

慶曆

致祭於陵而不得附祭於廟仰窺聖衷當必有缺然於茲者矣似宜遵照與制備加尊諡仍恭上廟號昭示無疆其陵制隘陋尤須亟爲恢改如以逼近恭讓章皇后陵勢難展拓第就其見在殿廡門垣等項稍加穹廣仍量培實城增建明樓以稱帝者藏衣冠之地至於恭讓太后陵亦宜一體修治俾得鬱然相望如此庶足以慰在天之靈而彰沒世之德其於陛下繼述之志制作之隆豈不有光哉夫聖等於建文君止議尊號而不敢更及廟號景皇帝業以帝號

稱矣而復以廟號請者何也良以遠建文於成祖之上則倫序匪宜而位於成祖之下則君臨失次夫是以不敢妄議若英廟之於景皇帝兄弟也其正位太實英廟先而景皇帝後也昭穆所在既無踰越之嫌而功德比隆尤無偏廢之理臣等竊以爲廟號之不可不立者以此如以爲進一廟則當祧一廟關係重大猝難輕舉合無止奉其主藏於祧廟惟於歲暮祫祭時出其主位於英廟之下則親親尊尊兩不妨碍臣等景皇帝係宣廟子宣廟既已奉祧則景皇帝亦屬臣等應祧之數天意來事似有適會於今日者仰惟聖明在上盡倫盡制百代一時殷禮慶稱事恒有待臣等敬循職掌輒敢冒昧上言伏乞勅下禮官詳加酌議上請舉行以慰人心企望之殷以垂一代經常之則臣等不勝悚息候命之至

糾儀陪祭諸臣因醉亂禮懇乞聖明重加罰治以重陵寢以肅臣紀疏

陳于陛左副都御史
萬曆十八年三月

照得清明節屆 皇上分遣臣工大舉陵祭蓋感雨露而興思因追遠而致敬也爲諸臣者正宜肅將明命恪恭厥職詎意諸臣中有飲酒致醉因醉亂禮者臣於諸司不法例得糾彈況今得於目擊義難緘默謹據實爲 皇上陳之臣陪祭康陵於三更一點赴候門外忽有人促臣行禮臣與光祿寺寺丞詹沂行至丹墀聞糾儀班中聲說遣官如何不來如是者數次臣聞其語音大似醉狂即與詹沂却立北廡簷下少頃遣官至矣傳贊跪拜糾儀兩班亦相對跪拜至於讀祝傳贊跪糾儀兩班亦相對跪其跪起踉蹌甚不雅觀臣因查訪乃戶科給事中楊鳳誤入北序糾儀班中御史楊鏞茅因霜俱站於南序糾儀班中序班張班盛明昭南北對站雖是亦不宜隨同跪拜蓋緣諸臣因天寒而縱飲因飲多而至醉至使神志淆亂禮儀愆錯臣往陪祭糾舉非職緣御史係臣衙門

屬官而糾儀條_臣等堂上差委御史失職_臣與有責
序班糾儀實同一事科臣失禮又在一時事屬不敬
通應參究參照戶科給事中楊鳳四川道御史楊鎬
廣東道御史茅國縉鴻臚寺序班張班盛明昭當齋
戒而縱酒不思小器之易盈臨祭祀而喪儀遂致大
禮之違亂以陪祀而人糾儀之中班行已素以糾儀
而行跪拜之禮典制攸乖據其罪不止於失儀重其
罰斯可以警後伏乞_臣皇上將諸臣重加罰治庶臣
紀少肅陵寢增重矣再照人情每樂放縱而惡拘檢
禮恒廢於因循而壞於濫觴_臣入京來竊窺縉紳失
禮有甚於醉如違行乘坐圍轎可也無上事而兩人
有與交錯都城山人奇巾異服婦人高髻金冠尚有
明禁而謂郎署可以僭越乎是何詳於小而畧於大
也如遇大宴會間用唱戲可也三五雅會戲唱錯陳
惟了目前之俗情不思浮費之當節且又歲歲條議
日日驅逐是何陰用其實而陽去其名也布帛菽粟
經史圖籍差人貿易可也搬弄寶玩爭致奇珍微服
燈市公行會廟或講價於圍轎之中或玩弄股掌之

上難省塵_臣摩接肩踵且漢鼎唐鑄何益身心發塚
椎埋率多凶穢是珍寶可重而名教可輕也人情遠
則生欲大欲則大費大費則大食事有必至理有固
然夫禮禁未然之前而法施已然之後未流易下狂
瀾易倒挽回揅正勢不容緩再乞_臣天語叮嚀勅下
各衙門堂上官鈐約司屬共守未然之禮毋觸已然
之法教崇退讓之實砥礪清修之節太平盛世無疆
惟休_臣無任待罪俟_臣命之至

疏

良廟

仰體孝思敬陳民瘼以重陵廟疏

江東之延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十四年

臣惟今之天下祖宗所勤勞之天下也今之人民

祖宗所愛養之人民也陛下躬行時祀以展敬

祖之文宜歷察民艱以盡法祖之實自出都門之

郊以抵昌平之境凡經唐寬願留心焉臣請以昌平

之地言之原額四千三百餘頃今撥去陵墳給爵備

邊等項存者僅三千餘頃已虧其四分之一矣況膏

壤盡被選撥而所遺皆磽瘠不可耕者千以昌平之

疏欽

人言之原籍一萬六千九百餘戶自北虜殘掠及勾

補陵廟等戶存者僅三千餘戶臣耗其六分之五矣

況殷富盡屬隱占而所遺皆貧弱無所告者乎地日

虧丁日耗銀力二差則日增原數不過二千九百八

十兩今則多至四千二百兩較全盛之時反加三分

之一矣民貧而不能聊生則轉爲營軍軍逃而苦於

勾補又轉爲流移以故間閭多愁嘆之聲阡陌皆蕭

條之景此昌平之可覩而知者至於陝西之荒父子

相食鄜陽之金城府盡淹蘊松諸郡風潮蝗湧相尋

爲災山西饑民咬根壓糠尚恐不贍四川灶戶困窮

淮泗燬烟稀少即昌平可想見之祖宗在天之靈

必不忍元元之至此極矣臣莊誦太祖高皇帝之

言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

營蓄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隳矣

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之衣食不給而

君獨富豈理也哉又莊誦成祖文皇帝之言曰人

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貧無衣食君豈可以不恤

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至

疏欽

哉二祖之言所以迓天休而華皇圖者端在於

此陛下當禮祀之時奉二祖之明訓以體恤

風雨享八珍九鼎而思吾民脫粟不足以供饘粥衣

錦團綉簇而思吾民懸鶉不足以掩膚脛將戚然以

悲教然以斷不敢用私昵之臣恐其倚勢作威而虐

吾祖宗所植之民命也不敢用聚歛之臣恐其苛

求峻削而耗吾祖宗所厚之民財也請乞之私勿

徇以民之脂膏易竭織造之繁必減以民之杼軸易

空如穿珠貫玉之奇火樹銀花之觀悉從麗立 皇
上一節儉之間每歲所省宴費數十萬以之寬天下
之征徭何所不敷以之賑天下之饑寒何所不濟且
士庶於 祖墓之鄰里必致歲饋以相親况侍護
陵寢之編氓可不破格以加惠若從分數之僅減無
能收其積久之空虛苟止二歲之暫行非所以隆萬
年之香火也伏乞勅下戶部將昌平銀力二差恩賜
優免以示殊典於解部數內酌議存留以資供應在
萬乘之富減數千之額而不爲損因 祖宗之故厚

疏 陵廟

十四

昌平之民而不爲私卽今州縣之有王府者其稅根
多徵而不解以供祿米是在子孫且然何至於 祖
宗而靳之由是推之鳳陽淮泗 高皇帝之故鄉
祖陵在焉其施澤當視昌平也連之窮鄉遠井皆
祖宗之赤子其災傷當大蠲賑也則重陵廟而爲祖
留恩百世頌孝思之不遺擇吉域而爲民造福萬方
祝 聖壽之無疆明王遊豫直追夏后省耕省歛之
芳園脉靈長將邁周家 世世年之盛矣

陵祀既修監禮終秉仰體聖孝朕竭愚忠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

頃者 皇上以霜露悽愴遠祀陵寢 愚幸厠陪從
之列夫 禮垣也雖備趨蹌亦預剝察先是都察院
以監禮御史乏人爲請未奉俞旨 方躊躇比至紅
門檢察各衙門報單乃知九陵監禮惟御史周家棟
一人其餘假貸經歷司務等官亦僅七員而其一竟
闕無人焉貿亂非制凋零亡章臣於是竊懼羣工執
事有不必恪而 祖宗在天之靈殆未歆也 皇上

疏 陵廟

陵廟

孝思敦茂典禮精明往採諸臣條畫欽定各陵監禮
止用御史而尚虞有失儀不舉者併許科部諸臣咸
得參奏誠重之也今御史不具耳目已非卽有參差
誰從糾問者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由今觀之
恐非所以爲儀也 聞古帝王之有天下也爵不逾
德官不易方名定事正各得其所故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庖無人今國家禮樂明備綱紀具存非遂乏材
也乃無故而見此卑匱之形不勝展轉 竊異之且
祭者聖人所以合天道亦先王所以考時政也今山

陵延几儼若建朝而顧瞻左右名史無人赫赫列聖
將無慷慨嘆息曰典章壞與法度隳與何肅雍顯相
非昔也則又曰國勢靡與人才凋與何柱下惠文遂
落落也蓋詩之祀文王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今
天壽山而外虜穴在目五路作惡羽檄方飛何以示
競臣又以是仰窺 祖宗神謀慮美必有不寧臣益
嗟之且夫 皇上所祇嚴 祖宗者固以昌其緒業
振其法紀用祚於無疆耳御史執法殿中外非冗秩
也語云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今大中
疏 而丁憂虛不補臣等六科給事亦復寥寥聖神天
縱高出萬方固謂碌碌諸臣無足多寡即遇事輒請
事已亦未有患也乃其因循醞釀漸從虧削伏禍隱
憂將安賴之方今法鮮察臣人多觀望 皇上每行
一事或虞臣下攫其功固有以不必行為利者 皇
上每用一人或虞臣下受其德固有以不必用為快
者何者凡事之所亟入之所重固大法大弊之所並
爭而奸人所熱視也 皇上又安能盡坊之而盡收
之冷夫有家者謹盜警時不廢難犬之詬而怯於秦

飼之用則大盜狎至而豪奴生心家鮮不傷矣此物
雖小可以喻大伏祈 皇上濬發孝思以遵成憲爰
修禮法以廣廷僚虛中而聽任賢勿疑凡茲中外臣
工創而思奮積而待遷者一施宸斷以備耳目之官
正人善類充滿廟廷無復有闕佚而不舉者其於
祖宗謨烈何如光美 皇上高拱而享萬年之曆豈
不休哉臣至不肖非敢曉曉惟念古之人君有一望
陵園而臣下忠諫不已者 實慕之伏惟 聖明少
寬斧鉞不棄菲鈞 愚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

以上原缺

重而不敢輕愈處之哉我皇上軫念壽宮乘輿臣
凡三幸必欲得上吉之壤以兆卜年卜世之慶致慎
之心真與祖宗同符奈何聖心雖慎而臣謀則
疏今所定大峪山據人言宜傳大有可議等聞之
既詳安忍不爲皇上一言之夫大峪山擇之者原
任禮部尚書徐學謨也附和之者欽天監張邦垣楊
日東也學謨以已意而王其議輔臣以親故而贊其
成相擇之始人已言其未盡善矣二年以來大小臣
紅丸從事山陵及有事壽宮見者無不退有後言臣

此葉上圖配補

等徐察其說有謂壽宮多石者夫氣以土行而石山
不可用此地理之最忌也有謂方面不正者張邦垣
等始阡面向永陵今因多石移向形龍山形龍山山
脚下走地理家所謂朱雀斜飛也有謂虎強龍弱者
左爲青龍石爲白虎今虎山高聳龍山全無此
下之所親見也諸如此類羣臣私心共爲不安况立
表以請駕臨者原是一處也今鑿石以立壽宮者又
一處矣夫使其地之果吉則不宜有石使有石而未
善則宜明奏皇上另爲區處乃朦朧遷徙若奕棋

疏鈔

壽宮

三

然豈入臣謀國之忠哉抑等又聞之去年秋祀太常
寺卿何源尚書陳經邦舒化兄天壽山中尚有吉壤
可與長陵並美三臣見之喜而不寐謂天留福地以
俟聖主相約請輔臣面言之舒化心無實忠背約
不往今言已傳播在廷之臣莫不聞之輔臣犬恨經
邦見被論去是以廷臣雖有效忠之心皆有所畏懼
而不敢言矣昔宋臣朱熹告宋君曰壽宮係宗社血
食久遠之圖奈何偏信臺史之言不廣詢術士以求
吉壤夫朱熹忠於宋者也臣等學朱熹之學則當效

朱熹之忠况受 皇上非常之恩日切圖報臨此重大之事與諸臣同一絨默使他日有悞 陛下等盡忠之謂何而 陛下亦安用 臣等為也 臣等訪得左副都御史張岳大常寺卿何原素稱地理久懷忠盡伏乞勅令二臣會同禮部將大峪山復加相閱要見壽宮果否有石原表有無那移前山有無料飛虛心商確據實具奏如果無一切諸害即照舊興工不必惑於羣言以起道旁築舍之議如果人言不虛明有諸害即當暫停興造或別求他山吉壤或即此山別揀無石之所不可泥於成說以誤國家萬年之計亦如我 成祖文皇帝 世宗肅皇帝詳慎屢年歷更數處而後定尤萬壽無疆之兆不必以大工將興為嫌可也且此時言之不發使營造一成 陛下登臨其上左右之龍虎不稱前山之制飛昭然 陛下縱罪及當事諸臣而國家之損費亦甚鉅矣 臣等此疏一入必忤大臣之心來攻擊之口然國脉為重此身為輕利害得失安所計哉

疏錄

壽宮

二十八

壽宮關係重大再懇聖明加慎以永國脉疏
臣頃者以壽宮為聖子神孫千萬世久遠之計故臣不避斧鉞冒昧上言荷蒙 陛下以 臣獻忠不早罰俸半年 臣感恩無地 臣之心已盡若可已矣 臣今必又言之豈不畏 聖明避雷寔哉 臣即病狂喪心亦不為此祇緣 臣受 陛下高天厚地之恩獨隆則 臣之圖報 陛下者亦當與羣臣異故 臣此心未敢已也若謂 臣言之不早亦自有說 臣先為御史時十一年秋護從山陵間形龍山大峪山俱未稱善即同江東之等面與輔臣申時行言欲其慎重且大峪山尚未揀定 臣未知方向何如有石與否故未敢輕言及十二年 皇上奉兩宮 聖母履閏 臣已轉官未曾從事亦無由見亦不敢言但聞諸臣自山陵回者皆不自安之意 臣雖聞之未敢盡信也及今年三月春祀 臣得與行祀之列遂由山陵即至大峪山觀看但見原揀表旗坐西南背昭陵向東北衝永陵其啓土以作玄宮之所則移過原揀之地自北而南數丈

疏錄

壽宮

二十九

李植 太僕寺少卿 萬曆十三年八月

自上而下數丈其中山脚連根大石壘壘外見因
嘆曰如此石山如此方向俱地理家大忌關係國脉
非小乃無一人告之朝廷欺矣歸而地理諸書查
之果有石山不可用方向不可偏之說臣恐無憑陳
奏又訪畫工繪圖欲進未及舉行而機已先露遂致
言官論臣相繼不息此時臣方蕭索待罪臣盡言
之時哉及屢荷聖恩留臣供職臣始出門見朝七
月二十九日忽聞有旨令諸臣詣山陵啓土臣謂
此時不言工動之後不復可言矣且臣江東之羊可
立亦聞臣民喧傳壽宮多石不安於心遂相約連名
具疏臣等一念大馬報主之誠天地祖宗必能鑒之
何乃謂臣假此以傾陷輔臣也臣請再以壽宮爲
陛下詐言之大峪山陛下奉兩宮聖母親閱者原
神向東北冲永陵今則移向形龍山非復陛下兩
宮聖母親定之所矣且列聖諸陵俱坐北向南取王
者負陰抱陽之義乃今壽宮獨坐西南向東北反負
陽而抱陰不惟與諸陵異且與昭陵相背豈可乎哉
方陛下奉兩宮聖母親閱時樹木叢鬱遮蔽浮土

掩蓋石跡即等不敢預測其有石陛下聖母何
由知之今木伐矣土啓矣大石始見任事諸臣及
等共見共聞而陛下兩宮聖母實則未之知也況
萬物生於土有土斯有氣氣以土行石山不可用載
之地理四書昭然可考即朱熹亦以水泉沙石爲可
畏程顥亦謂五害當避程朱豈皆專門術士哉今壽
宮連山大石鐵鑿不能施其銳正地理所謂頑石無
氣太不宜於聖子神孫者也陛下何惜一時詳慎
之令忽萬世公遠之圖哉臣受陛下洪恩粉身碎
骨莫報萬一遇此等大事若因其薄罰遂灰心解志
不致身復陳是陛下以殊恩待臣以路人事
陛下欺君誤國莫此爲甚臣心終不忍也亦不敢也
伏祈陛下將臣先行罷斥下之於獄請聖駕親
臨再閱或令人密往觀之若果方向端正玄宮無石
原杆無有那移臣言即決妄誕即戮臣市曹以昭欺
罔阻撓之罪如或臣言不虛亦將臣罷歸田里以明
志但願皇上爲萬世聖子神孫慮別求吉壤或
於他方倘無石之所則壽宮協吉而臣一念圖報

陛下之心盡矣皇天后上九陵神靈在上臣雖至愚無知豈敢自蹈危亡不測之禍萬祈聖明留意

疏劄

壽宮

三十二

壽宮已移鑿石未止懇乞聖明及時查驗以重
吉典以昭乾斷疏

江東之兵部職方司員外
萬曆十三年九月

頃者臣以不識忌諱致謗言橫及荷陛下不加斧鉞薄示降級之恩自天圖報無地顧今事莫大於壽宮罪莫大於欺罔關係重大不在禁言之例請得而直言矣夫氣以土行石山不可用雖行道之人亦知之士庶之家亦避之臣以一念朴忠陳大峪山多盤石監正張邦垣不得已而具圖始構西北隅微疏劄

有石塊今尚書沈鯉之疏曰構垣頗長不止一隅微有石塊此足證邦垣之欺臣等之言為不妄矣及奉旨欲往前少那比時明移之而明以告于陛下未為不可也因臣等有云於本山別尋無石之所以為一有那移即臣等之議見之施行矣故實則移之以石難鑿也偽稱不移譬之掩耳盜鈴誰不知之其如欺陛下何往歲豎表於山坡之上已經聖覽親定者即玄宮之中也觀沈鯉之疏有曰復令張邦垣監表於玄宮極中之處是新豎之表非欽定之表而

可以知玄宮之移矣山坡之高處皆石山麓之卑處皆土欲避石以就土不得不移高以就卑如玄宮不移與石原有丈餘之隔也則後址皆來厝所闢豈宜傷損乃鑿石如鋸齒如削壁復閱諸臣無不見之果何爲者耶既奉有親閱之旨凡既鑿之石跡宜一一存以俟 陛下閱時裁定庶幾始爲欺而終不爲欺也乃以舊鑿之形盡挑新土掩築復開之爲寶城之基而巉巖之狀不可復識矣 陛下親閱之時試於後址築基之下令人一啓而驗之其欺不可立見耶

疏敘

舊宮

三四

使玄宮已移而石可避臣可以無言也玄宮有石而能具實奏聞臣亦可以無言也今後址之石挿入玄宮之正中橫濶五丈有餘以石工百人晝夜鑿之已幾一月之久而此石猶然未去其爲巨石而非微石也不可微乎玄宮既移之內尚爲有石則玄宮之後無往而非石也又不可微乎土之當闢與木石之當治者不妨與作其玄宮之石當初令勿鑿以俟 聖覽若過此數日又將與後址之石同其掩築矣昔周文王以民力爲臺沼而戒之曰經始勿亟我 世宗

肅皇帝於擇陵之初啓土得堅石當時無敢有欺者復廣召術士集議而始定於十五年之後又歷十餘年而始以告成何謀之詳而工之緩也 陛下愛惜民力無異文王萬壽無疆矣雷同符 皇祖是工不必亟矣况有明旨親閱 皇祖詳慎之意也爲臣者稍知敬畏尤不敢亟矣今則掩石栽松先爲不急之務夫役晝夜不息非欲其爲欺也何爲而若是其亟耶推勿亟之仁而勅令照常赴工集高明之士以備駕臨顧問者及是時而行之可也 陛下聰明天縱

疏敘

舊宮

三五

一登高以臨下向所欽定之處必朗然於廣覽之中則已移不能欺之爲未移矣玄宮之內卽今時止其鑿石之工俟 駕臨而驗之於後址之下則有石不能欺之爲無石矣乘輿一出費用不貲致茲時詘而舉羸臣亦安所逃罪使爲臣各知卜兆之義而以事親之心事君 何樂於無故而取忤時之辱惟以苛細罪臣者一切置君事於不問正朱熹所謂視其君父曾鄉鄰親戚之不若者向使 等不言則鑿石不可以歲月計非惟大損龍脉且將震動昭陵 故不

敢爲 陛下惜小費而願 陛下重大典矣且太臣
一以推委爲便今又委於 陛下之閱也若不隨事
覈實此而可欺將何事不爲欺耶伏乞 陛下將
所奏逐一查驗如玄宮在欽定之處而今無石也
甘受妄言之誅如玄宮非欽定之處而今有石也則
何臣擅移何臣掩蔽請各正其無君之罪庶主威不
爲臣下所持而一人之明斷以昭吉典不爲朋欺所
炫而萬方之心志益肅矣至謂既鑿之石已掩玄宮
之土爲多是在 聖裁微 前後無一字之欺亦可
疏 壽宮

以剖報主之誠且朱真論壽宮不可誣之爲彌子瑕
竊以自解彼言在 耳甘爲反覆志在趨勢橫出
惡聲者祇足貽人之笑罵於 何損哉

萬曆疏鈔卷三十二

宗藩類

○薛三才 嚴加申飭以重封爵疏

○薛三才 乞倖寢奏藩郡封以一法守疏

○張問達 楚藩兩奏乞勘問以正名分法紀疏

○郭正域 直陳行勘始末疏

○郭正域 科臣指摘無端請速罷斥以疏

目錄

卷三十一

宗 嚴加申飭以息奏擾以重封爵疏

薛三才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竊惟我國家衆建封藩以維城王室自親郡王至於將軍中尉世世纓弁不絕親盡而外猶得食租衣稅於縣官追我皇上而又爲寬奏請之限開擅婚之禁所以篤念懿親恩意甚渥然而必約之以世次限之以品級繩之以條例者何也凡以酌情法爲可繼也顧其間事體最大而條例最詳者無過於進封追封二款諸藩正宜兢兢遵守以體我皇上敦睦至疏鈔

薛三才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意而近來多有違例冒干焉者臣等事關職掌法當參駁請得一二數之近例世長子追封親郡王者次嫡庶子仍得加封郡王鎮國將軍蓋以世長子原蒙祖父世及之貴非以弟姪進封及旁支繼絕者比也然亦有世長子雖蒙父貴而其祖若父則由進封者如益昭王載增以長子追封而昭王之父恭王則以崇仁王進封韓安王謨塿以世子追封而其五世祖康王則以彰化王進封三世祖靖王則以西鄉王進封此正事例所謂郡王進封親王雖係親支次子以

疏鈔

宗藩

下亦止援以本等官職者也然則益府輔國將軍翊鍾韓府鎮國將軍明銘等以其父爵而言則世子之衆子也本其原封而言則郡王之支庶也照依始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止應得鎮國將軍而不應加封郡爵也亦甚明矣如以例前加封者爲詞又何必遠引晉周二府皆儼然享有衆子安東舒城等王韓康王衆子寧遠長恭等王皆儼然享有郡爵者也正所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云爾例後未封者安得援以爲口實乎惟是翊鍾受封于益昭王爲長子時止得輔國將軍及下本等三級似應加封鎮國將軍者也至若荆王爲其第三子由棟秦王爲其庶兄誼謬請封郡爵尤屬無謂秦宜王懷塔以鎮國中尉進封族屬爲再從萬曆二年王庶子敬鑑乞封郡王部議據例請援輔國中尉奉聖旨是其以從親進封的俱照近例行欽此萬曆十四年秦王誼渴爲其庶兄誼謬請封郡王奉旨加封鎮國將軍夫敬鑑僅得輔尉於傳之後而誼渴乃加鎮軍於再傳之餘視其本爵已踰五級亦可謂特恩異數矣猶不知屬

疏鈔

宗藩

厭而希覬於必不可得之王封乎本以中尉進封而以郡爵推恩是其支裔之加封及踰於本宗之原封矣不亦舛哉荆王之以安城王進封也在萬曆七年則條例事例遵行已久夫以例前進封者其次子加封且當改正於例後況以例後進封者其支庶之請封安得比擬於例前則是條例爲不必設而原封世次不必照依也如曰以弟繼兄與從親進封者不同則事例所謂親正薨絕除親弟親姪照例承繼次嫡庶子不准加封者豈虛語哉近日各藩請封多引藩府爲例查得昨年藩府請封屢奉明旨則曰以後永不爲例一則曰今後再有援例的該部科叅來欽此夫以明例若彼明旨若此而諸藩復敢紛紛奏擾者長由朝廷用恩太過而法不必行也臣等以爲欲杜其將來之濫乞必核其已往之冒封凡一切加封本等之外者查其原封世次在例前加封者始准傳襲亦必酌量其親疎限約以世數而在例後加封者或即與改正或姑准終身如滕胤傳襲者併其本爵削奪而以世長子追封者必其始封以來世以父

子相繼方准其支子加封如世長子雖以世及而其祖父或由進封者仍照進封親王例行其諸藩有違例冒請加封者或量罰本宗原封祿米或仍重罰長史教授等官以懲瀆擾庶幾各宗知奉約束而朝廷情法兩行矣不然人情知止足者少圖僥倖者多嚴爲隄防猶虞其濫更復決裂濫觴若何蓋一作備於秦藩再效尤千藩府而濫觴已極矣長此安窮此實生所爲太息者也伏乞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甚謬卽爲覆議施行

疏鈔

吳藩

九

遵制據例懇乞停緣秦藩郡封以一法守疏

薛三才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

臣等在科辦事接得禮部一本爲仰遵制例懇乞聖明比照新恩改正封爵等事奉上聖旨秦王爲誼涉請封郡爵朕念首藩准與封不給祿仍不爲例除依擬欽此仰見我上皇上敦睦之仁義恩雖假於首藩而例未嘗不嚴於諸藩也臣等反覆思維今天下宗藩至衍矣朝廷所以約束而齊整之者惟此制例爲兢兢制例定然後法守明法守明然後觀餽絕譬如權者持一定之衡而輕重不搖也量者施一定之槩而多寡不爭也是故世次有所必稽爵級有所必限恩數有所必節事例有所必嚴要於尊制明法使諸宗不得妄生他覲卽秦主爲誼涉請封郡爵豈不以制例爲辭也哉迺臣等詳實制之所禁而例所不得請也已嘗具疏參駁而詞意未悉無能爲朝廷申明制例自惟職掌隕越是懼請得終言之伏惟聖明垂察焉謹按宗藩事例一款前親支進封親王者姑照常行若原係一從再從之親進封雖在例前其

疏鈔

宗藩

十一

次嫡庶子止受以世次本等官職已經襲封者待本
王身終停襲此非制例之昭然哉秦藩自僞王無嗣
懷王志均以渭南王進封康王志潔以富平王進封
此兄終弟及猶云親支至昭王秉璽以臨潼王進封
則簡王之一從姪也宣王懷堪以鎮國中尉進封又
定王之再從姪也論親則再從之疏屬不得竊比於
親支論世則中尉之原封不得妄希乎王爵論例之
前後即以親支進封者其子孫且不許加封於例後
況以再從進封其支裔又安得比附於例前秦王此
舉逾越太甚矣其陛下縱爲首藩念獨不爲法制不
一難與示衆封爵不平難以服人今一時請加郡封
者如荆府以親支爲說韓府益府以近例爲詞皆因
事例不合槩從停襲秦雖首藩詎漫一奉國中尉耳
亦封而加鎮國將軍再請而加郡爵輒請輒與如持
券而責無弗償者是何例行於諸藩而獨格于秦也
何以服諸藩之心卽無論諸藩往者秦王敬輒請封
郡爵是時據例授封止得輔國中尉詎漫於今王爲
庶兄於宣王爲庶孫視敬輒之親遵降矣而所得封

疏鈔

宗藩

十二

爵不啻僭徒過之是例信於前而不信於後行於敬
輒而不行於誼漫亦不服心矣昨年藩府請封明旨
固曰永不爲例未幾而秦府援之以請矣今年明旨
亦曰仍不爲例又安知不爲後來地乎何以示天下
信也雖曰與之爵而靳之祿第以虛名寵異朝廷所
惜者名器所重者封爵使名器可假封爵可濫人情
誰不喜貴倨而美芬華將來請乞無厭奏讀無已
陛下將盡徇之乎原聞法行有自禁行在先例遵於
首藩無弗遵者矣禁設於未然無弗禁者矣伏望
陛下收回成命停襲秦封以信制例於天下則請謁
自杜約束可行朝廷之幸亦諸藩之福也臣等不勝
惓惓

楚藩兩奏事于世系情罪難確乞勅行勘問以

正名分法紀疏

張問達 禮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六月

四月初臣等接楚王華奎一本爲極惡悍宗悖違祖訓欺辱親王挾制官員殺傷官校懇乞聖明振法除奸以全藩體以安宗社疏奉聖旨覽王奏惡宗罪狀多端該部院叅看來說欽此已而楚藩崇陽等王府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華越等亦具奏本通政司已封進御覽訖於今月餘未奉明旨等復取華越疏鈔

宗藩

十八

等日所投揭覽之大都謂楚藩大變異姓假王冒濫圭璋汚辱漢孤賤法欺君竊祿盜國以楚王華奎爲假王其楚王奏稱華越愈無忌憚要結刁惡宗儀暗行誣謗明肆穢言蓋欲倣前此各惡戚孤之故智即指華越等所計假王事也夫宗藩親連帝室孤行天演世系之關係何重至如親王長有一國統率諸宗其分尊世系視郡王以下尤重諸宗之世系且不可假兄親王乎如楚王華奎果非已故楚恭王所出是爲冒濫竊國竊圖者罪無赦如華奎果係恭王妾胡

氏所生之子華越等乃懷私故捏爲假是爲滅國欺君滅國欺君者罪無赦失以兩不可赦之罪而不行勘問誰能以紙上之談風聞之語而懸斷此不可赦之大罪乎如以楚王華奎爲假也而封爵已三十年久矣何敢遽執之以爲假如以華越等之奏爲必虛也而二十九宗之軀命懸於此一奏又何敢必執之以爲虛或虛或非虛或假或非假楚王與華越等素有嫌隙各奏之詞俱未可盡憑武昌郡中閫府之諸宗不下三四千位必自有天理人心真情直道在國疏鈔

宗藩

十九

可從公訊問而知也夫竊直有不法大事奏聞於例必行撫按勘問茲二奏國藩國世系事孰有大於此者而不行勘問可乎置之不問非法不行撫按勘問而逞奪懸擬亦非法非法何以服諸宗之心而定楚王之名分正藩國之體統哉我皇上英明並日月網斷如雷霆楚王與華越所奏事情查覽自析爲明正罪惡計爲藩國宗派名分計乞勅下部院轉行湖廣撫按將二奏情節從公會集諸宗勘問某虛某實明白具奏則虛者不得以強詞再飾而伏不赦之辜

實者自得以成案判定而絕將來之擾即各省宗藩亦均受皇上敦倫明分之仁不淺矣若不行勘則楚藩相離相怨相搆相傾必均於敗壞覆亡而後已甚非我皇上所以保藩服而惠宗親也伏惟聖明垂察裁奪施行

疏鈔

宗藩

辛

八

直陳行勘始末疏

郭正域禮部右侍郎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今年二月間通政使沈子木謂臣曰楚府儀賓袁煥等持宗室華越疏來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堅不欲上而煥等苦告不去臣應以不知子木謂取原疏來看臣對以不願與聞又月餘而楚王來奏華越矣奉旨下該部院叅看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閣臣赴部校護首相沈一貫問臣楚事臣應之曰聞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知耶惟當行撫按勘問時三輔皆以疏鈔宗藩爲然臨別時一貫復問臣耳語曰貴部覆本請無言通政匿疏事又繼此而宗室華越至矣仍赴部併各處訴冤臣照舊例送會同館羈留甫半月而通政司累取華越赴司改換月日以疏上聞候旨未下華越投揭臣部大畧爲邀截實封廣行賄賂等情當批儀制司案候又思祖宗之法宗室無久住京師之理隨上疏請旨處分奉旨該部院會同該科道叅看臣隨與一貫言之乃一貫再三愁阻謂親王不當勘問但當體訪而已臣應之曰臣與楚王宗室同城而居

一有偏徇禍且不測事關宗社不宜臆隴了事若不
行勘科道當言之矣一貫冷笑向臣曰科道斷不言
也臣之請勘蓋部中事體未有不勘而竟自處分者
亦未有不勘而竟自停閣者既而奉旨行與該撫按
勘問臣行文問楚王令校尉夏槐持一帖送臣寄儀
百兩賜臣曲庇許臣萬金當時即欲發覺緣楚事正
在疑懼之中難以張皇有傷雅道又數月而湖廣撫
按會勘疏至矣不數日楚王辨疏又至矣奉旨着九
卿科道看議諸臣之見大畧責成撫按者俱多議單
不下萬言不能一一抄謄謹括大旨隨將各單用印
鈐紀分送閣部其事之始末如此夫沈子木之匿疏
也謂一貫主之也不知一貫何意也既一貫力主不
勘也不知又何意也臣切以爲事無大小皆當上聞
而一貫乃有不欲上聞者事無大小皆當付是非於
天下聽皇上處分而一貫乃欲以其意爲行止臣
不意皇上以腹心待一貫而一貫乃不以腹心事
皇上也今聞御史康丕揚疏雖不言臣而意似疑臣
楚王前後三疏無一語疑臣楚中無一人疑臣臣不

知疑之所從起也使臣而果可疑也楚王能不言乎
事若反坐華越二十九人能不怨乎皇上試問撫
按并在事司道府州縣諸臣有一字相聞豈能爲
臣隱乎恐諸臣各有人品各有良心不可以願指氣
使也

疏鈔

宗藩

二十三

科臣指摘無端請速罷斥以遂初心疏

三原六郭正域禮部右侍郎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昨聞刑科都給事中楊應文力言楚事謂臣謀害此事出於應文之口不辨可也但就事論事如不分剖則不知者將以爲實矣應文以臣爲謀害而其故則有臣父被笞之說臣父名懋由嘉靖二十八年舉入任杞縣教諭轉舒城知縣陞趙州知州五十而致仕七十而告終時萬曆十七年也臣備官翰林久矣臣父非可咎之人也應文獨不一查登科祿乎楚先恭疏鈔

宗藩

二四

王好賢禮士年僅三十而卒時隆慶庚午也恭王嘗國父已久在仕途矣今王當國又在仕途矣今天下藩王無辱及士夫之事若會省之中一有此事豈不喧傳驚駭誰爲此言以愚應文此不獨誣王父又誣楚王也至謂華越主臣兄耶夫羣宗入都遍處喧聞當日即照例送入會同館矣何由而到臣兄耶長安中之耳目不可掩也不待辨也至謂挾取楚王原貲楚王原未取貲於臣臣何所挾又何所取至謂通篇不及廷機一字夏間勸疏係臣署事事則事

罪則臣罪不敢累廷機也夫謀害二字必主謀而後

可以爲謀害必首事而後可以爲謀害未有行勘而遂謂之謀害也部中之法惟有行勘行勘之外更無別法皇上試檢臣原疏如曰楚王襲爵三十餘年何至今日而始發不發於士民而發於女子骨肉之間此豈謀害語乎謀害二字即楚中間斷諸臣尚未以加於諸宗而科臣乃以加於部臣乎前此出於沈子木之疏猶曰不平之鳴而應文遂和之乎當時通政可以票取華越於會同館中彼時督官及大使等疏鈔

宗藩

二五

官可証乃謂臣使二役引華越上門此又沈子木之言也臣不如是之愚也緣事在狐疑但令二役二問于木耳如謂此事係臣王使此何等事而華越肯爲人使也彼不惜名封乎楚中宗室不下數十臣尚不知華越作何相貌楚中人當盡知之彼之父母親戚具有王冊何俟臣言也至謂臣爲險臣愚則有之懸則有之險則不險也惟是臣不能引嫌以取嫌不能避怨以取怨行能淺薄才力疎庸不能復立於朝矣伏乞皇上早賜罷斥臣不勝感激天恩之至

萬曆疏鈔卷三十三

修省類

○鄒元標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加修省疏

○王士性 火災示異乞禱玩好疏

○丁此呂 極陳修省之實以弭天變疏

、張維新 祗承德意敬獻朴忠以禪修省疏

、王 鐸 感時修省敷陳政務切要疏

、劉曰梧 敬祖畏天亟圖修省疏

○馮 琦 謹天戒憫人窮以保治安疏

○劉 綱 天災重見乞加修省疏

○余繼登 禁地火災頻發乞痛加修省疏

○魏允貞 遇災思懼直陳時政之缺疏

○史學遷 早圖修省以格天心疏

○白 瑜 天災疊見非常聖躬憂勞甚切疏

○李三才 天變人離萬懇省改疏

○汪若霖 天時太亢乞裁省以凝休命疏

○汪若霖 洞察天人之故以儆有位疏

○趙世卿 天怒人愁直陳失政以弭異變疏

○汪若霖 雷雨異常亟勅交修以回天變疏

、趙世卿 懇行實政疏

、宋一韓 都城水火異常時事可駭疏

○楊道賓 陪京災沴異常疏

修省類

國值非常災異懇乞聖明嚴加修省以答天心

疏

鄭元標

吏科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正月

臣聞漢臣立國家將有天道之欺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改出怪異以警懼之不知自省而傷敗乃至見天心仁愛於君無已者恭惟我皇上仁厚性成睿智天挺孝奉兩宮則情文兼隆恩覃萬彙則枯槁回春未明而冰炭集而朝臣方欲歌頌盛德乃者本朝聖祖受命於天建邦維萬古時燦燦盛至震萬靈聖母憂勞聖躬俯臨等奉職無狀所致罪當萬死除痛自修省外然臣等竊惟天下未有無災之國願人君所以修德者何如耳能修德則反災為祥不修德則禍立至而不可解臣伏讀漢儒論五行曰極陰生陽極旱則火又曰君不恩道厥咎災宮是則天變之興亦人事之咎修德謹昧死陳為六事皆上關君德下係國是最急者惟陛下俯賜省覽普人所謂聽天以實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臣不敢勦

竊臣竊思國之盛衰亦不敢引室礙難行之事倘蒙留神國家幸甚臣等幸甚緣是國值非常災異懇乞聖明嚴加修省以答天心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臣等保聖躬雖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誠重之也矧聖陛下握符御曆而祖宗之統緒後而神聖之國祚資係陛下之身宜何如致慎哉慎之云者臣等仰屈伸烈吁呼吸之謂也惟在緝熙聖學而已先儒云緝繼繼也熙光明也有一毫間斷非緝也有一毫暗昧非熙也緝熙聖學必先無欲素進無欲之謂緝熙聖學素進之謂熙陛下試自修省無欲耶寡欲耶詩曰鶴鳴九皋聲聞於天又曰鍾鼓於宮聲聞於外豈言誠不可掩也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陛下誠宜翻然自省矣何者人之血氣當壯盛之年而節省之則易為力及凋耗之且而培養之誠難為功陛下今年壽而千萬年長齡從此始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親子親其親必自百年壽考臣祝其君必自萬壽無疆臣誠願陛下寡欲以緝熙聖學緝熙聖學以保聖躬伏乞

聖慈言曰親臣臣臣聞魏巍惟天然必下濟而後光
明故自古君臣未有一語不通而能相與有成者臣
進召對之語蒙臣陛下俯垂嘉納迄今數月猶未
舉行此必有爲之說曰人君其尊如天必尊嚴若神
始無失居尊之體不知有尊嚴之名有尊嚴之實務
其名而去其實則亦非所以尊君矣故太臣欲獻替
其間而動多掣肘者臣欲糾正其間而事難上達
者尊卑睽越情旨罔洽上德阻滯下情壅鬱徒牽制
文移膠戾歲月而已當茲天變臣陛下誠宜惕然自
省每朝講後將羣臣所奏章奏召諸大臣臣講明
如吏部職在用公其進退賢否試一訪問戶部職在
會計其出納盈縮試一稽查禮儀之隆殺邊報之虛
實刑獄之出入正作之興廢務根柢源委商確利弊
有獻可而不以爲同有替否而不以爲矯異共成一
代和衷之美而已先是臺臣楊四知所上三錄召對
其二聞臣陛下宮中留神省覽此正臣祖宗時故事
所宜率祖攸行以親臣臣工伏乞臣聖裁臣曰開言路
臣聞言路通塞係世道之興廢自古端人正士立朝

惟悠悠以開言路爲請彼臣見聖亂從茲而出故也
始臣等或起廢歇或起身行伍海內嗚嗚想望太
平乃未經數月以言事落職者五人方取之而處斥
之方起之而處譴之載之史冊傳之後世可爲寒心
雖其所言不無過當然亦非全軀保身者比使謀國
之臣居全軀者之名人雖至愚必不肯以身爲犧牲
矣臣往讀留都科臣疏云士氣之屈者蓋已十年今
幸得伸言路之塞者蓋已十年今幸得開不覺覆然
旋開而塞旋伸而屈則宜忠憤之士扼腕而談而聞
勿之狀難於舉達也當茲天變臣陛下宜廓虛受之
量下求言之詔庶幾忠謀嘉猷盡心而獻闕下者濟
濟無窮矣然欲下求言之詔則莫若以言官爲之招
或復原職或受京秩增朝端正直之風助臣工敢言
之氣此曠古之盛事而諸臣之所翹企也伏乞臣聖
裁臣曰諭百官臣聞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
常臣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天心示微明君固當恐
懼修省臣子亦安能晏然無所事哉古人立朝不苟
焉以求同惟憂憂以謀國今有大穆不然者則脂韋

風機而奔競之習成也立諱間以遊戲徵逐爲本業
以流連詩酒爲高致回視古人何啻霄壤臣請卽近
時人心爲陛下鏡之如議減官一事昔言可減今
言可增矣如處言官一事昔言可恤今言可死矣如
處故相一事昔言陛下死今言可恤矣如者稱伊呂今
異同唾之矣昔稱恩師今仇敵視之矣一人之身前
後背馳爲鬼爲域不可測度猶且悠悠策馬述過公
卿以軟熟爲江以謀國爲迂有臣如此國奚賴焉臣
願陛下下勅桓官洗濯乃心如大臣須務立朝之節
臣須敦廉靜之風各供厥職無論唐虞三代卽如
弘正間風俗淳朴亦可觀記矣夫國運之隆替係士
風之邪正士風之邪正係國家之振作臣誠願陛下
下諭百官以懲薄習伏乞聖裁一曰節財用臣聞
國家資財用猶人資食以生民無食卽死國無財則
亡陛下躬先浣濯臣追列祖臣猶有說焉臣觀庶
民之家有百金之積者歲支十金不過十年而止歲
支百金不過二年而止善蓄積者以一年爲百歲之
計臣今決臣同農告匱矣如年來恢復慈宮鼎建山陵大

役並興動需不貲取之西北西北饑荒聞者酸鼻取
之東南東南水旱見者寒心非大有撙節膏脂易竭
臣懼難繼矣如江西燒造無益實用者止之可也蘇
松織造非係緊急者停之可也其它不急之興作無
名之賞賜盡爲禁止以彰德意至明也以培國脉至
仁也若不大加損益其間雖衆孔復出不能持籌而
笑矣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用一語誠今
日經國者急務伏乞聖裁一曰振幽抑臣聞民舍
陰陽之氣常與天地相爲流通民心臣和順則天地之
和順應之民心乖戾則天心之乖戾亦應之言民能
以氣上干故也匹夫含冤三年大旱一夫呼天六月
飛霜今鳳陽高牆所禁宗室罪人不知凡幾矣誅謫
致譴其苦可矜也陛下臨御屢下寬刑之詔遠方
囚豎猶蒙貸死況以聖室懿親忍使之羈囚而就
死乎今後宮所積宮人不知凡幾矣由壯而老者其
情可憐也陛下臨御屢布寬仁之條草木羣生皆
能自樂況內庭幽婦忍使之孤執以終身乎夫生生
而不已者天地之所以爲大德也一物惟恐傷者人

君之所以爲至仁也臣願陛下沛然降德音勅所司於宗室審其罪有可原者盡行疎放於宮人酌其年力已壯者量爲釋放天心有不克順嘉貺有不薦臻者未之信也伏乞 聖裁

疏鈔

修繕

七

火災示異乞樽節玩好以弭災變疏

王士性禮科給事中
萬曆十二年正月

臣待罪該科日接今歲四方守臣所奏襄漢荆郢數千里洪水關隴地震吳越苦歲後薊門上下流血通營壘杆斗有尤俱經禮部具題蒙 皇上嘉納飭大小臣工而修省之矣至本月十八日聞內官監爲傳奉事開稱元宵節乾清宮等宮女設驚山等燈揭帖行兵部取用該管官軍二千員名先日回營臣方欲一言然念災異猶四方也 輦轂之下萬姓之集

疏鈔

修繕

八

皇上樂以天罪似不爲過至二十二日夜驟觀火變次日聞 慈寧宮并週圍房屋悉皆燒燬臣不勝駭愕隨班奉慰勿念慈寧宮 慈聖太后所居也一旦變起眉睫驚恐之聖母致厘 宸衷此變之大也不止四方水旱之災矣昨又捧讀 聖諭諄諄已深警惕復申飭中外臣工省愆思職臣等仰承 皇上修德弭災至意敢不夙夜祗慎然未聞本監傳罷燈役復敢冒昧臣聞古者 聖王遇災而懼避室減膳御地不懸馳道不除故稱亮麗瘠瘠胼胝則飲食

服御尤且節之矧于玩好無益之事故臣調鰲山燈
火雖小事而修德弭災當自此始臣請得而終言之
夫火無常性惟其所觸今烈燭爲災既已駭人觀聽
矣若鰲山燈一設烟火騰空飛旋橫躍觸木遇石如
鼎斯沸一或風霾不測大架難收豈不可慮禁地雖
闊理宜預防似當罷之以謹宮掖不虞之備慈宮
既燬大工當興土木工程虔動數十萬即鰲山所費
取之內帑然一皇上日者賞賜業謂內帑缺之暫借
外庫而今太倉光祿工部太僕之人僅僅適用可惜
疏鈔 修省 元
傾數千金之費元之玩而無餘也古有露臺惜
百金者而此一燈又不啻中人十家之產似當罷之
以節國家無經之費戚臣新喪聖母震悼天性
至戚即萬舞爲樂必有怫然不安于內者似當罷之
以體聖母哀戚之心抑又有違于是馬太君天之
宗子也父母震怒子雖無過亦不敢自爲寧居今
宮庭之災固近待息玩之過已實之法矣第變不虛
生意者上天仁愛假此以示之警有如聖諭所
及將則陛下尚當齋居默禱澄神易慮古者永巷

脫簪彤管紀過贊御獻箴凡以慎密勿而謹天戒也
故麤槩不旨柔曼絕御彼星橋火樹旋舞踉蹌快意
當前畏心遂却非所以罪負引慝也故又當罷之以
答上天警戒之心昔太戊修政三日而祥桑自枯
景公修德一言而夢感退舍至今以爲美談甚哉天
人之間不可誣也陛下睿智所照既深警惕自能
不俟臣言然臣偶有傳聞乞初內官監罷之便

疏鈔 修省

極陳修省之實以弭天變

于此呂山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正月

惟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而關於修省則事應必至立見修省而不以實勝則天意亦未易回故災異者止盛之世所不能無亦明哲之主不以爲諱也是故事天以實不以文弭災自近以及遠斯可轉災爲祥移禍爲福稽之往牒一一券符伏觀十二月二十三日慈寧宮災夫慈寧聖母所居而陛下所自出也一旦及於災此豈可以尋

疏鈔

卷一百一十二

常天變論哉惟時太小臣王以遠士庶靡不驚惕失色歧聆德音冀回天意本月二十四日伏蒙聖諭傳示修省即古者哲后之過災而懼何以過比禮部所開合行事宜不過循往年齋戒故事而修省之實未必言之具也草矣上大夫豈區區拜文未節所可遙格乎不敢泛舉遠引以貢天聽謹以上關天主德至切時政八人所欲言而不敢久欲言而有待者列爲五事昧死披陳伏乞聖明留察立見施行計開一平日慎舉動竊惟朝廷之舉動係

治道之欣戚內而宮禁從違舉如近習窺伺咸于一舉一動關係之故方意念之萌若以爲細微而可忽及其推意所指由微至著以極於盛所關係良非渺淺也皇上天縱聖神游心經史動輒與道合易必有愆惟是意何偶有所之情好偶有所失檢點偶有所遺防制偶有所弛則亦不免有一二舉動未與天游而陛下亦有不自覺者願陛下維自保聖躬如寶玉莊燕居如廣庭一言一動必中法程一颦一笑毋示利器尊奉兩宮不專儀文之備軫念萬

疏鈔

卷一百一十三

宇承寵不怠之需如目前撤簷山之燈明春止壽宮之闕江西停磁器之製蘇松節織造之工一切無益主德而有關民瘼者必慎乃儉德以明示中外斯微無不謹隙無所投聖德日光而天心自順矣伏乞聖裁二曰弘聽納臣惟主聖則臣直故直臣者聖世之所珍而志士之所則也往自故相擅權直臣中禍言路壅塞謾諂成風幾至大壞極弊不可揀棄幸而天啓聖衷慨納臺臣江東之李樞楊四知等諸疏盡斥奉奸大彰法紀而又立還建言貶

竄諸臣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文穆沈思孝等於朝
晉之顯秩以樹賢旌都人士仰見 聖意所向如此
無不人人思奮自效清時乃未幾時而馮景隆孫繼
生曾乾亨黃道瞻孟一脉五臣竝一建言相繼斥逐
豈非朝夕頓殊哉夫諸臣之言敢謂盡當然皆以建
言逐也而又當人心改正之初欲中人之資屹不爲
動而永貞初心也蓋亦難矣要所繇終漸可長慮臣
願 陛下鑒拒諫之積弊堅容直之令圖賜環諸臣
以風庶吏而又乘此遇災之時亟下求言之 詔使
疏 欽 止 修省

大小臣工曉然知 聖意所向然如此毋自疑阻以
長邪風卽古有狂直未當者亦必曲示優容以伸士
氣臣聞宋仁宗時以日食風災廣開言路而當時言
事者至有天下非 陛下之有等語其無忌若此而
仁宗亦不加罪史冊至今以爲美談 陛下仁聖上
軼舜禹豈仁宗可希萬一則所爲容狂狂誣以明能恕
者而知 陛下且遠邁仁宗萬萬矣 宗社生靈甚
幸焉伏乞 聖裁 三曰正典刑臣惟 朝廷所以
勸懲天下者惟刑賞刑賞自 朝廷而奉若以天道

故賞曰天命刑曰天討天之所定人可挫乎先是故
相誤 國逾保明奸游弋以家奴而弄威福徐爵以
逃戎而汙 禁地以至下逮廝養爪牙如馮斯龐清
等羣擁爲梟惡噬如虎幾至禍天下刑賞至此僭濫
極矣 陛下俞言官之請赫然電斷立逐徐保窮治
羣兇薄海內外靡不欣喜相告若撥重雲而覩明日
也然徐保罪待顯戮而 陛下猶念大馬微勞僅從
斥逐游弋徐爵等法當立誅而 陛下猶待秋後決
期始正典刑天下之人無論識不識靡不欲旦夕及

誅臣竊思羣虎而獲處其皮也逮至法當決期不謂適
遇吉典窮兇大慙竝蒙一時緩死之恩人心不察遂
以爲羣兇可不死而徐保可復還窺伺觀望潛長故
智覬燃死灰嗟嗟人心如此天其謂何夫大青皆肆
春秋致譏見惡不去聖經爲誡卽方春時和未宜行
辟亦乞 陛下明示必殺以待來秋決期仍乞嚴諭
逆保俾自爲計毋致噬臍厚負 聖恩則典刑既正
天討斯彰輿情大快天心格矣伏乞 聖裁 四曰
去倖位臣惟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數年而不足一

小人敗之。一日而有餘故去惡脫距取善。校茅慶曆所以具歌石介所以忤時也。夫火者天上除舊布新去穢而昭潔之象。故相之黨其大奸述穢逆人耳鼻者。今以戍斥而孤域之資。藏婦之膝身爲兩面之羞。色借兩姑之舉。居正穢逆之時。既用之以佐奸清朝。朗齋之時復容之以充位浮雲。點漬足混太清。蜺螭在傍。終虧日耀。恐其逢迎委曲。潛以回正士之腰。癸惑調停復更起前奸之鄙。此治亂之關而人心之所炯惕也。願皇上明示輔臣。克應保善。是治根。

疏 奏 修省 一五

林無使滋蔓以終雪白。維新之治伏乞聖裁。五曰清近侍。臣惟禁近內臣日侍。皇上左右大而樞密文書小而飲食服御。咸此曹典之。其跡至疆而其責亦至重也。然盈數萬薰籠同器。忠佞奚由辨。馬惟邪佞者得志以逞。則雖有抱主之忠亦無繇以自見矣。是在察之於微。辦之於早。卽有大奸匿終有所憚而不敢肆。久且可習。與爲善厚有令終。雖制馭之實以保全之也。頃者曹祿不慎致災內庭。此非平日敢於怠肆不畏法度何由至此。陛下卽杖之百。請

其家亦安足償所失萬一哉。願陛下繼自今嚴諭此曹恪奉天憲。辨別忠佞。明示軒輊。撲逆者庸狡者斥。馴默者庸滑。節者斥。能諄諄者庸善。迎合者斥。一有欺悞必以其罪罪之。毋從積譴乃勤。聖斷彼見皇上甄別不消賞罰必信。疇不願得一當。聖意保全富貴久遠也。聞成弘間大監懷恩金英輩雅能事主以道保護直臣阻抑非類厥功不細。遇不如意輒嘆外庭無人卽列之士紳尤稱賢者。惜今左右皆若人誰與爲不善乎。頃自逆保既逐復轍在則曹祿重懲於心益惕惟陛下指擢間不患無恩英輩踵出矣。災旣自內起則法當自近行是亦再災之一端也。伏乞聖裁。

疏 奏 修省 一六

祇承德意敬獻朴忠以禪修有疏

張維新 兵部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

竊惟人君以天之心爲心故遇災思懼者哲后之軌也人臣以君之心爲心故因事效忠者盡臣之猷也臣伏觀表之皇上敬天勤民惟日孳孳頃以春和屆期元陽日冬恐妨農事發德音下明詔禁屠虔禱與大小臣王共圖修省即此爲皇上三念之誠目可感格蒼穹坐需霖雨之降臣復何贊頌以言爲職也之皇王欲舉修省實事而無片言以助警惕則失

疏

修省

六

職之罪是及雖之所懼也請以見六二爲我明皇上陳之守國權用恐鯁臥壯壘欲聞君仁則臣直又曰國將興實諫臣故聖王欲臻上理舍忠鯁之士無繇也何者山有猛獸衆不採朝有直臣奸先不往則忠鯁之於人國誠無負矣我皇上勵精圖治虛已受言卽古稱從諫弗弗之聖矣能過之續復元帝諸之請起海瑞于巖穴之中大海瑞之在世廟蓋以直言忤主久被擯斥者也皇上鑒其忠且旋晉卿貳近臣民莫不忻忻然頌清朝之有盛舉也昔

此臣思今之以言得罪者不止六瑞而所望於皇

上之超拔者亦奚獨一瑞而已哉如原任給事中鄒元標黃道瞻馮景隆伍可受者類能吐謫論於禁閣御史孟一脈曾乾亨孫繼先譚希思范備者率皆播直聲於霜臺乃相繼斥逐輒遭禁錮奉情扼腕者久之近吏部以叙遷請既未得旨給事中李以謙陳壁交章疏薦又不蒙允豈以數臣非瑞之比耶語云直道難容正言難入彼此先後如一轍矣若不及今優處則不但聞風觀望者以言爲諱而我皇上召起

疏

修省

七

海瑞之令若亦未免因此而少掩臣欲我皇上益廣冷名而不欲其掩也乞勅下該部將鄒元標等分別擢用以作憲謬之氣以慰中外之仰二曰慎用撫臣以振紀綱夫國家於要樞重地必置撫按大臣令開府而鎮之任至重也故誠得其人則拊循有方無事屹如山嶽而慮患消崩之計常周有事沛若江河而制危定變之策立就否則平居猶足以自支一遇事變軍民驚愕手足失措幾至於潰敗決裂而不可救臣入兵垣以來見前歲浙中以民變報去歲平樂

今歲建武以兵變報一時渠魁倡亂羣醜恣覓脫巾
鼓譟操刃橫行或辱詒軍門或傷及主帥司府任其
騷擾城市被其焚掠真不知朝廷紀綱名分爲何物
者而所損國威良非渺小臣以爲此皆當事撫臣之
咎也蓋方其未變也貴妨其漸信曰起於月糧加餉
也士卒驕縱也總兵貪暴也則撫臣彈壓之謂何及
其既變也當正其罪若曰始爲禍以牛酒也約以盟
誓也苟且了事也則撫臣紀律之謂何誠知其無以
自解矣臣乞我皇上勅下該部以後遇有撫臣具

疏鈔

修省

七

缺於慎加推遷務求德兼全文武並用者始授是任
庶地方有賴而羣孽不萌至曰糾正章奏以尊體統
夫所謂章奏者人臣告君之言也知而不言與言有
不盡者固非也言而詭異與言無忌憚者尤非也蓋
以卑奉尊其道則然耳臣待罪該科看詳章奏讀犯
顏極諫之疏詞嚴義正不避忌諱此其忠憤激烈出
於愛君之心每用嘆服無庸議已乃有一二者不諳
臣禮肆逞胸臆或摘事以中人或飭情而及詆訕爲
晉罵之態且多褻嫚之語士人傳誦有竊笑者有駭

異者此豈可施於君父之前者哉屢經聖聽莫此爲
甚而同寅協恭之義亦屬有乖此而不糾正之則其
流之弊將有不知所終者雖皇上天寬地厚大賜
包荒如朝廷之體統何乞我皇上特旨申諭諸臣
俾後前非共成和衷之美如仍肆言無忌者許等
叅治以爲疎妄之戒斯敷奏之體可釐而尊卑之分
以明矣四曰漕議賑濟以蘇困窮臣聞方春陽氣開
發導養萬物古天子迎春東郊布德施惠下及兆民
兆民無暵如淳汰年而登春臺此太平極治氣象也

疏鈔

修省

七

漢文帝嘗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有以自樂而吾
百姓莫之省愛其議所以賑貸之今昔傳之以爲美
譚我皇上德備仁詰治隆唐虞視漢文遠甚茲允
科臣言軫念楚地荒歉且蠲且賑海寓仰德矣臣因
念去歲各省災異連牘奏聞殆至今春青黃不繼黎
氓枵腹菜食不厭餓殍載途省省有之奚獨一楚之
可慮已耶乞皇上親同仁降勅該部行各撫
按臣汰施賑恤或一歲偶歉則量勸急穀以濟民饑
其或積歲累歉倉穀已盡則多方設處務遂生全不

得坐視嗷嗷傷和逋理以負朝廷惠養元元至意再
昭往年法令操切每以積穀分數別人賢否而郡吏
日就束縛不敢言賑卽年遭大饑戶口凋殘止放易
新穀數石令其抵斗還倉民又畏其追償不樂於借
則寧襁負流移就食他方婦棄其夫子棄其父展轉
溝壑何可勝數臣切憫焉乃願勅部併行各省除地
方凶荒異常百姓朝不謀夕者則宜亟議開倉放賑
不得一槩行易新之法使在在皆需實惠斯窮簷
所而部屋生春矣語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戾凡此四
者順之則和氣生矣逆之則乖氣應矣方今旱魃爲
災再雪厄期雖其所由致者或不止此而亦未必不
由於此也伏惟聖明採納施行則庶乎人心胥悅
天意允孚而謂雨暘不時者臣未之信矣不此之
圖而但從事於賑告之文豈足慰所願於君父者哉
臣千冒宸嚴曷勝悚慄祈禱之至

感時修省竭滙忠忱敷陳政務切要以備聖明
採擇疏

王 綽南京戶部主事
萬曆十三年三月

臣聞賈誼爲梁太傅而上治安疏范仲淹知開封府
而上百官圖彼皆非有言責也顧其心在國家見有
蹶蹙輒繆而心不能忘於是思爲補偏救弊之策以
善其後所以危言激論雖觸忌而不顧也況今當修
省之時正陳見誠悃之日而疏冒昧欲望我皇上
及百官交儆以弭變矣然國家之事其大者則人材
邪正所關政事得失所繫生民休戚所由也於此敝
而不修偏而不舉則日以寢壞將至於極弊而後已
臣觸目激衷久矣今時可言而不盡言則不惟上負
聖明而亦下負臣心質之賈誼范仲淹豈能無懼哉
是以晝夜忖度謹條切畧六事仰塵睿覽如蒙皇
上惠察勅下該部酌議卽付施行臣不勝激切願望
之至一日育賢才臣惟我國家建學造士教以人倫
課以經術欲儲賢才以備任使法至善也則朝得人
由此爲盛奈何敝壞至今祖宗之良法蕩然無存

而士習日非所當亟挽者此矣何以言之初國子監生徒惟擇職官子弟民間俊秀及科貢之士蔭叙之子而今也納例既開商販市井之徒皆得濫入由是育賢之地爲貿易之所矣所以人不可教蓋規畫弛升散惟循故事講誦悉應虛文及其聽選始既以財入官終必以官取償國家之利無幾而百姓受禍不少也豈謂太學無關於賢士而錢穀可取之學官耶府州縣學其初爲師長者責以教訓撫善懲惡而今也惟計儀贊耳矣爲提調者責以考較獎勵警惰而

疏鈔

十四

今也皆務因循耳矣生徒但攻文義咀嚙華服曾不聞明經用世爲何也懷才抱道爲何也一獵科名棄其藝如筌蹄由是以吏爲師以律爲治罔知理道之要矣昔章皇帝嘗語學士楊溥曰民生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以嚴薦舉精考課章皇帝曰此非採本之論也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胡可得也今當重學校選師儒以責成之我皇上御極之初肯允祭酒孫應奎奏罷納監事例天下皆仰望矣奈何戶工

二部旋復開請是但計目前之小利罔恤教化之大原甚大謬也臣乞自今宜如弘治間例嚴塞此途永不許開華國用偶乏從長別處仍敕前祭酒章懋奏行選貢之法令提學憲臣考選廩增附生員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三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約取五六百人照依地方遠近分途南北兩監初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著爲定例由是申飭監規計日通經積分出任迨歲大比選擇學行俱優者方准應試革去卷面年號令內薦不拘

疏鈔

十五

額數合式者取之則所養皆俊才而他日可稱任使此非太學育賢之先務耶府州縣學臣乞宜如成化間例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賸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德行優而經義劣或經義賸而治事短者列二等簿或經義治事優長而德行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而陞非上等者不許科貢此非磨礪人才之要法耶抑師儒之職教化攸繫今天下教職或言語文章不堪師範或昏耄不堪表率或庸鄙不堪風化臣乞宜如前御史胡璘疏今後多取付榜舉入選

充教職仍會試二次則人人樂就而師儒得人矣正
統時孫鼎爲松江府學教授朝廷察知其賢遂擢提
學御史我皇上誠選教職之賢者優擢一二則庶
官激勵於學政大有裨也昔尚書霍韜曰令出而人
從之速者莫若督學憲臣故督學者好文藝則士皆
編辭也好實行則士皆反躬也督學憲臣可輕委非
其人哉乞擇操行端方學職醇正者任之而責其績
效不專於校文考藝之末務使士子回心向道明倫
修行預養經濟之具斯不負朝廷育材至意伏乞勅
下吏禮三部通將臣言酌議如有可採更望皇上
斷意行之始終如一則天下人文幸甚臣愚不勝倦
倦二曰慎任使臣聞全材難得自古記之唐虞之際
得人盛矣然禹以治水稱使其稼穡未必如稷也皋
陶以明刑稱使其典樂未必如夔也契以善教稱使
其治水未必如禹也堯舜惟善使之所以庶績其疑
耳今之人材也可責以兼能哉故長於理財者使司
錢穀長於刑名者使以治獄長於軍旅者使以治兵
長於政事者使以拊民有風節者使居臺諫有智思

者使任邊疆有器識者使居師儒有道德者使任公
卿審如事而天下之政畢理矣然卒莫之能行何哉
臣愚其故有三其一眩名實昔唐太宗曰有功則賞
有罪則刑誰敢不盡職今人心不古毀譽失真本稟
媚而以爲諂厚本正直而以爲驕抗本苛細而以爲
精明本寬大而以爲輒懦是以賢否易淆銓衡難察
屬交延譽恒獵乎清華孤介特立每見其淪落奔競
者得進則忠賢退矣僥倖者苟多則邪枉任用矣賞
之與治亂之關也可不謹哉其二徇私昵往者當軸
流欽
大臣無不援引親黨厚其故舊是則借爵賞以酬私
恩假公罰以報私怨酬私恩雖惡必容報私怨雖賢
必黜而媚寵之臣又希意以迎合由是官反以私昵
庸矣今公卿多賢此風既殄然將來宜防也羊祜曰
人臣樹私則背公當軸大臣宜知此義矣其三拘資
格昔高皇帝謂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士資格
者爲庸流設耳若有賢才當不次用之臣查列朝用
人不盡拘例如胡儼由知縣任侍讀李時勉由主事
任祭酒孫鼎以教授擢提學御史韓雍以御史擢僉

都羅通以兵部郎中擢副都御史蕭瓚以布政使禮部尚書李賢薛瑄楊一清張宇教桂萼方獻夫皆不出翰林而得辦事內閣今也資格太拘非翰林不得參預密勿非科道不得驟躋京堂吏部視禮部異矣禮部又視他部異矣凡司屬遷轉惟論資地不量才賢中外百司一切限年躋級次若魚貫是使循資而進者有必得之望無兢勉之心故厭遲滯而慕速化者競伺觀望爭趨於華要之途宋人有之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故用

疏鈔

修治

一八

資格以處常流可矣果有才德遇衆者宜不次擢用科道部屬簡其賢則旌別之不必以資地拘則人孰不爭自淬勵以修職不然素資以取貴積考以遷官將使賢者矣勸不肖者矣顧忌也伏乞勅下吏部虛心酌議名實易眩何以數之私昵易徇何以正之以身率先秉公持衡毋徇私可也於資格所當變通者悉查弘治事例一一參酌開請而行由是任使當而治安可圖矣臣愚不勝悚惶三曰敷實政臣聞民猶子也君猶父母也羣臣百官猶父母之所任以分

理庶務教養其子者也故爲臧獲而情則家長必忍而斥令之爲人臣而不實心在事使朝廷德意不宜膏澤不下將焉用彼爲哉臣伏觀皇上加意民隱飭臺吏除弊端屢有明旨宜中外臣工徹心惕慮實意奉行也然而百官應承於下卒鮮實政何耶由相沿積習未盡矯正故也積習有二朝廷之上議論多而紛更驟則法守難定吏部之黜陟無按之舉劾採名不揀實則僥倖易生何以言之如近日建言者多矣然使建言者切當覆議者確慎一經題覆堅意持

疏鈔

修治

一九

焉則上有責成下有法守然後察百官果實奉行否也而擬以殿最之誰敢不肅哉今學不通方掇拾見聞而漫爲指陳者有之偶見一隙德喧廢食而輕議變法者有之部臣明知不可遽就與覆始既弗當終則難持是以部劄屢行於外天下諸臣皆曰此不久欲變者也是何怪其玩視之也持議無恒上無以示信下何以共令臣故曰議論多而紛更驟宜矯正也賞罰用舍者人主所以勵世磨鈍也賞當功則賢者益奮罰當罪則不肖者始慙而吏部之黜陟撫按

之舉劾是司其事不可不一求當也。歷任中外有年矣。竊見仕外者巧飾文移。善爲承趨。則上官悅謹。事過客曲。徇人情。則聲譽揚。而勉力卅循。勞心無字者。薦疏未必及也。吏部未必知也。仕內者。納交要譽。攀援依附。則爵驟崇。露才銜能。便給辨捷。則名益高。而正直不阿。重厚少文者。知之必寡也。用之必後也。夫隨世以就功名者。必非賢士。忠貞特立之操。必不苟同於流俗。若使隨世者。什九通顯。而特立者。什一遇知。士趨安得不日卑哉。由是以當官任事爲抽

疏敘

三十一

以虛聲速化。爲能無惑乎實政。不修而民不被澤。臣故曰。採名不採實。宜矯正也。伏願朝廷之上。省議論。慎紛更。一法之立。堅如金石。一令之布。信如四時。然後耳目定。而心志一。下知法守矣。再乞勅下吏部。都察院。通行各省。撫按查訪賢否。毋徇虛聲。外任藩臬以下州縣。以上必以誠心任事。潔已愛民。職修績愆者。爲賢而善。趨承飾文具者。必注下考內。任卿貳以下。同屬以上。必以誠心體國。正己殫行。職修望重者。爲賢而廉。聲譽藉援者。必置劣處。如此而職不

修實政。不著者。未之有也。愚不勝倦倦。因曰。擇要職。古今稱知人善任。使者必曰。堯舜然。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其先慎者。要職也。如欲百工時叙。則擇百提欲十二牧。修政則擇四岳。欲六府三事。允治。則擇九官。是何也。蓋宅百揆者。得人則代君而擇百執事。彼爲之矣。總四岳者。得人則代君而擇十二牧。彼爲之矣。居九官者。得人則代君而治六府三事。彼爲之矣。此之爲善。用其智而功成。萬世稱聖神者。必歸焉。今我皇上總攬乾剛。任賢圖治。宜以堯舜擇其要職

疏敘

三十一

者。慎之。今內閣輔臣。參贊密勿。卽古公孤之選。職最要也。先儒曰。相道得而萬國理。可不謹耶。我國家竝列九卿。職任均重。而吏部都察院尤重。何者。吏部進退人材。治亂攸關也。都察院糾察百僚。風紀攸繫也。次則科道。寄耳目察邪正。辨是非。要職耶。次則翰林院。儲英雋。備輔導。資啓沃。非要職耶。次則撫按。憲臣。振肅吏治。彈壓一方。別淑慝。糾奸欺。誠要職也。次則祭酒。提學。臣師表多士。教育人材。明經術。闡道化。誠要職也。以上要職。諸臣伏願皇上或疏御屏。咸

登手冊記其姓名察其賢否如職修而賢果者則優禮超擢之或職顯而不肖已彰則詰責之顯黜之遇有缺出必會官推舉而審求至當誠使致謹於未用之先則必不誤於既用之後此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堯舜所以治唐虞者用此術也然科道之選無按之差臣猶有議焉往者取選科道正直通達者非無其人而或以援引或以延譽如此得之者恒多也既選之後抗直敢言者必忤時而退委曲保位者多獵等以遷此正氣沮抑而遷時益衆也言路何由而清疏公道何由而明臣乞自今伊始推官知縣取其有實政者行人中書等官取其有實行者仍望勅諭吏部都察院多方會訪務協輿論一擇心術光明二擇通達政體三擇剛正質直而虛名浮誇巧鑽善刺者特裁抑之則既擇之精矣尤望皇上優容正直培養士氣使言責得盡其臣裨益良不小也撫按憲臣監臨一方其權重威行賢固易行其志不肖者亦易濟其私臣嘗聞陳瑞巡撫湖廣厚飲貨財以媚權奸及總制兩廣公然遣人下海取珠繒紳羞之當時未有

以其事聞於皇上也朱璉巡按湖廣搜括一省庫藏治盡半潤張氏半充私囊侍郎丘橈疏云儼然享王侯之富者蓋指朱璉也劉維巡按雲南狎一門子強令提學道送與之納監兩司唯唯而從諛之猶爲有紀法乎此二臣者庸神醜之當時未有以其事聞於皇上也夫撫按特風紀以糾百僚而自壞若此何怪乎吏治之日敝也所以然者由其權得自恣而又無人譏其後耳今回道考察祇應虛文如朱璉劉維未聞都察院考其不職也伏乞勅諭兩京科道嚴加體訪不時參劾然後撫按慎而持廉秉公則一省之臣莫敢肆於民上矣臣愚不勝惓惓五日重守令臣聞民生之休戚在守令故六則曰民之父母謂其撫而字之也六則曰民之師帥謂其治而教之也今之守令其最稱能者不過曰善督租善治獄善簿書期會而已問其所撫字者何術問其所教化者何道槩乎未之聞也此非守令之過由撫按司道督責之者止於數端而已卽有賢者由爲志慕古之循良歟不屑於流俗必將攻茲爲之然上之人不殺焉

以爲迂矣猶能一日安於民上設是何也始道不明而俗見膠固也嘗觀守令之俗見有二急名譽也結上知也急名則銜奇以譁衆結知則阿徇以取悅有此二臣而閭閻之疾苦矣暇顧裁撫按司道之俗見有三好攬權也好變法也好爭已也攬權則侵下職變法則亂舊章爭已則善趙承有此三念而閭閻之疾苦亦矣暇顧載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帝王致治之正術而今之仕者則以更章刻核爲能以愜愾安靜爲純誦其條議則善覽其文移則精察之閭閻則分毫無補矣詎見兵備道議設捕盜官鄉民驚駭百計營脫比承委縣丞知民恐懼多方取索盈囊而歸又見一府條建義倉富民不敢承役縣官勒法行之警板告計四境騷然其始也惟以結上知未嘗計民利便其既也名譽已得亦不顧法行與否是何異於烹鮮而攬之治絲而分之耶善乎莊周曰治天下亦奚以異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今撫按條約誇多競藻愈出愈奇其實土俗未必盡宜事體未必盡當多使守令掣肘而難行昔御史李拭疏請

禁事已奉 聖旨而猶不止臣竊謂條約宜革矣乞將憲綱一書再加斟酌時宜頒行可耳 高皇帝起自閭閻知民疾苦立法何有不善所以敝者行之不得人耳今撫按在外輒取 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如一條鞭法不知其何昉始而浙江行矣繼而江西而山東而湖廣無不行矣其初一人博有聲譽舉起而做焉不問疆域異齊也民生異俗也亦不顧法之終久可行否也委官會議急於刑布及前官之議未成後官紛更又至民奈何不擾且敝也臣竊謂紛更宜禁矣守巡道監臨三方惟以察官吏糾奸弊鎮境土其責也而今則一小訟盡以准理守令佐貳終日爲上官剖訟追贖遞文書候票謁而何暇問民疾苦與之捐循也臣竊謂上司准理宜省謁見宜省矣臣嘗譬喻雖有騏驎左縱右控必不能濟於醫也今撫按求縛令守太甚非其所議非其所允則不敢行難上之令不便於民莫敢違拂先之撫按既如此後之撫按又如彼守令東支西吾提督且以應責昔趙克

國曰請母拘臣以文法使得便宜行事今盡拘以文法也何以望之察夙弊審利害得行便宜以佐百姓哉間欲有爲或不便於豪家遂將徵於上令駕詞譽越以抗長吏此風豈少耶其中材但知承順上司以要祿刺待美遷徒使賢者咨嗟抑鬱不得行其志此爲平治之害豈小小哉伏乞 皇上勅諭撫按司道各守職掌毋侵下職各遵舊章毋喜紛更各務息民毋繁批理各省禮文毋多覈謁府州縣事悉委守令而不以牽制惟察其賢否糾其奸弊守令宜破俗見各修實政必養道備教道行使民安於田里而風移俗易然後稱賢區區簿書之未不足語政也方今水旱頻仍饑饉薦臻海內民困甚矣非盡得賢守令去煩除苛輕徭薄斂與民休養則瘡痍日甚臣慮其所終也伏願 皇上留意焉臣愚不勝倦倦六曰明學術竊惟學術者士人所由適於道國家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今之人材不古治事多舛何耶總之學術不明未悟義理之正是以蔽於氣習之偏狹於意見之小大則闕然越矩小則過中失正矣昔 高皇帝謂

侍郎曾魯曰堯舜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對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長短輕重皆得其當後世鮮能此道欲求三至當難矣臣觀 高皇帝君臣問對之間無非講明學術使世儒皆知執中爲宰制萬事之權衡也何今世之學雜榛而叛道者衆哉其在富貴利達之徒離經突梯依阿澳忍固無足齒有學爲詞章者矣殫精研神競葩藻而拂經有學爲清談者矣好玄尚虛賤名檢而惑俗有學爲和同者矣毀方瓦合務闊旋以媚世有學爲權術者矣深情厚貌匿欲以售奸有學爲廉隅者矣矯飭風稜虛張而鮮實有學爲才辨者矣矜奇衒異弔詭以市譽嗟夫士風士習若此縱 皇上欲盡得真才以布列有位將安取資哉宋儒楊時曰學者須是聞聖賢之道若但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處寇不爲非義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此爲聞道未可也學而不聞道猶環學耳何者士惟聞道則存諸心者滿腔皆天理指諸事者觸處皆正道居家則爲孝事君則爲忠

臨民則仁授之以政則無所施而不當功名富貴不爲之動毀譽得喪不爲之撓死生利害不爲之奪古之人臣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其選也學術明則天下未必無臯夔稷契之徒學術不明則天下必多富貴利達之士彼富貴利達者以爲身爲家則重而爲朝廷則輕也我皇上亦何利于此輩而不亟以挽之哉臣願皇上崇重道之臣獎嘉仁義之士以樹風聲於天下仍乞勅下吏禮二部宣布中外自今以後朝廷用人必先德望而後才品學校掄材必先德行而後文藝使天下士皆由濂洛遺訓以邇求堯舜精一之傳孔孟仁義之旨而踐修於五典三物之教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一以貫之然後爲聞道然後爲正學久而化行將見真儒輩出道學大明而佐我皇上雍熙隆古之治不患無人矣臣愚不勝倦倦

敬祖畏天
圖修省疏
刻曰格
萬曆二十二年
臣聞天道甚邇變不虛生人君有失道之徵天必出異災以儆告之初或見于山川物象已乃及于城郭宮闕至于陵寢摧損神居震動幽明惶怖中外傳駭則天之怒彌甚君之失道彌彰此豈可泄泄然姑托恐懼之貌言襲修省之故事可以回天意安神靈而已乎頃親鳳陽守備太監吳忠一本爲異常風雨摧損陵殿等事奏聖旨覽奏望皇陵殿廡等處爲風雨雷雹摧損較多上驚在天聖靈朕心惕然震懼痛自修省宜先行奉慰禮着禮部擇日具儀來工部便行該撫按官踏勘工程作速修理欽此夫此一變也鳳陽撫臣李三才先期已奏義矣已而內臣之報繼至而後素有修省之旨豈其前此未經聖覽乎抑亦疑撫臣之誕而莫之信乎夫變切祖陵臣民悚然動色臣皇上作聞之始漠然不一怵戒似于皇上敬祖畏天之心猶未盡與也不信撫臣而且信內臣不批答手前疏而批答手後廢于皇上敬祖畏天

之心猶未盡誠也及今時時切米兢之懷事求備
省之實尚屬後時不然而惕畏以口不以心修省以
文不以政陳詞奉慰第取具儀章地支傾第飾廟貌
恐方厭方渝之心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何也天之仁
愛皇上甚矣皇上之狎侮天戒亦屢矣祖宗
之期望皇上甚矣皇上之愆忘祖訓亦多矣水
旱妖氛既委爲天行之數山崩川竭又視爲偶然之
災兩宮煢燼非不動省躬之告然所稱實省改者何
在且不晚藉爲聚歛之資三殿繼災非不下罪已之
詔然所稱實道正者何事況伏盜之以水火之虐郊
廟早肅雍之節而對越昊天駿奔祖考之實意憑何
昭格章疏多緩閣之虞則代天撫世法祖弘化之實
政從此廢廢大臣天所簡也祖宗之所敬也堂陛
隔而心志不聯宸座之側希聞召對部院之設半屬
虛位蓋昔猶隆其體貌而今則并其體貌而畧之矣
百職天之工也祖宗之所遣也猜疑設而手足進
棄員缺數遷百不補差遣病假棄不批發蓋昔猶
原之爵祿而今則不復犬馬畜之矣億兆蒼黎天之

赤子也祖宗之所愛也自礦稅之說行而繪弋亂
于上剥膚吸髓既已盡奪其生命而傳異布爪復縱
搏噬于虎狼實慶刑威天命天討也賞不僭刑不濫
祖宗之所以公勸懲也惟奸惡拂人之性而司寇無
可守之法孤忠獨善既無辜錯趾于桁楊而逆璫巨
奸意得漏網于國憲况乎別館離宮奎膏爨血快心
于宴遊之具寧問帑匱庚空輦載捆輸如流若水動
色于黃白之來豈恤天怒民怨諸如此類難以枚舉
不審上天能無厭棄之否祖宗能無怨恫之否蓋
皇上自恃智術可以籠蓋一世福力可以繫齊高天
威命靈爽可以制馭海宇四夷舉天下事既無足爲
難卽舉天下之奇妖異青天災地變又何足爲動故
拂天戒悖祖訓自言而自食之弗恤而又違恤手人
之言始不暇多引卽如礦稅曾有朕心仁愛自有
停止之旨矣何其宜停止而久不停也熱審有減等
擬審發落之旨矣何其旋布而旋格也故謂皇
上敬祖宗天未盡真未盡誠者以此自非然者兩
宮三殿之災可謂烈矣胡未幾而有太廟槐樹之雷

火未幾而再有崇陵山頂之燬燼又未幾而復有冷
茲異常風雷至于陵寢震動摧裂逾變而逾甚若此
也昔人謂宋有靖康之禍三不足實基之爲天變不
足畏祖宗法不足守人言不足恤耳夫畏天無形
而其守祖宗法恤人言與否則天下盡耳而目之矣
而况天視天聽于赫在上九廟神靈質之在旁乎萬
一皇天弗保祖眷忽替大難橫起四海鼎沸已危已
離之心不可復收拾斯時而閉城門閉言路亦已
晚矣伏乞上皇正深惟天心之仁愛不可常玩祖
宗之德澤不可常恃臣王之忠盡不可終棄儻然悔
悟惕然易慮與天下更始勿假貌言而鮮克臣之實
心勿事虛文而憚改絃之實政亟親郊廟盡發章疏
敬大臣而亦曲體羣臣之私罷橫徵而并除暴橫之
使出累囚以舒怨氣罷生木以寬民力詔旨必信宮
府一體使內外大小血脉流貫則怨聲變爲頌聲矣
氣蒸爲和氣如是而天變不可回臣請甘受妄言之
罪蓋天之道不越乎法度人情而舍守祖法納謠言
之外亦無復事天之道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今日修省第一事也臣待
罪言官因變陳言事關職掌輒不識忌諱冒干天威
伏希聖明矜其狂愚俯賜采納施行臣無任戰慄
懇祈待命之至

疏

奏

三

謹天戒憫人窮以保治安疏

馮琦禮部侍郎
萬曆三十二年

臣等竊見九月申太白太陰同見于午又聞狄道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大陰經天太白晝見相近相犯臣等極異適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欲有陳說懼涉煩費願身爲尤列同國休戚安有不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三北年以前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民比三十年以前計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權使出而百姓之困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權加似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以盜聞臣等以爲此非細故也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臣等豈不仰體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而

彼專欲害民由皇上正戒以弗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奉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已蓋近日有神奸三種其一專務窺探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主之其二專務剝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域取財盡錙銖遠近同賄貧富交困貧者家無稍儲止憑營運但奪其數錢之利已扼其三日之喉至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

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奉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剝骨之窮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一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已洶洶不足一有風塵之警誰能爲可保者夫昨拜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唱亂各處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餉乎皇上聖神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

言其違 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
里巷歌謠令其具實陳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
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
亂迴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
見先行卽如何其賢過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
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
征調太頻徵求太急正額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
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爲無碍
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用
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亦敝有司有爭執
輒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
竊謂天下之財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榮衛當流布
一身若盡括肢體之氣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
虛心腹亦將脹懣又如仇世亨奏徐鼎掘墳一節事
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
巨萬之理卽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分別
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物入官未有
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贓財者也片紙朝入帳目夕傳

卽有深冤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波及多人
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
止據卑詞遂令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至重之柄
此風一唱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爲金穴何人不可爲
撲滿已同告罄之令又聞告密之端等方欲陳奏
而某某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
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
有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等前日猶望其日減
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
肯止伏望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
民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葺社中臣攘奪之路絕羣
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
秋青史之編貽累聖德等有心恆緯無力回天所
望者九廟之神靈所恃者九重之英斷耳不勝懇切
仰祈之至

天災重見乞加修省以預凶敗疏

臣以介草茅誤蒙拔擢久備正堂之署竊自幸遭

時遇王庶幾扳拊景運以整生平乃通籍至今則

有大謬不然者伏見兩年之間祝融為災近日災異

曠古希聞夫天垂象變不虛生即今玄穹震怒有如

灰燼光景可畏痛自板濯發水集木惟此時咨諏善

道以濟燃眉惟此時分別雅正輔理國事亦惟此時

去歲兩宮罹災主皇江當時驚懼不遑大小臣工

莫不讚嘆以為公主善承主天仁愛之心可保永無

災害俄而漸成故事積閭為常即布詔天下器無萬

湯罪已之誠文景蠲恤之惠使者冠蓋相望徒貽驛

遞騷勞臣于此時已知天心之未厭矣比者赤至肇

邇愁苦萬姓採木伐石征稅運磚遠者萬里近者數

百里百姓竭膏血不足供其費絕筋骨不足任其勞

責妻鬻子不能償其貲父離子散不能畢其功加以

旱魃為殃野無青草人人敝怨在在如昨而天不悔

禍門殿回祿臣聖母驚疑人心危懼五行志曰君不

思道厥災燒宮皇上試自猛省畫之所為夜之所

思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

慾保身輕財重命俱謂之道反是者不名為道道之

有無天之所緣而禍福之也皇上臨御之初勵精

圖治萬機得其理百官得其職皇天佑之未嘗有

災比年以來簡禋祀罷朝講棄股肱閑耳目斷地脉

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望陛若萬里之遙不知

皇上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外庭之人即

有知有不知天不見耶夫皇上之天下祖宗之天

下也不祖宗朝遇震雷則曰皇陛下赦臣臣赦天下

故即大赦蠲租務臻實效三殿災則恐懼不安詔求

直言故遺官四出安撫軍民俱非驚惕目前為彌文

而已也皇上身承祖業運撫盈成春秋鼎盛麟趾

振振天之所以厚之者至矣而所以承天者無以當

其心今日之災其災以類天若曰天子所以代天

理物勤恤民隱而不為己私者也皇之不極于誰會

歸何以門為朝儀久曠于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

食有污內閣何以房為其所以示儆戒勵更新者不

遺餘力矣此時此景見者痛心聞者酸鼻尚可如前
玩惕以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利暢不
暢則榮水暢則長金暢則流土暢則平火暢則順暢
不爲災積者火之伏也其出必烈目今之災極矣臣
仰體聖明修省至意屬焦頭爛額之時敢冒死而
言積之狀可爲流涕者七今皇長子冠婚冊立稽
祖訓正其時矣而尚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僚以職事
請言官以應行請而強半不報是曰積牘外之司府
要缺久懸視事者有越俎代庖之嫌待治者有五月

疏缺

修省

四九

京兆之議是曰積缺何之罪斥諸臣一槩不錄以一
累百原多池魚之殃以終窮年致有枚珠之嘆是曰
積才閭外有揚帆之醜而當事匪人中原有揚竿之
徒而金革未息是曰積寇鎮邊督河諸臣觀望風指
以無爲有輟轉相冒虛詞罔上恬不爲驚是曰積玩
諸所爲積皇上不能以明斷決志羣不能以去就
爭然天應隨之毫髮不爽往年三月初九日災今年
六月十九日災是積三爲六積六爲九也往年災
乾清坤寧宮今年災皇極諸殿是積兩爲數積五

爲多天心稅駕未可易測改心易慮尙足挽回易
曰亢龍有悔亢則無下資之實故有位而無位有民
而無民積至亢極造物制之鮮不敗矣故積羽沉舟
羣輕折軸多蓄迅發多藏厚亡可不寒心哉皇上
何不體上天懇切之愛思挽回渝怒之術即無大廷
可泣而即召九卿科道諸臣于便殿面議得失見
免顧大未爲晚也若必喜其將順處堂相安如元輔
趙志臯者小之輕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甚
天怒祗今廟堂之上林泉之間豈無奉公憂國謀

疏缺

修省

五一

斷相資表脫塵埃出志臯數倍之上者皇土非不
知之徒以志臯便于指使惟言莫違欲用人而不用
于人耳第天下大計主持在人君燮調元化領袖在
首相關係至匪輕矣英雄豪傑扼腕裂眦不得效尺
寸于主上乃以嗜利匪人爲荐紳表率此志士之望
閣而嗟傳聲而嘆焉者耳此一臣者科道露章相談
而畧無赧色遠近切齒相譏而哀如充耳久爲蒲柳
姿而干澤之願愈深已是朝暮人而登壘之志未歇
古者災異策免三公而彼闈然媚世居之不疑有功

則受其實有難不與其憂夫首揆豈養病之地多事
非杜門之時床褥非拜恩之所衰庸匪專席之任此
時此人恐不可令聞曰諸會聞也堂堂天朝詎之
名流而猥以智昏唇腐之夫長處明天子天下正
謂陛下爲何如至耶臣西南賤品居無德隣非不
知于志皇奉命承敎可幸無罪顧惟國家清寧則
臣子甘受其福倘積玩爲災積災爲變臣之死所不
可上安望其他矧自掄校以來此身業已許之君
父其又何愛焉邇來狡倭大舉謀出萬全中外洶洶
疏錄修省
人心思亂更聞異常災變益落狠心過此其及圖之
乎漢臣有言災異者乃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
猶嚴父之明戒畏懼敬改則禍消福降忽然簡易則
外罰不爽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悔
過莫先行政行政莫先用人今日急務孰有急于斥
鄙夫親君子以回天意者乎明良交泰之誼必面
議始真憂危懇惻之思非揭疏可盡陛下英明之
資可以爲禹湯文武可以越文景當思祖宗櫛風
沐雨之天下非可肩越之具皇天彰明急烈之譴

告非比尋常之事首罷志舉以爲人臣不職于和之
戒亟召公卿言官入對詢以回天之術必有持平
日之積忠陳今日之急務以舒天明恐懼之懷將
見聖躬之血脉流通初終並美爲天之肖子而
祖宗之靈大慰矣

疏錄

修省

五十二

禁地火災頻發乞痛加修省疏

余繼登

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

十二月二十七日尚寶寺等衙門被火三時焚毀無遺等不勝驚懼竊意我皇上敬畏事天必將遇災而惻然側身而修省以仰答仁愛乃伏候數日未見傳示豈以為常事不足以動聖心與夫人君事天如子事父母父母之怒大而發聲小而微色人子皆當敬慎以承之安有兩宮三殿之後天威猶震餘怒未回復此遺告而恬不為意者以為災異可懼也而

疏

修省

三

不知難則靡可懼矣伏乞亟降明諭申飭大小臣工同加修省庶可收人心挽回天意望皇施行則上俯賜以宗社生靈不勝幸甚考之傳記火之神曰鬱攸言火之不可鬱也火之鬱則必然尤民之情不可鬱也人情鬱則思亂皇土積年累歲不接見羣臣下之情欲達于上但憑章奏乃章奏又有時而不發土之情欲通于上惟憑批答乃批答又有時而不下即皇上聖神孰敢有預留者然積久生玩積玩往往奸慝有陽壯之奸釀陰鸞之勢則君臣之情得

無有鬱而未暢者乎皇上之罪積也此不忍加派

小民之心豈忍貽累小民今無論供給之費奔走之勞令民失其農業即更銀不出至于責祕責祕不已至于包銀日復一日俾富者貧貧者死彼其貧苦無聊之情欲仰訴于皇上而不可得也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有店則有貨有貨則有稅是皇上欲稍取之于窮商非欲取之于貧民也乃一官出而相隨者至數百人此數百人者各相隨數十人奸民趨利如蠅聚塵引類呼朋布滿宇內無一日而無抽稅之

疏

修省

四

人無一物而非可抽之稅即令商賈不行百物騰貴貧民無所覓食束手待斃當今水旱災傷之時何以堪此彼小民不堪情狀欲仰訴于皇上而不可得也又無有鬱而未暢乎巡視者天子所使拊循者也巡按曰代巡所以代上天于巡行一勞彈壓奸邪肅清吏治者議及礦稅動被詰責此猶詰責而已至于百姓所以安于田里而無嘆息愁苦之聲惟恃有守令在二拂羣小民赴訴而不聽夫皇上之威雷震也遺之繫之矣然遽不當其罪繫不服其心彼其

情得無有鬱而未暢者乎行取諸臣皆有功于地方
皇上以爲才而召之闕下者也乃以爲可用而召
之又不用而羈之諸臣疏請稍而不報彼既無民社
之司又無官守之寄米珠薪桂進退誰咎即人臣之
義違違惟命而諒其一念効忠之忱得無有鬱而
未暢者乎夫匹婦含冤足動天意萬人所鬱不火而
燃所以通其鬱者是在我皇上而已伏望憬然覺
悟銳然改圖于臣下章疏可行與否一一批發勿更
留中以滋衆人之疑於礦脉之細微者以漸封閉之
疏錄 德省 五十五
于稅貨之瑣屑者一切停免之于官民之不遵明
旨生事害人如打死平民打死生員者按法而誅之
假撫按以便宜之權勿輕損其體面待守令以付託
之重勿輕至于折權行取諸臣及時考選使各吐其
胸中之奇以共濟艱難之運則人心既悅天意必
回有不轉禍爲福者乎等其受欺罔之罪矣

遇災恩懼直陳時政之缺懸乞聖明省覽以回
天心疏

魏允貞 巡撫山西都御史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

昔賈誼當漢文之世海內殷富時詔減民田之半
刑罰幾措而不用而猶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論以
憂治而危明文帝不以爲忤而後世且謂誼通達國
體不目以爲迂與激使誼當今世而見火災連連三
四發又將何如也臣無誼之才若識不能早見預待
言未至之憂姑卽臣目所見耳所聞其心切以治世
所無有而亂世所必由者陳乎皇上庶當消弭萬
一矣夫冊立大事冠婚大典業已斷自宸衷示以必
舉臣知皇上父子至情宗社遠計必有不俟警惕
而後喻乞請而後行者臣倦倦于新歲初樂與海內
臣民拭目以觀此盛典也若夫衆職有關大樂當革
苦樂之異致者臣安敢緘默以負皇上今候考各
官皆科第出身試以中書行人推官知縣多者七八
年少者五六年撫按薦之科道訪之部院協同而品
第之皇上猶然不輕與一職也彼魯坤馬堂陳增

高淮孫朝等試之何事舉之何人而儼然令專擅一方所譽立禍所毀立禍殺人而不問權奪職官不問何其不以待宦官者而待候考各官也科道諸臣少讀涉世習知名義風節爲重所言者皆國家利害遠計民情紀綱典制逾耳嘗多遜志常少有遭譴斥有候旨不下彼報礦稅之流皆屢犯軍徒不齒鄉里不容有司規利避罪肥身潤家其言絕是妬國害民朝上夕允夕上朝允惟恐批發不逮奉行不力皇上何不聽奸民者而聽言官也銜皂吏胥持佐領官一疏錄

修省

三九

聖票一紙要入村落問罪人追逋資猶然鄰里驚惶雞犬鳴吠攢錢打點惟恐不給彼金吾之使絡繹道路雷震震動虎兇跳號亡魂喪魄破家失色如吳寶秀華鈺等之慘矣皇上何不一念及也錢糧出入原有經制堂屬相參前後夫代一年查盤三年考察猶有不自愛而加羨耗通關節利欲薰心而禍弗旋踵不暇自計者彼礦稅二使握掌利權動踰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與聞自收自解任多任少豈其皆伯夷之清茹藥飲水之夫而無一垂涎染指其間者

聖上何不一察及也兼金則取之瀕矣不足不止也織造則取之吳若越若秦若晉矣不滿數不止也珠寶則取之海南粵矣不窮萬里不止也獨其用人則不然小臣無論已輔臣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責甚重其職業尤不容曠而屢格至使呻吟牀褥無益成敗者尤焉皇上何異于求金求珠玉之心也皇上聰明天縱高于萬古豈其獨昧此五者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皇上取重在此無怪乎其宜聽而不聽宜念而不念宜察而不察也臣愚不知忌諱狂言至此非不爲身計與視計也皇上上一悟則天心回民心固天下必有治無亂臣一念爲皇上保安宗社之心甚于爲臣父維天下之心甚于爲臣身耳倘臣畏禍不言致皇上猶然不悟也則天人交去而禍幾至矣臣以不避忌諱而借言之至此伏惟清晏之際一省覽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疏錄

修省

四

早圖修省以格天心疏

史學遷雲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

於本月初三日風聞黃河乾涸人情驚訝隨於是夜接得邸報見陝西巡撫賈待問題爲災異非常自陳不職事內稱本年閏二月二十八等日河州城北四十里外河水細小不盈三尺又稱歸德河水盡乾下流一渠查係莽刺決溝莽刺水納西處河水流來不係黃河之水其黃河源頭已竭又稱火真諸會盤據河外乘機入犯勢屬可虞除預備外因自陳巡撫無狀欲乞罷免等因讀不勝錯愕夫國家受命取象山河不崩不竭清寧之兆一旦涸竭關係匪細區區西北一隅寧係此異常變故耶周時山川皆震伯陽曰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夫伯陽而愚人也則其言不必信伯陽爲周柱下史孔子就而問禮則其言爲有道之言矣是不可不惕然懼懍然悟乎數年以來平地山湧於熙州河水潰決於中原霖雨連綿於江南旱魃屢發於北地咎徵已見

告於天矣倏奴難發於海邦集會禍起於黔蜀揚竿屢過於稅使脫巾幾見於邊方咎徵已見告於人矣然未有黃河乾涸若此之異也黃河發源於崑崙流注於東海轉折中原回曲萬里西北藉以限華夷東南藉以通漕運天地之元氣生民之膏澤誠我國家之血脉也人無血脉則難以生國無血脉則難以立今潰聚於中州則腹背有癰腫之患涸竭於西北則頭顱有枯槁之虞上枯槁而下癰腫未有能國者也觀今日之時事其癰腫枯槁多矣堂陛孤睨則上下之精神不通有職空懸則四肢之宣效無力忠言逆耳則下情之壅遏不伸賢才擯棄則正氣之消阻太甚狂多滯滯則冤氣之充溢何極邊方扶同則中外之氣脉不聯議論浮生則膏肓之隱疾不治軍士病困已極而股削無已士風貪墨成癖而懲創不力紀綱法度日見廢墮兵馬錢糧日見涸耗其所以消阻元氣減損精神者更僕未易數至其剝心割髓敲骨取肉者無如貂璫諸使鑿山斷乾坤發生之脉羅布失萬姓樂生之心遂至天地之元氣溲鬱而不

通生民之膏澤屯闕而不暢國家之血脉涸竭而已
盡黃河由是告涸矣昔博士許存仁進講尚書洪範
篇至休徵咎徵之應我太祖高皇帝諭之曰天人
一理必以類應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時應
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序旱潦不時災異迭
見其應如響又諭侍臣曰天垂警乎下人君能體天
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笑惑
移次齊侯暴露并雨應期大哉聖祖之言萬世聖子
神孫所當佩服而繹思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敬天之愉無敢馳驅今日之變天之怒愉極矣可復
視爲尋常故事修金泥玉檢之虛文頒祈禱禁令之
末節而已哉伏乞體 皇祖克畏之心思周詩敬天
之言亟下罪己之使更次第修舉庶政釐革衆弊則
君德修而上蒼可格人事盡而天變可回其所以奠
宗祖于磐石萬世圖于億萬年者當永永不替矣

天災疊見非常聖躬憂勞甚切懇祈轉念修實
以期挽回天心疏

白

瑜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四月

夫上天以所生之民付王者撫民則民我后虐民則
民我讎上天亦以所生之民責王者修德則示治徵
否德則示亂徵勿謂天遠天意在民勿謂民微民命
在我其響答影隨萬萬不爽臣待罪禮垣職當問災
異於四月初一日在科看詳章奏見禮部一本災旱
相仍雨澤未應懇乞 聖明亟圖修省祈禱以迓天
休事大都指今歲入春至夏雨澤稀少風日亢厲二
麥就枯西成無望忽於三月二十二日日色黃赤如
緒二十四日大風埃塵蔽天鈞冥晝晦等語奉 聖
旨是今年雨澤未通旱徵數見朕心深切愷惕着百
官同加修省照例停刑祭屠仍就應祀神祇竭誠祈
禱毋得怠忽欽此臣莊誦再三深歎我 皇上之畏
天恤民超古而軼今也尋果雲布雨施萬姓懼呼
皇上之隨禱隨應如此未久雲氣一掃若有所靳而
不欲雨者臣竊訝之尋又接陝西總督揭帖黃河涸

二十餘矣。若有所斬而欲斷流者，又竊訝之。提
占者王兵王旱王亂取證五行，詎不敢妄言符驗救
者以爲滅膳撤樂，避殿暴露，陳特煇帛以答天譴，
又不敬字慕其父，第平之入事早者悍也。君持亢
陽之節，暴虐於下而旱魃應日者，主生養恩德人君
之相也。政理太平則時日五色，不然及是風者，天地
之使君之令也。出號令不合民心，則大風震室，巨木
飛舞，河者鴻流導積石驚浪下龍門，古稱千年清九
里潤者，一旦斷流而可渡，即君之屯膏而未廣也。言
疏發 修省 四十五

餘饒今歲復一歲，五丁索而寶藏，盡官庫索而積貯，
盡閭閻索而皮骨盡以索者，吞盡者猶之湯禽涸魚，
其將焉之是亦不可以已乎？省之於勢不可不罷，
皇上數年以來，鈔砂鍊金，採龍剖珠，餉盤製錦，何所
不有？一旦取四出食肉之豺，應歸之禁苑，則既收斂
藏之實，又收史冊之名，豈不兩利俱存？省之於利不
可不罷。皇上諭行之後，倏然復令照舊管事，此有
勝氣而肆，蠶滋毒彼有雄心而操戈以向江右，其心
潛相遺左，其心高淮淮上，其心陳增畿輔，其心王虎
滇南，其心楊榮粵東，關西甚欲其心梁永李鳳，害且
有不忍言者。臣恐瓊林大盈之積不足，以當斬木揚
竿之費也。省之於害不可不罷，惕焉而猛思修海省
焉而設誠，果行則天命不難挽。祖宗二百年所眷
佑之天命也，民心不難收。祖宗二百年所膠結之
民心也，如此而不反災爲祥，易亂爲治，請其謬言
之罪，無任觸變懇禱之至。

天變人離萬愁省改疏

李三才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竊惟人之畜犬以伺夜也脫有大盜不利其主將焚而室廬劫而財貨主人弗覺也當此而犬不盡力一吠是無用之物也君之用臣以濟國也脫有大禍不利其君將擄其民人危其社稷人君弗覺也當此而臣不竭忠一言是不吠之犬也皇上養臣三十年餘矣當今時勢岌岌矣臣欲不盡言耶心自有所不能忍誼自有所不容忍無論耻與犬伍矣臣欲盡言耶又恐視之爲故紙聽之如飄風曉曉口舌直取厭惡耳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洪水滔天萬民爲魚尙可不謂之天變乎臣報聞疏中不敢言及礦稅之事恐皇上疑臣爲挾爲誣併此天變而亦不信也趙古元方礮於徐李大榮復集於毫雖盜又有大志異人更多秘謀尙可不謂之人離乎臣報聞疏中不敢言及礦稅之事恐皇上疑臣爲要爲要並此人離而亦不信也然今日民力必不能支民生必不能保民情必不堪民亂必不能止當此大難將作之秋

天人共憤之日臣雖欲爲全舉保家之計亦不得已又惡能已於言哉欲言雖何惟願皇上且遂罷礦稅而已蓋此爲萬民剝膚之災國家燃眉之禍必須急下此令稍收人心而後其餘失政次第再舉耳此臣親歷之言灼見之機非尋常疏奏聊以塞責也且皇上每有催徵必曰內府缺乏矣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之甚也夫使內府果缺乏也是社稷之福靈長之慶也所謂貌瘦而天下肥也所謂仁者散財以得民也缺乏在天下而充盈在天下也然而實不

疏欽

傷者

甲八

然也皇上之所謂缺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耳天下百姓之所謂缺乏者朝夕不一飽父子不相守耳以此較彼孰乏孰足孰緩孰急又何待臣辭之畢哉皇上加意京邊每曰惟正之供矣皇上以此責戶部戶部以此責撫按豈不光明正大哉不知必無旁搜曲取而後惟正之供不闕耳未有千頭萬緒搜括無遺百孔千瘡膿血殆盡而猶責之曰惟正惟正不亦難哉若既旁取又足正供祖宗之朝當先爲之矣漢唐宋諸君更先爲之矣何待今日哉

疏鈔
卷五
然先朝列聖所以必不敢如此者正恐天變人難致有今日耳臣無暇遠及姑卽臣之境內言之淮徐豐沛巨浸千里鳳泗賴老閭閻一空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乃取之於礦稅取之於蘆洲取之於鹽課取之於田房納之於公家者什一吞之於羣小者什九何取非財何財非民是不數倍於正供耶不但已也有進貢之夫有皇牌之夫有修陵之夫有挑河之夫每差不下數千每家不下數兩何夫非財何財非民是又不數倍於正供耶其餘本地存留如官吏

之俸糧兵役之食餉驛遞之馬匹城池之工料又不可屈指數矣卽此無食無衣之民而尚加以見徵帶徵之役就此且逃且死之衆而更責以如山如河之征筆楚不停聲怪情滿路衛官惟求罷民惟求死此等景象凡有見聞無不下淚况以一皇上之仁明有不泫然出涕者乎又何忍曰內府之乏惟正之供耶惟知內府而不虞外府既已旁求而又責正供蓋蠢愚衆固恨趙李諸賊爲變之耽耽耳可痛哉故臣皇祖母謂臣禍亂之言盡爲未必然也夫惟其且未必

疏鈔
卷五
然也故臣先爲言之欲皇上及早收拾使不至於然耳若事已然矣豈惟臣言無益更當置國家於何地皇上於何地百萬生靈於何地耶又皇上母謂前日自有停止之旨遂可以塞人心也一日不停百姓復受三日之害一日不止國家則釀一日之禍况今九邊有告急之文徵解有考成之限叅罰官吏催比里甲萬室真如倒懸百姓實在水火又何可以聲音笑貌羈縻而籠絡之也夫言者不同聽言當異臣原非科道之官不專言責之寄言卽言其所事行

疏鈔
卷五
卽行其所言故言趙古元則實有趙古元言李大榮則實有李大榮言天變則天實爲變言人離則人實已離出之於口徵之於事一事不實卽爲欺一言不實卽爲誑故無事則不敢言有事則不敢不言耳皇上奈何槩視之爲風聞例比之爲影響而漠然不動卽爲今之計惟豁然天開斷焉勇改大彰明信伸前旨凡屬礦稅盡數報罷而後側身修行圖享於危密謀於輔臣聚議於部院采聽於臺省搜羅於百司一切遊幸玩好之具却之若鶩在逸欲驕盈之志

廟之如讎寇凡自近年以來但有不便於民者令各處撫按據實疏奏一一改行俾二祖列定安養之衆猶得遠定而安輯四海九州草澤之雄無復藉口而生心凡在有位方且將順奔走之不暇又何至喋喋勞勞以言語取憎惡哉夫日月逢蝕而明益光帝王知過而治益慤是在皇上及早省改而已臣身當水旱盜賊之艱目擊流離死亡之苦誅求之責見今百萃於_臣誅求之令見今百下於民一面賑之一面徵之一面敗之一面戕之終之恩不勝怨德不勝辭_{疏欽}
_{修省}
奸雄思逞勞民擾亂_臣且如之何故禁之不可撲之不能即皇上責_臣不職誅之而已死之而已其何敢於地方哉又何敢於國家哉皇上得無悔是耶_臣事中之人事中之言理無敢欺勢難久待故復叩心泣血激切上請竭其愚誠自比伺夜之大殫其衷亦用彰養士之恩惟我明聖蚤發天聰亟垂廣照毋更置之如前坐以待亂也_臣無任悚息懇祈待命之至

天時太元感格有機乞裁省以疑休命疏
_{汪若霖}
_{禮科右給事中}
_{萬曆三十一年}
惟王者精神與天地相應休咎之來盛衰自起是故大有之世時和年豐天心叶覽以下昌明饑饉之朝陰陽舛鑿天方薦蹇而國亦隨之春秋每災必書其於大旱不雨尤用拳拳漢臣班固至總其說以爲列國敗亡之徵則燦然矣今年有春徂夏雷雨不施風霾時作輦轂之下如倏如焚麥秋不登米值轉湧百官萬姓莫不仰天哀籲而高高在上若無意於天_{疏欽}
_{修省}
下而故顯示以亢閉之端者可不畏哉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則爲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則爲否皇上以爲今日泰耶否耶天心之仁愛皇上也至矣頻年星孛地震淫雨孽火之譴告亦已勤矣於是乎變窮災盡而枯旱乘之比父之於子譙賁無何則合恐蓄忿嘿不相聞而其愛將有所移皇上安可不察其故乎周宣王衰主耳雲漢之章靡神不舉顧瞻大命昭假無庸竟以中興即皇上初年徒旣南郊惻然憂勤之狀豈異代能法奈何今日不聞

尚轉也蓋下愚冒死妄聽卽圭璧既罵有類周宣猶以爲天心之靈答不在是也何者人主法天天亦應人主今朝政之過變與天時之早暵若相激矣 皇上聖神文武駕軼古今始之有銳然總攬之志而因以有精察矣始之有劃然揀擇之心而因以有停閣矣於是爲壅塞或大塞而小通或方通而忽塞中外皇皇如農望歲而宸禁天嚴莫敢闕測卽今以早請禱部省交章尙從中格不亦異乎臣愚蓋竊惟洪範五行之旨而有感於今日也傳曰言之不從是爲不

疏錄

修省

五

又厥咎僭厥罰咎嗟夫言者天下之風聲脉理也不順則亂虛譁之氣發爲驕陽其理固然今夫郊廟宜親朝講宜舉東宮文學之不可以久輟也諸臣焦唇敝舌而不能得 皇上之一語有姑勿敢貽試摘近事益有上言之而或以下移者則詔權務于有司而二三猾閹輒伏狂誕也夫泉貨已壅而墻焰不熄民間愁苦之氣終安銷乎有上言之而疑于中變者則臣奏請之行取諸臣明詔尙沉閣也夫賢人伏于下則國空滯于上則政無紀祖宗朝有拔之囚繫而不

爲慈寵之新進以作其氣者可終濫乎有上屢言之而屢持不決者則中外大條之開闢爲故事也國家倚重臣則不得伏愆重權猶豫之下臂亂易生蕭索之極痿痺已著且如虜虜方開而督撫可終置耶蓋又有下言之而上弗斷者則今被劾諸臣之進退不可不決也清議不行消長靡定至議斥者或以不肯及賢議劾者又以賢及不肯悠悠世態將安底乎有下紛言之而上爲拘者則一事互辯如宋承恩之疑局是也夫被擄卽不可爲罪乃失軍亦安可爲功國

疏錄

修省

五

停得爵寬揭可猜至以多人而置不問以未奉旨之聚論而遽謂明白則綸綍亦大棄矣有下錯言之而上易眩者則兩地異揆如安疆臣之說罷是也夫身則托於黔而苗夷之擒斬頗多頭目則肆于櫛而內地之投投特憐陽順陰逆出沒無端勿亦水西之侵也長其雄心而有所憑乎凡此在上則爲主令之未宣在下則見國是之未定積鬱成沴積愆成怨人事既彰矣天氣乃見至于炕陽孔赫毒茲纖邪藐矣皇穹精意不貫此其爲患豈在流離盜賊間 皇上安

可漠然而已哉伏惟 聖明穆清坐照朕降式臨思
天命之難謀察庶徵之不與需發德意勿少怠荒萬
幾之裁制若流羣議之昭明如電布令則四時各守
其信用人則五行並効其能解澤旁通和氣退暢自
廟堂以及海隅振滯虛枯熙熙皞皞何啻甘霖之蘇
萬物也而謂天意有不協應以永豐亨者哉夫桑林
之禱六事自倣效厲之移三言倣致古之人主非好
自貶損而固爲是兢兢也伏惟 聖明留意省圖
急不勝戰慄待 命之至

疏

修省

三

洞察天人之故以倣有位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

頃該禮部題爲祈禱雨澤事奉 聖旨雨澤甚微麥
秋可慮朕心深切兢念便行與順天府率屬虔禱各
應祀神廟以沾足爲止毋事虛文欽此仰見我 皇
上憂國憂民拳拳無已宗社幸甚顧今不但雨澤甚
微乃更水雹爲厲四五月晦朔之交連日暴至沴氣
雜沓尤爲可異臣聞之五行傳曰雹者陰勝陽也在
易四月爲純陽乾卦五月爲垢一陰始生陰遂迫陽
爲災特重臣察其故乃臣下奉公不效務專一之所
致也春秋董公二十九年大雨雹爲公子遂昭公三
年大雨雹爲季氏皆徵表不棄自昔患之今 聖明
在上乘乾獨運則莫敢不欽然竊惟在廷大臣單隻
曠缺股肱喉舌之任繞各一人乘偏積重未知底止
天下之勢惟一則專專之爲害雖公猶私顧安得竭
誠盡力皆憂國如餓渴者年來流俗相仍寢假難制
刑賞患於無章是非不求其至善良孤藐師濟鮮聞
士大夫務設陷阱以相鈞覆而不階於湯平之路殆

疏

修省

三

不可解是故上下相引大小相惕黑白不分開閉自如視事者售巧於深文豪詬者嫁禍於善類又有一二淹蹶無聊之士入幕深堅不恤外議實鼓僭軍飛語四囂或曰某事將行某言者誤之或曰某人有言某同類者嗾之仇塞忠寢之門挑剔朋黨之彙譴張爲幻相怨一方使過歸於我皇主責謝於衆人合天下之爭類倒紛紜而坐待其變可爲太息觀今日時勢亢閉已極恐有一旦激搏潰決之症爲國家患其狀類電此皆大臣積專主之漸流禍必至勿足怪

疏錄

修省

三

者先王之制惟天子尊無對其下三公九卿百執事以相參也故權有所制而物有所平師師濟濟虞周太和之盛道不出此伏惟聖明察五行之微稽易春秋之旨嚴勅廷臣各矢精白宏開衆正之途竝通太平之軌可否相濟陰陽得所形和氣和天心叶應社稷無疆之福恒必由之何四時雨澤沾足而已臣腐心塞臆不能盡言惟在聖明留神省覽

天怒人愁主憂臣辱謹直陳失政以弭異變疏

趙世卿
萬曆三十二年六月

臣嘗讀易至于震卦其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夫恐懼者畏心也修省者改闡也由畏思改當必有不俟終日者而豈止申命之虛文耶六三之爻曰震來厲億喪貝夫厲者患害也貝者貨利也因害散利當必有惕于其大者而豈惜聚歛之末計耶臣謂今之時事與震之象又適相合焉頃者皇陵雷火陵松蟲食可不謂震來乎致警宸衷屢頒明諭一疏錄

修省

五

則曰天威孔赫哀痛悚慄可不謂恐懼乎三則曰五內如灼心神恍惚可不謂厲乎然所爲普修實政者至今未見舉行而所爲少俟次第者未知舉以何日臣竊謂茲時宜亟于修省而實政莫先于喪貝也自礦稅四出慘毒萬端戕生侏三囊盡脂膏于一網剝肉竭髓十室九墟誠莫必旦夕之生不次緩須臾之死望脫水火而無主將叫閭閻以笑從焉知窮愁徹骨而無皇天后土之悲呼者乎焉知憔悴剝膚而無祖功宗德之謳慕者乎所蘇弦穹爲之震怒尤南

爲之飲泣事有漸積變不慮生歟曰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怒氣偏則激爲雷霆法令任則多蟲螟試觀兩者獨警于 祖陵而迭災見告于今日豈非精氣相感而幽明共憤耶以此思震震可知矣不寧惟是即今盛夏屆期涼燠失序雷電頻仍雲雨流連旬日晦冥天光慘淡既或陽明之令稀瞻閣霽之形此曷故焉夫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史所記也君令不收則多淫雨占所示也今果能皇建其極乎自有停止之令果能信如四時乎以此思震震可知矣我 皇上

疏

修省

三

神智仁孝超軼今往誠不難灼利害之勢坐致變災爲祥之徵亦不難一轉移之力立臻易危爲安之理迺近日以來徒愴惕聖慮遽豫聖躬固云憂矣孔子曰憂所以爲昌也然又不曰勿憂宜日中且照天下乎今但聞憂危願治之言未覩畏天敬祖之政則何益焉此 莊誦屢諭而拊膺痛心恨不身代因仰體聖慮而分憂共戚不能已于躬責也蓋今所最失者黷貨之政 所專職者主計之司迺目覩無藝之征

所及推莊之賦竭舌殫唇而莫能挽回于上焦心

計而莫效伎倆于時陳力罔忠格君鮮術斯無一長而有兩負矣即鞠躬盡瘁率屬交徵亦奚裨修省之實而克副休戚之誼乎 皇上當今之時尚不亟解倒懸以回天怒誠不能一日自己 臣值此時而不亟回 聖意以除弊政 亦何能一日已于 皇上爰痛自刻責更進藥言 臣聞古君人者其慘怛于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國有寒者冬不披裘歲登民豐乃始懸鐘鼓陳千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若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使民不得事本

疏

修省

三

業以供上求力之積匱君臣俱困斯無以被天和而獲地德矣所願我 皇上試從一身之弗豫而遙想萬方之疾痛愁苦則痾瘼自切也從一時之深畏而反悔平日之怠玩恬愉則改圖自猛也于是亟回時政之貪戾以收人心先罷 臣愚之曠尸以謝天下極弊既革百廢繼興將德日精明體念疆圉近天休而款祖庇端不越此即易所稱震來統統恐致福者也 臣不任延頸拭目伏乞 聖明採納速賜施行

雲雨異常人心驚懼伏祈聖明有祭亟勅交修
以回天變疏

汪若霖 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臣惟有一天下者必重千陰陽之變以待天心然後朝政應節而人情不懼今年六月以來陰雨不解澤水為災乃至晝夜如傾風雷交惡飄忽震盪萬類洶洶仰動聖明軫念下令祈晴而雨性轉勃未衰歇都城內外大浸稽天壞廬損稼溺斃人國家二百餘年始未數見非細故也汪無狀不敢妄言謹考之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薦厥罰恒雨又曰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王者動作威儀上應于天今九閭違密祭不登聞臣下未由仰明威而知懼者上慢下玩綱紀無章不可謂肅夫祭祀大事也謹郊廟則必畏天地祇祖宗發號施令莫敢逾時今遣代為常但勤諭旨諸大政大議輒見沴鬱非所以和陰陽成萬物也臣又聞雨者陰氣水者陰物陰盛則雨災並見其應在禁闈及臣下有邪謀夷狄侵中國也皇止神賦詩時太阿即在深宮豈得有望嘲笑而覲深

淺者遠不敏知惟是東宮三年不學有曠師傳之義諸臣觀望莫敢請命臣竊患之凡九人臣外掩物論以獎上則背內賒主威以驚下則亂非必他逆節也今大臣翼翼無敢越軼然率比肩相樹植耳小臣趨風者益又甚眾德高設阻侮直諫忠諫此道以安國家郵社稷臣不敢信詩云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咎乃在牙皇甫卿士蓋自古而然矣往歲大水都城圯支廩訖止谷而京師震令漢威令非不行也順義未定部落修繕西南夷印割斷臣婦人之手仇殺太慘而東北剿掠時臣頗相腹匿耳然以太倉指掃各鎮榜敝何以待之漢武帝三年秋大水水溢藍田于時匈奴侵北邊連年征討百姓愁苦而宋宣和間都城大水李綱請求直言不報尋有金水之患可不寒心凡此皆戒說故事參之今日誠足震懼未可謂過然以齋禱為文而止並伏惟皇土惕然修省奮發乾剛振肅朝儀一切政令慨賜施行憲天法祖為燕翼至計仍勅廷臣各矢精白深維變理之方申飭九邊將吏綱繆先事以振國家庶陽氣昌明陰邪自退堯舜儼

予之處正在午茲若夫中外流離草恩賑濟則有三十二年故事付之有司可矣臣愚無任激切之至

疏

修省

五

生民康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謹備職掌畢屬
一 申懇亟行切要實政以光聖治以信聖言疏

趙世卿戶部尚書三十五年七月

竊惟國家之治行百善政不如舉其要輩百弊政不如去其尤况乎異常災變示以轉異為祥尤關盛衰理亂之機毫不可苟頃者首陵異變孽火燒樓妖蟲蝕樹近且陰雨連綿諸陵之神道橋梁衝潰漂淪又見告矣向奉諭劄再三屢以切要實政為言顧切要之實政原非難見何俟遠求今天下之嘉師隅泣而不得沾聖天亦休養之恩者豈非礦稅為之梗哉則今日實政之當修更孰有切要于此者臣等敢臚列其槩臣聞古者聖帝見珠璧而投明玉以金玉為賤誠見夫瓊瑤在御原無救于饑寒糟盞盈箱初何關于身命心堅無怨法作手涼用能世培永基人傳今睿即霸國之主尚能卻照乘之珍鄙白珩之寶何況魏魏聰明天縱之主乃至以貨聞哉欲蒼生之怨氣割高世之榮名竊為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下之事害與利相倚歟與榮

疏

修省

五

相因利小而散之速則得害尚輕利大而散之遲則得害愈重故聚歛而留害叢生大學致詳於末簡好利而不奪不履軻氏垂戒于首章蓋多取所以招尤慢藏原能誨盜小之垂棘屈產不收假道之危大之鉅橋鹿臺自取倒戈之禍歷數後來千禩一轍是以禍本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古者國家無事則議桑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君臣殿陛以諍經論道爲常經薄海黔黎以耕田鑿井爲本業安有斷空四海之山樵及三家之市驚蛟龍之睡窟剖螺蚌之生胎採戔戔矢如嚴大敵毀屋踰城如補亡子經十數年而不休者是何法紀成何世界是以治道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自有礦稅以來貂蟻漁獵翼虎怙然掘墳墓而枯骨寒心奸子女而淫汗掩口素封垂聲已十室而九空白骼塞途且十人而九死以致恨曲愁歌人與爲怒火焚水葬家與爲讎此而不已後將何極是以人情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國家正賦止有此名自惟採一興生民之骨肉既多斃于羣虎之爪牙生民之脂

膏又盡潤于羣奸之囊橐那有碩鼠澤無歸鴻以故數年來催拖欠而拖欠絀稽關稅而關稅微取契銀而契銀分搜庫藏而庫藏絕課盜莠而盜莠薄求贖銀而贖銀銷外府一空司農若掃仰屋而嘆莫知持籌是以惟正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王人出令信比四時皇上三年以前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夫政虐而後停止善政則易用停止爲矣停止而後稱仁愛未停止則曷稱仁愛爲矣不安於心而姑徐俟於後日以繼日更待何日日或可待而民安能須玉音且爲反汗天子而有戲言赫赫皇綸豈應如此是以先後聖諭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前勅諭初頒有缺官宜補罪囚宜釋之命誠微之士且曰礦稅未罷則庶官未必補也何也天下之監司方面皆心欲庇民者也皇上方任貂蟻以漁民而肯使庇民者濟濟布列乎是庶官之不補也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又曰礦稅不罷則逮繫未必釋也何也提騎詔獄強半爲礦稅而羅織其中者也皇上方欲立威以獨行其權採之意肯遂釋此輩乎是逮

繫之不解也亦殯稅之念憤之也夫皇上之取
殯稅爲帑藏之竭耳等語素無桑孔之策而令皇
上以殯稅脫民生致使銓部不得補其官法司不得
恤其獄九列曠官自詎部始詎罪茲大臣懼滋深是
以政體相因之切要論則殯稅宜先罷也皇上果
以蠹悉小民服役自我駕馭自我刑賞自我死生自
我唯我所命而不足介意乎臣等以爲皇上之所
謂不足介意者正其所當注意者也姑不敢近陳莫
大之憂違作不然之慮即乞皇上臨御以來三十餘

疏鈔

卷九

卷九

年所矣所謂供七襄九就之衣者非民耶所謂備珍
九鼎之膳者非民耶所爲供駟溝壙寧離宮別館
一切土木之役者非民耶修三刑之儀則民備冠服
講大婚之禮則民備筐篚上慈闈之聖壽則民備甘
旨調天壽之諸陵則民備羈約介第之分封諸王之
出關則民備輜軒齋果貢流爲梗漕艘役期則民備
疏鑿牽輓西征呼拜東伐倭奴南滅播酋北禦強虜
則民荷千戈而供芻粟以致身亡寧武首喪尤邊血
浸鴨綠之江而肉填夜浪之塞哀哉斯民皇上欲

一靜思之自服食之微以至宮闈自慶吊之類以至
征誅自周廬之近以至海寓何嘗有錙銖不取之民
間何嘗有晷刻不用之民力是民亦何負于國者乃
民方懼呼以供皇上之欲而皇上不少遂其欲
民方奔趨以釋皇上之憂而皇上不少去其憂
民方賣勇以壯皇上之威而皇上不少齊其威
民方竭蹶以赴皇上之難而皇上不少恤其難
竊意皇上靈臺卽雖堅如金石時亦有所不然矣
夫民心卽天意也祖德卽民凜也故皇上力能以

疏鈔

卷九

卷九

殯稅而傾民之家室天且以雷火而燬祖陵之明樓
皇上力能以殯稅而吸民之脂膏天且以妖蟲而蝕
祖陵之松栢皇上力能以殯稅而轉民於溝壑天
且以霖雨而決祖陵之神道橋梁夫人雖至昧未
不念祖宗者人雖至微未有不顧墳墓者故兆不
在他而獨及于皇上最所傷心之地此非小異也
農牝未入而昭陵之墓栢先摧泥馬祈雨而輦洛之
枋題預墮祖宗陵墓之災祥其關於國家與亡者
若此今之華火妖蟲淫潦沴奉愈不止唐陵之罹相

宋廟之朽題已也故臣以為欲回天意當先收民心欲收民心當先罷礦稅以與民更始而示天下以修省之實蓋修省之要躬行不在多言而實政之行心決無勞再計今日之事誠當皇皇汲汲如揀焚拯溺而不可須臾緩者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况皇上誓發於口而天地祖宗寔式臨之祖其可屢誣天其可屢誑耶等民部也職在民則言民觸目激衷敢同燕雀之處集思補闕願輸犬馬之忠伏望皇上俯鑒羣情速賜採納施行臣等易勝惶悚待

命之至

都城水火災異常時事可駭懸乞聖明痛自修省以回天變疏

宋一韓兵科都給事中

頃者霖雨為沴京師平地水深五尺其下窪深至丈民居蕩析殆盡至手解生蛙朝有魚從來所未聞也及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猶然巨壑奔騰與馬不得前城闌不可渡茲可不謂大異乎夫三緯一度有錯無害于民聖人猶必惕然自戒矧茲大水漂都邑溺人民壞公私廬舍甚眾皇上豈不惻然動念必且密禱交修避殿徹懸以為文必且恤死問孤賑乏賜餼以行德此皆臣所望于陛下之實也臣聞回天怒者必求當其心當天心者必類証其事臣聞習微諗亦不知類應何屬臣常取前漢五行傳及復讀之其篇中所言多誅伐祭祀及小民外戚夷狄宦官之事臣恍然有悟以陽召陰得之今日可省者數事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法曰不誅首惡赦其眾是謂亟陽桓于是受賂緩賊交兵結仇是其應也今或有網漏吞舟泥冤未雪者與桓十三年夏復大水法

曰廢祭祀之罰桓于是易許田不祀周公是其應也
 今秩望未親鬼神得無所怨悵者與嚴公十一年秋
 宋大水法曰百姓愁怨宋張公曰于是驕慢暗災不
 改是其應也今坐四者相望百姓果樂業無譁者與
 成公五年秋大水法曰政在大夫成于是城郭以疆
 私家臣下有顯位者是其應也今大臣有忠敬之誼
 或亦有偏執自用者與漢高后比年郡國大水流千
 萬餘家或為諸呂相王之應今威晚多馬實之風或
 有未盡由禮者與文帝后三年秋大雨水流九百餘
 疏鈔 修省 今九
 家壞民舍八千餘所或謂匈奴愈驕侵犯北邊之應
 今北虜真亦有為謀臣測者與元帝永光五年夏及
 秋大水壞鄉聚民舍水流殺人或謂刑臣用事之應
 今貂蟻有驕命橫行者公議可終廢格與凡此皆上
 之所謂可省者至于洪範庶徵所謂狂恒雨若京房
 易傳所謂辟遇有德厭災水此尤關係聖德聖政至
 喫緊也皇上首發勅諭交徹臣工大發德音賑救
 災民仍以時事本合往訓關係聖躬者敦誠力行之
 關係各衙門者按章奏而離棄之是謂修省實事

所謂望于 皇上當矢心回天變者端在此矣伏惟
 聖明裁察焉

疏鈔

修省

陪京災彥異常天心仁愛彌切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南京禮部等衙門各揭帖開稱爲留京水災異常天心誡告宜懼懇乞 聖明亟修實政以圖消弭事臣讀之不勝悚懼考之故典雲雨不收水流國邑厥應甚鉅傳曰陰氣盛也水涌爲災災而入城市沿街衝則又異災而見于 皇祖龍飛之地奉先殿大庖厨舉行泮漫則尤爲異蓋去歲京師水災內而禁地外而官民廬舍無不傾圮而今歲陪京亦復如是天意疏畧

修省

三才圖會

若曰輦轂示災既不爲動舊京爲 皇祖肇基再加謹省能無懼乎 等蓋知天心之仁愛 皇上無已時也三吳根本重地財賦隩區人心皇皇禍變將起修事修政各有司存無俟臣贅 禮官也雨暘不時咎在 等除循往例恭候 命下百官素服三日痛加修省以祗天成外竊惟 皇上天之宗子一敬一肆呼吸相通 等萬心之所計慮不如 皇上之一轉念萬手之所拮据不如 皇上之一舉筆今時狀廢堅 聖心豈不明灼但 聖斷未決耳如朝講當

親大僚當補考選當下廢棄當舉邊餉當處閣部言

之既詳既懇間亦屢奉明綸一則曰即俟檢發一則

曰稍待檢發夫即則不必俟稍待則不宜久而日復

一日月復一月其將何時 雖更有條列無能加于

閣臣之詳懇但所即 聖心所已明者斷而行之無

使人謂天語煌煌徒爲擡延時日之資則幸矣顧

等愚慮竊謂禍必有基不大破其積習口舌之爭能

得有幾譬之病必有根不疏通其脈絡標急之治終

難霍然勢已亟矣天之警戒 皇上更切于天下臣

疏畧

修省

五才圖會

民之控訴矣若 等猶然泄泄拾已唾之餘強詭寒

責而不盡言或號懇儻來之榮驥前顧後而不敢言

是爲負天負 皇上負所學 其何敢謹摘今日釀

禍之源列爲五款 皇上必銳意改圖而修省之實

效可冀焉一日葆清明平旦之氣以澄 聖衷 臣聞

古帝王未明求衣非但勤事良以嚮明之際萬慮俱

澄孟子夜氣之說正爲此耳 皇上深居靜攝念何

嘗一日不在萬幾然 等側聞宮中起居夜盡方寢

即肝未起夫時值朔晦陰濁用事况至夜分神疲氣

倦於此時而有裁決安得合宜迨及至且正聖心
清明之會而及就無息牀第消磨起視日晷又將向
晦矣則氣何由澄神何由定嗜好所以蔽翳喜怒所
以多偏忠讜所以難入批發所以愆期外廷諸臣見
爲皇上之忘天下而不知夙興夜寐之間臨此許
多大事也以中皇王神聖遭遇處周誠試難鳴而思
待旦而行則必知疊惑如高淮決不可不誅稅監決
不可不撤循吏如蒲朝薦無辜如王邦本等決不可
不有雖未即視朝而神衷雄斷當崇朝而馳萬里

疏欽

修省

七五

是謂天心復而陰濁有不澄者否矣三曰每月召閣
部大臣入對以決壅鬱夫耳目聳觀則是非較然筆
扎傳聞則疑信互半閣部諸臣求皇上所與共圖國
事者也而比年以來天顏且懸股肱心旅日見隔
絕憂危深心既未易悉之簡牘補綴屢奏又未易徹
之旒纘上不見緩急之形則欲行而輟並下未得要
領之則愈揣而愈疑政事疊廢人情猜阻職此之
由以皇上之寬仁明察若使天下事得三指數
手前裁決何難況二月新御便殿之聖躬亦不爲勞

一召便有多官則私言無從蔽隱非止情事了然抑
且人品洞燭一日之間收觀易聽政事必然精采人
心必然聳動是謂泰交成而陰沍有不消者否矣一
曰復章奏批發之規以奪主權往時章奏之下皆
有定期但有從與不從並無下與不下留中之起蓋
或事有難處意有不便以爲且一留中可泯形跡杜
口語然亦偶一爲之耳豈意此端既開遂成否黨至
于今下者爲曠典不下者爲常事皇上見爲行止
自由大權在手不知章奏之入既不必其出則入不
安必其入入而不出皇上至之矣入而不入竟誰

疏欽

修省

三五

主之况批紅覆奏轉展遲遲之際能無煬灶之奸
恐權之潛移而不自知也願皇上察此情形斷自
聖心勒定限期或幾日迭票幾日批發倘有不當明
示駁正行止遲速顯然與天下共睹斷絕留中之蔽
政庶左右不得上下其手主權不至旁落於人是謂
乾剛奮而陰翳有不決者否矣二曰慎內批中發之
詔以杜羣疑我皇祖設閣臣所以備顧問代絲綸
也近御章疏必擬自閣臣駁旨上裁庶幾不煩而

理而今有不由關墨徑從中出者矣如近日考選
事兩奉中旨有部寺相計言公言私之語是果出
聖憲乎則威福自由何不登時處分乃徒屢形詔
旨經年未決若非出聖憲則誰授此旨以啓紛紜
之疑又如近日三閣臣同上辭疏一從內景二發閣
票如謂內批特眷乎則諫行言聽斯謂有禮便當亟
允考選之請何僅曰即俟檢發若非出特眷則又何
取內批以隆虛拘之數矧皇上久處深宮是非邪
正未易懸斷前後左右豈無親屬當此至聖時明
疏欽
固無庸過慮萬一相沿日久矯旨之奸流毒縉紳則
今日開端貽禍不淺願皇上留神章奏悉發閣
擬而後裁決間有時出聖憲亦祇傳諭閣臣自能將
順庶善固歸君過無所諉管則大明當空而陰魔有
不伏者否矣一日去形跡體面之套以振事功夫蕭
規曹隨原非專顧體面韓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亦
何嘗計形跡乎乃數年來閣部事體盡成團奎大小
臣工務爲雷同政事獎壞極矣稍振刷則處相形人
情統指衆矣稍挺立則眩爲異目因循以長厚避嫌

怨而若虎坐視天下有養癰自潰之形而使志士抱
戴胥及溺之恨則人心安得不離士習安得不靡邊
面將吏安得頗改之賢遺佚諸臣又安得弓旌之望
哉願皇上勅閣部大臣以及庶官務破拘牽廓
然與天下更始期以一德一心爲實恭無認以水濟
火爲和同譬則雷厲風行而陰鬱有不遷者否矣此
五者積習既久釀禍實深朝講之不親太僚之不
補考選之不下廢棄之不起過餉之不處以至紀綱
盡弛法度俱廢智士蒿目而憂直臣腐吻而諱而若
疎欽
問聞也者祇由此一線之路未通未也耳今天變已
極事勢之窮蹙已極皇上不及此時省覽疏如
意改圖恐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夫水陰物也又兵
象也宋臣范鎮有言天象見變當有急兵義當死臣
不可死亂兵之下等區區微忠實與宋臣心有同
然故不敢避忌諱伏惟聖明留神

萬曆疏鈔卷三十四

制科類

○阮子孝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疏

○丁此呂 黨惡辜奸欺君亂政疏

○王嗣美 巨奸黷賄大壞科場疏

○高桂 科場大壞欺罔成風疏

○饒伸 邪臣朋奸欺君徇私滅法疏

○史孟麟 詞臣汙壞科場憲臣沮塞言路疏

○孫居相 酌議南畿督學憲臣以新文教疏

目錄

卷三十四

○汪若霖 科場伊邇功令宜申疏

○汪若霖 科場典制宜遵部臣檢舉非法疏

○孫居相 直述科場情形遏流言以重大典疏

○汪若霖 校士宜公取材宜廣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四

制科類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乞賜究處以懲欺蔽疏

臣待罪留垣近接邸報恭聞 皇上洞燭遺姦昭察

隱惡起忠良於疇戍之中復言官於降調之後蓋不

啻如雷霆之撼擊而罔敢越志知日月之照臨而無

或遁情萬年太平之治身親見之矣 臣欽承明旨何

敢追言往事乃其間猶有欺君誤國公道難容諸臣

疏鈔卷三十四 制科類

論列所未盡言而 皇上雄斷猶未處分者 臣其容

以無言乎竊惟我國家設科取士專用經術所以摻

羅彙後以弘施化理者端在於是豈為權勢子孫計

哉又豈為小人阿附權勢以圖進身計哉二百餘年

惟此一節最為公道而名卿碩輔皆繇此出蓋斌斌

稱盛矣先是嘉靖年間有大學士翟鸞執政其子翟

汝諫汝孝皆得中式當時言官糾論有一鸞當道雙

鳳齊飛之語 世宗皇帝超然頓悟並皆黜革不叙

題想此時公道尚昭昭未泯也乃今則有大謬不然

春蓋舉故太師張居正秉政十餘年值皇上冲年
擅作威福而伊親吏部侍郎王篆又以邪媚小人爲
之鷹犬附已者雖甚不肖必居顯榮忤已者雖極忠
賢悉蒙擯棄是居正與篆之喜怒卽天下榮辱之所
關也縉紳之士違衆特立砥柱中流者固多而蟻聚
繩營覲顏阿附以求媚居正之心者良亦不少如居
正男張嗣修懋修敬修俱齊梁子弟不識一丁者也
敬修中癸酉鄉試則巡按御史舒輦所取居正許以
京堂後被御史劉臺劾之疏冲其事竟寢嗣修中丙
午順天鄉試連中會試及廷試則託徐魯密通馮保
中一甲第三名懋修已卯鄉試則巡按御史郭思極
所取其外簾本房係原任常德府知府曹慎也懋修
墨卷止完一篇郭思極得之以爲奇貨卽置之袖中
會試墨卷俱在外倩做臨時傳遞廷試題係居正所
擬先示懋修亦倩人條對然後赴試途中第一甲一
名敬修亦中三甲未幾郭思極陞京堂曹慎等俱擢
提學居正寵僕尤七又對人言我家已有狀元榜眼
後來還有探花此雖出自小人之口安知非居正家

庭之常談乎故壬午鄉試有幼男隨居正在京尚未
進學湖廣撫接官不知居正病危差人接回原籍科
舉行至德州而居正不起殆差人趕回不然則今科
探花又歸張氏矣王篆在南京操江時伊掌院莫敢
忤者後歷轉吏部招權納賄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迨
居正病故乃重賄湯保結交甚厚以大張氣焰其子
監生王巳鼎生員王之衡文理原未甚通京中縉紳
奔走門下者預取坊間時文代爲筆削假作王之鼎
筆憲稿欲加圈點刊行中外以示可中且令人勿疑
其非也

三

癸丑起程由原籍赴試應天南京大小官員間有差
入赴淮安或徐州地方迎接者有親自出郭迎謁者
比進都門卽館於原任禮部副尚書之宅下程饒送
其兩如市及場中編號又查各府州縣生員禮記有
名者與之連號代做題自上年八月終赴任留都尚
未揭曉都城士民紛紛瞻瞻皆云王之鼎居京中
始不信及出榜果中壬午五名且面相會士矣云云
王之衡今科決中無疑諺亦不信及聞湖廣試錄果
中二十一名始信實緣有自而入言之果不虛也夫

居正扶 皇上威令以予奪天下而伊男三人相繼
擢魏科王篆假居正權勢以攝服天下而伊男二人
並得中鄉試是居正與篆但知為身後子孫計而不
復知為 陛下計也奸邪小人但知有居正與篆而
不復知有 陛下也使國家大公之典為權姦私已
之圖 祖宗求賢之科為小人壟斷之局蔑視君父
紊亂朝政莫此為甚中外臣民所公惡天地神人所
共憤也 陛下獨未之思乎竊恐此風一倡人皆效
尤為宰卿者必使子弟入登第而後其心始安否
則為缺情互相欺蔽習以成風則賢才何由而得治
道何由而與其為國家盛治之靈誠非渺小此臣所
以日夜惶惶拊心扼腕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
上軫念求賢重務大彰國法比照舊事例張懋修
張嗣修敬修王之鼎王之衡繁行罷黜不叙以為權
姦公行欺罔者之戒仍將郭思極曹慎等查明一併
重處以為小人附勢干進者之戒及通行兩京正
省已後鄉會考官監臨執事等官各宜矢心奉公
得真才毋許仍前附勢徇私違者容臣等糾察

庶茲邪屏跡公道復明賢才可得而治道日登之
矣

疏劄

制科

三

三黨惡舉奸欺君亂政乞賜賜遂以彰國法疏
主者今兵部丁此呂山東巡撫御史

臣以不類待罪臺官先因災異陳言中以故相張居
正餘黨不殄為請無何臺諫諸臣相繼彈劾諸不法
者次第罷去邪穢漸清忠良奮奮乾坤朗霽之會固
千載一時也臣復何言願臣惟今天下尚有積憤而
不能平私憂而不能置者所關國法人心良非細故
不於今日盡斥其人而痛懲其事後將若何臣惟我
祖宗創設賢科以經術取士三百餘年恪守成法真
庭錄

儼然天地鬼神臨之即有懷私挾詐之徒亦往往智
窮力詘於此毋敢有睥睨其間者不謂楚相秉政羣
小朋姦乃且旦敗壞至此極也幸蒙八聖明先後入
臺諫諸臣言赫然電斷居正及王篆之子不論公私
繁行除名矣其屬大主司如陳思有曹慎劉志伊諸
人亦既次第削籍矣乃猶有同惡羣聚擁位如故其
何以平大法而垂永鑒也哉並按丙子之役為張祠
修主者今兵部員外稽應科也庚辰之役為張懋修
主者今山西提學副使陸徽也為張敬修主者今

南參政戴光啓也逮壬午之役居正死矣乃餘屬
劫猶有為王之鼎主者則修撰沈懋孝也以上四臣

開私實於公門而恣行胸臆盜國典為奇貨而授媚
權姦事既與曹慎等同則罪豈宜以獨異乎然四臣
之罪猶入各其事也乃復有運籌布局甘為姦倖之
魁如原任禮部左侍郎何洛文者洛文自館選時即
為居正所暱向以乾兒畜之凡屬意舉劾必藉洛文
為介紹嗣修懋修及第制策皆洛文代為之又雕刻
其卷傳示士紳間以塗入耳目有識者莫不掩鼻唾
罵而彼方肆然得志若罔有聞蓋不復知有次聞廉
恥矣夫大廷人對固王上臨軒所策也乃亦可以偽
為將誰欺欺天乎以斯人而猶然竊清秩以耀閭里
且津津日望三台星也謂王法何夫洛文之罪已不
勝誅矣乃復有喪心逆理甘蹈無將之戒如見任禮
部左侍郎高啓愚者啓愚已卯主考南闈入辭居正
密承風旨輒以弁亦以命禹為題蓋舜禹之事誰知
之矣此居正之逆萌也啓愚故為是以規人心傳示
四方妄相風擬至禪繼之嗣亦所不諱蓋人心之

其挫惑已甚矣夫以臣代君固臣子所不忍言也乃公然以此命題是可忍孰不可忍乎以斯人而猶然二春卿以司典禮且駸駸日躋樞近也謂天道何故臣愚謂招權納賄一切尚可釐也至挈二百年大公之鉅典爲奸人媚竈之資則紀綱法度將無復有可守者矣是人心所爲積憤而不能平者也城狐社鼠鑽鑽不足計也惟踵一二權門之死士當爲異日滋蔓之圖則社稷蒼生將必有受其遺毒者矣又人心所爲私憂而不能置者也伏乞皇上俯察愚忠下欽此部核議如果聖言不謬將高啓愚等褫職正罪以戒人臣之欺罔而有二心者庶幾圖法丕昭而厲階永杜人心大定而臣節斯純矣

臣奏驥賄大壞科場乞賜罷斥以隆盛典王嗣美南京戶科給事中
聞國之不治由於官邪而官之失德在於寵賂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惟賓興二事最爲公典近時有一二星吏議者皇上赫奮乾剛悉從顯斥又俞言官議詔視嘉靖辛卯事例簡廷臣往庶無詭法以故承事臣工兢兢然奉法惟謹及乙酉鄉試錄出海內翕然稱維新之典可謂井井無議矣迺往歲猶有大開私竇以科場爲市廉取滿地名教不容舉士類欲墜其面者是尙可使之復粘清班而辱詞垣哉臣昔見御史丁此呂疏論翰林修撰沈懋孝典應天壬午鄉試廢公徇私中王策爭主之鼎時懋孝根深蒂固未蒙處分然臣比時以爲懋孝之不理於人口者止此一事耳及臣特罪留垣太言噴噴咸謂懋孝典試回無論本省卽華亭青腰田亦置費六千餘畝每間生戶內各詭寄五六百畝問生各有後言臣聞之不勝駭愕竊計翰林之官秩清祿薄卽甚貪墨誰其饒之繼而廉得其實乃知此年場事苟道公行而欲設

之人半皆富室臣除踪跡詭秘訪聞未真者不敢過
爲苛求以傷雅道謹據事體敗露爲行道之所喧傳
者摘其一二爲陛下言之第二十七名秋獻明溪
陽監生也二十不識而以關節中二百三十名質學
禮原任江西按察使賀邦泰子也口尚乳臭而以錢
神入此充其隱者耳又有七十二名王尚行係松江
富室子也方懋孝典試渡江遨遊燕磯尚行乃使人
粧作貨郎售賣雜貨而香囊之內暗藏賄帖其數三
千懋孝視其帖笑而袖之仍擲還其囊曰不買尚行
疏錄
遂高奪錦標此其一也第一百一名劉士理江西安
福人也先經其兄劉士璠在浙進場曾中懋孝之弟
沈懋莊彼時感恩謝以千金後壬午本官復入浙場
相約互中其子弟而誓之曰負盟者如日故本官於
南京場中中其士璠之弟士理不謂天不從人士璠
在浙場索其子卷者累日竟不獲中後懋孝怪其背
盟與之大哄士林咸爲掩口此其二也至於一百二
十九名包文燭乃包樸芳之子也樸芳曾爲提學副
使與懋孝同縣且至親懋孝點至考時樸芳星夜趨

往前路粉作驛丞叩頭迎接懋孝驚問樸芳遂以文
燭之事爲托叩頭再四許以三千懋孝因出袖中之
題與之及入場時文燭顧人代替進場乃與人在樓
霞等處携盒遊宴至揭曉而文燭之名儼然列榜中
矣此其事即懋孝同鄉人任南中者咸能言之其非
誣可知矣以上數人皆南中籍紳之所共言輿皂之
所共知亦臣所習聞者其餘形跡曖昧人所不知者
臣尚未枚舉也夫糊名易書所以示公也簾分內外
所以遠嫌也臣之鼎之中猶云附王蒙之勢至於私
疏錄
開苞直訟行賄賂若懋孝者則是以祖宗三百餘
年之公典而爲姦雄肥家之計是尚謂有紀綱有法
度哉故是年揭曉凡在吳越買入子素號錢虜者太
半以質中選故吳下諺云往年所中皆寒士今年所
中俱富室又有謠云小沈欺太沈太深者蓋指今禮
部尚書沈鯉也是年鯉曾與懋孝同作主考懋孝私
通賄賂比時鯉不之知人但知其共事一場而不知
鯉被其欺哄耳臣意懋孝上壞祖制中欺同僚下
敗士風即不被人言尚當含愧入地杜門不出矣今

接邸報乃儼然北上求補原官而且揚揚於人曰我無意宦情某某京賁有書勸駕何其無人心一至是哉若憊孝者真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不容於堯舜之世者矣臣又見去歲順天鄉試冒籍中式者其人雖非原籍其文皆係已出陛下尚從科臣之奏悉置之法並將主考之人降調若白丁如王尚行等其人視肩稽舉人又萬萬不如而主考之人貪賄賣法儼然無忌是不謂賞罰失平乎若不於此時亟賜罷斥儻丁科承乏憊孝復興南北文衡或爲會試同考則其舊習慣便賄賂公行其爲科場之累者又可勝言哉臣於憊孝素無半面之識又無纖介之嫌但退姦去邪臣之職也感時觸事情不容默伏乞聖明俯賜乾斷將憊孝亟賜罷斥以爲人臣黷賄營私之戒庶衆憤以洩侔門可杜而科場重典將永永無弊矣

科場大壞欺罔成風乞清積弊以快人心疏

臣惟求賢致治哲王之要圖也以人事君蓋臣之上務也祖宗設立制科蓋謂選舉易私爲科目一切糊名易書之法凡以昭大公而羅英雋也夫憑紙上之言以盡天下之才已爲艱難矣然猶以風清弊絕可望舉十得五我朝三百餘年公道賴有科場一事自權相作俑公道悉壞弊之所極不能亟反十年前張居正子挾私求進砥柱中流者僅見知縣陳一忠

疏劾張居正

制科

十三

檢討沈一貫提學金學曾隨波而靡者亦復不少繼是倖門四啓私屬公行至篆朱璉等左而效之若以爲定例不可破者何哉見閑熟而積習之私難挽也彼居正初壞科場每以意授人忤者立見顯禍能先意承志者則以美官酬之若持左券此其貽玷冠裳至今唾者未已也且明憲在前國法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使富室有力者良白可以衣紫袞袞無援者倚馬不得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平也若不一洗而更新之則瀝觴日甚不知其何所底止

臣謹以近日科場有議者爲我皇上陳之查得
我朝開科取士之制簾以外主防檢簾以內主校閱
何善也適因各省巡按御史侵越職掌內簾絕不與
事簾失初制且弊孔煩與矣萬曆十二年科臣王繼
光建議仍復京考之例蒙旨釐正中外翕然然內簾
之弊有反甚於外簾者宜臺臣之有詞也累科故典
兩京主考必於翰林中資俸深而物望隆者以爲輔
首善之地自當選擇而使以故得人斌斌稱盛近因
規規資次入得預擬或陰植私交遂至辱大典而差
違命前科
當世萬曆十六年順天鄉試該府以主試該翰林院
具題蒙旨以右庶子黃洪憲等任隨接邸報見得本
官一本文衡重任聞命惕息懇乞 聖明申飭責成
以重大典等事大畧謂場中閱卷去取全由同考與
夫彌封對讀朦朧改竄之弊預行申飭等因衆方愕
然以爲主試自館臣分耳何至嘵嘵若此臣詢之人
咸謂今歲場屋必至決裂不得不先爲張本也旬日
之間滿京喧傳以爲某兩浙富人必得華選某三吳
巨室必在前列臣以爲道聽未足信也至榜出

率符合前言矣揭曉之後士人中有謂某以館職進
某以里閭交遊進者臣於此猶以爲憎者之口未必
至此及聞遺失試卷始信前言有據矣夫試卷場中
最爲嚴密未閱之先責在收掌既閱之後責在提調
等官亦且各卷例當送部科校閱者也可任其散逸
而不爲之所乎昏夜擾攘之際必有收貯之地典守
之人此二訊而可明也乃監試疏中謂禮部委官封
鎖擁雜混失殊卷謬矣臣前科曾爲鄉試提調官知
鄉場之中乃會場之始始於八月二十七日往貢院
執事前科
封鎖什物兒千餘人混入詢之附近居民拾取木片
柴草天明方行驗出此時試卷先同榜出矣何竟無
一失耶無知之民肯冒不宥之法取必不可得之利
耶未揭榜之先遠近傳言場中失火後竟不然則今
日試卷之失毋乃先去以滅其跡乎不知此欲蓋而
彌張者也奉旨追尋數閱月矣何乃遠巡觀望宜聞
而久不聞也查得禮部題准科場事宜各省直揭榜
之後即將硃墨真卷解部會同該科辨驗是否原卷
通行覆閱如有文理不通者量行奏黜一二以示懲

戒此非刻也杜漸防奸不得不爾也今各生試卷茫無下落抑不知所中者爲眞耶僞耶恐以甲爲乙移花接木所不免耶且彌封等官多有認記改作之弊今雖欲辨之無由矣舊例凡士子草藁不完者先行貼出不准進場今第四名鄭國望葉止五篇執事官若問聞知乃巍然據高科矣縱才過重責律以典制則悖也第十一名李鴻論語股中有一國字考之海篇直音因匿論私取貌詢之吳人土音以生女爲罔此其爲關節明甚蓋義大結尾云吁僞而可以爲國

疏鈔
卷之十一
制科
吾未知新弊之果不可爲周公也書經一篇結尾云傳岩之過方自以爲不世之遺卽有賢者豈能盡出其右而曰吾姑待之豈理者也文義難通又若此第三十三名屠大壯首篇云以後來之識見合諸前此之圖謀以新生之意見合諸初時之謀議有以一天奏言輟行者中庸篇云道之端由此造其知乎道之端由此造其能乎蓋義大結尾云之喻者流與唐虞爭烈至後場以創作餅以關作璧以蜉蝣爲浮游等字大率不遍類此卽置之小試當在黜降之列況可

點賢書乎他若三十一名茅一桂二名潘之偈二十八名任家相三十二名李鼎七名張毓塘卽數字數句之疵繆不必過求然亦噴有煩言矣夫在明經適用而不經之字豈宜妄書順理成章爲文而不通之文豈容收錄且殊卷遺匿眞僞難憑公論混淆辨驗無自不知本房作何評騭王考官否參訂向來殊墨卷類爲一處何獨至殊卷而遺之昔入場中用三古字作舅公奈何互相牽籠恬不爲伍耶大抵今之科舉壞亂極矣士子以僥倖爲能主司以文場爲市利在從利勢在從勢錄其子以及公之子因其親以及公之親遂至上下雷同名義掃地蓋自陸微錢位嵇應科甘心鷹犬習以成風今日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不可不爲之寒心也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吾紀善曰思道等主試致有物議高皇帝震怒遣於遣一案於市聖祖豈無意而重處之哉正謂開科取士國家大典此而作姦則無姦不作矣此而營私則無往不私矣方今文事武備俱弊無以維持世運鼓吹休明特有科目之典庶幾獲眞才以備使任若

竊謂不法之臣欺上罔下妨賢病國則所關於清
時者非渺小也又查得萬曆十三年順天鄉試主考
官張桂謨冒籍給事中鍾羽正糾舉亦從改南
士一年應天鄉試主考沈懋孝閱卷有議南京給事
中王嗣美參論革任聽勸令賄賂公行不止冒籍之
禁矣據所聞越過南中主午之獎矣若之何掩其不
善而著其善也夫犯者有罰猶恐積習之難振今犯
之者未必罰也無害之利非大聖至賢孰能不趨哉
國家設科目必欲許風聞者事今物議沸騰矣主事
于孔兼業已批送該科矣科臣竟無一言以摘發之
職掌云何豈其止或尼送耶臣惟事君之義務在不
欺此而不言則何以報自陛下方今會試之期多士
雲集若不大加懲創何以新視聽而改轍臣備員
清暑非不知容容之爲德顧義氣所激不能自已乃
敢披瀝血誠呈示天聽伏乞特發嚴旨初下九卿
會同科道官將順天府取中試卷逐一檢閱要見原
卷見在多少有無情弊逐一查明據實上請以候處
分其有跡涉可疑及文理組織者通行議處明

例以歲將來之防即將臣重加妄言之罰以謝當
庶公論可明佞門可塞衆憤可洩數十年之錮弊爲
之一清矣臣又有說焉天下事公與私不並立而人
之心疑與信不兩蒙自我朝設科以來豈無公卿之
子以才見收者乎而人固不之疑緣故相諸子先後
並進而一時大臣之子遂無有能見信於天下者今
輔臣王錫爵之子素號多才豈其不能致身青雲之
上而人之疑且信者相乎也臣亦乞併將榜首王衡
與茅崇桂等一同覆試庶大臣之心跡益明可以信
今而傳後矣臣無任激切闕越之至

邪臣朋奸欺君徇私滅法乞聖斷以培公道疏

竊惟權柄主上之所獨馭也主上人臣之所共事也

而奸邪人心之所共惡也名器不可以假人况賢科

乎犬馬報主塔草指佞神羊觸邪况臣子乎今邪臣

所爲罔上行私者莫如科場之弊而人心所共憤恨

不平者亦莫如科場之弊臣有概於中久矣夫科目

者國家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權大柄也君不得以私

諸臣父不得以與諸子法臣公也故古之姦臣亦多

矣而鮮有壞此法者長以三尺議其後也惟唐達

奚珣中楊國忠宋湯恩退中秦檜之子若孫著

之史冊以爲醜詆此亦曠世一見耳未有人入冒濫

如今日之甚者自舒鰲何洛文中張居正之子人猶

以爲駭也及三子連占科名而詞臣遂成故事於是

戴光啓沈自邠並收三相子而恬不知怪一時用事

大臣乘此而得所欲者不可勝數也然未有大通關

節肆無忌憚如黃洪憲之爲者以爲一第不足以爲

重則居然舉有矣勢高者無子則錄其嫡利厚者非

子則及其孫矣洪憲之情狀已見於 聖辭一疏及

近奉對號之日友覆搜尋盡中所私而後已此非惟

敢於欺 皇上且將空天下爲無人焉故榜出而人

人切齒無不欲唾洪憲之面而管其背也幸有禮臣

高桂之發其奸也據所指字眼關節雖才有可錄猶

當亟以徇私棄之况文理紕繆章章若是而猶俱得

保全洪憲視然在列 臣恐 皇上自此不復有國法

矣 臣聞覆試之日尚多不能文者左都御史吳時來

不分可否槩曰通得高桂面斥之而時來忍恥力爭

竟爾膝騰擬請矣始猶掩耳盜鈴今則入市攫金始

猶二人爲欺今則朋黨而欺矣此何可冷後世見也

臣又見大學士王錫爵之辯疏內舉祁奚爲言夫奚

之舉子自舉也豈嘗假手於人哉即此一言之爲私

獎亦不能自解矣且字字劍戟而其中有曰突出一

高桂尤非大臣之語錫爵爲相三年矣不聞與人爲

善而聞爲人飾非自錫爵趨邪而忠臣賢士悉被斥

逐佞夫伶人陳隋顯要今又巧護其私以較轅正人

欺誑主上其勢又將爲居正之續矣 臣竊觀 聖上

史 59-487

仁聖聰明抱大有爲之資而邪臣壅蔽欺罔致大權大柄不由皇上而由邪臣天下後世將以此爲聖明之累矣夫邪臣共享壟斷之利而今主上獨受不察之名此臣所以終夜拊心不愛一身以報也豈願祿祿與權貴子弟比肩事主以爲科目之差耶署之玷哉今會試事又將竣矣臣恐復有觀望效尤者伏乞皇上大奮乾斷將高桂所論徇私舉人嚴究斥退發下覆試源卷凡卿科道從公細閱量留一二可錄者以示聖恩重貽黃洪憲作姦市私之罪以爲人臣欺罔之戒至於與時來附權滅法不稱臺長王錫爵庇黨特勢殊覺相度均乞速賜罷斥如是而公道可培人心自服他日之流弊永絕於此舉矣

詞臣汙壞科場憲臣沮塞言路乞賜議處以昭公道疏

史孟麟

萬曆十七年九月

惟國家獎實如鼠穴獨科場言路存什一於千萬耳科場爲士人進退所關一不公而祇爲營私納賄之府言路爲朝廷是非所係一不通而祇爲欺君罔上之資往時大學士張居正視場屋爲家藏羅王司爲私人一時受私諸臣因緣而射利故陽以媚輔臣而陰以充私黨科場之弊至此極矣我皇上赫然振怒罷同考之臣斥倖進之士清冒籍之途人心大快然龍司考之臣斥倖進之士清冒籍之途人心大快然始見天日威以爲至公之世案孰意不三五年而有黃旨賣法敢行汙壞如今詹事府少詹事黃洪憲者平往時大學士張居正移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玠傳與南京都察院及各道御史令勿輕言朝政而又借朝廷之法以杖言官假撫按之權以殺義士一時言路諸臣敢於欺皇上而不敢於逆輔臣言路之弊至此極矣我皇上赫然振怒復杖戍之官錄建言之後去阿附大臣而更置者舊人心大快如見天日威以爲不諱之朝矣孰意不三四年而有黃上樹

私敢爾沮塞如今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者乎夫
洪憲之典試其以交遊進以貨賄進者不可殫數且
其事汙穢不足以漬上聽臣姑舍其汙者言其險者
硃卷墨卷相對而填名祖制也洪憲乃改正其墨卷
以行私而復失去其硃卷以滅近聞今硃卷尚在洪
憲家特以字眼差訛文理互異不與墨卷相同故托
之失去以欺 皇上耳此而可爲孰不可爲程文墨
卷符同而中式新命也洪憲以孫坤浩之文進呈以
巢士洪之名中式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夫翰院爲斯
文宗主而可以斯人奸其位乎且其挾傾險之謀直
欲盡擠同官而選登白轡此人不去則不惟科場之
極弊而不返而結交中外舞弄威權或假 聖裁以
制外臣或黨外臣以欺 皇上勢所必至者也時來
之爲都御史其授意御史以猜人與授意御史以媚
人者不可縷舉臣姑舍其隱者言其顯者 皇上覆
試舉人正以昭公道而服人心時來迺黨護洪憲橫
臂而爭生一時忿忿之心南臺爭投揭帖遞感激之
言非經常之制謂之衙門舊規則可謂之朝廷憲綱

則不可時來迺請立爲憲規以罰治御史起一時紛
紛之論夫六卿任事都御史得而彈壓其非今在覆
試則不以持正爲體而以黨護爲體在揭帖則不以
白去副封爲體而以投堂爲體此其意不過欲藉言
官之口以成其詐收御史之權以濟其私耳總憲爲
國是持衡而可以斯人奸其位乎且其挾穿窬之智
直欲盡排同輩而希冀銓衡此人不去則不惟言路
之永塞而不通而顛倒是非混淆邪正朋黨之風成
於上禁錮之害成於下勢所必至者也參照左都御
史吳時來及少詹事黃洪憲詞能奪理智足文奸臣虞
廷孔壬之流魯國少正類雖極迹屢章於奏牘而
顯片未斷於聖衷黨日聚而難離勢漸成而可畏伏
乞 皇上察時來建言之忠而懲其改節以先年處
陳价者處之聽其自陳許令致仕以爲憲臣沮塞言
路者之戒而黃洪憲鬼媚小人不可名狀乞照先年
張一桂史鈎或令閑任或調別官以爲詞臣汙壞科
場者之戒則創首惡而朝宁肅清懲大奸而天下知
畏人心返正公道昭明在此一舉也臣愚不識忌諱謹

酌議南畿督學憲臣以作新文教疏

孫居相

南京福寧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惟國家設學校爲人才所自出之地而憲臣董學政
尤人才所培養之樞至于畿輔學校又與他方不同
往例必會推御史之堪任者提衡其間誠重之也第
按部勤非特校警密而士行且由之日敦按部陳非
特校警弛而士行且由之日敝近日禮臣建議欲督
學使者歲考一周毋得類考良有深意南畿爲聖
祖開基教澤首善與於公視各省獨盛先是學臣
必兩載始歲考一周時近賓輒草率以類考結局
倘到任稍遲又或有陞遷事故卽類考不能完勢不
得不借先任學臣一二年前考案以塞責以故有一
郡六七年未經歲考者無論力學青襟無以自見卽
功令日濶士風日澆動恣淫蕩習成浮靡操臂公庭
把持曲直捏造蜚語淆濁是非甚至聚衆而效脫巾
之舉者流敝至此世道之憂也今雖日勤考校猶慮
無以甄別人才整頓士習顧學臣楊宏科任甫期年
請告後今歲適當大比而貴陞反且以憂去矣士心

皇皇莫知嚮往及今不爲酌議恐國家雖有一歲一
考之令而南畿或迫於時之有限或阻於勢之難周
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臣謬謂今日爲權宜計則有按
臣分校之設爲永遠計則有添設學臣之說何謂按
臣分校蓋目下去秋開僅半年矣當此臺臣寥寥若
他省改造時日固不給卽將見在南畿按臣改爲督
學朝拜命而夕視事僅半年之間欲其將黃御史未
考之十府四州而遍試之亦難矣合無暫令三按臣
分校所轄士則身不出封域而歲校可周科場不悞
計莫便於此者何謂添設學臣蓋按臣行部有察吏
諸務與學臣一意校閱者不同茲議分校亦目前應
卒之權先年淮揚巡按曾帶理學政旋即議罷爲其
不專故耳南畿地方遼闊人才濟濟難泥常格合無
添設一學臣分搭管理一管應鳳凰徽寧池太滁和
廣德一管蘇松常鎮淮揚徐州各學政俾之分馳校
閱歲一告完則考課既勤稽行亦密庶文教振興而
士風大有裨益乎倘謂一差則增一差之費添設學
臣未可輕議南畿人文雖盛乃吏事僅可當次省之

爲觀以乎先諫萬曆三十一年禮部覆奉明旨有云
各官奉行未力竟成虛文可不欽哉一曰取士宜和
夫國家側席求賢弓旌責出蓋恭隆矣上臣之誼以
人事君王命所臨天威咫尺其有烏堆是往有議論
交競猜嫌間作中外諸臣是非虛衷雅度鮮有不
夫禮數其小者也上方匿之而下方意之於是廉以
外之職事有不必格而騰錄對讀等項滋弊實矣於
是廉以內之體統有不必肅而取舍盈縮之間有爭
端矣其精神不以研流品而以調人情其法紀不以
聲多姦而以修小却渙散交吾商幸竣事則亦已矣
夫鹿鳴之什詩人所歌又在於恭和洋溢以茲多士
彙進之初萬一有此其何以觀焉謂宜各靖乃心絕
去畛域求賢是亟追恤其地方今躁競成風偏黨滋
繁不於源頭師表之地奮爲銷融所關豈淺眇哉先
該萬曆二十二年禮部覆奉明旨有云科場以得人
爲重勿得以體面紛爭蓋爲是也一曰訓士宜預夫
士幸生明盛之朝侈列鄉書漸登臚仕舉夔伊呂之
業豈異人任然而聲實多戾實不肖輒懸至於裂檢

蕩開靡所底止國家將安用之夫喧嚷異境翕張從
心既已放于校士之科又未域于計吏之典此去年
臺臣所以有士習頹靡之疏也部覆維詳明旨孔棘
責令巡按官查實開報近有露章至者亦既灰沒矣
臣所爲訓戒宜先也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漢史有
云心未虛而先教諭則化易成今多士奮跡之始卽
巡按御史面與宣諭人給一帙奉爲章程則孰敢不
約修其身以顯越者乎夫諸士勿謂一舉可遂驚溢
也苟持操寧淡則意氣無可以加之亦勿謂明旨爲
故事也苟隄防弗謹既潰其安追之欲實在制其初
開恥端特戒於姑試水競自守遠重自期有司者將
折節而爲矜式爾朝廷造士方憊憊若此非好爲苛
也夫茲三者亦既喋喋矣私惟國家三年一比急在
得人徒取輕薄浮詞何問今器而自非中外諸臣
恭並濟能無乖漏是故振綱絜領肅肅雖離而固跡
之以禮夫禮者可爲象而不可爲整之具也於是不
得不濟之以法施於未然之先故責豫焉若曰一日

得士即可保之終身而盡獲其報者周咏濟濟以克有寧其在茲哉伏惟 聖明省覽勅下禮部亟行申飭而臣等以白簡俟之其於賓興大典咸有裨焉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此

八

制科

三十一

制科場典制宜遵部臣檢舉非法懇乞宸斷以彰大公疏天_{注若霖}禮科_{右給事中}竊惟國家有不易之制人臣以勿欺爲忠頃該_臣科題爲東省違式試卷濫敷充名按例查叅以重大典事蓋據按臣溫如璋遵旨勸明禮臣胡國鑑閱實判定而後知山東所取七十一名卒銜賞卷篇章不具文理未成則考官尚寶司卿彭遵古兵部主事張汝霖等恣意濫收爲大負_臣等敷事甚確持論甚平覆請勅部禮部量行議處則朝廷有三尺在何說之詞奈何張汝霖若君罔聞知妄行檢舉爲微倖苟免之計乎夫律文有公事失錯者許自覺舉蓋謂事屬偶誤尚可改正未經發露而先自伏法勿敢匿也今取士何事提衡叅決一成而不可變安得姑以爲錯而又安從正之汝霖入闕門有日矣長安衆口直侏交紛流於道路詎料以本月初七日題叅而汝霖以初八日檢舉此何例子即_臣等白簡不足問獨不畏國家有成法公聖天子有神鑒將誰欺乎夫汝霖固今輔臣朱賡之子壻也輔臣老成練習天下爲公試問

國家二百年來有已被彈劾而檢舉者否有如此
檢舉可遂免究者否舉朝相顧莫不駭惑臣竊傷之
且凡人之檢舉也以認罪而汝霖之檢舉也以掩罪
展轉文吾不少怨艾至曰有憐才之心無隔垣之耳
又曰時迫神疲不暇詳對是何官欺齊魯洙泗之間
豈謂無人以文不成篇者而曰才焉正恐失才多矣
當閱硃卷則疑謄錄闕落此及填榜則墨卷具在更
何隔越不加參証而敢大言不暇乎有乖藻鑑罔畏
簡牘輒復謬為此舉以涸宸聽在倖請張殆無臣禮
使廟堂之上皆相徵效將天所公論盡付瑣耳國家
大法盡可跳梁皇上亦安所憑藉以整頓世銷
其邪萌哉察影見形臣竊懼之是故由前以論則貢
舉非人諸臣均患於任使之不足猶可言也由今以
觀則矯誣亂紀汝霖獨傷於伎倆之有餘不可言也
伏乞皇上乾斷亟將臣科題參并汝霖檢舉三疏
勅下吏禮二部從公覆勘分別議處庶幾國家取士
之制入臣事主之誼其猶存乎天日在上斧鉞在前
以實有心可終蓋林臣職傳攸關迴腸自苦天豈得

已而好為曉曉以蹈臣劄者哉伏望 聖明省覽
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而直述科場情形過流言以重大典疏南齊書
等待罪留臺去年八月應天府復當鄉試之期
等承之往監試事凡所爲華嚴防奸者靡不憚厥心
力事畢出場南都人士咸謂此番關防視昔加嚴而
登俊亦稱得人等亦自幸以爲是役也可不負
皇上任使忽於秋後之傳聞江北諸生因中式人
少謬謂江南諸生有私泄題書按黃黃士問之
苦也同同書云世承紛紛之官誠有之但門下在事
獎端何自而生南南並與不相敵而亦入哉近近密
訪諸生之言原無指實不過第者獨爲此說以欺
鄉里妻孥云耳不謂言士竟信其言登之於疏夫吉
士宦官也非非亦言官也使場內果有獎端等豈不
能自發而直待按臣登之耶大抵場屋之弊多起於
彌封未有不通同彌封所而能作獎者今科彌封所
試官爲爲廬州府同知劉師朱一爲鳳陽府同知易
皆江北官也又皆精明有執臣臣等用之良有深意
而使彌封書先先江南而後江北又有摺角點記等

獎無論等必究卽二官或亦不肯無言也其彌封
所已封之卷臣臣等無由識其姓名亦無由辨其南北
今不具論第查該所呈當貼出違式試卷除監生外
初十日貼出生員共五十八名內有江北賴榆等縣
董宗宣等二十四名于于十二日貼出生員共五十
六名內有江北六安等州縣徐慶等二十名使先送
者皆江南卷而何先貼出者有江北人乎此必不通
之論也及彌封之後便屬謄錄使謄錄書手果以南
北端下下其謄錄者皆江南人而可等等後查名簿
有揚州謄錄書手白承榮等七名名名滁州書手安
守道等五十六名和州書手薛志緒等四十六名此
皆江北人而亦偏於江南士子有之乎且所謄之卷
已中者見在禮部未中者發爲各府其有無獎端今
皆可覆而按也及謄錄之後尚有對讀對讀之後後
送受卷皆由等封鎖查對相同然後送入內簾今
謂謄錄所將前賄賂記摺角遞入內簾甚有投之
水火者則是對讀受卷二所皆爲虛設監臨提調等
官設不稽查不幾於說夢乎等入場時數與主考

三臣馮有經傳新德及房考諸臣韓光祚等相約雖落卷亦檢閱數次且調房互關遵新旨也如江南者先江北者後先送者取後送者遺則是場中有不閱之卷矣不思以按臣視江南江北猶有分屬若以臣等所屬視之則兩江皆吾子弟以內簾諸臣視之則兩江皆爲門生何厚於江南何薄於江北而肯爲先後抑揚之事哉况各房入簾志在得士又孰肯舍良玉而寶燕石也即使江南房考私其子弟而江北房考在鳳陽有懷遠知縣汪敦在廬州府有霍山知縣吳之鯉在淮安有山陽知縣楊師孔在滁州有余楨知縣關驥彼亦安肯舍其子弟而反錄他人也科場賄買代倩傳述等弊詎等條約諄諄言之不敢謂歷科必無若謂每科必有而有必江南則宜乎江南疑者未必中者未必疑矣失何名卿碩輔耀後光先鼎甲魁元不乏豈會試場彌封謄錄員役亦預來江南納賄乎此一恒人能知其必無也等簿查江北進場正考遺才諸生凡一千二百九十三名幾與江南相等則不爲不多其間有真草全無者有真草不

備者有請客者有錯落命題字句者有有文無結者其卷見在歷歷可考則江北學文大畧可睹也安得輕信無稽之言而重証江南多士哉又安得以江南人之盛而謬謂等墮其術中哉等非爲諸生辯蓋諸生作弊即等不能察弊是謂負職因以負皇上用是當出自白耳伏乞勅下禮部再查訪議覆施行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校士宜公取材宜廣教補議以佐大典疏

汪若霖禮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二月

臣惟國家作人之盛無如自鄉舉而登之進士至優渥矣邇來士風日壞科場好獎日生皇上特令各巡按御史廉訪舉人凡賢不肖復加殿最於是禮臣爰據疏揭遂有摘其姓名斥不獲進者亦既嚴矣自劉峇者有行中不如式者有罰諸臣條奏益加嚴密天語諄諄等且執白簡而議其後又誰干之顧猶有說焉國家設科取士務在得人非爲諸臣私桃李也乃分房定數積習難開使才主拘而多佚庸流倖以取盈甚無謂也甚乃視力巨細爲士低昂主者幾不持其衡何紛紛乎節經申飭未見遵依其在會場尤甚今諸臣分校之始特乞嚴旨申飭各破拘變各房之內才多者多錄才少者少枝迫乎取舍既定然後復益此於各房原額亦無減增放榜之後仍將甲已諸卷盡付部科有倒置者得接跡而糾論之夫使才者畢進不才者畢退至公也舍已之所不足用人之所有餘至大也諸臣何憚而不爲乎國家

制科原無定額視之世運污隆爾累朝故事多者或至四百餘人厥後三百五十人以爲常萬曆壬辰乃始酌定三百斯亦盛矣顧在今日有不可不議寬者何也舉人之有考覈也自今日始非第待以不肖之心爲程梏也固曰磨礪砥礪使有成器爲國家用耳今成器多而用不加饒勿爲徒法令豪傑灰心乎矧邇者覃恩大慶萬彙同沾歲貢之外尚有恩貢豈於諸士獨有靳焉謂宜查照壬辰以前三百五十名之數或以舊例承行政以新恩暫舉浩蕩之仁實惟

疏鈔

制科

四十一

皇上任之夫才也前見法而不偷後見恩而不勸有不灑然其効於明盛之世者非夫矣如曰仕籍方壅制額難廣則來見流之不疏而徒塞其源者是何不爲國長慮也夫會試取士猶空名耳比及殿試則朝廷爵秩諸士流品於是焉在非細故也向來一甲三名幸由欽定惟是二甲之發軔于郎署也甚捷二甲之紆途于郡邑也甚艱於是人有倖心漸開獎實頗聞從前收卷中書等官徇私納賄賄記分授若探囊計數效不爽以茲天威咫尺之地玩弄如此無法甚

矣夫臨軒清問上實爲政諸臣第以供讀卷之役何可欺也往允禮臣條議肅登對嚴防範一時諸士凜凜奉約束甚盛顧執事之不恪流弊安得除竊議今次試卷宜令監試御史同禮部諸臣嚴行檢查信手分送而讀卷諸臣亦宜憑文是取勿以官爵崇卑漫爲高下一切苟且開新進開闕之端豈非蕩平盛事哉夫破分房之局則無不盡之才推加額之恩則無不與茲並嚴分卷之弊則無倖致之官佐一統文明之盛鼓舞僚師濟之風取誠於蕩竟亦庶幾亦有裨焉伏乞聖明俯賜採覽勅示禮部施行謹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萬曆疏鈔卷三十五

崇儒類

謝廷傑

崇祀大儒以明正學疏

李頤

崇祀真儒以培道脉疏

王世貞

光復孔廟祀典評定從祀諸儒疏

劉元卿

聖世理學大明祀肆儒以興正學疏

陳于陛

議從祀疏

吳中行

議從祀疏

高攀龍

崇正學關其說以入人心疏

張問達

邪臣橫議乞嚴逐以維世道疏

萬曆疏鈔卷五十五

崇儒類

崇祀大儒以明正學以育真才以隆聖澤疏

謝廷傑

萬曆元年正月

臣聞欲致治者必資於用才然而人才有高下則政治之升降隨之是故真才之長育不可以不豫也欲成才者必由於學術然而學術有純駁則人才之高下隨之是故正學之講明不可以不力也欲明學術不徒莊嚴立學序設條教必由有大儒焉樹之標準昭之議論然後可以紛紜趨堅初志而變之有惑是故於所謂大儒者生則禮而師之歿則從而祀之不可以已也仰惟聖皇生以采繼之賢撫日中之運詔諭數下求賢審官蓋於用才圖治心至切矣臣感激遭逢不揣愚陋思効涓埃仰贊明聖竊敢推本所以明正學育真才以隆聖治而上副聖心者為皇上陳之臣伏覩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篤信聖人必探道妙謂儒者之學不獨功利非所當為即創詁詞章皆在所不足事故本虞廷精一孔門博約

之旨以養大學格物致知之義名曰致良知其大意以爲人於達靈萬里畢其不假外索而自有真知是所謂良知也人能不散於物欲不狃於見聞使虛靈之體湛然常存寂然常應是所謂格物以致良知也良知致則出吾所固有者以酬酢萬變宰制羣動如出規矩以爲方圓無有乎不足無有乎勿當此所謂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一貫之道也其爲理明白而易簡其爲說精確而圓融舉凡近世舍內逐外波離汙漫之習與法家窳窳枯稿遺落之弊二洗而空之至其行履則忠孝正直不愧屋漏發爲文章指爲政事建爲勳業皆炳炳烺烺在人耳目臣當潛舒孔孟周程之後所謂大儒未有過於守仁者也顧在先朝廷臣屢乞以王守仁及大學士薛瑄從祀孔子廟庭種濂已允所請而守仁猶欲待事久論定遲而未決夫其所以欲待論定者不過疑守仁之學專主於尊德性與朱熹之道問學不同而已臣愚竊惟尊德性道問學非兩事也德性不可以徒尊必道問學而後其尊者始有實功不然則禪矣問學不

可以徒道必尊德性而後其問與學者始有王本不然則詞章矣功利矣要之天之與我德性之外無他物故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本體之外亦別無工夫之可言今觀陸九淵之論未嘗不及於讀書而朱熹之教門人未嘗不以身心爲務則彼分朱陸而貳之者非知貳子之學者也而又何可據以疵守仁乎且夫學也者天下之公學也公學而公言之則其議論固自不能無異同亦不害其有異同昔朱熹尊信程頤何嘗著蔡至於傳易則其說多異焉論者不以是去取其從祀而獨欲以是抑守仁此臣之所未解也今天下經生學士類多誦習守仁之書於所謂正學蓋已知所向往獨從祀之議未定則朝廷所以一彼衆趨堅其初志而要之有成者猶未備也臣產於江西今奉命巡按浙江江西者守仁過化之地浙江者守仁所生之鄉也臣於守仁考之頗悉知之頗真故臣竊願皇上崇祀守仁使與瑄並俎豆於孔庭於以樹標準昭儀則庶幾正學昌明真才輩出聖治之隆聖心之副一舉而兼得之而萬世之下相與稱曰

本朝文獻之盛從祀者不止一人焉書之簡冊豈非聖代之光哉

愍念聖明集公議崇祀真儒以培道脉以隆國

世文治疏

李

順陝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元年正月

臣惟祀典之至重者莫過於脩食孔廟故非可祀之人而得與至重之典是禩聖也因典禮之重而遂遺當祀之人非尚賢也我明興三百餘年絃歌之化暢乎遠邇肅公孺子皆知誦法孔氏夫何璧宮之側俎豆其間者僅止薛稷等公是瑄此外真無其人哉或有之而歷世未達蒙特公論尚未定抑或隱於下位而表章者無其本耳我公皇此肇治實位稽古右文正理學本朝之耆碩者御史謝廷傑疏舉先臣莊府仁擬議從祀魁剏詔待罪言官凡有潛德未揚皆當據實敷陳以翼文明之化況生同其里素得於聞見之真者敢不為之呈上陳之臣謹按餘干故儒胡居仁質本深潛學由積累其進修以力行為實地其要領以主敬為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顏之樂窮經講學深得源流之傳晏處而存省益嚴飭躬而細微必謹其德如孝友慈實行履歷之大教勸今愚夫小

皆能述之誠所謂躬行君子斯道先覺也當時本省
副使夏寅往諮時政得其水利拾條命有司行之百
姓至今稱便提學僉事李齡聘王鹿洞講立學規而
後學守之與朱子教條並傳其平居著述有易傳春
秋傳今頗散逸失次存於世者有居業錄有粹言有
文集其間議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莫非羽翼六經
發揮斯道其有功於聖門真非淺鮮已也故先臣楊
廉集國朝理學諸臣而首簡所序獨揭薛瑄胡居仁
至謂朱程高弟豈多讓之當時縉紳名流如吳廷舉
荒鈔卷之五
羅欽順張吉章咸極力推崇至有願爲執鞭之語近
者訓都御史鄭世威因議從祀亦云宋儒自周程張
朱而下我朝理學若薛瑄胡居仁皆傳得其宗聖學
正裔此皆歷歷可考者夫薛瑄際行時道其學術事
功譬如景星慶雲人共快觀居仁隱處草澤不求聞
達而一旦名動海內稱之者輒等之瑄焉非誠不可
掩安能至是哉愚所以必信今之從祀者自瑄而
下無有右於居仁也伏乞皇上不顯文謨主張斯
道勅下禮部廣集羣議據實上聞如果臣言不謬將

胡居仁同薛瑄王守仁從祀孔廟而以其所著居業
錄粹言同薛瑄讀書錄儒行纂修編於性理之後列
於賢官一示來學庶理學益明真儒輩出而我國家
文治之隆將萬萬年無疆矣

荒鈔

崇禎

光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諸儒疏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

南京刑部尚書
萬曆十六年

親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卽自漢唐宋來以迄胡元而隆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高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而憲孝三朝末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併舞則益而八邊豆則益而十二盛矣極矣蔑以加矣世宗皇帝下明詔易像爲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信之真是破迂儒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

流弊

崇儒

八

隆崇而一時輔臣禮軍以言禮繁費曲加迎傳遂至仿舞邊豆之數皆有妨裁損于僅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爲先師廟止不得與釋道並紳衿之士入與駭奔色沮而不敢吐者六十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窺見以主聖主隆師重道之盛心附末世尊君卑臣之微指臣竊以爲奉行者之過也今幸遭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正後復何冀爲此冒昧上請乞下禮部及館閣大臣會議除本

臣

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

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

若曾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再求溫罕其間竊所

未曉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家語所紀雖不盡

駁然而朽木糞土之謂見鄙聖門短絀自便之私得

罪名教冉求爲季氏陪臣聚飲以益其富鳴鼓之攻

非徒之責凜乎霜鉞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咎

權相之奪情以肅勸百僚又屢飭有司之培尅而予

求於臣子之倫何如天下萬世之論何如乃使之偃

然於大聖三堂之上與顏閔比肩何其謬鑿不倫至

此也臣以爲宜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之缺則有有

若南宮适等乎其言行蓋爲純樸庶可後顧孫師之

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初年於從祀諸儒有所進斥

固極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政術

亦在申上獨嘗議摘易繫非聖無法而驟貴之臣祇

以其所著濂議徵合新禮述登從祀臣以爲登歐陽

修不如登范仲淹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於

我爲空怒之際以中濟誨引張載俾成大儒仲淹之

質觀歐陽修何嘗徑庭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兩廡諸儒通下禮官館閣大臣會議定牽庶幾 聖道益隆 聖德益顯臣本腐儒竊覩追隆孔子之典屢益於累代而繫損於 盛朝不無有慨於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祀顧瞻廟貌徘徊堂廡私心搖搖怛怛如有所失敬披肝膽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起俎之戒 陛下采之公議歸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

疏鈔

崇儒

聖世理學大明乞增祀四儒以興正學疏

劉元卿

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二年四月

臣聞之臣師耿定向曰世之所以久安平寧者人為之也人之所以循理率度者道為之也道之所以制事制心而不至淫蕩邪僻則學為之也是故三代而上學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三代而下學在孔子或以君相為學而仁流一世或以師友為學而仁流萬世夫其不襲名位而流仁最遠彼以為賢於堯舜有以也孔子而後師友道長然六經故在也朱熹承周疏鈔臣崇儒臣人程之後特為表章使天下士民咸知尊孔孟以自來故自宋至元迫我國朝遵用其教世道有所賴而定何往非朱熹之功然熹之註疏古以為涉海之航而後之學者遂以航為海於是乎求之詞章記誦而視聖人以為終不可至則熹之學又復大晦王守仁出而提掇良知之旨於是天下學士大夫始知吾人之知無不良人皆可以至於堯舜而愚不致知耳希聖之路久塞而復開則又守仁之功夫人心萬物皆備譬之猶海也朱熹借六經以為航守仁復直指人心

使曉然知海之不遠故背孔門之嫡脉其並得從祀
宜矣然臣以爲朱熹之功大矣所以開朱熹者誰也
則李侗羅從彥之祀不可不識也守仁之功大矣以
身發守仁之學者誰也則鄒守益王艮之從祀不可
不識也王者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不
求其原海孰與輪不求其委海孰與衍熹之學得之
李侗李侗得之從彥從彥得之楊時楊時得之周程
程觀從彥教人每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侗
亦嘗終日危坐以求所謂靜者則其學有本原固大
都可見乃尊堯舜錄遍諸國體而憂時論事感激動
人本末備具咸可舉行觀世儒迂疎無當又何如也
彼其師楊時以爲惟從彥可與言道而從彥少然可
亦亟稱許李侗蓋不虛云今周程祀矣楊時又增祀
矣乃從彥與侗顧不得祀則不可不謂之缺典也守
仁之徒滿天下至求其不昧宗旨而粹然一出於正
者則當以鄒守益王艮爲首符益之學卽時行物生
卽天載卽三千三百卽燈有燄燈悟及於無聲無臭
而至於虛空無德無言忘期於鵲鳴地肥而行不難

於子臣弟友先經諸臣特疏言之亦頗詳盡矣王艮
以布衣僣止至善之義卓然欲立其身以爲天下國
家之本其志誠大而夷考其所以語立身者甚詳所
自爲立身者甚嚴巨節細行咸可昭日月通神明彼
其以褐衣而師表王公又豈聲音笑貌可虛致哉臣
觀今日學術謬悠特甚或以孝弟爲刺談以懲室遷
改爲沾滯芻狗仁義駢拇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
於此之時使四臣者得入祀典無但尊朱熹而及其
師使傳道者知俱立俱達之爲大亦無但尊守仁而
及其徒使承傳者知親師取友之爲益卽四臣親脫
躬行或憤然如田夫野老或冥然而默坐澄心或忠
義形於言言或孝誠發於天性是皆未有玄悟奇行
而今所崇祀乃在此而不在彼則所以懸衡量陳準
繩申飭規矩使天下同心而同道其爲補豈小小哉
夫學之也趨方便之門易趨繩墨之途難人亦誰不
願附於賢聖顧無奈繩墨之易失也今使人釋繩墨
而可以得賢聖其誰不欣然從之畫工之畫也惡圖
狗馬好鮮墨象則以人之所不親者易逃爾今欲使

鬼之說得鬼則無若引四儒以示之臣故以爲增祀
四儒不但可以補先今之缺典蓋亦正學術大機也
伏惟 皇上採納_臣言勅下禮部覆加查議增祀宋
臣羅從彥李侂先臣鄒守益王良則俎豆生輝斯文
幸甚_臣不勝祈懇之至

疏鈔
崇禎

議從祀以崇聖道疏
臣等謹將_臣陳于陛_{同經局}疏稿
據禮部手本開稱河南道御史詹事講奏前事請以
先臣尚書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子廟庭奉
聖旨禮部看子來說欽此該本部題覆照先年例
勅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諸臣各
直抒所見核議以聞奉_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
臣及九卿科道從公品議奏務協輿論欽此續據
手本該科道諸臣疏_臣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
疏鈔
崇禎
諭德吳與弼修撰羅倫僉事吳仲韶布衣吳居仁陳
真晟王眼等並冷從祀部覆照前例行各該衙門
併擬議具奏奉_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_臣惟
自古哲王靡不遵聖教表真儒以光顯人文彌綸贊
化所從來久矣我_{皇上}勵精求理虛懷重道慨然
俞信官之請以諸臣從祀博延廷議將親賜臨決以
定懿典嘉惠際學甚盛舉也_臣幸承空乏從儒臣後
佐議論之末其敢不殫獻其愚_臣聞之祀報功也孔
廟之從祀報先儒覃精著述羽翼六經者之功也功

誠在所可重雖亡十六經師之流皆嘗儼然脩食而不為泰非此族也即行履節槩超人羣其流尤竹帛者莫不係從祀與否而視典則不容溺及矣此前代議從祀之定衡也本朝道化翔洽仁賢輩出秩漢宋遠甚乃律以翼經之格頗欲然若不足焉即先臣薛瑄之從祀議者尚求多於著述持論未決者數十年而後定誠慎之矣必欲舍是而漫施月旦于德業品流之間諸鴻碩彬彬相望又有不盡言官所稱舉者安能一一躋之俎豆之列乎臣之謬妄以為茲典

崇儒

一六

也至于推而進之使揀擇而真辨其失也濫注于約而裁之使寂寥而真續其失也隘三者皆不可也明興二百三十餘年于茲僅祀二臣瑄耳瑄之外寧無可繼其軌躅者至于著述一事方今聖道若日星明而江湖流亦宜無深泥于訓詁賡鮮間第取生平立言出于自得之真而足以發舒聖德與起來學者是則可稱于羽翼之林也臣若陳獻章王守仁胡居仁蔡清四臣竊以皆無愧于從祀者也獻章之學以致虛立本以主靜養為善之端倪以勿忘勿助之間

疏欽

崇儒

一七

為體認之則以無所安排自然應用不遺為實得蓋始嘗求之聖賢典訓而無所濫泊也然後舍煩之約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員不測之神真見心體隱然泰前倚右日用應酬闔卷舒無不自得庶幾乎聖人之道知而好好而樂者也守仁之學以聖人為必可至以心之良知是謂聖以萬事萬物之理皆不外乎心其致良知之說大意謂心之本體即天理之昭明靈覺即良知人能實致其知天理常存和融莹徹充塞流行天理事雖千變萬化以此應之更無遺缺

漆漏其道明達而易簡與功未直截而灑脫其文又取之大學孟子而真致乎靜虛動直太公順應之指于聖人之道可謂識其大矣合二臣而評之守仁之世近矣然能樹標幟于獻章之後而擔荷甚重獻章之遇諫矣然實各關鑰于守仁之先而造詣最渾今遺書具存諄諄于仁義忠信之談娓娓于子臣弟友之際其于弘闡聖教醒寤後學為效卓爾世之議獻章者曰偏于靜識守仁者曰偏于知以為竊陸九淵

揚簡之緒而近禪以為非篤論也獻章曰不離人

倫日用見焉飛魚躍之機守仁曰知之真切篤實即
行行之明覺精察即知彼蓋合動靜知行交養並進
此非格物之學而周敦頤程顥之學也使二臣得事
聖門方且躍淵夏而希回賜何疑行六從祀哉居仁
之學以待敵爲的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其
道始於渾近而漸造乎高遠蓋間修力踐之儒也清
之學養正性特正行齊志經傳于聖賢之指多所發
明而尤遂于易蓋篤信精詣之儒也二臣聲聞風采
視獻章守仁疑若少遜然潛能獲繩而趨審步而進

疏鈔

崇儒

十八

近守先聖以待後之學者臣以爲祀二居仁可以明
爲己誠身之重而使學者無馳騁空談標榜之習祀
一清可以存著述翼程之意而使學者無拘懸解簡
徑之科所裨補于正學者非淺小也臣請以學術同
異之辨畧而言之蓋聖賢之學有妙悟而超詣者此
上智之獨專也亦有下學而上達博取而約受者此
無知愚賢不肖公共之學也夫孔子天縱生知之聖
也而克復語之曰言實語之參賜其以本體精微之
指必心悟後最明白簡要矣然不知以是爲立教之

恒也其謫人曰入孝出弟曰言忠信行篤敬曰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慎
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有倫事有經循循乎不變節
而施也而至乎命與仁則罕言矣惟與天道則弟子
不得而聞矣聖人之意豈不以微言神解非可厚責
之學者而垂示教法使人人有所持循則本末始終
先後一定之序斷斷乎不可易耳此孔子之道所以
爲大中至正而萬世無弊也孔子而後道學莫盛于
宋若周惇頤程顥皆以契悟自得爲宗者也則有意

疏鈔

崇儒

一乙

乎尊師道重檢式矣而集大成者惟朱熹其教人爲
學曰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依然孔門軌則也夫以熹之貫穿經籍旁涉百氏豈
不知得心忘象之說簡易條理而可喜然寧固守其
說不一蹈于徑悟躐造之歸如註洛沂章稍涉高虛
後蓋亟誨之註默而識之不以爲識之識而讀如記
志之志雖其拘牽文義未必盡合于聖人而一念扶
持正學惟恐涉他足而誤衛徑可謂良工獨苦矣故
臣愚以爲立萬世中正之極者孔子繼孔子而發明

疏錄

崇儒

三

正學者朱子綱是若元之許衡本朝之薛瑄以及胡居仁蔡清之徒皆謹守其學不敢銖髮踰越所謂朱子之忠臣也獻章則不以箋經註書爲事守仁則不肯爲六經註腳喜之學自茲岐矣然獻章之言曰吾道有宗王千秋朱紫陽其尊信之如此又曰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王張世道不可偏高致懷後人立志持論可謂至公者也守仁則不欲以自禁爲謹曰吾說與朱子時又不同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又曰不忍低悟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低悟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夫學天下之公學也苟以大本大宗爲標的則何嫌于後人之殊以相規相益爲琢磨則不必其立論之合所患者人懷自是莫肯相下必欲盡掃人之說而歸之己則重爲學術妬耳臣嘗虛心平氣而論之獻章守仁之學猶之飲醇醪而果糟粕得魚兔而捨筌蹄宜其薄訓詁于不事矣不曰雖有般僂不廢繩墨雖有羿基不廢發率乎熹之學實能爲獻章守仁而能不爲者也要之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也假令世有高明之士必

疏錄

崇儒

三

欲泯汰言辯擺落形迹以見本心自悟自爲收斂修之奧竅之中而聖域立躋卽以獻章守仁爲師可矣誰得而禁禦之若夫垂世立教以中正範天下後世臣謂非熹之學不可也何也世之上智者少而中才以下者多也試呼途之人而告之曰致爾良知守爾未發之中存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猶之奉爰居以大牢响鸚鵡雀以鍾鼓也其不覲覲然驚而逃者鮮矣若夫導之六行演之六藝檢押以制之優游以俟之則五天之童三家之豎未有不可引而之道者也且夫今之談性命者疎意而事掇拾瞋目而希徹昭靈覺暫明豈不或悟然而物欲旋蔽轉躬之間所得如係風捕影奔湯空虛迄無可循之學不若從事進修之實得鉢則其鉢也得寸則其寸也臣嘗謂學獻章守仁之學其入道也雖易而浮岩羸墮之夫亦或托焉而有其偽學熹之學其入道也雖難而篤志謹愍者尚可服習積貫而無詭于聖人之途故曰熹之學正學也夫于二臣從祀業已力贊之矣奚又爲此喋喋也抑誠過計以守仁之學與朱子稍有異同據其

一時憤激之論雖自論為牽釐千里之分察其各自
明通之心非忍為入室操戈之舉第恐後受爰不復
研審其精微顧務遂尋于聲響見守仁之從祀已久
輒疑朱子之學術為非或謂妙悟之英功高于著述
之富或謂統緒之賢環骨乎羽翼之名意所欲違則
稱之曰聖學之玄殊力所可排則鄙之曰支體之泥
贊此正守仁所謂獲罪于聖門獲罪于朱子邪詎詎
民叛道正人入得而誅之者也昔陸九淵之學稍與
朱子有出入誠之為禪守仁以為極寬而欲洗之謂

東學

與儒

三三

蓋有知將不能三日安尋于廟廡之間假令今之學
者過于信守仁而輕于詆朱子則守仁豈能一日安
于廟廡間哉抑智陋固不敢立異說以蓋先賢之美
亦不敢徇衆見以背文師之訓竊懷區區獻直抒以
聞惟冀皇上聖禮臣博詳羣言斷自聖心進獻章
守仁以褒寵高明之賢無遺若仁以崇植中正之學
或以翦荊萬分三耳抹布之功令自今有倡為新異
之說輕詆朱學者必罪之此非獨以右嘉亦所以安
守禮抑熹之論雖自論為牽釐千里之分察其各自

議從祀疏

吳中行右中允管司業事
萬曆十二年八月

竊惟諸儒從祀既以表章先賢亦以風示後學最重
典也頃 皇上因言官之請特下禮部命儒臣集議
臣等待罪辟雍有關職掌請借箸而畢陳其說為
聞之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往道在六經是六
經之傳與天地並也夫自古聖人多矣獨崇祀孔氏
非謂其刪述之功聞羣策以垂憲萬世乎故崇祀者
既以功則從祀者亦視其功何如耳或謂我 明興
二百年來右文之朝久道之化猗歟盛矣止祀一人
不妨多議臣以為無其人而取數之多者濫也有其
人而責備之過者苛也肇舉儀章匪徒粉飾丕視功
載自有權衡義羽翼六經之功有二焉曰宗源曰修
踐宗源者道之體也修踐者學之方也夫道若大路
然知宗源而修踐是識路而莫由者也知修踐而
昧宗源是冥行而不察者也神化性命直窺帝則是
為宗源實體真精無歉躬行是為修踐斯二者則
乎適道則均也先秦坑燔之後經術絕

經之義而六經賴以不亡叔世迫窮之得理學以爲
宋儒則窮經之理而六經因之益顯至于 昭代斯
道如日中天經術既備理學亦明卽有著述微言亦
出漢宋餘緒 聖恩以爲今日議從祀者不宜專擬著
述但當考生平或於踐修無媿或於宗源有窺者
可稱羽翼之功而列祖豆之間緒也夫道貫萬世而
無敵者也凡言學者隨時所習因性所近也凡言教
者揀時之弊拯性之偏也宗源則其流或偏內而
敵也虛尚踐修則其統或偏外而敵也腐夫生豪傑
起而振之但有裨風教則消彼聖門臣與流遠哉
或失之玄虛者哉夫此莊濬者殊同沿流而沿其源
因枝而庇其根也今之儒有貌陸華比餘而濶濶行
檢者矣故若薛瑄若胡居仁陸履爲實足爲後學之
模以修身爲教而有功於茲經修踐者是河祀也答
之儒有局歧難之跡而茫昧本源者矣故若任守仁
若陳獻章悟識通融能發先聖之奧以明心爲教而
有功於茲經宗源者是河祀也斯二者誠不可偏舉
而獨遺矣況薛瑄之讀書錄胡居仁之居敬錄固宋

嘗無所發明而守仁之功行卓越獻章之孝義明彰
亦未嘗有遺蔭履 臣以爲茲四人者同功一體所當
並議從祀者也 臣又竊觀古之人心善成人之美而
尚公今之人心善求人之過而多忌惟公則取其大
而常略其細惟忌則摘其短而併棄其長富貴功利
淪骨薰心狡嫉詆誹索覈求垢悖理傷教者藉口以
文其過講德譴學者設詞而助之攻操戈之徒各有
異議盈庭之說竟無折衷卽令孔孟再生程先復出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是誠何心哉仰恃 聖天子
張于上賢輔弼贊襄于下言路申請輿論大同此千
載之一時而聖等竊見管窺數陳淺陋或亦于慮之
一得也乞 勅下禮部議覆舉行徐薛瑄已從祀外
將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等一體從祀則祀功之論
定崇儒之化彰而于表章風示之典未必無補萬一
矣 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崇正學關異說以入心疏

崇正學關異說以入心疏

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爲先務而教化之并隆則學術之邪正爲之所係非小也是以聖帝明王必務表章正學使天下曉然知所趨截然有所守而後上無異教下無異習道德可上風俗可同賢才出而治化昌矣近接邸報四川僉事張世則一本爲闡明理學以仰禪文教事大畧自謂讀大學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誤人之甚謂朱熹之學專務尚博不能誠意成味二代之風俗議論多而成功少天下卒於委靡而不振於是以前著大學初義上獻欲施行天下斷章句之舊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臣惟自昔儒者說經不能無異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謬是非謬則萬事謬矣今以程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之甚是耶非耶議之於私家猶不過爲一人之偏誠而聖賢無損鳴之於大廷則遂足以亂天下之觀聽而於世教有害臣有不忍已於言者矣夫自孟軻沒而孔子之學無傳千四百年始

疏

崇儒

三十一

疏

崇儒

三十一

敦頤有朱儒周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得其正傳而絕學復續學者始知所從入之途其功同極矣然是五賢者生於宋而宋不能用其學之萬一前則章惇蔡京之徒斥之爲好黨後則韓侂胄之徒斥之爲僞學貶逐禁錮人迄于亡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作民君師卽位之初首立太學拜許存仁爲祭酒以司教化存仁爲先儒許謙之孫謙朴承朱熹正學而存仁承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天下翕然同風矣我不揣鄙文皇沛益章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全而傳註以濂洛關閩爲主自漢儒以下取其同而刪其異別以諸儒之書類性理全書同頒布天下永樂二年饒州儒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詆毀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之曰此儒之賊也特遣行人押友季還饒州令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悞後人於是邪說屏息吾道中天矣迨冷二百餘年以來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

固多然而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吳與弼陳真晟曹端
羅倫莊景章懋張元禎陳茂烈蔡清陳獻章王守仁
諸人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風俗士有紀綱下重名節
當變故之秋率多仗義死節之士值權奸之際不之
敢言直諫之臣賢士大夫之公評士庶之清議是非
井然一有不當於人心已羣起而議其後故至于今
上下相維持非 祖宗教育之明驗歟不意今日乃
有如世則肆然斥之曰諛人曰不誠欲變 祖宗表
章之至意率天下而盡背之也卽世則所論程朱之

疏欽

崇儒

二八

學亦可謂不得其門者矣夫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
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以言語形容然其大原
則不出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
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卽博文之謂也居敬卽約禮
之謂也非孔子之教也堯舜之教也故博文卽惟精
之謂也約禮卽惟一之謂也二者合一竝進而主敬
爲本故理日明堂則心日靜虛動直而初非溺於詞
章心益定靜則理益資深達源而初不流于空寂此
聖學所以允執其中也至大學一書程子所揭爲初

學入德之門而章句之作則朱子所謂一生竭盡精
力之筆後人學未造其域豈容輕議況古書皆有錯
簡古本安可盡信世則之言誠意是矣豈朱儒獨不
教人誠意乎誠者聖人之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功
先格致正所以誠正也意有不誠心有不正卽非所
以爲格致也若夫溺於記誦徇外忘本此俗學所以
爲陋豈太學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闡
明殆盡學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戶世
之學者誠能虛心誣詠切己體察毋務新奇而先以

疏欽

崇儒

二九

一己之私意主張於前毋立異說而取聖賢之言矯
揉爲己之用循循焉以周程張朱爲四書之階梯以
四書爲五經之階梯自得之而道可幾矣故善學者
默而識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況今天下
不思無論說而思無躬行就聖賢已明之道誠心而
力行則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嘵嘵焉必務自私用知
欲伸其一己之說爲世則又以宋之不振掃咎於
諸儒之學噫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雖以孔子之
聖生千魯而不能救魯之衰微何疑于諸儒宋之亡

也由前而言則壞于新法由後而言則壞于和議今不咎王安石呂惠卿蔡京章惇黃潛善汪伯彥秦檜韓侂胄之徒而咎諸儒之學何心哉夫所謂議論多而成功少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芻蕘獻說工贅陳規其議論豈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於用中則片言可折而盈庭立廢天下見事功之實而不見議論之虛上之人漫無可否則人持所見而邪正雄陳徒滋耳目之煩無補經綸之實耳豈以人人紙默而後爲盛世乎世則又謂本朝持衡國是者無

疏欽

崇儒

三

決斷之勇分猷庶職者有模稜之風庠序無真才實學之士朝廷鮮實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學之故也奈何及以咎程朱之學也抑臣有深憂焉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玲瓏虛幻之談而鑒不知所終唉宋儒之拙而規矩繩墨脫落無存以頓悟爲工而巧變圓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爲佛老之徒然猶知儒之爲尊必藉假儒文釋援釋入儒者內有秉

獎之良外有惟

皇之制也而其隱衷直志則皆借

孔孟爲文飾與程朱爲仇敵矣故今對病之藥正在扶植程朱之學深嚴二氏之防而後孔孟之道明使世則之言一倡天下之棄其仇敵也不啻芻狗焉於是人人自騁其私注詞充塞正路榛蕪將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伏願陛下皇建有極端本化人身體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學必親經書以窮理必敘放心以居敬朝乾夕惕省察克治思天之所與人而人之所受於天惟有仁義禮智四者人君爲天子必克克天之賦予而後永膺天之眷命

疏欽

崇儒

三

一念之發一事之重審其果合於仁果合於義果合於禮果合於智則務擴而充之力而行之一念之發一事之動審其非合于仁非合于義非合于禮非合于智則務遏而弗思禁而弗行如是日新又新純爲天德則萬化之源清萬幾次第畢舉聖王之精神奪天下之意氣二祖之意振正學于陵夷廢墜之餘明詔中外非四書五經不讀而不得侵淫于佛老之說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而不得淆亂以新奇

異談學無分門止無異習人心貞一教化大同如是

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崇古以來未之有也臣人任之初適見世則之議不勝私憂隱慮遂有此論或曰四方多事何暇爲此清談臣謂不然此天下之大本古今之命脉危微之別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千聖兢兢于此而可以細故視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迂闊之誚冒昧上陳伏乞 聖明採擇并下禮部覆議一遵 祖宗之舊制毋惑于二三之說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疏鈔

六儒

三三

邪臣橫議放恣亂真敗俗懇乞聖明嚴行驅逐重加懲治以維持世道疏

張問達禮部給事中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

臣惟欲維世道須正人心欲正人心須息邪說倘邪說橫行則吾道不明人心大壞因而捐廉棄恥潰隄隄防以致男女無別君臣無義名檢蕩然人類滅絕而世道至於淪敷湮沒不可揀藥吁大可畏也惟時有李贄號卓吾者壯歲爲官晚年削髮業已自外於名教不足齒矣近又刻藏書焚修卓吾大德等書流

疏鈔

崇禎

三三

行海內惑亂人心是其大不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其書必不可一日不燬者臣請先以其書一一數之而後論其行呂不韋李園濁亂宮闈潛移國姓此萬古大姦巨盜也今乃曰智謀名臣以此爲訓是使人起非分無望之想也李斯坑儒生焚詩書百家語矯詔擅立君嗣以貽于萬世無窮之恨此國之賊也今乃曰才力名臣以此爲訓是使人長紛更顛檀之姦也馮道歷事五朝朝君臣而暮餽敵此人臣萬古之戒也今乃曰此吏隱也社稷爲重也不知由梁而唐

而漢而周而契丹社稷凡幾更矣道之所存者果誰家之社稷乎以此爲訓是使人不知有君臣之義也卓文君不奉父命而私奔相如此失身之婦也其父卓王孫惡而絕之今乃曰非失身乃獲身也卓王孫斗筭小才安足與計事孤負良緣遂失佳偶以此爲訓是使人不知男女聚散之恥也司馬光宋之名臣其言曰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加賦而國用足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語此萬古確論也今乃曰光之言可笑之甚以此爲訓是以陪冠爲嘉謨也秦始皇行事疏鈔

崇儒

三十四

載在史冊爲奸古覆轍可鑒今乃曰自是計竒二帝以此爲訓是以殘忍爲英雄也孔子以直道爲是非萬古人倫之至也今乃曰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則無是非是又似孔子爲不足法而敢於非至聖也書之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大都多刺謬不經與夫藏三耳難三足白馬非馬之說何異是其書不可中目不燬者也至尤可恨而醜者寄居麻城肆行不檢殆容無良輩遊於庵堂而無畏輩拉妓女裸身當白晝同浴於池其究也遂勾引士人妻女至有携衾枕而宿

庵觀者一境之內如醉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皆名曰菩薩一時士人之妻女果盡皆眞菩薩耶戒禮義貪偷常壞風俗蓋至於贊之行也極矣而後生小子喜其猖狂而樂其放肆相率相煽以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公然同於夷貊禽獸而不之恤然此猶童稚之後生也邇來卽縉紳士大夫亦有捧呪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保以爲皈依不知遵孔氏家法而溺意於禪杖沙門者往往出矣是皆贊之邪說異論浸漬

崇儒

三十五

轉移而誘之迷也陰險是可一日容於聖明之世哉近又聞贊之跡且移而至於通州矣通州距都下僅四十里倘贊一入都門住寺觀招致而蠱惑之則都城無知之士女又被勾引爲麻城子女之續矣不知京畿何地也首善之地而四方之極也帥之以正猶慮四方未必盡正況可容贊放恣不檢之人以爲鐵甸辱爲四方倡乎是大可慮也昔孔子相魯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考其行事不過曰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耳孟子闢楊墨至比於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今楊墨之書俱在亦無大謬於聖人不
過君臣父子之間微有差錯而孔孟卽深爲此懼今
賢之書與行其詭辟視正卯甚其是非之謬戾視楊
墨甚在廷之臣故更慮其世之日人於亂而人復相
食也賢之不可容也視楊墨等殆又甚矣楊墨猶往
代也我朝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李文獻所著書專
斥濂洛關閩之學肆其醜詆 成祖覽之怒甚曰此
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院學士解縉侍
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成祖以其書示之觀畢

疏鈔

崇儒

三六

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
儆宜杖之縉之退縉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
誤後人廣曰聞其人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成祖曰
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卽勅行
人押李文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
諭其罪皆以自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
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燬所著書最是 祖宗之
法度又森然至嚴可稽也夫聖道重於古今國憲威
於斧鉞而賢乃敢以么麼之太訕往聖而背明章亂

一時而禍萬世人心與世道舉何賴焉臣不意李文
之後乃復有踵訛襲僞倡邪惑世如李賢者伏望
皇上洞察邪說之非與夫流禍之遠卽勅下禮部檄
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賢解發原籍治以罪李文之罪
不許再聚生徒講學惑世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賢刊
行諸書并搜檢其家未刊書盡行燒燬毋令貽亂於
後則正學不晦聖教自明人心日就於繩墨規矩之
中而世道庶可躋於蕩蕩平平之盛矣惟 聖明
覽幸甚

疏鈔

崇儒

三七

萬曆疏鈔卷三十六

諡卹類

○方端 追奪權奸謚以彰國法疏

○余懋學 追奪賁王謚疏

○于孔兼 大臣晚節不終易名與論未協疏

○羅棟 朱公評摘舉缺謚名臣疏

○郭正域 嚴謚典以重公評疏

○楊道賓 謚典愆期請乞會議以伸公論疏

○曾六德 名臣謚久未當乞賜議改疏

目錄

卷三十六

○方大鎮 從祀名臣謚典未定疏

○黃克纘 特舉地方死忠臺臣乞賜易名疏

○胡忻 謚議久定舉行宜速疏

○史學遷 褒忠節勵世風以補謚議疏

○黃吉士 仰遵明旨敬舉論定遺賢疏

○彭惟成 清貞二賢疏

○彭惟成 從祀易名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六

諡卹類

追奪權奸謚以彰國法疏

方端 南京戶部主事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於本年三月內得睹邸報大理寺一本追論黨惡

權奸等事奉 聖旨張居正特寵自恣致羣小挾勢

作惡釁亂國政本當重處念先年贊理微勞姑從輕

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追奪了 臣伏讀再四仰見

我 皇上乾斷赫然真可軼堯舜儼 祖宗而湯武

疏鈔

諡卹

不足駕矣 臣越在南曹方稱誦之不暇夫復何言第

據 臣私見竊有一疑當居正之已故也不尚謚以文

忠已乎抑何獨三越月而尚不并奪之也 臣度 聖

意豈不以削奪已嚴姑留此名以償其微勞已乎抑

將以謚在身後且爲虛名其有無不足爲重輕而可

不必於奪已乎 臣愚以爲太師上柱國之名卽不追

奪而文忠之謚固不可不華也太師上柱國之名既

已追奪而文忠之謚更不宜獨留也何者周公制謚

備美惡於片言示勸懲於千萬世至重典也故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又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誠慎之矣至我朝大臣得諡以文忠爲美文則由翰林入者例得稱居正實之不稱臣姑無責若忠則臣節所係史書之天下稱之後世傳而效之蓋不比師柱爲勳爵虛名徒以辨尊貴已也故諡法諡文者六忠則惟以危身奉上者當之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節書曰國爾忘家爾忘身公爾忘私蓋必如是而後可以諡此若居正將無愧乎臣無庸如言官毛舉其罪惟據其舉措與革之大致無不

疏鈔

諡卹

二

起於一念身家之私而禍延天下者爲我皇上陳之則不可以忠諫可知已尚書侍郎喉舌司也其額設皆係祖制二百年來誰得減之自居正當事欲假節省以專服百官遂將南北卿二裁革大半員外主事裁及四十餘員甚至南京禮部無一主事此其任意紛更壞祖宗設官分職之法此何忠耶左右輔弼股肱臣也舊制政事皆得與聞自居正當事欲專擅行私一切票旨等項盡獨計於私家有事已行而二三輔臣不知爲何事者此其專權自恣無復有

人臣協恭和衷之禮此何忠耶原任大學士高拱是亦先帝顧命大臣也居正則攘顧命而獨專之已復誣以不軌而必欲中奇禍於人此則用心陰險傾陷大臣視古人所以同心爲國者何如是得爲忠乎邊總等官皆係封疆重臣頻年以來陛下竭府庫以輸之邊方邊臣則竭金帛女子以輸之居正至獻餼則半是遷氓而徵陞實則首分於債帥自是而太師上柱國自是而進伯爵迫迫乎使朝廷無可加之恩此其賄賂公行招權罔上入臣所以奉公守法者何

疏鈔

諡卹

三

如是得爲忠乎交結近侍官員律合問斬居正非不知也乃與已逐太監馮保定交生死居正視保爲之根保視居正爲之翼其所可恨者在先帝正以陛下冲年托之保護在二臣即欺陛下於冲年乘以專恣近者逆保既已精沒事雖不盡而根則已拔乃居正但革去師柱已乎此其交結近侍罪且當誅尚得稱爲忠乎在江址以巡按御史而使兼提學則力不能徧在淮南以漕運參政而使兼理刑則勢不能攝在儀真則革去工部主事而征稅漫無所統至今

缺人廢事爲累不小此其變亂成法罪合首問是尙得稱爲忠乎風聞荊州儒生有謗言及身遂設爲限進之法以防其入寬爲退限以廣其出尤恐提學官不肯奉行而復嚴設爲考察以督其必從此則禁銅儒生妨賢病國以致士類鼓噪天下士怨其不忠矣田土徧荊州欲定其籍以隱匿也遂設爲清丈之法以致奸猾官吏乘亂弓冊以無爲有以少爲多甚至山場湖蕩寺觀房屋無尺寸地無不起科以希多丈之名而不知貽民害於無極此其騷擾百姓鑿削元

疏鈔

諍師

四

氣天下民怨其不忠矣軍糧原有定額自居正事務節省之虛名盡從裁減一激而爲浙中之亂兵變於先民變於後損威殘衆幾不救藥此其激變兵民刻落神氣天下兵民恨其不忠矣祖宗稅民有定限無定罰凡以寬民也自居正當事嚴申未完之罰完及八分者猶不免任俸而七分以下者徑自降謫以致深刻者獲超遷撫字者多後患此其誨人貪酷屢召天地之變天下牧民者怨其不忠矣驛遞之禁不分僞濫而一槩禁革是謂因噎而廢食結怨旅人而

民亦受困矣關津之征不循舊額而通年加增是謂竭澤而取魚結怨商人而官亦受病矣損斥正重其甚者則劉臺以戍而竟死鄒元標等幾死而復戍每遇陞除輒右同而左異此果有容賢利國之心乎引用奸邪則進貪縱牧豕之輩布列顯要而借其力以肆擊於當路復縱僕厮家奴如游守禮徐爵等諸無賴小人以稔惡於京城鷹犬四布令人側目而吞舌此果以人事君之道乎當其不奔父喪建言諸臣既以謫戍矣仍復掣制言官以遂其專橫之心而畧無

疏鈔

諍師

五

忌憚此何勢也迨其病不能起不知天地俱罰其不忠猶且捏傳聖旨致使多官祝福於獄神此又何禮也極而至於就木之日猶求所以護已過而求庇厥後焉嗚呼亦長慮矣昔衛臣史魚以生不能進賢退不肯猶以尸諫而進蘧伯玉退蘧子瑕漢諸葛亮臨終猶舉蔣琬以自代竊恐居正不甚類此也然則文忠之諡吳取乎且我朝二百年以來得此諡者纔四人尙書王英則以曾扈從稱曹鼎則以曾沒事稱大學士楊廷和則以定大策稱張敬孚則以建大議

稱各有所取在諸臣猶或有不能當者居正果有一
於此乎臣祗見其變亂祖制則非忠於祖宗動搖
國是則非忠於社稷負先帝托則非忠於先帝負聖
母眷則非忠於聖母罔上行私擅作威福擾亂天下
臣恐忠於陛下者不如是也今一時天下在臣庶
則切齒以恨其不忠在科道等官則交口以劾其不
忠怙寵行私不思盡忠報國在陛下嚴旨業亦痛
恨其不忠矣漢臣有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夫陛下
下既以爲私復以爲忠乎既以爲不忠復可諡以爲
忠乎文忠之諡恐不可以信天下也唐士有父名晉
蘭子則棄進士而不舉者惡音同也居正父名文明
子諡文忠卽居正地下無不安而張氏子孫亦宜避
之文忠之諡恐不可以勸臣子也且此不去則諡之
不足勸天下後世必曰陛下之輕諡法也如此
陛下之諡好以爲忠也又如此夫以忠諡忠人無不
勸不忠諡忠人胡以懲文忠之諡殆不可以示天下
後世也照得已故大學士張居正險狡爲心忌刻成
性志敢爲而實私才能爲而實謬十年鼓專擅之威

疏鈔

卷卅

六

疏鈔

卷卅

七

其漸已不可長四海被操切之禍其亂幾不可爲想
乞我皇上大奮乾剛卽賜俞旨將文忠溫諡一併
追奪於居正所設一切苛刻之法有經今釐革未盡
者盡行釐革復舊令天下後世曉然知爲人臣子者
不忠之戒不惟諡法明而國法以彰其有裨益於今
日基隆之盛治者蓋不渺小矣臣位非言責罪在越
職然律有之諸人許其直言無隱臣忠憤所激自不
能已敢援諸人之例出位奏言倘於國是有裨萬一
勿論治臣以越職言事之罪卽鼎鑊甘心焉奉
聖旨張居正濫諡者追奪了該衙門知道

追奪賁祿王諡以杜非分疏

余懋學 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八月

臣惟爵以馭貴諡以易名斯榮辱之大柄而勸懲之大機也故聖主嚴之如其道雖貴顯不爲私非其道雖權勢不容扼要于祖制順人心安而已矣若故成國公朱希忠先年定襄之王恭靖之諡其得爲順祖制人心也乎其果出於聖衷之獨斷而無賁祿於其間者乎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使祖制而可無法也臣不宜以既往之咎爲陛下瀆

疏鈔

論事

也祖制而不容不法也臣安得不以不違之復爲陛下願也臣查得萬曆元年十月朱希忠病故其弟都督朱希孝上章援昭寧王張懋事例乞恩追贈王爵署印侍郎劉光濟郎中陳有年執奏以爲不可故大學士張居正素交希忠心是吏部之奏而重違希孝之私曲從其請稟擬王贈于時南北科臣劉不恩王順等爭之陳吾德復力爭之道臣楊家相蔣科等亦共爭之俱從寢閣未幾陳有年以疾罷陳吾德以罪謫皆居正憤其異已而斥之也夫公家襲爵于

孫非建立奇功生死只依本爵聖祖欽定之載在

職掌法也英國公張懋賁祿僥倖得贈王爵此武

宗中年近例出自內降非法也法與非法居正豈不

知之而故以非法則亦以萬金之入四姬之獻故爾

臣時行取在京每見舉朝臣工語及此事無不私相

駭嘆以爲希孝通神之賄居正震王之權而朱希

忠者先無汗馬之勞歿有袞冕之耀壞法亂紀自今

日始也有如聖天子一旦親提萬機或定羣辟若

希忠者三禩之罰其能免乎臣有以知希忠之不能

疏鈔

論事

九

終王也夫希忠之不宜王諸臣論之詳矣然諸臣止言希忠無功之可紀而不知其有罪之當誅正言希忠醇謹之可加而不知其黨庇之當戮臣敢爲皇上陳之在昔世宗肅皇帝英明天縱威福由已其時作奸之臣有三旋皆伏法無赦曰仇鸞也嚴嵩也陸炳也仇鸞總握戎政逆節已萌希忠時掌右府知其跋扈之奸而不能發此其黨黨之罪一也嚴嵩久竊大柄殘害忠良其子世蕃招權納賄大于國憲希忠與之相結至以女妻世蕃之子交通出入凡世

疏劾

論部

審之奸政希忠皆所與聞世蕃之沒貨希忠又所庇匿此其黨黨之罪二也陸炳久署錦衣衛志行兇虐希忠與之結納又從而朋翼之柄死其妻孥貨產又皆希忠代爲管理朋庇有迹此其黨黨之罪三也在律文結朋黨者刑竝無赦方三奸伏法之時其相黨或寡或逐會未少貸希忠獨以巧于彌縫獲保無恙偷生之爲幸乃尤得以朽骨冒非分之尊微甚美之諡此其于賞罰之章不旣舛乎抑亦何以服諸人之心也臣復覩當時言希忠之勞者有曰臣督營効

疏劾

論部

希忠之有罪又如此其隙釐于張懋而其防潰於希忠希忠而不奪則無以杜非分之諸張懋而不奪又無以服希忠之心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天下臣民仰聖天子總攬威福之權蓋十年餘矣然而未聞有以此事爲陛下言者則以爲成事之不說而空言之無補爾臣聞昔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夫亂臣賊子死亦何知而春秋之誅死者於既往所以懼生者于將來也臣懇爲祖宗成憲慮爲國家名器惜乞勅下特召內閣九卿大臣查將先年諸臣今日所奏實諸祖制參以輿論如朱希忠生前委果功在社稷褒贈宜厚臣并伏妄言之罰如其罪汙於功不應令甲徒以貴緣權奸功冒非分則乞明詔中外追奪爵諡將張懋先年所贈一體追奪以示顯罰使後來者知公議有所不容則雖微微劣于百載之前而尤不免于百載之後即使幸而獲免公議森然載之簡冊嚴于斧鉞妄請者有所懼而不敢肆作威福者有所制而不敢專公道大明人心共快天下後世翕然仰大聖人所作爲出

於華常萬萬矣昔嘉靖中有 旨罷元君之享黜吳澄之祀此皆先代君臣廟祀百餘年矣一時言者陳其不可 皇祖卽以大義毅然奪之故天下稱 皇祖獨斷之明而加諸入告之功况與張懋朱希忠當代臣子久干公議我 皇上一旦亦以大義削而奪之豈不與 皇祖重有光哉 臣草莽迂愚不識大計切謂此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 臣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伏惟 聖明採納焉

疏

論

十二

大臣晚節不終易名輿論未協乞追成命特錄遺賢以光卹典疏

于孔兼 禮部主事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

臣惟國家設諡典以待臣子也褒貶勸懲之道寓焉以臣子數十年之生平而括於一二字之間其擬議當嚴以三時欽定之嘉名而垂之青史千百世之遠其錫予當慎此譬之繪工寫像妍媸必肖其人大史立傳善惡必考其素將以信今而傳後也我朝文臣得諡不可枚舉矣自 臣睹記彰彰在人耳目者如嘉靖間副都御史孫燧之以忠烈諡副使許逵之以忠節諡隆慶間兵部員外楊繼盛之以忠愍諡遠年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之以忠介諡蓋洵名稱其情乎乃若左都御史吳時來得以忠恪諡也則大可駭者且係 臣部職掌何可無言夫時來爲給事中也當嘉靖末年嚴嵩橫甚時來具疏斥之曾經校成士論題焉此其一節可取者然議者謂其借建言之名避琉球之差人言尚籍籍也無何晚節頗見依阿參之公評尤多疵類謂其囑託縣官雖利止三四金而不

辭職有謂其每值大選則移書吏部爲人求討善地一歲所得不啻千金者垂涎太宰而科場一事竭力周旋王麟趾之疏誅其心矣擠排同輩而授意御史曲媚權門史孟麟之疏指其事矣受許守謙之厚餽而管陞兵部則萬國欽之言也結唐仰庇爲同志而虎翼要津則精神共知也夫大臣必潔已奉公始終節乃可爲忠乃可爲恪而稽之諡法盛衰純固之顯惡廉方公正臨忠不忘國之謂忠敬共官欽之謂

來是嫖娼也而肖之以西施齊桓也而傳之爲元凱蓋生前有所因緣故死後有此報答雖諡典業有成命而人心之公非公惡自在也臣因考之先朝御史楊爵其精忠激烈至死不靡視時來何如違者刑部侍郎陳瓚之清操勁節尚寶司少卿孟秋之苦志篤行視時來又何如而身歿未蒙一字之褒議者咸懷闕典之恨致使珠璧沉光於瓦礫蘭芷韜芬於艾蕭蓋由違者無與昭宣近者無所攀附故諡典雖未需恩而人心之公是公好自在也嗟哉古人以惡諡代

斧鉞欲創小人於將來今人以美諡代玄黃及媚小人於既往遂令識者謂諡典爲盜名之招祠官爲諛人之府豈不憾哉皇上誠有意於勵世風乎則賈節不終若時來者不可不議奪也誅既死之奸諛而未死之奸諛懼矣實行未衰若楊爵等不可不議補也褒往日之忠賢而今日之忠賢勸矣堂堂天朝而正人有未聞之幽光非旌直之令軌小人冒君子之美諡非蓋棺之定論如蒙勅下禮部廣詢公論并考諸臣履歷時來忠恪之諡應否追奪楊爵等三人之諡應否追補卽爲議覆施行所關於士風國典非淺鮮也茲事也臣有慨於心欲言久矣昨見南京刑部尚書孫植諡爲簡肅人心快之感今追昔故爲僭言如此

疏

諡

禮部覆疏

國家取臣之典莫重於易名必其人行誼名節始終無玷公論翕然共稱者方可緣實定名斟酌諡法而平之蓋施華表於音字昭激勵於千載所繫非細故也今據員外郎於某奏稱已故都御史吳時來忠恪

之證當爲追奪_臣等謹按時來初爲給舍抗論權奸致衆嚴譴風節頗稱表著逮其晚膺徵命蹟躋要津乃舉動大乖操持頓改節操諸_臣論効有謂其阿媚求進陰害良善者有謂其請託公行廣納賄賂者叢疵累垢素望已盡損矣乃穢聲未息於生前美諡溢得於身後故衆議噴噴愈爲不平今指摘雖出於一人而諮詢實協於公論相應追奪其諡以爲大臣晚節不終者之戒至所稱御史楊爵等除侍郎陳瓚少卿孟秋制行雖高爲時未久姑俟論定另行酌議外

疏鈔

論卹

三

惟楊爵精忠勁節百折不回義氣英風九原可作乃昭昭在人耳目者相應補賜以諡用彰國家褒崇忠直之意抑_臣又有言焉夫諡典賜出皇上擬自內閣原非_臣等禮官所得預者顧與其輕而予之母寧重而議之蓋以人品必詳覈而後真議論必博訪而始定耳不然如時來乍賢乍佞之譏雖不足惜在朝廷一予一奪之命不幾於褻乎合無今後應得卹典大臣奉命與諡者皇上仍令_臣等行各撫按官或采之鄉評或考其宦蹟回覆到部容_臣等再訪朝議

果係真確無所阿徇者方覆請上裁乞將欽定諡名書於旨意明告在廷以示光耀庶名實符而得者不致於僥倖典制嚴而觀者益切於感竦此亦維風勵世之一助也奉

聖旨吳時來既有疵議着將諡號追奪楊爵准補諡以後大臣奉命與諡的你部裏還備查素履博采公評詳議可否請旨裁定毋得徇私濫給致亂名實有累盛典

疏鈔

論卹

七

循職掌采公評摘舉缺論名臣疏

羅棟禮科左給事

二十六年九月

臣等伏惟公論著而後國典重疊議定而後臣鑒明我國家磨勵臣工意至深矣生也高下其官品有爵以馭幸死也軒輊其人品有論以易名爵有時窮而論無時窮故論爲至重爵猶可姦而論不可姦故論爲至公論者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非獨以章往昔亦將以勸徠茲擬大明會典內一款大臣應得論而遺漏者不論遠近許科道官從公舉奏

疏鈔

論部

十三

近該京幾道御史喬璧星條議論法大約感時觸事見易名之典重故不厭精詳追慕前修見蓋棺之論定無嫌博取皇上勅下部議察案參訂於下而是非不謬聖明獨斷於上而予奪無私在斯一舉矣惟議論閣禮科職掌安敢無言臺臣議舉其近者臣等請及其違者謹以故老之所傳說史乘之所紀載有助績最茂品格最高昭昭在人口吻聞者二人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伍文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伯溫是也文定少喜談兵長多奇節富宸濠發難之日

倡義先登遂傾其巢穴挺身奮擊立盡其鯨鯢戰不逾時而元惡就擒社稷幾危而復安文定之功伐萬世猶憑之矣伯溫聲著西臺名留西楚當跋趾作孽之秋餘勇可賈深入其險阻先聲所警遂易其狡心兵不血刃而酋長乞降羗服已携而復附伯溫之威名四夷亦畏之矣考其當年文定與王守仁實共死生伯溫與韓雍可稱伯仲今守仁得諡文成韓雍得諡襄毅二臣寂寂獨至今未補竊以爲折衝禦侮甲冑有勞之諡法當亟議矣學問甚正出處甚明彰彰在人耳目間者二吏部左侍郎張元禎南京刑部右侍郎吳悌是也元禎洞識本原接濂洛關閩之正脉動成父象陳禹湯文武之訐謨雅受知於孝廟獨不合於宰臣入仕垂五十年在朝僅九閱歲士大夫想望其風永比於祥麟瑞鳳非虛譽也吳悌接統象山淵源於立大玩易踈水妙進退於觀時由循吏而抗節西臺避權貴而屏居里第入仕三十餘年間居二十餘載士君子評論其氣象擬於嶽峙淵澄非過情也考其當年元禎與羅倫共相規切吳悌與羅洪

疏鈔

論部

十四

先妙解靜修全羅倫得諡文莊洪先得諡文恭二臣亦叙叙至今未補竊以爲勸學好問遠避不義之諡法當亟議矣其他若都御史齊穆希心玄曠羔羊之節久而不渝兵部尚書郭宗暉敦尚風節薑桂之性老而愈烈食都御史楊繼宗天植忠孝尤確守四知之家法大理寺卿夏時正學成恬澹乃超慕孤山之高踪刑部尚書李遷歷宦宦四十年而家無長物禮部侍郎田一儒居詞林二十載而人無閒言大理寺卿陳恪之清修絕俗尚寶司卿孟秋之高潔邁羣中

疏鈔

論郎

十五

父郭希顏以忠諫殺身庶吉士都智以直言貶職御史劉臺之執持風紀中允張元忬之不愧科名以上諸臣合於例而應得諡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諡者或破格議與似亦未可新也夫明興二百四十年以來海宇爲一天下如此其廣也而臣等所舉甚狹俊又在列人才如此其多也而臣等所舉甚寡豈其責備太過而故以褊淺狹隘之心靳名賢辜褒之榮哉亦爲知識有限不敢以揣摩疑似之見輕圖家命名之典也大抵知人實難而定諡尤難之難舉

生平之行業總括於一二字之間以一時之議論而被於千百世之遠可不慎與不然則俄而議與又俄而議奪若吳時來之已事雖快人心亦傷國體不若慎重自今日之爲得也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伏乞勅下禮部以臣等聞見所已重者與採取所未備者仍照臺臣之議開具書冊分送九卿科道等官傳加咨訪必盡議盡協如權衡尺度之分明衆口俱調如鹹淡甘苦之齊一然後議覆上請施行則功德既已湮沒者倏然耀迹於千古聲名既已漸滅者燁

疏鈔

論郎

十六

然生色於九原豈獨爲昔之諸臣榮乃實爲今日之諸臣勸也於世道未必無關繫矣

應嚴論典以重公評疏

郭正域 禮部侍郎
萬曆三十一年九月

先該御史喬璧星題稱論以易名最號鉅典宜將數十年以來獲證諸臣造冊送九卿科道逐一評品其應證某應奪某應改某應補臚列類奏恭候予奪又禮科左給事中羅棟題摘舉缺證名臣彰幽隱以昭激勸事內有合於例而應得證者或循例議補格於例而不得證者或破格議與仍照臺臣之議博咨羣議上請奉旨着禮部從公看議訪實具奏以憑裁奪

疏鈔

七

該本部帶官部事左侍郎余繼登覆稱應類應看竟當何從更奉聖旨依擬行令九卿等官虛心詳議補證改正毋過苛求以傷朝廷錫予之典欽遵臣惟議證最難而議證於數十年之前尤難蓋棺甫定則輿論方新而是非有據墓木已拱則口碑漸遠而黑白常消故當日與證易今日補證難得證榮也而補證尤榮中之榮其法不得不主於嚴當日不與證易今日奪證難不得證辱也而奪證尤辱中之辱其法不得不主於恕今臺臣疏應議者七十餘人科臣疏

應補者十五人臣等參詳各衙門之評品而符以故老之傳聞証以累朝之實錄就不肖之中而汰其甚必大犯清議有罪可指無功可贖而後議奪就賢者之中而拔其尤必卓有完名其心表表其行錚錚而後議補凡應奪者四人為許論黃光昇呂本范謙證美應改者一人為陳瓚應補者未經題證則五人為伍文定吳梯魯穆楊繼宗鄒智已題未給則二人為楊源陳有年此外若徐階媚事嚴嵩人議其諂田連阡陌人議其富而乘時樹立能收鼎革之人心胡宗憲結嚴世蕃而廣貨賄人議其邪阿趙文華而傾督撫人議其險而計獲渠魁則除東南之禍本張瀚倂仰時宰人議其庸而末路應乎知止余有丁總掾或論人議其蕩而此中亦無他屬陸光祖機權時出入議其奸而宦蹟自多磊落以上諸臣列之當奪當改之科似太苛刻臣等未敢輕議也若毛伯溫論服安南兵不血刃而或謂其功非已出張元禎潛心聖學抗疏經緯而或謂其早不見幾郭希顏攘臂逆鱗橫被大戮而或謂其考察罷官建言可已劉臺抗節

疏鈔

論部

一八

言殺身退讓而或謂其違功被誅先發制人以自誅
臣列之當補當諡之科似少精覈臣等未敢輕許也
又如孟秋之孤介張元忬之恬退李遷陳恪之清修
事蹟未能臚列而衆議間有異同所當留之以俟異
日論定者也至於臺臣科臣二疏所未及本部原冊
姓名所未載尙多偉人應諡而未得亦有匪人不應
諡而倖得者在原議之外又當從容採擇公論上聞
以補遺漏者也夫自刑賞之窮而有諡故諡重自諡
之窮而有奪諡補諡故今日之議尤重臣等上矢天

疏鈔

諡部

一之

應奪者四人

兵部尚書許論靈寶人原諡恭襄自負才畧頗有
時望然節制剽遼三年一卒未練軍餉屢增至典
本兵委身嚴氏賄遺狼籍一聽世蕃指揮畫諾而
已嘉靖三十六年嚴嵩欲計殺原任錦衣衛經歷

沈鍊授指宜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虜謀
逆具獄辭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嘆論依附
嵩竟悉如順指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成極
邊三十七年虜圍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於嵩嵩
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兵許論論
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圖爲永安必復該衛軍馬
原額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
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設爲難辭欲上
自棄之上聞頗益憂念及沒爲措餉發兵更易文

疏鈔

諡部

二之

武大吏慶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
不守卽大同亦爲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
愚幼小民以報首功虜人應州遣人男婦死者三
千悉誅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邊民修爲功
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蓋叨世蔭後論復以尙書
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璫眞蹟逢迎取
寵縉紳恥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刑部尙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
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

迎主於剡戶部主事海瑞上書直諫上讀之爲
感動太息留中數月餘會有疾煩懣詔錦衣衛
捕送該司嚴刑追究光昇遂擬大辟上竟留中不
下聖意淵矣後瑞以清望直節歷官都御史諡忠
介光昇欲殺直臣以自固尙有人心哉已上詳載
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大學士呂本卽李本餘姚人原諡文安附權相
搏擊善類時李默以趙文華排死本遂以大學士
掌吏部事嘉靖三十五年三月本請考察兩京九
疏抄

論卿

三

卿長祿府寺等衙門堂官及總督巡撫巡視凡効
去大臣之賢者十五人如葛守禮之類本考察廷
臣分爲三等以吳鵬許論趙文華嚴世蕃董份等
爲一等留用鄒應卿楊順等爲二等亦留用葛守
禮等爲三等罷去原疏具存又考察科道官罷黜
降調黃謙李幼孜等三十八人御史留用者仍各
杖四十是時嚴嵩子世蕃專恣貪婪政以賄成趙
文華一出江南之公私價竭刑賞倒置由是士論
惡此三人已甚高慮有他故欲鉅排異己

志本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九鍊遠不附
嚴氏及文華所不悅者一切屏去無遺公論爲之
不平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諡

禮部尚書范謙豐城人原諡文恪一生淪阿淪淪
之狀言之令人羞澀督學山東受賄開釋毒殺縣
官生員王允成自獄中取出與子伴讀音掌邦禮
苞苴公行脂韋卑鄙畧無大臣風致如陳災異而
諉之天行救直臣而獨及臺省勢家妾死匍匐往
奠會殯柩已發進拜而回太宗伯體統掃地盡矣
且招延方士召講券中比術崇凶暴卒爲四方傳
笑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奪諡

論卿

三

應改者一八

左都御史陳瓚獻縣人原諡簡肅張居正奪情時
瓚方病委頓猶遣同列鮑札保留相公疏幸勿漏
我名且云此係獻縣之陳切勿誤加常熟何維禎
鄙之批其札云人送將死其言也善今不驗矣瓚
歷官頗有清望然卽此一事人心已死何論其他
已上詳載各官書冊簡肅之諡益美應改

應補者七人

兵部尚書伍文定松滋人崇尚節義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初仕以事件劉瑾逮詔獄瑾誅起官其守吉安也知宸濠必反預備軍需及濠反移檄遠近人心洶洶文定發卒迎王守仁至定曰此賊暴虐無道久失人心若號召各都邑義勇爲進取圖賊不難破也日夜籌畫器械糧草旬日間皆具諸路官兵響應濠既出文定遂將前鋒攻破南昌濠師還救迎戰於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戰砲

疏鈔

論鄭

三三

火燎其鬚不動潛爲火攻具一夕皆備黎明乘風舉火煙焰漲天賊衆大潰遂擒濠他所豎建如擒永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類有大過人者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爲而不能與時俯仰故功名甚著乃以齟齬終其身爲志士所深惜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補論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金谿人初令宣城門無私謁按河洛伊藩以道及相呼悌正色却之曰殿下天子貴戚非悌所敢友悌天子憲臣非殿下所得交

伊藩知不可犯微蹙其積一日同諸御史見大士夏言言服官錦諸御史詭之悌默然言問吳子心何在悌曰侯公衣事畢當以正務請言與嚴嵩皆里人相繼秉政悌拂衣避炎二十餘年冥冥遠舉日與同志講象山主靜之學澹如也隆慶初起爲太常三遷至少司寇所居僅蔽風雨居恒沉默坦夷至語忠孝大節則凜不可奪論者稱爲實踐之儒非溢美也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論

疏鈔

論鄭

三四

俞都御史魯穆天台人自少攻苦茹淡嘗大書座右咬得萊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託不行問遺並絕爲監察御史列上漢庶人不法狀僉事福建理寬溫懲貪墨摧豪強直介孤立行一意不可干以私少師楊榮在朝家人有犯者穆按治之如法榮特薦爲僉都御史穆卒榮爲誌其墓人以爲盛德之感穆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如發謀殺李某寬於十年之後復許妻子罪繼子皆一訊而服歷內外臺凡三十餘年而執法不同凜如一日其歿也至不能櫛公卿賄賂僅足棺衾已上詳載

疏鈔

論郵

三五

沈鍊被旨宣大總督楊順巡按路楷誣鍊勾串謀逆其獄辭上時舉朝知其誣枉無不駭嘆論依附嵩竟悉如順指議覆之鍊即時斬決鍊子襄茂極遷三十七年處園大同右衛急上數問計於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請降諭問本兵許論論遂言右衛孤懸虜地今圖為永安必復該衛軍馬原額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能歲辦五十萬金則此彈丸一城猶可保也論設為難辭欲上自棄之上聞頗益憂念汲汲為措餉發兵更易文武大吏步尋引去右衛以存如論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亦為虜巢矣又楊順在宣大往往殺忌幼民以報有功虜人應州遺人男婦死者三十悉誅其責於鎮巡府道而以所殺遺民修為功論雷同附和奏之順遂溫叨世蔭後論復以尚書出制薊遼獻家藏紫青仙人白玉躡躑躅迎取寵藉紳服之已上詳載實錄及各官書冊應奪諭刑部尚書黃光昇晉江人原諡恭肅光昇每事阿從巡撫四川時進芝四十九本其在法司專用蓬

此葉上圖配補

疏鈔

論郵

三五

丁領解巴蜀其志已自達大入讀中秘星變應詔陳言劾萬安劉吉尹直薦王恕王竑彭韶力詆宦官不報會御史楊鼎直言獲罪嫉智者因實名其中下詔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所對獄詞俱侃侃正論神色自若當事恨之坐杖言律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獲貶石城吏目辭朝詩有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之句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戚餽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卒年二十六說者謂人臣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自宋儒沒後如鄒汝愚者殆不多見已上詳載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補諭五官監候楊源豐城人楊源直臣御史楊瑄子也任五官監候精於占候每見彗緯異常則憂形於色必揆實具奏無所諱正德元年七月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挫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遣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辟除內侍寵倖親元老大臣日侍講席疏下禮部源復上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眾邪之

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判上引譬
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
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
往來不一乞帝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
亦爲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誦成肅州行至懷慶
卒於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堊之精忠勁氣百折
不回已上詳載實錄吾學編及各官書冊應破格
補證

疏鈔

論印

主

吏部尚書陳有年餘姚人粹白端清蓋出天性巡
撫江右正當戊子己丑之荒力賑饑黎通省全活
何止數十萬衆晉位家宰以用賢報國爲任門無
私謁權貴請託不行不可則止行李蕭然損止二
檯歸田後至無室可棲入稱其介與嚴清比濯濯
在風塵之外已上詳載各官書冊應補證

證典愆期積踰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
以伸公論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祠祭清吏司案呈到臣惟人生平行誼定於蓋棺園
之證卹大典掌於禮部故自國初以來大臣病故議
祭議葬則并議證載在令甲可覆按也迨後議論日
滋異同互起秉國成者苦於人情之多紛掌邦禮者
休於衆口之難調至萬曆三十一年節奉聖旨證
號重典前屢有旨會議今後該證的都候類題行欽
疏鈔
論印
主
此夫會議於廷臣則公是公非合衆論而始備類題
於禮部則真是真非總兩端而取中砥末流維國是
計無踰此顧自三十一年迄今五年茲又歲終矣於
時不爲不久物故大臣不爲不多其間固有人品卓
犖德業茂著而爲輿情所推服者亦有生平盡壞名
實無當而爲公論所共棄者又有或賢或佞或可或
否介在疑似而未有歸者不及此時爲一分別使航
體之骨雖死猶香奸諛之舌雖沒不斬於以風有位
而憲將來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視易名盛典若定

機險筭相顧而莫敢議在臣部誠可托以自諒然登
茅同腐玉石俱沉今後世視之堂堂聖朝曾無一人
可諍則誰之過也臣愚以爲及今議之則朝端之真
察草野之父老猶有親見其人而習其行事者故聽
諸真而品藻不滑若再遲久故老不存孽跡湮滅揣
摩任意毀譽失真勢必需顯子孫而後可繼夫至顯
子孫爲政而賢奸倒置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會議類
題本欲以伸公典而及以待私求也豈明旨慎重意
哉臣請自三十一年起至三十五年冬止凡蒙卹大

疏鈔

論卹

三九

臣容臣部疏具姓名開立訪單如行取事例先期分
散大小九卿及臺省諸臣會議應否易名各開事跡
下會送臣部再加從公酌擬奏聞以俟 聖明定奪
仍乞欽定期限或一年或三年舉行一次永爲成規
庶盛典不至於久廢而臣部職掌亦不至於久溺矣
抑古記有之議人易爲人難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
易惟公惟恕稱物斯平臣願與議諸臣虛心以廣見
聞實心以審毀譽平心以度時地厚心以持議論毋
執偏見而有成心毋過責備而有刻臣母任意氣而

有勝心毋致禍累而有懷心協力體國共襄盛舉則
公恕兩得而於知人之道庶幾其不爽乎臣本庸愚
又抱沉疴屢疏乞骸未蒙矜允方求一去而不可得
何敢輕任斯役然思一日在位則當一日業官竭蹶
從事利害禍福皆不敢顧倘忠貞亮節之臣表在懸
冊光於史乘不至與庸庸碌碌者同類而俱朽是亦
臣報國微忱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仰祈 聖明鑒
臣愚衷特賜俞允俾臣部遵奉施行善類幸甚天下
幸甚

疏鈔

論卹

名臣諡久未當乞賜議改以勵風節疏

曾六德 禮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六年正月

臣自幼知有先臣刑部尚書彭韶其文學節槩施者當年者皆人所難及至考其諡惟曰惠安夫惠安固韶之所有而不足以盡韶也士論咸共惜之是以先臣林俊疏言韶文學經緯廉聞貞風正色立朝先愛為國文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有也其視吳納諡文恪魏驥諡文靖葉永盛諡文莊實足為詞林並美舍大錄細不類其人等語卽俊斯言疏鈔

諡部

中

可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足為今日考信之徵矣值茲會議之日鉅敢直述所聞伏乞勅下禮部博稽記載詳酌公評將彭韶改諡確盡生平庶慰忠魂光國典勵世風悉係於此臣不勝悚息之三

從祀名臣諡典未備乞議補以昭右文疏

方大鎮 浙江巡按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臣接邸報見禮部一本諡典愆期積餘五載敬遵明旨請乞會議舉行以伸公論以彰激勸事奉 聖旨諭號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義當表揚及近年物故應否易名的都着分行訪單開具事實從公會議來看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欽此臣竊窺 皇上賜諡臣下必準諸國是明至慎也采諸定議明至公也際此盛舉在廷諸臣靡不獻議疏鈔

諡部

中

備采擇其近年物故大臣應得諡者如部所陳慮無不當功令仰副德意臣至愚陋聞見短淺竊以從祀二臣為請濟部議所未及幸 皇上垂聽焉先帝尊崇理學以尚書薛瑄從祀孔廟我 皇上復采廷臣議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三人并從大理學者國之所寶也自 皇祖開基列祖紹統道化熙洽真儒輩出至我 皇上始以四臣應厥祀典可不謂作養之厚選擇之精而表章之盛歟乃四臣之中瑄以文清諡守仁以文成諡獻章居仁則

未蒙賜諡臣以爲祀與諡均盛典也其例至嚴然文武諸臣得諡者以百計其從祀在廟者僅以十計在理學僅以四人計故得諡而不可得祀者有矣未有既得祀而不可得諡者也今二臣祀而未諡似於盛典有闕焉國制惟文武大臣例得諡如琯守仁爵至尚書及於封拜固與例合獻章止授檢討居仁止布衣此之於例似難逾格然諡者正爲賢者而設也二臣之賢不減文清文成業以同升麻位並歆俎豆之榮何獨格於章布遂勒易名之典臣查獻章師事吳

疏鈔

論郎

四三

與弼傳綜經籍獨居小廬山默証大原致虛立本信戒慎恐懼之非偏靜應端倪齊上正古今之穿紐廓高明之宇而洞豁無疑遊廣大之途而超脫不碍篤孝慈闡達絕意於進取勉承召命即建疏以乞歸出處之矩不踰義利之關尤峻蓋性靈之涵養既厚而妙用之時出自員也居仁操主敬爲宗旨勵躬行爲實地謂孝弟即堯舜則事父不難嘗冀敬兄不懈白首謂謹獨最深切則對妻子如賓容處家庭若朝堂

示生氏之非立判疑似析百家之辨細入毫釐注白

鹿洞源之講席開周易古理之精微蓋踐履克篤乎躬行而體認日深於心得也故獻章之學以悟入大都近於文成居仁之學以修入大都近於文清並迥洙泗之源胥躋顏曾之室上以羽翼聖真下以楷模世教此宜亟爲補諡以表斯文之英彰祀典之美者也唐制養德丘園聲實並著則諡曰先生而宋賜徐積諡曰節孝先生林通諡和靖先生又宋臣魏了翁任希夷請諡周惇頤曰元程頤曰純程頤曰正楊棟請諡羅從彥曰文質李侂曰文靖惇頤官不過虞部

疏鈔

論郎

四三

郎中顯不過御史中行從彥不過主簿頤以布衣薦爲說書侂則終於布衣者也廷臣請之當時允而行之故考之前朝賢者賜諡不問品位崇卑不問布衣微士其名不列理學者有徐積林通之例在其名列理學已入從祀者又有周惇頤程頤程頤之例在昭昭史冊並可援引况天朝崇儒遠邁唐宋而獻章居仁之補諡又寧可後於數臣者乎伏乞皇上勅下禮部再加查議灼知國是定論之所在博采確議將陳獻章胡居仁補諡恭請上裁則聖神獨斷而一代

之曠典幸昭儒臣表揚而百世之觀瞻在是矣

疏鈔

證郵

臣

可行則行不可則止要以當人心而符公論使有補於世風之萬一耳

疏鈔

證郵

臣

特舉地方死忠臺臣乞賜易名以光盛典疏

黃克纘

山東巡撫

三十六年四月

臣伏覩皇上允禮部侍郎楊道寬疏將近故諸臣未及賜諡及事久論定應補給者俱憐採公議欲與易名夫人臣效忠於當年原非買價於泉壤而聖主褒崇於一字實以示勸於千秋此一舉也激昂士氣維持世風恒必賴之可不慎哉又見科臣邵庶疏舉戶部主事贈光祿少卿周天佐應諡臣讀其疏因憶先朝與天佐同救楊爵相繼杖死獄中者有御史浦鉉焉鉉山東蓬萊縣人嘉靖二十一年以御史出按挾西時富平人楊爵先以御史上疏言春雪非祥瑞不宜頒權姦非忠信不可邇及崇道教興土木諸事皆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此觸肅皇帝怒械繫下獄蒙旨二次延兩月餘言官無敢救者會九廟災天佐應詔陳言訟爵冤乞赦之以修實政有旨着鄉鎮下錦衣獄榜掠三日而死自是人益以言爲諱鉉在陝西不勝忠憤復上疏訟爵冤被逮下獄榜掠六日而死其死與天佐相去七月而所言同一時也今

疏

諡卹

四

疏

諡卹

三

科臣疏及天佐而遺鉉意者歲久事湮或未盡知乎然爵在獄幸而不死今已得諡天佐鉉不幸而死雖蒙贈官錄後而諡議不及是同一忠義生忠蒙卹而死忠見遺也又使今日天佐得諡而鉉獨遺是同一死忠而前死爲賢後死爲非賢也必不然矣古今宇宙所賴以維持者忠義之氣彼正人君子見忠臣在難奮不顧身犯雷霆之威而往救之即使其言得行忤俱無禍如祁吳之救叔向趙氏之救叔孫豹義士猶盛稱之書之史冊以爲美談況忠臣獲免而起救者蒙禍流血塗楚畢命杖鉗此而不蒙一字之褒以慰地下之魂則諡法更爲何等人設乎或者以二臣位不過郎官於禮未得易名然觀春秋大夫如魯衛季文子齊武子公叔文子之流俱有諡天朝之士可以當列國之大夫今二臣已贈官九列是天朝之卿士也尚可與公叔文子輩比例乎夫褒崇忠節垂勸後世者禮官之職也微顯闡幽助宣德意者守臣之職也臣叨撫山東風化是司謹以鉉諡爲請伏乞勅行禮部覆議將鉉與天佐一併賜諡則忠魂既慰士

心益勵而於盛典有光矣

流鈔

論耶

五

論議又定舉行宜速乞勅禮臣早彙衆議以襄

鉅典疏

胡忻禮科都給事中

竊惟人主所以風觀有位者曰爵與祿第爵祿可叙之於生前而沒世之後貴賤一丘孰爲勸戒聖人又制爲諡法以馭之若曰一時之類類可慕也萬世之雖貴尤可畏也於是賢者益有所恃而力於善而不肖者亦有所畏而勉於善世道清明人心震曜此道隆耳我聖祖開天勵世首重斯典列聖紹繹舊章遵行勿替三百餘年矣自萬曆三十二年偶有類題之議浸淫湮廢於今六年遂餘名世大賢與尋常齷齪之流同就沉海勞臣節士能不慨傷天啓聖衷特允禮臣之請許將三十七年以後物故者從公會議具奏又將三十年以前應諡未給者一體表揚綸綍煌煌羣工莫不舉手加額曰大哉皇仁是何累年之所停閣者今乃一旦宣明若此也夫何奉育之後已幾半載聞禮臣敦促議卑尙多趑趄觀望未肯速集是奚以仰答聖意俯慰輿情乎臣切謂是非原有定評人心亦自不死今應諡諸臣有已列名諡冊者

亦有謚冊未及載名而孤忠大節懿範閭閻昭昭在人耳目者臣至寒陋不能盡識姑據所知言之節義如周天佐浦鉉楊允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臺品格如魏學曾陳有年溫純曾同亨魏允貞王用賓王之誥劉一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動樹如伍文定毛伯溫皆凜凜骨鯁表表羽儀公論會推誰能洗索其餘賢者尙多諸臣但矢心天日直舉所知便可速竣鉅典有何顧忌有何疑畏而遲遲至今令皇上褒予賢臣之寵澤闕塞而莫爲之宣增乎事已汰遲此鈞

卷四

五二

褒忠節勵世風以補諡議之所不及疏

史學遷

雲南道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列中臺例聞諡議據禮臣之所開列與臣冊外之所信聞俱一一開送該部俟禮臣之裁請臣不復贅獨以近者傳述遠者無聞顯者曹稱賤者棄置是高官大爵再獲誇張而捐軀守制永遭隱晦祗添蒼墓蛇足誰識鴻漸羽儀扇炎風而鼓熱中溫鶴佳典罔裨化育非策也竊謂仕優祿重恩榮既深尋當豎立亦其職分雅補博臣官即能奮身殉國或就刀鏃或疏鈔臣論部

五二

楚軍足酸鼻而議者輒曰位卑不稱行義無多夫亡身不能長存衆善何由積見若必高位而後可直須俛首以偷榮諸公吳德於顯者而慕通醜窮之苦譬之女始于歸遭變決志固不必較論其德性才幹而率然以完節歸之矣途瑾彬寧之際王章在握虎豕方張非自分灑血一腔忠魂擊賊者未易吐氣世廟龍興率親之仁既篤崇本之說相投天意難回此麟必禍赫赫灼知無可徵倖一時諸臣據經守舊雖未

能將順而懷德義先亦自有至情從龍遷於地下禦
寇懸於遐荒果何求哉故謂諸臣所見之未化所遭
之不偶則可謂忠肝義氣非弁白則有不救誣也況
城破被戮軍北遭殘者勢迫無奈未必甘心喪元國
家恒爲列祀易名以此蹇蹇匪躬之臣視死如歸而
及不蒙一字之褒安乎未耶輿情共憫寵錫宜先在
諸臣身且不知名於何有而在景行仰止者則宜扶
植剛大之氣本當死塞於絳內也謹與一二同志之
臣緝綴數語巡議大禮杖死諸臣姓名及特立獨行
疏鈔

論部

三

苦節終身苦心進學推重儒紳者詳錄其行實併疏
上聞伏乞勅下該部詳加議請庶顯微聞幽而忠義
不至於湮滅醒頑立懦則豪傑因是以益奮矣其所
裨於世道人心豈淺淺而已哉

諫南巡十員

員外陸震浙江人知太和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
爲武庫主事孝貞皇后喪武宗自宣府奔歸又復
欲出震抗疏諫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不死陞
車馬員外郎同黃華諫南巡杖於庭死而復甦

與諸子吾輩亂神不亂章未創先卒

行人孟陽山西人正德間進士平生以名節自砥
礪官行人奉命勞軍宣府即與監督中官抗禮總
鎮魏遺一無所受又差祭葬韓府常儀一切謝卻
時行人三載無不遷科道者陽忤權貴遂久不遷
會武宗南巡慨然倡同官抗疏極諫直指權奸悞
國欺君之罪下錦衣杖之尋械繫跪午門前五日
又杖遂死

主事劉校何遜評事林公輔行人司司副

疏鈔

論部

五

余廷瓚行人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

詹軾照磨劉旺以上諸臣畢命武宗停鑾

宗社免憂生民什塗炭者諸臣一死之力其中皆

郎署廷評行人筮仕之官故其生平行實多不可

考然一死足以槩終身安俟他求哉不示激揚荷

以勸世

死貶三員

指揮張英闡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疏
詣驛道奏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

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汚帝廷灑土淹血

耳殞命獄下夫英一冷落武耳當躍泣諫劄頭

悟主武弁中有此烈腸豈可與逢比同遊矣舍此

不諡更復誰宜

武選司郎中黃鞏福建人弘治間進士歷軍機職

方郎服除會武宗北巡或阻鞏行鞏書屋曰石田

茅屋爲生太拙賜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阻竟

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上將南巡時寧庶人

蓄逆謀肅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廠與庶人

卷九

金部

六

不釋卷

都給事中石天柱劾血上書諫遊幸恐家人見而

阻之巧避居靜室雖妻子不能近貶謫終其身

忤權瑾六員

給事中戴兗徽州人正德初開劉瑾亂政逐大臣

劉謝等遂率六科上疏請斥權閹正國法留保傅

托大臣以安社稷瑾大怒捏旨差官校逮繫後落

職家居親喪哀毀卒於柩前

錦衣衛鎮撫牟斌正德初逾瑾竊政言官劉蒞戴

疏

金部

六

銳等此數計入下詔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任

御史者自愬諸僚上奏時置其名彼實他出斌曰

古人恥不與黨爾乃晦耶瑾令復獄詞去銳疏首

權閹字斌不肯謂其僚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白

他日昔宋鄒道卿以失原奏被害吾儕毋失計奏

入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廷杖垂死瑾誅

斌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斌治內臣

賄張雄令曲祥并賄斌斌不從雅竟陷斌安置武

昌感疾卒

戶科給事中劉蒞疏權奸預政事勢異常言各處
地方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數千言皆剴切後
當途瑾竊柄又首倡議論當時被朴幾死瑾復檄
郡中罰殺三百石輓輸大同生產殆盡而御史潘
鵬又承瑾意誣蒞以貪削籍爲民嘉靖初屢起爲
知府按察司副使皆不之官而卒

御史涂禎江西人初知江陰政績顯著通朝覲吏
部奏禎天下治行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
欲令割送該年餘鹽銀兩禎弗從瑾深銜之後禎

疏鈔

卷之三

論部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復命俟於朝門適遇瑾又與抗禮即捏旨送錦衣

二次各杖三十發肅州永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
仍行原籍查禎男冷朴起解補倍

許天錫 周鑰以上二臣皆以途瑾死然未考其
行事僅能錄其姓氏耳思而不顯大可悲也

死宸濠三員

知府宋以方湖廣人守瑞州時知宸濠有反狀陰
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使至不爲禮所徵索皆
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濠又械以方置舟

中以方罵濠不絕口赴水死

戶部出差主事馬應聰

江西布政司叅議黃宏諸臣遇宸濠之變被收入
獄獨二臣以不食死

議大禮死杖下者一十七員

編修王思江西人武宗狎虎被傷閏月不視朝無
敢言者思具疏言微倖蠱惑誦不法事件旨杖闕
下降鎮南驛永爲庶吉士每試輒先同列獨不爲
應爵文曰美其辭以悅人而因以眩是非豈惟吾

疏鈔

卷之三

論部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才不能亦心所弗敢及按編修時有倖進者慨然
乞別授曰進以禮退以義君子立身自有常法若

諛利而合休勢而徇如鄙夫何或嫌其立異曰鄙

夫非尚同也哉聞者咋舌去寧藩變作拳案胥赴

軍門功成亟歸口不言勞後詣闕諫議大禮下獄

廷杖死

編修王思 給事中裴紹中 毛玉 御史胡瓚

張日韜 郎中楊淮 胡連 員外張燦 中良

汪事臧應奎 仵瑜 余禎 安璽 殷承叙

張源 司務李可登以上諸臣倣之楊爵等曾何優劣或與或否在彼雖無不平之嗟而旁觀覺有不均之嘆若論事實則仗節死官烈業已盡若論人品則蓋棺以後可無遺恨若憚多人則節孝歲歲巡求時時奏請錫坊示旌殊不爲厭而何厭夫守死之臣且自來庸濁冒諡者夥矣得諸臣芬芳可以光史冊啓後賢又何必斤斤過慎而致疑此十七人也

貶斥三員

疏鈔

諡卹

李四

修撰楊慎少年登榜有無書不讀爭大禮始奪俸既而下獄終成滇南四十載竟客死慎之言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詔收回首領猶撼門大哭不已丹心貫日正氣凌霄奈何不令與忠孝狀齊名乎

考功司郎中薛惠亳州人高才博學究心性命獨窺底與既登進士爲考功司郎中會大禮議起抗疏直言忤旨詔下錦衣獄尋削籍放歸益研問學勵節行與王廷相崔銳書問往來辨析名理終其

身無趣世之悔居家孝友居鄉端潔平生無一言一行不中繩墨真醇儒也家居時撫按交薦堅臥不起

郎中夏文勝始諫南巡繼諫大禮竟遭削籍文勝在武廟爲儀郎在世廟爲選郎俱非言責倣係何難悠悠待遷乃始諫南巡下獄繼議大禮遭斥可稱鐵漢矣

死節一員

疏鈔

諡卹

李五

指揮韓成鄱陽之戰擊賊迫 太祖舟成曰事急矣請爲紀信誑楚之謀於是衣上衣冠而出謂賊曰諸君力聞不過爲我耳我死則已何必殘傷餘人遂赴水死賊稍懈遷延久之救兵至如此臣者臨機出謀從容就義雖在異代猶宜感慨起敬悲歌示酬況其作我祖艱難之業開後稷垂裳之化則無忘我祖高厚之勲者亦自不能忘情於成也豈豈可少乎

直諫六員

山西平遙縣縣訓導葉居昇寧海人讀書說禮分

教平遂以星變陳言曰今天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曰分封太
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語皆切直上怒逮
繫刑曹問狀夷死獄中應詔陳言切中當時膏肓
灼見後來事機是我朝第一篇奏疏亦我朝第一
箇死官誰謂其事遠可忘官早可忽耶

御史陳祚吳縣人永樂間進士改庶吉士拜河南
叅議嘗與臬司同官交章言事謫太和山佃戶躬
耕月作者十年宣德初祚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

疏鈔

論事

卷二

疏乞御經筵進講眞德秀大學衍義或摘其語以
勸上逮繫至京并籍其家下詔獄者五年英宗御
極察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祚以父母蒙塋
且未成服乞歸不允明日復上章益痛切上嘉其
誠詔許之後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多善政夫爲臣
盡忠難苦不易其志爲子盡孝懇惻求伸其情豈
激昂意氣粉飾形跡者可同日語耶

知府張寧德風人景泰間進士授禮科給事中輔
臣陳王以其子不得領鄉薦順天考官具場陷得

罪寧疏言宰私其子陷考官失輔臣體天順中數
數請憲宗卽位乞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
洗享秉諸大臣不悅皇太后聖誕設齋醮禮官欲

大臣金錢祈福寧謂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
上綏懿軫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祈祝行之祇
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南陽罪謫
遷寧又合六科申救以故諸大臣益忌寧適廷薦
寧及岳正可任書黃等侍郎都御史者竟陞寧知
府汀州寧至汀先教化後刑罰惓惓爲士計人以

疏鈔

論事

卷二

才高輒難挫寧寧亦抗志求致仕歸家三十年卒
編修楊名初上言陳愚見以裨修省謂昌怒失中
黜陟不當宜奮力自省世宗詰責遂上疏劾汪鋤
郭勛陳道濂金贊仁邵元節及欲釋議禮得罪諸
臣停各工役上怒命錦衣衛收送鎮撫司嚴刑鞫
訊鎮撫司承望風指榜掠備死而復甦者再賞志
以沒

員外劉魁江西人有詔從雷壇太液池西費且數
萬魁密會計因上言內帑所積幾何而一役之費

至若千竊恐不繼請毋徒其言關係甚大而忠愍
婉曲讀者莫不嗟咨振奮魁取俸金三兩與家人
治後事比廷杖入獄創甚咸謂不收錦衣百戶戴
金密以藥飲之幸不死時與御史楊爵給事周怡
同獄中者七年誦書講學不輟已得旨放爲民
未踰旬復遣逮之抵郡始聞卽日泛舟復與楊周
同獄獄禁加嚴食不入校尉楊棟憐之僅得通食
後得赦還家卒與楊周同獄同苦楊周蒙褒而魁
獨見遺豈不以科目軒輊耶

疏鈔

益寧

六八

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隆因南京大廟災以時務之
重大者三事上陳一曰杜詭譎以正風俗二曰廣
容納以開言路三曰慎舉動以存大體言極剴切
世宗怒逮繫鞠問落職居家卒

忤權八員

按察使楊瑄江西人景泰間進士天順初爲御史
印馬坊內民舉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瑄疏
劾二人恬寵擅權上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
名且大用詳考二十四日益發瑄與十三道御史議

班劾有洩語二凶者二凶讚諸御史督彈章入上
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瑄與御史
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
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卒無一語他及理刑
者又致瑄坐死會城大風雹得從末減竟戍遼東
鐵嶺道遇赦還或謂瑄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瑄
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誅歸因憲宗
卽位言官論奏復瑄官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修
築海塘大有功於民

疏鈔

論郵

六九

兵部主事李文祥湖廣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宏璧
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并延宏璧於家屬題
畫鵝文祥卽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
天恩作己恩安銜之食詔求直言文祥慷慨上疏
請一權立法進賢細好廣言納諫語過切直中官
矯詔召詣左順門詰責中興再造語爲不祥文祥
從容辯對而出安竟梟首除文祥咸寧縣縣丞未
幾王恕薦起兵部主事僅十餘日有中書舍人言
賊賊許者并逮文祥下獄尋謫興隆衛經歷文祥

雖遭貶無幾微不平之氣或憐其貧遺之謝不受有以交道接禮諷者曰吾斯之未信也既而進表中途河水陷遂死

給事薛宗鑑廣東人登嘉靖間進士令建陽剔蠹裁費修學建橋置田贍士尋召爲給事論太宰汪宏險佞伺間用微言激聖怒遂下獄杖八十賦詩矢志五日而死

南京御史馮恩華亭人初呈變勅臺諫官各條得失恩遂上言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

疏鈔

卷之四

七

邪正以進退因極數汪鉉罪惡世宗怒命官校收繫來京下錦衣衛鞫問汪鉉遂上疏誣恩不法辜恩復於道上疏辯不報既而逮至京下詔獄傍掠無完膚每訊輒朴至死錦衣指揮陸淞每下藥餌獲蘇焉後以爰書奏發刑部論罪尚書王時中復銜恩意附斬律長繫待讞癸巳秋汪鉉欲甘心恩時會官錄囚闕下刑部械恩至鉉張目視之恩向關跪伏鉉叱兵馬拽恩東跪恩挺身不屈鉉攘臂曰若謂死爲厲鬼殺我我先殺若若曰上帝殺

我耳恩曰我就磔死亦臣子受命而然爾安得殺

我鉉大怒而已上廉其狀是歲免刑久之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冤子行可上言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復至長安街刺背血書自縛闕下通政使陳經見而哀之乃爲引奏上爲之動容下刑部覆鞫得從未減編戍雷州

南京御史王宗懋上言劾嚴嵩八大罪且曰臣非

不知嵩之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父母失養妻子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遭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舉

疏鈔

卷之四

七

天下爲戎馬之場臣將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殆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臣言斥嵩臣之父母妻子將享治安之福有愈於臣之生存矣謫爲平陽縣縣丞家居卒
刑部郎中徐學詩世宗以虜患諭羣臣令人各盡言學詩因上言外攘之備在急修內治內治之要貴先正本源今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陰險莫測貪黷無厭內爲勲貴之交結外爲羣小之趨承苞苴盈門舟車載道指摘甚力世宗謂其

乘間報復逮鎮撫司考訊

御史葉經先劾嚴嵩後進山東鄉試錄有諷上語
嵩指出卽逮繫朴斃闕廷雖死以誅錄而所以死
者則以劾嵩之故所遭亦若楊允繩當同類而共
褒之也

光祿寺少卿馬從謙潯陽人嘉靖間進士任光祿
寺少卿因太監杜奉侵盜寺錢糧直疏攻劾言極
剴切被中傷廷杖八十卒士論冤惜萬曆十八年
贈太常寺少卿

疏鈔

論郵

十三

德業二員

秦政陶安當塗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與耆
儒李習率父老出城迎太祖曰今豪傑爭雄志
存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
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
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
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
方何向不克上曰善知黃州寬賦省徭招徠流亡
士庶悅服移知饒州時方征伐用急諭民樂輸軍

疏鈔

論郵

十五

與不乏信州賊攻城當千戶宋炳率吏民分城拒
守選勇卒爲游兵晝夜巡捍又登城諭賊曰爾皆
吾民反爲賊用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
今日城得緩攻不破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
怒請盡屠諸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
殺之不許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
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安總裁修律爲議律官上
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
嘗賜安對國朝謀畧無雙士翰死文章第一家

御史中丞章溢龍泉人斬黃妖寇由龍泉執從子
存仁溢憐存仁幼願代賊聞名大喜問計溢正色
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
溢溢乘間脫歸集里兵却擊賊太祖徵至建業
問曰四海紛紛何時定乎溢對曰惟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守處州後僉事湖廣議分兵屯田控制中
原胡兵入閩處州幾變陞溢浙東鎮守處州比至
諸山寨已叛宣布詔旨宣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
解散歸田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守禦却賊茗陽賊

阮鈞

論郵

七五

寇臨邑遮平陽瑞安全存道合平瑞兵擒賊千戶任惟淵走斬淵以拘浙西諸郡平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上諭羣臣曰益雖儒臣父子宜力一方寇盜太平功不在諸將後洪武元年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務存大體不屑綱故嘗曰憲臺百司儀表於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持棒擊爲哉祀典失儀上怒議禮者益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卽禮官失儀皇上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宥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

李將軍平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益曰鄉兵本農人始令征閩計事平歸農復調征渠信不可上不應益又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一舉而恩威著矣上曰孰謂儒者遷先生強爲朕一行益喪母哀毀疾作三年卒

清節三員

布衣陳遇金陵人天資沈粹爲學博覽隱居恬淡守約自名靜誠人稱爲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

阮鈞

論郵

七五

願阜生仁聖救拔創殘我太祖定金陵侍御泰光之薦遇可備顧問卽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就周保國安民大計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爲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賜金除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容燕見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溫良謹恪凡有過被上譴者力爲解上喜其誠篤每聽

過言嘗曰卿老矣有子弟可帶刀衛朕遇頓首伏地辭年七十三卒

御史陳烈福建人弘治進士年十八慨然嘆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曰省豈非學之法歟作克己錄自登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陳憲章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衆之鬻爭者媿服考績歸至淮上饑且凍幾死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時扎馬身若非官有尚書子受賂雖恩疏以道法起家根植自固烈効尚書

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乃供甘旨短牀敝席不辦一畝帳身治畦二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盂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字嫁資寡薄人甚不堪烈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念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待土苴耳正德中吏部奏改爲晉江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加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母卒號哭寢地卒

疏鈔

論節

七三

知府劉實安福人宣德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改教竟爲金華同知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卓有聲稱金華早賊遽聚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實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郡有類孝子宗忠簡呂東來祠墓實爲修葺鄭義門合爰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山西實爲疏乞免後擢順天府治中召修元史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知南雄者輒盈聚實至存稅十一繕郡學補張允齡松不肯私

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如願遂加苛辱去至韶韶人盛言中貴橫索貽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抗使毀劾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是以得罪中使上不信更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理學四員

正宗官杜彥良 太祖從容諮以治道對曰道在

疏鈔

論節

七三

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以君人者將忿怒是去上曰卿帝者師也江南大儒惟卿一人

給事中賀欽定海人先成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源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陳獻章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卽我用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就弟子禮事獻章既別

尚其錄懸崖中事之甚謹孝宗初薦授陝西叅議

疏鈔

諡卹

二六

撫治商洛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
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補治道三曰遵祖訓
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正德時遇蓮括
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衆衆
縱火劫財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欽
往諭再三衆定城中不傷一人使人興於行義如
此更好易義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
郎中莊和江浦人成化間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
與羅倫陳憲章交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

養君德疏謫桂林判官言官敕改南京行人司副
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孝廟時
召至京赴部入謁三揖不跪太宰耿裕優禮之令
四司送出部門徐溥欲伏起翰林爲丘濬所持復
除行人司副

學正曹端河南人篤尚理學教人以躬行實踐座
下足著兩輶靜專之功居多事父母養志愉色及
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如終不易旣葬廬墓
六年不用浮屣巫覡誦闕社書請毀淫祠年荒勸

疏鈔

諡卹

二九

賑存活甚衆父信佛端作夜行燭一書辯析其精
父因以改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
循循雅飭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
得允竟終于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其
德之能感人如此者稱月川先生

仰遵明旨敬舉論定遺賢懇乞勅議補諡以伸公道以光盛典疏

黃吉士

寧河南道公疏
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竊惟易名重典國是攸關卽先王之所謂名教也君前臣名不廢於大臣而生則名之死而易之恭厚矣表德準行獨寓於一字而生則行之死而影之恭嚴矣然有定於昔而垂信於今者亦有關於前而待補於後者蓋議禮考文之事各有攸司而思請議之權遞相爲用一時之毀譽易清而萬世之是非難枉疏鈔

論卹

八十一

也一人之意見或偏而衆人之耳目難掩也錫予不愼何以勵將來搜羅不詳何以彰既往則不厭詳愼之言業已持國是之權衡矣伏讀明旨又云日久論定義當表揚者都着分行訪卑從公會議大哉王言豈非立萬世之人極伸百年之公道而獨備一代之盛典乎哉除諡冊已經開載見在諮訪者省臺自有公議閣部必有定評無庸復贅其在五年之前冊所未載正明旨所謂日久論定義當表揚者也科臣胡所劉道隆曾六德等亦且先後具疏各舉所知等

雖督識補諡聞見寒陋縑衣之好何忍自後於諸臣謹矢諸天日微之文獻得二十有一人焉理學如曹

端質欽王時槐勲望如張佳胤劉應節王用賓楊行中魏時亮王世貞節義如余懋學吳中行傅應順周怡陸聚浦鉉劉魁孟陽清介如軒輅王之誥段民朱鴻謨皆其表表足述者也夫以四海之遠二百餘年之久僅僅僅得此二十一人不敢謂無遺賢而非確然有據粹然無疵者臣等亦何敢徇情濫舉隨聲附和總以真聞真見合於公是公非仰遵皇上不厭詳

疏鈔

論卹

八十二

愼之旨以求無負於重典而已伏乞勅下禮部併加查議特賜補諡裨益于世風名教豈渺小哉

計開

理學三員

原任山西霍州學正曹端河南滎池人淳龐朴茂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事父母曲盡孝養國初草昧正學荒蕪端明道淑人毅然以斯文爲己任在霍庠十餘年士子服習其教後調蒲州諸生上章懇請之竟卒於霍所著有太極圖西銘解儒家統

宗等書行於世正德中尚書彭澤稱其爲本朝理學之冠又舉從祀孔子廟庭未果薛文清公亦稱其理明心定由關洛以迺濂溪誠一代之真儒不可以官品限之也

原任戶科給事中賀欽遼東廣寧人成化二年進士少敏穎好學得近思錄朝夕玩讀得其指要遂厭俗學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實藏猶埋世即用我矣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從之游初薦起陝西叅議以老病懇辭且陳四事曰講聖學薦

疏鈔

論邨

八二

賢才處內官與禮樂言甚剴切詳見吾學編

原任光祿寺卿王時槐江西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恬養靜修實心篤行吉州理學賴爲王盟掛冠二十二年後以薦起南太常力辭不出恂恂躬行至晚益篤學者稱爲塘南先生

勲望六員

原任兵部尚書張佳胤四川銅梁人嘉靖庚戌進士初任清令計轉巨盜有能聲擢戶部權金閭廣

虜互市所省緡錢以萬計修邊牆萬六千九百四

十丈功倍而費省入爲兵部侍郎會浙省兵變擢兼倉都御史出鎮浙復有民變甫下車而一舉兩平之浙賴以全總督劉遵達昂二奴數犯邊出奇計定無遺策斬獲酋級以千計捷聞告廟獻俘稱賀加太子少保錄廢世襲蓋其才兼文武畫中機宜永固邊防數定大變真所謂社稷旁臣而邦家柱石也

疏鈔

論邨

八三

原任刑部尚書劉應節山東濰縣人嘉靖丁未進士爲戶曹郎庚戌之變虜入古北直犯京師詔發軍餉衆莫敢往毅然請行七論壯之守懷慶順德稱治第一賜清明宴備兵井陘鎮撫勸遵繕堡選將戒備修守效有勞動褒予陞詹殆無虛歲後以刑部尚書致仕清約持正一意營職亦所謂勤勞王家始終不二心之臣也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王用賓陝西咸寧人正德辛巳進仕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吏部侍郎攝尚書

華相構訐會官議罪獨持公論當益銜之遷官南京上念其啓沃效勞御筆加兼翰林院學士南京無兼官者兼之自用賓始蓋異數也後加太子太保乞休致仕家居十三年鄉人推重屢致賓筵蓋其大節表表在人耳目不容泯沒者也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直隸通州人嘉靖癸未進士初令山陰士民愛戴擢御史按遼東輯寧兵變世宗駕狩承天抗疏請留有旨廷杖會風雷大變得免武定侯郭勛貴龍驕恣撻其僕於市爲之歛手鄭王直諫觸上怒命行中按其不軌狀力爲昭雪卒從寬宥相嵩專擅舉朝趨媚行中獨不隨流嵩深銜之遷官南京後以地震考察李本攝吏部事承嵩風旨勒令致仕年八十四卒屢蒙存問蓋其忠貞天植始終不渝氣節風裁險夷無二燕居不廢詩書私第僅蔽風雨德旣與齒爵而兼隆諡宜與祭葬而並錫者也

原任南京刑部尚書魏時亮江西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初爲給事中使朝鮮却餽劾中官王本

疏鈔

諡卹

八四

疏鈔

諡卹

三三

法士論壯之得罪新鄭罷歸讀書竟峯山中潛心理學後以薦起歷官南司寇始終一節稱完人云原任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直隸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爲刑曹郎周旋楊忠愍忤分宜義聲藉甚荊州地震復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爲奏江陵衛之卒以浮言嚇之去任吏事歷著能聲備兵青州撫鎮鄭楚俱有偉績至其文章號爲大家著述弘富昭代所不多得者亦足以當三不朽之一矣

節義八員

原任南京戶部侍郎余懋學直隸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任南京戶科疏陳戒紛更五事忤江陵削籍後還原官晉南尚寶卿復陳十蠹時論趨之任通政朴臨洮報警使者忤時貴還南部侍郎忌者孽其老遂致仕歸始終大節卓然可觀矣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吳中行直隸宜興人隆慶辛未進士任編修江陵矯制奪情首疏論斥廷杖爲民後復原官旋晉官坊經筵進講直指大臣阿

諛不能匡拂邊臣行賄掩賢有功詞色侃侃復疏陳君權臣義忤執政四疏乞歸再起不出光明磊落落出處皎然蓋真所謂百折不回一節無二者也且諫言受校與趙用賢同事而義不易方位不滿德鄒元標爲之傳尤致惋惜云

原任大理寺寺丞傅應禎江西安福人隆慶辛未進士任御史江陵柄國政尚操切應禎因地震條上三事引王安石三不足之說江陵怒擬旨杖戍後起家晉南大理丞不數年卒士大夫以未竟其

疏鈔

諛卹

八二五

用爲恨南京禮部尚書姜寶疏名上請得贈大理寺少卿

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周怡直隸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任吏科給事中疏論內外大臣不和歸於人主和德忤旨廷杖下獄折其右足瀕死乃甦與楊爵劉魁講易不輟既釋復逮困苦備嘗先後在獄七年而天性純孝赦歸三日而母亡人咸謂忠孝之感云穆廟改元起用歷任南司業太常少卿未竟其用而卒

原任工科給事中陸燬直隸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七試第一以忤當路不得留館職抗疏論嚴衛積威之弊忤旨下獄比釋復疏論張孚敬桂萼上爲罷二相後復召孚敬竟謫榮驛丞稍遷縣令不竟其用卒穆廟初贈太常寺少卿

原任御史蒲鉞山東蓬萊人嘉靖二十一年出按陝西因御史楊爵抗疏械繫下獄至事周天佐奉詔陳言爲爵訟冤忤旨下獄榜掠三日而死鉞後上疏申訴被逮下獄榜掠六日而死爵幸不死今

疏鈔

諛卹

八二五

已得諡天佐亦且列名議補而鉞同一直諫同一死忠所宜一併易名以慰幽魂者也
原任工部員外劉魁以鄉科判寶慶擢工部員外世廟欲徙雷壇於禁中魁疏請寬民力上怒杖而繫之獄與楊爵周怡日夕講學忘其身身在囹圄也繫五年釋而復逮又三年大內火災上從火光有聲鳴三臣寬立赦之魁以布蔬終其身泊如也
原任行人司行人孟陽山西澤州人正德九年進士武宗南巡抗疏極諫直詣權姦江彬欺君誤國

遂下詔獄罰跪午門前五日復廷杖四十竟繫杖下斯亦可謂殺身成仁者矣世宗登極贈監察御史蔭一子入監恩卹已備諡不宜靳也

清介四員

原任刑部尚書軒輅河南夏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天性廉介督漕淮上嚴冬忽墮水援出有司急進衣却去徐待舊衣乾爲御史獨持苦節嚴明不苟入畏服之陞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染四時一布袍約諸僚三日出僚易肉一斤留故

疏鈔

諡卹

八八

舊飯惟一肉或至殺雞皆以爲異忽聞親喪卽日行僚屬不及知也歷陞刑部尚書乞致仕上召至文華殿問曰昔浙江廉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輅叩首上念其老賜金幣給驛歸此其清節一生足風百世矣

原任刑部尚書王之誥湖廣石首人嘉靖丁未進士忠孝清白出自天性自筮仕以至宦成嚼然不滓家如寒素江陵柄國與之誥舊爲姻姻每親切之遂相左乞歸迨江陵奪情再出特勸以召還建

言諸臣收拾人心卒不能用以至於敗奉母純孝年逾垂白孺慕若嬰兒鄉里爲之感化至其杜門却掃不入公府官司罕識其面又其守身之餘事也

原任刑部侍郎段民直隸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與修永樂大典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奉命討山東妖賊唐賽兒平之駕征北虜勅民轉餉途中忽降勅令民考覈所過郡縣吏又召主考會試陞侍郎特賜勅民廉介端謹冷考察在京百司蓋以清謹

疏鈔

諡卹

八五

受知於上屢膺異數如此卒於官貧不能喪吳文格爲經理始克歛成化間葉文莊請褒卹未果吾學編稱其清節與魯穆楊繼宗合傳今魯楊二人俱已議諡民不宜獨遺也

原任刑部侍郎朱鴻謨山東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實行槌槌清操皎皎步趨謙洛尺寸罔違初爲南臺江陵不奔父喪廷杖建言諸臣抗疏申揀落職後起家歷任刑部侍郎勁節懿德始終一致蓋其爲人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之後不多見也

清貞二賢乞賜崇褒以表名世大臣疏

鈔惟成制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

頃者議補大僚舉行校卜猶幸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楊時喬攝行統均有禮部署部事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楊道賓代掌宗秩此三大臣勁節偉猷久受知於帝座高蹤弘抱夙推重於士林天不憖遺旬日之間相繼淪逝無論知與不知莫不痛惜舉朝臣工惟以贈諡垂蔭咸望聖恩比諸舊例特加優厚茲據臣所聞一二梗槩敢爲聖明誦述以見朝

疏鈔

論郵

九十一

有真儒敢乞特恩優卹以見禮重賢臣以楊時喬言之天性淡泊久處畝畝歷官強半家居至少宰方從事於官猶不携家獨樓鈴署自特簡握篆勤勞五載黃齋淡飯縵袍布衾清苦甚於寒畯當權奸荼政力持京察不爲所撓言路沮抑費盡苦心復開行取修舉十年曠典繼有行取疏建之法諸所爲保全善類汲引正人簡汰頑鈍種種可書其勞於求賢如此生平喜著述有周易諸經全文大學三書古今字韻全書病篤猶不釋卷預知考終急督完錄僅四冊未終

而卒此蓋所養粹然一出於正其敏於務學如此而所居瀟然篋無寸絲甚且無以爲殮皆出四司所賄由其平日推赤心置人腹中懷恩愛慕徧滿賢豪豈偶然哉昔裴晉公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輓碧池鱸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以時喬發軔郎署晉貳天官諸子食貧家徒四壁自少清廉寡欲並無莊地之慮卽字韻全書亦以脫槩非如漢書未終篇誠擬之晉公何如人也以楊道賓言之天性端凝表裏洞朗嘗爲春官講官

疏鈔

論郵

九十二

侍從與賢者同列爲權奸所忌遂從中報尋欲中以奇禍校卜事舉尙有一晉江兩晉江之謗其歷官多艱如此及掌禮部毅然擔當具題諡議刻成訪冊倦於閨幽發微有志未就殊爲可惜如陪京災沴一疏敷陳大政切中時宜此蓋所蘊卓然不淪於俗其一腔爲國如此而所履悠然恬不介意靜觀玄覽飭巾侍時至於屬纊之具一切取諸夙構由其平日等富貴真如浮雲英雅曠達壽甬望六豈偶然哉昔何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救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以道賓掄魁鼎甲致位春卿與人平等無貴富態此真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乃其修短造化種種皆緣是又能齊死生者試擬之子平何如人也嗟嗟晚近士風幾於不振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網戒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所謂大臣者有如二賢廉頑立懦可以師世粵稽 皇明通用證法文之釋義曰經緯天地曰修德來遠曰勤學好問曰道德傳聞曰慈惠愛民曰敏而好學曰愍民惠禮曰剛柔

疏鈔

證部

九三

相濟曰忠信接禮曰修治班制曰施而中禮凡此證文之義非專爲翰林設邇來過爲限制失其義矣陰矣國朝不由翰林例得證文者不下數十人如刑部侍郎馬京證文簡吏部侍郎葉晨證文莊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證文毅南京工部侍郎何孟春證文簡此各部侍郎之例也若南京太常寺卿贈禮部侍郎穆孔暉以誦讀勤勞證文簡國子監祭酒魯鐸故事四品文臣例無祭葬贈證 世宗肅皇帝以鐸清節著聞特證文恪此誦讀與清節之例也今遂心理學

乘公銜鑑如楊時喬豈無當於證文之實義乎今執節淳固達觀性命如楊道賓可復拘以館閣之常品乎 於時喬雖同鄉而自六年考滿前歲行取公見外並未另一通刺接譚 於道賓不相習僅以班行內曾識其面深惟此二文臣其介特同其盡瘁同是關于我國家靈秀所鍾而由于我 皇上作養所成非 庸學卑詞能整掄揚且擬證自有職掌 刑垣何以喋喋第以時喬之應證必矣而當表其勤學之文道賓之證文必矣而當懋其誦讀之功書曰人無

疏鈔

證部

九三

於水監當於民監詩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向來權奸通引翳各相仍是願今日幸由舊章伏乞 皇上天高地厚念二臣遺簪敝履之舊勸百僚仰高希驥之心勅下吏禮三部詳查三臣行實並賜優卹嘉與今證則風之所動者遠而德之所垂者深矣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國朝才賢特盛鄉郡後先足稱從祀易名敢再補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五月

洪惟國朝統正百王道隆列聖天啓文明之祚謁萬鳳麟士爲思皇之英彬彬後又則夫從祀易名大典惟當肖其品而何可限以數乎惟當數其實而何可參以私乎我穆廟允言官所請以薛文清從祀我皇上嘉意斯文以胡居仁陳獻章王文成並祀近併議補胡陳易名雖然本朝堪從祀者微獨此四儒也疏鈔

論卹

元三

臣以前代較之而愈見本朝堪從祀者微獨此四儒也如鄭玄與林放蘧瑗盧植輩改祀於鄉然而鄭玄之懿行經學則仍宜祀如顏何與公伯寮秦冉荀况輩既祀復罷然而顏何子淵之族則仍宜祀又提補祀者唐一人孔穎達宋十七人范仲淹魏了翁李侗羅從彥何基王栢金履祥黃幹輔廣蘇軾孫復文天祥岳飛游酢呂大臨謝良佐胡宏內如李侗羅從彥近日福建提學僉事熊尙文復有疏請餘可類推乃如武穆名將不應文祀然其恢復精忠兼通左氏何

遜真儒信國善養浩然解脫生死成仁取義毫無愧負嘉靖元年四川叅政許讚業已疏奏文岳皆可從祀馬融楊雄皆可斥奪正以重綱常倫理之實而輕言語文字之習此曩時確論不可易也國朝擬補祀者十二人曹端蔡清陳真晟羅倫章懋黃仲昭吳與弼鄒守益王艮羅欽順羅洪先呂柟自兵部尙書彭澤兵部侍郎李禎先後疏薦曹端而諸臣往往疏薦學賢此亦曩時確論不可易也至于議證之典萬曆三十一年欽奉 聖旨三十五年又欽奉 聖旨先

疏鈔

論卹

元三

後公論有歸然道旁集舍蓋由何歲沈一貫忌沮敷文禎近歲朱膺忌沮溫純曾同亨又李廷機忌沮唐文獻炳炳仁賢沒有餘光非以證重實以重證似此情狀臣斷謂廷機一日不去則證典一日不舉媚嫉正人傾摧忠直殘毒深矣乃於地下之賢猶復不能忘情此可不爲之拊膺流涕而亟返其相沿之轍以示不朽之鵠耶臣等據證冊中如伍文定吳夢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輿論素定不煩再議其餘冊中諸賢俱經九卿翰林科道評確及各處撫按開

報而先後諸臣輔順以彰公是者則有科臣胡忻疏
節義如周天佐浦銘楊允繩沈鍊周怡鄒智楊源劉
臺品格如魏學曾陳有年溫純會同亨魏允貞王用
賓王之誥劉一儒趙用賢朱鴻謨劉應節張養象張
元忭勲樹如伍文定毛伯溫則有臺臣史學遷疏諫
南巡死杖下一十一員如陸震黃鵬劉校何遵林公
輔余廷瓚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軼劉珏死貶三
員張英聞黃輦石天柱忤權瑾六員戴純卒斌劉蒞
余頊許天錫周倫死宸濠三員和宋以方馬思聰黃
疏鈔

卷卅

九十六

宏諫大禮死杖下一十七員如王思王相裴紹中
毛玉胡瓊張日韜楊淮胡連張燦申良臧應奎許瑜
俞顧安璽殷承叔張源李可登貶斥三員如楊慎薛
愚夏文勝死節一員如韓成直諫六員如葉盾升陳
祚張寧楊名劉魁劉世隆忤權八員楊瑄李文祥薛
宗鎬馮恩王宗懋徐學詩葉經光馬從謙德業一員
如陶安章益清節三員如陳遇陳茂烈劉實理學四
員如杜彥良賀欽莊昶曹端則有臺臣黃吉士疏二
十一員理學如曹端賀欽王時槐動望如張佳胤劉

應節王用賓楊行中魏時亮王世貞節義如余懋學
吳中行傅應禎周怡陸葵浦銘劉魁孟陽清介如軒
親王之誥段民朱鴻謨則又有科臣曾六德疏彭韶
之宜改則又有湖廣撫臣張問達疏耿定向之德業
則又有臺臣左宗郢疏羅汝芳之理學則又有科臣
胡忻臺臣蘇惟霖及臣前疏楊時喬楊道賓之清貞
外如省直各有所舉書冊班班可考更僕未易數矣
臣豫諡冊未載一時章奏未傳第自臣一鄉考之所
爲謂法而快服者得十人焉緣臣郡自洪武辛亥開

疏鈔

卷卅

科至萬曆丁未凡七十六科登第有九百人臣蒙
予諡三十一人至希邁矣今考後先應禱者十人按
沙見金未爲多也請陳其概大學士解縉西室萬言
何羨治安於漢世仁孝一語遂定儲策於當年時禪
仙才著作充棟自擬琅王德器不盈都御史羅通守
居庸關生擒那吉帖木逐懷來虜復保雕鷲龍門將
畧兵機猝勞定國急流勇退明哲保身麗江知府劉
子輔效死守城力持數月而食盡捐身抗賊連合一
家而舍生同事知州蒙諡忠節贈官叅政未盡褒揚

巡按福建御史伍驥任巡方而卑騎輸賊招降千七
百人征渠魁而率兵搗巢擒斬八百餘級行間隕命
敢祠褒忠子復象賢世同廟食贈奉議大夫夔州通
判王頌奮勇以繩祖烈罵賊而被刃斷其喉與親能
報奸雄顯靈而遣馬醫其頸追封錄子既夢卹恩闈
幽發微當爲定諡河南道御史贈太常寺少卿曾紳
劾奸臣汪鑑掩主上之美而附宰執之權同給諫薛
文宗鎧駢首于爰書而就斃於廷杖 穆廟廢足慰
忠魂今時易名尤徵懿德行人尹昌行人羅如壻當
疏鈔 證卹 卷五

焉平時危言潔行方優游于雅熙臨難抗節死忠遂
激烈於鼎鑊屬旣殲而心不動嗣奄滅而守不移曩
吾學編所錄諸賢今日 聖明在有似宜兼收並采
惟以勵世維風更有清節崇勲而姓名尚溷于儔伍
未能及時褒進而英雄幾至于銷磨遐聞聲以相慕
目承捷而不見倘各勤心闡發徧使潛德光昭如入
寶山登採其含輝之玉如聆廣樂欲駕其均天之餘
斯本朝盛事而萬代大觀夫豈異人任哉 願于旦
暮快觀之也

疏鈔

證卹

卷五

萬曆疏鈔卷三十七

戎務類

李熙

陳末議以禪戎務疏

石星

樞筦急務疏

陸可教

目擊時艱敬陳一得以佐廟謨疏

許弘綱

兵事方殷敬陳末議以濟勛勦疏

顏文選

兵食不足陳一得以禪安攘疏

石星

覆樞筦善後事宜疏

沈思孝

條上戎政事宜以固根本疏

月錄

卷三十七

萬曆疏鈔卷三十七

戎務類

陳末議以禪戎務疏

李熙

工科左給事中

等竊惟京營之兵國家所以強幹弱枝安內攘外

而永固萬年之基者端必賴之處至深務至重也

臣等猥以菲劣誤蒙任使巡視已逾一年每於點閱清

查之時見其軍容士伍肅然可觀靈穴獎源犁然漸

華較所聞於曩昔者何啻霄壤未嘗不私心懽忭以

疏鈔

戎務

為此皆恭遇我皇上聖智勇天錫運神武於淵微而

當事臣工精印肅休矢謀猷於翼贊故二十一年間內

順外威而戎政之聿新有如是也

臣等復何可言顧細思之馭兵之要莫每貴乎萬全保治之規模靡遺

於一得況營務多端法以易玩或先經建議而未盡

區處之實或今有見聞而可資修飭之計者敢不避

瑣賅條陳謹請伏乞勅下兵部覆議施行一日選戰

將切以將者三軍之司命得一良將倍於勝兵千萬

蓋自古記老矣邇者副叅遊佐坐營等官節該兵部

循資推補頗稱得人然其間亦有未當其才者蓋人品一也而材器各有不同今所稱將領者曰臨財廉奉法謹與士信此足爲良矣然廉謹忠信謂之守官則可以之制敵則豈足恃哉況各官生長腹裏歷任京營非有結髮與匈奴戰者其平時雖可無過而膽氣怯懦卒遇有警能不誤事故臣等以爲須責令兵部堂上官會同總協大臣合三大營將領量才精選擇其謀勇兼全及在邊經戰之將取補戰兵營統領戰兵常川操練以備緩急之用其次者推補車兵營

疏鈔

兵部

二

而其中有持守雖謹材調未優者只在城守管營事務使戰兵營將領皆得其人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則三軍可恃以無恐而敵不敢窺矣伏乞 聖裁二曰蓄將材夫今各營將領如副參遊佐等官蓋已重其任而責之備矣責之備故其自待也不輕宜乎淬勵多而人人思奮也至於小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其刻意樹立者固有而昏庸貪鄙聞甘衰頹之徒不可勝數豈當事者不嚴所以督責之哉蓋錄承平法弛京衛武弁沿習暴棄而司總缺多臨時姑與充補

固未計其稱否何如耳然臣以爲號頭千總等官在營則委之以訓練統馭之司臨戎則寄之以征調防禦之責厥任匪輕豈宜濫授而所以輕受於一旦者由其不能蓄養於平時耳夫今之所恃以蒐羅將材者非武舉乎三年會比錄名登薦至詳慎矣然只前列數人不次擢用餘俱授空銜而聽其自歸往往有滯滯困抑終於淪落者其母乃重於登薦而輕於蓄養乎臣等以爲宜倣新進士辦事之例初下兵部通行天下各衛所將近科會試中式武舉官盡取到京

疏鈔

兵部

三

及京衛空閒指揮千百戶擇其年力精壯者各送戎政衙門時其校閱優其廩餼第其高下登記簿內每遇大閱歲闋之期將各營號頭等官嚴加考選但有不能職盡行罷斥遺下員缺挨次頂補三年備資遷轉有薦者不次超擢庶幾將材彙集而無臨時取具之患且不特此也臣等又查得先年原有幼官舍人營專一教習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 祖宗立法良有深意近該巡視京營科道爲成能等會題兵部覆奏欽依每年五月十一日戎政大臣會同科道將隨操

勲威較閱二次年終仍聽科道官具奏以示激勵法亦備矣奈世胄之家偷安習惰即臣所親其人營隨操不過數人耳餘皆高坐逸遊驕豪脆弱矜戰陣漫不經心則何以望異日之爲國爪牙哉今後合無行令公侯伯子弟及京衛幼官不拘已襲未襲但未經管事年十六以上三十五歲以下兵部盡數查送京營講讀武經練習弓馬材成藝就然後聽總協大臣起送襲職其有才能卓異者聽巡視科道薦舉擢用挨次管事如未經京營操練薦舉者即遇應襲之疏劄

戎務

四

期管事之缺不准徑替推用如此則閱閱之習皆思奮勵以豪傑自期而不患干城之無託矣伏乞聖裁三曰練戰兵夫今之所謂練兵者不過曰頻加操演使其手足便於攻殺擊刺之方耳目習於金鼓旌旗之節耳然此所以熟其技而未足以壯其膽也欲士卒之膽壯其必使之經戰而後可蓋聞虜騎之來也其勢森突而難支其氣騰揚而難近使非平時居邊狎見而一旦猝然臨之未有不色變膽寒而先期於北者矣安望其破敵乎爲今之計合無於來歲防

秋之時將三天營內各挨次撥調戰兵二枝車兵一枝就令本管將領統押前去近京地方如黃花鎮古北口等處也駐遇有虜警即同邊兵併力截殺事竣一體撤回如是則各軍皆習經戰陣熟識虜情而膽氣自壯矣且可以減南兵之召募可以省邊兵之入衛一舉而三利具焉又何憚而不爲也或者以爲王者居中制外營兵豈宜輕出而南兵決不可減入衛之兵決不可省臣請有以斷之夫京師堂奧也近邊門庭也遠邊莊合郊廬也千金之子欲保所有則堂

疏鈔

戎務

五一

與門庭俱可分僕而迭守者也至命之以守莊舍郊廬則固有定額而不可移矣假令守家者計不出此合一家之重僕盡以擁護堂奧而門庭之衛乃遠取諸莊舍郊廬之額又虞其不足而募他役以充之世以此人爲智雖三尺童子不信矣故臣等切以爲練兵必須練膽而練膽必須曩者之說况利便昭然可觀惟在遠計者虛心熟審之耳伏乞聖裁四曰習車兵嘗考兵法謂車勝馬馬勝步蓋以步兵技專擊刺而馬有踐蹂之勢車則能禦馬之踐蹂而奔衝制

遇勢力雄大實兼步馬之長故兵家重馬爲照京營有大戰車四營每營一百二十輛小戰車六營每營一百六十輛比時製造各有車上火器先年領出試驗率多舛損邇者惟將大小車輛在於教場空行操演並無安置火器亦無出場試驗平日既乏整備之實萬一有警欲期取効難矣且_臣等動加訪問多謂營車製造既未如法而張置器具亦未全備合無乘此閒暇將大小戰車原造各樣火器盡數領出安置車上又將各車運出關外行營逐一閱試驗其可用

疏鈔

戎務

六

與否如果不堪作何議處仍行兵部廣集衆思不拘在京在外將官但有素諳車法者俾薦一二員推用營中專責以置造之規教練之畧而無靳於費財無奪於浮議則整備之後雖以之催堅衝突橫行何奴可也豈但爲防禦之資已哉伏乞_聖裁五曰數養馬切惟兵之所恃以追逐者非馬弗濟今京營之馬有太僕寺官與巡視科道既查比於平時而又泰究於年終去亦備矣然尙未見臚壯者良以舊馬之老病者未盡汰也新馬之餵飼者未如法也近年太僕

寺雖亦曾將老馬漸次焚賣然_臣等於前月閱印之時尙有二三十歲以上及臍瘤瘡癩極瘦不堪者如此之類喂養已不能進倒死又無椿銀而姦軍徒落其草料以爲自利之資誠所謂無益而有損者豈但不得其馬之力哉從今伊始合無行令各營將病瘦老弱之馬盡數查出造冊送太僕寺照例變賣該寺仍將賣過馬數開送_臣等照會以備稽考而其見在好馬及新買補給者責令該管官員常川查比中間稍有瘦弱隨申報坐營將領立拘本軍將馬帶至營

疏鈔

戎務

二

中處以空閒官廐或戎政府傍近小屋合槽喂養而官親課督之定與期限俟復臚壯方准領回若過限未臚即係剋落草料該管隨呈總協衙門追奪原馬另擇他軍稍有身家者填給勘合轉兌與之如使馬已瘦弱而該管官不行報督坐營官不行呈奪即係扶同欺隱容總協并巡視衙門一體泰究則軍之蓄牧者無不用力而官之稽察者無不盡心雲錦騰槽之望可致矣伏乞_聖裁六曰廣火器切照禦虜長技火器爲左京營火器近年教習漸有成效比之往

昔固不相伴但戰兵各營只有火器手一千二百五十名車兵營只有二千二百名城守營只有二千名其數尚少不敷應用合無將各營弓箭手嚴加選試其力強射勁者照舊存留其力弱射輟者改爲火器手其圓牌刀鎗學習已熟亦當更習火器以備緩急番休且營中見習火器只有快鎗夾靶鎗連珠砲而已外此如湧珠大砲鳥銃佛朗機起火神箭皆火器之最利者營中絕所未有豈可不預爲之備除起火神箭習用於薊鎮湧珠大砲習用於宣大皆京邊

疏鈔

戎務

八

營應用蓋以佛朗機乃閩廣工匠所造獨精也鳥銃每一門該銀一兩佛朗機每一門併提銃六箇共重一百二十斤該銀三兩五錢各銃上須鑿鐵匠及管局都司姓名如不堪用便查出提究二器解積既多教演精熟無事則可以振揚威武預伐其侵叛之謀有警則可以戰守兼資坐收其萬全之効非漫無所試而空談者也伏乞 聖裁

疏鈔

戎務

九

樞筦急務疏

石星 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

臣猥以韋布遺際 聖明曾不數歲起至九卿頃又俾臣本兵疏辭不允捧泣溫綸頂踵莫知所報顧臣行能局曲賦性慙愚所藉以事君父者區區此心耳仲尼訓事君勿欺而犯臣雖不佞敢忘私語乃本兵之難久矣以今時事度之則尤難之難者嘉靖間虜雖內訌而邊人亦狎視虜時時搗巢不為怪自貢市而始諱言兵至于今而邊事之壞極矣首功可詐則掠殺及於平人錢神可通則符節被於債師以帑金為私橐而用之如沙泥以軍餉為外藏而剝之如秦越或覆全師而稱小怯或略虜會而幸偷安邊備日弛行伍日耗語曰琴瑟不調必起而更張之今當改弦易轍之際一日舉而責之臣此振刷之難也今大落赤既肆於西史車又訖於東長昂之跳梁無時撓力克之睥睨已甚頃倭又報警矣本兵調度於中而總督撫臣稟授於外呼吸變化成敗轉丸而臣以株守之人當之此應變之難也本兵專主用將干求者

眾嫌怨易生請託格於不法則革者怨章奏疲於難行則寢者怨嫌有所不避而隣人遂以竊缺謗有所不辭而慈母因之投杼畏有畏尾身其餘幾此擔當之難也議戰者易為激昂而或輕國事於一擲議款者見為持重而或釀虜患於方來藉忠憤以危言而試之或無當勦陳說以策事而究之或失實甲乙連篇雄雉互詆而本兵以一人持之以片言定之此折衷之難也武弁者流工為承奉巧為彌縫姓名既不掛於縉紳品格又罕聞於齒頰又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疏薦將材類多臆度令臣鑑衡于疆場之外掄品於介冑之間其將能乎此知人之難也臣有此五難以故蒿目焦思夜不安寢者屢矣伏見皇上聰明神武度越百王臣無能在于風稱任使但念入臣受事當有先資之言以上告明主而下告天下使曉然知聖意所在一切舉積弊而洗滌之則臣庶幾藉手報皇上萬一用是抒一得之愚條為七事門生計請伏惟皇上採納勅平吏部九邊省直各督撫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將各該衙門一體遵奉

施行計開一曰禁剝削臣聞良將之用兵有饋軍醪者使投諸河與諸士卒同流而飲夫一軍之醪不足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樂爲致死者以脂味之及已也今遣臣有是耶虜雖悍強計亦人耳而洮河之敗片甲不返則以士卒不素養而剝削者衆也剝削之弊二一曰禁占役邊將之役也工刺綉者則占工匠作者則占工匠庖厨者則占工書辦者則占其他技藝可供役者則又占大半總兵占數百人副將參將以下又各占數十人或百人一鎮之卒健步幾何而

流鈔

十三

已半爲私門役矣如此則兵安得不耗一曰禁剋減邊軍月糧不過七錢而今生日之貨幣則剋陞官之謝金則剋津要之候禮則剋虜氛甚惡而我賂之以倖免則剋甚則堪輿星相墨客歌兒之屬持刺而乞恩澤則又剋一卒之餉歲入幾何而已半爲私門費矣如此則兵安得而不耗積此三弊以故壯丁不願從軍其應募者皆老羸瘠腹之卒以老羸瘠腹之卒而當強虜如以肉投餓虎不敗何恃臣今願諸臣洗心滌慮一切拊循軍士爲主使士卒者投袂行者距

隔則諸帥之勇也脫然而占役如故剋減如故事一暴露凡占役至十名以上剋減至百金以上不拘大將偏裨必行御史提問追贓完日照依律例從重擬處此弊不獨邊鎮卽在內省直亦多有之俱當一體而禁庶軍士稍得體恤矣伏乞 聖裁一曰杜鑽刺夫鑽刺之禁豈不三令五申哉然而武弁之夫爲之而不悔者何也彼習見其常非階有力人不得進而有力人又往往爲此屬與援業已睚眦而去曾不一創而後來者安得不轉相倣效也臣無他長獨硜

流鈔

十三

硜之愚自信如山不可撼而諸將臣或已耳而目之矣其無或以身嘗試臣而令臣藉一人以行法脫有之則臣寧身爲怨府而不忍負 皇上且暴其狀而罪之若臣力拒於此而阿承於彼則是爲關說開一實微論科道官糾奏卽諸臣藉口責臣何辭之有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臣不敢也伏乞 聖裁一曰禁餽遺夫物無因而至前壯夫猶然按劍而或託名交際廣入苞苴僅應格於中廷方物輸於私室雖好修者拒之不受而結納者視爲故常蓋至于今而其濫

甚矣臣請明告諸臣與之更始而凡督撫總兵以下走廢而議吏事者無慮金焉他如薊州之慧酒平米遼左之麥郭甘州之枸杞蘭州之絨褐宜大之黃鼠乳酪不得以汙蟻臣節且勞軍士至於將官扶貧行賄者聽臣糾舉五城御史及緝事衙門拿究伏乞天語叮嚀在內諸臣並不得以私書抵督撫將官囑托其山人星相醫卜諸人持刺詣督撫將官有所求為及買窩占窩干得鹽法者即係詐偽一切拒絕且以名聞其東之山海關西之居庸關為遼東宣大咽喉孔道山海主事居庸參將嚴為禁緝無得濫出焉而薊鎮密邇神京尤易交通境無關隘殊難盤詰請令薊遼宣大山西各省督撫每季以有無山人星相諸色干求買窩占窩名數一咨本部一咨吏部而各巡按御史則徑呈都察院以憑會同據實奏奏如有已報無待書干謁而山人星相諸人仍潛行往來待利無美則許科道諸臣訪實奏奏將發書與聽受者一體坐贓論罰而山海主事居庸參將俱聽臣等以不職劣處其各遵亦照此例施行此今日邊事第一

天妬無謂小節而忽易之也伏乞聖裁一曰重將權國制邊方文臣則巡撫武臣則總兵其後乃設總督節制之然其制詞皇上必曰鎮巡官先鎮而後巡誠重之也承平二百餘年右文墨紬于戈以致將官益卑將權易削其至府判經歷等官得以填註大將考語以致事權掣肘體統陵夷一旦有急而責之以死武夫力而拘諸原而儒者緩頰訕笑其後安惑乎于城之解體也乞嚴諭總督撫按諸臣除不職將官亟行叅劾外其廉能大將敢戰知兵果軍士屬心疏銳

廣鈔

武務

十一

持正人也則止之必爲國任事而下之亦自愛其廉
隅故其才可使也斯馳之士而託之乎才往往以墨
敗矣夫使士而墨則雖力如黃育而射如養由基國
家何從而得其一臂力耶乃其贈賂於畏途者而安
藉是捷徑爲也乞勅吏部將前後被薦諸臣從公甄
別果有品而才方優之邊方責之任事毋借揮霍不
爲名而督撫司道之推悉令本部與聞毋以越俎
爲忌至於軍職容臣等再行總督撫按會同總兵官
不拘本鎮別鎮及見任廢閒爲事充軍論死者一體
從公採訪務得真才以善附循士卒推食分甘絕無
染指者爲一等以謀畧素往營力兼全身冒矢石者
爲二等俱奏報部臣等恭酌敕轉總兵官仍依連坐
委任不敢并罪舉主而總督撫按亦以輕重議罰庶
被薦者自潔其短長必不敢僥倖以干進薦人者與
任其成敗必不敢苟且以妄稱債師庶幾一清而邊
境可無憤事矣伏乞 聖裁 一曰重司屬夫官材辨
私銓曹兵政懸於樞部兩者不並重哉今吏部四司
俱參用兩直隸于三省甲科最優者此選爲人擇官

廣鈔

武務

十七

亦將資其聞見以週知天下之務至於樞密何獨不
然臣謂本部司屬亦宜參用各邊各省之人如遇南
倭北虜竊發卽其土人而諮之其熟諳必有過人者
暇時訪論邊事彙鑑將才度可爲職方郎或循資而
轉或踰格而遷俟其防秋若干次調度無爽聽吏部
酌量資望內外叙轉而各部主事知兵者亦聽本部
移咨奏調以備職方之選此隆慶間大學士高拱曾
言之而今所當亟採者也又職方司郎中專主登用
將才題覆疏奏止以一人當之日夜應酬不暇今閱
視題參南北警報接踵旁午尤非昔此查得該司舊
有協司郎中頂管督捕近以藏革令勅吏部議援令
掌印者專掌用將總理題覆協司者仍管督捕兼理
題覆庶官仍舊額事易實成矣伏乞 聖裁 一曰嚴
功罪 聞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
自貢市以來諸臣之橫金拖玉賜賡世官者凡幾人
矣然而邊防日以大壞者與在功罪不明而相率以
欺蔽 皇上也今臣不揣而肩事矣惟是功罪賞罰
皇上明示諸臣肅然如雷霆揭然如日月凡有功必

賞無後時焉有罪必罰無後時焉大都首虜功次隔陣將士爲主而督撫次之失事亦宜以大將及對敵爲主而督撫次之至於拒守雖微斬獲而我軍亦無所折傷則錄其功焉可也防禦雖出意外而奏報亦無欺隱則薄其罪焉亦可也臣所最恨者一日賂虜二日冒功總之歸於欺蔽而願皇上實於已往屬千方來設或升髦明旨欺蔽不悛亦宜大奮天威特加誅殛以爲邊臣不忠者之戒至於本兵與邊臣受賞則亦當與邊臣受罰安得不互相欺隱臣所以爲諸臣有功不敢舉與教誨有罪則許科道糾舉候皇上處分庶平明之治自臣先之法紀肅清邊事可振矣伏乞聖裁

目擊時艱不能自默敬陳一得以佐廟謨疏
陸可教 右春坊右諭德 萬曆二十年六月
臣竊見寧夏反叛以來日夜憤懣恒不能奮身行間以徇國家之急獨念一時當事諸臣皆海內碩望老成更事之臣陛下軫念邊疆不吝膏腴厚賞優以貲貲假以便宜又非有掣肘中制之虞么麼奴隸固不足定何復假書生喋喋爲用是雖鄙見聾言嚚不敢發今遲延數月戡定無期舉動周張請乞煩擾情見勢屈將有他虞乃敢不避迂鄙之嫌僭陳一得夫兵家大計約有二端應機不厭速制勝不厭緩今應機之失已在事前無容追論至於制勝之畧亦宜規圖一定決策萬全今觀督臣魏學曾前後奏報漫無成算止憑部將揭稟倏緩倏急乍進乍退今者內外人情僉謂討叛不難難於制虜臣謂當逆賊反叛之始三尺童子知有勾虜智謀凡所出入要地謂宜首駐重兵外斷牽援內防進退今來去不知其踪多寡莫稽其數豈可盡委於兵力之不集哉至於攻城護胸責任宜分安有數萬之師盡作待哺之計議者驟

見糧草被劫遂謂賊計百出猝難蕩平臣謂待死狂徒必無分兵四出之事何者彼亦知一戰而潰不可復收也故知城外零賊半係腹心半由劫質上策能用之次則能藏之最下亦能防之何故圍城之中忽出劫糧之衆既不能制我之進退復不能覘賊之出入又安可專咎護餉之無人也若乃廟堂處分祗憑賞罰二柄今者賞太重罰太輕賞太易罰太難卽若總兵李响者謂宜先使戴罪立功如復逗遛便行斧鉞軍律具在彼亦何辭今前有封侯之令後無失事疏鈔

五卷

三

然結怨若知全陝之力困於一城見利而趨固其常性卽以狂事籌之呼賊之變於我急於火真得城之利於虜大於搶國秋高馬壯萬一生心就令擒酋不行潛遣別枝托言非力所制以爲嘗試之謀我軍驚擾遂百倍今日況復火會伺隙未甘遠遁此不可不慮者一也夫師克在和權均則忌此非可以詔旨約束也今三道之兵俱出學會調遣近聞一賊未得已有競功之謀向者榆林士卒逗遛未必糧餉不時之故多因固原將領自分彼此乘機歛退譏責他人矧今宜大之兵由於欽遣受命之日公以不受節制爲請縱令學會屈已相成彼各總兵詎能相下妬功利敗勢在必然昔以李郭之賢獨有相州之潰矧今諸將可望成功此不可不慮者二也今卒伍日驕軍令益替無事則以糧餉爲辭恣行邀挾有事復以激變爲罪任彼嘯呼卽如薊鎮肘腋之間乃有前日之事槩從寬釋豈是紀綱今討賊各兵無法不行無糧不飽脫有效尤生變恐所在驛騷此不可不慮者三也況今炎暑鬱蒸癘疫將作兵屯衆聚能保晏然倉卒

疏鈔

五卷

三

機宜理難愈定惟有築邊一策差可鎮定人心言出
書生詎爲無據請先引古事爲證昔王晏球討王都
於定州吳曾亮餞以萬騎突入併力拒守晏球築長
邊圍攻之坐食三州租稅爲必拔之計卒能北走契
丹都與亮餞首就戮今擒酋之強不如契丹松套
之虜不如亮餞逆賊驟起不如王都榆林宣大之兵
不減趙德鈞全陝之租廣於三州朝廷全盛萬萬非
後唐之比虜又懷我德威卒未敢動何可謂今日賊
勢粹難撲滅也度今諸道之兵不下五六萬宜勅魏

疏鈔

戎希

三三

學曾相度兵力強弱及將令所宜或扼虜衝或護餉
道明諭事望之日與攻城之功等無彼此其臨城之
兵各分地面掘塹築壘按兵坐困如晏球計臣又料
圍城之中伺隙圖入賊各有心特劫於屠割之威且
以外攻未合形援難恃耳若堅壘既合飛走路窮宜
明示招徠潛圖策應以伺內變之作臣又料寧夏居
民卽不能伺隙圖賊宜有縋城求活之謀但恐諸將
割級爲功自投死地宜預嚴約諸將領自非臨陣對
敵不許擅斬一級以開彼中四散奔逸之途其有縋

城自赴者令各營加意拊捕時遣向城招諭明示更
生有路臣又料途賊自知死近必有乘間乘突之謀
萬一我兵不戒冀可得志宜預戒各營將領倘有零
賊嘗試憑壘勿追如大隊突出然後併力相持斷其
歸路臣又料途賊計窮緩則設謀相誘乘虛北走急
則以人爲糧苟延日月宜觀察形勢稍示縱弛伺其
既走而中路扼之以採危城數萬之命臣又料城破
之時卒伍人競首功勢必多殺居民爲賊困守亦此
之由宜預查逆賊首領及各族姓名分授諸將內得

疏鈔

天啓

三三

三人非常給賞其餘不得以一級爲功但令收城雖
無斬級賞資皆等以杜一時橫殺之禍蓋堅壘既立
糧餉四輪出則可攻入則可守勝固可造敗亦可依
分數明二有競力而無隱功隅落勾連有並進而無
偏潰虜在賊中固同牢而同契虜在賊外將望風而
遠却且可內安將卒之心外體士馬之力下弭流煽
之變上息紛紜之議爲今之計似宜無便於此者臣
又惟魏學曾雖用兵制勝短於決機然其人實心謀
圍語絕虛誇前後章奏亦畧可見近聞本兵以事不

夾行有署代之舉此則臨敵易將兵家大忌况所署
代未必過曾以又未可倉卒議及也又諸將中忠勇
謀畧僅見蕭如薰一人近者特拔元戎極爲得策第
其名位素微諸將之中必多嫉妬宜特勅魏學曾調
和聲護成就其功不惟爲國愛才兼亦爲軍餉籌此
又當事所宜留意也至於廟堂規畫不必盡憑該部
宜自 陛下赫然發詔顯示不測之威一面詰責魏
學曾去年罷欸之議厥欲何壯今何輟儒不副前聞
目下定畫竟作何處置一面遣知兵大臣以宣慰諸
軍爲名隨察諸將領中沮撓觀望不用命者拏解一
二按行軍法以聳動各軍耳目見天威震怒精神
折衝逆賊之首不日可懸北闕矣又見邸報倭奴
不道侵破朝鮮 陛下俯念屬國特許赴抹兼賜犒
金茲實聖天子天覆萬國之心德意甚盛然臣猶有
私憂過計謂事關外國接應實難隨聞本兵調遣止
駐境上近作聲援斯則內揚中關之威外明恤小之
義名實兩附得美爲多惟是沿海州郡自合暗行隄
備不必過示張皇又所議募兵二節少則調遣不足

多則資餉難充凡百規圖宜思永計趙克國有言兵
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蓋於今則貴精不貴多於後
則能合亦能散當事大臣宜有石畫矣臣本豎儒未
開軍旅特不勝一念區區忠憤冒昧陳言惟 陛下
裁察

疏鈔

元曆

五

兵事方殷學謀未協敬陳末議以濟勛疏

許弘綱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六月

臣本樗櫟待罪山林荷蒙 陛下拔臣於病廢之餘授以兵垣之長軍旅雖云未學當官寧途無言然臣非強足行間不敢臆說特言其仰贊廟謨執樞而廣運者耳廟謨大端惟聽言用人兩事聽言貴廣今則愈廣而愈清用人貴專今且旋用而旋惑此臣所未解也夫盈庭之議誰非殫赤而抒忠然甲可乙否尺短寸長奈何而不持之以堅定耶古之君臣其運籌

疏鈔

三

握勝於密勿之上天下固有所不及窺而神閑氣定於當事之衝天下自有所不及辦今一題一覆已屬漏師此是彼非譁然聚訟羣策固屈羣力議論大廢成功請自今以往寧夏軍務姑付彼中聽其隨機應變小遲勿急小敗勿撓小費勿惜苟其據實上聞不必遽相駁訖諸臣條畫毋論談倭談賊明効該部慎為題覆須洞中肯綮始見施行間或事屬疑難共當商確臣等會同該部該司於朝房面相印證必其意見不合然後另疏請裁固不敢話諾以雷同亦不

必曉曉以炫異庶百官之心志寧一三軍之耳目靜專不中制不外牽蕩平可立待耳昔趙充國漢庭老將猶曰兵難遽度趙括馬謖非不燁然傾聽識者預料其不終夫兵詭道而陰用談何容易也譬之奕棊

一人當局十人譁面教之鮮不敗矣況旦暮形勢烟雲倏忽未臨敵而設機宜猶未見其而談應着也可盡曰旁觀者明哉偏執之時利用謀清亂之時利用斷此臣所前而借筋也寧夏一節 陛下主之以總督矣又為之聚二三都御史矣庭遣一監軍一大將

疏鈔

戎務

三

矣當今豈患不多人患入多而見未盡合耳忌撓一旨凜若秋霜孰不驚戒功名利害之念人人有之彼封侯未卜誰氏勞苦莫辨功高容或互相觀望耳今第勅撫臣朱正色會同蕭如薰專心禦虜虜退即敘上功沈思孝督率司道等官專心饋餉餉道不絕即敘上功葉夢熊會同李如松專心討賊賊平即敘上功雖犄角互相為用呼吸彼此相通而事權既分功罪易見謀猷競展猜忌不生固一筭也若又紛紛調遣竊恐更置者倉卒不辦在事者慚念灰心師墮厥

聲敵乘我隙杞人之憂莫尾所從矣方今薊遼督臣
 聞母憂順天撫臣有歸志倭變剝膚去留關係此又
 臣之所汲汲也再照師之制勝有緩急而志氣不可
 以不揚今寧夏合數道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曠日持
 久無所見功師已老矣而糧餉不繼饑疾奄奄救死
 不遑安能制敵撫臣朱正色所報讀之令人寒心
 陛下以專殺付督臣軍威應稍立矣若撫巡不至枵
 腹吞聲隱憂可勝道耶古之名將往往與士卒同甘
 苦共勞逸甚至吮難疽編妻妾而後有投石超距之
 流鈔
 成務
 鋒有折誠執符之績今何等景象也 以爲 陛下
 宜亟勅諸臣速備糧餉以安其心便宜陛下以作其氣
 而又明著詔令但務成功不拘常格事寧之日決不
 輕信謗書斤斤文法然後將得盡行其志士得淬礪
 其鋒冠始在吾目中耳至於倭雖密邇然兩虎相鬪
 雖強亦疲我之內防須有次第寨旗陷陣騎誠不如
 步壯兵誠不如南兵然使不先具餉而廣募兵既集
 兵而始待餉是更生一敵也覆轍相尋後車當戒乞
 勅戶兵二部大臣同心計議毋更空談抵牾此皆目

前要領臣是以首言之若諸節目則言者犁然臣復
 何贅

疏鈔

成務

三元

時事可愛兵食不足敬陳一得以裨安撫疏

顏文選南京戶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七月

臣聞太平無事尚徵桑土天下多故尤安燕雀非計也不爲三年畜艾之謀坐待七年不救之病非計之早也今虜西侵矣倭東報矣逆賊鼓兵而叛驕卒挾餉而謀者數見矣彼皆窺我虛實無可誰何故敢干縱肆而莫之顧也神氣已弱百病交侵不早爲兵食之計欲爲安攘之圖不可得也夫議兵者必曰招募他日則有聚而不散之患議食者必曰加徵今日則爲垂斃難剝之膏不必招募原有可練之兵不必加徵原有養兵之費特以積習因循而未之察耳夫各州縣設有民壯非兵乎民壯額有工食非兵費乎臣原任江夏有民壯三百五名則天下之大州縣約有數百小州縣不下百名奈之何徒供迎送爲道路之侈觀或充快手爲衙門之牙爪以致應役者非奸詭之獷猾則老弱之遊民惟以護守城池之名冒領民供歲額之脂耳以臣計之兵貴精不貴多與其多而不爲用不如少而厚資以得其心如有三百名止留

一百五十名百名者亦減其半仍以兩名工食總計一名貢成州縣正官盡選膂力強壯堪習武藝者充之分爲兩班春秋更番以一班在縣延請教師訓以武藝不時親試賞罰厚加優恤藉以護守不許雜差惟爲國家養敢死之士以一班赴集軍門途遠者巡道練以陣法量增應操衣食屢試而膂力選人謀畧出衆者取爲中軍贊畫復爲諸士鼓効用之心兩班赴操一縣果皆勇敢精藝之士督臣特薦縣官滿卽陞取不在四年六月之限否則以不職論罷三年更練其間果有文武全備之士按臣收應武舉一應優錄不爲籍貫過犯之限缺則以各縣選補尤恐其薄往日民壯之名而不爲也易其名曰選鋒使知在止重用之意至於順天永平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則神京之股肱也當以原額名數加餉選練應安徽寧池太廬鳳淮揚則陪京之藩籬也當屬操江都御史練集南都以固本根夫總之爲軍門之貌貅分之爲各縣之赤子無後日難散之憂卽額辦工食之費充養軍練士之需無今日加賦之苦養之厚則

人心樂從處之優則豪傑何用賁之州縣則一縣豈無號勇十百且教藝有分任之入集之軍門則一省可得雄兵萬餘且團練得臨陣之用在在皆精兵人人圖報効不召募而有召募之實者也何憂於虜何憂於倭何憂於反側哉即驕兵悍卒知天下有勦敵亦畏焉而不敢肆由此皆聽上之所振刷沙汰而可用矣然所以佐兵食之不足者又有說焉夫撫按贓罰解之濟邊有司紙贖令其積較法非不善也每見天下應積之穀多取足於罪外之贓贖錢一入祇爲充囊凡此民膏不能輸之以恤窮簷不若留之以佐軍費輸粟贖罪者漢臣亦有言之者矣其若令有罪者定贖入穀酌時價而量免其十之二以爲撥運之費凡追收贖穀者不問司道府州縣俱請按臣掛號印票盡數登報不以穀而以銀者以贓論不以按臣印票追收者亦以贓論有司盡以其穀入之於倉必有餘盈又知其利之不入於已必從寬恤積之三年倉有餘粟行之有司官無私嫌不惟賢者可以自見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以自玷固所以佐軍餉之萬

疏鈔

戎務

三二

一亦寬民生清吏治之大端也臣目擊時事心切杞憂冒陳一得期裨安攘每患格而不行議而無用惟天下無任事之人也使有司者實心任事眞爲國家求治安凡選鋒課技者無所不至爲撫臣者實心任事眞與士卒同甘苦凡結心鼓舞者無所不至何患事不舉而兵不精哉不然何獨浙兵可用而天下之兵不如浙耶任事與不任事之辨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可採卽爲覆行則各處有兵名處有食可恃無恐神氣自壯豈獨爲時事之助卽安

疏鈔

戎務

三三

復樞筦善後事宜疏

兵部尚書
萬曆二十四年

該兵部署科事刑科右給事中徐成楚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爲照武臣之推用其途頗多世
職武科之異其名薦舉咨補之異其用安危緩急之
異其時有必不可膠柱鼓瑟爲者等謬以庸劣
切竊樞務每欲自効一得以廣布功令而念先世忠
烈如子謙其功業如楊溥其聲名彪炳至今夷考故
牒別無勛立條格豈不以非法立則一獎生不若隨
疏鈐

武務

三十四

事釐革因時調劑之爲得也等不逮二臣遠甚河
敢輒有所更改致有偏而不舉之弊今科臣徐成楚
目擊近事慮且將來敷陳四議與本部見行事例昭
合大有裨益卽臣等自靖自獻亦無以復加相應酌
議覆請其一曰論資夫本部推用將領率取諸世職
次及武舉此外如會舉三科武舉等項卽中係實職
者亦必擬有各該撫按保薦然後推舉二三是本部
何嘗不論資但未立有舊資正資旁資名色聞武舉
一途查得會典除係五名內卽行推補其餘俱咨送

各省直隨其委用待有咨薦方許以次收錄原與文
舉中科者不同本部遵行日久其中或名次應及而
缺未相應或員缺相應而名次尚隔三年內外缺亦
無多既有新科遂置不問是何來未嘗不用但用之
未盡耳今查廿三年武舉已用至五十餘名再更年
餘以次選用必不至如先年壅滯之甚今後除世職
武舉有功有薦者循資量推餘遇急用異才方以旁
資間推至于京管聽用官近來委係冒濫此輩用之
則妨正途不用則騰謗頗應如所議除世職武舉及

疏鈐

武務

三十五

試有真才長技照舊存留其他無用之人責總協衙
門會同科道以次查汰不得濫留滋弊其二曰論俸
夫本部置有俸單自來推用俱憑次序何嘗不論俸
但俸不同如邊方官多則缺多俸自不得深腹裡官
少則缺少俸自不得淺故有在邊爲極深之俸而較
之腹裡猶仍舊職者人見其故則以爲本部用人無
序而不知地之東西南北使之然止將補北南將補
南實本部見行事例惟是有才地相宜而歷俸已
深本部不得不量爲議處以致遷轉那缺往來更調

委爲煩數今遵奉明旨久任責成恐越後捷前不免
又生異議合無今後非地方緊急要于擇人各照南
北東西循資計俸若俸既深而才地相宜者聽督撫
遵旨題請加銜久任其三曰論薦夫本部用人非薦
何所考鏡顧其間或以督撫咨揭或以新功優敘或
以才能年淺調任故有一薦用而薦多未必用者有
舊薦用而新薦未必用者然皆中有關係豈敢任憑
已私今議分正薦特薦例薦而又重新薦次舊薦俱
本部見行事例歷歷有成案可查惟是邊鎮有缺督
撫宜能三題請或彼此通書預行薦拔或咨議商
確據實題知要以酌量緩急爲官擇人正與本部同
心并濟有難以舉絕者然擇之督撫之議者十之一
二擇之督撫之薦者十之八九固不盡憑書揭也合
無今後將領陞遷乃照舊以新薦爲主仍於疏內詳
開履歷以備覽閱其有新功優陞及不次用者仍聽
臨題請簡庶不拘泥其四曰覈實夫邊鎮以禦虜爲
上功則將才以交戰爲正事自來衛邊有缺本部必
查曾經戰陣効有軍功然後推舉亦慮高談無當虛

疏金

武務

三

名游揚者未必一一皆可用耳合無責成總督撫按
薦舉要在精核務得真才以裨實用毋或輕採虛譽
致貽後悔至於鑽刺武官文間日密一鎮之中一年
之內舉劾不止二次斥逐不止一人將才幾何消磨
易盡與其憐惜于既筆之後孰若曲全于未革之先
以後須察情罪輕重地方難易稍爲寬假疏下本部
仍酌量議擬或改調或調治或降級或聽用以寬自
新之路其若鑽刺有顯跡貪贓至數多勘究明確坐
以永永敘用者在兵科有原題可查明例森嚴如有
疏鑿

武務

三

朦朧推用聽兵科參駁不必另置簿籍以致一柄兩
持難爲糾舉凡此四議皆簡要可猶足以因時救弊
而臣等復加參酌少爲變通正以用人與論人其道
有不同也合無恭候命下移文南北京營及邊腹省
直各總督撫按衙門查照科臣原題并本部覆議事
理一體遵照施行

一 敬循職掌條上戎政事宜以固根本疏

沈思孝 兵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四年五月

臣惟居重馭輕者振國之長策因時制宜者致治之大權使策而權之得重輕矣知時宜矣又莫要於備無患之爲急也何則我國家京營之設凡以宿重兵蓄威昭德用爲萬世安者以故雖居恒無事猶當思患預防而况驕胡未聞華面倭奴方逞潛謀時乎第承平日久武備頽弛無論士馬之數團練之法不及祖宗朝遠甚即詢之將孰知兵士孰知方步騎行陣烽火器械之孰精利則無一足爲捍大患衛宸地也如此而謂之曰居重馭輕不既難哉臣以軍旅未學謬叨京營已來雖時時力爲振飭獨奈由來者漸如積疾痼病一旦非刀針可起茲當疆事孔棘京師爲四海會極尤戰守所宜先計除一面申嚴教練外更得所當亟行者伍事夫都皆隨勢變通先事綢繆不容須更緩者謹用條列上請伏候 皇上垂神采納勅下該部逐一酌議舉行社稷幸甚 愚幸甚計開一曰久任將領臣聞將兵者在將帥將將者在人

主使將將而任之以專久勸之以崇階斯將兵者得

以展其謀盡其用結恩信於相臨之際申法令於訓練之中使士卒知有將不知有敵如指臂相使而後戰守足恃也乃近來副叅遊佐及坐營等官大率遷轉不越半年以故人懷倖倖之心視京營不翅傳舍甚且朝拜官而夕謀缺矣將不習兵兵不習將緩急將焉用之其所以然者直以體統不若外之尊崇供給不若外之豐腴耳此常人之情所不免也查得往年副將焦澤久任廉勇遂加都督同知一時將領莫不感激思奮願爲焦澤比肩者今後自副將已下俱宜以二三年爲期如果廉勇任事訓練有方比照焦澤事例一體超擢則凡有志功名者自不溺於輕內重外之說而咸爲興起矣又查得各該將領人係遠方者每月例給養贍米五石係腹裏者無之近該巡視給事中吳應明題請腹裏亦與三石 臣 則以爲同一時將領何分南北况宣大薊遼雖稱邊方而甚適南直江浙閩廣雖稱腹裏而實運合無一體同給五石庶將士蒙共視之仁而無所缺望矣又若在營將

領多用壯人者特重禦虜耳今有東倭之警南人尤須參半而用俾各盡其長以備任使則朝廷收任將之功而倭虜兩有所備也伏乞 聖裁二曰教練標兵竊以得其心者民皆可兵知其教者兵皆可戰何嘗囿於南北也乃今不教之南枝而遂謂之不南兵若者則奚異於適粵而面冥山哉查得左右標兵營凡七千人皆一時之適其所用長鎗狼筈馬銃刀牌等項亦皆南兵之器第須以南將專領其事而分隊練教以擊刺進退之法不過半年便可精熟如此則

疏

兵務

平

不惟東足以備倭而北虜亦甚所畏也然標兵將領又有稍宜加重焉如卒邊方總督標下至有副總兵銜者況京營擁衛九重視彼輕重又當何如合無新陞神樞八營參將陳寅調標兵左營原任寧紹參將葉勣起標兵右營各參將專管教練蓋以二人皆南產而謀勇有足用耳如其教練有法不下南兵可用衝鋒破敵則紀錄超擢為將來任勞之勳其見在佐擊三員俟 聖實等到日陸續別用伏乞 聖裁三日奉用豪傑臣觀自昔稱戡大亂擒巨敵者曷嘗不須

豪傑之力哉顧所謂豪傑者幸皆庸衆人目以為迂遠狂誕者也是以棄多在草芥用亦不踰偏裨使非有識別之者雖能將如韓信出奇如陳平終死於連敖沒於亡虜耳況其他乎方今疆場多故非豪傑之士無與計除臣一而搜訪外合兩直十三省撫按衙門凡有智勇兼資熟精韜畧洞識倭虜情形與夫曾經對壘戰勝功取及膂力異常不論見官廢職軍民人等務為體訪與論而試其長如才勇符合前項者各舉一二或三四人給與安家路費起送前來試驗可用者先照千總例給與養贍馬匹在營聽用其養贍之費即在太僕寺每年徵收京營子粒銀內動支其聽用人員若先曾任都指揮已上者俟相應偏裨員缺推補其自衛所指揮千百戶已下及軍民人等俟中軍等官員缺推補使人各展其能以儲後日大將副將之選但此端一開則人情狡偽鑽刺者至矣其必責有所歸庶乎拔拾得伍如外以虛名應舉者責在撫按內以徇情濫收者責在戎政內外如此而不糾舉者責在於巡視二臣更須立限通行務

疏

兵務

四十一

令依期如數搜訪起送前來以充實用無徒視為紙上空言而弁髦之也伏乞 聖裁四曰增補馬匹看得止兵躍馬乃其長技馬固與兵相須為用者也乃今有兵而無馬則與無兵等耳查得標兵左右二營先年兵部侍郎王基暫署營事會奏討馬一千匹給與選鋒操演後經印馬御史樊玉衡題革夫標選乃等精兵一旦有急所藉以先登陷堅者其馬固不容不增也又查得三大營原額馬二萬七百五十四匹自萬曆三十二年正月起到十二月終損倒馬一千三百七匹變賣馬鞍馬二百二十四匹二項共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內七百三十七匹例應於太僕寺收養數中取補其六百匹例應該寺會同巡視科道及車駕司屬用價召買今值有警恐一時召價不及合無俱行太僕寺將見有馬匹如數撥補併增標兵馬一千匹以便操演其召買事仍俟無警年分照舊舉行伏乞 聖裁五曰繕修戰具夫進可以長驅止可以堅陣宜莫如戰車而戰可以催鋒守可以却敵又莫如以攻若欲藉有用而不精其具則又不免有折

疏鈔

卷三

疏鈔

戎務

卷三

輜自覆暴裂反傷之患於戰守何益哉查得近年工部所造佛朗機鳥銃快鎗連珠砲虎尾砲三眼銃等項時於營中放試每至炸裂傷人因更移文工部取原造匠工自放亦復被傷是演尚不堪用何以望其禦敵也合無容臣等委習知火器將官帶領火器手會同工部監造過前項火器人等不必拘三年兌換之例將造過前項火器逐一揀選有鍛鍊未熟燥縫未合必至炸裂者俱着另行改造以待緊急所需此後放用若仍有壞裂反傷者必係火器手通同匠役

萬曆疏鈔卷三十八

邊防類

○吳百朋

修築重鎮邊牆以峻大防疏

○方逢時

陳虜情以永大計疏

○張棟

邊事久敝教陳責實之議疏

○王德完

申明邊務以裨勝算疏

○鍾羽正

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王一鶚

酌議西鎮事宜以圖安攘疏

○兵部

河西目下已定將來防禦宜周疏

目錄

卷三十八

○魏學曾

陳禦虜慮疏

○張一棟

玩寇使過疏

○劉元卿

酌議貢規以正夷夏大防疏

○朱一韓

邊防難于宣大急于薊鎮疏

○史學遷

邊陲重地非人貽患日深疏

萬曆疏鈔卷三十八

邊防類

懇乞聖明及時修築重鎮邊牆以峻大防以永

治安疏

吳百朋

萬曆元年二月

臣惟帝王之禦夷狄設險築城以限內外別殊俗蓋自古重之我朝定鼎燕京以宣大山西為右翼外捍強虜內蔽畿輔故繕治塞障實莫先焉恭惟我皇上修先帝之業從閣臣之請遣臣等分閱邊務臣自

陳參政

邊防

疏

受命以來夙夜驅馳不敢憚處懼無以稱塞明詔東自火談山北至獨石馬營西抵平虜灰溝皆躬履其地徧觀歷覽即諸疆吏亦祇奉德意靡有不舉除各官殿最及三鎮修守事宜容臣參五詢訪擇其鉅者列狀上聞惟是大同邊牆廢墜日久當事諸臣方修內堡未遑議及臣以為事先急務功貴乘時及今閒暇春和冰釋亟宜興工修復邊牆以樹藩屏乃為得策如復玩愒時日轉盼之際秋防又至脫虜又及側計已晚矣該臣欽奉勅諭內開該鎮虜情向背及一

應戰守事宜爾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奉聞以憑裁處欽此欽遵夫戰守先務無論設險臣偶有愚見恐事竣具奏緩不及時謹預爲臣陛下陳之臣查閣得宣大二鎮皆重地以近京言則宣府爲重以通虜言則大同爲衝雲中川原平衍無險可依與虜隔者僅一牆耳先年虜入無時併其牆又廢矣無論大邊三邊卒難復即三邊亦僅僅有存者計其爲牆大約六百餘里除東起瓦剎堡至鎮口堡一帶已經總督王崇古修治完美起朱家溝至保平堡一帶方在估

邊防

勘題修起鎮口堡至寧虜堡九三百八十里有奇額圯者十之二三修治頗易起寧虜堡至平虜衛角山九二百四十里有奇則額圯過半漫無界限矣今皇靈赫然虜方納款稱臣之不暇時號無事然狼子野心終難馴服中國之憂難不固夷狄之出入無制設有不測何以禦之此大同邊牆所以當亟爲之圖也大抵修牆其利有十減胡威胡敗胡阻胡諸堡皆孤懸絕塞有牆則可以格虜放牧助我拒守一也擇其要害設爲墩臺城寬俾驍卒戍士風雨足樓緩急

可倚二也平居人畜免擄掠之患秋成禾稼鮮剽奪之虞三也小賊入則我得據牆下矢石無使墩卒爲賊所餌四也大賊入必須掘牆我得預知爲備收歛堅壁使虜無所掠五也募兵實塞下營屯田民鮮畏寇樂從者衆兼可足食足兵六也虜有變必乘虛從威平入非刺膚朔府則垂涎山西彼覘我有備其謀自阻謹守大同所以屏蔽內地七也雲中邊牆長曠俟虜背叛徐議起築必須多發兵防禦及是時爲之可省調集之勞供億之費八也以守爲戰以逸待勞

邊防

九也峻夷夏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十也凡此十者其利甚弘否則害亦隨之議者或謂方修城堡工難並舉臣以爲修政當先內而後外設險當先外而後內原題三十六城土築已就時未全甃耳及今無事先治邊牆然後以其餘力包城無不可者斯爲得緩急先後之序也如日復一日虜稍變動事無及矣議者又謂虜方納款遽議修牆恐虜生心臣以爲修之恐啓目前之釁不修懼貽他日之禍其害之遲速大小不待智者能辨之夫通虜貢市莫得數年之

安修我武備實爲百世之利以虜貢市爲失策者非也
也以虜貢市爲足恃而置武備不講者尤非也以虜
貢市爲臣服而遂責當事之臣必保其弗變者尤非
之非也來則撫之叛則絕之吾惟恃其在我者而已
安可弛備以徇虜之情哉今總督王崇古在事日久
能得諸酋心臣願陛下陛下下兵部議覆責成崇古
及撫鎮諸臣以身任之中書疆界刻日與工審時度
勢創新補故凡城壕高厚深廣悉踰舊制通賊要衝
或如薊鎮雜建墩臺相爲犄角俾可以守永永勿微
疏缺

邊防

四

陳虜情以永大計疏

方逢時宣大總督
萬曆五年九月

臣聞言天下之事非難而知天下之事爲難知天下
之事非難而任天下之事爲難故知之而後可任任
之而後可言苟言之者不知而任之者不言則所言
非所任所任非所言舉疑異趨衆慮殊途國是所由
以不定而事功所由以不立也今天下之事惟夷狄
爲大而夷狄之害惟北虜爲最蓋西北之地高寒荒
瘠虜生其間兇頑桀驁茹血衣毛與虎狼無異接壤
中土歲時覲伺大則侵陵小則寇掠自生民以來爲
患久矣以二帝三王之盛卒未有能臣服而誅滅之
者秦始皇築塞却胡終胎身禍漢武帝窮征遠討海
內虛耗以漢祖之雄傑而有白登之圍以唐宗之英
武而有渭橋之急然則封疆之事安撫之計豈易言
哉下自晉宋迄於金元而禍亂極矣迨我 皇明太
祖高皇帝神武肇命迅掃腥羶廓清寰宇 成祖文
皇帝法駕親征蕩平沙漠保安黎元 二祖聖武規
畫創制西自甘肅東抵遼陽巨鎮強兵環列屏翰秦

晉燕趙之境始得安息二百年來猶歎盛矣然也先
首禍於土木哈密構亂於西陲小王子火節花當之
屬相繼爲害及今俺答益稱雄桀糾其弟兄率其子
姪攻兇諸部雄據朔庭東連察罕西勝番回虎視三
關蠶食九鎮五十餘年致我中土之民困於徵輸邊
鄙之民死於鋒鏑嘉靖之季騷擾益甚世宗皇帝
宵旰四十餘年思欲討其兇暴誅其狂肆而事有未
逮過我穆宗皇帝之初天眷明德厥彼兇頑孽孫
構釁慕義來降蓋天將啓太平之機而再造邊人之

疏鈔

邊防

六

命也時巡撫大同適當其事竊料胡運將衰首謀
受降爲國弭禍先遣鮑崇德齎咫尺之書諭俺答以
紆平虜之急繼遣龔喜等持一箭之令詒黃台吉以
解大同之圍曉以禍福申以信義盟約既定二會既
從乃咨會督臣王崇古審計協謀傾心竭力以共圖
弘濟列疏上請伏荷先帝聖哲洞燭機宜二三元
臣協心一德贊襄廟謨折衷羣議授以成算使臣等
得效犬馬之力以馴豺虎之心叛人斯得貢市用成
繼臣以憂歸王崇古獨任其事請封議貢約會定期

勞心苦志克有成績而孔昆昉的祿父子疑三未卽就
約巡撫都御史其允訓諭有機招徠無倦遂致東西
聯屬及側漸消封疆遂寧比及三年蒙陛下特恩
起臣草莽之中來代崇古之任臣才智庸淺力孱氣
懦而區區爲國共念之誠不敢自負宣布仁威恢張
國體申明約信通行曉告羣酋素皆知臣莫不傾心
聽服願臣陛下神武元臣忠良充終愚志不墜前人
之美八年以來九邊之外以生齒則日繁以修守則
日固以兵馬則日練以籌餉則日積以田野則日闢

疏鈔

邊防

七

以商賈則日通窮蹙僻堡陷危殘喘之民始知有生
生之樂此今日邊事可知而可言者也處自順義而
下有黃台吉有兀慎有擺腰有永邵小有河西禩兒
都司有青把都白洪太滿五素滿五大哈不慎打刺
明安免有堵力銀五路青把都瑪黃多羅巴林松木
兒等部寔繁有徒小大是通錯雜不啻然其同化懷
惠心傾志靡輸誠效貢以而益篤莫敢有渝盟叛約
顯然悖逆生亂者歲時請求隨宜與之卽欣然知感
聞前請事實滿文使經過城堡投見守操官員求討

食物苟得一餅一果之與卽稽首而謝歎笑而去蓋犬羊之性不顧廉耻不識法度不知禮義乃其恒態非敢有所侵侮而豕豕獸畜馭之得宜益足以堅彼歸向之心於國體何傷於貢市何玷卽有無狀捉人索賞如打刺明安免者告之俺答茲加罰治卽委首聽命服罪知悔此今日之虜情可知而可言者也夫今日之邊事如此虜情如此臣等之處置如此中外之不然者或曰夷使成羣充斥城市爲害將不可制也或曰財貨日益貴耗虜欲終不可足也或曰與虜

疏鈔

邊防

八

益狎隱憂叵測將不知所終也爲此言者心則忠矣而事機或有未達一時風聞疑之太甚計之太深者也夫夷使之入三鎮皆有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而夕去夕至而朝發守貢之使實至卽歸有舍館以安之有卒徒以防之有餼廩以養之何有於充斥財貨之費有市本有撫賞盡有定規給有定數通三鎮而計之每歲約費銀二十六七萬兩出戶部者一十三萬有奇出兵部者四萬有奇三鎮所自措辦者十餘萬兩較之先年征戰歲費戶部客餉銀至七

十餘萬兩而不足兵部太僕之馬價亦且十數萬兩者纔十之二三而虜心鑒矣至於民間耕獲之入市買之利不與焉所省不亦多乎以爲有隱憂者有之而不隱也方虜之未款貢也庚午以前每歲大舉九邊之地必有被其毒者而雕搶鼠竊無處無之致我三軍戰鬪暴骨滿野萬姓流離橫屍載道城郭丘墟芻糧耗竭外罹慘禍內虞他梗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肝食憂孰大焉款貢以來七八年間無此事矣設使臣等處置乖方羈縻失策愆小費而虧大信貢

疏鈔

邊防

九

不至而市不過虜一旦肆行侵掠則前者之憂卽見何隱之有哉其所不可知者虜中之權悉屬俺答今衰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酋旣死諸部無所統一號令不齊其中狡黠互相爭構言貢而貢或有不至言市而市或有所挾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停貢罷市閉關絕使嚴兵固壘以禦之禁遣軍之私行赶馬禁邊將之輕舉倖功旣示以易與之情亦不啓以可乘之隙使曲常在彼而直在我前已於彼貢市何賴焉

然人情貪鄙思我之餌懷我之利強弱異勢遠近異情去就順逆勢必有變因機而處隨宜而應以爲弭亂息患之圖此又於不可知之中而大有可爲者在顧在彼之人作爲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既無定形亦無定機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有方則貢市可也戰守可也蓋戰守之事非由於貢市而致而貢市之舉實於戰守有裨又何必拘拘於貢市之非戰守之是而謂終之不可保哉又聞之御戎無上策狂戰禍也和親辱也路遺耻也今日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路遺矣既貢而市則無征戰矣夫虞周之世詩書所稱來格咸賓之盛不知其何如誠使秦漢而下得此機會而處之則漢至何至於和親宋人何至於路遺武帝太宗何至勞師萬里之外衛霍之將何所立其勛名而宋臣又何由爭獻納哉職任封疆身承委託仰藉陛下神武得效驅馳竭其心力制伏強虜保全邊陲上紓宵旰之憂下息戰爭之禍亦得免斧鉞之誅實云幸矣今受命還朝不復與聞關外之事誠恐議者謂貢市非可久之事謂虜情無

效順之誠泥於近代之跡以較今日之事甚者或謂臣等數年羈縻綏輯之勞皆屬掩飾彌縫之計過爲疑慮多所欺陳或致國是搖惑內而遺臣畏縮外而虜酋携二內外乖違事機錯忤於貽後悔噬臍無及雖得去而大馬之心實有不能一日忘者所有一得之愚雖皆已陳之芻狗庶幾可爲善後者之一助忘其鄙陋列爲五事冒昧上瀆聖聰伏乞勅下該部再爲詳審如有可採款覆施行臣下情無任惓惓惶悚之至計開一敦信義臣聞之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始以爲聖人卽理以垂訓耳今益信其言之有徵也蓋夷狄之人雖非我族類此心之良未始不同今虜自願義而下東西諸部受我羈縻七八年來罔敢或二訓之以言卽聽喻之以事卽從豈有他哉亦惟吾信義有以感動之耳夫虜之服從既堅則我之信義當益篤彼有向我之心而固疑之以爲不可必從者非信也信之矣而不發於中心之實使彼得而窺之非信也發於中心矣而不裁之以義示諭之以禮不示之以法非信也裁之以義矣

當機執滯而無變通之權非信也權矣而居之不寬待之不恕持之不固非信也信以行義義以成信信義既孚豚魚可感金石可貫况於虜人乎伏惟聖明敦崇大信申明大義嚴飭文武諸臣毋忽犬羊母輕舉措毋設機弄而伴小利毋惑詭訣而畧遠圖毋作聰明而喜奇蹟使羣醜紛紛常在吾範圍之內而潛消其疑二之心則貢市可久而封疆永寧矣伏乞聖裁一重撫賞臣聞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所謂文德者信義之謂也信義孚而遠人來矣其饑寒之情猶夫我也不有以安之何以能久而撫賞之者固安之之事也其要在於重之而已今之撫賞有程式矣謂夷性貪饕惟其欲而與之不爲節制非重也謂夷欲無厭過爲節制近於虐害非重也侈以奇異以傾炫欲動於彼而陰致其禍暴非重也必察其情度其事因其人可以與則與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彼以貧而求也則因其貧而周之彼以勞而求也則因其勞之大小而酬之彼以馬來市也則因其馬之高下而償之其貢也則有貢

疏劄

邊防

十三

使之賞其市也則有入市之賞非理而索奇異之求非我土產後不可繼者一切以情告之以義曉之以禮止之必使予奪厚薄之柄常在於我而感激冀望之心常存於彼辟之養虎豹然時其饑飽達其喜怒則驕悍之性可馴而吾之撫養於是爲重矣羣虜有不懷服者哉伏乞聖裁一審機宜臣聞之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言幾之當審也今竝北虜服矣貢矣市矣然狼子野心難馴易動其順逆叛服之機甚微而速一有不審其禍立至且吾與虜非愛其貢也非利其市也羈縻之而已彼若守之而不變也貢也吾受之不至者即不之屑也市也吾與之不至者即不之強也彼有慢言吾以大義責之彼有疑志吾以大信曉之彼有叛跡即閉關以拒之嚴備以防之彼若感悟悔罪而復求則又畧其往過示以慈惠而許之豕交獸畜不怒不狎惟以靖吾封疆保我邊民而已此今日機宜之當審者也臣又聞之俺答老矣黃台告亦衰病不支套虜遠在西鎮切慶黃台吉頗稱恭順兀慎擺腰人

疏劄

邊防

十三

寡力弱永邵卜違夫違鄙惟青把都兄第五人各擁
千兵而蒲伍大哈不慎二人密通察罕世代聯姻在
彼恒有東西約助之情在我當思沉機預待之計然
犬羊之性貪我市利惟恐失之非有昔年糾合大舉
入寇之志惟俾各一日殞絕則把漢與黃會諸子勢
或有爭諸部觀望貢市必有不至而其爭者抑或有
信我爲援而請兵求助者矣亦或有倚我爲重而舉
部來歸者矣事機至此處之爲難拒之則生衆許之
則召禍察其強弱之勢度其誠僞之心固其去就順

疏欽

邊防

十五

逾以爲推亡固存之術非有真見定力不能繼而定
矣此將來機宜之當審非愚之所能預及者也伏
乞 聖裁 二 慎招納 臣聞春秋之法夷狄而中國則
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治以不治萬世不易
之道也今之板升皆我中國之人或以亡命而自全
或以虜掠而忌及首於丘富繼以趙全招呼誘引是
繁有徒外附強虜內構邊患逃避天誅爲日久矣議
者忿其背逆恐其滋蔓倡爲招納解散之說意非不
善計非不可行也而其勢則有不可易易者蓋奸兇

之黨已甘心於虜而黠虜亦厚結之以自殂取之
策必先有以制虜之死命而後可以有爲譬之逐鹿
者然虎方捷鹿吾當先制其虎不然鹿且走而虎方
來不惟不能得鹿而或無以禦虎矣方虜之未服也
其機尚有可爲 臣昔任大同半歲之間招而來者九
百餘人今虜服矣與之約矣而復招之是自示以不
信而啓虜以乘釁之事也且自趙全等誅而葦杆破
膽矣雖有兇人不敢復逞今虜且爲我臣子矣況此
輩皆吾赤子則其地卽我之地人卽我之人又何必

疏欽

邊防

十五

得其地反其穴而後爲快也若當此之時因而撫之
明示以聖朝不殺之仁使之自生自養則反側之心
亦將自銷且使我禦虜有道自治有方恩信既昭武
備亦固卽虜且稽顙屈服又何患於此輩哉若不致
慎或設間以誘之或潛計以招之或輕兵以襲之虧
中國之體而結醜虜之怨果魁必不可得所得者皆
其老弱饑羸之人雖千百輩曾不足以損虜之毫毛
而奸人反得以藉口而構禍矣 臣愚以爲當慎者也
況其中有三三點者雖爲虜用皆受我官職志在圖

歸數年之後事機一變將必有率眾歸附復我邦族者聞其生路嘉其願志因時撫養輯其心而藉其力其糧畧在後來諸臣加之意也伏乞 聖裁一養士馬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故卒不服習兵家所忌而軍政之急以馬爲先防邊禦虜騎馬爲最可一日而忘所事乎自北虜款貢三軍忘戰七八年於此矣六兵以氣爲主不戰則惰雖日訓練之猶懼其不振也今三鎮之兵堪備行伍者各僅五萬其操戈乘騎者二萬五千餘而已加以入衛之抽補工役之繁興屯糧馬價之兌扣日就疲困臣雖再經建議以爲當加意畜養而事體不一尚屬虛言臣雖屢行申飭修工不得役使馬軍而各該將領私派工役隱而不言者往往有之臣實恨馬夫防邊之政有三足兵足食與設險而已三者之中以兵爲急今食亦足矣修城堡修邊牆修墩臺無非爲設險計也乃徒務設險驅此有數之軍任不息之役終歲動人逃馬瘦營伍空虛皆不之慮而惟曰吾邊牆之完固墩臺之堅密而已設使虜一旦渝盟入寇臣恐牆非不高臺非

疏欽

邊防

一六

不固而弱兵瘦馬守則不可戰則不能此孟軻所謂地利不如人和也臣願 陛下深思大計俯察臣言初下該部嚴行各鎮巡等官先將各營士馬加意畜養亡故者補之老弱者汰之馬匹於市馬中選用老瘦不堪者易之免其扣兌足以芻餉利其器械分營訓練各因其地各隨其長務求實用毋務虛文一切徒飾軍容無益邊備者悉爲罷革僻遠之牆營無用之墩臺徒勞人力無益防守者悉爲停止使三軍之士曉然知在上之意惟專務戰守無畏工苦差賠糧之患則心志自固家室得寧勇氣自倍而威武自振矣至於大小將領尤望 陛下慎選才勇責成久任杜其譴毀之釁寬其文法之誅使豪俠現傑之士得以自奮自效又養士馬之要道也伏乞 聖裁

疏欽

邊防

一三

邊事久敝亟宜更始欲陳責實之議以創前非

規後效永圖萬世治安疏

張

棟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

臣棟東海豎儒也給事禁中有年所矣智術淺鮮無所建明頃承人乏遂長兵垣而又當邊境有事正主憂臣辱之時臣拊已不勝慙慙懼日與一二同官力求商畧將擇利圖便效借箸之籌則戰守機宜諸臣披牘而陳之詳矣將薦進英傑慰拊解之恩則文武才賢諸臣奉詔而舉之備矣臣等何言哉竊以爲天下之所以者非言也言而不實行之至有議論多而成功少之敝天下之所不足者非才也才而不實效之至有虛文盛而武備衰之敝故今日第一要義則實心任事之說也然天下之事豈一二人之所能辦哉故臣等又以爲必人人實心任事而後邊事始可爲也請爲皇上畢其說夫摧鋒陷陣視死如飴援枹鼓之急即忘其身者將率之事也修城設壘備餉繕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司道之責也布列令嚴約束戰必期勝守必期堅以身爲千里长城

者督撫之寄也居中馭外自近察遠指授合權宜賞罰當功罪使邊臣有所恃而爲重有所畏而不敢爲欺者本兵之任也視國如家罔避嫌怨生殺予奪一秉至公而無所徇念念以安攘爲己任者執政之權也追惟欽市以來三十年間當國者幾人典樞者幾人爲督撫者幾人爲司道將率者又幾人其間實心任事者幾人上下相冒中外同符若以爲中國禦夷之道一欽盡之矣始議欽者本謂假此以緩虜患而既乃遂似無虜可患奈謂乘此以修我備而既乃遂似無備可修陵夷以至今日曰虜衆我寡誠然衆寡之不倫也曰虜強我弱誠然強弱之不敵也然所以自致其日寡日弱而不能與虜抗者誰則貽之即如近日經畧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該鎮兵馬二十九營共計三萬七千九百有奇而堪戰之數止於六千舉一鎮而他鎮可知也嗟乎何陵夷至此極耶議者往往追咎欽虜之失不知欽虜之初議未失也失在既欽之後耳其最何異者每歲市成邊臣悉以欽款功罪實有差夫虜非厭其欲則市不成我

非厭虜欲則市不成市成而陞賞隨之夫焉得不相勸以要虜之必市是教邊臣以媚虜也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寬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何所閱視者今安在乎是殆與邊臣交相爲欺也矣廟堂斬鼓舞之方閱視乖綜核之實以故遣討益疎邊備益弛虜氣益張虜虜益狡邊臣亦有所憑也而公爲不根之言以聾聵天下之耳目今日報虜入寇矣明日曰虜已叩關又明日曰虜已罰服請開市則許開市請撫賞則許撫賞虜日荼毒我生靈三切置勿問我或擒得一二零虜則又請釋去之驕虜縱虜虜之益肆焉敢於屢入而無忌者此又邊臣自欺虜輕中國也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等所以曉曉焉白發其賊者非遣既往也乃欲救將來耳蓋嘗聞之敵國外患國家之福也困衡頓挫中人之幸也以虜三十年之款而成

疏

廷防

王

我今日之不振以虜今日之犯順而警我二十年之玩寇臣等以爲此一大機括矣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繇然上倡而下不應外作而內不和猶之乎無益也臣等願自今伊始爲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樞務當思國家之邊境卽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以此心爲國斯爲實心調度區畫因敗爲功俾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可毋苟且申飭斷然實明而罰當則邊臣將入於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誤國事者矣爲督撫者以一身受閩外之託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胥篋之警能不及汲焉求得真盜而寘之法乎以此心爲國斯爲實心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修險隘必實足以嚴防禦練士馬必實足以裕折衝儲糧必實足以備供億徙薪徹土務爲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又吾之術斯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誤邊事者矣

疏

廷防

王

下此爲督撫分猷者司道也今邊材既舉吏部且爲酌量更調可望得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或以才氣效或以謀畧效或以勇敢效各隨其所轄之地所受之事而盡心焉上無首鼠而何患乎司道之不以實應也爲督撫宜力者將率也今將材既舉兵部且爲遇缺推用不患失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其技或勇於血戰或熟於控弦或工於撫卒各就其分之當爲才之可爲而盡心哉上無掣肘而何患乎將率之不疏鈔遺防

怯賞也賞不逾時而復覆其罪何妨更罰其人誠有罪無佚罰也罰不逾時而重叙其功何妨更賞毋布長厚之名以釀因循之禍毋慕和平之福而開情祿之階是執政先以一人實心任事也持之以執政運之以本兵承之以督撫此臂指相使之勢易矣以督撫令司道以司道令將率此高屋建瓴水之勢尤易矣中外無異謀上下不易慮而我皇上又能勵精密物奮然以除兇雪耻爲事銳然以攘夷安夏貢諸臣仍寬文法以盡其用假歲月以考其成今日之遘龍鈔
事庶可冀其改觀乎不以此時亟圖之一日不振則愈壞一日一年不振則愈壞三年七年之艾斧不可得而三年之病日深以痼臣等不知其所終矣假令廟謨既定詢謀僉同而故習終不可杜實效終不可致仍前怠玩仍前欺隱則朝廷之法紀何在臣等之職業何居有如狗情避怨不以彈章隨其後者無論明主在上三尺在前即在廷諸臣寧無有一二昌言以正臣等之罪者乎此臣等之所矢心而不辭者也臣等非樂於苟信也竊西事戒嚴在廷嘗有處堂之

慮矣今烽烟稍息厝火未然而遽欲相安於無事則二十年積衰職此之故也故_臣等及此時言之唯聖明留意焉

疏欽

遼防

三

目擊時艱申明邊務以裨萬全勝算以保萬世治安疏

王德完_{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_臣家居西蜀與秦關接壤鄉間醜虜憑陵踐蹂內地殞將覆師甘肅河洮之間白骨如掃_臣憤惋不勝夙夜困衡思借著書一策及索諸臣違奏讀之則既備矣雖然于慮一得_臣敢不畢其愚夫火曾逾天犯順三尺童子就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今廟廊闕議必首大創思一犁虜庭除兇雪耻豈不稱快然有虞也國家欽貢以來承平日久怠玩自生胡越一家邊防自壞人不習戰士不知兵時聞虜騎深入我兵股慄狂奔枕席以死孰能挺身與虜決戰者矧能摧鋒陷陣建出塞之奇動乎幸而天祐皇家虜酋退舍假使乘勝長驅不知倉卒何以禦此_臣皇上近遣經畧大臣行邊相機戰守選而將領簡而士卒蒐而軍馬聚而糧芻一時戰具稍有次第強塲可恃無恐然有虞也國家二十年來積弱之後萬事懸額一旦補苴竄難兼救管人數十年沉痾之疾元氣久虛方投

疏鈔

邊防

藥餌加一飲破飲一羹糜而卽攘臂期與不逞之徒角勝其將能乎親調巡撫兵道將帥皆廷臣所推數如熊如羆可以運籌決勝有然諸葛孔明神謀奇算尙失之馬謖大敗街亭翼德雲長義膽忠肝猶屢罹敗亡脫身鮮敵矧新易之將卒未服習久枵之腹遽難充盈障虜通丁止可被零竊而不可殲大虜舊精新招止可守城堡而不可攻強敵今所招選家丁壯士不過數千虜衆動以十數萬我兵異輟百不當一虜兵猛厲十可當百我兵星布而守其勢散虜兵雲擁而來其力并我邊延袤數千里四望黃沙擊左則右不能卒顧擊尾則首不能卒應虜水居露宿原無定處豕突狼奔東馳西驚莫可偵諒備則不來來則無備全勝之形尙未在我萬一虜欲無厭復肆侵陵喪敗之兵胡以應敵然火會跳梁尙可防禦搭會出沒尤號傾危今憤火會之逆則欲揭搭會之巢令之東歸俾無助虜方可一意西征然有虞也搭會之去也旣已假道而去今其歸也能不假道而歸乎倘再假之則出虎兕於柙外任意吞噬剝戈刃於腹中行

疏鈔

邊防

將潰裂傷殘流毒胡可盡言倘不假之則封豕長蛇必馮其怒窺關鳴鶴難控其鋒禍孽疊明恂宜深慮設或我旣戒嚴虜難飛越撫賞旣重道路又遙必且飲恨而歸含憤而往則禍不在兆筆而在宣大病不在肢體而在肝腋天下大勢譬人一身西顧諸邊遠在退裔譬手足四服也宜大薊保近衛陵京譬肩背肝腋也手足之整猶可調攝肝腋之變則難撐支譬家急則治標故遣宣大家丁以伸威西鎮病在治本則將撤西鎮家丁以扞蔽門庭吏車屬夷旣已叛去遼東土韃亦已操戈如或蟻聚蜂屯結黨煽禍火會旁騷於遼塞搭會大舉於近郊則安危之機未可預十如或志憚危亡倖安結奸陰行慰撫重賂潛貽必謂虜款關謝罪一應貢市撫賞度將奏請如例遵行目前之計亦爲得策長慮却顧則抱深憂夫人躡曉巖敵棧則心懷履平地則怡愉矣臨怒濤驚湍則色變涉安流則嬉恬矣今沿邊將吏孰不謂禦禦自盟暫事羈縻陰修戰備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其流之弊及將爲洮河之續也蓋我旣不能戰勢不得不撫虜

要挾以求賞我必厚賂以啗之正數不足必將括軍儲益之則糧餉日聚而日空名既爲撫馬不得不市多者數百金少者數十餘金違者數月而斃近者數十日而斃則戰馬日市而日耗且士卒操練銳砲開填弓矢絡繹軍容豈不甚盛然目不覩戰陣則膽易落身不接鋒刃則魂易驚平居健勇臨敵畏縮則士卒目練而日無當於用夫納款之初豈不謂藉以修備而市賞之後遂不覺倚以偷安搶攘之際毅然欲盡祛虛文而漸磨之餘依然又無裨實用則覆轍之

疏鈔

三

宜鑒戒而未流所當提防者也用舍賞罰禍世磨銳人才患不能知知才患不能舉將帥患不捐軀士卒患不畏將今諸臣所推殊絕人物者非原任兵部尚書王遵乎其人經略輅鈴似范仲淹亟賜宣召總督三邊則點虜且破膽寒心或謂元老繫樞密之望不樂邊陲然致主抒丹何分內外造才所稱滄海遺珠者非原任陝西巡撫河東序乎其人鐵面沉謀似包拯需次擢用建牙開府則醜夷將望風遠遁或謂當

手勅用宗憲之賊人病其刻然奉旨不悅胡可瑕疵

所居處當勸也兵貴精不貴多節鎮南兵其初稱厲揚驚聲迫其後放縱驕恣欲鞭策之則靡弱不前欲沙汰之則鼓噪奉起是可不講求節制乎兵有進而無退今浚河失事大將召嚴惟忠之兵而不來偏裨視李聯芳之死而不救痛爲之懲則觀聽可易薄示之罰則玩愒難消是可不申明軍法乎此賞罰當嚴也伏祈勅下吏兵二部酌議題覆俾真才早用無致後時隱患預防常思未雨則邊陲均有賴焉然人情不鼓則不應不激則不發雷震轟轟然震於上則屏

疏鈔

三

息側足恐上天之爲擊已也日暄風細則雷震之威頓忘矣皇上神聖文武天錫勇智昨者召對輔臣綸音渙發切責違吏天語傳宣一時遐邇臣工靡不毛豎骨竦咸思裹革封疆嗣聞視朝間稀玉音間寂恐邊臣日解夙獎仍前夫寓內多故夷狄縱橫內災外虞王憂臣辱正臥薪嘗膽之日豈寢處燕閑之時臣願皇上早朝宴罷肝食宵衣念九邊將士之寒則如宋祖賜王金帛裘帽曰仍諭諸君不能偏及也則和氣盛於春溫懲九邊將士之縱則如宋祖賜曹

彬以佩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則明威凜於
斧鉞施不測之恩時覃雨露用不測之辱時震雷霆
則儆戒張皇羣情奮激何中國不可磨勵行四夷不
可鞭笞而久安長治之策億萬世無窮極矣臣不勝
惶懼激切待 命之至

疏鈔

邊防

三

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鍾羽正

工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八年十二月

臣惟天下之事怠於因循奮於振作至振作之中而
行以安靜省約則尤善之善者日者 皇上允開邊
之請而又戒以勞擾可謂洞見利弊矣第所謂勞擾
蓋有數端臣竊嘗有慨於心顧思以爲此奉差者事
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何以謫勞之見從旁談其
短長而又復思事乃王事也疆場之憂不遺漆室行
者效其力居者畢其愚於臣職亦無不可言即言之
無奇又何敢匿其款落之明不一陳於前耶除綜覈
之法作用之能顧以精神智慮何如不敢妄議外其
有積習常弊所當議者用是列爲六條少裨邊計伏
乞 聖裁緣係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事理未敢
擅便開生謹題請旨計開一曰杜私交臣聞綜覈之
舉公則明私則闇人之智故不相遠也惟以私情攬
之則顧體面隨場託而法爲情斲耳不思閱邊何事
而可緣此以養交哉往者差臣未行則地方官或投
書落款網羅拘過於涼師而又至也則有宴會下程

行也則有謝儀祖饗豐盈腴厚深相結也夫既與之結卽與之狎既與之狎安得不爲之地有相稠繆慙慙而能明目張膽擄發其非者乎此公私不兩立之說也臣乞嚴旨禁之命下之日門書迴避不接私書如前數事地方官行之與差官受之者皆以不檢論黜則私交絕而公道顯卽有弊端可勁氣嚴之矣此閱邊第一當革者也伏乞聖裁二曰省供應今邊事至急矣明主肝食舉朝蒿目此非人臣忘寢與食時乎乃曩者閱邊一行經過有司爲之豐酒食飾傳

疏欽

邊防

三

舍鋪張玩器臣糜費矣而威繼光一鎮九用奇花排列至二百金他可知也行者又不月愛多攜伶人游客至數十人自必酣歌流連光景登高覽勝代鼓飛觴此何等時何等事而淫靡抵此且費何從出非制軍民之脂膏乎閱邊以薄過也而刻以自奉其猶人哉至於差臣所至司道委官駢閱隨從地方館穀暴費無涯蓋差臣費者計止而隨行費者十六七矣尤可恨也臣乞嚴旨禁之如前數事地方官奉之與差臣受之者皆以不檢論黜仍不許多帶司府官以滋

供應則糜費有而風米振矣伏乞聖裁三曰革京書差臣出也所藉以計算錢糧行移作稿書寫本章必有吏書矣此輩固雅非良善也一聞差官多方鑽刺乃有積歲棍徒罷開官吏賄求有力者深相燭記既得相隨惟思詐騙假以傳洩語言改移實否冊籍也故使駁查申詳也索其差錯賄而入卽罪可爲功賄而遲卽功可爲罪蓋有鑽隙相通鑿場置賄者神奸秘計玩弄差臣於掌股而顛倒武臣索之重賄不饜不止差臣固不能萬目防之也聞向閱邊蓋有以

疏欽

邊防

三

勘黜縣丞問章監生文書辦者藉令不圖重賄肯甘此乎此其爲害行奸權重於差臣而軍官陰奉之亦甚於差臣之可畏軍國重事乃爲此輩蒙蔽與言及此可爲扼腕敢乞嚴旨禁之京中書辦一人不許帶領書寫本章則取之撫按書算行移則取之司道有司此輩在在固不乏也然比之京中者稍收斂矣至於題奏本章卽字樣小差亦望皇上寬宥蓋寧負小夫去此大奸固一愉快也伏乞聖裁四曰慎委

官蓋差者一人兼閱數鎮勢不能徧也於是則有委

查之官大城巨鎮差臣自閱之其餘城堡則司道府佐代之稽查諸臣不謂盡不賢也然彼自有職視轉委稍輕矣勿論函奏報完不肯殫其精力即精且嚴矣而地方文武官雅故所狎習也督撫臣雅故所趨奉也一旦發其弊投鼠不忌器耶此猶賢者也關章者流則又徹藩籬抱苞直縱容書吏交還關節掩垢匿瑕爲之周旋以施德於地方冀食其報地方官多方科歛以充之功罪未明而軍民已大優矣夫人主憤邊臣之虛浮而不之信也故委耳目之臣查之乃疏鈔

邊防

三

奉命者復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復爲地方官籠絡而相遁相欺以文避法則閱邊之舉猶然地方官爲政耳則何貴差官以查之又何貴移案臣所查而改差也今一邊一員有何不徧而復踵舊習臣乞嚴旨禁之城堡大小必須親閱不許轉委諸官至於事當推勘勢難徑行者亦須慎擇風力剛方者使之有取仍前濫委苟且了事者以不職論黜則必躬必親私黨破而餘孽真矣伏乞 聖裁五曰處公費夫閱

無論衙門大小皆須紙劄工食充之費甚多也軍官以科歛爲業無事尤藉口剝削而況當此公費欲益橫也故一遇提查即行科歛不曰紙劄即日打點用者一科者十冊未上而家肥矣軍士若貧數取數奉而不能給則叩月餉足之此無異扼其吭奪之食也是閱邊之舉徒爲武井開利孔而貽卒伍禍基耳無惑乎一遇稽查疾首稱苦臣乞冊籍可省者一切免造但取底劄檢查至不可已者勅下兵部轉行巡撫巡按官量其城堡軍卒大小多寡計費而爲之處於疏鈔

邊防

三

應動錢糧內支派大抵軍使有餘毋使不足差臣將至領而用之事畢免其稽查敢有指稱公用科歛一錢一物者從重究治則騙局塞而戎士甦矣此似小節然於軍伍便甚伏乞 聖裁六曰畧粉飾古者戎政謂之軍容但取精堅不來觀美圖實用也今軍官沿襲久矣平居敝甲凋兵十不一全慢不修整一聞閱視急爲粉飾修畫樓櫓造治旗幟鍔鉦笳鼓煥然一新所費皆出於下而又使之礪甲鍛兵朱綬誅韋錫費以飾之差臣未至而半歲之餉盡矣且非有實

用也譬之病者肌骨痿痺手足惰廢乃徒衣文繡塗粉澤何益乎故凡粉飾鮮明者皆平素不精而掩耳目於一旦者也臣乞勅下兵部先行邊鎮一應兵甲城池十分破壞者從實修理至於堅壯未毀者止照本色待查閱視諸臣務求實用城不必儲壘戛之深厚兵不必耀目戛之精好有敢指以修理恣行科派并粉飾虛文者定以不職論黜則軍實精而下不擾矣伏乞 聖裁

疏欽

邊防

三

格遵聖諭推廣德意酌議西鎮事宜以圖安撫

疏

王一鶚兵部尚書萬曆十八年七月

職方清吏司奏呈奉本部送該本部接出 聖諭虜酋款貢多年各邊修守防撫自應安靜無虞近來陝西甘肅洮岷等處如何數報虜寇屢有損失是否虜衆狂逞渝盟犯順及邊備久弛制馭乖方你部裏便行與該鎮督撫官查問虜中作歹是何部落近日失事是何信地務要分別順逆詳核功罪明白具奏一應選將練兵保番禦虜機宜都畧悉心籌畫着實修舉如戰守有備處置得宜事肇之日論功優叙其或苟且養患及輕率債事必罪不宥有應與宜大總督官計議酌議來行欽此恭捧到部送司照得西鎮未盡事宜合行遵旨酌議題請來呈到部 臣等竊惟中國之受虜款也本因驕靡之權以修戰守之備款貢歷有歲年邊方稍稱安戢惟虜情原自叵測乘貢而狡悍日滋人心易於因循恃款而隄防漸懈乃茲西虜款於犯順西鎮大至損威以致仰軫宸衷特發明

詔諭鎮鎮以修業諭軍犬以共濟諭臣等以酌議明
並日月威震雷霆漢汗一頒真足以鼓鞬櫜之忠而
寒殫表之膽矣臣等伏思今日西鎮要務無出於選
將練兵保香禦虜分別順逆詳核功罪協心共濟欽
奉詔諭業已該括無遺其添益兵餉增置將官與夫
一切戰守事宜內外諸臣條議已悉臣等無容復贅
謹就聖諭稍爲推廣條爲七事酌議上請伏乞
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通行各該督撫等官一體遵奉
施行緣係恪遵聖諭推廣德意的議西鎮事宜以圖
疏欽
邊防

三八

安攘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計開一議選將照得
將有三軍司命呼吸之間勝敗安危決焉況當兵事
孔棘之日關係尤重第將之材品各有所長亦有所
偏有勇敢驍健長於征戰者有廉慎持重長於固守
者有便給機變長於撫夷者有仁慈威信長於聚卒
者或偏於用戰則不知慎重以俟機或偏於用守則
不知乘虛而克敵或偏於用撫則不知振威以討逆
苟能用其所長則隨材器使皆可成功尋常責其所
偏乃因短棄長多至墮落無事如爲推用恐落鎖刺

之門有事廣爲撥羅正其奮翼之日合無行令該鎮
督撫官除將見任大小將領評品甄別某當大用某
當久任某當更調某當黜革聽其不時酌議題請外
其所屬廢閒將官博加廉訪或有一長可用者或能
自淬礪者或願出報效者俱聽一面隨宜奏用一面
移咨報部或別鎮廢閒將官有自負才勇願赴聽用
立功者亦卽收之標下委試以事如果可用先咨報
部以後如立有戰功效有勞績卽指其事實具荐推
用不必另爲荐語以致失實其本部訪有堪任者陸
疏欽
邊防

三九

續題推督撫仍要因材授任駕馭得宜使其各盡所
長庶幾羣策畢舉惟是儉詐之徒巧於揚己浮談亂
真專事疾人讒口圯族此輩爲患邊疆最甚雖有小
材斷不可用此則選將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練兵
照得陝西四鎮兵馬至爲單弱近日海上諸虜與東
西流虜糾結跳梁於西寧洮岷之間動輒數千而我
兵除去傳塘墩哨守把等項所存堪戰之兵幾何蓋
無處不備無處不寡若不大爲募練令行伍充實卽
有韓白之將將焉用之所擬團練主兵鄉兵鼓舞壯

兵番兵等項節經諸臣建議至詳且悉惟是各邊鎮
廢閒將官向各著有家丁此輩多健勇慣戰值今貢
款之時憤無立功之地每見遺左出塞成功率多扼
腕誠此時廣行招募或廢閒將官自赴報效而隨帶
以往或其主人不行止將家丁開送到官驗試收用
此皆虎旅之餘大非烏合之比用之搢臬必能成功
應收置營伍豐其養贍厚其賞犒如果斬獲真正首
級照例陞賞仍先查某家丁係某將官名下籍名在
官俟家丁獲功數多將廢將照部下獲功例一體論

疏鈔

邊防

甲十一

叙是因得將而併以得兵因勵兵而併以勵將矣倘
慕義而來者漸衆招集至數千名則不惟軍聲大振
剿戰有資而虜中間風震懾又安敢桀驁如昔乎惟
有兵則必有馬或兌給主兵之馬或俟給死牧之馬
或徑給茶易之馬或另爲召買之馬聽督撫酌議行
之此練兵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保番照得茶馬之
政中國所恃以制番人之命者祇因諸虜頻年大肆
侵掠生番熟番俱不能支以故或輸納本色求免茶
或甘心歸附爲誘導此誠危急之勢迫之使然

乃其本心固願附我而不願附虜也夫此熟番中國
納馬之番也虜既稱款何得掠我熟番又漢番率多
雜處搶番而因以侵漢是即犯順矣宜以此詰責虜
曾歎其欺盟掠番之罪仍通諭番族以國恩之不可
負茶利之不可失虜讎之不可不報已附虜者令其
圖歸未附虜者堅其效順仍與中國協力拒虜有能
就陣斬獲首級擒獻逆夷照中國軍人陞賞事例願
賞者賞以貨物茶篋銀兩等項願陞授者論其功級
授以官職其隨虜之番有能因計就擒斬會首歸

疏鈔

邊防

加十二

獻者破格陞賞至於生番許其中馬易茶以鼓之內
附熟番隨宜犒賞以鼓之外禦則在督撫因勢而利
導之若夫建築堡寨聯束收保等事諸臣已詳言之
矣此則保番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禦虜照得先年
丙克移住莽刺川生齒漸煩火茶赤戀牧況工川羽
翼漸盛此二川者水甘草茂原非虜地爰自兩酋招
朋引類盤踞日深居則爲兔之窟則爲虎之嚙向來
所以不卽出剿者正以虜尚守款未可啓釁也今彼
已背盟狂逞驕橫如此則中國之師出有名矣節經

諸臣建議多主於剿賊等以爲欲議搗巢出剿莫先於莽視二川合行該鎮督撫將今次請發帑銀廣儲糧餉厚集兵力相機度勢與師出搗或用衆或用寡或以正或以奇務令二川無虜庭而更爲設備使不敢復窺始可以振國威而雪神人之憤也若兵力已裕事機宜速即聽便宜行事一面出師一面具奏不必膠守故常恐誤機宜至於論功優叙則明詔已先示鼓舞於止矣若諸虜有作歹挾賞所當革實聽罰者內有一會而各鎮俱有撫賞有一鎮而各堡俱有

疏鈔

邊防

聖

撫賞若一處革賞他處復與則彼將順於此而逆於彼何以示懲自後但有作歹應革賞者宜即傳諭各鎮各堡將應賞之數悉行停革不得彼此互異庶可以代狡謀而不至爲虜所愚此禦虜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分別順逆照得禦夷之策無出於撫順剿逆第夷情叵測諸夷酋之中有順有逆者一部落之中有順有逆者有始順而終逆者有始逆而終順者以其順則不得不撫以其逆則不得不剿以其不盡順不盡逆則又不得不酌之撫與剿之間而隨機以

應之今不論其恭順與否而樂用撫賞則爲畏徇長奸不論其悖逆與否而樂用征剿則爲啓釁挑怨先該陝西總督梅友松議請申令整齊衆志正欲因順逆以用恩威茲不意復有洮州之失除該鎮虜酋就順執逆聽其查核明實另行具奏外合行督撫將一應撫剿事宜遵奉聖諭申飭大小將領務要馳察虜情動合機變撫其恭順者毋忘戰以長戎心剿其悖逆者無濫撫以養寇亂部夷生事則詰責本會首罪其生事之夷而不蔓及諸夷一會首犯順則文告諸

疏鈔

邊防

聖

酋首罪其犯順之酋而不榮罪諸酋如夷酋悔罪哀懇或送還人畜償抵人命則許令改圖准爲開賞如別酋能擒執罪酋以獻則將罪酋原額之賞盡給有功之酋仍加優賞設或怙終恣肆則閉關謝貢與師致討至於聚衆講事之時或有要挾跳梁之舉則先事戒備惟嚴臨期捕執必速庶我之理直氣壯而彼亦不得藉以有辭矣此則分別順逆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詳核功罪照得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承平不足勵人心况用兵之際乎虜賊人犯有零寇有

大舉零寇窺旁未入邊而失事小者則止治守口官軍之罪恐以窺旁爲挾賞計如卽治將領是中虜計其先事偵探不明臨時拒堵無策虜入邊而失事大者乃治該路將領之罪如臨時能獲首級或捕執生夷則自路將以下俱當論功至於大虜之入犯虜以聚而攻我以散而守衆寡強弱勢已不敵能堅壁清野城堡保全卽可免罪有能實勇出戰或爲擊其情歸則惟以戰勝克敵爲功不以損失官兵爲罪先時偵探不明收歛不及致虜多野掠或臨時不量彼已

邊防

四四

疎缺
輕率出戰致大損失者則必正其罪又有鄰鎮鄰路偵探的實預報所犯地方先爲伐謀或能選銳應援以解鄰鎮鄰路之圍者俱當優叙其功有以虜情之小而張皇爲太或以虜警之太而隱匿爲小以自掩罪或遇無罪之虜妄行擒執以自邀功俱當嚴行覈察重加懲究而無吝輕貸其罪者此宜申諭諸將吏一體遵守若不論其敢戰與否但有損失卽以爲罪有微獲卽以爲功則何以服人心而作士氣近時將領

將謀偏裨之功罪偏裨謀守把之功罪守把謀部卒之功罪皆得以賞罰行焉庶幾申明節制之法可成臂指之勢此詳核功罪之所當酌議者也一議協心共濟照得諸鎮本爲常山之勢則諸臣當效一體之忠今各邊督撫諸臣類能同德忠悃各效奇謀恭遇聖明在上寬其文法假以便宜有感恩奮精白一心矣惟是文武將吏如以實心籌邊疆之利害止求邊疆之利而不必爲一己之利以公心較邊計之是非惟求邊計之是而不必執已見之是則同心可以斷

邊防

四三

疏缺
金不止同舟相爲共濟近時將領之於司道阿奉於禮節之間附和於文移之會心嫌其掣肘而不能行面自爲結舌而不以告及至兩敗相怨一方而邊事債矣此文武之協心所當聯東者也下至軍丁尖夜之輩將領不能結之以恩率多難心解體莫肯彈力輸心在軍丁則怯懦成風驕悍莫制約束稍嚴動輒鼓譟在尖夜則內地虛實盡以語虜虜中情形不以實報心志既不能以役手足手足又安能以捍頭目

有心志攜二自分彼此及不能撫恤軍夜以致有性
懦驕悍之習探報不實之弊者容_臣等與該科指名
叅治以爲任事不忠之戒此則實心共濟之所當酌
議者也

疏鈔

邊防

四六

河西目下已定將來防禦宜周謹據實數陳以
紓聖懷以保疆圉疏

王一鶚兵部尚書
萬曆十九年六月

看得閱視甘肅邊務工科給事中李汝華題稱河西
五郡自先年俺酋假通遂爲戎馬之鄉去年經畧提
兵西下羣醜怖駭而又收服諸番嚴禁借路咸謂水
泉莽川二捷爲希觀之事是以松山一帶賓免妻男
况以遠去抄胡兒等把漢喇叭等數千俱自去冬遠
出邊外內地果然無虜何莫非經畧之績但策扯酋

疏鈔

邊防

四三

之歸原爲狐火酋之勢以舉問罪之師今扯酋情形
反覆濡滯待時通官委催僅移帳帳漫去仰筆縱五
百里自扯酋回書謂火酋係部落台吉恐歸則俱歸
莫申捷伐止則俱止終貽跳梁今虜蜂屯海西無慮
數萬經畧兵止數千原額馬價三十萬止餘一十四
萬餉費不貲時不當求虜惟先自治爲目今計始羈
縻以緩他變爲久遠計當安靜以養兵民爲防禦策
則遠哨明烽堅壁併堡使野無所掠勢必遁歸則以
精兵襲之合力守之而在經畧先須調集兵馬多積

根草分據要害凡自治諸策汲汲舉行使士飽馬騰
牢固戰勝虜之歸否聽之而已及稱季龍武天祥萬
筆寫氣草去華歸夷法在必誅各一節爲甘鎮自掩
會假道以後東奎諸虜縱橫五郡之間無復中外之
限盤據兩川之內大爲關陝之憂洮河屢敗事不可
爲矣迨乎經畧一出不數月之間次第戡定先杜闢
邊以塞徑竇繼收番夷以樹藩籬水泉一捷而河西
之縱橫者始皆欽戴莽川再捷而河南之盤據者悉
皆遠遁於是抄胡兒把漢從帳者萬騎捏工莽刺掃
碗鉢

邊防

四八

跡者千里而兩河之民始有更生之望然道路訛傳
不一尙謂虜戀故巢閔臣疏至始知內地無虞社會
移駐狼灣去仰華寺五百里明目下之暫定以破危
疑度將來之可虞以計久遠且責成邊臣無問虜衆
之歸與不歸惟問戰具之備與不備此察虜情者甚
明而善邊計者甚確也蓋我欲緩則虜自急我欲急
則虜益緩此猾虜之常態其不歸則我之待戰者如
是其歸則我之待戰者亦如是此制虜之常經惟先
當三敗之後人之設制虜也皆甚難近有兩捷之後

人之言馳虜也若甚易臣等竊慮言易則難者至矣
蓋從來虜未被創而今創矣虜先未仇番而今仇矣
困獸當防於蹶蹶不至於奔騰且虜在近邊則選銳
出搥無候窮追今在數百里之外往返念餘日之程
道路險夷難測根餉轉輸難繼必得十數萬之衆爲
堂堂之陣乃可深驅此豈可易言哉閔臣謂目前防
禦宜周日後積耻必報其策之者審也愚欲圖難於
易惟有修戰與守途則勦之順則撫之而已今之制
虜者誠如閔臣所議先須調集兵馬多積糧餉分據

疏鉢

邊防

四十九

險要便可以戰遠哨明烽堅壁清野鼓番擾虜使可
以守虜歸而果挫尾乞憐也吾聽之而已其歸而復
肆跳梁也則惟有戰耳虜不歸而爲遊魂假意也吾
聽之而已其不歸而一或再犯也則惟有戰耳以此
決戰則我佚彼勞彼曲我直寡則可以正勝強則可
以奇勝虜安復得志於我此外仍行延寧宣大山西
各撫鎮先遣的當通官傳諭各虜會部落但有西行
助逆者一而華市賞一面各出銳師以搥其巢穴其
效順款貢者市賞如故曉然各知利害以宣布聖諭

分別順逆以此牽諸酋之內顧分社酋之黨與在甘肅撫鎮則遏虜之東來關邊者使無勾連防虜之西事復犯者恐出倉卒在陝西撫鎮則厲兵繕器械舞番族但有虜復入兩川魏伺洮河卽行勦除以振聲威各總督則各爲相機調度使虜勢日孤氣日沮社酋或不促之歸而自歸矣此制社酋之畧也至於火其二酋及瓦刺他卜囊勾引羣虜騷擾兩河罪在無赦使其遠遁海上是通誅也則懸賞購之誅有期也使其復窺近邊是送死也則就近勦之死無日也時

疏欽

邊防

五十一

虜部之貪貨利者可購漢人之在虜帳者可購番族之爲虜敗者可購有購得其首者照格銀數卽時先行恤賞應加官職一面題請惟購足以用奇惟賞可以賈勇此處火真二酋及瓦刺他卜囊之畧也至於季龍武天祥萬筆爲氣軍如果能斬火真酋首以來獻吾且捐其前罪給之原賞如導社酋助其悖逆遲回海上蓄謀巨測則大兵所主卽社酋不能漏網矣而此么麼者又何足言哉大約戰爲經撫爲權在我必可以戰方可以撫在虜畏戰然後就撫經畧節次

題奏與閱臣之意合至如所謂休養生息以固元氣修舉廢墜以振國威此探本之論應聽閱臣與經畧會同督撫協謀大第而行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經畧衙門查照閱臣題議及本部覆議事理通行督撫督率文武將吏凡一切戰守機宜務須加意申飭一一着實舉行凡議增兵備買根草有支用不敷者不妨酌議題請卽今草茂馬肥虜酋不得仍行藉口如其卽歸則所在設防不必輕兵追躡如其高駘狼灣復肆狂逞寇我邊關卽當勦

疏欽

邊防

五十二

兵迎擊毋得畏敵養患本部仍咨行陝西三邊宣大山西各鎮撫凡應宣諭利害以牽制諸虜者應振揚兵威以震攝諸虜者各以同舟共濟一體相成事畢之日通行叙功如自分彼此稍有疎虞則當查其所由分任其責閱臣以勾踐管仲驚傷人心欲各以新膽自效等特身飭常山之勢欲以首尾相應使處處有可戰之兵人人有決戰之氣無間虜之款否惟吾所操縱可也

陳禦虜以竭愚虜疏

魏學會三邊總督

萬曆十九年六月

臣惟虜性暴桀如禽獸然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寇侵邊境乃其常態獨至宋室爲宗社大禍此無他坐與和久虜見宋曲意承順不敢驕悍以爲懷懷易與因生柔則茹之之驕心甘宋饋幣食物習久就愛因生不奪不屨之貪心以故假和以弭宋捍禦之想而得以漸滋其吞噬之謀耳此制禦失策宋事所以爲萬世鑒也國家許虜款貢今二十年間歲增疏鈔

邊防

五三

賞多至百倍宜彼益德我戴我而反稱兵內訌恣其蹂躪何也豈人情無厭漸生驕心貪心遂蓄異志其逆而有順者亦將如弭宋故智耳非真順也不然虜王自古北口以西皆其部落酋首既順部落爲逆世豈有身首初掇若此者今且傳聞搭會火會同往西海豈不又爲左驗伏見廟謨謂宜分順逆以施撫勦臣實不敢謂然無論宋事請即取款貢初議決之初臣以吏部侍郎與論款貢臣謂款貢非國家久安張策若欲許之須事事立有規制約令遵守一年如

約一年撫之二年三年如約二三年撫之倘踰請橫

索許即斷絕而內侵乃二百餘年邊事常調不爲大

患但恐邊臣以爲成事之利不可復壞遷就依違養

成宋人之禍事之利害全在於此不可不防臣議如

此兵部遂詳陳會議疏中內閣又請專劾申明此指

特下宣大總督今疏與初固在也虜今情狀尚可謂

之如約否今縱不疑其蓄有他志獨可弁髦初議而

不顧乎臣以爲仍如初議斷絕之便此其最當議者

臣又惟虜往犯邊各犯所住牧附近之鎮搶掠報回

疏鈔

邊防

五三

故各鎮將士卽足支各鎮邊事今虜借款貢以羈我宣大等鎮之兵使不外撓因糾集七鎮外夷引驍騎攻我西陲一隅博交約攻爲謀最狡而又盤據內地經年不出此其志不在小非但一省一鎮之邊患已也以爲絕撫賞修戰禦亦必連七鎮之兵力庶可以制七鎮之外虜今尚書鄭洛出而經畧聯絡七鎮實爲一事矣但經畧而不兼總督臣竊疑之經畧得徵七鎮將士矣至則總督用之乎倘總督欲宣大等鎮出兵牽制必咨請經畧行之他省鎮見在出陝西總

督意也將悉心行之乎抑猶有彼此之心乎一柄兩持動見牽絆豈如以總督卽付經畧兼之徵調驅使牽東擊西伸縮自由易於奏績往見吏部議令經畧尚書卽兼總督私以爲計之最得者奈何忽復更之臣以爲仍如吏部議兼領之便此又所當議者有此二議若不頂求定策臨時注厝俟何之伏望皇上廷臣會議令殫心圖畫歸於勝算毋以事有成說不復變更毋以言出輕微不屑從順一惟集事使國家爲計上請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宗社幸甚

疏抄

邊防

五十四

五十五

幸甚臣非不知撫賞猶可委曲結納或倖偷一事之安而虜旣巨則終爲國患苟且爲身謀之計非石畫也亦非不知講兵決勝舉世憚難卽竭臣不肖之才力未必勝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臣不獲顧身矣但絕欸之治須以虛實緩急權變其中不宜斬然俱斷以勁各邊竭奮之虜一經斷絕虜必憤而撥還無輟諱言不便致沮至計惟在各督撫鎮守萬方偵備小犯所在兵扼之大犯預徵各鎮兵符之令不得遲如此數年虜將自還於二十年前故調邊疆日戒國家

盤石之固自若也此又臣等臨機觀變要在中的非可以達請中覆者也

疏抄

邊防

五十五

玩寇使過疏

張棟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臣棟巡歷洮州稍添番境熟查番情而覺番人之不足恃也官洛惡藏二堡番兵非屬咎二族所統乎築堡居之每名每月仍給糧銀五錢此蓋當吾邊兵然者今兵何在也散處曠莽漠然不與相干虜去虜來若罔聞知也近者如此遠者可知而經畧尚書鄭洛乃欲以招番千萬居爲奇功臣所未解方在捷報慨嘆間忽接邸報中有太僕寺寺丞徐琰上疏論劾尚書鄭洛及兵部尚書王鶚退荒萬里一時未得全抄卽不知琰論洛何事又不知奉旨作何處分臣皇皇焉若有芒刺在背而不能傾刻寧者非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也誠慮琰之言得售而洛因此獲罪而去也洛在今日有決不可去者何也洛之玩寇貽禍夫誰不知之洛之哆談膚奏夫誰不知之洛之欺天罔人夫誰不知之豈臣役事在西而顧見之不明耶既見之甚明又豈不抗意論列明正其罪而姑寬容以激之不處顯言以斥之耶臣殆有深意焉

疏鈔

邊防

五十五

疏鈔

邊防

五十六

今扯酋負固不歸卜酋驚點如故大真二酋雄據海上專伺我之微備而後發虜情邊舉亦稱孔棘矣問其玩寇者爲誰曰洛也則今日所宜使過者爲誰曰洛也此安可使之委責去而留禍以遺後之人也且無言順義之西牧自洛具題彼犬羊狂逞難就羈縛卽今多方不能驅之使東則在當日亦有何術可以杜之不西也以是責洛洛宜有辭乃若經畧之責在皇上推轂而遣之不啻重矣洛誠有實心爲國者所謂賊在則還朝無日不當遂以自盟耶而奈何始出國門卽以誘虜東歸爲上計朝夕所與圖維方畧者惟王志寶一人今日奉書順義王明日奉書順義王今日致意三娘子明日致意三娘子全憑口舌一藉通丁若以爲塞虜剋期可歸奏凱還朝指日可必而於經畧實事漫不關心從去年九月迄今幾一年所矣皇上試以問洛曾練一兵否曾調一馬否乎曾繕一險隘以備侵掠利一器械以裕折衝否乎而具疏輒云經畧已有次第豈經畧之責專在求虜媚虜而無實事河漢乎則又何怪乎疑者之蠱起而官

者之媚叢也言者豈有私怨於洛耶憤虜之日驕憂
虜之日橫而不平虜之日輕中國耳夫今之虜即昔
之虜也昔不以卑詞來乎昔不以欵言請乎今何獨
不然也昔不曰請旗護乎今又何獨不然也推厥所
自洛不能辭其責矣當洛之捧命而出提兵而至虜
實有畏我中國之心恐我之聲其罪而討之也乃今
遂敢於輕我忽我而畧無忌憚誰其示短於虜耶洛
之言曰國家積弱之後戰良不易臣初非易言戰也
亦非以浪戰責洛也竊以爲洛之捧巖命提重兵藉

疏鈔

邊防

三六

皇上之寵靈何所不振伸天朝之威武何所不欽虜
使求通吾豈待之以不死而日修吾備使不得窺吾
之淺深虜雖驕未必不懷疑蓄懼而走也計不出此
而惟王志寶之言是聽虜遣使來我即遣使往虜以
卑詞請我即以卑詞復虜借東歸以嘗我我即借東
歸以欺君遂使虜之勢益尊而我之形益弱我之求
虜益至而虜之侮我益深大事幾去而不可收拾矣
皇上試以問洛誰爲此禍也今日之禍使洛得委其
責而若脫敝屣耳又誰肯以身爲洛承此禍耶故

洛決不可去也如以爲功罪當明則願 皇上一奮

乾剛先將王志寶顯戮於市以爲賣國者之戒而仍
以經畧之事專責諸節制洛曰願義不歸則經畧之事
不許報完下失免不歸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火落
赤與真相台吉二酋之首不致於闕下則經畧之事
不許報完莽捏二川本吾內地苟有虜跡則經畧之
事不許報完青海之西河腦之上虜欠尙存後患巨
測則經畧之事不許報完必使洮河之間番兵無待增
餉無待益而依然稱寧宇甘肅之間番自爲奮虜自

疏鈔

邊防

三五

爲虜而屹然成右臂斯足稱經畧之功而洛亦有生
還之望不然鼎鑊居前軀骸居後亦未爲晚也豈必
在今日謂當罪洛以去也其在今日決以爲洛不可
去也若王一鶚則誠可去矣其人品才欲聲望臣皆
不暇論惟論其在部所覆邊事諸疏有一疏當於人
心否乎爲大臣者荷國厚恩直以身報而况昵私交
國便利一味扶同以蒙蔽 皇上之聰明其尤可恨
者則近覆甘肅閔臣李汝華一疏也汝華疏在 皇
上試取而覽之中間所叙虜情邊要總總亦詳以懇

矢一鶚盡置不覆而僅擇其一二發語爲口實以揚
經畧之功以掩經畧之罪人臣不忠孰大於是彼其
心但知有鄭洛又安知有皇上也洛之所以敢於
玩寇貽禍敢於哆談瀆奏敢於欺天罔人孰非憑恃
一鶚爲三窟一鶚不去邊事殆無望矣更願皇上
斷之不疑亟去一鶚另擇大臣中赤忠爲國者使掌
樞務則豈惟本兵得人卽鄭洛亦且有所顧忌而不
敢不盡力於經畧之事關係非輕渺小也臣棟在萬
里於彼在廷之議本未敢插入一喙第因身繫邊庭
疏鈔

邊防

辛

心憂邊事不容不馳疏以請造次陳詞或不達意伏
望皇上宥之

酌議貢規以正克夏大防疏

劉元卿禮部主事
萬曆二十二年

該臣叨署提督之役竊見屬夷之到館者在回夷則
關防之難在三衛二種女直則鈴束之難回夷之所
以難於關防者以人數太濫行李太多大貢或至二
千櫃小貢亦不下數百櫃往者甘肅撫臣疏謂一歲
入貢該鎮支糧至費二萬餘石則其沿途廩食夫馬
及詭故增加凌空需折又不知幾何逮至入京炫玉
求售轉相爲市禁之則涉於瑣屑非中國御夷之大
流鈔

邊防

辛

體縱之則恣貢禁內貨物私市數外葉茶日推一日
輜重轉增將疲中國之力以事外夷斯臣所謂關防
之難也區衛二種女直之所以難於鈴束者以其犬
羊無復忌憚自嘉靖庚戌勾引北虜入犯頗輕中國
名爲修貢實欲規利所過州縣驛遞挾索多端京東
一帶居民商賈聞屬夷將至不啻若大虜之人寇然
看到館勒騙當房夫役每有市買脇令賄錢稍示約
束羣然而諱治之則既無以制其死命責之伴送則
彼又不受伴送羈勒斯臣所謂鈴束之難也且其人

亦何厭之有既得金帛又將生心而令其十百爲羣絡繹道路京師虛實盡在目中一旦易處何不可爲所爲引虎入室莫此爲甚夫事每應於因循禍常生於積習及其勢之未熾因而收之爲力甚易固在當事者加之意耳查得西番貢例每千人止起送八人今回夷三百名內起送七十人其沿途收買投托之數不與焉至於三衛二女直動輒數百人積三年記之則六千有奇焉此獨不可以西番例倣而行之乎又查北虜貢在邊鎮賞亦在邊鎮此又獨不可以北虜例倣而行乎然臣之爲此說不始於臣查得先年提督王事今儀制司郎中張我積等陸續建白非創爲臆說故實灼知諸臣所言果爲久安長治之良策故復披瀝爲皇上陳之伏乞勅下兵部會同禮部再加詳察若能大破拘攣徑照隆慶間北虜事例斷自明年爲始今前項諸屬夷俱在邊貢賞斯爲上策即不然亦宜照西番事例減其人數如回夷三百名內止起送十餘人仍限定箱櫃數目不許多帶私貨至衛則每衛止令三五人入京海西建州二種女直

疏鈔

邊防

卷三

則每起止令十數人送京餘俱在邊聽賞如是則賞賚之典毫不減損彼既無以爲詞而沿途驛遞不至摧殘州縣居民不致警擾中國之虛實險易不得窺覘所謂內夏外夷之防亦庶幾少正矣

疏鈔

邊防

卷三

邊防難於宜大急於薊鎮故陳末議以備聖明

採擇疏

宋一韓

兵科部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七月

頃者秋高馬肥胡兒思逞九邊無處不防亦無處不嚴臣等獨難於宜大急於薊鎮何也虜王物欲正值胡地改革我處置得宜更爲嚮順不則徒棄前功且生後鮮此日間不容髮他年悔將噬臍宜大則洵難矣臣等竊嘗料之俺酋報德於孽孫娘子復盟於三世蓋天心之有在亦胡運之將衰也顯渠磨膏之專疏鈔

邊防

主五

既不效於往時烏禪稽候之謀亦未兆於今日五路責則介第國人必不予爭立之謀素養親則愛孫會婦必主廢嫡之議若乃板升通虜非有闡說趙信之狂圖班白窮會定無呼揭車犁之遠志况我邊吏不驚示春秋還師之義卹典從厚昭大漢問死之仁虜方懷德畏威不暇而何欸之不堅惟是設刺之軫早旋扯力之統斯縉是在該鎮督撫亟亟圖之耳若夫薊鎮肘腋神京咽喉虜穴伸縮動係安危通塞關乎利害斯賴三衛世受養養作我藩籬使其輪誠內何

虜豈能越松亭爲寇哉奈何徑路尋扼諾水多寒率

利漢之財物甘作虜之嚮導已已幾厄社稷庚戌再撼陵京矣矣飲馬於通灣丁卯鳴鎗於界嶺三衛之爲害所從來矣而酋豪長昂藉花當之餘威懷飲克之遺恨雄長之兇結連二虜其爲我害殆有甚焉花場谷未厭雄心青山口復張狂談至於去年糾宜虜之東犯甘心阻貢以彰其逆又乘尤師之西移藉口收將以避其名今年夷書一紙尤屬可異若非復班白之賞以伸香火之情必是緩督撫之師以追包茅疏鈔

邊防

主五

之問此適足以明去年勾虜之爲真今年華貢之尤怨也蓋酋之齒長矣邊防人情所經閱熟矣一捨可當十年之貢九罰終出二賞之餘故夷俗有言賞不若槍宜乎爵秩不能結其心金繒不能飽其欲也故遺左之宰酋不足以當雲中之五路不足以當塞海之火落赤不足以當薊鎮之長昂所謂薊鎮尤急者其急此會哉夫賞不如槍要使夷人樂於趨賞之利而果於避槍之罰謂宜守城圍吏毋利虜一物毋收虜一人虜能保塞三年陵京無虞豈隨閱視加賞

宅鎮毋比爲例其額賞毋輕言減縮及勤子粗統以虧先朝作外藩之意如此則樂於趨賞之利矣再誠三衛亦毋畧漢一物摸漢一人如仍前擾邊及闖出爲奸者必永革其賞毋得姑息甚有申搆伐之令毋藉口險阻掩先朝屈烈河虎頭山之烈如此則果於避搶之罰矣又明二哨以伐謀密五間以離交修八事以責實選三輔土著以實其伍蒐九邊將材以盡其用薊門之計始爲完策長昂雖殺何患焉伏乞勅下兵部咨行該鎮及時酌行疆場幸甚畿輔幸甚

疏鈔

邊防

七六一

邊隅重地非人胎患日深疏

史學遷雲南道監察御史萬曆三十六年六月

今之談國勢者曰薊鎮首也遠左宜大肩背也滇黔兩粵手足也手足不仁肩背受痛則腹心之疾困之以作乃遠之撫以雙覽鎮以表旣滇之撫以肅碌鎮以青梁近又益之以餓虎粵之撫以貪穢則大可賦矣然彼中尙有讀書識字者既久有煩言屢挂彈章卽不至叢詬無耻喪心之甚者未必不乞身決去付人言於不恤坐敗人之國家也似無庸言獨是高准以何如人而當此強虜睥睨弱軍枵腹之日猶千般誅求萬般凌索一激前屯軍民之變再激松山軍民之變撫臣言之督臣言之兵部言之科臣屢言之猶使跳梁於其中乎近見人情洶洶莫必其命始備詞文奸哀鳴求撤穴其懷臂齏寧營求而去何壯也吮血吸髓盡人脂膏何忍也滿載私橐飽腹而歸何貪也今事窮勢極覲生還而布皇上以不避之惡名揚已以不得已之善行何不忠也臣而不忠必誅無赦臣以爲不去高准遣人之忿未淺遣人之忿

疏鈔

邊防

七六一

不息而遽左之愚未已也 皇上以爲遽猶可支乎
由前諸臣之言則遽已空國矣以爲諸臣之言未可
盡信乎則前屯松山有明驗矣以爲不忍誅一高淮
而傷天下稅監孝順之心乎恐遽人殺之則損國威
傷大體不細也然職於遽之撫臣趙楫尤有言焉其
顛蹶之狀中外共知而近且縷縷辯其無疾則人臣
引退之義謂何長安傳以爲笑柄建夷不道中外共
慮而近且謂通貢有日建會原不足慮夫前之惴惴
然以爲禍生不測者趙楫今之揚揚然以爲不足慮
者亦趙楫前聞夷之桀驁也何其懦今聞夷之稍定
也何其壯則視夷之喜怒以爲我中國之安危矣姑
無論其有疾無疾似此舉動則其經濟之畧可知也
至聽李成梁之邪謀欲取朝鮮以自益則尤諄諄之
甚不可律以人理矣臣以爲遽有三惡高淮李成梁
趙楫無一可留者惟 皇上留心蚤斷則邊疆幸甚

疏鈔

遼防

王六

萬曆疏鈔卷三十九

邊餉類

石 星

內帑日匱邊餉轉增乞圖清理疏

○ 王德完

邊餉歲增乞籌畫以裕經費疏

許聞造

指陳兵餉切務以裨安攘疏

楊俊民

邊餉新增漸多太倉供億難繼疏

楊俊民

恭效愚忠披陳時政之要疏

連 標

乞勅會議宣鎮錢根疏

目錄

卷三十九

萬曆疏鈔卷三十九

邊餉類

內帑日匱邊餉轉增乞勅當事諸臣共圖清理

以濟時艱疏

石

星 兵部尚書
萬曆十八年七月

竊惟國之大事在兵兵之仰給在餉餉充則兵強安攘之績可成餉詘則兵靡侵陵之患立至蓋嘗讀史至漢宋之際未嘗不掩卷歎息而為時事懼也試為皇上陳之漢之興也蕭何轉餉不絕韓彭因以成功

疏鈔

邊餉

後則根運不繼蜀將蕭志而炎熼微矣宋之隆也遺幣歲輸不乏夷夏賴以奠安後則索獻不遂金人渝盟而宋渡南矣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請以近事譬焉 國家建都燕幽三面備虜九邊之費歲逾四百餘萬兩近已嘗銀懸罄年例之請遂巡而無以應此根運不繼之漸也虜自稱臣奉貢我開關市以恤之雖每歲不無少費而邊境寧謐垂二十年近已穩帳西移甘肅之掠長驅而不肯休此金人渝盟之兆也夫以積貯窘竭如此虜人跳梁如彼行且議

增兵行且議添餉而各鎮貢市之需且移爲戰守之具矣夫戰豈易言哉越之圖吳也十年訓練而後可以即戎項自過柘罷警經闔之將漸消故今優戰將之需不可不急議也項自土木歲與精銳之士殆寡故今養戰士之需不可不急議也項自駕馬入市追逐之騎浸微故今蓄戰馬之需不可不急議也三議備而後可言戰而後可言貢市之應罷與否矣是皆司馬之事敢越邊俎而議第_臣等職司兵餉日憂不足故向有博采羣議以措財用之請幸蒙 聖明俞

庫鑒

邊餉

一

允 勅下兩京九卿科道條議兩月以來固有言之者矣或言糝括未必糝括或言查算未必知算或言援納而援納未必應手恐成畫餅之談終爲無米之炊事勢至此尚可泄泄爲哉_臣等反覆籌之方今之最急者莫如邊餉最耗財者亦莫如邊餉與其糝索餘貲以佐費不如汰革虛冒以足用與其差官往查以滋擾不如自行清理以省事竊見一時邊鎮督撫按臣以及司道將領部屬罔不彬彬號稱得人而又目睹夷情莫測邊費滋大深知庫藏盡空接濟爲難

必須破格一處始於時事有裨謹將應查應議事件開具於後通行邊鎮督撫諸臣酌照邊情緩急劑量事勢難易或漸次議處或早行完報務在聽聞不駭而積弊消除虛冒查革而實用有濟其戰將有當優者即以餘餉優之其戰士有當養者即以餘餉養之其戰馬有當蓄者即以餘餉蓄之凡既備矣而後酌以抵年例之數扣除一二本緣餉之不足故爲清餉之舉因爲黃邊之計名雖爲餉兼亦爲邊也事完造黃冊二本一送戶科一送兵科青冊二本一送戶部

疏欽

邊餉

三

一送兵部清查得當者司道等官咨史兵二部紀錄優叙其不然者附過劣處伏候命下移咨兵部併咨各邊鎮督撫轉行各兵備管糧官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仍創各邊督餉郎中一體欽遵施行緣係內帑日置通餉轉增乞勅當事諸臣共圖清理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計開一嚴軍丁照得各鎮官兵家丁在嘉靖四十五年原有定數近則所增漸多根餉耗費合勅督撫責成司道責成將領備查各城堡墩臺原軍若干後加增若干今可

備征戰城守者若干各將官家丁原額若干後加增若干今可備衝鋒破敵者若干應存留者若干其有虛數無人應當者盡行查除老弱不堪者或議量革或有缺不補仍將軍丁著爲定額無故不許復增至於薊鎮南兵原餉太厚亦當照例查處其查出錢糧管糧郎中貯庫內有技藝超衆勇力絕倫者即將前銀處給雙糧肉菜以示優厚伏乞 聖裁一汰驕馬照得兵家長技莫利乘馬故馬兵一可當步兵十然知馬之利而不究馬之害有馬之名而無馬之實則

疏鈔

遼餉

四

馬雖多亦奚以爲也我國家之與夷虜市也不過藉馬以羈縻之其實堪用之馬百無一二除老損不堪者給軍變賣以充市本無容別議間有幼小者給軍牧養此之爲害不惟累在貧軍而且移之國計矣軍士赴市領馬有守候之苦領馬到手有飼養之苦一經倒損有賠累之苦及養成給軍又有支草料之苦故以今日之馬數較嘉靖四十五年原定之馬數除陝西各鎮半係茶易牧養且增數不多免議揀汰外查得薊遼二鎮所增已多而宜鎮比舊額多一萬二

千餘匹大同多二萬九百餘匹山西多九千餘匹以一馬計歲支銀七兩以二歲多銀幾三十萬兩以宣大山西併陝西薊遼奚塞四十萬餘兩錢糧安得而不耗費國計安得而不空乏也且使收馬堪用猶可言也然而堪備征戰者又百無一二三千合勅督撫嚴行司道等官將應壯太馬查照原額揀驗存留其驕馬盡數汰除如不足原額即以驕馬變價另買應壯者以充其數以後互市夷馬其不堪者照依原題估價變賣無得仍前給養以滋糜費如此則軍可穩息

疏鈔

遼餉

五

馬皆實用歲省銀四十萬餘兩邊儲內帑均可備緩急之用矣伏乞 聖裁一增引價照得鹽法設號曰飛輓蓋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爲通商裕國之資法至善也有等奸徒因見中鹽利厚投托勢要營求書札朝持片紙暮享千金是以朝廷實邊之需而徒爲豪猾漁獵之媒耳等以爲欲杜請託之門當先增鹽引之價除山東鹽引照舊不加又除宣大山山西近日已增八分減一之數不必再加外合無移咨督撫及劉行各鎮管糧郎中已後淮浙河東及長蘆鹽引每

引各量加銀一錢照依時估斗頭酌量城堡衝緩中
納臣非不體察人情故爲苛刻查得萬曆十二年遠
商韓繼魯等告准蘆鹽每引二錢願納四錢後因前
永通融俱納三錢近五月間本部有存積兩淮鹽引
提商人通狀山東司郎中郭甲查審每淮鹽一引伍
錢願納銀六錢均一蘆鹽也遠商三錢土商何爲上
納二錢均一淮鹽也存積者既願納六錢見中者猶
可止納五錢乎且所增引價雖出本商其實與買求
奸商引目價實相當况鹽價既增書札自少事完各
疏鈔奏 是例
鎮查原額鹽引若干加增過銀若干造冊送部抵充
年例銀兩之數伏乞 聖裁一查虛冒照得軍士逃
故馬匹倒死糧料住支還官此定例也但有不肯將
官不行開報一經稟指舉小垂涎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如原任宣大總督鄭洛悉心經理遂省銀一十二
萬兩聞宜鎮兵備陳于階每一季查出虛冒銀二千
餘兩解部作正支銷舉一道而全鎮可知矣舉全鎮
而九邊又可知矣又查得遼東廣寧壯士八十名先
年僉派免差馬皆自餒今亦俱支料草上而前鋒哨探

營併降夷接濟馬應支四錢五分者今一槩支六錢
五分合勅督撫嚴督司道等官備行查核如有逃故
倒損者將官實報司道司道實報郎中各郎中每季
將開除逃故軍士若干倒死馬匹若干及邊鎮減過
多支料草馬匹若干俱令從實報部果有虛冒司道
指實具呈撫按應奏者奏奏應拏問者拏問各郎
中有明知虛冒不行舉發者本部訪聞定行叅劾伏
乞 聖裁一停工作照得邊牆以限內外城堡以便
居守國家拜翰胡可忽也但邇來款貢幾二十年修
造漸有成續矣值此肅清巨測之時正當養威蓄銳
之日況有營繕則用軍夫用軍夫則有根餉若費用
浩大根餉匱竭兵馬猝歸何以應之合勅督撫衙門
查議一應邊城堡座急當修者仍舊議修應稍緩者
量行停止其客兵本色錢糧堆積緊要城堡如有聲
息聽候關支內有泥爛不堪者抵放軍糧扣下折色
另買新糧抵補伏乞 聖裁

國計日詘邊餉歲增懸乞籌畫以裕經費疏

王德完戶科都給事中

二十一年正月

臣惟軍國之務稱重大者惟邊餉而軍國之需稱浩繁者亦惟邊餉方今邊餉置詘極矣在鎮臣按額而呼尤有額外之呼在計臣按時而應尤有不時之應呼者至急應者至艱呼者愈頻應者愈窘何內外相違若是豈祖宗朝固已然耶考開國之初及嘉靖之季其所為輕制繁簡有若天淵迥絕者國朝自洪永以來原無年例年例自正統始劉保密昌原不稱邊稱邊自嘉靖始臣請續折言之宣府歲額不過五萬兩今主客餉銀不下二十九萬有奇大同原額亦止五萬兩今不下四十五萬有奇山西原額不過二萬兩今不下三十萬六千有奇遼初不過一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萬三千冷不下六十萬有奇薊鎮初不過一萬五千兩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冷不下一百二十萬有奇延綏初不過一十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一萬冷不下三十萬有奇其在甘肅等鎮或增六九萬四五萬此數決者也總計弘正間各

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餘

萬業已七倍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之竭

九州之財力而不足以供括百年之蓄藏而難乎其

繼撫今追昔能不寒心然臣伏而思之我祖宗朝

土田賦稅非有加於今也乃事不煩而自足今甲兵

戰馬大不逮於昔矣乃例歲加而難支其故何也蓋

祖宗朝寓兵於屯且耕且守有備無患此趙充國金

城之遺蹟也自屯田之法理則經界隱沒而難明屯

丁消索而賠苦人皆遁逃地為陷穽戎馬財賦遂分

疏

邊餉

之

兩塗祖宗朝中鹽於邊納粟於倉有飛輓之利而無轉輸之勞此晁錯實塞之遺意也自銀之一出則金錢盡入於太倉枵腹咸仰於內帑脂膏益竭芻粟愈難米珠草桂可為扼腕數十年來謀臣策士蒿目嘔心思復屯鹽之舊者至諄切矣然秦莽之區竟無畔岸開荒之報多是虛文逐末之輩率憚耕耘開墾之譚卒成畫餅生財有道舍此何由將裁冗費以濟時艱則十九年之汰革方行而二十年之恩綸已降近檢督撫諸奏薊鎮歲裁四萬三千旋增五萬七千

矣山西裁二千四百旋增二千六百矣宣府裁二萬八千旋增四萬五千矣大同裁二萬一千五百旋增二萬三千八百矣卽數鎮而他鎮何推也將事接括以補決裂則三秦兩浙閩海滇池處處議留紛紛請發卽如數日章奏延緩請補年例五萬九千矣兩廣請留存貯一十五萬矣應天請留許墅關稅及奉例三萬三千矣鳳陽請歲發兵餉四萬七千矣卽數省而他省可知也減者幾何增者未已欲與不可欲取不能展轉思維束手無策惟有節儉一語可爲救時

道何

十

急務耳蓋以利言則外甚微而內甚鉅以蠹言則外易剔而內難祛一有請乞卽係數百金偶有乾沒動關數十萬自非宸衷天啓直見歲餉之艱難憂深國計之困促則城社可慮齒馬有忌誰能洗百年之積蠹而一清之昔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海內富庶豈百金富漢室而其儉節者皆百金類也唐玄宗侈瓊林大盈之積而海內虛耗豈瓊林能耗唐家而其窮奢者皆瓊林歟也臣願二皇上以漢文爲法以唐玄爲鑒留神區畫隨事稽查如果爲急缺之用應

儲某爲不急之務應汰某爲額外之徵應省某爲格外之求庶免某爲有益之物應貢某爲無益之玩應蠲某爲先朝之舊應遵某爲末世之實應塞觸類引伸漸次省減而又屯田鹽法注意責成選賢任能共圖幹濟有可耕之地則勿以煩苛奪之有可耕之人則勿以科歛驅之減斗額以薄皇仁懲侵剋以恤民隱苟可墾田積粟何間內附而商儻能薄賦輕徭不拘新舊三額龍私有勸相之勞無徒道委之府府委之衛衛賦稅追呼之擾以狹近諸稅悅遠諸苛除一切苛罰通商裕民音深緒衆法務與胥無諸詭實心振舉則以萬壑爲汗陌以大海爲壺鍾元氣不洩於鍼鉉泉源不涸於尾閭行觀止可俱足邊腹咸克不受希賜藏空庶可久矣長治軍國幸甚臣愚幸甚

目擊時艱指陳兵餉切務以裨安撫疏

許聞造貴州道監察御史

痛謂天下未嘗無不測之變有備則變可因備而消

無備則變將乘虛而起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切惟方今事勢有大憂者二有大計者六備則

治安不備則衰亂相法甚憂臣父給事中相卿嘗語

臣曰中國文明大地每值歲之丙午則火盛極而變

往往多事臣稽往牒無歲不驗今距丙午雖若尚遠

然火德漸盛先事當圖玩惕偷安十年瞬息所以盡

人事而今天時者正合汨事也况東征之役將更損

傷士馬物故始以救人而出卒以畏人而歸示人以

兵餉兩虛之形自露其知勇俱困之狀束手無策坐

食朝鮮邱小之仁不終落疆之思益賊臣謂此舉

也竊西夏之成積張日本之雄心落字國之異圖兆

諸夷之窺伺生內地之邪謀國家深憂隱禍將伏於

叛卒遠夷之外矣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如其

苟且支吾爲猷不違冷年誘犯以貢市紓目前之虞

明年倭犯以封貢解目前之倭賞罰無紀簡練無素

逾時閱歲人不知兵萬一有不求互市不貪封貢者

突發大難誰當其事或曰方今條陳累續羣議盈庭

要言不繁空談何補臣謂不然書曰庶言同則繹言

之而不繹者有矣未有不言而能繹者也臣言官也

知之而不言不忠言之而不盡亦不忠以臣之言盡

臣之意願臣陛下勿罪臣言爲迂勿厭臣言爲套勅

下戶兵二部憐臣朴忠釋臣未議條圖詳覆俾臣言

復附千慮之得臣陛下親美於芻蕘之詢臣愚幸甚

何謂大憂一曰武備空虛唐有天下三百年兵制凡

三變云非好變也物契極則變變久而復變又

而不復變則遂至大壞而不振以京軍言之京師宿

重兵約三十餘萬人歲支口糧九十八萬八千餘石

軍不爲不聚矣費不爲不重矣強幹弱枝之道當如

是也天順兵部尚書于謙選得勝兵十五萬人踰二

十年僅選得勝兵八萬人迨正德中選用勝兵二三

萬人而不足矣今不知又當何如矣以外衛言之臣

前任直隸山東各衛所官軍多寡不同較之原額率

耗大半且營盤盡廢散伍各屯近者數十里遠者數

百里安土懷鄉罕至賊亦暫止操點露處羣居放歇稍遲輒肆誹謗然有疾視脫巾之狀矣夫城以衛民軍以捍城帝王宸居金城千雉而強兵不及二三萬京師不幾虛無人哉雖京師權貴所卒動多掣肘然聖明立斷嚴勅京營立法簡樸亦何難於餉節強兵雖外軍離析多年未易收拾然督撫道抽丁入城亦漸可以招徠守禦往年有彰義門之虞有東市之警賊直隸山東有劉六劉七之變天下豈能常無事而可坐視極弊漫不措意乎二曰漕糧偏重胡元

疏

意

古

一

都燕據西北之上游資東南之供億非其財不贍也非其餉不充也當其特方國珍據明越張士誠據姑蘇東南運道不通京師米價騰踊田是我聖祖起和徐庚申君通沙漠而元社遂屋焉今日之形勝非即故元之形勝乎而今日之仰給東南尤非直故元之仰給東南也元人海運深淺常多一舟所失不下千餘石人夫從溺不下百餘人歲以數十百人之生死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爲便憂人之君相不忍言之矣夫禹貢刊滌功止遼河五服晏荒惟薄海則海固

聖帝明王所不能用也我成祖文皇帝定鼎以來鑒集轉漕歲輸江南四百萬石於京師向蒙黎庭之績捷伐之威內警奸萌外銷寇孽三百餘年間莫淫心穢志以千三尺者乃近事可慮焉臣任東昌時東昌士民爲言萬曆十三年反者郭大通密造逆謀勾連賊黨圖劫糧運計搶臨清雖賴陛下聖神威武隨手殄滅然端倪已兆先事宜防蓋自徐州入關至臨清達河計漕廣不能尋遠且六七百里涓涓一絲僅者衣帶封以丸泥千艘立阻勝國前車可爲殷鑒也

疏

意

古

七

越食土之毛各因其產請得量加本色於江北議增折色於江南山東由漕河南入汴避黃淮之險防梗塞之虞少減蠶稅之勞兼節轉輸之費南阻則北運可通北歉則南漕足恃因時勢酌盈虛增損推移經收消息即丘文莊濟所謂彼不來而此來之說也事變之來曷其有極時能逾視者乎此臣愚所以通其說於海運之外也何謂大計二曰清餉額今天下銜所設有額官額軍即派有額額額係或貯定倉廩或

存糧州縣。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也。二百年來官軍皆舊額。千俸糧常減派乎。臣海鹽人也。海寧一衛七所除職員外原額正軍八千八百名。年派口糧八萬八千餘石。而官俸不與焉。今衛所實在正軍止三千名。比之原額已缺五千八矣。臣任東昌府推官平東臨清三衛約正軍一萬八千餘名。該口糧一十八萬餘石。而官俸不與焉。今三衛實在正軍八千七百九十四名。比之原額幾缺萬人矣。即兩地推之天下。可知也。軍餉太半餉取常盈。不聞減派以寬民不聞扣府以足國。糧果安在乎。衛官之虛額無稽奸書之對支罔忌。愈以愈蔽。莫能釐革。扼腕痛心。孰甚於此。蓋行各該巡按御史參錯委官吊取天下衛所官旗軍人差操故絕逃主勾補之籍。前後彼此以合原額之數。逐一清查。扣揭積貯天下之大不可勝算矣。三曰數屯田。國初設立衛所聯之以官旗比之以什伍。既月糧以足其養。又屯地以卹其私。俾人有懷土之情而無逃亡之患。猝有緩急庶幾需一日之用。法至善也。夫何惠壅而不不知。恩歲久而人忘。所自肥饒相

易。實個相消。事更百年人更數世。布政司表裏都司而籍不存。都司網維衛所而籍不存。各稽查各所而籍不存。夫所查者屯也。所據者籍也。籍之不存查將安據。臣前任東昌府推官撫臣臣奏清查竊常蒿目深思而粗得其梗槩焉。經界正而失額可復矣。稅額定而更變可杜矣。開籍清而侵占亦可無虞矣。當時規地爲屯。南北東西各有界限。軍屯錯錯於民地之中者固少。而民地牙制於軍屯之內者絕無。百戶不知屯頭必知之。屯頭不知鄉耆必知之。經界既正。釐析條分。業主不同。軍民咸集。孰爲民地孰爲軍地。孰爲子粒地。給小票以慎。四至合衆票以圖。魚鱗其中。即有軍責民地。民占軍屯者。但能稼耕於本屯之中。而亦豈能竊出於軍地之外哉。總圖既完。數實清丈。而屯猶失額者。無是理也。但各處地上肥瘠不同。牙粒輕重互異。竊謂則壤起科一准。諸民豐凶徵免。特視諸齊民造冊稽查一倣之。黃冊至山陵諸遺凡立衛開屯之處。因地土之宜順人情之便。剔索如弊。設立規條。盡數清查。務及原額。責成府縣徵解如期一

體老成無容怠玩庶衛所聞之風清弊絕而以軍衛之儲胥祖名募之兵餉不惟大有補於軍興亦可少紓夫民力矣三曰權馬價天下之利害其大較可籌也利於國不利於民憂國者爲之利於民弗利於國憂民者亦爲之迺若國利民亦利憂國憂民者所宜亟講而力行之也馬政之弊姑未暇論一馬俟解民間之費無慮三四十金遽給領貧軍居無廩棧餉乏芻蕘咬之粗醜氣味惡烈強壯之馬不數月而旋已骨立矣以之衝突則羸劣而不前以之走適且款段

疏鈔

邊餉

十八

而不進故有馬誠不如無馬之便於軍徵馬固不若徵銀之利於國也直隸河南山東歲計解馬二萬匹議令一年全徵一年折半應折之歲計馬一萬匹合之可歲得銀三十五萬兩則茲十年折馬五萬間閭寡傾家之累府庫有積羨之饒而營伍亦無所損益於有餘不足之數仍候國家富足照舊全徵豈非理財之一端權宜之要術歟四曰濬溝洫國家賦財動稱三吳豈非以宜杭稻善蠶績擅魚鹽之利哉兩任北地詳觀土宜西北之美利多三吳所無而三吳

之所恃爲富饒者則西北所素具而不必仰藉者也黍稷種稜桑麻菽麥與夫梨棗菓蔬瓜瓠木綿之屬鬱鬱充亢千里盈望而齊之號魯之稿天津登萊之魚鹽又何嘗不兼三吳之利哉夫何畝澮不修蓄洩無制一遇淫潦傾同汪洋蒼生溺於洪濤閭閻蕩成巨浸損濟滿路拯救無策臣五載災潦三年授厥所由其咎安在蓋直隸之遼瀋津易山東之沈沂汶泗皆以承受畝畝之餘水轉輸漕衛之經流當時列國所由稱富強成伯業者初不易地而殊民也今田間

疏鈔

邊餉

一九

無溝澮之流古河成耕牧之區上流雖有減水之名下流曾無容受之處或起科於氓庶或承佃於籍紳田地河渠隔絕不貫每年泰山狙狽新水驟發潰決城廓漂沒廬舍遂致中原方四五百里之地一望無際寸草不生皆溝澮不修之故今欲修溝洫之政非遽能一一如古也但合數百畝之田必有溝合數十溝之水必有川合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注以達於河以會於海因地之勢自高而下自近而遠自小而大寧棄不毫毋爭尺寸期於無令壅溺也其法

令民貧而饑者計果受役罪應贖者計緩受役犯應成者以歲月功程受役吏稱職者得陞藩臬京堂總其事毋欲速期於三年毋玩弛期於奏績斯則以賑濟之倉穀修農功以一方之贖緩與民利水何所不治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西北之饑將不必顧顧仰給於東南而大禹平成永賴之功將復見於 陛下矣五曰定軍制國初軍民分籍民力農以養軍軍戍守以衛民 太祖嘗曰吾欲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蓋期廣開軍屯

疏鈔

邊例

三

重寬民餉意甚厚其後屯田歲久漸廢尺籍亦日久漸消景泰初年令府州縣召募民壯所在官司率領團操有警調發此用兵之始也弘治中行伍太虛文制州縣七八百里僉民壯五名五百里四名百里及不能百里二名遇有警急官給行粮調發嘉靖三十五年每縣設勇士多寡有差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大縣至累一二千金有餘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所既徙靡餉兵快復成虛文每腹裏益發力不能禦輒調土漢狼達兵又難駕御迺川廣雲貴鶴慶州

司道里遠遠夷性獷戾遠不及事機不可制故有益來放火軍來殺我之誼夫 祖宗本欲衛所力也以衛民既乃閭閻自養以衛軍又繼乃召募兵以戍民而國初額設京邊之儲與歷年所增之餉相因而不革嗟乎民亦何辜力耕以養軍而又代之死耶夫軍兵之不復用也則起於法之必行也祖制殺軍五名將以失佐受誅故將畏誅而軍兵不復用民兵之不可用也則起於法之不必行也近弊殺民兵如丘陵將得掩匿不報故紀律不嚴而民兵不可用舍衛所

疏鈔

邊例

三

之卒與民快機壯而以主達狠兵猶之以烏騾充飽也是驅民以從盜也必不可也臣愚竊計衛所官軍國家養二百餘年以需一日之用者也胡可盡廢也每衛額軍約五千六百人即除逃故盡汰老弱盡免清勾悉索精悍正軍餘丁豈無一二千人可充訓練者乎厚其粮餉畧徵募兵一按籍而軍兵可呼吸立於麾下矣民間號勇相沿召募而王文成守仁提督南贛亦嘗藉其一臂之用胡可以不募也宜酌量召募選將團操其名籍工食悉隸州縣而保以戶長

聯以士牌使彼奮然常有陷陣立功誇詫鄉里之心而又恐然常有私收連坐不敢爲非之念又團操中之罷弱者汰歸州縣中之精悍者選補以實行陣即幸值太寧銷兵解甲工食旣在原額勇壯又不失原操人歸州邑潛消而陰制之當無復有羣居不逞之患矣六曰嚴軍法嘗聞有功不賞有罪不刑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信哉斯言而於兵制尤嚴乎故先是虜寇遠東都指揮禦戰不力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天下鎮守衛所等官欺弊不忠罪視此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遠遼禦虜都督蔣貴都指揮安敬擁兵不進亨信露章初奏命兵部尙書王驥出行遼驛馳至軍門大軍遇虜於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指揮安敬命拽出立斬以徇曰自今退敵畏縮前却者視此於是都指揮衛榮遇虜於莊浪擊破之明年都督蔣貴遇虜於石門城兒又破之隨襲虜巢於狼山夾擊又大破之蓋先朝敗軍法重過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事機而將晏然不罪擁毛揮麤目若也先朝軍機法重故過將不敢欺欺欺者死今任情

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死者金寃而不蒙收恤生者憤懣而無所控訴甚者殺掠數萬陷沒連城而及得冒功陞叙豈不重傷天地之和深遺醜虜之笑哉伏乞皇上勅下部院會議賞罰定規開坐科條設立軍政一洗拘摯之弊失衛兵民兵之也殺祖軍者烏可輕坐失機殺募兵者烏可一切弗論必無論衛所無論召募查勘功次有獲無損者爲上功獲多損少者爲次功獲損相抵損多獲少者贖罪首鼠全部全伍敗衄者論斬如是則功罪既別不致混淆衛卒民兵相兼並用而衛所亦爲虛設矣軍旅雖稱首級而論理實難憑提兩軍相薄生死須臾手眼縱橫何暇取級手既取級何暇禦人故殺級者必不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於取級者也況爭級則踈踐而易敗論敗則掩冒而易欺今後戰勝止憑督撫監軍查審衆証某人殺某除先鋒某軍推堅某將陷陣某卒陣亡即時錄叙又如某人誤事某隊遽延某軍回頭某將退縮即時重處庶誅賞明信亦如先朝而掃穴犁庭之績將復見於今日矣

與兵而已今國勢危迫而司馬不言兵國用空虛而司農不言餉何等責任可以安居何等艱危可以坐視臣謂陛下即憂勞宵旰二三大臣吐握延訪尚恐禍速備遲緩不及事而尚泄泄悠悠無益於恤國步至此臣實痛心臣仰望施行言詞繁復不識忌諱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惶懼之至

過餉漸增供億難繼懇乞聖明酌議長策以圖萬世治安疏

楊俊民戶部尚書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

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倉場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褚鈺題稱臣以愚劣誤蒙任使業已踰年見去歲太倉收過各項銀四百七十七萬三千兩有奇放過各項銀三百九十九萬九千七百兩有奇而遺餉十居其八且多額外之需臣不勝私憂過計謹卽太倉考所載先年遺餉及去年所發數項臣計較遺爲倉皇止陳之夫邊防非今日始也今之北虜卽昔之北虜也今之倭奴卽昔之倭奴也在西北設在沿邊衛所以防虜患在東南設有沿海衛所以防倭患自竊祖宗時而已然突然有額衛則有額兵有額兵則有額餉總承平日久額兵不無消耗而額餉固自在也當事者誠加意清勾補足額兵給以額餉自足禦患縱地方武備卑弱然就近調集亦足以捍外衛內又安可輕易增兵而難太倉以額外供哉臣考嘉靖以前九邊年例銀止一百

萬有奇而隆慶初年遂至二百八十餘萬矣今查去年所發數至三百四十三萬比隆慶間又增六十餘萬矣如薊鎮舊止六萬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萬九千餘兩密雲舊止一萬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萬四千餘兩永平舊止二萬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萬六千餘兩宣府舊止五萬一千近至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大同舊止五萬近至四十二萬四十餘兩山西舊止一十一萬近止三十一萬三千餘兩延綏舊止十萬近至三十六萬七千餘兩其他數未相遠姑置不論

遼餉

三十六

論然隆慶以前北虜屢犯客兵不時調遣其實猶可言也萬曆以後北虜款貢客兵未嘗調遣其實則可省也然使九邊各守舊額不再增兵增餉亦可以無言今查永平一鎮又增海防兵三千歲增餉五萬四千矣天津一處又增海防兵三千力士五百歲增餉六萬矣而又調遣浙江南兵歲費月餉行糧三十餘萬矣夫國家財賦止有此數連年水旱災傷又不能盡充自受事以來再三議處催科可謂不遺餘力而一歲所入僅供一歲之出今春夏不及五月而

買辦年例等項共出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不足又借京根庫料草銀奏數幸有此可以那借設無何以應之哉夫國家有事欲攘外安內何可無兵欲士飽馬騰何可無餉果無兵無餉亦不得不增今查永平一鎮是在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比原額已增一萬一千六百四員名矣近年京運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比原額幾十倍矣萬曆三年又增銀八萬四千有餘尚可謂無兵無餉乎又查天津三衛原有官兵九千三百九十九員名為備倭而設後因各

遼餉

三十七

兵坐糜糧餉遂擇精兵壯五千七百有奇令兩遊擊統領赴薊鎮修守今一聞倭警遽添兵添餉不知國初設衛之本意平日訓練之謂何先該保定巡撫劉東星題議河間河大瀋陽天津春秋五營班軍俱留天津防海免令赴邊修築此最計之得者縱一時有事然該鎮所轄尚有兵馬十營除留老弱護守地池選其精銳每營可得一千五百餘名十營可得萬五千人若有警不數日可以調集誠如是則倭奴固不足患矣兄長蘆有割沒鹽銀歲留一二萬即可濟用

是二鎮非無兵也特一調度耳非無餉也特一轉移耳然猶有說焉蓋兵不可輕募已募則不能遽散餉不可輕加已加則不能復減然有糜費影射可省可減而各軍無詞者夫軍有月糧不可減矣而中有逃故月糧不可住支乎馬有料草不可減矣而內有倒死料草不可扣除乎將領既多朦朧該道又不查點惟巡按閱操始催覓應點事已則虛冒如故兵有定額官有常祿而廩給紙剝心紅油燭與替畫書記之類則無定制將領利其折乾而多開該道重其體

疏鈔

三九

面而容隱雖督撫明知亦多姑息此弊所從來遠矣其財安得而不耗乎誠一着實清查每年可省銀七十餘萬試舉一二例之如宣府原額京運三十三萬三千二百有零去年止發餉銀一十四萬八千比舊額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餘兩此固因北虜款貢故年例節省過多而督撫司道稽查節省亦與有力焉又如總理寧武糧儲郎中劉允管糧三年積出附餘還官買蓋屯鹽通欠之類通二十餘萬前歲寧夏之變當事者欲加餉以安軍心獨本官與呂巡撫堅

意不從因與當事者相左故告病而去夫方今天下多事財賦稱詘矣使九邊督撫管糧皆若此則一年豈止數十萬之積即二鎮而天下可知已然天下豈無賢者向上人孰無心惟鼓舞無術則人多因循合無通行各邊以後督撫管糧如有潔已奉公實心任事積貯有餘年例多減者或賜勅旌異或破格優叙則轉移化導之機一風示間而所得居多矣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兵馬錢糧開立管收除在備造簡明揭帖送查考然各鎮豈盡無所出哉今查每

疏鈔

三九

年遼東有本色屯糧三十七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薊鎮有本色屯糧漕糧九萬三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五萬六千五百餘兩密雲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一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永平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六萬一千五百餘石折色糧銀五萬一千四百餘兩昌平有本色漕糧三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等銀一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兩易州鎮有本色屯糧二萬三千

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三十萬六千九百餘兩宣府有
本色屯糧一十八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馬草
鹽鈔等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有本色屯
糧民運糧料七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屯糧秋青民
運等銀四十八萬九千五百餘兩山西有本色屯糧
民運米豆五萬一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鹽課等銀
四十九萬三千三百餘兩寧夏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一
十六萬六千餘兩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一
千六百餘兩延綏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一十五萬
餘鈔

遼餉

三

六千三百餘石折色鹽引等銀二十九萬四千八百
餘兩固原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二十六萬七千七
百餘石折色地租鹽引等銀三十萬一千六百餘兩
甘肅有本色糧料二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折色民
運鹽引等銀三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天津有本色
屯糧料并漕糧八萬二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屯田
等銀七千二百餘兩是各處未嘗無所處也顧屯糧
未能盡元民運幸多拖欠故不得不仰藉京運耳然
軍民皆食土之毛而遺餉乃用不可缺誠責成各該

司道督率軍衛有司則屯糧民運未有不完者屯糧
民運既完則各邊用自饒裕而京運漸不可省乎
考國初鹽引中納本色故各商墾田邊塞屯田鹽法
二者相爲表裏最爲足國安邊要務今鹽政雖不可
復而屯政則宜修舉嘗作縣詣天津矣見天津沿
海一帶皆可耕之地長蘆葦一望無際若能修舉屯
政實爲國家永利又嘗巡茶至西寧矣見漢將趙充
國一時屯田湟中民到於今受賜今邊道師師濟濟
豈盡出充國下哉誠一修舉而邊方永賴之矣姑舉

疏

遼餉

三

二處而天下又可推矣臣耳擊九邊糜費太倉勢不
能支故將各鎮兵馬錢糧新舊數目逐一開陳附以
愚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稍加裁節通行
九邊督撫趁時平寧共圖節縮務使三年之間有一
年之積將來庶可支持不然平居無事尚憂不給設
有意外之變何以應之此不可不亟議而早圖之也
等因奉 聖旨覽奏有裨國計屯糧民運係邊儲正
供若干年例增發始自嘉靖末年今又額外日添勢何
能給所擬各鎮虛費數多着通行各該督撫官清查

裁省及時修舉安邊足用常策勿循故套苟且月朔
管根郎中每年將該鎮兵馬錢糧實數開報總督倉
場衙門稽查其部臣及司道官果能實心節省節財
者不次起擢以示旌異該部再斟酌詳議來說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八年該部尚書石
星議因太倉匱乏通行各邊督撫衙門酌議節省陸
續奏報大槩所省不多旋即增添較前時尤甚原與
太倉考內數不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總督倉
場都御史褚鉉題稱邊餉新增漸多太倉供億難繼

疏鈔

三

要前河間河大藩陽天津春秋五營班軍照先該保
定巡撫劉東星題議俱留天津防海免令赴邊修築
及議留長蘆割沒鹽銀一二萬即可濟用又稱扣除
逃故倒死軍馬月糧料草及將領家丁隨營馬匹親
軍薪水廩給紙割心紅油燭與贅書書記虛冒折乾
著實清查每年可省銀七十餘萬又稱通行各邊以
後督撫管根官有實心任事積貯有餘年例多減省
或賜初旌異或破格優叙每年終各邊管根郎中仍
將兵馬錢糧備造簡明揭帖送查又稱遼東等鎮屯

糧米能盡完民運率多拖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
衛有司如數追完則京運漸省又稱各商墾田邊塞
屯田鹽法相為表裏今鹽政雖不可復屯政則宜修
舉見天津沿海一帶多可耕之地及巡茶至西寧見
漢將趙克國屯田湟中民到於今受賜今邊道濟濟
誠一修舉邊方永賴乞要通行各邊督撫共圖節縮
并欽開邊鎮錢糧應停應減各一節為照各邊鎮向
來增兵因而增餉不無過濫委當裁省督臣褚鉉題
議前因大率為太倉積貯空虛共圖節縮至意但查

疏鈔

三

各項錢糧應減應留事在關外本部邊難遙斷相應
酌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邊督撫官及割管糧衙
門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從長查議河間河大藩陽天
津五營班軍應否照撫臣劉東星所議俱留天津防
海免令赴邊修築其應用糧餉自有本等行月二根
相應照常支給所議長蘆割沒鹽銀係解京濟邊正
供擅難別議至如逃故官軍倒死馬匹月糧料草向
提督糧衙門按月呈報作正支銷近來有無冒破將
領家丁隨營馬匹親軍薪水廩給紙割心紅油燭與

稽書書記等項逐一着實清查不許虛冒折乾通融
衰益每年可省若干以後督撫并管糧官有能實心
任事存積有餘藉以減年例者本部奏請旌異或破
格優擢各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用過兵馬錢糧
備造簡明揭帖一送本部一送太倉總督查考其遼
東薊鎮密雲永平昌平揚州宣府大同山西寧夏延
綏甘肅天津等鎮屯糧民運原係濟邊正額如有拖
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衛有司官照數完追至於
天津沿海一帶及沿邊荒地屯田地履畝踏勘委有若

疏鈔

三

千無拘軍民聽其開墾成熟三年以後方與起科每
年終將墾過數目造冊報部期臻實效并將後開墾
停應減軍馬錢糧查照款目酌議停安星火回奏前
來以便另行覆請本部仍咨兵部知會緣係邊餉漸
增供億難繼懇乞 聖明酌議長策以圖萬世治安
及奉欽依覽奏有詳國計屯糧民運係邊儲正供若
年例增發始自嘉靖末年今又額外日添勢何能給
所撥各鎮虛費數多着通行各該督撫官清查裁省
及時修舉安邊足用長策勿循故套苟且目前管糧

郎中每年將該鎮兵馬錢糧實數開報總督倉場衙
門稽查其部臣及司道官果能實心節省積貯者不
次起擢以示旌異該部再斟酌詳議東說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旨計開遼東鎮主兵官軍八萬三千三
百二十四員名馬羸四萬二千八百三十四匹頭京運
至兵年例銀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兩五錢二
分八釐二毫五絲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客兵
年例銀八萬二千八百八十八兩四錢防修邊工行糧銀
一萬八千兩前件沿查得該鎮正客年例舊額二十

疏鈔

遼餉

三

六萬六千四百有奇萬曆六年新添家丁賞賜并墩
軍夜不收月糧布花等銀四萬五千七十八兩八錢
四分今查萬曆三十二年發過年例并征倭銀七千
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比舊多費銀四十二萬七千二
百餘兩然在征倭銀四十二萬事寧可止新添銀四
萬五千有餘久則難繼況該鎮未見增兵而驟添月
糧料草似涉虛費相應從長計議將六年新增酌量
裁減前件等着得遼東鎮主客兵馬年例錢糧嘉
隆以來漸次增加每歲除開共該額銀六十萬七千

七百一十八兩有奇遇開加銀二萬六千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除征倭銀兩事寧停止外其新增家丁賞賜并墩軍夜不收月糧布花等銀四萬五千有奇原係先督撫陸續新添議入年例解發今督臣議欲裁減相應仍行督撫衙門從長計處奏報至日另行覆請伏乞 聖裁

蘇州鎮主兵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一錢五分九釐撫夷銀一萬五千兩實軍銀一萬三千八百兩前件臣查得該鎮兵客京運并撫夷實軍共該銀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已屬太多萬曆三年閱視侍郎汪道昆議題過餉比舊又增銀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費相應改正今查萬曆三十一年發過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八十餘兩比原額多發銀五千七百九十餘兩查係額外相應停止前件等看得蘇州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二十一年多發銀數係山東民兵工食銀及該鎮民屯等項俱此原數缺額應該抵補外所提先經閱臣汪道昆新

增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糜議要改正合行督撫有會查妥當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密雲鎮主兵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一千一百二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員名馬一千六百四十三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二錢九分五釐一毫前件臣等查得該鎮原額主客兵銀數已太多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過餉又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兩有零似涉虛費萬曆五年又增銀五兩有奇更屬無謂今查該鎮年發過年例銀三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萬曆三年五年新增銀數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密雲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萬曆五年增銀五千有奇係興營中後三衛官軍俸糧布花料豆原在京通倉庫支領因路遠不便題議改發不議外所提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零似涉虛費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永平鎮官軍三萬三千九百六十五員

員名馬騾一萬三千五百六匹頭京連年例銀二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五兩七分前件臣查得該鎮官軍不分主客年例數亦應餘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過餉又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今查二十一年止發年例銀二十一萬四千六百餘兩是原額年例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銀數相應裁減又查薊遼總督顧養謙揭帖內稱永平先因倭警添陸兵三千每名月餉以一兩五錢歲計當實餉銀五萬四千乃額外之費與李巡撫會議漸銷歲省餉以數萬計此大臣謀國之忠也相應通行各邊以後地方官時有事只宜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前件臣等看得永鎮王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近因倭警加增銀數委係額外聽督臣酌量漸銷省餉并以後地方有事止應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外所擬先經閣臣汪道昆新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實出浮糜議要裁減合無督撫官從長查議具奏定奪伏乞聖裁昌平鎮主兵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騾五千六百三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九千八百

三十六員名馬騾三千一百二匹頭京連主客兵年例銀一十七萬三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八分二釐六毫四絲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銀兩通融支給未見不足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過餉又增銀五萬三千五十餘兩原屬虛費今查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三萬二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相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昌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係先經閣臣汪道昆題議酌定相治至今所擬增銀五萬三千五十餘兩原非舊額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定奪伏乞聖裁易州鎮主兵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騾四千七百九十一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連主客兵年例銀五萬九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京運舊止五萬九千兩今萬曆二十一年發過銀三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餘兩比原額多銀一十萬八千九百有奇蓋因倭警召募兵勇預備料草閱視簡練總兵遊擊等官各帶標營奇兵往來天津康給行糧月費數千餘兩撫臣劉東星題謂軍苦於接應馬

疲於奔走倭未至而民已先病兵未強而費已不貲
誠爲確論自非題議撤回費又不知幾何合無通行
撫鎮諸臣今後偵探必確毋得先事調遣糜費庫根
去年多發銀數今應停止前件_臣等看得易鎮主兵
餉銀先年俱係民運止發客兵銀五萬九千兩萬曆
八年該本部題議將主兵民運銀收解太倉轉發二
十一年多發銀兩皆收解轉發之數似非額外難以
停止合行督撫及餉司殫心查覈務從節縮其防倭
兵馬偵探要確勿得輕易調遣以滋糜費事在督撫
相應通行查議具奏伏乞 聖裁宣府鎮主兵官軍
七萬八千九百二十四員名馬騾駝驢三萬二千九
百四十四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
銀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四錢四分前件查
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四萬八千比
舊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餘兩_臣推其故多
因北虜款貢客兵不行調遣故年例錢糧遂至節省
過半該鎮督撫司道稽察節縮亦與有力焉以後年
例京運似應酌量減發仍乞通行各邊以後能如宣

疏抄

題詞

臣

鎮節省不大侵擄則各邊督撫罔不加意轉節而邊
餉不患其不足矣前件_臣等看得宣府鎮主客兵馬
年例除收撥大同鎮銀三萬四千兩每年額發銀二
十九萬六千兩又昌鎮收撥銀三千三百二十五兩
八分長蘆山東二運司轉發銀四萬八千兩共該銀
三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分今查二十一年
分自太倉發過上半年年例銀一十四萬八千兩其
下半年年例除扣抵該鎮贓罰通官俸糧等項銀四
萬七千九百九十七兩四錢八分六釐外尚該銀一
十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五錢九分四釐此因太
倉空乏所積不敷支費隨查臨德二倉收有折銀
兩於二十一年十月內具題照數動發差官解運支
用原非該鎮節省所致合仍行督撫會同管糧衙門
細查的確酌議停奏具奏前來以憑覆請伏乞 聖
裁大同鎮主兵官軍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馬
騾驢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
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三十九萬六千五

疏抄

題詞

臣

有九十餘兩比舊省銀三萬八千四十餘兩但該鎮與虜切鄰年例似應照舊前件等看得大同鎮每年額發主客兵馬年例銀四十五萬六千三百三十八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銀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外扣還原借臨清倉銀五萬兩共四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止查扣贓罰事例等項銀四千四十三兩所省不多今督臣條議該鎮與虜切隣年例似難裁省但值內帑單匱合行督撫會同管根衙門加意節省從長酌議

疏鈔卷之四
通例
聖裁山西鎮主兵官軍五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員名馬騾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四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一萬三千三百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八萬五千一百八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一百一十餘兩又查得郎中劉允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鹽通欠之類通計二十餘萬已經戶部題請紀錄合無通行各邊以後管根郎中如有買心任事積餘過多不特紀錄仍破格優處一風示聞而所得多

突然偏頭等關係極衝邊鎮前項年例似應照舊前件等看得山西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七千兩每年額發銀二十萬六千三百兩又補河東鹽課銀一萬六千兩共該銀二十三萬二千三百兩每年查扣贓罰事例還官俸糧等項多寡不一今查三十二年發過太倉銀一十八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兩八錢零及查偏頭等處委係極衝年例似應照舊所據條議各邊要照郎中劉允節省紀錄超擢合應依擬行督撫衙門并行各鎮管根等官加意撙節

疏鈔卷之四
通例
聖裁延綏鎮主兵官軍三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員名馬騾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七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兩三錢六分前件查得該鎮萬曆七年閱視官軍比原額減二萬七千六百員名萬曆八年尚書張學顏題准年例增銀四萬夫餉所以給軍也今軍減糧增於理通乎又查萬曆三十二年發銀三十一萬三千三百餘兩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百餘兩未稱不足

則前件年例似應止照原額萬曆八年新增似應裁減前件_臣等看得延鎮年例錢糧自萬曆十二年以後歲有定額向無增減近因西陲多事議召奇兵三千名因兵未足數兩年內召兵月餉戶七兵三出辦尚未入額及查二十一年發過銀數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十餘兩因內有就彼改解贓罰等銀扣抵足額今督臣議要將新增四萬裁減合行該鎮督撫衙門從長會議應否酌量減省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寧夏鎮庄兵官軍三萬五千二百九十一員名家丁三十四百八十三名馬騾驢二萬三千九百六十九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萬五千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三萬六千七百餘兩比額省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又當時賊殘破之後尤宜體恤前項年例相應照舊前件_臣等看得寧鎮年例錢糧自萬曆七年以來因款項累客益至定有常額每年亦有改解扣抵銀數多寡不定以故二十一年發自伏着止於三萬六千七百餘兩合該鎮停逾殘破

正宜增兵餉以固元氣督臣議將前件年例相應照舊與_臣等所見相同合行該鎮督撫奉行料理兵餉務使兵強餉足兩無虛冒酌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固原鎮官軍五萬九千八百一十三員名馬騾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六萬一千三百二十二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三萬五千八百二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四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似應照舊前件_臣等看得固鎮年例錢糧歲有定額每年俱就彼改解地租牧租商稅課程等銀扣抵外不足者請補內帑如二十一年年例除扣足額數外尚剩銀二萬九千三百餘兩已於二十二年年例內開銷訖其二十一年發過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因河洮召添軍馬額外加增固鎮自此比前已增三萬五千八百餘兩今督臣亦謂該鎮年例似應照舊合行該鎮督撫於前項新舊餉內共圖節省以充邊費中間如有可省可減者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甘肅鎮官軍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一員名馬騾二萬一千六百

八十四頭京運年例銀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七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年例舊止五萬一千四百餘兩二十二年發過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比舊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然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他鎮不同節年北虜搶番每每假道該鎮前項年例似應酌量減存前件等看得甘鎮錢糧定有歲額向無增減至萬曆十三年以後該鎮節議增添軍馬三次加增餉銀共計新舊王客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以二十一年發數比舊額故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合督臣條議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出沒之地前項年例相應酌量減存合行該鎮督撫將前項新增舊額餉銀一一從長會議要見何項冗食當減冗費當省務求積弊盡釐餉無虛冒仍將應減應存數目會奏定奪伏乞 聖裁天津三衛原額官士旗軍九千三百九十員名巡捕大馬一百五十四本色屯糧料并漕糧八萬二千一百五石六斗六升二合八抄四撮一圭五粟折色民遠并宛糧等銀比前二百九十九兩九錢五分六釐三毫

八絲四忽七微三沙三塵九埃前件查得天津三衛原有兵九千三百九十員名為海防而設亦有額派糧料後因各軍坐糜糧料內簡五千七百赴薊鎮修守萬曆二十年因倭警新募海防兵三千名月餉人一兩力士五百名月餉人一兩五錢去歲不及一年賁太倉銀五萬九千九百五十餘兩皆額外之費也然已募不可過散相應將新軍撥補三衛逃亡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過警撥籍調取是亦銷兵省餉之策也三衛改赴薊鎮官軍仍應撤回前件等看得天津三衛原有額兵額糧後因坐糜糧餉以故改赴薊鎮修守適因倭警天津地方復行召募官兵力士歲費餉銀數多今議將前項新募兵士撥補天津三衛逃亡名數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過警調取將三衛先年改赴薊鎮官軍五千七百名仍行撤回本衛防守誠得安兵裕國之策但今倭報未寧力士應否更番薊鎮官軍撤回天津果否便益仍聽該鎮督撫衙門從長酌議停妥另行奏請定奪伏乞 聖裁

恭效愚忠被陳時政之要疏

楊俊民 戶部尚書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案查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內該總督倉場都御史褚
缺題稱邊餉新增漸多太倉供億難繼備開各鎮兵
馬錢根新舊數目乞要嚴加查減歲可省銀七十餘
萬該本部覆議前項邊餉應減留事在圖外處難
遽斷題奉欽依通行九邊督餉司查議回奏以憑覆
請去後止擬延緩寧夏巡撫官李春光周光錡回奏
西撫移事近該添兵加餉原額難以頓減又擬宣大
總督蕭大亨奏稱大同鎮兵馬錢糧應照經制定規
遵守餘向未見回奏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
天地生財有限國家經費無窮即今內帑單詘歲出
浮於成額閭閻勸敵民力竭於科征公私兼窘莫有
甚於此時等職縮餉備查夜思維計無所出顧近
來各邊鎮不思額內清查稍裨實用且嘗額外加添
偏示寬容今日請增兵明日請增餉却之勢固不可
從之力有不能權宜措處全非經久之策輔臣陳於
陛輸忠體國銳志籌邊放歷朝經制之規模列鎮虛

聖人

聖人

聖人

聖人

耗之費數實清查被陳殆盡至欲重餉司事權庶便
責成尤是人存政舉相應依擬覆請恭候命下本部
移咨各邊總督撫按衙門及劄各鎮管糧司官及轉
行分巡兵備等官各將本鎮兵馬錢糧逐項核查要
見原額兵馬糧草各計若干某年加增若干某年減
減若干其減存錢糧會否抵充部發年例今當查議
某項係舊規某項以新增應該酌減并照總督稽欽
原題一併查明各另回奏固不當驟減以消軍儲亦
不得沿襲以糜國用伏都各邊年例均有浮額向來
上下因循未嘗着實核議果實據折條分逐漸減省
止照嘉靖十八年年請發例銀定爲額數國不敢望
復祖宗朝舊制也至於督餉部臣吏部會同本部
簡廉潔任事者量兼憲秩勅內添載清理軍馬實數
稽覈糧料虛冒令其便宜酌裁仍令與按臣勘驗出
納務使屯政修舉鹽法疏通民運無拖通之虞召買
釐截攬之弊給放軍糧更要總理中間逃故日久未
曾開除及暗伏出邊鬼名月給是皆將領藉以侵匿
做做減風牢不可破即擬實案充以肅法紀差滿回

部公同吏部考察錄過旌勤以示懲勸再照各邊年
例自四十餘萬而增至二百八十餘萬數已極矣及
前密等鎮續又加餉四十餘萬今又增銀五萬六千
有餘陝西各鎮自劉哮叛後歲增一十九萬六千有
餘邊鎮添募標兵近又增銀一萬六千餘兩當此置
乏之秋可不亟為樽節更求請益此豈安社稷者之
計乎輔臣所云金錢鉢兩未必盡為邊用根芻粒米
未必盡充軍實真是探本之論臣等竊思錢糧帑破
全在軍馬逃亡及征調之間調征則以少開多逃亡
疏鈔遺例
則隱匿不報司充私囊無所忌憚司道撫按欲行開
點輒便覓人頂替縱使聽察難以詰究若近日劉挺
在遼左侵剋無算可槩見矣更乞皇上申飭督撫
司道等官嚴示將領千把總等官將軍丁逃故者按
日扣除新補者照日報收馬匹倒失者隨即報官新
買者照日收冊至於征調軍馬逐一驗查無容虛冒
如管隊千把總及將領朦朧隱蔽者聽部道官叅呈
部道市恩容縱聽總督撫按題叅本部覆請重治臣
等近聞山人墨客星相俳優往往遨遊塞徼間攜重

資以歸莫非將并股削兵根填實私實與輔臣今日
所奏毫髮不異此更當亟行禁革者統俟 聖明裁
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欽奉聖諭乞勅會議宣鎮錢糧以救危急以安重鎮疏

連標巡撫宣府副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准總督軍門咨准兵部咨本年三月二十五日該司禮監太監成敬等於文華門傳奉聖諭朕雖靜攝宮中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柔遠安邇諸戎振武之事尤惓惓焉欽此欽遵轉咨到臣准此除各項邊務通行各道將領見在舉行一奉聖諭仰見我皇上雖靜攝深宮其留神疆圉一至於此邊吏也敢不祗承正命以求稱塞請先言宣鎮積苦并峙勢危急以乞恩於陛下大宣府拱護陵涼捍禦夷虜為朝廷肩背重地人人知之矣國初額設兵馬錢糧聚然具備相沿二百年來雖虜人順逆不常然戰守機宜自足調度乃今日有大謬不然者臣叨承任使鎮撫地方於昨歲六月入境首詢地方急務僉曰錢糧缺乏至極臣伏思之邊臣大計不過曰城堡之當修也兵馬之當練也器械之當整也數者之貴非錢糧莫能辦錢糧缺乏數

事難理即開具節年京民兩運充欠數目乞勅九卿科道會議處置至今未奉明旨今本鎮事勢危如累卵臣方蒿目腐心旁惶莫措近接邠報戶部尚書趙世卿一本大都謂九邊年來增兵增餉大逾常額乞勅會議等因臣不覺仰天竊嘆宣鎮從此得見天日也夫八邊兵餉有無加增事在各鎮臣不得與知其本鎮兵餉冊籍所開載者臣謹一一為陛下言之竊惟於萬曆十八年奉差巡按宣大查核宣府兵馬之數共十一萬有餘于時款貢日久主客兵銀積至二百萬有奇此正兵部肅尚書總督時今可問而知也當其時帑庾充盈有備無患隱然虎豹在山之勢安見錢糧之不足日者既蒙聖諭諄切又見戶部會議之請臣即行三道稽查近日兵馬總數暨錢糧完欠數目會呈到臣始知兵馬之數與臣巡按時大畧相同其錢糧之拖欠令大有警駭而不敢言者在十年以前姑不必論自萬曆二十七年以至於今扣去本鎮經制額內主客兵銀一十三萬兩又將本鎮在庫銀借發山大二鎮一十萬九千一百有奇抵作

戶部應發兩鎮年例未經補還又扣留山東長蘆三
運司應解本鎮鹽課三十三萬九千七百有奇近經
題奉欽依前銀陸續發還以爲修工口糧鹽菜之用
候領數月止發一萬見今千萬軍夫在邊興工枵腹
從後胥起怨咨臣恐致有他釁行牌曉諭暫且歇工
又扣留昌鎮年例改撥本鎮榆林土木二驛軍士馬
騾糧草布花銀一萬九千四百有奇節年省直民運
拖欠八十七萬七千三百有奇戶部拖欠京運五十
七萬一千二百有奇共該銀一百四十六萬七千九

疏欽

遵例

三八

百有奇年月歷歷可紀未差官與已差官未到暨到
而發不及數者咨文俱有可查臣謹造黃冊一本上
呈聖覽竝送在朝大小臣工以上欠數係額之內乎
額之外乎在山西司郎中有底冊管庫主事有簿籍
可考鏡也夫本鎮額餉歲不過一百餘萬數年之間
欠至此數以致庫藏若掃倉廩半空是繫縛邊臣之
手足四體不能展布也將何所控訴哉雖欲修築城
堡操練兵馬整飭器械以答陛下之責成者何所
措資哉目今宣鎮兵馬三月無芻餉人多餓死逃亡

馬多倒損骨立且日夜憂惶計無所出餉司郎中黃
道亨終日兀坐無事出納借班價銀二萬五千兩借
市賞銀七萬九千六百餘兩多方那湊皆不得已爲
權宜之計以應千萬軍兵擁門泣訴者指日秋初開
市正項當支作何抵補在彼大羊之性最難支吾不
知當事者又何以應之是宣鎮之憂不專在我軍而
又在夷虜也前開數款多於戶部相關臣非不揣疎
遠邊臣敢與廟堂大僚較是非論屈直第職掌所在
一鎮之司命違入之叛服陵京之安危係焉臣亦何

疏欽

遵例

三九

敢避觸犯之嫌自處緘默甘負任使以取罪於他日
也惟我皇上念周天下亡聞此等景象必有惻然
于衷者懇乞俯軫肩背重地亟當拯救勅下九卿科
道從實勘議速將節年未發本鎮年例京民三運並
鹽課借貸扣留銀兩照數給發催解庶乎借用別項
得以補還欠餉兵馬得以速飽由此修我邊陲練我
兵馬整我器械以盡微臣封疆之職慰陛下振刷
之望端在是矣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疏鈔卷四十

邊功類

○馮景隆 總鎮重臣月功掩罪大肆欺罔疏

○胡克儉 邊臣禦虜不實朝臣謀國不虛疏

○王德完 嶺海月功疏

○徐宗濬 經畧大臣流言惑衆大負國恩疏

、楊東明 秉虛心持大體以明功罪疏

、吳文梓 東征功次叙錄當議疏

、劉仕瞻 西隣事急勢危督臣謀疎心狡疏

目錄

卷四十

萬曆疏鈔卷四十

邊功類

總鎮重臣月功掩罪大肆欺罔伏乞宸斷重懲

積弊以固邊防疏

馮景隆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國家所最重者在邊務所以駁守邊之臣者在賞罰而賞罰之得當者在勘報若勘報不實致無功冒賞有罪逸誅則勦懲倒置諸將解體其遺邊患豈淺淺哉臣於今年六月內接得邸報見勦遠總督周

疏鈔 邊功

詠等查叅遠大寧堡失事官員要將叅將熊朝臣備禦朱廷慶重究副使任天祚併究副總兵李平胡等功准總兵李成梁巡撫李松等免究隨該兵部行勘覆奉欽依各照處分臣以為邊關之託全在總督與鎮守重臣故有功論賞既先諸將而獨庸厚賚則有罪論罰當視諸將而先任已辜以今觀大寧堡之敗也先期探知屬夷董狐狸等結約束虜搶關報離則申嚴號令分布兵馬量地募客增益防守皆總鎮事也

地本月十二日大寧堡既因雷雨衝壞城垣則一時

所恃爲防禦者全賴備集軍士併力守護耳何乃止存官軍四十員名被賊一擁而入射死守堡將官殺虜男婦至一百二十餘名房屋燒燬畜馬一空賊且全軍而去如入無人之境近來虜之得志未有若此者其在熊朝臣等固難逃畏避之誅在周詠與李成梁等均任干城全無調度聽將官棄堡與虜而不之救大損威重罪莫大焉周詠不卽自陳認罪乃云總兵李成梁巡撫李松驚報無時兵力有限且謂竊襲實出不意還制頗難噫是何言也大抵虜之犯境非疏鈔

邊功

突來則竊襲此其叵測之常也而當事者先時無制勝之策臨時以遲制爲難則安用彼將哉顧爲李成梁等所請免罰詠實自爲之地耳勝則攬功於已敗則歸罪於人其爲衆心勃勃不干甚至於薊鎮之失事也虜且襲破黑谷關連破峯臺燒香諸寨殺擄人畜燒燬房屋離披狼狽舉目悽慘其爲衆覩共聞者何可掩也詠反報稱官軍奮勇敵退欲分別敘賚是不惟飭辭掩罪且以敗爲功何其欺罔一至於此及巡按御史李植以得於親歷會勘者指實言之詠欲

自飾其罪乃復云止據該道協守稟報撫辭虛辯臣愚謂在該道等官固不可欺總臣在總臣尤不可欺朝廷夫冒功掩罪國有常憲而詠也敢於扶同妄報者此蓋邊臣歷年以來積習舊弊詠實踵之而不虞巡按之廉得其情也使按臣但循故事委官訪報而不躬爲閱勘則功罪情狀盡屬欺蔽雖重鎮殘破如此非惟不加之罪且將議賞以嘉其功矣不知詠於此時尙肯自鳴前報之爲虛而讓其功於不居耶臣知其必不然矣且詠向同御史于應昌誣陷劉臺致

邊功

死其罪與應昌同科荷同皇上優容不卽加罪蓋爲邊疆重寄欲其實心任事以責後效耳詠不思感恩圖報屢致失事已有的據而猶然強辯其有負於皇上不既多乎似此欺罔而不重加懲治誠恐各邊效尤其患有不可言者臣訪之邊境來人語及報功一節車拮切齒痛恨蓋凡所謂追剿擒戮者其間真正虜人寸無一二有將賊入殺死邊軍取其首級以邀賞者有將流寓商賈殺死以充虜級者有被賊入辱戮軍士爲之先驅委敵於我而自相格殺者有現

勝人來則深避伺其既退而掩襲一二以爲全勝者
滕麗敘列欺蔽聖聰今日報捷明日告廟而論功之
命下矣論功而總鎮之陞陟首及矣習以爲常恬不
知怪即遣東總兵李成梁屢次奏稱擒剿大功率皆
類此夫遠夷種落雖繁其強弱之分原非止虜者比
但多勾引達虜爲我遺患則相機制馭固鎮臣分內
事也今自成梁鎮守以來該鎮告警殆無虛日而虜
退必奏膚功亦無虛日究其禦虜之狀或對壘而相
冒矢石或乘虛而襲破殘弱非無一二可飾耳目者

邊功

四

然殺傷士卒而匿不以聞虧折家兵而旋爲補足其
所稱自全者大都如此而所稱擒戮者如臣所謂取
我邊上軍民自戍以報功者蓋居多也使成梁果能
數數以全取勝虜將聞風遠避之不暇夫何乃畧不
懲創而歲侵無已耶蓋因遼東地遠任其捏報而勘
覈不真且成梁不惜重賄餽送要津動以千百而人
皆樂爲之朦蔽故得歷陞伯爵今伯而且世襲矣其
諸子姓庶以錦衣外衛等官者又不止二十輩
視院朝開國元勲運籌決勝功如劉基者止於封伯

成梁之功視基何如而亦得世此爵耶開疆闢宇功
如徐達者止得世公旁無他廢成梁之功視達何如
而冒陞如許其多耶人臣之義貴知止足錫予之恩
不宜太濫昔宋太祖於曹彬而斬使相之與蓋有見
於此耳今成梁所禦者易制之屬夷而所享報功之
典則視啓運開國之臣而反過之且肆然貪冒無有
底極頃者該鎮夫事詠不併論其罪而反爲曲護卒
得免究其何以伸國法而警人心也哉除巡撫總兵
等官翟繼業楊四畏等候覆勘處分外叅照總督劉

流鈔

邊功

五

遺保定都御史周詠才若通融器實鄙猥結寵權勢
爭孤媚以殺人濫握鈴符縱虎兇之出狎當局而一
籌莫展惟圖僥倖以爲功失機而百計支吾敢肆欺
罔以掩罪所當依法重處者也鎮守遼東總兵官寧
遠伯李成梁起自戍行越躋勲爵以邊圉爲艱堅而
士卒時見凋寒獵金紫於家庭而名器日滋冒濫公
行賄賂無非巧於彌縫互相隱欺終莫逃於敗露所
當從公議奪者也伏乞聖明軫念邊防大計難容
懷伯匪以勅下該部查果言不謬將周詠李成梁

亟行究處以快公論庶賞罰有章積弊可刷而於安內攘外之烈不無小補矣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部覆奉

聖旨是違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督朝廷出死力的却誤信浮言橫加詆斥及不如避事偷安可免管識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梁封爵照舊着益加奮勵勿以人言阻沮有負國恩馮景隆輕率妄言姑着調外任

疏鈔

變力

六

邊臣禦虜不實朝臣謀國不虛懇乞聖明分別創懲以存重鎮以圖治安疏

胡克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萬曆十九年七月

臣惟國之大事在邊邊之大弊在欺而一傳衆咻不使人言其欺則又欺之欺者也夫國家二百年來西款稱臣求戰報捷詎不稱盛哉然而非其實也款不以實則利歸于虜而害歸于民于國戰不以實則利歸於官而害歸于民于國其爲敗亡之道一也西今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已爲明鑒遼東軍民積困已在

疏鈔

變力

七

危急存亡之秋海內三尺童子皆知之獨皇上二人不知耳及今改絃易轍猶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已爲晚矣奈何尙踵襲故套以欺皇上而不欲言官之置一喙哉鎮守總兵官李成梁二十年來功次臣非不聞之甚詳知之甚的但既經勘覆恩資俱有成命臣不敢復贅故臣始至境人稱亦稱會薦亦薦未嘗求之以苛惟昨年十月大舉今春閏三月出塞則臣之所親見者總皆故套總屬欺罔臣不容不申其說也如賊本不過五萬卽虛張其勢曰二十餘

萬賊本月二十八日出境即先馳報曰二十三日出境臣初亦爲其所欺而以欺報今知之悔無及矣彼時一大營海蓋之兵併力而東遼瀋諸路之兵併力而西一夾攻之即不能使無噍類亦可以殲其強半然而大將等統兵束手也如長明之蠅藏之惟恐不密如驚草之蛇入之惟恐不深任其殺擄如秦視越不惟不肯對壘即虜求一見而亦不可得矣聞賊笑曰好李小廝如何不敢出來和我耍呼大將如此餘又可知矣使其果二十餘萬以數日之久豈不能蕩

疏鈔

建功

八

平全遼又誰阻之而令留寸土臣民耶臣巡行所經伏屍盈野哭聲載道稍有人心者不忍見聞今殺擄姓名數目俱在臣手恨不能効一臂之力躍馬揮戈滅而後朝食問之咸云自成梁做總兵以來都是如此往年有副將曹蓋好戰爲其所忌而陷之以罪今日誰敢一戰夫既不肯戰姑存我軍士保守城池可矣奈何今春又圖冒功陞賞盡驅而死之塞外乎蓋今春徵皇上威靈全無虜犯聲息起自正安堡恭將郭夢徵稟帖到成梁曰哨得蓮花山至北沙圪

一帶達子皆稱水草便益任牧惟復升孤懸原無精兵看守雖是漢人然在外數年即是達子乘間料在此可盡殺來張功撫臣郝杰初亦不肯已與閩臣侯先春議罷及先春方離廣而杰不自由全師遂出塞矣黑夜襲殺二小營得其屍屍二百八十一顆同兵間有數騎達賊一呼李寧途策馬先逃衆各棄甲曳兵而走原未交兵正因互相蹂踐與瀾河跌巖而死及至離邊五十八里鎮靜市夷回又大肆殺擄以故數千之兵旋者不十之二二後三五日或七八日十

疏鈔

建功

九

二三日赤身匍匐而來者數人此其顛末并失亡數目已蚤在臣手於是始捏爲腦毛大等人犯聲息並解功到臣臣既懷昨冬之不戰又見今時之議戰使真有戰功豈不樂爲鼓舞何至病狂喪心露簡以阻戰哉惟是諱罪邀功欺罔太甚臣公憤不容已故畧言其槩耳使臣言爲非則閩臣與臣書曰此番出塞爲罪斬獲非功此何以說也在按閣猶曰一體也該鎮按察使鮑希顏非身分其責者手稟帖到臣此番出塞鼓勸諸將寧其臨陣先奔者亦李寧也士馬損

傷得不償失言之可恨謹以失事情節及應參官員上呈伏乞尊裁此又何以說也巡撫郝杰非身任其責者乎而罪寧自罪一疏蓋從末邊報之僅實者見此又何以說也得非皆以實之不容掩耶大學士申時行密勿不知邊陲昨孫守廉之叅始以書阻臣繼止稟聽勸臣嘆邊事日非不得其言扼腕成疾欲告未告今叅寧徽及成梁又與許國各曲庇成梁謂不可以邀功抑之論臣以寬文法臣謂邊方有事地方官互相隱諱與皇上通一線之脉者惟御史一人

邊功

耳故御史指實言之臣皇上或軫念邊臣而宥之則御史盡職皇上施恩斯為兩得若御史不言而自為寬容是既失職又市恩二者之所為皆罪也彼西事者豈非以當日寬文法而致然也豈非以曲庇邊臣致然也故臣謂近日邊事固壞于邊臣之欺蔽亦壞於輔臣之調停而言官得行其說則欺蔽無所容而功罪明賞罰富又誰敢不實心用事也如徒知一將之罪為富寬而不顧一路生靈為可惜徒幸一時無事以為安而不顧百年貽禍為可慮則見小遺大

誠近忘遠輔臣不報如是失若大學士王錫爵本鎮然不渣但常以至誠之心而聽欺方之說每墮小人之術尚不知自白從來殺虜在所不免此亦自是偏護處成梁揚言曰大舍王恩府說渠在位一日我父子安心做一日總兵此言如無是成梁假虎威以嚇眾固為可惡如有之是錫爵為其所欺而不知也宜亟省也竊本兵者宜熟察邊情細分功罪朝題夕覆令邊臣有所勸懲可也乃尚書王臣鶚不察臣疏所論何事惟襲套語謂臣曰遠鎮過虜之既入則先於堅

邊功

壁清野以固守為功乘虜之未入則每滑師出揚以戰勝為功此該部二十年來為成梁題覆濫套臣任千章萬牘惟橫此套覆之于邊事安克有濟况臣題在四月間言及該部移實為陞即先覆之李臣等罪狀迄今數月不覆豈李臣等尚無罪耶抑寧即有罪王法不當問耶豈成梁之賄米到而姑有待耶抑成梁之賄已到而故為留耶豈臣之愚直不便于嚴勸耶抑候交代之後有望于新院為之回護耶一事如此事理可知一邊如此九邊可知臣謂誤邊誤國者

也賢臣蹇達徒負食粟之軀未有善處之策獨延
頸望功屈指計歷一念嗜利獨爲倦倦四月初八日
杰以功罪並陳疏往會稿即駁回曰從來邊事只宜
報功不宜言罪及杰執前疏以往已違其計歷之初
心廿四日晚堂答應官王敬名二稟曰李總兵差官
老爺止進海參李如松以拾廢馱之金帛入充中其
平生之上願于是棄杰會稿而創爲三疏以愚得愚
失之心而藉口于辭敘辭愚之說以飾罪欺君之念
而駕言於憂邊鼓士之說皇杰親臨者不知其罪而
被逮制緒又知其功耶杰專任者不知鼓舞戰士
而彼提督者獨知磨礪戎行耶即如日遘兵出塞原
有接濟馬匹土人常乘三馬則損人三百止宜損馬
三百然杰原報損馬一千彼七百者又何以損耶欲
掩而卒不可掩欲詐而卒不可詐誠所謂小人肺腑
如見矣蓋杰猶患而虛達實欺而狡杰猶清而正達
實汙而邪矣且達自筮仕以來曾有一善狀乎如類
上如解特許臣里之鄉對與首邑也臣今往來其地
士民之追恨者猶有蹇達不達十萬腰掛之誣故當

年以首邑而不與行取科道之選蓋公論也又以部
屬陞轉京察追降知州亦公論也漣漣下僚無復尊
顯之望矣及時行執政而達以同年之故善於實錄
遂得蘇松道缺皇上試數蘇松道有一不爲開府
者乎有一不以捷徑而借爲之地者乎歷月今職責
非其據當今邊方多事宜爲地而擇人不宜以人而
誤地臣謂知達者亟宜罷斥者也兵科左給事中張
應登臣素亦知識人謂轉兵垣之後納李如楨厚利
而結爲弟兄臣初不信但汰邊臣疏上成梁接邸報
喜曰好可憐又臣去訪之則申維岱劉葵皆李如
松讎人應登之劾如栢暗使之也臣不知維岱與葵
爲如何人即使可劾亦不宜爲如松作鷹犬耳應登
此疏未上曾與臣書欲甘心于撫臣郝杰臣復之曰
杰練達正直處鎮和而不同錢糧加意節省公論謂
視前數撫獨優有官如此似當曲成其美者應登始
止其說今三總皆在臣不敢以應登輕信一節而沒
其生平之大善蓋成梁以不同之故陰使應登而然
謂應登爲李氏鷹犬非耶臣奉李寧疏上應登致書

閱臣令同護李寧而排姬之說閱臣亦人也目見其
非安肯昧心至此哉尋於該鎮題本抄送到部又批
其尾曰閱臣親歷親聞必真本料規題欲族閱臣體
訪具疏者有以也雖不知有以者以公乎以私乎抑
以公濟私乎似私滅公乎果以閱臣之體訪而廢按
臣之監察乎抑以閱臣之幸乎掩全鎮之耳目而籍
按臣之口乎惟是成梁固能言原無稍探襲殺屬夷
遂藉冷郭夢徵牙匠安夷並誘夷人以石門花谷之
傷庶幾宿軍之無備藉以道路令其搶擄以飭是道
聞此効而果為義能類之羅維初訪知謂屬無是理
逐數月而石門被虜實有是事矣始不能無疑及
勦當年邊陽討將孫朝傑者忠勇絕倫成梁忌其成
功逼逐登等平朗開置焉市夷外專搶邊陽十四年
巨次奴密令猶衆張棟中軍宿沈其芝左計守內如
賊犯南則皮與守壯犯壯則支與沈南俾成梁不得
與賊合陣夫困且鎮時之難且救賊犯以傾人況石
門乎賊中當猜疑細焉擄掠況指以道路示以無備
其備無而承搶賊梁一因有對曰今之石

門喜峯口二處惟不犯犯師入矣由此觀之使令之
情固然不然何二十年不犯今一旦犯耶皇上可
默悟矣於是應登題崇石門之疏即日偵探宜早何
不以遼東之報虜聚捏留觀之也宜先擊以代謀何
不以遼東字羅胡吉兒之捷觀之也一唱一和捷如
響應臣不意應登甘附逾帥至此然則由東征之疏
觀之是利之媒而由石門之疏觀之是逆之黨矣如
應登者可令一日刷掖垣耶蓋成梁二十年來捷功
皆在塞外見臣言出塞之非正中膏肓之病故冒計
彌縫如此然其先也正結權臣以害言臣今又兼結
言臣以排言臣則其計愈狡其錢愈神而為之效用
者又大可為入心世道慨矣夫祖宗朝不增餉而
兵足不報捷而邊寧今餉日增兵日寡捷日報而邊
塞日益疲憊者皆以軍不見餉而財盡于侵剋伍不
見軍而力疲于私役入犯不戰而出塞邀功之所致
也夫往往入犯不戰輒以衆寡強弱不敵為辭不知
此一虜也豈入犯則強而據欠反為弱耶豈入犯則
衆而臣營反為寡耶此亡將卒也豈入犯時束手者

出塞又皆能懷臂也無是理矣蓋出塞之役非惟名王酋長之帳不敢逞望即彼之真部落亦豈能得其一哉惟指西走東假張作李竊其鄰道往牧數奴夷之首而已此在虜原不以爲有而在邊亦不能爲我利害者屠之原無異也然此猶曰夷人也若板城之任者與虜之所使住邊及擺撥哨探者被擄潛歸跋涉數千里餓餓數十日歷萬死一生而來者皆我黎民也一切殺之然此猶曰在外者也若往年懷挾之樊民誑曰帶着人頭去殺賊蓋新蔡者不能保其墳墓銘

達功

獨行者不能留其首慘酷尤甚又并其陣亡之軍一槩割首以報數如十一年冬賊犯十方寺史儒塗廣等原未交戰共割漢人首三百八十一顆行至蒲河市人各識其面目劉監生奪數顆懸于鍾樓王團發覺其事御史陳登雲具本欲叅之撫鎮將儒廣網打求止特未報功今陳登雲在道可問而知也如十六年春剿那林字羅攻圍不克軍丁死者以半又天寒凍死推車軍士數千因無虜功遂割死軍五百一十一顆報驗御史許守恩欲劾之而巡撫顧養謙以勢

挾而來止竟以報功今守恩在蜀可問而知也即封伯之功亦出塞外前巡撫張學顏亦曾讀書者豈不知尹吉甫召穆公之爲何功豈不見李成梁之爲何狀乃虛張于疏曰視之尹吉甫之戎徽從召穆公之征淮夷不知孰爲軒輊出此言豈惟良心已死且藐視天下無人敢干獨欺皇上罪在不赦况恩威出自朝廷學顏即據伯以請遵何例也蓋假成梁開端以爲奉承張居正封伯之地耳會典所謂邪姦小人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者非耶抑學顏罪不止此嫉正妬良鼓譟肆毒致前御史劉臺等死入知土宗戴陳國寶之已伏辜而不知作俑者學顏成梁二奸也臣謂宜處三奸以謝天下忠義之士今遽入謂全鎮之生靈脂膏一殘剝于學顏再殘剝於李如松今如松爲民奪歷天理昭彰獨學顏滿網人尙切齒前巡撫顧養謙貪殘險惡視學顏尤甚圍陞賞而剿那林字羅全遼人財一空懷睚眦而傾王絨許守恩舉朝精神共爲憤恨郎中周文卿之稽查錢糧與成梁布散流言爲之中傷臣初出都門大臣有授旨於臣者豈

出關知其盡心爲國方嘆服之不暇肯肯公論哉蓋
成梁與前復數巡撫惡其異已者卽擠之喜其附已
姑容之鼓弄團套題題橫行如前獲之功非我黎民
則我軍士真夷十不二三又非其入犯之輩以此宣
捷告廟則辱朝廷宗廟以此頒爵賞則辱王赫王綸
故臣惟首功云者謂當場殺一賊首可保我地方衛
我人民故云功也若塞外不知其何地所殺不知其
何人如獵夫登山所得以野鹿死麕首則首也何功
之有故臣敢以死自入犯之不可不戰而出塞之不
淹鈔是功
可復爲也臣敢以死請入犯之戰當盡恕其敗衄之
罪而出塞之役當盡重其斬獲之功也蓋入犯而戰
如全勝則可以寒彼之膽令不再來卽不勝而彼亦
不得縱橫來之心且緩若曰恐損傷軍馬則塞外
何嘗不傷此皆孺將藉口不足信也不然今日聽其
擄去官旣無罪明日殺來報數又以爲功民獨何辜
而官獨何幸也此在今日收獎保民之所宜亟議者
也故臣敢昧死而啓 皇上十九年之蒙蔽慰全鎮
數百萬之冤魂行見在瘡痍東顧之矛遺也夫二十

年以爲功而臣一旦以爲罪附和者多以爲功而臣
一人以爲罪卽 皇上或亦駭聽然 皇上不聞繁
官至大夫當席之說乎成梁善于結納 皇上左右
皆伊之人 皇上深宮之事 臣在朝數年不知者成
梁一一能誦之朝發夕知毫髮不爽 皇上不記李
材之通賄張鯨乎邊臣舉動大都如此願 皇上勿
以防邊大計問左右也蓋遠左困極 目擊心痛肩
痛乎與利而利不可與割以害之未除也肩肩乎除
害而害不除除則以未除其害者也故赦赦大害一
麻是功
臣謂昧以陳秋惟八遠壯頭倍極處則全遠幸甚國
家幸甚惟愚幸甚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嶺南功疏

王德完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十一月

臣待罪該科檢閱章疏該萬曆十七年七月十七日
兩廣總督劉繼文為稔惡撫賊叛亂非常仰仗天威
督兵勦滅永銷嶺海妖氛等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
欽此內稱計擒叛撫李茂陳德樂施舉大兵進勦斬
獲六百餘級瓊崖蕩平先於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繼文一本為妖民倡亂旋即殲平撫散黨徒恭報地
方寧淨等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內稱兩廣奏報
新賊汪子龍等兩廣擒賊李圓朗等不下百人南韶
安靜并實廉珠池之報茲數月間稱大捷者三臣未
嘗不壯名曰山寧海晏亦近世之殊勲也及細詢之
粵人與官場者則其主下欺罔之罪遠近屠戮之殃
大可驚痛事非兵垣有難緘口臣請據所聞為 皇
上陳之粵守陳三曾自隆慶末年就撫無異志復經
按臣蔡夢說令其散處瓊城與編氓埒因遊擊沈茂
榮珠構害遂倡議擒王曾三曾既擒其黨二三千人
遂挾憂極其慘酷該道孫秉陽不善撫衆將楊友桂

不善戰又不提兵阻截使黨徒下海襲城然寔以自
免計耳文昌署縣事訓導林立乃報賊衆千餘以致
乘陽張皇請兵于是繼文令總兵李棟督兵二千勦
之及至瓊則黨散賊逃無可殺者而棟恐虛張先報
反縱聽用把總楊壽殺掠良民首級无數而現民始
大殘矣維時挨查排門分兵把守誣陷屠戮人人自
危即四牌坊學前後晚即誘殺地方出首乘陽及怒
而杖之人人不保首領聞衆兵夜行皆帶犀利鈎鎌
取人首級於牆內泊寸大舟於白沙此夜竊人首皆
藏之舟中每首動支賞兵銀伍兩積此首級又詭
說賊名分坐各官項下因以報功且以謀利原疏稱
零擒于原野正良民駢首就戮之案當時未嘗野戰
而有功天使之自敗露也及冊師擒捕賊乃在白鶴
把總陳震寔尸其功白鶴離瓊三百許棟惟坐城何
曾一出海濱而乃攘臂奪之耶震懼棟不敢言功而
心知城中舟中首級盡良民也亦切哀之計擒斬真
賊不過一百有奇其漳全廣潮客族受誣死者不下
百餘人瓊山文昌等縣竊殺死者不下三百餘人如

瓊山縣唐述王三胡允茂等家殺首失屍文昌縣韓賜乾王文明等家亦被殺首一時乞丐僧道裸居廟舖者皆失首死其他無王者不可枚舉婦人被害失首與指拇者甚多獨澄邁知縣吳如圭部官兵而全一邑餘府縣但出告示令民黃昏閉門而已不能禁也瓊海去京師萬里何自顧天按臣黃正色曾嚴諭未能禁止但勸功級未結從來按臣程達近欲直陳聞還中止布按二司知之而不受訴賴州軍門受訴而不能行海道趙善政知且止之祇付竊嘆副使黃

疏鈔

遺功

三

時雨追悔迎合旋亦掛冠瓊民何辜罹此冤苦骨肉盡灰幽魂夜號怨氣沸騰愁雲黯慘臣聞之且爲流涕何兄目擊者此臣之不能緘口一也其在妖賊王子龍先經南賴軍門奏報據江西龍南縣稱報當陣殺死王新藩即王子龍隨經兩廣會題奉旨梟示欽賞有差豈不謂子龍已死後踰數月惠州府通判蔣杞署和平縣事報據子龍未死差壯丁尾其舟密白所司擒獲并其妻孥兄嫂八人監候試其術能爲燒煉點銅鐵輒爲銀遂開傳前稱陣亡者非子龍今則

真子龍也兩廣欲鞠以爲真南賴欲掩以爲非真蹟久之後南賴移書兩廣并二司各道令子龍一死以滅口而兩廣亦謂事已報功業論賞矣遂行文惠州令拷子龍死知府孫光啓與其同寅訊之光啓拂衣退謂寅曰此非吾任也子龍生死在君輩遂稱疾杜門堅意乞休其意蓋曰前報子龍亡者僞也今獲真子龍匿而不以報者欺也果真子龍耶當聞之朝

疏鈔

遺功

三

寧明正典刑豈遽令暗昧而死果非子龍耶則無罪人也何忍置之死二者皆非吾所能爲然一露而失兩軍門意又無以報命非引去不可既移疾杜門軍門街之而按臣以爲真疾也遂聽其去臣訪惠州諸縉紳皆謂光啓正大光明愷悌愛養下車未幾已著賢聲而又少年強力何疾之有脂車之日謂人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此其志節有過人者不然十年科目三月黃堂非有不得已之情孰甘盛年高臥而光啓既去繼文復授意署篆者竟迫子龍死此非以僞爲真即以欺飾僞非蔽以元惡即殺一無辜

不容緝口也。聞曹彬下江南不妄殺而後
寢昌王全斌所至屠戮而其子有乞丐者則妄殺之
報昭然也。今與兵勦賊正欲安民乃至玉石俱焚而
且殺民以充賊真庸罔辨而又殺人以媚人當時將
吏尚謂有人心乎。臣訪得聽用把總楊壽恣睢殺掠
爲罪之次兵道孫秉陽坐視殘傷全無惻隱廣收重
賄卒至沉舟罪亦不在其下始則遊擊沈茂索珠爲
之貽繼則叅將楊友桂玩寇爲之助又訓導林丘虛
報爲之驅而通判劉世懋經歷吳應徵乘時圖利豪

龍鈔書

建功

三四

依林壁王大斌子。吳紹周屠殺武號奪噬瓊人
至今切齒此皆罪之無所逃者也。然臣爲督撫劉繼
文罪尤浮于諸將殺掠雖非繼文使之無知妄殺而
不一懲且爲之庇者繼文也。子龍奏報項自南贛始
之然知其復獲而又不以聞且致之死者繼文也而
其貪婪尤有可恨者蓋粵中除養兵外橋津關隘稅
課而南雄廣肇潮州等處所解軍門每處不下二萬
繼文皆沒入私囊潛行媚結商困民怨若周聞知各

龍鈔書

建功

三四

人其貲多寡爲差營求薦舉所得不下數十萬教官

林立後爲臨高知縣至酷也受其千金許爲行取而
格于公論猶曲庇援救東莞知縣董兆麟惡貫滿盈
受其三千金潛許薦揚而迂知敗露僅爲議調卽前
叅南領遊擊陳策亦謂其虛投手本旬日孔方未到
怒而傷之且藉二人以掩衆目人言嘖嘖誰其可欺
新會湯炳林權鄉龍等時號六強暴則寄以心腹妄
揭窩主誣害善類付筵筦順新香所獻亦不下數萬
四五公子絡繹往還滿載金珠沿途騷動頃未離任

龍鈔書

建功

三五

先發行李八計餘扛過梅嶺入吐舌其摻括隨行
又不知其幾也夫繼文草菅人命股削民財罔思恣
氣之彌天不顧肝腦之塗地貪殘彰彰如此尚可令
覲顏而首司農之列乎伏惟勅下兵部轉行廣東巡
按御史親詣瓊城查勘各州縣被殺良民若干并各
司道將領官罪狀輕重及惠州王子龍擒死真僞原
由從實奏聞定罪毋得畏避阿縱仍乞勅下吏部傳
采公評題覆亟將劉繼文罷斥以爲人臣貪殘欺罔

龍鈔書

建功

三五

魏雪而公憤舒食吏退而循良進誠風靡寰海之大機也然臣猶有慨焉西北畏虜之強每重言戰戰不可克則以屬夷邊氓爲首功如諸臣所論遼東之虛冒以爲九邊將帥之故套皆然是西北之民外苦胡虜又內苦將帥也東南利寇之弱每伸言勦勦不能多則以商販貪民爲首功如臣所聞瓊之慘毒恐諸蠻夷若楚蜀滇貴廣西間凡以功聞者其出於不得已固有之然生事要功者十常八九蓋裨偏非此無以說超遷大將非此無以倖殊賞督撫非此無以樹功名媒私廢故東南之功虛報而邊郵愈不安民生愈不靖皆貪功枉殺者罪也夫匹夫匹婦冤情所結尚能于天地之和况數百無辜意外之死乎伏乞皇上恤憫黎元申飭疆圉文武之臣毋畏虜而虛張首功毋利寇而動輒生事庶邊民得安其命而覆轍不蹈於前非夫

疏鈔

廷功

三十五

經畧大臣流言惑衆大負國恩懇乞聖明亟賜罷斥以絕誤國之萌并乞專責督撫之臣悉心任事以伐虜謀以安邊固疏

徐宗濬

山東道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

臣接邸報該兵科都給事中張棟等一本險媚衆臣懷詐及覆乞賜重處以伐邪謀以壓羣聽事內叅神木兵備李杜以必戰媚督臣魏學曾以不戰媚經畧尚書鄭洛以李杜稟帖寄示朝紳倡言惑衆謂魏學曾所報斬獲明安首級一顆及虜賊首級四百五十顆多係守口夷人不宜冒功等情臣不勝駭異不虞鄭洛妬功嫉能負國欺君至此極也先該洛奉命經畧西邊集七鎮之兵齎三十萬金以往領兵不戰臣以爲洛素習虜情是行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圖必將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如趙充國之破西羌也必將厚賞士卒沉幾謀虜如李牧之破匈奴也已而逾年矣卒未聞有必戰之志而論洛者且紛紛至焉天下始於是乎失望而臣始不能無疑焉私計之

疏鈔

廷功

三十七

陳平之計始於垓和則有秦檜之謀交結虜婦重賄
樁會嬰結歸巢權紆邊難洛之技正此矣何也古之
善用兵者相能將能故能以成功當時元輔申時行
設虜情則錯愕失詞論戰事則震恐失色惟惺之中
已無足恃非親相之策也尚書鄭洛倉卒出邊聞將
不及于員猛士不及五萬而欲驅疲散之卒橫跳強
胡斯已難矣非充國李牧之師也何使不量力而輕
關則勝負之形不待臨陣而已決矣故策洛之必
出於和而洛之所以報皇上者張皇水泉荅川二
疏鈔 遼功 二天
戰修談樁會歸巢大功而火酋跳梁此之空天一鳥
大海一鱗以爲不足較地斯以爲經畧事竣可以復
命云爾然正不敢過責於洛者以爲洛雖不能與虜
諸亦其自量則然至於督臣魏學曾撫臣葉夢熊志
滅強胡忠期報國眞空谷之足音洛雖不能自爲宜
聽二臣爲之也今魏學曾報斬明酋首級二十一顆
虜賊首級四百五十八顆此百年以來未有之事雖
勝之報復尙所當憂然朔漠中國之憤大振三軍之
氣此亦足爲之矣奈何洛欲以浮信壞之此其心何

心哉不遇曰洛言當和而學曾則言不當和洛言不
當戰而學曾則言戰乃能勝謀既相及功又相形洛
寧不內愧於心而外何辭於衆口乎此所以乘學曾
之報功而必欲毀之也嗟嗟洛之立心如此則欺君
誤國之罪可勝誅乎何以明其然也前歲洮河之禍
始於二十年之和廟廊之臣如處堂之雀邊圉之士
如出狎之虎將卒情竅而不可用甲兵朽鈍而不可
操一敗塗地幾不可收拾非二虜酋之能勝中國實
中國之有敗道也 陛下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分遣
科寺諸臣臨邊閱視剽剔契靈分別處治是天所以
開一陛下將使深德往轍轉弱爲強雪恥除兇申威
沙漠使天驕賴首永固邊陲正惟今日而魏學曾等
又能仰承德意專主治兵痛絕和議雖不能無勝負
未必之虞而自強則爲中國必勝之策蓋我能戰則
守可固和亦久制入而不制於人孰與夫金幣媚虜
愈賞愈捨坐而自困之道哉洛不深爲國家久遠之
計而欲效秦檜之術於 陛下偷安旦夕貽禍將來
萬一其效見於一二十年之後洛雖死何足以謝

陛下哉臣故以爲洛之妬功其害及於晉臣而其惑衆亂聽終執和議其禍必及於國不小也陛下所以用洛寵洛恩至渥矣而洛以此報陛下終於誤國臣故以爲洛宜罷也然臣以爲專任督撫二臣責以成功者何也蓋捨貪莊明等虜所致不過貪漢財物非有英雄特異之資譬若大羊然畏之則愈驕一制之則遠避矣今縱不能盡絕市實然必限以定數之內無所更加則循例給賞數之外有所過索則稱兵誅夷夫有財物以中其貪心則不能不繼我有兵威以折其雄心則不能不畏我而所以能戰之具則簡我將吏訓我士卒是我糧食藉我甲兵修我封疆守我要害審我機宜明我賞罰以決戰爲本以市賞爲權虜不足畏也魏學曾等有見於此而誠足以將之才足以赴之是陛下腹心之臣也可不專任之乎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鄭洛亟賜罷斥魏學曾等專任責成則浮議不惑而邊圉可安矣然雖有蛇爲吟時之樂莫大乎是非不明功罪相乘直魁守節者雖有功或以被議繼刺彌縫者

雖無功或以見賞此姦邪所以獲臂而烈士所以撫膺也陛下自爲社稷計誠於此洞鑒而致慎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疏鈔

進功

三

東征功罪當持大體以勵人心疏

楊東明 刑部右給事中
嘉慶二十二年正月

臣惟國家役使臣民與臣民樂爲國家役使者有大機焉曰賞罰而已故士有捐身家冒矢石棄性命于須臾者非其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權罰其勢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皇序而能得士人死力樹功邊徼者執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罰不當無論當事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視爲殷鑒卒有大難誰肯竭心力自抒文罔哉頃者倭奴狂逞蹂躪朝鮮虜其臣民奪其郡邑大張聲勢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 皇祖弘恤小之仁奮伐暴之勇以經畧付宋應昌征勦付李如松二官奉命而往遵旨而還論二臣者紛紛靡定頃奉 明旨目今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人這本着吏兵二部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罪從公據實來說欽此是諸臣之奏論與 明旨之會議非有成心無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臣切思之此事係朝廷勦懲之典係九筵將士觀望之心又當時事

疏鈔

邊功

三

疏鈔

邊功

三

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爲二臣計當爲國家計也臣安可徇衆論之同昧獨見之異不揚眉一吐其愚乎謹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克敵之功夫失利之罪小朝廷用人當存其大畧其小錄其功赦其罪是所謂持大體也檢髮而櫛數米而炊是有司細事豪傑笑之當朝鮮之畏倭連遁也所不失者全羅慶尙兩道耳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取則望風而逆者必不能完壁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力戰而得者必不肯棄利而歸非麗人之自取非倭奴之自退則是功也道無所歸哉且二臣之功河無論而從征血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陣前死敵之幽魂可不恤其後乎不酬其勞不恤其後是朝廷自今以後不欲復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寧可念追逐之功而忘發縱之力乎臣反覆思之欲不錄敘二臣不可得已然臣有以責二臣者二臣亦不得辭焉當應昌既取王京也宜的據情形明報天子如倭果可剪則當爲乘勝長驅以成破竹之勦倘勢不能剪則當請 聖恩寬宥以觀其後臣將奈何計

不出此倭未歸也而說云盡去川兵未見殺也而詭云亂民且謂倭衆往來難爲確報夫一確報不能尚可毅然稱經畧乎令都人士總不知倭之兵馬若干數目倭之糧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爲倭之乞款有何指據憑沈惟敬之違語執平行長之游言廟堂不得真情軍士無由藉手觀全勝之賞忽後事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臣聞其冲鋒陷陣收退虜之功乘暇先登焚巢之蹟綽有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括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爲

疏鈔

遺劄

三四

已有軍載而歸寧夏人皆得而言之古大將了當公事回還篋中惟圖書琴劍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拔堅城碧蹄之兵得失相半臣亦爲如松壯也第縱恣我軍掠取朝鮮財物朝鮮被慘不異倭人古大將秋毫無犯卽取一笠必斬以殉者豈若是乎故謂如松爲戰將則可謂其爲廉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則可謂有節制之兵則不可如松應難置一喙矣臣誠愚謬謂應昌之功宜錄也因其塘報含糊或伏隱禍姑以海報其功如松之實當明也固其兵無紀律

貽怨麗人姑以量行其實其他諸將領諸戰士諸陣亡之卒宜速加稽核厚行賞養生者酬其本身死者錄其後裔庶慰前人之忠義又圖後日之歡心然今日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汛可虞假封貢成倭倖之功啓梟端蓄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猷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初情而後可爲二臣功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橫金山俾無噍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難邀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雖

疏鈔

遺劄

三五

然猶有說焉昔趙子雲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輒捐四千戶之賞誠謂吾不愛爵土則人不愛死生勵世磨鈍全在于此昔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寒人心膽胡宗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冤乎項者劉峙之變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懸萬金之賞矣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身請平賊賊平之後卽一尙書銜各不肯予委曲數朝剪賊羽翼卒成內變克滅兇元周國柱之功婦人孺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揮使國家之待功臣非徒寡恩蓋亦不信之甚矣臣懼

豪傑之不為用也今宜亟敘東事諸臣之功并錄用
宗憲之後於夢熊國柱易其封而侯之更於嚴穴僕
奇之士破格擢用毋若書生膠鬲故拘學於毫髮
間則海內英雄有出而為陛下丁倭事者矣

疏鈔

邊功

三六

東征功次敘錄當議謹循職掌陳明見以重大

典以昭大公疏

吳文粹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

臣等頃接得兵部尚書石星等一本為查核東征功
次仰乞聖明的行賞罰等事奉 聖旨朝廷為萬夷
陷沒朝鮮命將興師三戰功成全復與國樹我藩籬
前後斬獲首級一千六百餘顆功可嘉尚你部裏還
當先請告廟宣捷以慰祖宗之靈着擇日來看待
告廟後通行敘錄陞賞不以再行查勘欽此臣等閱

疏鈔

邊功

三六

之相顧而謂曰賞功重典也今日三戰將士之查核
確矣謂宜賞以示勸矣乃經畧等之槩錄無乃猶待
勸議之為當乎夫刊印難與圖大敵務必待有功故
功而不賞則為屯膏賞而不當則為濫予兩者皆過
也今平壤三戰之役諸將士遠涉異境蹈白刃爭先
赴敵以建此功蓋自有足多者即賞予諭時猶以為
晚況經按臣之勘覆則下無偶語之舛望上有大資
之殊典豈不令將士感恩馳驅而望風畢命乎然此
王京以前事偏裨以訂功過今奉明旨通行敘錄臣

等豈不知仰體廟謨以作任事者之氣哉顧事關職掌終不容默默而不一言也夫經畧提督實畫諸言者之指摘蓋亦灼然於聖鑒矣故今日之尚未敘及非誠如部議所云當敘而特有待也良以主使持籌難與偏裨並論耳蓋諸將効追逐聽指揮者也凡獲一級畧一地皆可以計勞言功若主帥有發縱指示之責故不令小勝不伍小挫苟計非萬全不可抵乃績如爲山者一簣未成凡仍盡棄如棋者一着不到滿盤皆空終不以一換而遂苟且了事也今東征宛竟取旨難堪金倭未歸川兵未撤小西飛未還經畧特遣識者方附膺扼腕恐其不可收拾深切忙憂即渠渠明目曰倭情變詐未可遽稱事完而一旦飲至京款恐非所以示勸懲俾聽觀也臣謹按東征始末而評論之經畧諸臣功罪自不能相掩者夫倭奴侵犯屬國虔劉其人民陷沒其疆土人將謂不復有朝鮮矣乃今既云恢復則八道豈能自全倭夷豈能自退王子陪臣豈能自歸以是而不謂之功固無以服諸臣之心然率制於封疆之職原屬支吾自誤事機

通功

三八

師老財匱了無結局卽是以罪諸臣則諸臣口何辭方平壤之捷平行長業以困重圍中矣於時號令三軍鼓行而前誰爲堅者則繁瑣碎首直旦夕聞耳乃解圍而縱之去是封貢之說誤之也王京以病疫而退倭衆業在掌握中矣於是犄角之復躡其後則執訊獲醜可唾手得耳乃嚴禁而莫之追是封貢之說誤之也追倭返釜山則病已小愈務在絕根矣之將終便宜多美要必奮揚威稜杜遏疊隙明告君父班師言旋豈不庶幾盛事奈之何往來講和遷延經歲曾未驅一倭一酋而乃坐損金錢糧芻數十萬士馬死喪千數百則中國之虛耗日甚而遼東之供億迎送尤所費不貲閭里之蕭條行伍之虛弱有由然矣以故虜乘空而入迄今殆無寧日拒虎進狼之喻真可慨嘆此封貢之說始終誤之也故督臣顧養謙之疏曰東事失策救敵無能夫人臣爲天子宣力疆場而失策於前今代者以爲敵而莫能救猶然敵殊恩異數無乃太濫乎統而論之復將亡之國而歸之朝鮮或難以罪掩其功當可爲之會而欺誤自

通功

三九

敝何至以功而盡掩其罪此臣等謂將士之勞勩非速敘則不勩而經畧諸臣之敘錄非速敘則不定者也况先是奉有明旨着吏兵二部會議未覆二臣功罪未明且各役紛紛告有續獲首功未審的實若不查勘遽爾通行優敘則續後首級真偽無懲何憑陞賞陣亡人數多寡其辨何憑優恤無論不厭衆心其如國家名器何伏乞勅下吏兵二部作速從公勘議或令遼東巡按據實奏請以俟聖裁則不惜不濫而大典公以懲以勩而人心服矣

疏鈔

邊功

四十一

西陲事急勢危督臣謀練心狃懇乞聖明亟賜議處以快輿情以肅邊防疏

劉仕瞻

兵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竊惟邊患莫大於西北責任莫重於督臣其陳師旅也貴有萬全之謀其終付託也貴置身於死生利害之外斯古所稱重臣之謀國也者臣本謏劣不諳大體伏蒙皇上拔置擢諸兵垣臣自到任以來即於本科細閱近年章奏及兵部題覆陝西斬獲功次擇日宣捷等因臣不勝駭愕且職掌攸關不容嘿嘿謹以總督陝西三邊今陞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輕敵召禍倖得脫身不恤國事種種罪狀為皇上陳之方夢熊之始而巡撫貴州也播酋雖千憲紀實無及形事在一調停間乃不勝悻悻必欲引繩批根致兵端一啓而靡可究結此其不滿於人者一旣而改調陝西也不奉明詔擅募苗兵當時科臣王德完已疏劾之矣又數倍增餉致甘肅官軍忿激思變幸寧夏之變先告乃假討賊之名以脫虎口竟也苗兵遇敵無一生還此其不滿於人者二及其事至寧夏也決

水灌城摧折虜鋒皆先任督撫諸臣部署已定夢熊
惟以高坐靈州坑降屠城而已此其不滿於人者三
借曰寧夏之功不為盡無然皇上不次之遷世隆
之典亦已實浮於功矣曾不以此時拊膺殘緒城堡
勵士馬治饑餒致令兵日以損而不得補餉亦日以
糜而不得加沿邊諸鎮元氣索然盡矣於是虜衆蜂
起斬關直入卽有麻貴之截殺麻幾延鎮下馬關之
兩捷然大勢莫支長驅固原蹂躪內地幾至餘月其
間人民之虔劉城郭之殘破牛馬衣糧之搶擄蓋二
三千里之間爲之一空而僅僅委之於蕭如薰之不
戰姜直之失守此固可以服二臣之心而塗千萬人
之耳目乎此其功罪之較然者人人能言之也又不
必詢之人言卽夢熊自効一疏蓋已自謂奉職無狀
疏於計聞於事而甘心誅斥矣且兵不足以任干戈
餉不足以供戰士亦夢熊之所爲自効者也乃忽焉
而遂以捷聞豈夢熊神謀天授一旦兵不練而自精
餉不增而自足乎無亦竊狗偷聚其殘騎零虜節
爲誇耀之獲以逞其誇誕不經之故智乎兩疏具在

前後矛盾卽夢熊靜言讀之亦有不能自解免者矣
夫斬首百餘而宣捷此功令也宣捷則必賞功謂
功可賞而罪不當問乎卽使延綏之功毫髮實然
亦麻貴一將之力也一鎮之功可以蒙賞三鎮之失
寧猶可置之不問乎麻貴之功可上逮於夢熊夢熊
之罰可下貽於蕭如薰與姜直乎所謂兵以誅大爲
威賞小爲明者不如是也臣再考督臣之兼官也始
而侍郎旣而右都而尚書而宮保秩以漸崇而官無
改無非欲重其權而久於其任惟是賞權有缺則擇
其資最深功最多望最重者入而典之乃夢熊之在
鎮二年餘耳而遽遷何其亟也遷不必本兵又不必
止部譬之窮鳥投林不暇擇木胡爲是急急也始而
暗其利不睹其害而以卽鹿爲奇謀旣而避其害又
以趨其利而以速飛爲上計夢熊之貽害於後之督
府也猶然其貽害於蕭如薰姜直之故智也使後之
爲督臣者如夢熊其人將踵前轍而席不暇煖乎使
九邊之爲督撫者皆夢熊其人將亦望隣境而人無
固志乎竊爲夢熊者不忠於君不終於事不可不

願斥以爲狡焉亂圍是者之戒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勅下兵部將宣捷之舉速爲停止而但賞麻貴之功再勅吏部將夢熊議處無惑人心仍乞體念西鎮大壞極獎專責新任督撫無襲故套大加整刷以固邊圉以護神京宗社幸甚倉赤幸甚

疏鈔

邊功

四十四

論虜王受封疏

吳克中

宣大巡按御史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

題爲備陳封事機宜仰俟廟堂採擇懇乞聖明勅賜議行以尊國體以固疆圉事臣以至愚極陋謬爲宣聖之役受命以來蚤夜水兢竭蹶低關延見吏民廣詢博訪凡士馬之登耗城堡之修廢吏治之勤怠民生之苦樂其處扼險可以防守其處地便可興水利其邊喫緊宜併力先完其處逼近宜併保爲一種種有關地方大窳會處且訪且錄漸有頭緒獨是虜封一節原不難處惟當虜人具結之日輕輟輕信一封使久候成命難收故今日最難區處耳事已至此國體欲尊國本欲固謹嘔心泣血諍爲一得爲我皇上陳之虜酋封王原非祖制也成祖三犁虜庭其於北虜禽獮而獸畜之後夷氛漸惡正統乙巳之變嘉靖庚戌之警幾危宗社迫隆慶虔劉汾石之間地方荼毒慘不忍言幸天心厭禍孽孫歸附俺酋以貳憤之愛稽顙稱臣會婦三妃子感朝廷浩蕩之恩諭誠納款三經易封始終不肯

樊豐本婦詞讓之力居多也今本婦物故而上素二
曾互爭家事說者疑慶不肯受封臣以理勢度之
曾之受封也非徒享榮名也實欲貪厚利也慶不
受封衣義食腥蕭蕭然一簞食耳自一受封而
享用霄壤矣臣初不知其顛末惟就撫賞一冊言之
皮張則有虎皮豹皮貂鼠水獺等項段疋則有蟒段
金段剪絨過金等項珍寶則有赤金白銀珍珠等項
纓蓋則有黃改機傘藍傘棕帽等項鋪列則有紅氍
花氍紅氍等項駢飾則有紫漆鞍有鍍金鍍銀鞍帶
疏鈔

邊功

四十六

鍍銀鑲鑽等項日用器具則有銅鍋鐵鍋高茶次茶等
項甚至環角女工之需無不精巧畢具嗟嗟窮天罄
地珍奇瑰麗之物令人目眩心搖者一旦輦輸於窮
荒之邊何怪名正者欲一舉鯨吞而雄捷者垂涎不
釋也昔人常嘆朱竭天下之力以事夷人臣近聞撫
賞一冊輒涕泣爲之沾襟特近日所稱邊者撫賞二
字耳然亦猶常慮之宋史載髮王病滅其子曰吾族
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
畜牧蕃性所宜英雄之主當市王耳何錦綺爲果若

此則撫賞無所用邊事大可慮矣此固撫邊者不可
不知而以今觀二酋尚戀芻豆之牛馬也其心未常
不欲封也夫虜既欲封而號延至今者何也蓋以往
年講封虜中兵權在三娘子掌握講說一定便無異
詞而播會一故則不然素會係三娘子愛孫而卜會
以枝派爲群會所附中間情形大豐區處迫卜石兔
四月到邊而六月忠順物故在臺臺倚嫡孫之親以
既不得王子之號須捷忠順之有而舍榮名以享實
實在卜石兔憑名分之正以既受王子之封應捷
疏鈔

邊功

四十七

順之利而會榮名又圖厚實兼以五路校點明暗陰
狠而圖中國亡命如計龍計虎等又從而簸弄其中
欲增於舊例之外故倏喜倏嗔犬羊常態原不必急
一時中外所共慮者獨以朝使久稽君命委諸
草莽重辱一國體而臣一腔赤衷更有食不下咽者
第聞夷狄之性譬則禽獸投其欲則搖尾乞憐拂其
意則狂獗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欲而節制
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紀法繩束者也嘉靖中此意
求貢僅僅食資賚互市之利耳邊吏貪無策主

者爲謀不遠斬其使以彰國威于是黯虜情恨蜂擁大舉二十餘年迄無寧日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日封事操縱機宜實邊疆數拾年安危所關而未可以易言之也臣竊念以龍章紫詔下及腥羶其朝頌鑒領也奚足爲國榮其號時延日也奚足爲國辱惟以一國家有大體邊臣荷戈既不能制夷人之命待皇仁委曲而尚不能約束就命則平日修備謂何故待濫法欲嚴此所宜責將吏者也皇恩如天地狂犬張口待哺而偶相吠相齧投之以骨不

疏鈔

邊功

四十八

顧亦直任其自定而已故待夷法欲寬此所以處二酋者也嚴則久玩之人心知傲寬則喙息之狂犬知戴况朝廷此舉原爲寧謐邊疆而今日之封且勿急事之成與不成惟問邊之安與不安而已虜封未定而果統馭無人也零夷鼠偷也大衆蚕食也我之性蕃被其擄搶也我之城堡被其殘破也我之兵馬人民被其戮殺也此政剝膚之患緩之恐爲心腹之憂勢不得不急今日虜人自爭家事自相戕傷實中國之利也一聽其自處自分而我總不任德任怨說

疏鈔

邊功

四十九

者欲收兩虎之利而臣竊以爲兵家知彼知己無柰我之非卡莊也說者欲擇強而附而不知堂堂正正自有中國之大體况漢過不先而各邊諸夷聞之且生心耳故今日之封在我原不必急而惟念及封使則口雖不言急而心未常不欲急赫赫皇命久稽辱國體收回亦以傷國體千萬籌度訪之中外愚臣無所知識惟仰藉皇上龍靈就其嗜利之心以折之則局不難結矣往例封事一成併節年市賞金得補給故虜人慣爲得計今年封事不成今年市賞自在明年封事不成明年市賞自在夷心無厭肆爲要挾得寸則寸且以寸爲例得尺則尺且以尺爲例明知寸尺不可得而姑爲耽延以徼倖于不可知此夷人之敢于擾中國亦中國之自失其把柄也故臣願皇上嚴勅諸酋旦夕就封姑照往例補給市賞以示王者無外之仁再或延遲數有恩恩則閉關謝絕即或堅意乞哀亦止給當年恩典而節年舊例盡爲革絕則不惟酋首憚失厚利即諸頭目亦且奪魄相與慙慙嗟定矣脫夷欲不飽而

猶然延則亦惟有就市賞之利以夷攻夷而已聞
虜自款貢以來所得 中朝金帛有名頭目照例給
分而一切羣醜不得絲粟之恩且慕且恨久矣虜果
抗 旨要挾我明白令通官傳諭十二部落各照界
許自開市而部落中有輸心內附者入邊先厚加犒
賞仍計口給以雙糧一切斬獲首級悉照 中國舊
例總之以一歲之市賞結彼部落之心將芳餌一懸
萬尾畢集虜會縱狡縱悍而日擊眾叛親離未有不
爲之膽落者膽落而哀請則與之始可久也漢一中

武鈔

邊功

五十一

由前一策是謂折虜之心由後一策是謂破虜之膽
而招漢人禁交易事雖近瑣屑亦與虜人大不便者
也且夷地之奸人總內地之奸細由 廟堂以及邊
境動靜呼吸備悉報虜每操之以爲關鍵今日以
使臣久稽直空言講急則彼愈藉口以封事一成當
有歷賞邊臣爲榮名而不得不急封事一遲當于重
典邊臣以畏禍而不得不急邊臣不得不急而彼無
所忌憚則愈急愈緩以爲要挾之媒 願 皇上以
封事責成督臣併以封 勅恭藏督府明示二會以

此番舉動不問日之遲速惟開事之當否夫我有四
策既折其心又落其膽既剪其翼又絕其用而 廟
堂之上又不以延遲罪當事則彼知要挾無所用亦
不得不急彼不得不急而我從中從容裁酌理諭勢
屈既以結目前之局且以紓異日之患則 國體以
尊 國本以固而可以保數十年無事矣是役也中
外共愛其遲而 臣獨恐其速何也誠計不才將定前
有所垂延後有所畏憚以速成爲奇貨而剝軍命以
填虎吻當無所不至也今日封事中外願其日夕成

武鈔

邊功

五十二

而 臣惟恐其速而不可奈何也事會紛紛是以
當而 臣智不足以駁羣言中問主持擁戴 臣
者獨近路耳然五路已老矣今日受 封之始不
按就而道各無異心而止畏遲延之禍苟且媚虜希
覬 恩賞 臣當事將吏轉換支吾卸擔而生竟以難
端 之後 臣將來又費一番唇齒庸庸者 臣知
仍舊動 臣之計公忠者清查整理定遭狂噬之變批
指事 臣之必然者也故 臣任事三十餘日嚴密諸將
吏以 臣爲舊例絲毫不加爲主而封事遲速 臣未敢

宣道城後之結局何如耶追接大同副總張萬
邦參將聞正名總兵王威等塘報有謂會帶帳房
總兵項往來搬移三程五路差夷往來會事不絕者
有謂素會母子俱病上石免在山後與素囊兵馬互
相搶傷者有謂上石免差好人啞啞免等四名在五
路商議封王在正月十五日後赴邇等候各部齊日
受封者虜人狡猾萬狀未可憑信而誓諸將吏
今日封事旦夕就緒臣報主上不以爲勤遲延時
日臣報主上不以爲情巧塗支吾套結通官推三
疏敘 遼功 五十三

軍之體博一旦之勲者人以爲幹濟臣以爲罪魁憚
干逢止官意指耻于結虜人懼心一意修守無飾門
商人以爲木僵而臣以爲功首故臣手口拮据一切
自固長策次第舉行以實心實政與諸將吏共矢諸
天日不敢拾條陳故套以瀆聖聽至于今日虜計
臣嘔心泣血止以穩安二字責當事至時日之遲速
願我皇上以天覆地載之量容之庶擔荷者不至
倉皇完事而貽後人以難結之局辱國體損國
威更不淺矣臣接邸報廣東道御史李廷星上言抗

旨一疏嫋嫋千言極中邊方情形末云仍勅新授
臣凡塞上有隱情不妨明白申奏夫有隱情而不
敢奏或者起事之初主持錯謬及事體決裂而與
地方官相爲金飾臣到任甫十餘日循例報堂上
宜以交代日亦循舊例以報代言及故知因見封事
重大謹與商議非任事日久中有牽連而首鼠兩端
者也若星書未答而疏已先聞一腔慷慨激烈
爲國熱衷令臣愧死矣第邊疆重務勦關安危而
最慮下徑情恐誤國請益又成罪案則臣實

自苦矣臣嘗讀宋史見孫沔征儂智高求武庫精甲
梁適曰毋張皇沔曰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
耶夫實備不修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臣願以此
責邊臣急於桑土又見富弼使契丹進爲翰林學士
辭曰歲幣非臣本意久之又進樞密使辭曰契丹結
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臥
薪嘗膽使天下知臣不受賞和未可保其於守備必
不敢懈臣願以此責邊臣澹於嗜進更願廟堂之
上寬以時日而責以成效無如張方平封宋仁宗曰

比來士大夫一動一爲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哉允若茲邊臣不得藉口掣肘直懸賞罰以俟耳愚書生無當邊計緣職在糾察謬附芹曝之誼伏乞聖明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則邊疆幸甚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緣係備陳封事機宜仰俟廟堂採擇懇乞聖明勅賜議行以尊國體以固疆圉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韓坤親齎謹題請旨

邊功

五十五

爲中國重輕督撫官不得輕聽要挾急于完事以遺後患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萬曆疏鈔卷四十一

遼建類

備兵部 禁戢朝貢諸夷疏

楊道賓 海建二酋踰期違貢疏

宋一韓 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

李化龍 遼左事勢非常變亂將起疏

葉世英 東夷漸熾可虞兵餉宜增不易疏

宋一韓 撫鎮棄地哈虜請查勘疏

劉四科 酌議海建貢夷往來以便防駁疏

附錄

卷四十一

萬曆疏鈔卷四十一

遼建類

禁戢朝貢諸夷疏

兵部覆疏 萬曆三十三年三月

看得遼東督撫奏達等咨稱海西建州貢夷每歲額定勅書一千五百道赴京一千五百名先因沿途騷擾驛遞題議裁減入車止許入京領賞遵行屢行道將等官再四宣諭各夷藉口忠順藩籬堅執不聽減革及稱宣大等鎮給賞甚厚委與遼鎮懸殊要將海建貢夷人數照舊入京免啓夷憂仍宣諭酋首嚴禦部夷不許肆擾違者夷法重處否則革賞伴送官舍務選殷實若能沿途鈴束不致生事回日獎賞違者盡法究遣每年每次選擇全遼才幹空閑將官四五員每員大營撥給軍件數名一年輪送二次至京取具不致沿途甘結呈報有功者特薦起用違犯者永不叙用其遵化撫院量於簡僻州縣量加協濟銀兩以助衝途供應之用如選夷人到彼該驛遞即時應付發行以杜藉口擾害貢夷回日送撥四夷館帶衛

廉謹通事押至山海關交割亦酌定賞罰又稱各夷因往返宣諭以致朝貢愆期乞要俯從今次姑准驗放各二節爲照海西建州二夷每歲朝貢一次每貢以千五百人計每次賞資供應之費以鉅萬計蓋於厚往薄來之中默寓招撫柔遠之道此固初相沿舊例原不可廢惟是邇來各夷慣一進貢往來熟識中固情契而又有積猾伴送與彼交通多方撥置巧立乾輓墊車靴襪各項名色分外需索騷擾數苦迫勒居民間被荼毒其爲中國之患甚矣先該臣部具題

疏鈔

建建

一

議照采額王衛事例或討入止令一人進京或令各夷在邊聽給正賞供應等項似屬兩便已經題奉欽依移文遼鎮酌議去後今該鎮督撫各稱各夷藉口舊規堅執不聽誠恐夷情妄萌變動遼鎮又在勸敵議欲仍准照舊入京無非應答疊端以貽後患耳但權以羈縻之義難應曲示包荒如律以儆漸之防亦當嚴爲禁制則夫掄選伴送員役以定約束分別功罪以議賞罰正今日所當亟講者及查往例驗放貢夷原有欽限茲因往返宣諭候議愆期情似可原均

應如議既經咨報前來通應依擬題請合候命下移文勸諭督撫衙門轉行道將等官宣諭各夷今後朝貢入京須嚴禁部夷不許橫肆擾害違者以犯法重處或行革賞仍要選擇殷實官舍伴送不許撥置生事若能遵守禁約沿途鈴束別無前弊即日從優獎賞違者盡法究追每年每次於全遼選擇才幹空閑將官四五員撥給大營守法軍伴數名一年輪流押送二次至京取具該管不致生事甘結呈報查考三年之內有功者特薦起用違者永不叙用其入關沿途驛遞應行酌鎮巡撫酌量於簡僻州縣協濟銀兩以備往來供應之費如遇夷人到彼查照紅單即時應付發行毋令稽遲致生事端仍移咨禮部俟貢夷回日選撥四夷館帶銜廉謹通事押至山海關交割亦照伴送員役賞罰仍諭貢夷以後務要遵照舊規驗放如有故違限期即行奏請停奉永不許復

疏鈔

建建

三

海建二酋踰期達貢疏

楊道賓 禮部左侍郎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

為照國家方制萬里臣妾四夷而東北夷三種女直乃肅慎舊疆千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來朝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干都司統衛所二百有四面城站五十有八而官其酋長自都督以至鎮撫許其貢市自開原以達京師除野人去中國遠甚朝貢不常外其海西建州歲一遣入朝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歲以十月驗放入關如次年疏鈔

遼建

四

正月終到者遼臣奏請定奪今自三十四年六月建州海西先後到京進貢去訖至三十五年並無驗放人關者候至今春尚無消息近見遼東總兵寧遠伯李成梁巡撫右都御史趙楫會題本內明有奴酋不肯進貢捨了罷等語事關職掌合行題明等因到部臣惟我皇上合德天地兼覆華夷凡茲肘行鼻飲之裔咸遵世王歲享之常何物奴酋乃敢自外今據遼東鎮撫諸臣會題前事則情屬叵測謀懷不軌兵機屬在司馬非所與而朝貢屬在禮曹有不容聽

其不來而置之不問者臣伏讀太祖高皇帝祖訓

首章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與師致傷人命切計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聖謨洋洋明見萬里所謂胡戎北則韃靼瓦剌東則兀良哈西則哈密也自兀良哈內附于洪武收為三衛屬夷哈密納款于永樂藉為西域貢道而瓦剌即俺答一部亦即歸誠于皇上稱順義矣唯是迤北韃靼東隣女直雄據塞外自

疏鈔

遼建

五

永樂九年女直內附我文皇帝即設奴兒干都司以羈縻之事同三衛均資扞蔽者蓋以金元世讎欲其蠻夷自攻也然必分女直為三又析衛所地站為二百六十二各有雄長不使歸一者蓋以大羊異類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兒哈赤既并毛憐等衛而取其印勅又舉海西南關一帶衛所酋目若卜占吉若猛骨字羅等而有之雖婚姻亦所不恤惟北關一帶若那林字羅與弟金台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聞其餘名妹捐重

樞以交權北虜夫國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虜而今已與北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拒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且開原止許市馬並無市參之令而強市枯麥倍勒高價將官價之則難堪爭之則啓釁吞聲股肱血忤養亂非一朝夕之故矣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連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并族類妄自尊大即有叩關入貢皆非真正海建之酋所索來價車銀盡入建酋兄弟之橐橐且厭薄賞賜明欲搶奪若復苟且結局隱恐偷安不將益輕中國勾連北虜耶此其

疏鈔

遼建

六

志不小而憂方大耳洎閱金遼三史遼人嘗言女直豈若滿萬則不可敵當其始事甲士七千鴨河之役僅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而遼師遇之遂不復振今奴酋精兵業已三萬有奇況其老弱更多有之而臣按隆慶間遼鎮圖馬步官軍實在八萬粒米豆草而外主客歲餉二十萬金今稱堪戰精兵不滿八千思之可爲寒心毋論衆寡不敵而士氣固已索然矣說者曰司農見今告匱正餉且缺四月增兵加餉誠何容易王者不治夷狄來不拒去不追而可安也

漢儒何休之言似之而非也夫使其一去而不來也吾何必於追之有如不以好來而以惡來乎則安得不追而又安得不拒乎故宋臣蘇轍著論非之曰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耶此於制禦蠻夷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今據奴酋言動已是自來自去景象安得日換一日托言治以不治臣愚以爲陛下仁同天覆量並海涵卽未據與問罪之師

疏鈔

遼建

七

亦宜申以文告之詞詰責所以違貢者何故若其悔罪歸誠特許有新若其桀驁負固亦宜暴其罪狀革其爵賞仍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整頓兵餉以耀威武以防侵暴則制人而非制於人中圍之體統尊而外夷之觀聽肅矣至於稅使可撤曰撤母令彼伺累而我爲驅除內帑可發則發母令我餘財而士呼始發此尤陛下自爲宗社遷圉至計也

直陳遼左受病之原疏

宋一韓兵科都給事中

今舉朝蒿目遼事者類以建夷爲隱憂是固然矣然不悉其所以受病之原雖欲自強自固其道無由也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自古未有厲黨盤據而外侮不至者亦未有內患未消而殊鄰畏威者故遼左有三患而建夷不與焉稅監高淮本市井下賴有妻有子少時包攬崇文門稅課深知稅之有利故賄買奸弁代奏抽權遼左又鼓美疏鈔

遼建

八

神術瀾稱鎮守二字藉此恐喝將領刻削軍士年來借稅殺人贖貨無厭陰蓄夷丁數百人戰馬數百匹糜費無算諸臣明知而不敢問死可駭也且名馬參貂產自建州淮不但騷擾驛遞凌轅軍卒每借口交易輸情外夷起窺伺之謀招侵侮之漸而淮因欲以消其平日之技養淮之罪罄竹不足書矣豈止前也激變一事已耶淮自言不早撤人終藉口不知宋人靖康之禍借口童貫近世庚戌之變借口仇鸞中人生事邊庭萬年唾罵古今一轍何獨淮也淮既知此

何不蚤求罷免必待衆怒難犯始將家私寶貨搬回私第龍窩爲圖歸計晚矣龍窩本名打狗屯淮改今名此其意可勝誅哉近據人言咸謂高淮之橫實藉總兵李成梁之勢故每見成梁輒呼太爺稽首俯伏而成梁於淮亦以兒子輩畜之彼此以權力互援微高淮之力馬林必不得去成梁必不得再來登壇微成梁之力高淮必不得捆載於遼遼人必割刃淮之腹中兩人深相結連人愈不可支矣謠云遼人無腦皆淮剝之遼人無髓皆淮吸之實成梁代剝之代吸疏鈔

遼建

九

之矣試觀淮參巡撫參巡按參前總兵而獨不參成梁意可知已巡撫趙楫雖不與高淮比不能不與成梁相和每見成梁等所爲亦甘心知而竊嘆之然李氏氣節薰灼已成難更之勢無但從諛稅使漁獵軍食爲然即撫臣咨用將領守操以下何嘗不開自總鎮倘非其意所欲用逐之若奴隸耳甚至撫院之去來或憑其愛憎撫臣即欲不聽其所爲不可得也尚安能自出一局面擒王拓土如張學顏郝杰諸臣所爲哉此遼左大壞極弊即有識者徒仰屋竊嘆無可

奈何蓋其受病深矣乃近日撫鎮合揭欲兼朝鮮之亂取而郡縣之舉動益屬講張朝鮮背違明旨廢長立少罪誠有之然不至如蓋蘇文之弑君也不過遣一介行李之使諭以文告足矣何至以大國行掩襲之計傳唐文皇難成之功與李世勣得民之役且無論內有積弱之形外有方張之寇顧昔何以煩海之力而振其急今何以逞一朝之忿而利其有是役也廢先王耀德之訓失天朝字小之仁傷中國待夷之體撤畿輔藩籬之衛成建酋漁人之功長邊庭尾

疏鈔

遼東

十

大之危重內地虛耗之災違春秋恤死之義臣愚斷斷以爲不可該撫鎮且欲爲據鞍之勇引疾之諱乎朝廷無此舉動而中外輒誼傳焉此非二臣貶於智而疎於計哉臣初猶過望二臣以經理建酋而今乃知其無能爲也豈惟無能爲且慮其堅外夷之交促肘腋之禍必自此始矣伏願皇上速罷高淮盡蠲遼稅趙楫足疾宜准回籍調理或俟痊日起用李成梁老矣卽不顯升亦宜撤回歸老京師毋再延緩使遼事一旦決裂不可救藥其巡撫總兵宜擇才望忠

勇強有力者刻期往代及早責成則遼事尚可爲而安畿輔以安宗社計莫先於此者區區建夷不足圖也

疏鈔

遼東

遼左事勢非常變亂將起疏

李化龍

京營提督

五月

先是稅使高淮差人肆行索詐激變軍前衛軍民欲出邊投虜臣已具疏上聞其言頗爲痛切日久未見施行自知未當聖意豈宜再言第連日所見事勢緊急患在眉睫又有不容不言不忍不言者臣接薊遼總督蹇達揭帖言淮又差指揮戴邦瑞出關揚言伺喝遼人被高嶺站人毆打又差舍人吳守政於松山所索要馬匹香袋包頭錢又用銀四兩壓買豆四十

疏鈔

遼建

十二

石以致關動聞所官民守政動刀將位思中刺傷旋亦自刺人情洶洶無間遠近等因又接薊鎮總兵杜松塘報言東虜稍大成根根大成等挑選精兵達子二萬餘騎各款盛甲於五月二十前後要在寧遠東西地方講賞不依就要作歹等情臣一聞之不勝驚愕蓋稍大成乃寧前邊外虜也盛夏非大舉之時胡爲以二萬騎近邊得非因寧前衛軍民之變故來挾賞且欲觀變肆志乎又傳聞寧前人以高淮誣賴將官李維喬及地方軍民人等恐有遠聞之事聞衛之

人欲扶携老幼於邊上往衛有信即走此雖未知果

否恐疑畏日久自當有變果爾則寧前衛將爲空城

虜至即據之矣虜據寧前則全遼咽喉已斷撫鎮迺

隔在外即奏報亦不得通全遼尙爲國家有子否也

夫皇上差淮不過爲權稅助工耳淮以堂堂天子

之使臣何至賣馬買豆散香袋散包頭猥瑣鄙褻出

乖美醜損重辱國因之激變邊民招引虜騎此時尙

不撤回必待大變起全遼失而後戮之以謝天下不

亦晚乎且臣因是有感焉祖宗設立言官內有六

疏鈔

遼建

十三

科給事中外部有巡按各差御史原以宣主德通下情發奸謀杜禍機慮至遠邇全遼左無按臣一年矣以故種種事變種種民情墜不上達遠不及知向使尙有巡按在地方則准黨亦有所憚而不肆遼人亦有所恃而不忍然則此時尙不置言官差按臣更何待乎夫自古無無言官之世列聖無無言官之朝豈可當聖明之時有此廢置偏缺之事頃見聖旨以諸臣議論紛紜言公言私故疑而不發然議論不一亦常事耳部院斟酌已定皇上即可發行豈可以一

時之疑廢百代之典譬如推一尚書可疑即將兩京
十二尚書皆不推用推一侍郎可疑即將兩京二十
侍郎皆不用則九重孤立百職盡廢成何景象是何
世界卽以向來言官紛紛陳議或亦有稍忤聖心者
然此時委頓已久砥礪益深諸臣必更相戒約更相
勸勉務爲老成慎重以稱上意自今以後必且獲獻
納之益無激貽之擾皇上更復何嫌何疑而不一
決斷也夫治軍言事官各有司出位沽名嫌亦當避
臣非言官何必屢瀆受聖恩最深見時事最急深
疏鈔
盡建
恩自難淺緩急事未宜緩言昔人有云大臣不言故
小臣言之今小臣已不備官若大臣不言皇上更
復何賴愛心如醉發言若狂伏望皇上鑒其朴
忠賜之施行急撤高淮卽補科道使遼東早得按臣
彈壓則遺民尚免渙散大虜未至狂逞轉危爲安機
實在此行之稍遲恐噬臍無及天下事且不知所終
矣臣已不敢再言惟望皇上少賜省覽畧加之意
而已臣無任籲天懇祈之至

東夷漸熾可虞兵餉宜增不易疏

葉世英
兵部職方司主事
萬曆三十六年

竊臣生係浙里自幼隨父遊學厠籍遼東叨中乙未
進士荷蒙聖恩得歷今官則遺實水源木本也凡
地利之險隘虜勢之情形兵餉之機宜三四十
年耳目頗悉卽時藉承平猶當抒悃效忠以圖報
塞而況虜情孔棘禍在剝膚國家所係梓里關情
敢不竭款款微忠以備萬一頃聞遼東撫鎮飛報
大抵極言東夷奴酋逆謀漸著勢在燃眉其所爲
蓄目決心者增兵增餉而於餉猶亟亟地決奴酋
係全人苗裔總爲女直我祖宗設建州海西各衛
又設爲南北兩關而建州實奴酋所駐收也分其
枝誠欲離其勢互令爭長繼殺以貽中國之安而
今且滅南關建北關殺服諸衛達交西虜練兵繕
器械設險擺塘乃以講扶驛車爲名不入貢者
兩年於茲矣彼其包藏禍心豈其日哉仰藉祖
宗威靈乘其未發選差夷館騰爇逼事與盟貢
車實數責令入貢以示羈縻且覘動靜歲月成
可少延然譬之膏肓已入癰結已成不至潰敗

決裂不已也誠如撫鎮所言當增兵增餉以裕全謀明基顧兵何容易餉尤何容易也除當增方畧本部堂官及該司當事者條復指授無容多贅外然維所謂增者不過曰募外兵加土著亦不過曰如按臣所議增之士隸官餘云耳顧兩兵可募也說者爲遠塞裂膚內兵苦于脆弱遠尙野戰內兵怯于馳擊地與人不宜人與技不宜未可爲增也臣謂宮嬪立斬女子成行一夫教射曰夫決拾昔臣待罪盧龍時蒙督撫委招西兵不兩月而兩北應募者遠萬旋發朝鮮

疏鈔

遠建

一六

共成凱勝今獨不可招募止兵五千訓習步戰以難適營南兵三千精練天需以資攻守以此議增誰曰不可土著可招也說者爲往歲抽增家丁窮于搜括東西喪敗生聚無幾荒疫頻仍逃亡又半增之將紛紛起擾離散益生未可爲增也臣謂韓魏公撫河中發粟賑饑流移止徙張延賞守淮南營室輕徭速歸增舊乃今衛弁之貪殘苛于乳虎稅歛之朘削猛若飛蝗無惑乎民之逃亡也往羊金祖以邦術愚民徙耕塞外者業已成聚一招撫而復業者萬餘人猜可

知矣乃今獨不可思而撫之俾既通者復思故土寬而患之使未去者以繫難心此以議增誰曰不可官餘可增也說者謂百年恩養驕惰已成影射既深稽查不易一旦令其補軍充伍誰肯甘心是激之使離畔耳未可爲增也臣謂同舟逼風胡越共濟比屋失火閭里同拯官餘即利安乎而桑梓切心雖不甘於補軍虜來勢必相爲援助合行清查影射外餘按保甲之法冊記丁舍若干編其隊伍內有智勇兼資者選爲頭目冠帶榮之爲諸丁倡無事仍令投兩歸業

疏鈔

遠建

十二

有事則給鞍馬行糧若土兵宣調然彼其爲地方休戚寧忍坐視此不可以議增乎猶未也鎮江寬奠之間逼近奴酋必先聲奪氣而後能伐其狡謀奈何狃常寂無所備今查登萊旅順設海防兵將若時因海不波揚議撤乃旅順留兵尚有五百前餉俱見在也合令并前所招北兵湊合三千設廉勇素聞副將一員及所屬遊擊千把等官建管于適中處所名爲海防實以禦虜而夾江等地又可屯田如此奴酋將謂我已預備而潛奪其魄萬一實犯此中山勢最險可

以設伏可以出奇以至待賓此又非增兵所最要者哉總之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遼鎮無飽騰之術誰爲效命爭先處餉無斟酌之權安能神輸鬼運大抵天下熙熙穰穰皆爲此利是增餉猶增兵之所急也顧在年東事及征播征西所耗金錢凡數百萬內外空竭將資之帑藏乎各邊年例多缺尚虞脫巾安能獨增乎遼鎮將益之閭閻乎礦稅催科方嗟吮血安能復加此重征張空拳以縛猛獸必無幸也錄虛金以計朝食勢勿能也除遼東額兵

遼東

十九

仍候京發年例錢糧月給外其內外招增者須懸厚餉總約該萬人一年計餉行糧約三十餘萬今惟有因地而生之就事而開之以遼左之民生遼左之利以遼左之利濟遼左之兵餉不加而自裕兵得餉而益騰乃爲便宜至策也故臣不問兵之增否而惟問餉之有無請專言餉一曰復邊餉以實塞上往年遼余行開納事例四方輸蹄爭赴虜情出沒弗顧也塞外苦寒弗顧也豈非以其利倍乎自後衣冠冒濫乾沒成風遂行議罷請此例一行貨物既濟乎遼民

所輸又濟乎國計利孰甚焉然非令民于毋倍獲誰肯開關以行合後援例者暫行遞減法每百兩減其十兩願納者聽其通狀赴戶部官給文引輸納邊還免其關稅并今不得煩擾其彼於所販貨物有息也遞減有利也即今以折色上納誰不歡然從之事平即止後不爲例此增餉之一端也一曰通錢法以佐軍儲北京八府錢法通行止不以此強民民亦安於行使蓋用於民亦兼用於官通之實自上始惟遼地不然近即遼行關至河東輒視爲瓦礫豈內外人情

疏鈔

遼東

十九

異哉遼獨獨汗民而不用乎故入輕視乎錢也臣愚自今伊始合請旨行兩院委令府佐官至關西買紅銅若干開局鑄錢使不得混關西錢式約銀五十萬而止錢成交納司餉部官於年例銀內二八兼放恐運塞不行均徭絕贖銀即照二八兼收其市并行戶貿易有不願錢者罪以阻撓錢法之例重加號令遼地頗有淳風彼見錢之可行於官有不奉行於民者否也此其增餉之一端也二曰查新官以勸儉濟全遼三十五衛祖制官有定員員有定祿至後選

銓新級甚多各衛官餘俱增新級自萬曆三年起迄
今授官加級者不下數千餘俸根可知也此大工之
與舉朝尚捐俸以助若輩二素丁也得世官享世祿
所受國恩何厚當此奴酋作亂兵餉加增之日寧忍
秦越爲視而不濟餉如報稱之謂何合查各衛新官
若干俸根若干除其窮者恤減外每一級每年令其
助餉二兩或卽於月俸內存除每年計餉可得萬餘
金事平例止彼其爲子若孫開世業有不甘心者乎
此其增餉之一端也

疏鈔

二

等克戍遼東者重關既開與虜爲隣若赴鬼域然而
遼民有罪問發西邊者如宣大等處雖無關隘之隔
又鮮戰鬪之危然有父母妻子在有墳墓產業在亦
非所甘心也且西軍之出關多不堪用而徒糜月給
之錢糧遼軍之入既苦於情而且虛地方之士卒合
後四方有免死減軍者除永遠外或終身文書到部
俱定遼東亦窮顯出關者聽有力願改者酌定納銀
若干近北者改北近南者改南以隨其便既不屈於
法又得濟於邊近如遼東印屯等官以追糧草拖數

被參降級擬調宣大等衛者計七八十人隨從者無
計此遼邊之所益虛也何不除錢糧悉追倍補外一
切許其贖改仍令更調本方以示國法則所增之餉
將計不貲并諭戶部另寄庫內候年終專發遼東給
散增兵數內事平止例此又增餉之一端也一日復
標益以鼓樂輸往年遼東除額額十二萬餘外新設
標益四萬引以餉標兵往開兩淮額額製賣內必搭
有標益文到准附見行糧單故其利速而人爭上納
緣是淮商楊允登願以折色輸京且願倍增價值三

疏鈔

三

年俱令淮商輸銀而遼商不與以致土商范登等謂
標益爲遼東而設何乃獨利外商計昔奪爭迄今未
息該部遂將標兵月餉酌處於有積銀內而標益遂
停止嗟嗟苟有利於餉又何分內外哉合念遼事艱
難太倉匱乏照前開行令遼淮兩商照增數均納恐
其虛冒仍令以折色輸京加於增兵數內但令兩淮
文到卽行起掣以鼓其心則人獨何心而不願輸納
此又增餉之一端也以上酌議五款頗宜時勢計可
通行臣愚不過得其梗槩至彼中大破常調以開財

源以節財流者撫鎮及該道諸臣自有妙謨非臣所得盡知也雖然餉資乎兵兵騰於馬兵增矣餉增矣乃今遠馬日疲日損已至於耗即兵加實肯安能資所乘以鼓壯氣哉今欲酌議兵餉乃馬匹其吃累者驛遞不可不設也蓋畿輔地方每站有驛每驛設有驛傳錢糧驛官供應其事往來冠蓋差役俱奉部檄或執憲牌間有二三杜擾邊關者各院嚴禁如律以故官不及操馬惟遊則不然驛官皆屬之衛弁不知本官爲武職且爲里中入各衙門使客多欺覲之驛疏鈔

遠荒

二十二

馬疲而不用遂假軍情恣索營馬正軍士所騎以征調者也將官門下所占之馬不冷均差惟令二三軍馬應役日擾月滋營馬於是乎疲矣馬既疲矣責其追奔逐北以取必勝即增餉無益也合後全遠驛站三十餘處照腹裏各設驛地咨行吏部議設驛官酌加驛傳而其月支廩給應付內即可通行錢法責令非奉部文憲檄者不得騎非各道掛號者不得騎如是則不擾營伍自後馬壯而兵強此又增兵增節之要畧也伏乞勅下本部該科衙門并咨行彼處撫鎮

該道酌議如果臣言不謬乞卽施行宗社幸甚邊疆幸甚

疏鈔

遠荒

二十三

撫鎮棄地哈虜請查勘以正欺君負國之罪

宋一韓兵科都給事中萬曆三十六年七月

臣惟朝廷封疆守土爲重所貴撫鎮者上之出奇羣幕樹開地之鴻伐次之申畫郊圻修保塞之常業如是而已矣邈左當倭虜交訌之後礦稅繁興之日譬之庭廡之夫奄奄垂盡彈丸黑子皆爲有益三戶半旅未必無補而況化驪脫爲膏腴任游閒以耒耜家自爲餉人自爲兵豈非古人徙民實新秦也田園先零之遺意哉奈何有棄地哈虜如遼東侯代巡撫趙

疏鈔

遼建

二十四

得總兵李成梁之爲者頃因二臣解任人言始籍籍起臣既有所聞安敢不達之君父之前查得遼東東界遼陽清河鎮順一帶與奴兒哈赤爲隣其羣小沃野俱爲奴酋所據在昔狂逞不時侵犯內地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會同李成梁斬驅夷虜開招寬奠等六城堡廣襄八百餘里三十年來建夷不敢西牧而東偏牧寧以此新疆爲之限也二十三四年等年軍民史仲義等各願出力墾種以當虜冲官司亦聽之二十五六年劉可久杜雲登等告種云頭迤裏沙

松派剪子河喇泊等處王得功陳仲厚等處東西三

百餘里俱經前撫院批委分守道及叅將守備等官踏看分給蓋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糧約三千石寬奠鎮江清河等倉各有倉串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視也年來種住益多生齒漸繁大數大約以十萬計而籬落相次難大相聞柵寨器械杆禦之具蓋亦胥備隱然一大保障云然而參貂之所市易將官既不得半厚利而戎心亦頗忌之爭擾漸起撫鎮慮其遂開邊釁也銳然以招撫爲事專委廢將韓宗功而宗功實

疏鈔

遼建

三十五

成梁子婿納建酋重賄九種地之家槩作逃民戶給免帖逼還故土吳大受等二言輒論徒而幾死於是室房積聚焚畧一空膏腴復爲驪脫而失業之民往往有逃虜中者矣該道及管糧廳卷宗可覆視也三十三年督撫會題招撫逃民六萬四千餘口三十四年奉旨諭功資有差而槓與成梁則加官陞子矣夫以孤懸之鎮生聚寥落一旦得此數萬逋逃之衆以充戶籍則人盡兵以供賦役則入盡餉以消萌杜畔則四千島民不爲多十萬板升不爲強勳業豈不誠

爛焉膾炙人口哉卽功懋懋賞何足異也奈何我之招撫甫定虜之踐蹂隨至我之裁抑稍加虜之朝貢頓阻麟幣增矣家予舊賞五百金何名馬市挾矣家貽參價萬餘兩何說我力益殫虜氣益驕而二臣寂無一言是我陽爲招撫陰爲驅逐以三百里新疆拱手遺虜猶未壓封豕長蛇之欲也且不獨此耳瓊陽河順未經起科田土我之舊疆也虜旣不貢仍每家攤派銀徵解定遠前庫按時充賞以爲常夫建夷野居肉食得地不能耕種又爲徵租支給則是虜爲疏鈔

疏鈔

三

地主我爲佃戶臨邊一帶舊疆又陰予之而其事尤出割地下矣從來割地媚虜者何代蔑有未有如趙楫李成梁之巧者也吳乞買之餌宋也初猶歸地爲好逮其勢難倚適割三鎮割兩河者無虛歲自此靴尖踏破中原藝祖金甌無缺之天下瓜分幅裂而大命隨之此豈非前鑒也哉近因奴酋猖獗始議請增兵餉意未嘗不是及見朝議紛紜復云建酋原不足深慮乃暗議增價割地以幾幸不來亦何愚甚也楫誤成梁耶成梁誤楫耶抑二臣倒行逆施于日暮之

年交相快耶獨怪前人拓地復人棄焉前人不過金帛趙楫乃叨陞座可異也李成梁與前人共得之復與後人共失之其得之也以封拜其失之也以世官尤可異也彼其權力足以驅使文武將吏而能箝其口機謀足以熒惑都人士之聽而能幻其跡卽督撫按同事之臣聞有不及察者無論好名畏禍者付之罔聞卽亡賴如高淮挾得銀五萬兩敝舌雖存而終不敢爲攘羊證他可知也准雖不證二臣而二臣之膽已落茲見事體漸露復借他事以伏弊端將誰欺

荒鈔

疏鈔

三

欺天乎所以感慨發憤直謂遠左三患亦不自知其言之甚矣二臣情罪合行勘明議處伏乞勅下部院將臣所論趙楫李成梁棄地事情選差有風力御史一員前去查勘畧足寬寬等處原種新地是否軍民告明每歲納糧若干有無倉庫籍簿原議攤地徵銀充實者是否舊日疆界夷酋阻貢三年有無照常給賞卽未給賞年來積銀若干見貯何處目前地界有無分明雲頭鴉鵲等處曾否設有關隘防守其四至俱照前撫臣張學顏展拓數目踏看明白果爲奴

會占據若干作何設處令其退還仍刻石界上永杜
使爭一一勘確回奏聽該衙門覆議上請如法論罪
陸應應追奪者追奪追將等官應追論者追論庶欺
君負國者無軼顛罰而臣猶及檢覺于議論之漸勝
則尤封疆之幸也臣又安知此身之將隱而有所顧
慮于其門哉

疏鈔

疏鈔

疏鈔

酌議海建貢夷往來次序以便防駁疏

劉四科順天巡撫都御史

近聞邸報廣西道御史畢懋康一本為貢夷人數過
多內地防範宜密懇乞聖明先事預防以弭衅端以
尊國體事大畧以海建二夷補貢者共一千五百名
一時並至宜為畫區免生他患識將諸夷暫置重鎮
分為三番更番以入庶勢分則戒心難轉更番則駐
志自消等因為照海建二會不修歲事者久矣頃於
今年九月初二日據山海路稟報遼東起途建州等
衛貢夷二百名進關自提湘繼報入雖有起數而後
起跟同前起及至進關則人數擁集漸西漸多驛遞
之應付不前往往稟報諸夷需索之苦夫苦索驛遞
已屬內地之害況中間尤有不可應者臣等正欲議
處而臺臣建白及此誠肝腹根本之極慮而取夷安
疆之長策也除部覆酌行該臣會同前遠總督王象
乾議照海建會夷名數載之會典今固難以別議第
一千五百名之衆同時起途踵接入關雖以每百名
分起而來然前來未發後者併至蜂屯蟻聚交錯道

途狼子野心狡悍巨則不惟所過防戢爲難且經行驛遞供應糧車馬等項所費不貲措處何及矧前此不貢必有異心此日雖來夷性難保安知不恃人衆而別生蚌乎臣先於萬曆三十年間因諸夷所在橫索殘虐地方亦嘗議以海運貢夷一如西虜俺答故事諭令俱在關外表文物其應給賞物并沿途驛遞例該應付車馬廩糧布疋折價諸項悉照數運至山海關給發如或以往例難更但每起止令真夷頭目十名進京而各獎賞物及驛遞供應之類俱如

流鈔

議建

三十

前議運給回驛在夷不決舊項之利在畿民亦免荼毒之苦已往咨請兵部移咨遼鎮宣諭酌議去後旋以諸酋堅執舊制爲辭未肯聽從嗣是仍照舊數入京然而人多勢衆所過騷然又於三十四年二月伏移文遼鎮凡遇起送必每起相隔數日使之以次入關既便於應付尤便於防範自此陸續而來雖中途行走間有前後追及亦不至有千五百人之多今祗以一時補貢遂致駢謀同行聲勢視昔愈猛矣臣據初報亦欲暫留關外次第放入然關外未肯安帖日

費何所取給乎既進關而欲留置鎮城更番以入其勢愈難今驛遞應付之費據報海建不等在海西夷人每車開發銀八兩五錢每馬一匹折銀四錢五分建州夷人每車開發銀有至十五兩者每馬折乾一兩有餘及廩便鞭把布疋之費不貲不行故每驛住至七八日不等地方官欲速之而不可得欲裁之而恐起肘腋之患誠有如臺臣之所慮者臣等爲地方計業行鎮道差聽用將官量帶兵馬彈壓臣又差宜密察其情形於今建夷盡數入京而海西報到者亦

疏鈔

議建

三十一

七百餘名苟幸地方無虞矣惟是貢完宴賞已畢倘聽其同時出京則沿途之擾害較前愈甚若因其人衆阻留則示我之弱夷性愈驕似宜以體念夷人之情爲夷人求便安之計預爲宣示使曉然樂從蓋驛遞之車馬有限必不能同日應付不能應付則中途等候不便一也驛遞之房屋有限必不能安插千五百之多無處安插不免露宿野處不便二也今當酌以先到者三百或五百名爲一起使之先行俟去後旬乃以續到者亦照前依次分起出京庶乎勢分制

防戢猶爲便易數少則驛驛猶可支持此在該部必
有定書爲制變應患之策無俟臣等之喋喋也至於
該鎮以後起送則酌定期分其次序如會典所載
海建貢夷一千五百人歲以十月初驗放入關十二
月終止約以三月爲期大率一月之中起送五百名
分爲三起進關至十一月中亦如之十二月中亦如
之則每月五百名以次而行旣不失令甲之貢期尤
便于內外之接采是在遼鎮一起送調停之間耳若
出京之時亦照前議次第隔測陸續東行則夷情安
疏鈔

遼東

卷二

安事體經久而近地之擾憂或亦可以消弭矣伏乞
勅下禮兵二部一併覆請咨行遼鎮從長酌議施行